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11/1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七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四)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一

詩經旁參二卷

〔清〕應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宜黃應氏刻屏山草堂稿本

一七四

陸堂詩學十二卷讀詩總論一卷

〔清〕陸奎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陸氏小瀛山閣刻本

一九四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清〕黃夢白 陳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三四一

毛朱詩說一卷

〔清〕閻若璩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七七〇

毛詩說二卷

〔清〕諸錦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七八五

學詩闕疑二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序刻劉氏傳家集本

八三三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四)

〔清〕冉觀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

經詳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詳說

無卷數》提要

詩經詳說卷八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

句

遭家不造

造韻

嬖嬖在疚

句

於乎皇考

考韻

永世克孝

孝韻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

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嬖與嬖同無所依怙之意

疚哀病也匡衡曰嬖嬖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

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一

毛傳閔病造為疚病也

鄭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

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嬖嬖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

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

使長見行也

孔疏閔者哀閔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終必

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

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孤

特故云嬖嬖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閔疚並訓

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為病以造訓為雖義

不異於辭不便箋說爲長

三山李氏曰嬖與哀此對獨之義同嬖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爲言

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堯舜字意氣未能平所以釋在疚字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二

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爲終身能孝也

說約按造考孝古義有韻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

纂序按造考孝本叶疚不妨隔一句不然音讀微

轉近教亦可一韻也集傳俱驅就疚似多事 永世

克孝宜虛渾以有下節念茲皇祖二句也

存旨開首下一閔字便含無限悽愴

詩記遭家二句非徒自鳴哀痛實以閔繼序之難

衍義閔予小子句便要說承文武之統意不造言王業方成而人心天命猶未固也嬖嬖句緊承上二句言永世克孝下節念茲二句便是注文武之業以天

下言大化之本以孝言 不言己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按成王踐祚時尚在襁褓閔予小子諸篇意皆輔道者之辭未必具出於成王也

正解王室新造而未集故曰遭家不造皇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曰嬖嬖在疚冲年直此其爲可憫何如便見繼體之難而皇考不可不法故仰求皇考而歎其孝不徒曰孝而曰永世克孝見終其身善繼善述如所謂永言孝思者也

講閔哉予小子也今者天命初屬人心初開方遭家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之未成而皇考已逝我嬖嬖在哀病之中無所依怙也由是思之於乎我皇考善繼善述世德作求蓋終其身而克孝其心不宛然如在哉

念茲皇祖

陟降庭止

此宜以兩止字叶

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

此宜以兩止字叶

敬祖

皇考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藥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頗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茲此也 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倦也

按毛鄭庭訓直其說大異故朱傳易之

大全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枯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尙疑其無據及讀楚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四

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爲語已辭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說約按集傳庭與敬叶

鄭箋陟降庭止正是皇考不忘皇祖一段精神思所以善繼其序處非懸虛想念之謂

副墨夙夜敬止亦有永世之意

衍義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陟降即念茲所呈露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故遂以自己勉敬承

之夙夜敬止卽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夙夜之敬猶然陟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爲永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爲敬自其繼述而言爲孝 思念非懸空想念謂思慕其所行而法之若見文王一般夙夜是極致工夫要入思慕意

指南念茲二句連上文說來正見永世克孝處陟降生於念茲來謂慕其所行者而法之若見文王一般正是善繼善述也夙夜與永世同意敬止言無一時之不敬所以思念皇祖者一如皇考之念皇祖也講克孝哉我皇考當皇祖既沒儀容不可得而卽矣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我皇考永念不置常若見其陟降於庭而與之相值焉此皆皇考之敬之至也維予小子雖不能孝尙當自夙而夜敬慎存心亦念我皇考而陟降如見斯可耶

於乎皇王

王範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毛傳序緒也

鄭箋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孔疏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茲皇考爲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爲孝

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於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歎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詩記以天下相傳曰序

副墨不忘卽上夙夜意在思字上領出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六

衍義皇王必兼文武者以周業文王開之武王成之言文武乃見相傳之序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有天下曰業以天下相傳曰序不忘卽無窮意謂序之不止也此節又言己所以勉敬之意上文念茲皇祖根永世克孝來在武王身上說此又承夙夜敬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說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繼而常在心所以夙夜敬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到繼皇祖上方與首節意相合庶不造之家可以無虞而在疚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忘正說思思字又正與念字相應卽夙夜

如此以至於永世也

按成王嗣位自是繼序然繼序尙有許多事在故思之不忘不忘以思言非以序言不墜之說未是

講夫我所以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皇祖成之者皇考於乎我皇王也一序相傳以及於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而不能忘之耳不然遭家之憂其何以釋而熒熒小子敢恣爲不孝已哉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七

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

安成劉氏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辭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爲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爲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小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鄭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孔疏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爲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以須皆成王時事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序

八

故知嗣王謂成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古者天子崩百官聽於冢宰世子以三年之內不言政事此嗣王朝廟自謀爲政則是即政之事故知除武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予小子在喪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曰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卽聽政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

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正解此詩以思繼先序爲王蓋以免喪朝廟則將踐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愚按敬則繼序之實念祖者念卽是敬此武王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卽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考之序也詩意疊疊說下閔予三句歎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能繼序維予小子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孝而此心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序

九

不忘乎敬予小子敢不常勉於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緒則在我吾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而不敢康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修哉朕未有艾將賴予就之繼猶判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

毛傳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鄭箋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

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卽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按毛以猶爲道鄭以猶爲圖依朱傳只作虛字甚順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十

鄭以艾爲數以將爲扶以家爲羣臣上下文義不順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患

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

守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會用工夫則便以爲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冲小子未能任國家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十

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

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

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熬蒿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歎詠也哉古義通篇無韻

合訂維予小子語氣微頓正見不可不幸意紹字應上幸字貫至厥家此正是隨事體道非謂道難及但

法其事也然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於羣臣

集解按末四句集注則亦庶幾等字俱是未敢必意正合延訪語氣

聽月艾之爲言蓋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未盡者茫然不得其要領也

正解此章首二句連講蓋欲率循必先咨訪也落是蒞政之始非卽位之始昭考之道卽體諸身而施諸政事者凡修齊治平皆是悠哉以下句句須得延訪口氣悠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已之分量有不及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惟其悠故未艾下二句正是未艾處將予就之因其難及而奮力以就乃氣質不克精神有限是工夫未純一有閒斷終不能身與道合也繼字對就之初念言與將字呼應判渙者恐道與我爲兩途得此遺彼舉一遺二也維予小子二句語氣一頓見得所遭如此則道不可不求意時說於多難云天命未固人心未孚以此時尚未有武庚之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但云天命未固人心未孚則不見有多難意蓋此但可以言遭家不造而不可以言多難也紹庭二句皆因事以求

道意紹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上下陟降卽昭考之道所散著者法其治國之道凡正百官正萬民皆是

法其齊家之道凡刑寡妻至兄弟皆是昔爲會朝之庭今爲負展之庭昔爲化國之家今爲不造之家此之弗紹則多難何由靖判渙何由合然道之所紹卽是休之所貽也自其全體於前人者曰道自其資益於後人者曰休保者有所憑藉而不陷於危明則有所開悟而不迷於往保明卽是休處不必以保承多難明承判渙此雖就一身言然王者之身關繫天下總於皇考乎是賴而紹之安可不急急乎然亦只言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於羣臣也黃東崖曰紹庭句是緣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陟降句是緣家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率是昭考者正率之於此處而始之所憂未艾者惟求艾之於此處按訪予二句起言訪問率昭考之道也下文皆是要率昭考而有待於訪問處通節文氣甚晦澀得朱子作傳覺轉折分明意思聯貫不然據毛鄭湮沒多矣中閒著維予小子二句是自己奮勉之語似兩截而實一貫講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

也予今訪汝羣臣謀之於始以循是昭考之道焉於乎昭考聖人也其道悠哉遠矣朕躬涼薄未有以盡其極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力求其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不合而維予小子又未堪家之多難道又不容於不求也今日者亦於昭考之上下於庭者紹其外事以正朝廷陟降於家者紹其內事以齊其家因事以求道庶幾休矣皇考朕賴之以保其身而無危亡之憂明其身而無昏塞之患乎蓋得不判渙於道多難乃不足患也爾羣臣其謂之何訪落一章十二句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西

說同上篇

定字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也如此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應如此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黃氏曰上篇言陟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

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安成劉氏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爲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卽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圭

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匱矣

小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鄭箋謀者謀政事也

孔疏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爲此歌焉

正解通篇俱是延訪之意以率時昭考句爲主方懷判渙之憂旋惕多難之懼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客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繼先王之導而歎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庶或賴其休敬之敬之句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句陟降厥士句日監在茲句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

毛傳顯見士事也

如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日瞻視近在此也按鄭以不易爲不變易又以陟降厥士爲天之事如日月轉運皆誤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園子小子之什

六

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也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華谷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

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爲不易也

慶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雅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

不敬則自絕於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己所爲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卽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說約按哉古義支韻各三句一截

集解按陟降二句只申上天維顯思一句意而不可不敬自見言下

正解此節首句戒其當敬下言天道以儆懼之正見其所以當敬也通作羣臣語要在成王口中體貼出來敬之不作敬天就君道上說只是一念常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也顯思見天道正明只或善或惡皆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園子小子之什

七

在其照臨之內至命之不易方說到福善禍淫上一念敬肆而命之去留隨之其不易保如此惟天顯故命不易作一申說轉到無日句合用反語人言天高而不吾察無日云云陟降二句正是一顯字而命之不易即可知言其曰明曰旦而及爾出王游衍者無日不然也宜一直說下不可分上句爲事下句爲時蓋下句茲字卽上句士字下句監字卽上句陟降也大意云惟陟降故日監也總見不可不敬耳

講我常以道而訪諸臣也其謂我曰王以一身爲天下主尙其敬之哉尙其敬之哉蓋天道維其昭明但

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高在上而於吾無與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所爲之事而日日監視於此使一有不敬天必棄之而命去矣其可不敬哉

維子小子子不聰敬止止日就月將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明佛時仔肩肩示我顯德行行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

毛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

鄭箋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

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行

太

於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孔疏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爲光明鄭讀佛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膀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

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己不達於政未能卽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之攝必當有因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匹此興故於是乃有攝意也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行

九

按此詩毛訓未當鄭爲優矣然謂學於光明之光明者是混語忽然拉入周公居攝尤無來歷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華谷嚴氏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爲任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勉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已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閟宮小子之什

干

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緝熙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明見得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說約按上章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章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學問道理俱說到著實處故佳子與止叶古義紙韻將與明行叶陽韻各二句一連詩逆不聰只是出辭之謙意耳學便是敬若說去學敬便是頭上安頭大略學究之想總不可入講

詩記光明是本體緝熙是工夫緝熙于光明是從本體上做工夫有者自得之語亦不自必之辭

按集解所錄詩逆詩記二條皆姚江家言所云若說是學敬便是頭上安頭不知敬是生來就會的麼如生來就會成王何必問人問人便是學這敬了光明亦非專言本體熙雖訓明然方是求明到光明乃是大明萬理澄澈地位內而瑩然外而朗然靜而不昏動而不滯皆在其中朱傳原無體字何得妄添本體之說以亂宗旨成王聖學豈是禪學一路

衍義就是造就的就字將進也是進學的進字日就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閟宮小子之什

至

月將正是願學工夫緝熙即是日就月將之不已者到那光明境界乃是敬之極功仔肩是有天下之責顯德行是治天下之道此二句一串說顯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是就我自己家心地而言顯是就人舉以示我有形迹之可據者而言

正解此節上一句謙言未能敬下言勤學於已復求助於人正欲以盡敬也不聰以質言此句是謙辭只將來喚起下意言我雖未能敬然卻願做勉敬的工夫敬須有個人入門學便是入門之法就是造就進是精進就將之功相續不絕以至於光明不昧之地方

可謂之能敬

指南此是自爲答之辭人必聰明則識道理知向往不聰則不能敬日就月將正是願學工夫緝熙即是就將之功不已光明是此心淨盡絕無一毫之累此乃純敬之功

按不聰敬止不字緝到敬言不聰而不能敬也非鄭箋不聰達於敬之說日就月將是說要做敬工夫不可便說得精微了以礙下望示於人一層

講此羣臣之戒我如此乃維予小子質性不聰而未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日有造就月有進益而其學也有以緝而熙之以至於欲去理存全體大用無不光明而後已焉抑此豈予所能自致哉倘賴爾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以顯明之德行如所爲修己治人祈天永命者而日以開示於我使有所持循庶乎可以及於聰敬之地也安能無厚望耶

敬之一章十二句

定字陳氏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內爲學於已外求助於臣是卽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

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爲敬天孰大於是

小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疏敬之詩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入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按序只說一半下節予小子云云豈是羣臣進戒之辭故朱子以上節爲述下節爲答語意只作成王自言亦無不可

正解通篇以敬字爲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嗣仔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肩而應天命匪敬不能而匪臣則無以輔翼故述其言而答之上是述戒已當敬之意下是答羣臣之戒以求盡勉敬之實受戒於臣求助於臣始終不外一敬

予其懲而志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

桃蟲拚飛維鳥韻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夢韻夢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志慎并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爲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鷦鷯故古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夢辛苦之物也

毛傳慈慎也并蜂蟬也 桃蟲鵯也 鳥之始小終大者 堪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鄭箋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辱也謂爲謫詐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鵯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鵯之翻飛爲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閟子之什

五

大鳥也鵯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鵯皆惡聲之鳥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孔疏毛以爲成王卽政求助於羣臣告之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謀己以爲創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羣臣率我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謀己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爲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閟子之什

五

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譏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卽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此之故求人助己也 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己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譏爲小如彼桃蟲耳故不卽誅之乃叛而作亂爲王室大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爲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國家統理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卽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 孫炎曰謂相舉曳入於惡也彼作粵筆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疏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并蜂爲舉曳爲善自求爲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卽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書序

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三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卽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愼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舉也我也舉也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誦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螫如彼毒蟲之螫故言謂將有刑誅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鷦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名鷦郭璞曰鷦鷯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離化而爲鷦故俗語鷦鷯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豳小之什

五

生鷦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鷯以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卽攝政爲元年時卽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肇始允信釋詁文管蔡初爲流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

者此謂啓金縢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卽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卽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禍故所以爲創也釋詁云堪勝亦任之義也予我釋詁文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己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藝辛苦之業故云又集于藝言辛苦也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爲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豳小之什

毛

也上以翻飛爲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藝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措意有先後耳

按并蜂毛鄭作掣與屬臣說朱傳成王自謂集藝毛以爲將來鄭謂述已往此詩難解故備錄注疏以俟考

臨川王氏曰蜂善辛螫

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鷯集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輒然故一名鷦鷯化輒爲鷦埤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

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并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爲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此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與周公避而居東二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天

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子其懲而謹後患也

古義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螭羅願云螭種類至多陸佃云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當管叔流言與羣叔翳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羅於螫毒之苦則謂之自求辛螫可也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鷦鷯一作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鷦鷯毛傳解實本此若以比武庚則郝敬所

云方武王誅紂有子人以其爲孤雛耳未幾挾袞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然鷦鷯化爲鷦鷯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爲鳥乎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夢以喻武王之喪也

說約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依注入何所且予其懲與而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莫予莫字頗有多解坦叔以莫對自較勝大意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古文莫予莫我如莫我肯德之類皆倒句便文耳此章魯詩世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天

學六帖古義雖各音小有叶然俱未詳姑闕纂序按注并蜂而得辛螫語意當以并字屬已與下信字同若坦叔作人使蜂螫我則并字屬人矣更詳之集解按蜂鳥雖明指管蔡事然講中勿露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集蓼即指管蔡言不必謂喻武王之喪此二句只言幼冲未能堪此而又值集蓼爲更難堪耳求助意只在未堪又集上見衍義予其懲二句是訪問之辭莫予四句正指其事懲與茲不平蓋懲以往而謹將來也莫予四句全爲管蔡而發但成王以變生骨肉有不忍顯言姑借蜂

鳥爲辭以寓痛切之意直作賦體勿作論說行文只就蜂鳥上發揮管蔡事勿露出若一露出則壞詩人本意矣多難反就王室新造天命人心未固言集者有蒺藜之意于蓼則所謂辛蔡之患折飛之禍也此時管蔡之事定矣猶曰集蓼者蓋被毒者雖愈而毒氣未消人心皇皇殷頑未化其辛苦可知矣徐儻弦曰集蓼乃蒺藜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樣事如法度猶未修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況謹後事又分明是管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蔡以後事

正解莫予二字貫下葬蜂輕使之過桃蟲輕信之過勿謂何傷其毒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予自求也予不悟也於蜂與蟲乎何尤人情多變安知其不爲蜂安知其不爲鳥乎恐今者之不慎而悔無及矣按莫予口氣亦難直貫因句然皆所當懲者亦可會意爲說指南集者有蓋聚之意求助者求助其彌患之智也說得廣凡可以謹始慮終者皆是按朱傳此其所當懲者將飛鳥以上截住然我云云另作一轉乃是欲誌後患之意時講以集蓼仍就蜂

鳥說是仍屬當懲而無妨意徐儻之說可從疏引王肅之說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徐說與此合王說則出又字有分曉說約引季本云集蓼喻弑王之喪與管蔡既誅周公歸政之說不合且自言其居喪尤無味集解於講中改大喪之苦爲多事之苦極是或云卽懲以爲誌不分兩境但多難與又集當屬兩層玩語氣自見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至

王至是始白周公之忠而悔己之輕信三叔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茲後日之患乎彼蜂本有毒無予使蜂也祇自求其辛螫已耳彼桃蟲終變爲鳥始信彼爲桃蟲之小耳而不知其拚然而飛時能爲大鳥也此皆輕信輕使之所當懲者天予方幼冲本不堪國家之多難卒起而今乃又適當多事之苦集于蓼焉爾廷臣其可以予往日者爲督爲懷而棄我於今日弗爲之助哉小茲一章入句蘇氏曰小茲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

矣

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於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釐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茲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小序小茲嗣王求助也

鄭箋愆憤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孔疏小茲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文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朱子曰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按求助羣臣自是歸政之後事其時管蔡之事且定矣鄭謂救患難覺混

集解此管蔡既誅周公歸政之後而作語口自怨自

艾而求助之意凄然言外

衍義維鳥以上指其當懲之事下則深致求助之意指南此事謹其將來語意歸重慈上

按謹將來當就集蓼說求助正為此非謂所謹仍是所懲上下截相混也

載芟載柞

其耕澤澤

賦也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毛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鄭箋載始也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

孔疏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

木曰柞也 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 土氣蒸

達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章昭云蒸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

氣蒸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蒸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

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

釋文曰土解也

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
薙音弟繩音孕含實曰繩

華谷嚴氏曰專言新墾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

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墾土也

講意芟柞不是耕蓋將耕先除芟其草木

存旨耕之澤澤雖曰芟柞又因凍釋而土膏動故解散

按其耕謂所耕之地也

講豐年之慶人之力實神之休敢忘所自哉彼時乎
春也載芟焉載柞焉草木既除則其耕無所滯而澤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澤然焉

千耦其耘

耦句祖隰句祖畛句

耘去苗閒草也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毛傳畛場也

鄭箋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於是耘
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
畛

孔疏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
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場信南山云疆
場翼翼是也 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

而言則是未當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
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 言輩作者台家盡
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
爲千耦與十千維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
所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
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其所以合家俱作之
意務疾畢曰當種也已猶了欲疾耕使畢了故下經
而種之

安成劉氏曰朱子初解當從鄭箋以耘爲除根株蓋
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爲去苗閒草然以下文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爲反
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 第
二節言治田也 按耘字以去苗閒草爲正訓不必
作別解詩言先後活看爲是

王氏曰千言其多也耦言並耕也或祖隰或祖畛言
耕夫徧野無曠土也

通解此節總敘耘時事

按此耘字只大概說 大抵首二節總提耕耘字下
方詳之

說約按字彙畛本止忍反此平聲者亦以韻相就耳

講時乎夏也有事於耘則合千人爲耦而往彼隰往彼畛無一之不備焉

侯主侯伯句侯亞侯旅句侯疆侯以句有貲其饁句思媚其婦句有依其士句有嘏其耜句俶載南畝句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任毗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貲眾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嘏利俶始載事也

毛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疆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美

力也以用也 貧眾貌士子弟也 略利也

鄭箋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 父子餘夫俱行疆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 儲饋饌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勢不自苦 俶載當作熾 當

孔疏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

子爲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眾也訓幼者之眾即季

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耜者若幼則從饌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疆有力以兼人故云疆疆力也以者傭賃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 疆有餘力謂其人疆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疆有餘力彼民作毗注云變民言毗異外內也然則毗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美

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是有閒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云以之意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而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存立於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爲人傭故此得賓之也以耘者千耦饌者必多故知貧爲眾貌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饌故爲子弟此

經言有資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饁之人七月云
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 饁饋釋詁文孫炎曰饁
野之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爲愛故知依亦愛也
按有依其士毛以爲子弟不如集傳作夫說與婦相
對 倣載鄭謂饁苗不用

三山李氏曰婦人行饁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
曹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
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 前曰其耕澤澤
初反土也今日倣載南畝則將種矣
華谷嚴氏曰言眾力競勸無游民也 夫耕婦饁驥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閟享小子之什

五

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

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古義陳際泰云人情莫不樂其羣主伯亞旅皆在焉
均勞又聚語也人情莫不樂所暱婦女自饁氣體爲
契又相慰藉也

說約按疏義大全俱云士與以叶是上六句三句一
連也前三句舉其人後三句言其饁有賡句同帶下
作一串耳集傳耕畝亦一韻

存旨思媚二句只閑閑點綴寫出春秋景象非閨情
也

集解按依媚亦自旁人看出婦與士固不知也須說
得大雅

正解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
之齊故此又詳言之首三句有內外協力意主伯亞
旅內人也疆以外人也須重一王字主乃總理田事
者至既不敢自逸出而力田於是內外親疏畢出以
詳耕之事實字見耕夫之眾饁字見餉婦之勤然有
賡只帶在饁上看思媚二句形容得好思媚者是婦
能慰其夫以耕作之苦有依者是士能慰婦以親餉
之勞末二句以略然之起從事於南畝此正主伯等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閟享小子之什

五

人用力處所謂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者也

講以耕之事詳言之彼家長總理者維主焉其王之
長子維伯焉次於伯維亞焉眾子弟維旅焉又其人
強壯治一夫之田乃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維疆焉
又有閑民爲主人所左右者維以焉內外之人無不
出而在田矣由是而饁餉也當其時有賡然眾人飲
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而媚之其饁婦則就其夫
而依之人心協和眾力競勸皆有以略之利耜而始
事於南畝之閒所謂其耕澤澤者無遺力矣

播厥百穀

穀句

實田斯活

活句

固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鄭箋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固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

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之而後種其種皆成

好含生氣

孔疏此說初種故知實爲種子而容藏之義故轉

爲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爲生言種子內含

生氣種之必生也

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苗生也

說約按活古義屋韻含氣而生疏家精微語

正解此下三節是申言耘之事前言耘之事而未及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什

卑

耘治之善故此又詳言之播穀承似載來百穀之性

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豫料故悉種之所以爲

備也實種子也謂種子含氣而始生是甲拆之時也

此播種以至於萌芽之時

講以耘之事詳言之播厥百穀之種其實含氣斯生

活其內蓋受氣之始也

驛驛其達

達句

有厭其傑

傑句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毛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

鄭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

孔疏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釋訓云驛驛

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

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說約按達古義屑韻驛達厭傑字法各佳注亦妙

正解此節上句言苗同時而生下句言苗先時而長

也達是生機洩於外驛驛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

者傑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有一有

字 此是長而未齊之時

講既而驛驛然出土生意達於外其中有受氣足者

則傑然而先長焉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什

卑

厭厭其苗

苗句

縣縣其鹿

鹿句

縣縣詳密也鹿縣也

毛傳鹿縣也

鄭箋厭厭其苗眾齊等也

孔疏厭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

也而與其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

者二者皆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

耳以二者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

然特美也箋申特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

明厭厭其餘眾苗齊等者鹿是芸之別名縣縣是鹿

之貌釋訓云縣縣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臨川王氏曰前曰干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縣縣其縣則既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縣縣爲善恐傷苗也

華谷嚴氏曰芟芸庶皆除草也芟與梓並言是新闢田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間之草也

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說約按上節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聖

厭見受氣皆足不可以不芸也

正解此節上句以造化言下句以人力言前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見氣候至而物生自齊苗之受氣皆足而盡長矣此正可芸之時也故遂言縣縣其縣詳密者詳則無苗不芸密則無耘不到所謂合干耦而徂隰徂畛者也

講至於受氣皆足而厭厭其苗則於是而耦易詳密而縣縣其縣所謂干耦其耘者無遺地矣

載穫濟濟濟濟句有實其積積句萬億及秭秭句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祖妣句以洽百禮禮句

濟濟人眾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毛傳濟濟難也

鄭箋難者稔眾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

孔疏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箋申之云稔眾難進也

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聖

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

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通解百禮只承祖妣

說約按此亦三句一截

副墨濟濟照上主伯亞旅等自見

衍義此節言收入富而祀禮周豐年之慶也穫與積勿對言穫之於野者由是積之於場也祭祀燕享俱就公家言之洽百禮就祭祀言

講迨夫秋成也百穀用登載穫於野濟濟其人之眾

其有所獲之實積之於場則爲萬爲億而且及秭收
入之富如此由是以之爲三酒爲五醴以進而昇我
祖妣享獻妥侑以洽百禮而奉祭祀焉

有鉶其香

香韻 邦家之光

光韻 有椒其馨

馨韻 胡考之靈

宣韻

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
以光也以其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毛傳鉶芬香也 椒猶鉶也胡壽也考成也

鄭箋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
有榮譽 宣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六

周頌閟字小子之什

罍

其福右

孔疏鉶者香之氣故爲芬香也 箋以此充饗燕下
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
辭也胡考之靈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
義同是於鬼神之辭也故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
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
進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椒是木名
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
云猶如鉶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考周書謚
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耆者明

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

按鄭以胡考之靈爲祭祖妣而獲福佑與上祖妣混
朱傳以養耆老說爲優

豐城朱氏曰皆酒醴芬芳之氣也

安成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待賓養老也

六帖張叔翹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
以大有之年禮設燕享白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
光顯處若凶年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衍義此節俱從酒醴連上文祭祀與此節尊賢養
老作三項看皆豐年之慶也香馨俱形容酒醴之美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六

周頌閟字小子之什

罍

鉶椒各一物而鉶則未詳耳燕享供養俱就公家說
須本豐年所入來

正解此節上二句是尊賓之禮行下二句是養老之

用充亦見豐年之慶也有鉶其香香如鉶也有椒其
馨馨如椒也皆言酒醴亦芳之氣如此設燕自是豐

年嘉會如麥蕭湛露英賢畢集此便見邦家光顯處
養老之禮亦根酒以康體來飲此旨酒願養天和即

既醉之維祺南山之保艾用是可集其爲胡考之靈
也大矣

請豈但祀禮已哉有鉶然酒醴之芬香享燕賓客則

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有椒然酒醴之馨美供
奉耆老則扶高年養疾病而胡考以康寧豐年之慶
如此

匪且有且 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
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
也

毛傳且此也振自也

鄭箋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
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

詩經詳說

卷六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吳

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自
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按鄭說欠明

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

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願勿替
也

安成劉氏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說約按此節今集傳與鄭箋爲韻六帖諸本各異總
不如古義直云三句無韻爲直捷也

合訂匪且二句雖以農事豐年分貼其實只是一套

意而互見之末句古字照上今字茲字照上且字然
略重非今句以起振古意

正解此節總根前數節來匪且句以地言匪今句以
時言振古句自周家開國時說言其由來之遠見得
神功之大報賽所由舉也 大意謂自耕耤以至收
穫此爲稼穡之盛然豈絕無僅有獨此處有此事也
耶自祭祀以至燕享此爲豐年之慶然豈曠世偶逢
獨今時有此慶耶周家以農事開國呼保介而耕籍
田者世世重焉力田非一日則豐年亦非一日蓋振
古已如斯矣神庥之遠何可忘報也

詩經詳說

卷六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吳

講况耕耤收穫稼穡之事也匪獨此處有此也蓄積
厚而用度周豐年之慶也匪獨今時斯今也蓋振古
以來如斯之無不有矣報賽其容已哉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
之序所謂秋冬報賽者爲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
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
爲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
也歟

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閱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爲酒醴以祀祖妣而爲邦家胡考之光靈或爲百室盈婦子壺殺牂牡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彼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小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箋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癸

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疏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收穫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

詩經詳說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癸

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云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爲九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爲之耳其土蓋八十一人爲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土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爲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爲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二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贊按景帝詔曰

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爲稱而勉以爲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爲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爲名若以事載典籍卽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墾見親耕之言卽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爲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爲本五禮之事惟祭爲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己力所以敬神明也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

詩經詳說

卷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至

古以爲醴醑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按耕籍田祈社稷之說詩中無此意 籍字以典籍爲優

正解此詩首節言春耕次節言夏耘三節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申言以足耘之事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醴之嘉足以燕嘉賓養耆老也大抵及秣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盛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俱當歸功於神也

詩經詳說卷八十八終

寺至羊兒

卷八十八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至

詩經詳說卷八十九

閔予小子之什

夏夏良耜邦韻俶載南畝畝韻

賦也夏夏嚴利也

毛傳夏夏猶測測也

鄭箋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舊是南畝也
孔疏以夏夏文連良耜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
爲利之意也釋訓云夏夏耜也舍人曰夏夏耜入地
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一

按鄭熾舊之說不可用

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衍義首二句言春耕事夏夏二句言備器而耕注云

嚴利者謂嚴整而銳利也

正解此合下節言春耕事夏夏訓嚴利只形容良字

意俶載是器之備而耕之早也有乘時趨事之意南

畝包上原下隰言之

講農先於耕方其春也取我夏夏然嚴整而銳利之

良耜始事於南畝之中焉其耕也勤矣

播厥百穀穀韻實函斯活活韻

牟陽再觀祖輯撰

說見前篇

鄭箋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苗生也

正解此節言苗之生也播種雖是耕後事然帶在耕

上說

講由是而播厥百穀之種其實皆函氣而生其播也
時矣

或來瞻女女韻

載筐及筥筥韻其饌伊黍黍韻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饌具也

鄭箋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二

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孔疏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爲不寧故

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之下卽云饌黍

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

有黍明黍是貴也

三山李氏曰此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

廬陵彭氏曰其饌伊黍無珍味也

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輯錄饌與餉同自家之野謂之餉

說約接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耕種之後

也方筐園管不一之辭

集解按不言或來餽餉而云瞻女亦有相依媚之意正解此合下二節言夏耘事此節是言餽耘瞻女云者農夫在田而婦餽其夫子餽其父也筐筥是田家之常器伊黍是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如此不重質儉但耘而來餉餉而復耘見舉家力農意耳按女指農夫而言

講夫夏也農夫在田而耘爲之婦子者或來瞻望女載持筐及筥之具以餉焉而其所餉者以黍炊飯也

其笠伊糾

糾糾其縛斯趙

趙趙以薺茶蓼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三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縛去也茶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爲粹茶或用以毒溷取魚卽所謂茶毒也

毛傳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鄭箋餽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薺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按謂餽者見覺小巧只是詩中形容

孔疏笠之爲器暑雨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縛斯趙則趙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又釋草云薺虞蓼某氏曰薺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

所生故爲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釋文薺呼毛反說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蓼引此以蓼茶蓼

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

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說約按糾古義篠韻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四

副盟伊斯二字宜玩蓋薺草之狀見於笠縛之間也正解此節是言耘苗時蓋暴虐疾穽既脫衣而就功塗足薺蓼亦遺履而不蹠所見者惟是伊糾之笠耳春耕久畢耜已懸而不用秋穫未屆鉏亦藏以待時所見者惟是斯趙之縛耳二句只是形容耘苗之狀蓋首動則笠動故糾然而輕舉也手動則縛動故趙然而深刺也茶是陸草薺茶以養穀之宜高而寒者蓼是水草薺蓼以養穀之宜下而暑者其字與以字相呼應乃其一低一昂俛仰如意且攘且剔去草鋤根亦見其不以暑雨爲勞胼胝爲苦也誰知盤中

殲粒粒皆辛苦想到此乃知竹籬茅舍風養雨飭便是圖治根本莫認作畫屏玩具

按茶蓼二字得此方明原非以苦菜爲茶也

講儲之時但見耘耔者其笠在首伊糾然輕舉其鐮在手斯趙而深刺於以薅去彼茶蓼之草焉

茶蓼朽止句黍稷茂止句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

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說約按土熱坊本多作土熱誤六帖引月令季夏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之什

五

以糞田疇美土疆是其證也

按茶蓼朽如糞則發熱熱字爲是

正解此節是言苗盛自茶蓼滋而幾與黍稷爭此土矣但當其生則瘠黍稷以自肥而其害大及其朽則釋其肥以肥黍稷而其利亦大故曰朽止茂止此不重茶蓼須根用力之勤來莊子云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土熱苗盛正是驗耕耘勤苦處衍義朽止二句乃耘以後事黍稷句卻本草朽土熱來

講蓼茶蓼而茶蓼朽止則草腐土熱而黍稷茂止蓋生則爲苗妨朽則爲苗益也

穫之句捭捭句積之句栗栗句其崇如墉句其比如櫛句

槨以開百室句

捭捭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毛傳捭捭穫聲也栗栗眾多也墉城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之什

六

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眾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礪合醴之歡孔疏釋訓云捭捭穫也栗栗眾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眾孫炎曰捭捭穫聲也皆取此爲說也城之與牆俱得爲墉但此比高大故爲城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鄉是鄭以一鄉算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耘輩作者尚眾故舉多言也一

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室言也又解族黨
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於親親之意由百室出必
其酒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酺合酺之
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酒故知百室其酒
閒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鄉之田爲六遂之法族在六
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
鄉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
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爲步杜子春云當
爲酺立謂校入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
蜂蟻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族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爭小子之什

七

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醕酢焉鄭
於彼雖以酺步爲疑而以酺爲正故此以酺言之蜂
蟻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
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
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
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醕卽此合酺也禮器云曾子曰
周禮其猶醕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酺王居明堂之禮
乃命國家醕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卽爲醕飲酒
禮記自有醕語不云酺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
合酺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

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卽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是
於祭酺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
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
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醕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
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
有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
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唯族無飲酒之禮明合
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爲同族之禮
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說約按百室亦大概之辭不必照周禮說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爭小子之什

八

衍義此二節言秋成事上節言收入之多下節言士
女之穀如壙自堆起言如櫛自堆數言總是狀其積
於場者高且密也開字乃分開之開蓋一族之人共
計百家向也通力合作今則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
以同時入穀也舉一族見無族不然輩作同輩共作
也
正解此節言收入之多括括在野收穫之取也粟粟
在場所積之密也積之粟粟與比如櫛俱以積之密
言而意實有別凡秭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粟
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

以眾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

按櫛謂今治髮之篋

講至於秋成之日穫之於野捭捭然有聲積之於場栗栗然有實其積之崇高則有如墉其積之密比則有如櫛於以開百室而同時納穀焉

百室盈止

盈句

婦子寧止

寧句

盈滿寧安也

鄭箋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誥之事

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九

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其樂豐稔也

正解此節言士女之穀盈止句承以開說寧止句承盈止說盈止謂汗邪滿車穰穰滿家寧止云者當思歲遭凶歉則追呼在門責券在室婦子曷勝惶迫之苦惟豐年之歲則老有養幼有育俯仰自是無虞此王者之詩要見豐成大氣象有含哺鼓腹意民富而安乃天下之福非獨不勞於儲餉而已三山李氏曰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此便將氣象說小了已上節節要含神休意講百室既盈止而有蓄積之富則婦子皆寧止而有

安養之休是其豐登有慶如此

殺時犇牡

句

有捄其角

句

以似以續

句

續吉之人

韻人

黃牛黑肩曰犇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毛傳黃牛黑肩曰犇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

歲續往事也

鄭箋捄角貌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

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

司穡也

孔疏釋畜直云黑肩犇以言黑肩明不與身同色牛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十

之黃者眾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肩曰犇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肩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訓為嗣嗣

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爲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也此爲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按鄭以續古之人爲求良司穡非當以修祀典言眉山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七

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六帖張叔翹曰四方之牲各從其色特牲或舉一以例餘耳如小雅大田以其騂黑之例則亦秋冬報賽

田事之樂歌矣

古義四句無韻未詳

纂序人字無叶音者疑當與盈寧爲隔句韻也

衍義此節總上七節意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之休也祭祀斷作祭田祖方社之屬蓋周人廟祭尚騂是純色故知此非是廟祭也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而此之特牲特其一色耳以似二句串說似者如之不

違其典也續者繼之不墜其典也

正解此詩是王者之祭故列於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特牲中有社稷並薦之意在大意謂今日之祭非自我始古之人嘗舉報賽於前我特嗣續之以舉報賽於後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原不重祭統所垂之遠只重自古有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也由豐年而舉報賽而念承先一見神貺之世獲一欲神休之永賴也

講凡此皆神貺之也於是殺此特牲之牲有球然其角之曲以奉祭焉所以然者蓋我先祖於農事有成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七

常行報賽故我今日亦以似之不悖以續之不絕以續古昔之人而修此祀典永答神休耳敢或廢之哉頁和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頁和等篇即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逆樂使勸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小序頁和秋報社稷也

孔疏良起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亦是報之事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

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按秋冬之說未確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學少子之什

三

正解通詩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爲主疊疊說下自有次序首二節是春耕時事見苗之所由生或來三節是夏耘時事見苗之所由盛六七節是秋時事見豐年之所以爲慶末節乃繼古人而興祀典也此與前篇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既在言外集解此與前篇意略相似耕耘收穫之事盡力在人而自函活以至茂止寧止則有神助焉故末遂言報賽之典

絲衣其紆紆韻載弁俅俅俅俅韻自堂徂基基韻自羊徂牛牛韻鼐鼎及鼬鼬韻兕觥其觶觶韻旨酒思柔柔韻不戢不戢戢韻

句胡考之休休韻

賦也絲衣祭服也紆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鼬小鼎也思諄辭柔和也吳譁也

毛傳絲衣祭服也紆潔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鼬吳譁也考成也

鄭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爾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邊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幕告絜禮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學少子之什

四

之次也鼎鼬身上謂之鼬柔安也繹之旅土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譁不敬慢也此得詩考之休微

孔疏此述釋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未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紆然而鮮潔在首戴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俅俅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塾之上既視壺濯及邊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

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羶鼎及羶鼎之覆幕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惟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爵爵其觶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謹不敖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需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歌之此述祭事故知絲爲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紕其文故爲絜鮮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載弁者依倅則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圭

依倅人貌故爲恭順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祔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祔之與釋一時之事故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又禮器

曰爲祔乎外注云祔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祔釋大同而釋統名焉釋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羶鼎既絕大羶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羶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羶及羶不言自徂蒙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六

異者取羶爲韻故變其文也載者在土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釋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錢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盥濯及籩豆者以

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爲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卽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邊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審告絜彼先視濯邊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醢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邊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醢鼎及醢是舉冪告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爲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圖弁上謂之纁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七

文以足之 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 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釋之禮至旅醕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醕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卽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怠傲

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謹譁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按舊說以爲釋祭朱傳但云祭而飲酒則未必專是釋祭之禮 兕觥非爵爵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曹氏曰餘皆用布帷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爲助祭之服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六

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爾雅曰鼎圖弁上謂之纁注云斂上而小口者弁古揜字

三山李氏曰吳大聲也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邊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審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安成劉氏曰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盥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盞錫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盥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卽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冪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

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鼯先大後小也先後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九

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飭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興也通解此詩專主祭言蓋祭中飲酒也首二句輕只重其人不重衣冠盥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說約按無同引大全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向賓則背主故朝上立而告之也

然今大全不載

詩通自堂三句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親意

集解按此詩雖專美士然須本王者主祭說蓋上之敬皆王之敬也卽獲福亦是與王同休

衍義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耳不重衣冠上要本主祭者說來蓋天子主宗廟之祭而助祭執事之人則多士也自堂句言省器自羊句言省牲鼐鼎句言省蠲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酒有儀也盥濯盥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與鼎在門外故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十

曰及兕觥一句就是飲酒蓋受酢之後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者也不吳就言語說不放就威儀說胡考之休卽指多士說言常得助祭而飲與周王相爲媲美享士之爵祿無窮也王者主鬯主人立於基不動雖其器已具牲已充鼎已潔而王心嘗自缺然故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一一往視又一一往基而告之蓋體主人躬親之敬而不憚其往來之煩也兕觥一句卽是飲酒蓋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也不吳笑語卒獲不敖禮儀卒度祭有終始而敬無有閒胡考句見敬爲神格

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土之爵祿亦世與之無疆矣
此是祝願之辭重王之能感神不重神之能福土
按柔以酒言舊說訓安以人言非也 此胡考之休
與載芟章不同彼言養老謂胡考者蒙休也此言獲
福謂助祭之士得有胡考之休也

講此祭而飲酒也曰凡祭貴始終於敬我周土之助
祭何如哉其服於身者有絲衣焉則紆然人貌之潔
服於首者有爵弁焉則鰈然人貌之恭順禮前祭一
日夕時主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士升自門堂歷
西階省器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邊劔於房東視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宮天子之什

三

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於基而告祭器之濯絜几席
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卽位於門東西鼎在門外北
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士往省牲自羊
之小至牛之大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帛告龜鼎之大
及鼎之小之潔所謂省蠲也蓋未祭之先整潔謹重
如此迨夫薦牲而獻之後旅醑交錯之時兕觥則鰈
然其曲矣旨酒且柔然而和矣以笑語則卒獲而不
喧譁禮儀又卒度而不怠敎用能得壽考之福焉是
其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之謹禮可知矣不亦
可美也哉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紆袂牛鰈柔休並叶基韻或基並並叶紆韻
小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
曰賓尸與祭同日曰繹商謂之彤

孔疏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
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
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
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
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宮天子之什

三

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
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
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證毛公分序篇
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
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
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
爲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
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
人著之者鄭立去毛公未爲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
知毛時有之據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

明已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以此否 天子諸侯謂之釋卿大夫謂之賓尸是釋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釋賓尸者釋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字子之什

重

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詳其文也

朱子曰序誤高子尤誤

正解此詩言助祭者始終一於敬而獲福也專主祭邊說不與飲酒對看飲酒乃祭中一事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獻賓樂歌則有烈文一篇此乃獻宗人之事視濯視牲者也通詩以敬字貫

指南首二句輕中六句皆言奉祭之敬末句則直指

其獲福之隆意

衍義荆川云此是三獻中之飲非祭畢而飲也詩柄亦字對烈文詩言

於鑠王師

句 遵養時晦

句 時純熙矣

句 是用大介

我龍受之

句 受龍 躋躋王

之造

句 載用有嗣

公允師

句 師韻

賦也於歎辭鑠盛

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

寵也躋躋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

毛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 龍和也躋躋武貌造爲也 公事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字子之什

重

鄭箋純大熙與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 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躋躋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孔疏毛以爲因告大武之成故歌武王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紂紂以定天下由既誅紂故於是合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又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

師取昧之事所以爲可美者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殷非苟用強力也蹻蹻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歎美之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爲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爲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事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眾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周王小子之什

五

用故蹻蹻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按毛鄭二句不同皆費力朱傳易之甚簡而明

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鏖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耳

慶源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其有迹直至時節到來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爲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說約按集傳造疑與受字爲韻也前四句以晦介爲韻後二句以嗣師爲韻魯詩世學晦叶呼外切

詩通於鏖四句側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武王心事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周王小子之什

五

卻在遵養時晦處見時晦謂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昧晦然及其盡歸於周則遂若光輝赫奕所謂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著意則時當終晦則師亦終於不用矣

詩解時之用最大師其養晦不至輕爲以僨事師其用介不致重發以喪功是在後王善法之 按此說雙承不必拘

集解按實字允字俱著力字眼故語意歸重武王上衍義於鏖言王師有奮揚之勢王師不專指革車虎賁等說遵養有恪守臣節意時晦謂天命人心未盡

歸周而絕商之意猶未明也純熙則明而盡歸之矣
四句當輕重講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作
兩平說寵受有不煩締造意王造見得功施社稷生
靈非侯辟可倫有嗣不可說嗣業只從注下句師其
事所以嗣之也凡代天理物君國子民皆是此亦有
行止意在須活動看 武王征伐而成王業本於奮
發有爲故曰躊躇 允師不專指行師說

正解此章首句以氣勢言武王雖革車三百虎賁三
千而威武奮揚其氣勢自是於鏖不說到觀兵孟津
八百諸侯來會上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時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予小子之什

三

晦只是紂惡未稔天命人心猶未顯然歸周此時惟
遵養以待紂之悔悟非有意養威蓄銳也但天地之
運將大明必先大晦而晦之之終又實爲明之之始
故下句卽以純熙接之純熙云者謂天命人心盡歸
於周周之時絕無一毫晦昧氣色也用介正用此於
鏖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卽用是時一著戎衣
以伐紂也用字屬上非以用字連大介看武王亦
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耳何心於利天下故知遵養
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先儒謂武
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矣

按朱傳退自循養與時俱晦是一意言時當晦而遵
循其時以自蓄養也晦熙是借用字天命民心未歸
未可舉事便是晦時天命民心已歸可以光明正大
舉事便是純熙純熙猶言大明也 寵受諸解未明
看來是受之有光寵意據時解不煩締造似是安而
受之之意意亦通但字義未確

講時也者聖人所以建功而爲百世師者也不觀我
武王耶於乎鏖然其盛者王師也其始非不可以成
功然天命人心未盡絕商武王遵循養蓄與時俱晦
恪守臣節焉迨夫紂惡既稔亂極當治時純光矣是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予小子之什

三

用大介順天應人以定天下焉故我后人寵而受之
惟此躊躇然王者之功以有成業載用有以嗣之將
何道乎實維爾武王之事是師爾蓋時中之理與時
偕行不必師其迹而自可師其意創業之功卽爲保
世之道武王貽謀遠矣此其所以可頌與

酌一章八句

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
詩與養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
宿夜云爾

建安何氏曰勺簋也舞簋文舞也孔氏曰簋舞不用

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 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爲之此所以爲酌也

華谷嚴氏曰初則遵養繼則躊躇酌其時措之宜也小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小子之什

无

毛傳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孔疏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視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爲酌

朱子曰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按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與詩意不合

正解此詩通章重一時字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

平時下言後王承統當法平時意蓋時也者在世爲治亂在心爲經權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爲君時之所貞創可垂而爲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垂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 翼說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爲節而舞也或者不達此意遂以爲酌其時則聖人有意甚矣非所以語武王之心也 微言武王於時中之道斟酌而行故其名篇曰酌未嘗不是但恐人疑聖人以有意酌之只依注作十三舞勺看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小子之什

三

按此詩以時字爲主是時講爲作文計經義自當重純熙大介以見武功有成意所以作頌之意在此

綏萬邦 句 屢豐年 句 天命匪解 句 桓桓武王 句 保有厥土 句 于以四方 句 克定厥家 句 於昭于天 句 皇以聞之 句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土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開字之義未詳傳曰開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毛傳士事也 開代也

鄭箋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相祖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 子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

孔疏綏安釋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爲疾是屢得爲亟也經言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卽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三

者萬國則唐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王制之注以殷之與周唯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國者因下有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卽然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也 毛傳未有以于爲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 按毛鄭以士爲事朱子以士爲賢士較實 鄭以昭

于天言天道之明毛謂周道昭見於天勝鄭說 鄭以于爲曰尤謬

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爲武也異乎人之武矣

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曹氏曰今年豐屢應則天之眷佑有周固匪解矣然武王之所以致此者由得士以爲之用也

豐城朱氏曰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三

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于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于天也故周有維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卽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卽文王之命也慶源輔氏曰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

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閒毫髮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疏義詩意本謂武王於代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之匪解之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爲莫非天也

古義左傳僖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年其秋大有年舊說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重

皆引老子言犬軍之後云云也厥土謂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分封爲諸侯者皆是左傳曰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四方也按書武成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皆可以厥土稱然建官位事乃王朝之職此舉于以四方爲言其爲特指列爵分土者可知矣

說約按此詩語以層遞相足即不能知其連截疑亦無韻

詩記閒卽閒隙之閒一脈相承渾合無閒若易姓之際一商一周判爲二代所謂閒也

集解按保者不過信任專篤之意三代君臣至誠相與絕無猜嫌疑忌用不得後世鳥盡弓藏語又玩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二語則用賢亦爲安民起見定厥家亦不過使萬邦承綏也

衍義綏萬邦二句與下六句意雖對玩注然天命於周公而不厭一轉語則作文須承接勿對屢豐年句便見得天命有在天天命匪解句承上起下之辭言既命其伐暴安民復命其用賢圖治有惓惓不已意保有下又是武王奉天命處保有者有信之專而任之重意蓋人君用賢必培植保全方得以盡其才也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重

士說得廣勿專指敦商之士于以四方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克定厥家使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以安定天下言蓋天子以四海爲家也於昭于天言用賢圖治之功上昭于天末句總承上看皇歎美之辭也首二句是天罰有罪以爲安民慮保有三句

是天命有德亦爲安民慮也

正解首宜先提商家不道毒痛於萬邦穢彰於四方而天欲命一人以閒之也久矣乃我武王大介一舉救民水火此萬邦之士女所以綏也由是人心和於下而天心應於上屢獲豐年之祥雖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亦不可以常理拘矣 厥家定則民安而上天求莫之心以慰此其德益以昭格於天矣此正與天命匪解句相應夫除暴安民異於商之毒痛四海用賢圖治異於商之焚炙忠良故知武王之代商以君天下也宜也皇以閒之雖兼承上二意來然意當重

重賢圖治一邊蓋此章原只重保有厥土克定厥家二句除暴安民一段意思不過提起之辭耳指南四方與厥家當一串說天子以四海爲家今保士以定四方則天子之家定矣於昭于天末句是歎美之辭言除暴安民則奉天以討有罪者足以戡亂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小子之什

壹

用賢圖治則奉天以命有德者足以綏太平美其代商以君天下也豈不宜乎

按于以四方朱傳用之于四方用字替于以是倒字甚明或云用是添出字下文以定其家方是經文以字非也 閒之指代商說緩萬邦已代商矣至此用賢圖治萬邦益安尤見其代商爲宜非至此方代商也

請王者討罪命德莫非天意之所在也武王非耶彼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武王克商則除暴以安天下會朝清明萬姓悅服屢獲豐年之祥則征伐之賞天心

可驗矣然天又不惟應以豐年而遂已也所以眷之者不已使我桓桓武王任賢亦不已於是保有厥土信之專任之久用以經營乎四方兵革不試帶礪晏如能定厥家使國勢確乎不拔而致垂拱之治焉於乎武王之德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此其功所以可領與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小子之什

美

也歟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其事以告於武王耳

小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箋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孔疏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

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器盡武諡法闕土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桓字雖出於經而與經小異故特解之經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王皆由講武類禘得使之然作者主美武王意在本田類禘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旅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禘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 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言依刻祀爲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爲義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卽當以后稷也禘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句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

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千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禘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禘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按類禘非正意

正解此詩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首三句言除暴安民而獲應於天是代商時事下六句言用賢圖治而德昭於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末句總承而贊之也綏定二字是章旨始綏邦終定家正相照應武王伐暴總爲萬邦及克商之後武又不以萬邦爲萬邦而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以爲自己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託天下也故曰皇以開之

指南此章乃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自綏邦至厥家皆言武王之安天下而末言宜天命之以爲君俱要得頌功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之句敷時釋思思句我祖維維句求定定句時周之命命句於繹思思句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釋思尋繹而思念也

毛傳勤勞應當繹陳也

鄭箋敷猶偏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勸之

孔疏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偏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尙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爲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此詩爲大封而作故知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五

於繹思是勅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可永爲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勅勸之於亦歎辭也按繹毛鄭訓陳不如作尋繹說有味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其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己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爲重而不以物爲重也

通解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事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四

賞封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既勤止曰敷時繹思曰於繹思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注中子孫亦指武王言

說約按此詩以止之思爲韻四五句以定命爲韻而末句思字仍與之思叶節略與生民末章同詩說文之勤止乃爲民而然非故積德以貽子孫爲封國計也

增訂按敷時二句不過分茅土而建諸侯之意然不曰分茅土而曰敷時繹思命辭最婉便有欲其知緯

造之艱難意求定天下卽勤止心事末二句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 兩釋思緊相呼應惟可釋思者在文王則當釋思者在諸臣矣

衍義勤勞如不遑暇食不敢游畋而汲汲肇造區夏輯寧邦家是也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致故土地人民所在卽文王功德所在而可釋思者也敷時正是分茅胙土之事我徂求定自武王往求非使諸臣往而求之也武王分封意思全在於此句正欲功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勤勞之所貽耳時周二句是申重其命以儆受封之臣於字中包得歎美文王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子之序

望

意否則歎美字說不出兩釋思不同上指文王之意釋思者言下就人當釋思文王言 此詩是後王追述而作經文辭氣俱體武王口氣言之實非武王自言也二我字並注子孫俱指武王但須暗指只說我字方是詩人口氣 言勤止便見文王勤勞以定天下之功敷時便見武王分封以安天下之功

正解文王之勤止言竭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就輯寧修和等說惟文王有此功德致天下翕然歸周是今日之天下皆其豐功盛德之所致者我應受之不是受其封國是體其愛民之念而以其身當之中間

有許多通變達權因有二之遺拓爲四海永清之烈非僅守其故業已也敷時釋思字只代得分茅土字樣我徂句只代得建諸侯字樣夫文王之勤無非欲天下之定我之受亦承其勤者因以定天下而我儻不以文王所遺之天下還之天下則始雖以除暴而定之終或以私據而爭之天下又何由定哉故布其功德在人而可釋思者以資其功使伯叔甥舅男采衛人各據其封人各效其職天下不庶乎可定哉

不曰分茅土而曰敷釋思正見寸土尺地無非前人功德所在可釋而思時周之命句乃叫明一代之新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子之序

望

典以整醒受封之諸臣見爲新王之命錫命予乎善人非如商之濫及無功也前釋思卽指勤勞所寄之士字此釋思正是士字所載之勤勞

按應當也乃該當之當非承當之當正解云以身當之誤 敷時釋思朱傳云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釋思者提出功德字土地包在功德中以見土地皆功德之所在而可釋思講中或云此土地皆文王勤勞而可釋思直以土地爲可釋思稍差

講封建者帝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今日分封之典行矣爾羣臣其亦知所自乎念我皇考文王也修和輯

室用咸和萬民其勤勞天下至矣我子孫受而有之以成一統之業然豈專之以自私哉蓋此土地皆文王功德之所在而可繹思者也於是分布土地以行封建之典實則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欲其輕重相制大小相維以往求天下之安定焉然此皆出於我周之新命而爲報德報功之大典非復商之舊政濫及惡德者比矣於乎有文王之功德斯有今日之封賞汝羣臣之受封者當繹思文王之功德而不忘也誠思之則知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寧不孤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字子之什

聖

我大封求定之意哉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安成劉氏曰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爲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小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孔疏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賚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字子之什

聖

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經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蒞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

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正解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雖出於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實本於文王之德故歎美之而欲諸臣繹思其德也通詩當以安天下為主

集解此乃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星

字如武自言則武王之德在其中矣

於皇時周句陟其高山句隤山喬嶽句允猶翳河句敷天下句哀時之對句時周之命句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隤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翳河河蓋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毛傳高山四嶽也隤山山之隤隤小者也翕合也

哀衆也

鄭箋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按鄭以皇爲君猶爲圖翕河爲九河合一又以哀爲眾對爲配以祭山川言不如朱傳之明順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少子之什

星

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說約按隤山喬嶽實高山也非三樣翕河點景語不重只重徧四嶽故下但云又道也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
類是注脚古義通篇俱無韻

詩說陟其高山三句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故
敷天二句卽承上而推言朝會之意

衍義首句輕陟其三句雖言祭告當入朝會在內則
下面敷天袁對處方有著落切不可以此三句爲祭
告下敷天二句爲朝會也嶺山喬嶽正是高山祭此
山而燔柴以望行祭告之禮此特祭一岳耳允猶句
不重在河乃是由翕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嶽也敷天
二句正是巡守本意袁時之對不可用虞讓等意據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聖

時巡之詩則慶讓之典固所必舉者但此只言武王
新卽位天下諸侯莫不相望新政之頒如修五禮輯
五瑞協時日同律度之類是也聚而朝之方岳要知
諸侯各朝於方岳非盡天下之諸侯而其朝於一方
也未句指上朝會祭告有令人惕然儆省知所遵守
意

正解首句提起言於皇哉此時周也一代初興百神
正於此時而受職羣辟正於此時而望治而我周將
何以命之哉如此提時字命字方妙 陟高山者乃
於時邁之邦舉升中之禮也於時瘞埋以告后土其

禮在山之趾則見此山爲峭削綿延而名曰嶺山於
時燔柴以告皇天其禮在山之巔則見此山爲嵯峨
盤踞而名曰喬嶽 允猶翕河句只重取道於河以
周四嶽意不可作河神之感格總上三句雖言祭告
而朝會已在其中蓋高山陟而一方之諸侯已朝會
也翕河由而四方之諸侯已朝會也故敷天二句卽
承上而推言朝會之意敷字與袁字正相照上之令
欲敷下之心欲袁此處正相對也復揭時周之命者
見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令人洒然易慮知
懷懷奉法惟謹耳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聖

按朱傳美字是訓皇字時訓是正解講時字作此時
說非也陟是升以祭告升高山總言之而有嶺山有
喬嶽其山形不同允猶翕河聯陟山說言陟山而路
由於翕河也言河而帶言翕以見河之安瀾敷天猶
言普天敷字不著力正解云上之令欲敷課也袁時
之時是也指方嶽說言其皆聚於方嶽之下而接見
以禮以答其來朝之意時周之命謂是乃周天子一
新之命鄭重言之

講帝王受命而興爲神人主是固有繫屬之典焉於
乎美哉我周也當革命之初爲巡守之舉乃登其高

以柴望賁維嶺山與喬嶽大典之行於一方者然矣又信由此翕而不溢之河以周四嶽而皆徧焉夫巡行祭告朝覲諸侯涉險於遠非徒然也凡以敷天之下人心仰望於我故哀聚於是方嶽之下而朝之以答其心斯命也是周天子之命也政令方新典章文誥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化矣

般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

曹氏口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受受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岳所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子之什

晃

謂盤旋也

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賁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賁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賁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小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鄭箋般樂也

孔疏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士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喬嶽河是祀河岳之

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

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岳賁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邇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嶽者五岳之匹故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嶽以河是四嶽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嶽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嶽之長巡守四嶽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朱子曰此二篇說見本篇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閟字子之什

辛

按序說則允猶翕河亦當有祀典不宜專言由河以至嶽也

正解此詩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為巡守而作朝會祭告皆巡守中事雖兩事同舉卻重朝會蓋因朝會而祭告也以時周之命為主首提時周末煞時周蓋提揭周家以喚醒天下人心也

衍義末句分上言巡守以答天下之望下表巡守為時命之新此巡守乃受命之始與時邁一例按酌般之義不可解據其字為之說未必合朱子云

樂節之名甚是當是樂師伶官取以爲記而不問詩

中字義也如後世曲牌名之義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詳說

卷八十九

周頌閔子小子之什

至

詩經詳說卷八十九終

詩經詳說卷九十

半陽再觀祖輯撰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

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

大至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

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

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

亦謂之頌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一

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

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辭耳

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

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

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

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

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

頌之變甚於亡也

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

閔官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

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子之而實則不予也

曹氏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

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二

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

魯頌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 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自後

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

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垌野 尊賢祿士修

泮宮守禮教 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

公遂伐淮夷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

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作其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 初

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

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

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三

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曰少昊摯之立也定四

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

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

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

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

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

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

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閔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四

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酉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卒立十四年弟濧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

桓公擢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皇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卽位襄王二十五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有駭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驚言潔白之士羣集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五

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是修泮宮崇禮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修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修謂舊有其宮修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于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鄭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謀東略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爲此

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卽是謀伐淮夷既謀卽伐故稱遂也按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既稱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六

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閼宮云閼宮有恤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舊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偏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

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修復古制但不從齊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繼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修廟其事相類故鄭言修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修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既言未偏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則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七

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閼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

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
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爲政
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
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
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期放命復其疆宇故
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
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
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
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
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八

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繼王者
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
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
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尙爲魯人所頌則伯禽
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
元年受封於魯於是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
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太室屋
壞此春秋經也閟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
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
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修造繕治者

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
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
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
與左氏義同也 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
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
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
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
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
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九

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
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通文故因
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祀之郊也禹宋之
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用天子
禮同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
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
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 變風之序皆不言
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
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
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

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十

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 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誠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勸誠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

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說約按豐氏正說云孝公子弟湫作弗湫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爲桓公軌所弑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十一

立嫡母哀姜及公子慶父弑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啓又弑之公子友立閔公兄申是爲僖公固有種種不同考補則又云伯禽一曰禽父在魯公位五十三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二十三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襄公女閔公哀姜稱叔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姜成風出在位三十三年 今據子治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賈玉則云名軌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啓之

爲開卽諱字耳惠公弟遑豐氏作弗遑是疏云閔公立其卒三字誤當是二年卒也魯自伯禽至僖十九世被弑者接踵然於潰乎始之時無討之者故朱子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原本之論也

詩記宋康流曰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者謂夫升歌清廟下管象舞之類耳事雖近僭然賜止周公亦未爲失後世用之羣廟故孔子非之若子孫自頌其祖臣子自頌其君請命天子爲之樂章此猶作器列銘以揚休命豈干名犯義之事但所頌者僖公非甚盛德恐未足以當此而夫子錄之者亦以其所歌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主

事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頌美之中不忘戒勉之意也不列於風者音律固有不同魯頌不可以爲風猶小豳敬之不可以爲雅也 古籍殘缺僖公實事無從稽考據左傳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夏父弗忌曰躋聖賢明也然則魯人稱僖公爲聖賢久矣宜其爲之頌也 增訂按魯頌體裁自與列國風體稍異但語多誇張近於後世文人獻諛非復商周之舊矣故頌之有魯亦頌之變也 正解詩說曰夫頌以告神明也魯之頌雖不純用於

祀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列於商周而無嫌是猶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也

駟篇似風而夫子不風之何也豈誠先儒所謂周尊之國不在太史陳詩之列乎駟篇洋洋篇似雅而夫子不雅之何也豈雅係王國之詩而魯不得概列乎然頌亦惟王朝所有也而夫子並記魯頌何也子故爲駟駟泮三篇儘得周家忠厚禮義之意當時魯公初受封時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獨閟宮一篇侈靡殊甚則世俗所謂祝壽致諛辭耳孔筆不削愛宗國也亦以寓周衰意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主

駟駟壯馬句在坵之野句薄言駟者句有駟有皇句有駟有黃句以車彭彭句思無疆句思馬斯臧句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坵駟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

毛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坵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坵牧之坵野則駟駟然駟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諸侯

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

鄭箋必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孔疏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馴馴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垆遠之野其水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古

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馴馴然薄言馴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驪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驂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馴馴然是馬肥之貌耳上

言馴馴牡馬在垆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

薄言馴者有驪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馴馴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垆野則馴馴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也白跨股腳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驪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驂曰黃驂者赤色謂黃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圭

而維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惟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二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有一閑駕二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駕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

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駕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大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家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夫

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其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一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

金路者金路象路其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尙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軛人爲軛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軛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其駕良馬明矣校人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七

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思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按就車上分四種馬經文未必有此意是後人看出思伯禽亦是添設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騅牝三千亦此意也

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闕宮一篇爲僖公之詩餘則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爲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藍田呂氏曰僖公修牧馬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教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祖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騅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六

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

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騅而牝者有三千之眾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駟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說通薄言略舉之辭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

說約按古義馬野者馬韻餘俱陽韻前一二至彭彭

三句一連六句一截後二句另一截

詩逆思無疆非必爲馬也萬事通焉思馬斯臧矣思

馬斯臧人心之妙也

合訂凡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衛文公秉心塞淵騅牝三千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牛肥蓋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所能致也

衍義首章牧馬必於圻者恐其病民居而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也重駟駟意不重色上言色不過驗其盛耳以車以之駕車也各章上思字泛說就平日立心言凡君國子民皆是下思字就馬政修舉上言然此特無疆中之一事耳總見牧有常地馬有異種而要其所以致之者心而已馬政亦無疆中之一事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七

斯臧以調良言應彭彭句斯字要玩味思及於馬而馬卽調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臧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緩之斯來也 有騅二句以馬色言以車句以馬力言臧字打轉彭彭句

正解下思字就馬政言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非空思也

指南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彭言馬之力強以之駕車則彭彭非言車之彭彭也

講國家之富每徵於馬而馬之所以盛則君之心爲之如今日駟駟然之牡馬其牧之地則在於圻之

野試薄言駟者果何有乎但見有駟又有皇馬有驥
又有黃馬以之駕車則彭彭而強盛是固可謂滅矣
然豈倖致也哉蓋由我公之思深廣無疆萬事通焉
非必爲馬也而思及於馬斯駟皇驥黃以車彭彭然
而滅如此耳

駟駟牡馬

在圻之野

薄言駟者

有驪有騶

有騶有騶

騶有騶

以車伾伾

思無期

思馬斯才

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騶赤黃曰騶青黑曰
騶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毛傳釋畜云倉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騶赤黃曰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三

駟蒼駟曰騶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孔疏釋畜云倉白雜毛騶郭璞曰卽今騶馬也又云

黃白雜毛騶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

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騶曰

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

雜毛也其騶騶爾雅無文周人尙赤而牲用騶剛禮

稱陽祀用騶牲是騶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

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騶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

赤黃曰騶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騶者黑色之

名倉騶曰騶謂青而微黑今之騶馬也顧命曰四人

騶并注云青黑曰騶引詩云我馬維騶是騶爲青黑

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說約按古義騶騶以下支韻

正解伾伾筋力之強健也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

非時之所能拘也斯才以耐遠言卽打轉伾伾句

講駟駟牡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果何有乎有騶有

騶有騶有騶以之駕車則伾伾然而有力是固

可謂才矣然豈倖致也哉蓋由我公之思深遠無期

故思及其馬斯才之若此耳

駟駟牡馬

在圻之野

薄言駟者

有驪有騶

有騶有騶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三

騶有騶

以車騶騶

思無期

思馬斯作

作

賦也青騶騶曰騶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騶

也白馬黑鬣曰騶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鬣曰騶騶

不絕貌數厭也作奮起也

毛傳青騶騶曰騶白馬黑鬣曰騶赤身黑鬣曰騶黑

身白鬣曰騶騶善走也 作始也

鄭箋數厭也思遠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之使

可乘駕也

孔疏釋畜云青騶騶騶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

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顯今之連錢騶也又云白

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鬣
即是鬣皆謂之駱也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其駱雖
爾雅無文爾雅有駟白駱駱馬黃脊驥則駱是色名
說者以駱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駱馬故爲赤身黑
鬣曰駱即今之駱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
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駱字爾
雅有駟白駱謂赤白雜色駱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
東山傳曰駟白曰駱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亦
爲駱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於駟白
駱下乃引易乾爲駱馬引東山皇駱其馬皆不引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圭

文明此非駱也其字定當爲雜但不知黑身白鬣者
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尙疾故言釋釋善走
數厭釋詰文彼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威斯才皆馬
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
也
古義驪說文云青驪白驪文如鼉魚駱廣雅又以爲
白馬朱鬣鬣尾也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
如界者爲雜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青
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
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春駕白駱此以別黃馬

黑鬣之駱也駱本作駱羅願曰月令五時駕馬而駱
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駱夏用赤駱中央用黃
駱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之
別也愚按雜乃鳥名即鴝鵒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
爲名

正解釋經行無間斷也長驅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
處故下轉言思馬斯作無數以始終言思之勤而無
倦厭也斯作以奮迅言即打轉釋經句
請駟駟牡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果何有乎有駟有
駱馬有駱有雜焉以之駕車則釋釋然不絕是固可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圭

謂作矣然豈倖致哉蓋由我公之思始終無斁故思
及於馬斯作而奮起若此耳

駟駟牡馬

在圻之野

薄言駟者

有駟有駱

有駱有駱

駟有魚

以車祛祛

思無邪邪

思馬斯徂

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駟也形白雜毛曰

駟豪駟曰駟豪在駟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

祛強健也徂行也

毛傳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駟二目

白曰魚祛祛強健也

鄭箋徂徂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

馬便可走行

孔疏釋畜云陰白雜毛騶舍人曰今之泥騶也樊光曰騶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騶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騶白黃白倉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騶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騶郭璞云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騶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騶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騶爾雅無文說文云騶也郭璞曰騶腳脰然則解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駮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畜

皆白騶無豪駮白之名傳言豪駮白者蓋謂豪毛在駮而白長名爲騶也駮則四駮雜白而毛短故與騶異也此章言騶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賁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但訓爲往行乃得往故但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

釋文駮音還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騶音簞徒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騶字林作騶音並同

正解祛祛言馬之強健也能行也故下專言思馬斯但 斯但亦以刀言即打轉祛祛句 無邪雖作正

字說亦當照遠上發謂心術之經營常根於天理之正而無私意小智之雜也如奉先思孝而閭宮修治民思懼而閭雨急文教思修而泮宮茲武功思修而公車備皆其無邪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畜

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之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此乃做時文相似

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

安成劉氏曰詩之爲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眾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辭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六帖思無邪便是本子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敷便不遠近舊說如此看來亦未必然爲此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美

價增十倍豈非矮人看場可笑之甚也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爲用不宜以彼之說便爲詩人之旨譬如清泉於此或爲羹或爲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卻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膿醢便作水看成也

古義論語詩三百云云案詩今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父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大小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於周正謂此也駟魚以下魚韻按詩三百不兼商頌此說大異

講明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果何有乎有駟有駟焉有駟有魚焉以之駕車則祛祛然強健是固可謂祖矣然豈俸致哉蓋由我公之思中正而無回邪故思及於馬斯祖而能往如此耳公之可美不卽此可見也哉

駟四章章八句

小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美

孔疏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

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僭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言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伉伉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天

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朱子曰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正解此詩四章一意無淺深通以思字爲主蓋詩人總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一馬政以驗之耳各上六句是言其牧馬之盛下二句是指其立心之善正原其所由盛也各上句思字所包者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而言詩柄盛字遠字已該各章意矣無疆無期固見其遠若無數無邪亦是遠的意思蓋凡思出於淺近便有數便有邪無數無邪則非立心之

遠者不能也故朱子以立心之遠貫之

衍義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義會意說也

此篇總意在立心之遠故不必歸重末章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句夙夜在公句在公明明句
振振鷺鷺于下句鼓咽咽句醉言舞句于胥樂兮句

興也駟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辭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天

毛傳駟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振振羣飛貌鷺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

鄭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于於胥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孔疏以駢與乘黃連文故知駢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按毛傳以上四句言臣以振鷺言新進之士鼓咽咽以下言燕飲文義隔截多用添補不如朱傳總以燕飲爲說鄭以明明爲明義明德尤屬生添無據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鷺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辛

安成劉氏曰此爲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說約接明明辨治若依本義及疏義云修明職事雖較冠冕卻與下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語事不相攝兩鷺字上鷺羽下如鷺注明醉而起舞又非舞者舞字正謂君臣故下曰于胥也古義黃明陽韻下舞虞韻六帖云末句獨韻古義亦云結句三章同文不用韻纂序按于胥承醉舞固注有明訓然通章依韻說落每二句一連醉言舞實屬鼓咽咽也觀末句獨韻之說可見亦觀末章君子有穀詒孫子處益可見

衍義四句分上興其燕飲之善下是盡其相樂之情也興無取義只疊用駢字與疊用在公字相呼應耳夙夜二句雖兼君臣還重在君上昆湖云夙夜是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非自夙至夜之謂在公就點出飲酒意此正閒暇時燕飲也明明注訓辨治總是不迷不亂之意上鷺字以鷺羽言下鷺字言其如鷺之下醉言舞還指伶人說不是君臣自舞也或云玩注醉而起舞以相樂須兼君臣言方見相樂似太泥胥樂總承上來方山謂二章俱以于胥樂兮作佳句不必只黏醉言舞此說得之詩柄燕飲頌禱乃君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辛

燕臣而臣頌禱之辭

正解在公內須點出飲酒意下醉字方有著落此見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君臣相樂不然無夙無夜荒耽於酒豈有道之世乎哉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迷治則不亂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

指南並下章只是燕飲相樂有洽其情久其情之意乘黃乃指來燕者所乘以起興非美其人之乘黃也振振鷺兮舞也鼓咽咽兮樂也醉言舞還指伶人說不是君臣自舞胥樂承醉舞來

按興無所取義當以來燕時所乘設爲是 明明訓
辨治歐義謂辨治其職固冠冕然以下二章飲酒載
燕較之則明明只就燕飲說方切 醉言舞爲君臣
起舞固不甚雅然作舞者看則醉字無著還作君臣
說只是形容之辭無妨且與下醉言歸相合

講君臣之間禮以嚴分燕以達情彼有駉然肥彊有
駉然肥彊之馬其駉則維彼乘馬皆黃矣况我侯之
於臣也夙焉在公夜焉在公其在公則上下獻酬威
儀卒度皆明明辨治矣燕必有舞但見持其驚羽振
振然羣飛或坐或伏如驚之下又坎其擊鼓咽咽然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重

聲之深長而君與臣醉言起舞無形迹之拘焉夫燕
飲而交相歡暢如此于胥樂兮其鹿鳴天保之遺風
也哉

有駉有駉 駉彼乘牡 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
振振鷺 鷺于飛 鼓咽咽 醉言歸 于胥樂兮

興也驚于飛舞者振作驚羽如飛也

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鄭箋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孔疏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聞暇無事而

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
無事之故卽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以上言于
下此言于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
退也

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
節之也

古義牡酒有韻飛歸微韻

衍義四句分興意與上同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
酬交錯以飲酒意醉言歸者言必醉而始歸正以相
樂也蓋君設燕本欲臣之盡歡以爲樂而臣必醉而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重

後歸以樂君之心豈不是相樂耶

講有駉有駉則駉彼乘牡矣况我魯侯之於臣也夙
夜在公則在公飲酒矣燕必有舞但見振振鷺羽如
驚之于飛且擊鼓咽咽而君與臣醉乃言歸上下之
閒和悅無閒其相樂爲何如哉

有駉有駉 駉彼乘駒 夙夜在公 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 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 于胥

興也青驪曰騶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
曰祿也詒遺也頌禱之辭也

毛傳青驥曰駟 歲其有豐年也

鄭箋載言則也 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

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

孔疏君臣有道如此故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

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僖公有善

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

於是君臣皆喜樂兮 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

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卽據燕爲今與將來爲

始非以作詩爲始

按孔謂僖公薨後方作此詩乃據季文子請於朝命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詩

史克作頌之說據朱子云只闕宮是僖公之詩則此詩不定何公恐燕飲之事不得過後追頌也存疑可也

曹氏曰君臣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爲哉若自此年穀

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無疆之休也

眉山蘇氏曰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通解在公明明飲酒載燕俱重君一邊言

說約按古義駟燕霏韻有子紙韻

說通此章于胥樂兮就想見異日雍熙之盛說比上

二節樂字關會較大

衍義亦四句分自今以始只管歲其有一句不兼有

穀歲有歲歲無窮之意穀字說得寬如禮教信義及

下章敬明其德允文允武皆是 有年有穀是君臣

皆以國家萬世爲福故以此爲樂

正解此章上四句是燕飲下是頌禱以相樂也載燕

內要補樂舞俱陳意見君恩及於臣者渥矣故下文

遂頌禱之自今四句分足民善後看 年穀登則人

民足而國本固善詒後則子孫賢而國祚昌然後燕

飲可永 于胥樂兮言能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

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微臣亦得永被其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詩

休矣

指南末句只見君燕臣臣祝君有上下咸受其休意

所以相樂也勿專承頌邊說 按樂還就燕飲說只

是願愈奢而樂愈暢

講有駟有駟則駟彼乘駟矣况我魯侯之於臣也夙

夜在公則在公載燕矣我將何以爲願哉彼我魯世

守土田之封固常有豐年焉又願自今以始歲歲相

仍共歌大有以爲一國之慶我魯素秉禮義之教固

當有善道焉又願君子有善道詒厥子孫式宏垂裕

以爲萬世之祥是則君享其休臣亦蒙其福于胥樂

兮而太平燕飲樂將無窮也哉

有駟三章章九句

慶源輔氏曰駟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切矣此可為善頌善禱矣

小序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鄭箋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正解此詩是燕飲乎羣臣而臣頌禱之辭皆是飲燕

詩經詳說

卷九十

魯頌

美

以相樂也上二章下五句鼓舞以相樂有交互意末章下五句頌禱以相樂有交微意各章俱歸結在于胥樂兮一句頌禱是燕飲中事不可對看舊說以上章為燕飲相樂末章為頌禱相樂對言之未妥集解此詩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通言燕飲之歡只末四句為頌禱之辭

詩經詳說卷九十終

詩經詳說卷九十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魯頌

思樂泮水句薄采其芹句魯侯戾止句言觀其旂句其旂後從句鸞聲嘒嘒句無小無大句從公于邁句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北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後從飛揚也嘒嘒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一

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後從言有法度也嘒嘒言其聲也鄭箋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于往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於泮宮我則觀其旂後從然鸞和之聲嘒嘒然臣無尊卑皆從君

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孔疏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只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二

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修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榮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榮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者取榮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榮而同其文 采菽云腐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

於泉水是水榮也言水榮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菲亦水榮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榮但水能生榮因采取之并以采榮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修觀宮因采其榮其往不專爲榮又申傳辟廱泮宮之義辟廱者築土爲隄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三

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之宮制當異矣而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 此解辟廱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

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 釋詁云屏來至也俱訓爲至是屏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章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諸王而作遂爲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按明堂位多荒唐所云魯立四代之學不足信只泮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四

宮是諸侯之常制耳

大本本草曰水斬一名水英可作菹味甘

三山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

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開

辟離冠帶綰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眾至泮宮

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疏義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首陳其事而就用水

芹觀旂爲相應之語也

說約按小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

言通解照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章法四句截然前三章於第五句各作一紐大約與大雅文王第二章以下規制相似疏義大全筏叶蒲害反噦叶呼會反

衍義六句分上與魯侯蒞學之儀下言人心之樂從思樂二句不過直賦其事而曰賦其事以起興者蓋用采芹觀旂爲相呼應之語也于邁者觀其講學行禮卽圍橋門而觀聽之意或欲就作樂於聽教說方與下章伊教相應亦可 言觀三句總是戾止之儀衛 無小無大就魯國之人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五

正解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振文教於久廢之日國中臣民遠邇觀望皆繫於此豈不樂乎 戾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旂猶昔也以戾止於泮頭覺其筏筏焉噦噦焉自魯人見之也其馬蹢躅亦此意 從邁觀其講學行禮也要想見當時一段踴躍樂從光景 魏雲庵曰儀衛之盛不足爲美以之視學若增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蓋文教聿新人心樂從也 按直作賦甚捷而朱子云起興與意當至其旂止其旂筏筏是轉下語

講立國化民必由於學我公可美何如乎思樂哉此
泮水也有芹生焉則薄采其芹矣况我魯侯之至此
也有旂建焉則言觀其旂矣其旂從後而飛揚鸞聲
噦噦而和鳴斯時也曠典載舉人心歡躍凡邦之人
無小無大皆從公以往以觀其講學而行禮焉

思樂泮水句薄采其藻句魯侯戾止句其馬蹻蹻句
其馬蹻蹻句其音昭昭句載色載笑句匪怒伊教句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毛傳其馬蹻蹻言疆盛也 色溫潤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六

鄭箋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 僖公之至泮宮和顏
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

孔疏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
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
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
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爲洪範所謂而康而
色者亦是也

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
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

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
旂則樂其後從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
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
色載笑卽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
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詩存載色載笑卽匪怒非兩層

衍義六句分上與其蒞學而儀譽之盛下言其善誨
乎人其音雖是崇儒重道之音只須在蒞泮上發揮
蓋車駕一臨辟雍實爲曠儀人皆知之故聲音如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七

昭彰也色笑二句總是和顏色以善誘而所教之人
卽大小之觀聽者也 色笑不必分顏色和聲音和
匪怒卽顏色

按講云與其儀譽之盛似與至昭昭句止予意昭昭
當與末句伊教相締輔說可玩

正解色笑與匪怒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顏色以教之
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敷教則
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眾如在春風中矣教卽敷
綱常布倫理而提撕警覺意

按伊教承色笑說而中間以匪怒形之全無怒也非

嫌其有怒而爲之餽也

諱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藻矣况我魯侯戾止則其馬
蹻蹻矣其所乘之馬蹻蹻而壯盛其崇儒重道之德
音昭昭而顯明斯時也載好其顏色載和其笑語未
嘗有所怒也伊教之而已真循循善誘之道哉

思樂泮水

句

薄采其芣

句

魯侯戾止

句

在泮飲酒

句

酒韻

既飲旨酒

句

永錫難老

句

順彼長道

句

屈此羣醜

句

醜韻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芣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
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眾也此章以
下皆頌禱之辭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八

毛傳屈收醜眾也

鄭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
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
日有秩者與順從長遠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
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
之人

孔疏陸璣疏云芣與苢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
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
嚙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

皆有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

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
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
禮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
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
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來可者召唯所欲是飲
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
飲也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眾
釋詁文毛云收此羣眾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
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九

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傳意或然
按鄭謂在泮飲酒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其
說尙可用至於永錫難老爲行養老之禮誤也又以
長道作道路之道無味二者並以王肅說爲是
大本本草注曰蓴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蓴味甘體軟
霜降以後名瑰蓴味苦體硬
廬陵彭氏曰唯難老則可以順長道而服羣眾也
臨川王氏曰順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
眾也

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

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

安成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蘇傳夫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

有其眾不能服也是以願公之難老也

通解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

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說約按釋文茆音卯徐音柳老古義有韻

詩說凡刑名操切其爲術也短禮教信義其爲道也

長順者無背戾之謂 古義茆宜雜鮒鯉爲羹又宜

老人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十

行義四句分上正與其飲泮之事下願其獲壽而服

人也順長道自魯侯身上用力言大道雖指禮教信

義然亦勿泥定止此如仁育義正禮陶樂和亦是長

者經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屈彼而致心悅誠服之

謂羣醜指魯國之眾言非淮夷之醜 既飲四句以

永壽服眾平看勿以飲酒貫

正解難老非藉酒以介壽也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

壽耳難老者祝之以其所難也必兼君德清明政治

脩整於難字義始備在泮而先以壽期不可概作稱

觴致祝之語卽周王壽考還不作人之謂

指南長道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

按錫猶言獲也難老猶言不老也大意只是永獲下

老之壽正解看難字鑒

請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芣矣我侯之於此也當施教

之暇則在泮飲酒矣吾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

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乎難老之祿焉又願順此大

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屈乎羣醜之心焉斯非吾人

之所深願乎

穆穆魯侯

句

敬明其德

句

敬慎威儀

句

維民之則

句

允文允武

句

昭假烈祖

句

靡有不孝

句

自求伊祐

句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十

賦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毛傳假至也

鄭箋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

爲修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

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 祐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

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孔疏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

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

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

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效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億公行己有造化之深也

按鄭孔昭假烈祖句欠明順

三山李氏曰內能慎其明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

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十一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爲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說約按此章以下亦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安成劉氏注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不可依古義德則職韻武祖祜慶韻

存旨蒞泮本以興文而兼及武德正爲下外攘張本衍義四句分上願其修己以化民下願其孝先以獲福人君下爲國人之趨向上爲祖宗之付託故願之

如此敬明其德所謂敬以明之也蓋德體本明而用功在敬也威儀卽是明德流露處詎其德以敬而明獨於德之隅而不以敬而慎之乎二敬字重看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不徒爲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爲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一說文武不平須合文與武看周公制六典而正四國魯公遵成訓而作費誓皆用此文武之道也今能法之是道與之相契合相流通卽所以格之此便是孝靡有遺憾意

正解此章德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十一

向下邊外攘一邊是通篇關鍵

指南明德慎儀兩平以敬字作主德者民之所同儀者民之所望故民則之文武以君道言昭假者道與之契靡有不孝承上句來孝不外善繼述能文武以昭假則繼述善矣伊祜就烈祖錫福說

按昭格烈祖是見成字僖公所以感格之者昭明顯著無不通徹也

講然不特此也願我穆穆然之魯侯德之備於己者敬以明之無有私欲之蔽又敬慎其威儀使動皆中禮而以爲斯民之法則焉且我祖周公魯公有文武

之德以成其烈者也魯公信有文信有武之德以昭格乎烈祖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不自我致乎

明明魯侯

句克明其德德韻

既作泮宮

惟夷攸服服韻

矯矯虎臣

句在泮獻馘馘韻

淑問如皋陶

陶韻在泮獻囚

四韻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顯其有是功也毛傳囚拘也

鄭箋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古

行於是伐惟夷所以能服也 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孔疏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馘耳之馘善問獄如皋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

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 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

日殺而獻其左耳日馘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謂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繫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破云以訊馘告者即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圭

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執俘馘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大全禮記王制注曰定兵謀也 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三山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

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

一句生義將以作爲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以爲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詩人頌禱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侯既作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於此下遂言願其獻馘獻囚之事也

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爲矣五章頌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六

疏義上章之穆穆因敬慎而爲起語也此章之明明因明德而爲起語以德服人魯侯未必有此也祝願之耳

嚴氏曰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辭非有實事

講義因淮夷世爲魯患故此下皆願服淮夷之事

說通作泮宮而淮夷服非必以文治也形容氣象改觀之辭虎臣四句正言服淮夷之事

說約按古義德服馘亦職韻陶囚尤韻皋陶字或作咎繇

合纂淑問謂以情理推詳不以刑罰脅迫

衍義四句分上願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

以獻功正服遠之事也克明其德與上敬明其德不同上就體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此就用言即修文德以來之之德作泮方山微弦謂振作之作亦牽強看來凡有事宮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淮夷攸服不可作文德感化而來如此則下獻馘獻囚便說不去矣縱其人割其耳獻馘也受其辭斷其罪獻囚也

作泮如何便服淮夷蓋泮宮所以講學行禮而出兵受成亦於斯也既作則先聲所動便有馴其桀傲革其強暴之意故淮夷攸服此章依昆湖重德上說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七

方山要重作泮贊劣

指南此節以下皆願其服淮夷蓋淮夷世爲魯患故願魯侯制淮夷之道不一而盡耳克明其德重在泮而克明其德乃平日服遠之本與上明德不同服淮夷當就征伐上看蓋古者出兵受成釋奠告誠皆於學宮故既作泮宮則受成獻功有地而願其於此服淮夷與矯矯四句正言其攸服處虎臣臣之武勇淑問臣之明刑者然止重在獻功不重得人上獻是獻之君也

按因泮宮而頌及服淮夷是想像之辭歸重明德

固是然服虔須用兵不然何有敵四

講然猶未也我明明之魯侯信義昭然為能明其德而無稍私翳既作泮宮而文事以修即淮夷攸服而武備亦舉焉由是矯矯而武之虎臣在泮獻誠蓋隨陣格殺淮夷而取其耳者於此告克也又有善訊問如皋陶之臣在泮獻囚有生執淮夷而繫虜之者於此而伏罪也斯尤吾人之所深願者也

濟濟多士

句

克廣德心

句

桓桓于征

句

狄彼東南

句

烝烝皇皇

句

不吳不揚

句

不告于訥

句

在泮獻功

功頌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六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毛傳桓桓威武貌 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

鄭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

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 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

咄咄咄咄猶往往也吳譁也訥訥也言多士之於伐

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聲僖公

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

獻其功

孔疏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

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進則皇為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為聲故以娛為譁也訥訟釋言文揚者高舉之義不娛為不謹譁不揚為不揚聲故云多士之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九

不謹譁不大聲謂初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按毛鄭烝烝皇皇之訓並未確不如朱傳以盛字該

之

臨川王氏曰狄謂攘而邊之也

豐城朱氏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賈誓之書則

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

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

伯禽焉

曹氏曰其並進而向敵也蒸蒸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

三山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伯州黎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狄遠淮夷之功蒸蒸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安成劉氏曰六章頌願公之臣士皆有才德以立功也

說約拔古義心南侵韻皇揚陽韻詡功東韻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手

詩記克廣德心是剔彼淮夷不吳不揚不告于詡之本德心不廣則爲身家利害所奪臨陣惟恐在前論功惟恐在後氣怯不能勝志忿而有爭矣
正解此章上二句願其得多士之賢下則因以成平夷之功也多士指將帥言下徒御方指士卒克廣句重看要見推廣忠愛之心以敵愾報國無一毫私便之圖也桓桓以下總本此句說桓桓四句自克敵之時言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自克敵後言和以獻功也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不能推廣之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又何戰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今當

其遇敵而進則勇於立功及其成功而退則又謙於

居功總是克廣德心所致狄訓爲邊蓋剔而除之使

遠去也蒸蒸是眾皇皇是大總見兵威之盛不吳是

不誼諱不揚是不輕躁總見師律之嚴不告于詡言

無以爭訟之事告於獄官者視彼所獻之囚誠猶已

獻之一般功名之際能以德居矣三代而後大樹將

軍之所以見美於後世也未要繳轉作泮意非魯侯

作泮安能得人之盛如此

指南多士兼將卒言自虎臣淑問以下皆是盛則

莫禦而我足以壓乎彼肅則有制而彼不能以犯乎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手

我不告二句相連詡詡也周治訟之官也不告便是不爭

按多士兼將卒言爲是正解謂專言將帥下徒御方言卒太拘蒸蒸皇皇不吳不揚云云豈專將帥之事講然淮夷之服豈但我侯之德已哉又願濟濟之多士皆能推廣其德心惟知爲國忠君之謀而無自私自利之意由是而桓桓于征以攘逖彼東南之夷焉其並進而嚮敵也蒸蒸然其合眾而爲大也則皇皇然既不誼諱又不輕揚皆無有相爭以告於治訟之官者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克廣德心如此

豈非爲我侯深願者乎

角弓其觶

東矢其搜

戎車孔博

徒御無斃

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

式固爾猶

淮夷卒獲

韻

賦也觶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毛傳觶弛貌五十矢爲束搜眾意也

鄭箋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東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三

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眾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孔疏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觶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東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

矢爲束亦無正文以尙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

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爲束矢當

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

兩束故不易傳也毛以爲搜與束矢其文當言其束

之多故搜爲眾意得以弓言觶矢言搜其意言弓不

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

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

不張矢眾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

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

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三

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鄭以上言獻觶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觶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傳綴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理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

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

按鄭說較毛爲明而鄭以博爲傳失之鑿又以孔淑

不逆屬士卒不如王說屬淮夷

眉山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

甚善而不逆

臨川王氏曰孔淑不逆言無復作惡而順以服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

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爲苟能審

固其謀猶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

魯國想必爲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孟

安成劉氏曰七章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

服淮夷也

說約按卒字子由說盡集傳說終稍異然無不內有

盡字也孔淑不逆大全王注言無復作惡而順以服

當定止淮夷不指魯侯古義辭搜尤韻數逆獲陌韻

纂序數逆本叶獲讀如或陌韻是也集傳多事

衍義六句分上言飭武備以服遠下言尤重於謀也

兵謀雖較重於兵備亦不可把兵備全輕只不可與

謀對看耳式固句有周悉萬全意卒獲言終不逆也

正解弓鉞而曲矢搜而疾車大而博總是器械之情

甚輕重在徒御無數見人心之競勸蓋亦體德心之

將士而爲心者然亦不甚重還重在式固爾猶句孔

淑不逆是一正一反語有順命無違命也固歟不專

是兵謀要本明德來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

可窺意卒獲言孔淑者承孔淑不逆者承不逆自今

以往終當無不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所謂南人不

復反也此指後口說方合頌禱之旨

按孔淑訓甚善只是順服意卒作終字看以永久說

爲是

請又豈但多士德心已哉以角爲弓必其昧然而健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孟

所束之矢必其搜然而疾臨陣有戎車則孔博而利

於衝矣其徒行者御車者則無怠數而勇於立功夫

兵戎精繕士卒競勸如此既已能克彼淮夷使之甚

善而不敢逆矣又必益善固其道立謀決策不爲苟

且之計庶幾淮夷可以盡得而永無不服者乎

翩彼飛鵲句集于泮林句食我桑黹句懷我好音句

憬彼淮夷句來獻其琛句元龜象齒句大賂南金句

興也鳴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

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

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毛傳翻飛貌鵲聲之鳥也鵲桑實也 懷遠行貌
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

鄭箋懷歸也言鵲恆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
其桑雖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
於恩則化也 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
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孔疏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
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
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
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美

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
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
貢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
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
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
僖公伐而克之蹇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
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大賂者賂之多大
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
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
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中傳南荆揚

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

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
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
州云厥貢錙鐵銀饒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
繆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錙銀爲名則知金三
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錙鐵
銀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
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鐘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毛

曹氏曰傳云桑黼甘酣鵲鴉革響是知鵲食桑黼則
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鸛鳴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
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與是淮夷世
爲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也
安成劉氏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
也

通解翻字與憬字相呼

古義黼說文云桑甚之黑也甚有黑白之種以黑者
爲美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象齒禹貢荊揚一州

皆有之

說約按螭珠泊魚之泊書體作暨蔡傳及也螭蚌之別名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

副墨此只以終上卒獲二字之意標字從明德感化來

衍義四句分上言鴉本惡聲之鳥今變而爲好音與淮夷本梗化之人今覺悟而效順此與義也憬要見自悟其非知逆不可以犯順裔不可以亂華也未二句見其地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之珍蓋搜珍剔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天

有而後獻也上三章言有德有人有威有謀皆我所以服之之事然與其強彼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上四句與下四句言淮夷之格心而內以修其貢也

正解獻琛正見他憬處然此句且虛有元龜焉有象齒焉有南金焉悉以之大賂焉三項正其所獻之琛也

指南集于泮林者以因其在泮言之

按懷字鄭訓歸可用大賂二字綜上下句

講淮夷卒服如何彼鴉鳴惡鳥也今則翩然而來集

于泮林之內以食我之桑黽而懷我以好音矣况淮夷惡類也今則憬然而悟凡爲美寶之琛皆以來獻如元龜也象齒也南金也雖其物貴無不以大賂我魯焉化德爲善無爲後患豈非我侯之心而吾人之深願也乎

泮水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爲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爲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爲頌禱之辭蓋以爲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天

誦其詩者尙何過疑之有哉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辭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辭也

小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孔疏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修泮宮也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威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

朱子曰此以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

正解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遠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爲頌禘之辭一章言魯侯視學而大得乎人二章言其至學而善教乎人三章始及燕飲而願其以道服眾四章是願其化民法祖五章以下皆是願其服淮夷之事但明明章重以德服之濟濟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三

重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猷服之末章則言其自來服也按詩說通章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德之昭格處是孝文武卽是明德德卽是常道道卽是下文式固爾猶條款雖分合之則一也又曰全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蓋一箇作字括盡前四章一箇服字括盡下三章尤文尤武句乃前後最關鍵語前四章尤文二字盡之下三章尤武二字盡之

集解詩本爲魯侯流泮而作因蒞泮而飲酒因飲酒而致頌語有賓主勿泥注詩柄而止重飲上淮夷

近魯爲患最深故頌禘中屢以爲言詩人始推本於順常道所以明導民有路繼歸本於明其德所以明致勝有本非一於頌者也按頌魯侯多期望未然之辭若謂僖公薨後追頌不宜如此立說季文之請史克之作未必然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三

詩經詳說卷九十一終

詩經詳說卷九十二

牟陽再觀祖輯撰

魯頌

閟宮有恤句實實枚枚句赫赫姜嫄句其德不同句

上帝是依句無災無害句彌月不遲句是生后稷句

下國句降之百福句黍稷重穰句種稷敷麥句奄有

奄有下土句續禹之緒句有稷有黍句有稻有秬句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恤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蠶

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辭而推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同邪也依舊管顧也說

見生民篇先種曰種後種曰穰奄有下國封於郃也緒

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

子曰是祿宮也恤清靜也實實廣大也枚枚蠶密也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 先種曰種後種曰穰

緒業也

鄭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依依其身

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真正不回邪天

用是憑依而降精氣其妊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

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 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

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藍天下使民

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

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

后稷稱焉 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

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

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

明之

孔疏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

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祿宮蓋以姜嫄所郊祿而

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祿宮嫄廟清靜之處故以

恤為清靜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

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蠶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

飾皆云駢其材而蠶之加密石焉是蠶密之事也

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

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奕斯所作發首言閟宮

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

為順吳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 毛氏不

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

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妊后稷也生民言不圻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妊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圻不副唯謂生時不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災害謂懷妊時圻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 重穆植穉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 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爲

與之福也 柁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四

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洪水太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按毛謂姜嫄廟在周鄭易之謂在魯並非上帝是依毛謂依其子孫欠明鄭謂依其身爲切然不如朱傳作脊顧說渾雅 鄭謂稷作司馬不足信

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

華谷嚴氏曰劉氏云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更其終 閟宮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

事而爲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

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禹稷之功相爲終始相繼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

三山李氏曰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承故云續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閼宮之祖上出於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五

后稷也

通解黍稷重穆三句是自己稼穡即誕后稷之稽一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衆種一章之謂

說約按此章閼宮二句一連赫赫三句一連無災二句一連此七句一截古義夾韻是生二句一連黍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國二句一連此六句一截職韻有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土二句一連此四句一截語韻奄有下國指其所授之國言奄有下土指其所教之地言

衍義首二句分上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稷降生

之異而功業之隆皆推其所以有廟也黍稷二句雖是天降之福實已含教民稼穡意下國以邵言堯以其有功於民故封之於邵正任之以教稼穡之責俾民以下是受封後事 閼宮以羣廟言魯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又以周公皇祖句觀之此閼宮蓋合羣廟言也

正解閼宮提起有值另講惟深開故清靜實實以制度言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以工夫言言上之結構密也不可以實枚卽爲有值廟始於有國國始於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六

周周始於后稷稷始於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赫赫六句降生之事重在生后稷降之九句受封之事重奄有下國其德不同虛講或指禋祀誠敬言之百福卽下四句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句以黍稷爲主重卽黍稷之先種者穆卽黍稷之後種者種穆句以菽麥爲主種卽菽麥之先種者穆卽菽麥之後種者下稻秬也包在內下國以邵言堯以其有功於民故封之於邵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說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后稷也俾民稼穡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

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爲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上奄有是稷始有國下奄有是稼穡之教徧天下指其所教之地言也繼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講重在稷上勿以禹功相配 降之百福至之緒是天爲民而福稷稷奉天以粒民一串相承非是對說

指南閭宮以祀周公魯公言百世不遷之廟也 實實枚枚二句與末節相應以見僖公所修者赫赫以下只是推本而言以見有魯之由也德不回故上帝依無災二句串說是生句本上文講百福卽黍稷二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七

句以其可以率育下民故云福奄有下國是封之於邠以教乎民非報本之典也有黍二句正是俾民稼穡之事曰有者昔無而今有也

按首二句就廟言截斷與姜嫄不相連自姜嫄以下皆溯其始由后稷太王文武以至周公封於魯也此章重后稷不重姜嫄 封邠以前想已有教稼之功但封邠後任益專耳重穆句只作自己稼穡尚未盡

講國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羣廟祀矣我公修之但見此深閭之宮有恤然其清靜下而

磐基則實實鞏固上而結構則枚枚磐密焉然果何所自哉蓋魯本周周本后稷后稷之生也乃由赫赫而尊之姜嫄其德正直不同上帝是眷而依之使之無災無害誕終十月之期而不遲是生后稷因降之以百福爲黍爲稷爲重爲穆也爲植爲穉爲菽爲麥也美種悉辨相之有道遂封於邠而奄有下國以之教民俾知稼穡焉有稷有黍也有稻有秬也奄有下土而徧種之於以繼禹平治水土之功而使蒸民得以粒食而我魯開基之祖始此矣

后稷之孫

實維大王

居岐之陽

實始翦商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八

商至于文武 續大王之緒 致天之屆 于牧之野 功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 敦商之旅 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 爲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虛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

也啓開宇居也

毛傳翦齊也 虞誤也

鄭箋前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屈強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強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 敦治旅眾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太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孔疏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九

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二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眾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

貳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 翦齊釋

言文齊卽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 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強紂於牧野強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十

按毛以虞爲誤鄭以屈爲強皆未確敦商之旅旅爲周臣鄭謂商之臣民非也格庵趙氏曰蔡節齋云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雙峰饒氏曰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大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南豐曾氏曰大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

三山李氏曰謂長子爲元子

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他慮則便與天爲二不足以致天之届矣所謂能治商之眾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爲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爲魯公計乃所以爲周家計矣

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稷以下至於周公伯禽也說約按前四句以王商爲韻後十三句以緒野女功子輔爲韻

詩通周家之業盛於大王成於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爲下封魯張本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七

合訂周公之功在克咸句內看出大肇爾宇廣其封也後章復周公之字正照此

正解此章上十二句是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魯之由也總是要說到封魯上去剪商言其國勢興隆駁駁有剪商之事非謂太王有此志也續緒以國統言雖兼文武而致天之届以下則專就武王說要知武王牧野一舉乃天命盡頭處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然商命之絕實由周命之齊則天之去商若周

致之者然無貳二句是眾人知天命之必然而贊武

王之決也敦商之旅二句通指輔佐之臣如亂臣十人是也周公之功就在克咸句內說出見周有天下而周公之功懋矣下遂述成王告周公以分封之意王曰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佛時仔肩沖人不可無相故叔父則留相而元子則出封也俟以列傳言見非伯子男之列字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十之封爲周室輔不專重輔國要說與國咸休方合報功意 剪商句楊升庵辨之極詳按升庵引胡庭方說云大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未遠後二百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七

六年商始亡則大王當日必無剪商之心曾謂古公亶父之賢而蓄后羿寒泥之禍心乎此論最妙

聽月致者會也是會上天絕商之極於牧野之中蓋承天命以伐商 敦商之旅是商旅而周臣治之也此說未是

按致天之屆時講多以致爲會言會其時也欠明當是致天伐之極於牧野蓋至此而紂死事畢也敦商之旅乃敦商二字連非商之旅三字連猶言治商之眾臣咸有功耳不言伐商而言治商者治辨其事也

上章引起此章緊相連看

講迨夫后稷之孫實維太王者自商遷居岐山之陽
實始有剪商之漸焉至於文王武王纘承太王之緒
致天命窮極於商於彼牧野之地而當時人心皆爲
力贊其決曰王心無二無疑上帝實臨汝身矣於是
武王順天應人爲伐紂之舉夫此治商眾臣爲能皆
有其功而周公則元勳之列也成王嗣世念之乃呼
而謂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爾一身則王朝不可無
人我將立爾元子俾侯于魯以應列爵之貴且大啓
爾之土宇使之爲屏爲翰以輔周室而與國同休焉
乃命魯公公韻俾侯于東東韻錫之山川句土田附庸句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周公之孫句莊公之子子韻龍旂承祀句六轡耳耳耳韻
春秋匪解句享祀不忒忒韻皇皇后帝句皇祖后
稷句享以騂犧句是饗是宜宜韻降福既多多韻周
公皇祖句亦其福女女韻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
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
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
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
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
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

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
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毛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
騂亦犧純也

鄭箋東東蕃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
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
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
專臣也文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
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
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古

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
此皇祖謂伯禽也

孔疏毛以爲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
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
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
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
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
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
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眾國也至於
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

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忘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 諸侯爲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己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土田其蒙賜之又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五

亦專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

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六

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

同一附庸也 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武也孫炎曰武變雜不一是武爲變之義也 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七

爲君也 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

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於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問顯與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

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士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

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爲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算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士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爲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一

魯頌

末

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顯與又皆魯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爲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爲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四等附庸共爲方百里者二十四若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 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在位三十三年 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此章言自伯禽封魯以至僖公致敬郊廟而

獲福也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過矣

古義李氏曰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爲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爲魯當郊禘當從禮運之說楊慎云魯之僭禮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克

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

說約按如上說甚明然卽以爲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蓋自張特典故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龍旂二句斷依仲常詩說子

先六帖羽明詩邇主郊祭說但詩云龍旂不及日月

則依曹氏說不添爲正蓋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異冬至猶是僭禮之中少下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古義東庸東韻子耳紙韻忒稷職韻犧宜多支韻祖女語韻纂序按降福既多亦其福女旣亦抑揚是麟士所謂上下文理也

集解按皇皇四句承上龍旂承祀謂郊而天神格周公二句承上春秋匪解謂廟而鬼神饗人皆知之獨說約以龍旂二句作追述其平時郊祭說而以春秋二句爲當日修廟之祭則屬向來所未發此以因詩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子

本重廟祭而以郊陪說故有此解然其著眼則在既亦兩字抑揚之閒遂悟上下神理今正講中自龍旂承祀以下悉從其解諸家不明此指多以郊廟並言非失支離卽爾隔截矣又按此詩作於僖公在日但言爲莊公之子則爲僖公無疑矣舊講多露出僖公字面因訂之

正解此章上四句敘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福俾侯于東內就包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意龜蒙臆釋其名山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鞫諶其土田也須句籲史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

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
肇亦郊廟之榮於此乎錫矣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
於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
另起而以龍旂對六轡句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
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祀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
一說龍旂四句爲廟祭一說龍旂二句爲郊祭春秋
二句爲廟祭俱未妥按禮明堂位孟春建日月之章
則不建龍旂矣故以龍旂四句爲廟祭者據此見也
俱不必從又玩注謂春秋爲錯舉四時可見春秋二
句從廟祭說無疑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時也匪解是以時祭祀而不怠下章秋而載嘗二句
卽匪解之一也不武禮與物無過差也下章白牡句
卽不武之一也皇皇二句以上帝爲主后稷配上帝
者也騂犧享上帝者也是享二句就郊祭獲福言周
公二句就廟祭獲福言是饗之饗來享也宜者無怨
恫之意降福既多暗合天錫章看周公皇祖專祭者
周公配祭者皇祖羣公也福女於四章至七章見之
亦字根郊來應上既字此章先言廟祭者因時修廟
也此詩爲修廟而頌禱故言廟祭獲福獨詳其所謂
福亦不外保國與壽考也

指南俾俟三句卽上末三句事但上則示以意此則
實以命也

按龍旂二句總言郊廟承祀之儀春秋二句以廟祀
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是饗是宜二句以郊祀獲福
言末二句以廟祀獲福言如此說甚分曉然先言廟
祀後言郊祀因郊祀言獲福而挽到廟祀獲福又是
其文法轉折處

譏夫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
使之侯于東方而列爵貴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
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既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於是乎封而郊廟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曰僖公者得以襲先世之休而承郊廟之
祭建龍旂之陽陽馭六轡之耳耳焉其致敬於廟也
則順春秋以修厥祀而無有懈怠盡志物以用享而
無有差忒所以享親者誠矣其致敬於郊也則主以
皇皇之后帝配以皇祖之后稷而大享之禮牲用騂
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惟其享帝之誠也故郊則天神
格而后帝后稷莫不是享是宜降福爲之既多焉惟
其享親之誠也故廟則人鬼享而周公皇祖皆來格
來享亦降福於汝焉我侯之郊廟獲福如此是因我

侯仁孝之應而亦吾人之至願也

秋而載嘗句夏而福衡句白牡駢剛句犧尊將將

有慶句俾爾熾昌句俾爾壽而臧句保彼東方

作朋句魯邦是常句不虧不崩句不震不騰句三壽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

云凡祭備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

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

殷牲也周公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故用駢剛犧尊盡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

以受酒也毛無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燭去

其毛而烹之也哉切肉也羹大羹羹羹也羹羹太古之

羹滂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羹羹肉汁之有

菜和者也盛之銅器故曰銅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

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騰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

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毛傳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祐則不嘗唯天子氣之福

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

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燔肉也羹大羹羹羹也大

房半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 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

鄭箋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

其觸觚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

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

萬舞千舞也 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

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

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孔疏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已

福衡其牛言謙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令

其不得觸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

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

則有以火去其毛而烹之豚又有切肉之醢與太羹

羹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

籩豆已列於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

然眾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所慶賜

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

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

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毛以載爲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年雖爲禘祭而則爲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禘於秋爲大祭之禘則不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禘復爲嘗鄭祫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識所云故作禘祫志者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禘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禘祫祫祫嘗祫祫言天子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殖而巳於夏秋冬則

爲禘復爲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禘祫禘一禘一祫嘗祫祫祫其意言諸侯當禘之歲春則禘祫夏則禘而不禘秋冬乃爲時祭而復爲禘也先王之禮諸侯與天子不同明知周世諸侯亦當異於天子故知禘則不禘祫則不嘗鄭於諸侯禘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桓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桓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桓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桓衡注云桓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桓狀如彼注桓衡別兩處設之此箋中傳言桓衡其牛角爲其桓衡人以桓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說文云犝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犝謂赤特也犝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犝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漢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

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包豚者地官中封人祭祀有毛包之豚故知毛包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烹之也載謂切肉曲禮注云載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尙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湑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毛

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遜豆同文則是祭祖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楹殷以棋周以房俎注云梲斷木爲四足而已楹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棋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載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惟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

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梲載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其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眾多得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眾多也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故辭也俾使賊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毛

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卽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大全儀禮設大羹湑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啗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安成劉氏曰不敢使與文武同故牲用殷人所尙之色此章專言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曹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

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華谷嚴氏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爲朋友皆如周度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六帖選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 稱以俾爾六句對三壽二句詳文勢則各四句爲一截不虧二句屬下正與岡陵相似

說約按六帖通章一韻古義書衡剛將羹房洋慶昌臧方昌陽韻崩騰朋陵蒸韻 繁序此章卽首二句分兩韻下剛將房洋昌臧方常叶首句嘗字其羹慶崩騰陵叶次句衡字總此二句或隔或連通文如字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无

亦奇反叶俱似不必也

詩說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於宋別其嫌也祀魯公以侯禮則從周所向以遵於時謹其度也 毛無句作三項封人所備則有毛無脂人所掌則有蔬烹人所供則有羹選豆句亦作三項選以盛殺核豆以盛菹醢大房以盛牲體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

集解按自俾而昌熾以下皆頌祝語直至九章黃髮兒齒句上如岡如陵卽魯邦是常意 衍義此章至保有覺釋章皆是詳言致敬於廟而獲

福也在洋洋分上敘廟祭禮樂之盛下願其獲福之

隆載嘗六句禮也萬舞句樂也要見用天子禮樂意秋而句言預於未祭白牡句言別於臨祭犧尊祭器也小宰蒞之毛魚一物載羹二物封人司之選人供選以實果核豆人供豆以薦菹醢大房以載牲體亦陳之門內也萬舞兼文武言蓋二舞之總名曰萬舞也周公用八佾羣公用六佾此言客而聲包在內有慶祭而獲福也本禮備樂和來俾爾以下皆有慶之實俾爾者神實使之也要見周公皇祖福女之意俾爾熾六句是得福壽之全而保國也三壽二句是得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无

老臣之輔而保國也保彼四句一直說下不虧二句以土地無侵削干戈無驚攘言正魯邦是常意三壽只作三卿說此中便有老成持重諳練世故意作朋者志同道合以相將先後羽翼左右也岡陵卽保魯也 白牡駢剛朱子有明注矣說者申之曰周公有三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者避嫌也魯公則無嫌故從時制謹侯度也夫曰避嫌則於有王禮之意仍晦曰謹度則於無所嫌之意亦欠妥我齊云魯祀周公以王者之禮若更用駢剛則全用天子之禮故用白牡則少異於文武矣祀魯公本是諸侯之禮故

用駢剛亦無嫌 熾者光明之意昌又盛大矣壽者
永年之意臧又安吉矣

指南岡陵即保魯也蓋長君臨馭本有許謨而老臣
謀國又有長策所以與岡陵同其固又何不可常保
之有

講然我侯致敬於廟而神福也必何如而後可以致
吾願也彼宗廟之牲貴於豫也則秋而將行乎當祭
夏而福衡其牛何其豫也犧牲之色貴於別也則祀
周公以白牡祀魯公以騂剛何其別也有犧尊以載
酒則將將而嚴正以至毛無也哉也羹也而祭品無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不周邊也豆也大房也而祭器無不具是其禮亦既
備矣以言其樂則羽籥以象文王戚以昭武萬舞洋
洋而可觀樂又何如其盛耶夫禮備樂和以祀先如
此由是神之格之孝孫不有慶乎殆必其慶之所萃
者俾爾福其熾矣且極其昌焉俾爾壽其永矣且極
其臧焉於以保彼東方之地使魯邦常為吾君之奄
有不虧不崩而土宇無侵削之虞不震不騰而干戈
無擾攘之患也又願得壽考之三卿為吾君之朋助
老成練達同心共濟於以保國祚於靈長有如岡如
陵之固焉是非莫大之慶乎

公車千乘乘句 朱英綵膝膝句 二矛重弓弓句 公徒三萬

句貝冑朱綬綬句 烝徒增增增句 戎狄是膺膺句 荆舒是

徵徵句 則莫我敢承承句 俾爾昌而熾熾句 俾爾壽而富

富富句 黃髮台背背句 壽考與試試句 俾爾昌而大大句 俾

爾耆而艾艾句 萬有千歲歲句 眉壽無有害害句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

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失英所以飾

矛綵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

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
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車三
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冑貝飾冑也
朱綬所以綴也增增眾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
之別號舒其與國也徵艾承禦也億公常從齊桓公伐
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爵胥與試之義未
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
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毛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膝繩也重弓重於

豳中也 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眾也
府當承止也

鄭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
持矛中人御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
增增然 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
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此慶僖公勇於用
兵討有罪也黃髮白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
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
罪也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

孔疏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
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
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
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轡中
以絲繩束之又公之徒眾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出其
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眾多車徒既多甲
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鷹當之荆楚羣
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
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天下故得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三

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
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
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
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
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
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
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
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
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

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
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
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
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
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
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
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
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

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纒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縱滕傳曰縱繩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滕亦爲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但傳訛彼而略此耳重弓爲內弓於匏匏中有二弓小戎云交轅二弓是其事也 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豳

夷矛三尋則矛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緣滕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緣滕是重弓束之以緣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緣繩耳 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門謂兕犀貝非爲門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云綬綬也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 庸當釋

詰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卽是不敢禁止故以承爲止也 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逆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按二矛謂酋矛夷矛重弓防折壞孔謂二矛爲一種亦防折壞非也 壽胥與試句講欠明朱傳不用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豳

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法論語以爲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 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應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辭例如此 安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

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爲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頭僦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爲田萬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爲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爲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爲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毛

子注孟子千乘之國亦當以爲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 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辭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 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

用皆老成人也

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

說約按集傳前一段乘弓紼與膝膺懲承俱一韻也後一段熾富肯試大艾歲害亦俱一韻然前段亦各三句爲一連一二三與四五六以車徒平對七八九總承後一段仍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亦平對 纂序按後段前四句富與熾試叶後四句大艾害本叶兩截兩韻較捷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美

集解按此章莫我敢承以上美公之武功俾爾昌以下則因其有事功而祝以福壽 又按舒國種類不一春秋時有舒蓼舒庸舒鳩舒蓼在南直隸壽州舒庸在舒城舒鳩在巢縣

衍義此亦承上章致敬於廟而言但上主祭祀此主繼述說蓋能伐建成功亦善繼善述之孝而致敬格神之有素也敢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願其獲福之隆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總歸於車之盛貝冏句承公徒句說總歸於徒之盛朱英師予疏義謂以朱羽爲之懸於矛之上鉤也

絲縻者所以約弓疏義謂以繩纏之使弓體正也具
胄而朱爲綬只是一件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
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寇而彼畏之謂之
懲此當作直說勿作未然看僖公嘗伐楚而詩人并
言戎狄者蓋魯乃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誇大如此
有此武功便是善繼善述便是致敬於廟而爲錫福
之本矣此處須點出今日廟祭一句方不脫章旨昌
熾以福之可大言壽富以福之可久言富是年富之
富謂後來之日尙多也黃髮台背欲君享有壽之徵
也壽胥與試欲君得有壽之佐也此句要重君上昌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禋

而大有單厚之積極於無涯意者以老言艾以養言
勿以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說萬有千歲極言其時之
久意非萬年之外又有千萬也眉壽無害則壽考且
寧矣末要見保武功於不窮意

指南此主平日繼述說蓋能伐遠成功則善繼善述
而格神之有素矣故今致敬於廟而神使之獲福也

昌熾至與試是福壽兼全而尤得有壽之佐昌大
至有害是福壽兼全而尤享有壽之吉

講然此特其大略耳神之降福於君者又豈無可詳
言乎蓋我魯素以禮義望於列國而我公又以武事

振於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公田有萬井出車則千
乘焉其在車者左焉持弓有朱英以爲之飾右焉持
弓有絲縻以爲之約弓必有二利擊刺也弓必載重
備折壞也公車之盛蓋如此有車必有徒我公車雖
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爲徒者皆戴於首有文貝
以爲之飾貝以飾胄有朱綬以爲之綴離合進退之
閒增增乎其甚眾也公徒之盛又如此以是車徒磨
彼戎狄懲彼荆舒將必聞風而效順者孰敢當其鋒
乎武功之著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於禮
樂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舉而神錫之福俾爾福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旱

既昌矣且昌而復熾焉壽既得矣且壽而復富焉又
必黃髮台背而獲壽考之徵而又得老臣之壽相與
引翼以其成乎化理焉然又不徒昌熾也且既昌而
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且既富而益艾焉又必萬有
千歲而極其歷年之久不惟享秀眉之壽且無有後
艱之害焉此其福壽之兼隆蓋非徒爲一身一時然
矣

泰山巖巖魯邦所膺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東韻至于海邦邦韻淮夷來同同韻莫不率從從韻魯侯
之功功韻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毛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

鄭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

孔疏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譖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望

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

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

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曰弁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爲從魯故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望

按詹訓至不如作瞻鄭訓奄覆荒奄頗混總是奄有之意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蒙山在西南曹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說約按古義廢詹單韻蒙東同功東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詩說此與下章反覆其詞專以擴土字爲說蓋舉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

台訂泰山魯境內之望龜蒙則其附庸爲國之鎮皆魯所固有者遂荒以下乃爲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集解按海邦即極東之國淮夷雖近海而又稍在南

魯西北近京師與國基置可以無虞東南多雜夷世

爲魯患故詩人屢言其順服 備考泰山在今泰安

州龜山在今泗水縣蒙山在今沂州費縣俱隸山東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聖

衍義此合下章皆本致敬於廟來欲神默相之而獲

福如此也在三句分末句略斷首三句泰山龜蒙是

已有者大東海邦連屬於東淮夷連屬於南皆未有

者遂荒直貫至淮夷來同率從總承大東以下來同

無攜二之意率從無違逆之意魯侯之功是魯人麗

其功也方山云此句專在服末有上說不必帶保已

有意看來帶說略略黏補亦不妨

指南上願其保已有下願其服未有重下截蓋保已

有意見於前章荒字訓奄卽上奄有之奄

講不特此也泰山廢廢爲魯國之觀瞻龜蒙二山爲

魯國之奄有夫固全吾固有之形勢矣然使止於是

焉非所以昭我侯開擴之功也安得遂荒大東以致

近海之邦及彼淮夷之遠悉修其來同之禮凡是海

邦也淮夷也莫不聽受而率從焉則先世之所未服

者今皆有以服之矣非魯侯之功其誰功哉

保有龜繹繹繹遂荒徐宅宅宅至于海邦邦邦淮夷蠻貊貊貊

及彼南夷夷夷莫不率從從從莫敢不諾諾諾魯侯是若

若韻

賦也龜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諸應辭若順也

毛傳龜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聖

夷荆楚也若順也

鄭箋諸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

孔疏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龜

繹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龜山嶧山也宅居釋言

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

嫌蠻貊亦服故辯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

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卽淮夷蠻貊謂淮

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

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

夷行故謂之夷也

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龜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古義鄒古邾國水經注云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孔穴洞達往往如數間屋其俗謂之嶧孔邾本魯附庸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此詩言保有龜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爲強大吞并不獨東蒙而已徐宅卽徐戎泰山龜蒙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臨川王氏曰言魯之治東及於海邦南及於蠻貊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豈

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唐龜蒙曰奄有龜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說約按古義繹宅邾陌韻諸若藥韻其五六句無叶六帖云末四句連二句無韻連二句用韻亦無可奈何之詞也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纂序按前四句宅邾本叶一韻下四句一韻可必驅就諸若不必 是若又有云魯侯之心因莫不率從莫敢不諾而順悅與嚴緝稍異 衍義首句分末句略斷龜繹是已有者徐宅海邦連

屬於東淮夷蠻貊連屬於南皆未有者遂荒亦貫至南夷莫不率從二句亦總承徐宅以下率從是革心向化之意諸是應命聽令之意若者順所願也是魯侯遂其願也不可錯認作遠人順魯侯之欲說 此節合上節俱要照周公皇祖福女意 此二章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功隆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志遂反覆其辭專以擴充土宇爲說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邦只是福此願其服遠方是功

按及彼二句無韻疑人脫漏將莫不句牽連莫敢句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豈

以趁韻未妥

請不特此也我魯保有龜之山屹乎兗之東南保有繹之山鎮乎鄒之南境夫固保吾固有之山川矣然使止於是焉未足以遂我侯遠馭之志也安得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之眾凡徐宅也海邦也淮夷蠻貊也南夷也莫不率從以歸吾之化莫敢不諾以聽吾之命焉則上世之所未服者今既有以服之矣魯侯之心不是若哉是神錫之福其詳有如此者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豈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天錫公純嘏句眉壽保魯句居常與許句復周公之宇句魯侯燕喜句令妻壽母句宜大夫庶士句邦國是有句既多受祉句黃髮兒齒句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見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聖

鄭箋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常有常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飲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見齒亦壽徵孔疏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以常許爲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聖

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祔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卽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旁曾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旁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旁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爲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湣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代

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按居常字終是疑案 令妻壽母鄭謂善其妻壽其母作有力字朱傳只云令善之妻壽考之母爲妥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

安成劉氏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爲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 閔公在位二年爲慶父所弑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姊也 此章稱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哭

眉山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古義常先爲齊所并故欲僖公復之然常齊語又作堂定本通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

說約按此章舊以純嘏句作一頭而下七句實之此最俗說之可厭者也亦正以兩句一連說落爲當耳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眉壽保魯豈非福之大者此兩句只主天錫說爲一項居常二句主復侵地爲一項魯侯二句主宮闈之樂爲一項宜大夫二句主得人以保邦爲一項既多二句主膺福而又有壽徵

將享於無窮爲一項各尋頭腦則各有趣味不必曰

某處實某處也六帖通章一韻古義嘏魯許字虞韻喜母以下紙韻 纂序按舊又以秋而載嘗以下四章爲神福公應廟祭此章爲天福君應郊祭此亦俗而可厭者也集傳並諸家俱無此分別且如麟士陪說之云云何必照應也今正之只疊疊承廟祭獲福言也

詩記春秋以來隱及於鍾巫桓秉於彭生般弑於圍桀閔戕于卜繇弑逆踵繼其來久矣此詩惓惓以壽考爲言蓋唯恐有覆車之患故曰眉壽保魯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幸

合訂居字正見恢復意曰復字則不改啓字之舊矣衍義此章申言致敬於郊而獲福也此卽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首句分上言天畀之以全福下詳其全福之實眉壽三句重眉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居常與許正是復周公之宇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四平看或以燕喜提起以邦國句承之亦可令妻見助之者深壽母見成之者遠宜卽宜民宜人之宜魯侯宜之也或謂大夫庶士宜於其位亦可邦國包魯邦侵地在內既多受祉總承上意以起下句蓋言受福既如此之多而有黃髮兒齒

之微則又有壽以享此祉也總一章皆所謂純嘏也
天子有事於明堂故賜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
事於東都故賜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於齊許見
侵於鄭故魯人願其復之也

聽月首句一天字申郊祭所獲之福無福不有乃稱
純嘏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魯人之意重
在恢復舊土其言眉壽保魯即如上文以泰山巖經
引起服遠之意還重復常許燕喜四句蓋言開疆闢
土之後備享家邦樂事而壽又有以享之耳既多句
總上文看黃髮句即眉壽句意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至

按上玉謂承廟祭獲福不必分照甚是而時講皆承
郊祭說只因一天字故作兩邊分說耳然不黏定郊
祭說亦可

講夫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君必何如而後可以致
吾願耶我侯常致敬於郊故天錫之以純全之嘏焉
純嘏維何蓋周公之分封其土宇亦廣矣今願我侯
獲此秀眉之壽而保此東方之魯彼常嘗見侵於齊
許嘗見侵於鄭也則居常居許而有之齊人歸常鄭
人歸許而盡復周公之舊宇焉以一身則獲乎燕安
喜樂之休以一家則得乎令妻壽母之慶在朝廷則

宜乎大夫庶士而咸得其歡心在邦國則四封如故
侵地以復而邦國其常有矣自身以及家自朝廷以
及邦國而我侯皆享其盛焉受祉亦既多矣猶未也
又錫之以黃髮兒齒之壽以保此多祉於未艾焉所
謂純嘏者如此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又
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徂來之松

新甫之柏

是斷是度

是尋是尺

作松栢有鳥

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

奚斯所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鳥大貌路寢正寢也

萬民是若

若韻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至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矣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
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若是順萬民之望也

毛傳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 栢櫟也鳥大

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
作是廟也 曼長也

鄭箋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姜嫄
廟也傳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
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
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 曼脩也廣
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孔疏桷之與棟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廟
謂刻其椽也烏是桷狀故爲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
文章徒見松栢彊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
羊傳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也釋詁云路
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
公繼閔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
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
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公之
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欲見
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年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臺

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其仲于莒莒人歸之及
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其仲曰奚斯之聲也乃
縑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 首
章言閔宮卒章言新廟明是修彼閔宮使之新故易
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爲美者以
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修周公伯禽之教故
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修治廢壞故可美也
按新廟毛謂閔公鄭謂姜嫄並非只是周公伯禽廟
耳 萬民是若孔謂民不憚劬勞屬民說朱傳順民
之望屬作廟者說

廬陵羅氏曰地理考異徂來亦曰尤來在兗州乾封
縣新甫山在汶陽縣

安成劉氏曰路亦訓大 所修之廟卽前所謂閔宮
也 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
尾也

慶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
於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榱桷者猶烏
然而大則其爲梁爲柱者可知旣成廟後之正寢又
甚弘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
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臺

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
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

說約按集傳通章一韻六帖同然前六句以柏尺碩
叶後四句以作若叶各如字讀似直

副臺松栢有烏舉一以例其餘

六帖奚斯所作本魯君主之來萬民是若者以先公
功德在民故也

衍義此章正詳言修廟之事而美其有以順人心也
與首章閔宮二句相首尾蓋此詩爲修廟而作故以
是始終焉松栢只是山有松栢可用尚未取也至是

斷二句方是取之斷者裁之於二山之上也度者審
二木致用之宜也長者尋之短者尺之俱作廟事下
五句則成廟事松桷句對路寢句新廟句另看寢在
廟之後藏衣冠之所也廟在寢之前奉祭行禮之所
也只就此二句看以後寢前廟相對爲是奚斯所作
注教護指令也監視也屬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
工以能也皆所謂作也曼以廟之連比言碩以廟之
廣大言本上孔碩奕奕說亦須應上闕宮二句意要
見當時增其規模而鼎新之非但補葺而已也萬民
重僖公順民上言萬民是若則魯之君臣可知 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美

松桷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舉路寢之大則其一廟
之規制可知

正解斷以在山處言度以造作處言是若喜羣公周
公之神有所安也此詩於魯侯是若見魯人所以慰
其君於萬民是若見魯君所以慰其民也

按講家以松桷與路寢二句對予謂此二句宜連不
宜對惟有鳥故孔碩也講家又分後寢前廟相對予
謂路寢碩則廟無不碩故以新廟總言之輔氏說可
玩 作廟勞民恐致民怨故末言順民之心以見民
皆願修方是善舉 雖奚斯所作而奉僖公之命順

民仍歸到僖公身上

講夫廟祭獲福吾人願之如此惟其修廟故也試詳
言之彼徂來有松新甫有柏取於二山是斷之又度
之或長而是尋或短而是尺而松之爲榱桷者猶且
鳥然而大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弘大則是我公所
修之新廟奕奕然實奚斯者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
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以董作之而其制度甚
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焉蓋安神崇祀以致仁孝
原民心所在也有所興作而順民心則頌禱其容已
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美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
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
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新安胡氏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
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遠結
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
之矣闕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
土極頌其壽考亦遠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
手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

末謂與閼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
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爲未
然之期望朱子以爲頌禱之辭也

眉山蘇氏曰詩人頌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
之所安外爲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
順萬民之所望也

定宇陳氏曰僖公修閼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
路寢卽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閼宮爲姜嫄廟者固
非毛又以新廟爲閼公廟者尤非也

小序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毛

鄭箋字居也

孔疏作閼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字謂復周
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
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
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字雖辭出於經
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
言復周公之字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
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

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

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
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爲首引耳序者以
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

朱子曰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
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字者祝其能復
周公之士宇耳非謂其能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
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於
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毛

正解此詩上八章美魯侯修廟而屢致頌禱之辭末
章正言修廟之事也閼宮二句言魯侯修廟赫赫姜
嫄至土田附庸原魯有國之由以見魯之所以有廟
周公之孫十三句則言僖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
秋而載當四章又詳言致敬於廟而獲福天錫章又
詳言致敬於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應轉首
章閼宮二句意見得所以願之者以其能修廟也
魯之有郊爲特典故因廟祀而張大其事不並重
閼宮頌僖公也然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記僖
公廟祭之非禮也書四卜郊不從譏僖公郊祭之非

禮也此詩所頌無乃因其所短而稱頌之與其惓惓於徐淮之服從而必先之敬神明任賢佐又寓規諷之意矣此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爲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爲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爲可疑也

指南此詩因修廟而致頌萬民是若一句最重惟萬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堯

民之是若此頌聲之所以作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考索曰駟言牧馬之事有駟言君臣燕飲泮水言其

修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爲可褒也至於閟宮則

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

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

頌之辭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

詩記丁氏曰編魯頌者亦有序焉首言駟馬見國富

也富然後知禮故有駟言燕飲之事禮由文教故繼

以泮水有文必有武故泮水又言服淮夷而有國之事畢突然所以有國者祖宗也故推本之而以閟宮終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二

魯頌

六

詩經詳說卷九十二終

詩經詳說卷九十三

商頌四之五

牟陽再觀祖輯撰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爲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太戊而商道復興廟號中宗太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一

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爲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歟

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卽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按武王並封武庚微子可疑

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

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饗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商都毫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大全應天府今改歸德府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

曹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閒又五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二

遷後居河南毫殷卽湯舊都故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並稱殷商

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鳳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

唐氏火正開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孔疏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爲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爲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爲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立烏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

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堯以契爲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爲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丁也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惟有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四

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幕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

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立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立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立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爲高宗崩而始祀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立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修治寢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五

商德之壤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厭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爲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卽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爲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故終言之 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菏泽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六

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湑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湑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闕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卽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

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爲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 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七

之有深意也 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爲伯爵是其爲時王所黜也 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無得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劉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按舜居攝而封契卽堯封也堯舜之封無庸分 中候所引湯受命多怪誕不足信 所云三王之詩爲烈祖祀中宗無所據故朱子不從其說

說約按詩緝張子曰商頌之詞粹語類商頌簡與而古六帖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按古義序書謂契始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冥往河治水子亥遷殷孔甲復歸商丘湯遷亳嚴粲謂湯又自南亳遷西亳凡八遷也皇甫謐云蒙北亳穀熟南亳偃師西亳蒙有景山亦謂景亳三亳惟亳爲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仍商舊號景亳本名殷子亥遷殷卽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八

偃師周名以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湯初名爲西亳自成湯歷八君皆居亳後遷囂相耿奄皆在河北至盤庚遷於北蒙曰殷始在河南因更國號曰殷歷至武丁皆居殷及武乙又去殷遷河北正解杞宋無徵孔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况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夸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猗與那與 句 置我鞀鼓 句 奏鼓簡簡 句 衍我烈祖 句 賦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

迎牲卽此是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毛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
殷人鼗鼓周人縣鼓循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
鄭箋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
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
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
之類 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 以金奏堂
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
孔疏大濩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
鞀鼓明是美湯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始植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九

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卽位夏爲
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土八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
尹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
云大濩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濩樂之
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曲名也又
解鞀亦稱植之意鞀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
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
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鞀之狀也 箋以序稱
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
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

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

按鄭改置爲植多事亦不必分堂下之樂大概言樂
耳 此祀湯之樂亦非美湯之作樂 毛謂烈祖爲
湯有功烈之祖孔謂烈祖爲湯以上之祖契冥相土
尤非

大全禮記郊特牲注曰濩湯猶搖動也

曹氏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廬陵歐陽氏曰陳鞀與鼓書曰下管鞀鼓蓋虞夏以
來舊物常用之

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十

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疏義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厭音之主故先言之
始而置之既而奏之言之節也 臭未成未用灌也
味未成未用牲也

輯錄記語是郊特牲陳氏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

通解此是欲以樂之聲音號呼而昭告於兩閒庶幾
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古義鼓祖虞韻

集解按奏鼓鼓字兼鞀鼓言

衍義二句分上言陳樂極其備下言奏樂感乎神也

首句歎樂之多只就第二句見之此上不過言置箱未及奏到下方是奏商人尚聲此正臭味未成奏鼓三闕然後出迎牲也衍者是以樂聲求神於陽以起在廟之聽也此處雖含感格意尚未見其感格也正解歎其多而只言執與鼓何也蓋鼓以統眾音鼓之小者置則眾樂之小皆舉之矣此以執鼓淵淵之鼓言鼓之大者置則眾樂之大皆舉之矣此以簡簡有數之鼓言

講禮重於祭祭先於樂今將祭之時何如哉猗與我商庭之樂其多矣乎彼執以簡樂樂由執而成也則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七

置我鞀焉鼓以統樂樂得之以主也則置我鼓焉由是而奏鞀與鼓也備簡然其聲和大雖臭味未成而滌蕩之餘先有以樂我有功烈之祖而求之以來焉不亦盛哉

湯孫奏假句綏我思成成韻執韻鼓淵淵句嘒韻嘒管聲聲韻
既和且平平韻依我馨聲聲韻於赫湯孫句穆穆厥聲聲韻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毛傳假大也嘒嘒然和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七

鄭箋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假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穆穆美也於盛也湯孫呼太甲也孔疏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闕之後世以為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

湯之親孫故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綏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爲升故易傳以奏假爲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鐘奏之經雖言鼓而鐘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假也皋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假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假取彼意以爲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思五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爲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

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及之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磬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皋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爲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按鄭以湯孫爲湯之孫是矣但不宜指定太甲假訓升作升堂之樂牽強孔疏無尸者闔戶出聽與今禮合存以備考廬陵歐陽氏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但不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古

知所斥者何王耳

朱子曰見所爲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

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

建安何氏曰馬氏云倭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

言其氣也輔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倭然肅然愾然蓋

誠之不可揜也

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假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假

是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商人尚聲於那可見綏我思成又見其

尚鬼穆穆厥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其樂

聲甚美也

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

臨川王氏曰依我磬聲言與堂下之樂諧也

安成劉氏曰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

通解鞀鼓以下六句卽謂奏假之樂非兩項

六帖磬最和平者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爲和平 思成成字妙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圭

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緩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古義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假假者又烈祖已焉緩我思成信哉其緩也與成聲聲聲庚韻

集解按鞀鼓四句卽謂上奏假之樂此便是穆穆厥聲下只提出湯孫不以歸美主祭者耳

衍義二句分上言樂之假神下是歎樂聲之美正見

其昭假正見其緩我思成處奏假是樂三闋之後而

迎牲以祭的事思成言未祭而有所思既祭而若有形聲之可接則所思者於是乎成矣緩字指烈祖看和者彼此相濟之謂平者高下適均之謂和平卽上嘒嘒淵淵是也磬玉磬乃用以準樂者若注所謂石磬則用以止樂孟子所謂玉振是也堂上之玉磬其音清以越最爲難諧今堂下鞀鼓管之聲依之則此樂何等和平也此四句雖已是美意然未便說出至末二句方總上而歎其美所以能假烈祖而至思成也 緩我思成固見祖考之來假亦見古人感格祖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夫

考之誠意非是一段精神凝聚澄心淨慮安得思而成之也 神緩之也

正解和平卽指上鞀之淵淵管之嘒嘒所謂堂下之樂也

按舊說安我心所思而成之是思與成字稍開今講思成二字連思成而心乃安稍異

講迨樂三終之後迎牲以祭之時湯孫復奏樂以假於祖考但見祖考來假宛然若得而見之使湯孫所思之人以成而安我之心焉其所奏之樂鼓爲主鞀鼓則淵淵深遠管爲小管聲則嘒嘒清亮夫升歌下

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又難諧今者堂下之樂
既和焉而彼此相濟且平焉而高下適均悉依我堂
上之玉磬與其聲相和如此於赫乎有光輝之湯孫
穆穆然爾之聲可謂甚美矣其盛又何如乎

庸鼓有數

句

萬舞有奕

句

我有嘉客

句

亦不夷懌

句

庸鐘通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執鼓
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
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
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者言皆悅
懌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七

毛傳大鐘曰庸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說也
鄭箋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千舞
又閑習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
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

孔疏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是大鐘曰庸也以數爲鏞
鼓之狀故爲盛奕萬舞之容故爲閑也箋云數數然
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

按鄭云二王後據周爲說殷禮不可考

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
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抑風有公庭萬舞魯頌

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
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份數有差等耳
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爲
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

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
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
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
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
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
踐之泛齊以醑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八

緹齊以亞醑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
一獻凡九獻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綴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
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
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數然而盛也
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
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疏義惟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
言鐘鼓既戒鐘鼓送尸亦其一徵也
詩記大鐘曰庸凡鼓列東序鐘列西序

詩通亦字最有含蓄嘉客亦悅先祖可知正不須將格祖襯出

衍義二句分上言樂舞極其盛下言感人極其深此乃九獻之後聲容並盛而祀事畢矣鐘鼓交作非若方祭發樂之時或用鼓或用鐘間作以統原音而已至是則鐘作鼓亦作取音並發矣萬舞總言文舞武舞無不畢陳也先是各舞兼作至是則萬舞並陳於庭奕然有序也嘉客二句見不惟有以格神而亦有以感人也亦字從假祖上生來言客悅懌則人無不悅可知 庸鼓句以聲言萬舞句以容言 嘉賓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尤

動樂舞而心悅勿以興亡在念說 傲弦云周之詩云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此只云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亦字中便該有先祖是聽意此可以見商頌之簡古

講迨夫九獻之後曰鐘曰鼓交作於堂數然而甚盛文舞武舞畢陳於庭奕然有次序斯時也不特幽有以感乎神也但見我有嘉客其在助祭之位亦無不夷懌者矣其盛又何如耶

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

作韻

溫恭朝夕

句

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

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毛傳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

鄭箋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國語魯語注馬父魯大夫 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其不敢專也

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泳便見得敬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辛

疏義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或有愆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於此可見

通解古人所行行字正先民有作作字下二句皆有作底事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正解本文不可忘也意在言外

說約按此一節正欲說卻不盡故佳古義作恪藥韻集解按古人之樂皆與禮為節次故此詩但言樂而祭之始終事已見即主人始終奉祭之敬亦見此節不過提出先民以見古來作樂奉祭精誠相感實有此非虛妄耳非謂上文但言樂此復引先民以見

當敬也况循烈祖綏思成敬意已在樂上流露無是敬而作樂不過一悅耳目之音耳又何以奏假耶衍義此節推先世之祭出於敬以見其不可忘也自古二句猶言古昔之先民有作於前也先民泛言作行也乃先民之所行也溫恭二句正是所行之實對看言無時不敬無事不敬也要見今日之敬皆本先民來而不敢忘意

正解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敬主之四句一氣說下先民泛言古人勿泥商人之祖宗看溫恭虛說執事句正是溫恭處自奏樂而迎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牲以迄畢獻皆是事朝夕者是無時不敬有恪者是無事不敬溫見於外恪存於中聽月作指作為恭敬說自古二句猶言古昔之先民有作於前也

講夫祭以樂為尚而尤以敬為主自古在昔之時先民有始行之者由方祭以至畢祭皆溫恭自持朝夕無間而其所執之事由迎牲以至送尸皆有恪謹而無敢忽焉是所為感通之道矣今日之祭其敢忘哉

顧予烝嘗

句將頌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

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鄭箋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孔疏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祈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當無樂改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祈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獨為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禘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

按鄭以此二句為助祭者言甚無謂且於上文隔越安成劉氏曰此詩章首兩以湯孫開稱於聲樂之間者所以重歎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說約按古義嘗將陽韻詩一章而為五節蓋皆以韻為界也然斷落適當爾益可信余音叶轉折之說

詩逆上己言綴我思成矣此復以氣類莫其顧孝子之意無窮也

衍義此節以親望之而欲其顧也 首句木上樂敬來顧字中有冀望意見予之涼德雖不足顧而以湯之孫承湯之祭則一氣相爲流通神所憑依將在此矣夫音樂雖盛傳恭雖遠先祖雖假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全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綴我思成卽此便可想見

指南上句承恭與樂來而翼其饗下句湯孫字重言祖考子孫一氣相通見其宜顧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五

講始終承祭如此惟我烈祖尚其顧予之烝嘗此乃湯孫之所將也祖孫之間一氣相爲感通天豈如非類而神不歆也哉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卽此詩也

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

小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鄭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爲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

正考父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孔疏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廢興所由言微子至於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世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爲首是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五

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王癸生天乙是爲成湯按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爲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爲其號死因爲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爲武王者以其代夏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眞僞是從太師而得之

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爲首則太師先以那爲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爲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 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父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可棄者也而于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重

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濬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燭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濬公世子父卒當立而燭公篡之蓋厲公既殺燭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朱子曰序以國語爲文

正解通詩重作樂以冀先祖之假上上四節是備舉奉祭而推其傳敬之遠末節冀神之饗也 析言之首節言樂盛於將祭之時次節言樂盛於當祭之時三節言樂盛於畢祭之時四節則推其恭敬由來之遠也此詩重在樂商人尚聲故也 集解通詩總重聲樂假祖敬亦卽在樂上見末二節只推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冀之

嗟嗟烈祖 有秩斯祜 申錫無疆 及爾斯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美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 毛傳秩常也申重也 鄭箋祜福也 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 重言嗟嗟美歎之深 孔疏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王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

賜之也及汝之此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興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祭中宗也故知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中宗也

按鄭以及爲中宗本序說然無據故朱傳只謂指主祭者

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毛

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離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質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及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

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卽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古義祐所廣韻

詩逆此重湯德足以裕後烈字祐字俱要照湯身上德業來說

詩說天之福人主也雜施而無序則取之也易窮有秩者循序按節繩繩遞及自然無疆

衍義首句分上歎先祐有以裕後下因承言後王得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天

以祀先王也烈祖須點功德如日躋聖敬布昭聖武也祐以已然之富貴言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也無疆正應有秩字福之大者其垂裕必遠卽有秩秩之祐衍之於無疆也斯所指後王之世言此節還重有天下富貴說與上有秩句相應而注中修祀帶說作餘意

正解祐須照天命人心說方與下二節相關

指南下二節俱承及爾斯所言

接及爾斯所以入廟舉祭爲正意而有天下意包其中不可認餘意作正意及爾是後王之福烈祖所

貽非以享祭爲烈祖之福

講廟祭固所常修而有所以致此者敢忘所自哉嗟
嗟我烈祖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
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
祖之祭者是卽其福之所及也

既載清酤

句

齊我思成

句

亦有和羹

句

既戒既平

句

平假無言

言韻

時靡有爭

言韻

綏我眉壽

句

黃耇無疆

句

驅韻

酤酒資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
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无

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醴中庸作奏正與
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醴耳無言
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
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毛傳酤酒資賜也 戒至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
爭也

鄭箋祐福也齊讀如往來之來 既載清酒於尊酌
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 和羹
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
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

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平列

矣至於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
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
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按毛訓字多未確鄭以和羹喻諸侯諺甚

廬陵李氏曰不敢豫勞賓故以羹定爲速賓行禮之
節

東萊呂氏曰清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

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
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无

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
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
至於羹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
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
祭時酒與羹爾而執事總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
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靈錫以
眉壽黃耇之福也

說約按注及進和羹進字卽中庸作奏字也以此
解爲直提不必作疏義如上篇奏假解又增一層成

平爭本叶集傳以就疆字也然今古叶七陽八庚本
轉用不足異 纂序無言無爭或分主祭助祭言如
歐陽說及古義則專指助祭言蓋毛鄭訓疆為總相
仍如此耳今疑只渾成言之尤妙

嚴氏曰眉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考以面言是三者皆
壽徵也

衍義二句分上言載清酤而致格先之應下是進和
羹而獲格先之休上以清酤作主是方祭求神之始
下以和羹作主是當祭行禮之始本文既字亦字相
呼應要知此一節只是一時事載清酤時羹已成了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但其序則先進酒而後進羹耳不可泥載在樽以為
酤尚未獻也如曰未獻安得進有思成乎鄭氏謂既
載清酒於樽酌以灌獻者是也思成謂思其居處如
見其在位思其笑語如聞其容聲所謂思成者如此
戒備之豫也平味之調也饌假就進和羹說無言指
主祭者言靡爭以助祭者言亦要歸主祭者身上去
肅敬齊一不必分帖無疆總承眉壽黃耆三項未要
見非烈祖之福何以得載酤進羹而事神受福如此
按資以思成資與也只猶俗言使我思成之意於享
祭上見之 饌假即奏假此奏字指進和羹說與上

詩不同無言靡爭分主祭助祭較明 綏我與賚我
對看賚承載酤綏承進羹故朱傳云既與則又分明
是兩層也然意亦互見賚我可綏至綏我時也

講說我思如何方夫廟貌啓而祀禮行有清酤焉則
既載而在樽斯時也裸獻之餘而誠以達焉神以假
焉既賚我以思成而居處聲容宛乎若有見矣亦必
有和羹也其事夙戒而不苟其味和平而適宜其進
是和羹以假乎祖也則肅敬之至無譁言焉無紛爭
焉則又綏我以難老之慶而眉壽黃耆永保於無疆
矣凡若此者又非先祐之所及乎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約軼錯衡八鸞鸞以假以享我受命溥
將句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
福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鸞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
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
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
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
矣

毛傳八鸞鸞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

鄭箋約軼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大也享獻

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鶴鶴然聲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享謂獻酒使神饗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

孔疏軼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綵色纏約之故云約軼轂飾也采芑言約軼錯衡文與此同傳云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卽此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傳轂金飾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軼錯衡與轂車有吏連文赤貌則彼是金輅彼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約軼錯衡爲金飾也按春官巾車之職金輅同姓以封則王子母弟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

者言之耳

慶源輔氏曰約軼錯衡八鸞鶴鶴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亦其序也

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

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

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以假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三

來假其義亦然

疏義此詩三言無疆申錫無疆前日之福及於今黃耆無疆今日之福及於後皆言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假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

說約按此節亦斷以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玩其本體以假以享來假來饗亦近於相對也切不可依通解泥住我受命溥將句連第五句說我受命溥將正是根以假以享說耳降福無疆亦是根來假來饗說耳

合訂上文已完祭則受福事矣此復就其得天人言

之正見及爾斯所氣象

副墨降神曰假獻神曰享玩一以字須提天子作主衍義末二句分上言得天人以奉祭下是感神而獲福也約軹三句見得人自天一句見得天我受命句是承上起下之辭一串說下大意重得天上降神曰假以心言獻神曰享以物言此假享雖曰諸侯還要入天子在先若曰諸侯助我假之享之也此是方去祭至下來假來饗則神假祭矣受命就人心之同上驗之溥將所包者廣諸侯歸是受命中一事豐年亦是受命中一事此節爲申上節者未是蓋上節是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耄

盡誠敬以獲福此節言得天人以獲福末要見非烈祖之福所及何以得天人而假神獲福如此正解來假來饗總承上人心天命無疆者常常主祭而得天人之應也

按朱傳似以我受命句遠下子謂約軹三句一截我受命三句一截末二句一截似明若以我受命句連以假以享欠妥豐年下補使得以祭最要緊講不特此也天子有事於宗廟眾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所乘有車則約軹錯衡昭其制駕車有馬則八鸞鶴駕昭其聲由是助之假以降神助之享以獻神得

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我之受命既大矣而天又降康使我有豐年穰穰之盛時和歲樂可以備物而祭禮得成是以假之神來至而感假享之神來至而歆饗而降福於今者無疆焉凡此孰非先祐之所及也

顧予烝嘗

當韻

湯孫之將

將韻

說見前篇

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假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故此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耄

正解此節玩上文先祖已饗矣而湯孫之意無窮故又可墜之烝嘗即上載酺進羹得人得天等事也顧予二句與前篇稍異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處並將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祐得來者也按將字分太細

講顧先祖以奉先靈尚其顧予之烝嘗哉此我湯孫之將時時勤於祭祀如此當爲烈祖之所鑒念也哉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廬陵彭氏曰上篇言執鼓管箎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酺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

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小序烈祖祀中宗也

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孔疏按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毫有祥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圭

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賈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

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按詩中全不見有說中宗處故朱傳以爲祀成湯正解此詩祀成湯先從其貽福之遠說起見得今日之得以奉祭獲福者皆賴祖宗之功德也首節言先祐及後以見今日奉祭之由二節盡物盡志以獲福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圭

三節得人得天以獲福正見先祐之所及末節則冀其饗之也通以首節爲主重有秩斯祐句集解此詩多歸德於祖之詞有藉先祐以舉祀典又藉祀典以永先祐意以感神獲福爲主得天得人又就獲福中推出言之以明先祐之無疆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於郊祿飢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

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

毛傳玄鳥凱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芒芒大貌 正長域有也

鄭箋降下也天使凱下而生商者謂凱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无

其天意 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

孔疏釋鳥云燕燕凱也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禘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爲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禘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

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

有天下故本其欲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禘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芒芒爲大貌也 鄭以中候契捭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卑

也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園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

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厥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卽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爲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爲殷湯所都是舊說爲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弓命云天乙在亳東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聖

觀於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爲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爲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卽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按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爲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爲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一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曰

以廣大芒芒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遽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 正長釋詁文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己有非訓域爲有也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爲九分皆爲己有故知九有九州也

按鄭謂古帝天也不當連古字說只是在古時上帝命武湯也 毛以正爲長久明

大全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城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黃帝子孫詩言契生於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聖

卵后稷人迹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初生民

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爲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旃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爲武湯也

眉山蘇氏曰湯始受命正域於四方之諸侯也 此處且不露諸侯

疏義追述之故稱古言天又言帝互文也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敘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閔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

豐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國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聖

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說約此依豐城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古義陽龍詩說正域彼四方則立王之統克紹而殷土之宅愈大矣

衍義上三句先敘商人之所由生下二句因及商業之所由始天命帝命相對看殷土之宅以司徒受封也古字輕自後人祭祀而追言之詞武湯武字重蓋君德以剛爲主正與下節武字相應正域言四方之

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之也正見作君師意

聖月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域是除殘暴立綱紀意四方兼人土言

講我商世承王業固極盛矣推其所自何一不本於命乎春分玄鳥是固天命之降乃祈於郊禱而有祥於以生契爲司徒遂封居殷土芒芒而大此商之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迨至於湯備武德以爲號古上帝命之爲君以正彼四方之疆域此商之終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契開之於前以爲基湯繼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聖

於後以由成夫豈偶然者耶

方命厥后句奄有九有句商之先后句受命不殆句
在武丁孫子子韻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毛傳武丁高宗也

鄭箋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明也

孔疏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

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人孫子也毛以爲湯孫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大王業之重創業甚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又解此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

按鄭以受命不殆屬武丁說以殆爲怠文義不合

武丁孫子毛謂卽指武丁鄭謂武丁之孫子二說不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墨

同鄭將受命屬先后不殆屬孫子不成文理

華谷嚴氏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

四方爲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

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疏義此上二節說先王下三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

武丁孫子一句

說約按武丁孫子今俗說概作一人然玩注故今武

丁孫子猶賴其福語必是武丁以後之詩孫子自指

主祭之嗣王言下大禋承四海假等語亦爲嗣王夸

張美大疏義大全最爲分明卽先后二字說者紛紛

疏義只言祖宗言先王極爲渾成人心土宇屑屑分配以應正域疏義大全亦無并抹去以全大雅其段落上兩句一截下三句一截下三句內先后孫子正相叶應耳古義以后有讀如字屬有韻似直然此詩五節亦每節爲一韻與那規制正合麟按從集傳集解或作此詩正武丁一再傳之時故語如此疑與闕宮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語意略同但此解亦始說約先輩皆主武丁言觀萬厯庚辰武王靡不勝會墨可見也

正解此節上四句言先王受命之固末句言垂裕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墨

遠方命者稟正朔而奔走欽承也奄有者歸版籍而食邑貢賦也受命極於四方無一人敢梗化奄有極於九有無一方敢竊據人心咸服土宇咸歸故總之曰受命不殆厥后就諸侯說先后就武湯說孫子卽是武丁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皆賴湯澤有以貽之在字宜著力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或謂方命厥后言四方諸侯受命於厥后也厥后應指武湯說舊指諸侯說非是

指南方命二句以人心土地對說先后只指成湯看

人心土地卽命之所在故曰受命不殆不殆是無一人不歸無尺土不有包下二節意武丁孫子猶言湯之孫子武丁也

按麟士所論固有理今從其眾者 在武丁孫子在字當根命字說先后受命不殆傳在後世其命乃在武丁孫子也命之所在卽福之所在故朱傳云賴其福

講夫湯既膺正域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於此乎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矣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皆於我乎奄有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里

蓋已盡四海而版圖之矣是商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而不危殆乎惟湯之受命不殆則有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不獨再傳而太甲太戊又傳而祖乙盤庚已也故今武丁孫子猶得賴其餘福以建中興之業而人心土宇無改於昔焉

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龍旂十乘

大糇是承

韻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糇黍稷也承奉也

毛傳勝任也

鄭箋交龍爲旂糇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

王後八州之大國

孔疏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 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糇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黍盛惟黍稷耳糇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亡無可案據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吳

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禮曰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爲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王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賦

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曰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期年之閒而十乘俱至也

按此節孫子毛鄭仍分二說

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

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兗

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說約按今襲湯號今字亦卽上節注故今今字通解又云湯與武丁皆聖賢之君故言孫曰湯孫言孫子曰武丁孫子亦不必從或作此詩正武丁一再傳之時故語如此若湯爲始命之君湯孫之稱自可施之無窮不得以此爲例

集解今襲湯號今字亦卽上節注故今今字卽欲以武丁孫子武王六字疊作一人然祭及武丁而曰武丁今如此亦無是理也故鄭嶧山又欲卽以武丁爲主祭之時王然不如前說爲當

正解此節首二句提起直貫下節龍旂二句正應上方命厥后意武王只是襲湯之徽號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凡起敝興衰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銳相當而負荷之以收渙散之人心以靖竊據之土宇靡不振作整頓之有道也論其本原如恭默思道不敢怠違不敢荒寧皆是不單指征伐說龍旂以所建言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季

十乘以所乘言觀於龍旂十乘則諸侯之佩玉垂紳不敢異服色變制度以抗王章可知矣觀於大辂是承則諸侯之來享來王不敢阻聲教懈歲事以梗王化可知矣

按武王靡不勝若作武丁之孫子恐無人可當之還以武丁說爲是 王字輕帶只是武無不勝 龍旂二句或時實有其事故頌及之

講以武丁之事言之彼智勇天錫而聖武布昭湯賞以武爲號矣今武丁孫子襲武湯之徽號率乃祖之攸行克平荆楚一武任之而有餘再造殷邦萬幾總

之而自裕其武勇之德無所不勝焉惟其德之上繼
乎先故其業亦不墜於後以人心言之但見廟祀一
修而四方諸侯莫不建龍旂之十乘奉黍稷以助祭
視之方命厥后之日猶故也

邦畿千里

里韻

維民所止

止韻

肇域彼四海

海韻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

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毛傳畿疆也

鄭箋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
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圭

拔肇作兆多事

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木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

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古義海紙韻

衍義此二節宜連看而武丁孫子句貫 龍旂二句

重下句邦畿三句亦重末句肇字乃開廣之意正是

天下一統 龍旂二句應上方命句 此三句應上

奄有句

講以土字言之但見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
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視之奄有九有之日猶

昔也

四海來假

假韻

來假祁祁

祁韻

景員維河

河韻

殷受命咸

宣

宣韻

百祿是何

何韻

假與格同祁祁眾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

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

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

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毛傳景大員均何任也

鄭箋假至也祁祁眾多也員古文作云何之言何也
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觀貢獻其至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圭

也祁祁然眾多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

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負天之多

福

孔疏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币之言故爲均也荷者任

負之義故爲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

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潤潤

無所不及也 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員爲

云河爲何者以頌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

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

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

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爲界也既言四海爲界也因卽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欲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任卽是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按景員毛說欠明鄭改字尤鑿

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重

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眾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說約按此節亦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集傳河與何爲韻餘不可拘也宜又叶牛何反已多事 纂序

按祁宜亦本可叶似亦隔句韻也

集解按舊解龍旂二句應方命句見人心不改邦畿三句應奄有句見土地如故四海二句承上承禧而申言之景員一句承上肇域而申言之然玩詩意只

層疊說去未嘗有此屑屑分配也近見此章時藝動以土地人心立柱不顧詩理殊覺可厭說約并爲抹去以全大雅最妙

衍義上三句言人心土地之盛下二句推其以德而得天也殷受命咸宜正打轉受命不殆命字意要歸重武丁上言祿上面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爲命白人受之則爲祿總不外土地人心此皆所謂賴其福者而所以致之則本於德耳

正解四海二句申上龍旂二句打轉方命句景員句申上邦畿三句打轉奄有句來假謂龍旂來四海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重

物采大糴來四海之玉食也景河謂景山峙於中起天下之拱極大河繞於外示天下之朝宗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湯以創業而受命於前武丁以振興而受命於後故曰咸宜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丁不必牽契歸至武丁身上

按假同格只訓至講中或云助假神靈是爲照大糴是承說非假字正意 景員維河朱傳謂景山四周皆大河不知景山在何處而四面大河周之恐亦是未定之說予謂從來河海並言此借韻言河景當訓大言其幅隕之大維以河海爲其疆界亦猶肇域四

海之意 備一說咸宜句與下句連

諸夫人心土地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昌其祿者也
今人心不改四海來假極祁祁之眾土宇如故而景
山四周皆大河之繞則是在湯也以武德而受命於
始其受命固宜矣在武丁也以武德而受命於終其
受命亦無不宜焉命之所在卽祿之所在百祿不於
此而是荷乎凡此皆先祿之所裕所謂武丁孫子尤
賴其福者此也登歌之際安能已於掄揚也哉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小序玄鳥祀高宗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美

鄭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
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
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
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
秋謂之大事

孔疏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鄭以祀爲祫謂高
宗崩三年喪畢始爲祫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
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
經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

述武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祿所歸言高宗
之功澤流後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總之
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
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朱子曰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
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按鄭孔全據春秋爲說當不可以論殷禮朱傳但云
祭祀宗廟不專指武丁又何得以高宗崩三年畢而
云然也

集解此詩乃武丁後嗣王所作前二節追敘祖宗受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美

命之由末三節皆爲嗣王夸張美大以見受命之固
垂於無窮亦上篇申錫無疆之意 按舊解後三節
皆主武丁言頗與集傳意未合今仍從麟士說
正解此詩祭祀當是武丁以後之時王祀契與成湯
及武丁而詳道其功業之隆也然羣后皆祀而獨以
三后爲言則以商之天下開於契成於湯中興於武
丁故耳但二節以上是先王創制之事以下是後王
繼之之事蓋非契與湯開之於前則一代之業何所
始非武丁繼之於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故後人並
舉而頌之通詩土地人民是眼目武德是根本後先

相承是血脈然言契處曰天命玄鳥言湯處曰古帝
命曰受命不殆言武丁處曰受命咸宜則又是一篇
之與緊處固當以受命咸宜句爲主也 或謂詩詞
起伏似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振中興
其受命與湯鉅宜也本之契者特原商人所由始不
甚重沈無回曰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
本之湯以見商所由造而總承之曰商先后受命以
歸重武丁若曰不有武丁命亦幾乎殆矣武丁孫子
以下總承此意諸家多從此設予謂疊疊說去只作
三平看爲是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耄

指南玄鳥一章首三句頌契之生商中七句頌湯之
造商三節以下頌武丁之中興於商也 此詩宜以
古帝二句及武丁孫子二句爲主而中間契緊在數
命字

衍義此祭宗廟之樂而以成湯武丁言者蓋特舉創
業中興者言也或謂專祭武丁重中興上或謂兼祭
武丁概重湯創業上或謂武丁祀契與湯之樂俱不
必從

按麟士說予反覆玩之終覺有礙蓋此詩頌武丁處
全在三四節若作武丁之孫子以後王說則是因祀

而美後王非頌先王矣故予只從眾說人土分配時
文以作把柄於經義覺係設 予謂此詩只以命字
貫總是頌其受命而享福祿之意從契受命說起是
溯其原帝命武湯方是正意次節先后以湯言湯受
命不殆其傳後世在武丁此是一詩關鍵三章武丁
以下至維河皆言武丁受命之實未以受命咸宜繼
之見湯受命不殆固宜而在武丁亦宜以與先后三
句相應詩意當是如此 又按小序祀高宗因反覆
全詩似亦有理僭爲之解附後俟質 此祀高宗之
樂歌也不稱高宗而稱武丁想其時未定高宗之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耄

號殷人尚質直言武丁也以其開國之始祖言之天
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從契封國之始翊
其原也以其有天下之祖言之在古時上帝命有武
德之湯正彼四方之疆域以爲天下之君也自湯言
之上帝方命其爲君而奄有九有其受命固不殆也
自武丁時言之則由於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傳至武
丁其命遂在武丁也兩后字一樣看是疊言之武丁
孫子猶言孫子武丁是倒言之也武丁孫子於湯之
事靡不勝任武王卽武湯也以其嗣位主鬯言之則
龍旅十乘大棗是承威儀肅而祀典豐也或云十乘

與天子不合予曰入廟儀衛原不必多十乘大概言之耳下復推靡不勝之寶邦幾千里惟民所止開域極於四海猶湯之正域四方也而且四海以朝會來至京師邢邢眾多人心翼戴如此因並美其幅隕之廣河海環衛以見皇圖之鞏固合先後觀之湯之受命不殆固宜矣武丁之受命與之咸宜所以致人心翼戴皇圖鞏固荷百祿於無疆也契是遠龍湯是正龍高宗是結穴意重高宗謂之祀高宗之樂歌可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三

商頌

禡

詩經詳說卷九十三終

詩經詳說卷九十四

牟陽再觀祖輯

商頌

濬哲維商商句長發其祥祥句洪水芒芒芒句禹敷下土方韻外大國是疆疆句幅隕既長長句有城方將將句帝立子生商句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城契之母家也將大也毛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 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一

鄭箋長猶久也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頑祚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境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 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虬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孔疏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詰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內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 箋云深智乎維商

家之德者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
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
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撥敷五教功
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
兆即是人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
久也 有城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城契
母也將大釋詁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
子商者成湯王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
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商也詩言商興所由止須言
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二

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有城是簡狄國
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城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
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有城氏
國之大小非復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
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
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按鄭以帝爲黑帝孔謂商水德所感之帝是黑帝汁
光紀故下云玄王其說誕不可信且帝立並不指上
帝言何得分言感生

朱子曰舊說有城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大全史記正義曰有城當在蒲州 詩記史記策敗
于有城之墟有城當在蒲州宋之河中府
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
員

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
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城
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
爲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
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
是也

曹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
堯舜之時發見矣

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
既已遠矣自洪水茫茫下六句則皆述此句猶言天
之栽培我商也久矣

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
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城生商之日必言有城
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城又商人之所自出

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邵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說約按末句孔云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殷云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古義卻云子生二子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金履祥云謂帝立娥氏女所生者爲商也亦妙

存旨惟潛可以沈天下之幾而不露惟哲可以見天下之蹟而不遺此君德也 洪水茫茫六句是敘時世語正發長字之意

辭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四

衍義二句分上言有商以德受命之久下推及於契以見受命之所以久也長發其祥就契言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有混一天下之基此所以爲祥之長發也祥即兆字之義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實洪水四句只是指言其時以爲有城張本外大國是疆言外大國本與中國相隔絕今惟水患既除則中外合一無復阻隔而幅隕始廣大也 潛哲句句包下數章意當逆推而上如湯之前有相土相土之前有契也

正解發祥就契言生一潛哲便是受命之祥發見於

彼了等而上之世有潛哲故曰長發 生商就商始受封說與立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舜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

按洪水四句只要起有城句見得有城在幅隕之內而其國方大在外大國之數內生商只是造商室朱傳甚明不必混生字作別解帝立契指舜命契爲司徒說立契原不關有城之國詩人必言有城以見其來歷耳

講王業成於天命天命本於世德夫先世皆有深智之德維我商家也其受天命之祥發見已長久矣蓋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五

自洪水茫茫而大禹敷平治之功下土四方合一以外大國爲疆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之國方大故帝立其女之子以造商室焉長發其祥如此

立王桓撥撥句受小國是達達句受大國是達達句率履不越越句遂視既發發句相土烈烈烈句海外有截截句

賦也立王契也立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立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

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毛傳立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

鄭箋遂猶徧也發行也立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孔疏上言有娥生子此句卽言立王故知立王卽契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六

也且國語云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立王爲契明矣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爲治也 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卽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尙書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之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立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 知堯封爲小國舜益爲大國者中侯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廢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

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卽周禮三公

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 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契封商國相土嗣之止爲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爲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七

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國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爲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按鄭以率履不越屬民說非也 相土爲方伯爲司馬皆不可考

歐陽氏曰立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立之又立是也不必爲黑也

虞源輔氏曰契爲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爲國君則是富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爲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爲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於其孫相土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大諸侯率皆歸之而極於海外莫不截然整齊也此章又敘契及相土之事

說約按王者追尊不曰追王斟酌視與示法之示字同古義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竹書載帝相十五年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八

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商王乘馬卽甸賦也 纂序按魯詩世學契初封爲商伯至相土夏王啓進爲商侯商至是始益大也相土名木又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相土遷商也遂視既發句文意亦如小雅無羊篇畢來既升遂既皆易辭也

詩記立王五句俱要緊根數五教下語

集解按有截只畏其威非竟來臣也

衍義五句分上言契以德化民天命所由基也下言相土以德服人天命所由宏也契相土平看正見世

世有濬哲之君也桓武也自德上說率履二句正見其所以達處履禮也卽親義序別信是已此句應桓撥句視猶示法之意言以此視民民皆歸其所率而應其教此句應受小國二句有截截然向化之意此主人心上說非納土而爲之臣也 不越是行無過差契之身教如此而以此表示其民真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默化者遂字旣字有神速之意此正是其達處上五句是立王以濬哲之君而基天命以發祥於始下二句是相土以濬哲之君而宏天命以發祥於中其啓成湯之興王也豈偶然哉 桓撥言武以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九

爲治也蓋敷教雖在於寬而必以剛爲主如董之用威卦作教刑是也 達是教化流行沛然莫禦意烈烈以德之光顯言

按舊說先受小國後受大國以封國言未確司徒敷教於天下小國大國皆其責任故云受也朱傳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語氣當云遂以其所率履者示其民而民則既發以應之無不從也此其所以教化達也

講維我立王之才武健剛果當顓蒙之世開以倫理撥亂而治能勝其任故受小國而教之則教化流行

於小國受大國而教之則教化流行於大國四達而無所窒礙焉所以然者五典彼自皆惇一循乎禮無有過越遂以之示其民而民既發而應之而小大皆達也傳至相土其德烈烈而顯盛諸侯歸之雖海外之遠亦有截然之勢焉矣

帝命不違

齊韻

至于湯齊

齊韻

湯降不遲

齊韻

聖敬日躋

齊韻

昭假遲遲

齊韻

上帝是祗

齊韻

帝命式于九圍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齊韻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十

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毛傳至湯與天心齊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

鄭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降下假假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

孔疏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按舊說以齊爲與天齊朱傳謂未詳是不用其說鄭以降爲下賢是生造之解又以昭假爲聰明寬暇天下之人不成文理又以上帝是祗爲天愛敬湯是倒說

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十一

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廬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慶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閒斷故能昭假於天與天爲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

終之道可見矣

副聖敬乃湯一生學問敬上加一聖字指見成地位言此乃假天受命之本下文敷政奏勇皆從此出衍義此章玩注既字又字文勢緊連下乃用一故字承之大意帝命三句言生既得聖人之時聖敬三句言德又全聖人之敬末句承言故有以疑命也意覺重在敬上注先祖字只就契與相土言明德即率履烈烈是也聖敬三句緊連說下敬乃聖人之德故曰聖敬日躋有積累工夫蓋湯反之者也此敬字都在心上說昭假者精白感通有天心合一之意末句只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言天方命之如此未便實為天子還重建極之意此句或兼承上二意或專承敬言俱可湯齊言天命至此將有會合之期蘇注所謂與天命會也王業成字且勿用蓋湯是時尚未為天子也應期而降之期正是天人會合之期不必以五百年之期為言一說云其生也時天意已有所屬其敬也至假天又有其本故帝命之法九州也

正解湯齊不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相會不遲亦就齊上見之曰齊曰不遲要見天命人事適然會合之妙敬曰聖敬已到極純不已地位蓋反之而至於安

矣人心敬則覺其日升怠則覺其日墮惟湯之敬無

一息閒斷若進一級又有一級也以下三句緊連說下昭假者精白感通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天運不已湯心之敬亦不已即就不已上若見其遲而終日欽明惟知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純一式九圍是表正萬邦也如云作天下之君師而為臣民所法式

接齊與不遲相呼應日躋只是敬之日進時講或作升而假天非也昭假謂所以假天者光明正大之意無私意圖度也遲是久意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講夫立王以至相土世有明德天命未嘗有違延至於湯遂以會合湯之降生適應其期而不遲天意已有所屬矣而湯之聖敬又日積而升以至昭明感格於天遲遲不息一惟上帝之是敬無少閒斷是以帝命之為君師以式法于九圍而作之極焉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

天子而爲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繆爲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綵纓也優優寬裕之意適聚也

毛傳球玉綴表旒章也 綵急也優優和也適聚也鄭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旣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摺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縵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眾所歸鄉 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

孔疏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爲玉之名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古

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 內則云衣裳綻裂初歲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綵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旣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圭

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摺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卽云爲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摺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縵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縵旒首焉此言執圭摺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爲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大全周禮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爲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二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

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

華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爲旒眾旒所著爲縵

慶源輔氏曰言湯能爲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

則爲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繆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爲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副墨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卽書所謂五瑞

詩通凡爲政急則操切緩則廢弛剛則喜於必爲柔又安於不爲皆非中道纔云競綵並用剛柔迭施便已落競綵剛柔邊際矣湯則一無所著而惟寬裕以敷之此敬德之中正處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大

衍義三句分上言其受天命下原其以敬而受天命也總是敬德受命之實然非實受命只言人心如此行政與下章奏勇俱在朝貢之先時事小球大球輶五瑞也綴旒言其繫屬乎諸侯猶旗之繆爲旒所綴善也旗之正幅爲繆旒綴乎繆者也嚴而太急曰競寬而太弛曰綵猛而無制曰剛懦而無爲曰柔不競不剛無太過也不綵不柔無不及也正敷政優優也優優者寬裕得中之意數句本上敬字來 荆川云不競二句言強與緩相濟初不偏乎強亦不偏於緩也剛與柔並用初不偏於剛亦不偏於柔也

正解競綵剛柔不是失處天下事自有當緩當急當剛當柔時節但不可倚於一偏優優寬裕得中之意百祿是遒須打轉天休句按小球大球用或曰之說 競綵分急與緩與剛柔意別

講然湯以德受命之實何如彼九圍小大之國固有來朝者矣湯則受小國大國之球而爲下國之綴旒是既有以荷天之休矣然豈天之有私於湯哉蓋其以日濟之敬而見於敷政也緩急得宜不失之競而亦不失之綵寬猛相濟不失之剛而亦不失之柔惟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七

優優然寬裕而得中正之道焉敬德之見於敷政者如此故以天下而朝一人所以荷天之休而百祿於是乎聚矣

受小其大其爲下國駿龐何天之寵敷奏其勇其勇句不震不動不震句不懼不疎不懼句百祿是總百祿句是總是總句

賦也小其大其駿龐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其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其共通合琕之玉也傳曰駿大也龐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龍龍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總恐疎懼也

毛傳其法駿大厖厚龍和也 應恐疎懼也

鄭箋其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指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孔疏傳讀其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駿大厖厚釋詁文龍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指琫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猶所執指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六

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指之而言執者將指亦執故同言拱也又以上言綴旒爲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德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爲美譽則此宜爲榮名且韻宜爲龍故易之也

按毛鄭之說俱未妥而鄭爲俊

安成劉氏曰鄭意以小共爲王所執鎮圭大共爲王所執之大圭也

新安胡氏曰駿厖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

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

慶源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爲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難疎卽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疎荷天之休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六帖聖人行師雖以臣伐君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

詩經詳說

卷九十五

商頌

七

牽無礙不疑不沮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此敬德之鎮定處

詩通要知此只泛言平日行師如此

衍義亦三句分意與上章同小共大共實方物也駿厖言其負載乎諸侯猶馬任載乎物也奏勇且泛言有所驚之謂震有所搖之謂動此東征西怨民皆後侯足以見其不震歸市不止耕耘不變足以見其不動以爲難而恐怖之謂懋以爲危而畏懼之謂疎或云難字從心當作心無所恐疎字從立當作氣無所據此說亦好數句亦要本敬上來 昆湖云不震二

句俱在心上說正見其敬也

正解仁以弔民不震動以懼乎人義以伐罪亦不懸
竦而畏於己 又云震動懸竦四字俱就心上說震
動有張皇驕驕意屬過一邊懸竦有惴惴畏葸意屬
不及一邊

按震動屬人懸竦屬己稍明若俱就心上說四字
難帖 勇謂武功當主行師言但不可以伐桀言

請湯能為天子受小國大國所共之貢則下國皆於
我乎負載任重致遠如駿龐然此皆上帝寵異之命
使然也湯於是奉天行事敷進其武功不失之章皇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而震驚騷動不失之退縮而懸恐竦懼此百福之所
全會也

武王載旆句有虔秉鉞句如火烈烈句則莫我敢曷

既伐句苞有三句莫遂莫達句九有有句韞句韞句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

誰何也苞本也韞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
夏桀桀則韞也韞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韞彭
姓顯昆吾已姓

毛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易害也 苞本蘖餘也

有韞國者有顯國者有昆吾國者

鄭箋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
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與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
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
韞韞韞彭姓也顯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
先伐韞顯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孔疏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苞為本盤庚云若
顯木之有由桀謂本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桀餘也

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吾顯溫
彭姓豕韞則商滅之矣故知韞即豕韞彭姓也顯與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主

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韞為商伯此已滅之又
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與與為
伯也為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
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韞顯克之昆吾
夏桀則同時誅是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
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
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
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
則誅放有異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
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弘曰毛得必

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昆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按鄭訓也有三檠爲天豐大先三正之後太穿鑿不錄

曹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

三山李氏曰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敬爲先

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檠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顓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段氏曰截者定於一之謂也

慶源輔氏曰載旆秉鉞不敢不虔卽所謂臨事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難疎並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興是甚盛氣勢天下安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檠安得不自然以次而消靡乎

古義湯十一征其見於尙書及竹書者如葛如有維如荆如溫皆次第滅獨韋顓昆吾三國後亡桀樹此三國爲私黨故曰苞有三檠也句則能遂萌則能

達達達皆從桀字生出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伐

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二十九年商師取顓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驪戰于廊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一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冢韋氏之國顯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顯城之墟曰帝丘夏爲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卽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志云安邑有昆吾亭寰宇記云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於此

詩逆有虔虔字正與敬字祗字應惟有虔故威靈莫敵也用師之序必謂緩攻徐戰不忍遽伐冀其悔悟以見聖人心事亦是經生門面語若以大計論之三桀之惡皆自苞來豈有除其桀而反留其苞者哉行師次第自應爾爾也

六帖三章聖敬以下等語俱於此章見之

詩通審哲發祥亦結束於此

衍義上章言湯既受天之命此則以伐桀而有天下言上七句表其行師之無敵末二句又推其行師之

有序以見湯之不得已也此章亦要本敬意說觀有
虔句可見如火烈烈言其三軍之勢神武之威如此
亦根理之直來九有卽九圍有截卽小大球其之受
至此則有商之天命始會合而統一四海矣伐韋顧
昆吾不重伐桀黨使孤其勢上還要使桀自咎及不
悛乃伐桀見聖人有不得已之心故總上三章見得
成湯以潛哲而集天命以發祥於終如此 微弦云
有虔句時說言其戰戰兢兢惟恐天誅之或畱罪人
之不得而不敢驕敵玩寇也愚意湯之伐桀乃是以
臣伐君成功之後尙有慙德而興師之日豈敢遂以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西

驕逸之心行之哉此有虔之心卽上帝是祇之心也
若曰天討不可以或畱罪人不可以不得則湯惟欲
得桀而誅之又與韋顧既伐之意相戾矣 以桀爲
韋顧昆吾爲三桀也

按上文已說湯受命有天下此章乃舉伐夏言之非
有先後之分其實上文敷奏其勇亦可包此但不宜
明露耳看來此只是於受命有天下中指出大者自
爲一段話無兩層 苞有三桀至有截已是說伐而
末二句又補出以見其序非有截後方伐也 小球
章泛言有天下之事小其章說到用武故此章承言

伐夏文法之序如此非事之序也 莫遂莫達朱傳
合言之遂達當俱以其惡言達稍深於遂耳兼桀與
三桀言古義從桀字生出遂達非正意

講夫湯受命之實如此而當時伐夏之事何如維此
武王上承天命恭行天討載旆秉鉞以征不義但見
無敵之威如火烈烈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無敵當其
鋒而退之者故一本之苞與旁生之三桀皆莫得以
恣行而遂其惡莫得以滿意而達其志而九有截然
歸商所謂式九圍者於此而磨大小國之其球於此
而受矣然湯豈有利天下之心哉觀其行師之序初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孟

伐韋次伐顧又次而伐昆吾蓋以三桀以漸而除庶
乎桀知改圖則又可以或已也惟桀之稔惡如故則
天討有不可畱乃不得已而伐夏桀焉此成湯所以
受命而成大業也

晉在中葉句 有震且業句 允也天子句 降于卿士
王韻 實維何衡句 實左右商王句 王韻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
豈謂湯之前世中表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
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
衡伊尹官號也

毛傳葉世也業危也 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鄭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

孔疏毛以爲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末與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

詩經詳說

卷九古

商頌

美

者實維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 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按鄭以中葉爲相土於事不合

廣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尤也天子言湯之爲天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爲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

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爲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毛

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事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說約按古義葉業韻子士紙韻衡王陽韻

集解按中葉實業指湯前世中衰集注亦疑而未定陸羽明云此只就湯未興以前言震業謂人情國勢不安定卽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也全爲夏失其道令人危懼不指商中衰亦妙

衍義此章敘湯之中興而得聖臣以贊治也配享意在言外中葉相土以后湯未興以前是也震業言其國勢如此允也天子如敬足格天勇足除暴道足興衰皆是或欲就敬德合天說亦可降于卿士監天子之明德而降之也阿衡是官名重取倚平之意但作文不必闢發二字之意左右兼行政用武伐暴言要見佐之以受天命也 天以商王爲天子允爲天子慮左右於是降之以卿士天命之誕降殆與湯降之不遲者而適逢其會也卿士正與天子相照見有受命之眞主必有佐命之良臣也一實字正與允也允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天

字相照猶云眞天子眞宰相也湯得阿衡則湯之敷政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若衡平之然湯之奏勇不震不動不懋不竦若衡平之然而尹實左右之也上實維指其人下實字表其功此伊尹爲濟哲之臣以翊受命之祥固宜其配享宗廟耳

按中葉謂湯之前世原是疑辭予意主湯爲諸侯時如書所云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方見震業之實史云有夏臺之囚則震業尤甚矣得集解之說與予見合

講天武湯功烈如此而佐之者伊何人哉昔商在中

世正國家有震且業之時至於湯而聖敬格天允也爲一代興王之天子天乃降于卿士爲伊尹者實天下所倚以取平而尊爲阿衡實左右我商王凡所以敷政奏勇皆賴其輔弼之力焉夫有湯以爲之君又有尹以爲之臣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故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我商孫子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勳得與於享又何疑哉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五

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

濮氏曰序以爲大禘則禘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言相土若以爲禘祭則羣廟之主在焉而言湯事特詳末乃及伊尹相湯當意其爲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歟

定宇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

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小序長發大禘也

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孔疏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園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幸

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

朱子曰疑見本篇

按序云大禘而鄭云郊天已將郊禘混亂而引禮記王者云云禮記何嘗以禘為配天乎孔又謂高宗之時以正月祭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歌是詩尤無分曉朱子以為大禘近是

正解此禘祭之詩也通以濬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於玄王延之相土以及於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撥相土則烈烈湯則聖敬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耳細分之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於契而大於相土三章言天命會於湯而湯能以敬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伐暴以有天下之事末節則言湯之中興而得賢佐也

指南上六章歷敘商后以德受命之祥末章及其佐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幸

命之功也蓋商之命基於契大於相土會於成湯佐之者則伊尹也故禘祭時以配享而均頌之按功臣固有配享之禮而禘祭中不得雜入配享伊尹只作帶說可也

捷彼殷武武句奮伐荆楚楚句采入其阻阻句哀荆之旅旅句

有截其所所句湯孫之緒緒句

賦也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聚湯孫謂高宗

毛傳捷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采深哀聚也

鄭箋有鐘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

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
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 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
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勦整截然齊壹是乃
湯孫太甲之等功業

孔疏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
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荆
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
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
入之意故爲深也 有鐘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
文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傳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
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眾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
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
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
士眾也

按毛以殷武爲殷王武丁非也鄭謂奮揚威武是采
冒亦是從鄭訓冒但鄭以湯孫爲太甲等君不合文
義自是以高宗言豈必子之子方是孫乎

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

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

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三山李氏曰楚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
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
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楚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
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
有荆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
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三

慶源輔氏曰捷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舊伐
荆楚知所怒也采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荆之旅不縱
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
以爲高宗之功緒也

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
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
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
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既離撥亂而復反於正
哉若殷之高宗已信乎其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疏義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爲荆楚蓋荆楚之地好鬼

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

古義徐光啓云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兩負蒼梧北依涇塞險固之國司馬遷云夫荆楚傑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閒地大人眾形阻而俗雜介錯於商邑之吭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彌固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氏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增嶺山嶺曰險水隔曰阻泛則通用

說約按此章六句亦兩句一連說四五句人與地對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七

者非是

六帖撻奮二字言其果斷神速兵不留行之象殷自盤庚之後國勢漸弱蠻夷猾夏若更稍著一因仍姑待之意愈陵夷不振矣故詩人頌武丁不稱其恭默思道而惟張皇其神武

詩說荆楚何恃恃此阻耳惟采入之則在我士卒有必死之心在彼醜類無逃遁之所雖有險阻不足難矣

合訂哀旅兼招來納降之意所謂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也

衍義五句分上敘其伐楚之事末句歸其功也采入

二句相連以有截句總承之蓋荆楚者據江淮之會扼巴蜀之喉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皆所恃以爲固也不入其阻則無以奪其氣故直抵其地而入之萃其渙合其離使叛亂之人不得復逞出是荆楚之地截然歸商矣方山云哀荆二句總承險阻句來蓋謂入其險阻使彼失其所據於以致其來附以收渙散之心平其竊據以歸統馭之內也此以采入句提起以哀荆二句對看亦可湯孫之功歸其廟算宸斷致然不曰功而曰緒者見此功上可以光祖宗下可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七

以垂後裔也

正解盤庚以後改號殷故曰殷武撻字重看奮字緊承撻字來要見厚蓄於恭默思道之時者迅發於克紹乃辟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 入其阻則士有必死之志人無返顧之心搗其巢穴以聚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爲我所有如諸葛征蠻必渡瀘深入而後克之亦此意也哀荆句是替者不必治降者不必誅所謂服而舍之也有截句是平其竊據以歸統馭之內也湯孫之緒全根武字生義我商基業肇自

征誅是以武開統者也湯之武用以行君臣鼎革之大變在創業之始而湯孫之武用以昭華夷統一之威權在積衰之後以武開之以武繼之故曰湯孫之緒

按伐與哀當分兩層伐者初欲用戰大概言之也哀則彼敗奔逃匿乃招致而約束之也 采入哀旅當是直搗其巢穴而彼皆納降作不用殺戮亦可

講商室中微荆楚為患惟我高宗撻然急疾用我殷家之神武奮伐彼荆州之楚彼遠處險阻則盲采深人以哀聚其叛散之眾致其來而平之由是荆楚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美

地有截然齊一之所皆我湯孫撥亂反正功垂於後之緒也

維女荆楚句居國南鄉句昔有成湯句自彼氐羌句莫敢不來享句莫敢不來王句曰商是常句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

毛傳鄉所也

鄭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孔疏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父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敘未伐本其告責之禮耳

按鄭以常為常君不如集傳作常禮 孔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傳引蘇氏作既克告之曰為優與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美

哀旅招諭意合

曹氏曰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羌即西羌姑羌之屬也姑音綽 商居河洛之閒則荆楚在南國鄉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通解來王親來王也來享亦親來享也故朱傳總曰來朝曰商曰字作氐羌之言與下稼穡匪解作諸侯之言一例

古義自彼者舉遠以例其餘觀下文敢字可見竹書

載湯卽位之次年氏羌來賓又八年初巡守定獻會則氏羌其先至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衍義二句分上指其居之不遠下是敘其先世服遠之故事蓋荆楚既服乃以義而責之也獨舉氏羌者亦例其餘耳氏羌非一國非一君故曰莫不末二句是氏羌自言事商之禮當如此見其心服之至也正解言荆楚之近而乃以氏羌之遠者形之見氏羌之在昔如彼荆楚之在今如此今日之撻伐亦執商之常以問夫不享不王者耳夫豈有意督過焉上是奮伐以屈其力此又把一常字以屈其心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美

講其以武伐之也仍以義責之維汝荆楚居雖遠險不過吾國之南鄉耳不可恃也昔有成湯之世自彼氏羌之極西莫有敢不來享以輸其貢獻莫有敢不來王以修其世見皆曰此享王乃商之常禮而當其守也况汝荆楚而敢爲逆哉

天命多辟辟句設都于禹之績績句歲事來辟辟句勿享勿句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

毛傳辟君適過也

鄭箋多眾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

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觀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孔疏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懈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修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美

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于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士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

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尙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遷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尙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立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旱

後僅開綠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彌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可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

服蠻蠻之內尙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壤盛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惟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况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旱

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漸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彌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經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綠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爲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隨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稟復

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尙書之交上下相枝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按舊說仍作責楚集傳泛言諸侯

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輩分章全曉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聖

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

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三山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爲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爲重也

容齋項氏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謫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

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農事之不修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下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闢則天子巡守而責讓加焉稼穡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六帖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消萌荆楚平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聖

而諸侯服勢使之也勿予禍謫二句云不敢言有功也聊以免罪云耳懷懷之意形於辭色句法妙品古義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卽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禍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滅也適通作謫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謫輕衍義四句分上言四方諸侯皆來朝下是諸侯自述其職而求免其咎也諸侯皆天子所命而曰天命多辟者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諸侯雖受於天子而實天所命也歲事朝覲會同之類五年一朝其來也以時故曰歲事稼穡只是歲事中一事舉國家之

重務而言也匪解者土地辟田野治與夫春省耕秋
省斂皆是禍謫謂讓與黜也此句亦諸侯自言 歲
事二句緊連說 徹弦云當時荆楚叛華諸侯亦有
玩視王室者至是則皆臣服而來朝也此正見平楚
之威

按勿予禍適予字已是諸侯自言而集傳於稼穡句
方用曰字當與融看非俱向人說也

講荆楚既平諸侯自服但見四方諸侯凡奉天命而
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以歲時之事來至於商以祈王
之不譴其心若曰爲君守國而土地荒蕪則禍適之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墨

及誠無以自免也今我盡力稼穡不敢少解固不敢
自以爲功然庶幾得以免咎焉亦幸矣不知果可無
謫否耶其諸侯之畏服何如哉

天命降監

句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不可叶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
也

毛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

鄭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

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

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孔疏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
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
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也定四年左傳曰
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

按鄭以此爲曉楚大旨已非以有嚴爲有嚴明之君
以下國爲小國文義不合

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
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墨

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

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

爲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

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

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

豐城朱氏曰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

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不敢怠遑又於書之不敢荒

寧見之

六帖稱怠遑便僭濫矣不敢字正應嚴字

衍義二句分上言天命在於民心以見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故得天所以受命而中興也首二句泛言天之降監在民民之所歸天必與之民之所叛天必奪之此下民所以可畏也不借二句以高宗平日言正畏民之實不敢怠違只是不借不濫處敬慎之至也昆湖云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之敬慎如此正是此意 命于下國言命之爲華夷之王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撫四夷朝諸侯則天下之福皆其福矣故曰封建厥福

正解此章以畏天之心畏民以畏民之心行政正其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吳

所以中興之本也

按此節甚難看然合下節看當以高宗盡君道言爲是

講外平內服如此由我高宗之有敬德也彼天命之降監在於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而可畏矣我高宗凡事求合民心賞不失僭刑不失濫兢兢業業不敢有怠違以致過焉其畏民以敬天如此故天命之于下國使之浚諸侯撫荆楚大建其福以振中興之業焉

商邑翼翼

句極頌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壽考且寧 句以保我後生 生頌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翼翼勅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毛傳商邑京師也

鄭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儆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按鄭謂此亦告楚之義非也此是祀高宗之樂何得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吳

專言責楚

華谷嚴氏曰極言政教取正於此也

三山李氏曰書云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

慶源輔氏曰商之都毫固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

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於高宗中興王都始

復翼翼然爲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

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

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世子孫也

古義赫赫火盛貌五事言屬火濯說文云濯也毛萇云

神之精明稱靈中表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

詩記賞一用而天下稱仁刑一用而天下稱武是聲之赫赫處賞不用而天下自懷刑不用而天下自服是靈之濯濯處

衍義四句分上言王都尊而聲威著中興之盛也下言享國長而裕後遠中興之澤也此章俱要以平荆楚服諸侯意貫商邑翼翼百度修明庶政振舉而國勢改觀四方之極還重取正邊歸往意武輕聲聲問也赫赫言顯盛不可遏也靈威靈也濯濯言光明不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哭

可掩也壽考以道化積久言且靈以精神不倦言後生時王自謂也對高宗言故曰後生重高宗能保上首二句本荆楚平諸侯服來中二句總是中興之盛末二句串說

正解曰赫赫彝夏皆謳歌也曰濯濯彝夏皆震驚也

後生時王自謂凡世世子孫亦在其中

按聲以人所聞言靈以人所畏言可分可合 我主

祀者自我也後生猶言後嗣

講厥福之大何如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度修庶政舉便翼翼焉政觀而政教號令遵行不悖為四方之

表極焉其播之為聲名也則赫赫然顯盛其發之為威靈也則濯濯乎其光明又非特一時已也獲壽考之祥且有康寧之慶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於以保我後生使之得以垂拱商邑而坐撫四方於無窮孰非其功澤之及也已

陟彼景山

山句

松柏丸丸

丸句

是斷是遷

遷句

方斲是虔

斲句

虔虔

度句

松栢有挺

挺句

旅楹有閑

閑句

寢成孔安

安句

安頌

安頌

安頌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挺長貌旅眾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哭

三穆之數既成始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

鄭箋樞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

遷之正斲於樞上以為栢與眾楹路寢既成王居之

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

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孔疏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謂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

虔敬旅陳釋詁文栢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挺為長

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不
解問義擬爲桷之長貌則開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
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
楹謂之榑榑宮文孫炎曰榑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
斲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
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九九之文在斲遷
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爲
桷與眾楹則訓旅爲眾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
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
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辛

修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也按殷本
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
始遷於殷明卽爲寢廟其不修者蓋小辛小乙耳未
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修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
人之意主美寢也

按此祀高宗當主祀者修高宗之寢廟寢是廟中之
一舊說以爲高宗修路寢居之非也 鄭以虔爲楹
杜撰不可用

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

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疊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
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爲椽桷有極
然而長以松柏爲眾楹有閑然而大

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
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閼宮之卒章文義略同
者蓋俱爲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閼宮者亦取法
於是詩乎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辛

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
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
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豫限其數
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卽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
未知立于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於何
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
穆之位特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
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
祧於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於其
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於文世室自武王以後

羣昭祧於武世室也

增訂要知此立廟乃在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之時以中興功高故特建其廟而祀之非始崩祧廟之日

衍義七句分上飭材以作廟末一句是後王有以安先靈也陟彼二句是聚材是斷二句是飭工方斲虔作三平看松栢二句在廟中看見廟制之美孔安蓋百世不遷之廟親雖盡而不祧與立王烈祖相爲居歆矣故安若在三昭三穆之數更耐迭遷則高宗之神未必慰安矣此之立廟與閟宮之廟不同彼乃祀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羣

者修之此則始創之也 或謂孔安不必就不遷上言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神安也若曰親盡不祧故安則凡在三昭三穆而有祧者皆不安乎此說亦有理徹弦聚岡等依此說

正解方是正以繩墨斲是削以斧斤虔是截以刀鋸栢之長楹之大則廟制之宏微可知

講夫高宗既有不世之功我後人當崇不世之祀於是陟彼景山以取松柏之九夫斷之於景山之中遷之於造作之處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而又截之以刀鋸以松栢則有樞而長以旅楹則有闕而大而

百世不遷之寢廟於是乎成矣以此世廟祀我高宗則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報德報功萬代如見無有窮盡矣高宗之神不如是而孔安乎夫高宗著功德於中興之時而予後人極聲歌於始祧之日蓋建不世之功者自當隆不世之報也吾於是而知商之世德與商之所以王矣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篇內第三章爲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閟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爲頌僖公修宗廟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羣

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小序殷武祀高宗也

孔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修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末章言其修治寢廟皆

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按孫說全是述高宗之事不見祀高宗意故朱傳易
之

正解通詩上五章應敘高宗中興之功末章則言作
廟以安其神也重伐荆楚上諸侯畏服因荆楚平來
然所以中興之本只在不憚二句篇內俱要帶自湯
意方是湯孫之緒細分之首章稱其伐楚之功二章
述其責楚之義三章言諸侯畏服而來朝合三章皆
所謂中興也四章推言中興之由五章極言中興之
盛六章言今日作廟以祭見其有百世不磨之功宜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音

立百世不遷之廟以安其神而降其報也

集解通詩總要得高宗中興所以特廟而世祀之意
伐楚是中興功業畏民是中興根本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張子曰商頌之辭粹

濮氏曰嘗聞魯頌之非頌孔氏亦言之而商頌後三
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三
篇異耳魯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
詩每讀而疑因志於此

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姚姒嬖契稷相土公劉

古公大伯王季美女大任大妣之德乃及成湯文武
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
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
揚於聲樂之間也

詩經詳說

卷九十四

商頌

音

詩經詳說卷九十四終

詩經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朱子集傳爲主仍採毛鄭孔及宋元以下諸儒之說附錄於下每章小序與集傳並列蓋欲尊集傳而又不能盡棄序說欲從小序而又不欲顯悖傳文故其按語率依文講解往往摸稜間有自出新義者如鄭風有女同車謂男女同車爲必無之事改爲二女同車改溱洧爲夫婦偕遊之作又以豳風伐柯爲東人得遂室家之願歸美周公之前考之古說又皆無所依據也

詩經旁參二卷

〔清〕應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宜黃應

氏刻屏山草堂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旁參

二卷》提要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參目錄

卷上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蟀

桃夭

兔爰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屏山草堂稿

目錄

召南

鵲巢

采芣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騶虞

邶風

柏舟

綠衣

燕燕

終風

凱風

旄丘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簡兮 | 廊風 | 栢舟 | 定之方中 | 衛風 | 淇澳 | 碩人 | 王風 | 黍離 | 君子于役 | 揚之水 | 鄭風 | 緇衣 | 叔于田 | 出其東門 | 齊風 | 甫田 | 魏風 | 園有桃 |
| | | 君子偕老 | | | 考槃 | 花蘭 | | | | 大車 | | 將仲子 | 清人 | | | 盧令 | | 陟岵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碩鼠 | 唐風 | 蟋蟀 | 秦風 | 車鄰 | 黃鳥 | 陳風 | 株林 | 檜風 | 素冠 | 曹風 | 侯人 | 幽風 | 七月 | 破斧 | 卷下 | 小雅 | 鹿鳴 |
| | | 有杖之杜 | | 小戎 | | | | | 匪風 | | 下泉 | 鳴鶴 | | | | | 四牡 |

| | |
|------------|----|
| 皇華 | 常棣 |
| 天保 | 蓼蕭 |
| 六月 | 祈父 |
| 白駒 | 小弁 |
| 何人斯 | 谷風 |
| 蓼莪 | 大田 |
| 賓之初筵 | |
| 大雅 | |
| 文王 | 大明 |
| 屏山草堂稿 | |
| 絲 | 思齊 |
| 皇矣 | 下武 |
| 生民 | 假樂 |
| 卷阿 | 抑 |
| 雲漢 | 烝民 |
| 常武 | |
| 周頌 | |
| 清廟維天之命 | 我將 |
|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 |

| | |
|-------|-----|
| 魯頌 | |
| 駉 | 閟宮 |
| 商頌 | |
| 那 | 那烈祖 |
| 長發 | |
| | |
| | |
| | |
| | |
| 屏山草堂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屏山草堂稿

宜黃應麟園呈著

男文笏孫 聲魁 編輯

詩經旁泰卷上

關雎 周南

后妃唯有德故未得而求既得而樂皆是好德與好色迥別若非幽閑貞靜而以輾轉反側琴瑟鐘鼓咏之安在其爲不淫不傷也

屏山草堂稿

卷上

便是傷淫余謂所好在色卽不涕泗滂沱卽不伊其相譏流露出來終有箇傷淫意思在所好在德雖極形其憂樂終有箇端莊意思在故曰得性情之正

葛覃

關雎言作配君子之事此詩言既歸歸寧之事關雎見其幽閑貞靜后妃之德之體此詩見其勤儉孝敬后妃之德之用

卷耳

關雎見文王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卷耳見后妃

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朱傳擬爲文王朝會征伐之時或羨里拘幽之日今玩姑酌之語當是因朝會征伐而作若拘幽其言又自不同耳

樛木

后妃所以逮下者惟其能屈已也故以樛木比焉樛木有恬靜愉婉之意葛藟有眷戀維繫之情當日室家景象宛然可見君子不妨直指文王和氣如此文王有不樂乎又以見婦人之能逮下皆所以善事夫子也

屏山草堂稿

卷上

益斯

樛木是象妾稱願之詞子孫尚未衆多后妃初年詩也益斯是衆妾頌揚之詞福履既已成就后妃中年詩也

桃夭

合於義之謂宜一家之中其人則有尊卑賢愚之不齊其情則有好惡喜怒之不一其事則有鉅細緩急之不等其禮則有豐儉厚薄之不同爲內助者必能斟酌盡善悉合於義方可言宜觀葛覃之詩雖澹澹

細事亦必曰曷辭易否則其不苟之念可見矣。文王之化廣矣而獨先言女子之事亦以見閨門爲王化之端與託始關雎同意

鬼置

前章言化及女子之事此章言化及野人之事化及女子則男人可知化及野人則士大夫可知

漢廣

篇中八言不可乃反覆咏嘆女子貞潔之意非必果有求之者也不然豈文王之化能及於女而不能及

屏山草堂補

諸經考索卷上

於男耶。樛木屈曲故以興后妃之能逮下喬木高

疎故以興游女之不可求

汝墳

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非家喻而戶曉也汝墳婦人勉其夫以尊君親上之義而其所以然者止爲父母孔邇可知西伯行善皆以翼戴王室而豈如後世之自爲要結也哉

麟之趾

周之興以忠厚故以麟趾爲興周家子孫之忠厚以

文王后妃之德故曰關雎之應

鵲巢召南

鳩鳥性拙不善爲巢而詩人取興夫人蓋以女子無才爲德惟其無所作爲愈以見其專靜純一若使健持門戶則爲司晨之牝豈非婦道之尙拙不尙哲哉

采蘋

關雎之後卽繼以葛覃鵲巢之後卽繼以采蘋者明婦職也而葛覃志在歸寧采蘋能奉祭祀又以見孝敬之道爲婦德所首重焉

屏山草堂補

諸經考索卷上

采蘋

自初來以至薦豆始終一敬而有齊季女一語見於末章則當祭祀之時又加凜焉非謂前此不敬至此方敬也

甘棠

召南有甘棠而周南無頌周公之詩蘇氏謂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故詩作於下是固然矣然甘棠之詠召公並不敷陳德政而惟就其憩息之處睹物

懷人又以見古大臣奉宣上意歸美於君之義此其所以爲召公也與

行露

漢廣之游女人見其不可求而遂嘆之行露之貞女人因其不女從而猶訟之文王之化非不漸被暨訖而召南之風終不逮周南之純者以地有遠近也向非召伯聽政幾何不爲強暴之所誣耶故帝王之治天下幅員既廣外臣之選蓋不可不慎哉

羔羊

屏山章堂稿
書經卷之六
羔羊素絲之節儉所易見也退食委蛇之正直非賢者不能知

騶虞

化及草木禽獸王道之成也故以爲二南之終騶虞之仁視麟趾之仁尤爲廣且大矣此皆文王之德所致以麟趾爲關雎之應可以騶虞爲鵲巢之應不可

柏舟
邶風

以窈窕之淑女而作配於文王周所以興以棟楹之
威儀而見棄於莊公衛所以亡

綠衣

遭變而以古人自勉使不至於有過此士君子所難姜誠賢矣哉

燕燕

莊姜之德不忝鵲巢戴嬀之賢實勝江汜而康叔之澤不得與周召並稱正風者則以莊公狂惑無度不能正心修身好色而不好德以致篡弑肆行淫風熾起論者謂邶之變亦自閨門始也

終風

屏山章堂稿
詩經卷之六
當譴浪笑敖之時莊公非不愛姜而姜因此心悼是以大拂其意遂至於見棄耳夫姜所心悼者在於謔浪笑敖而莫往莫來之後止曰悠悠我思於此可以見其用心之輕重矣

凱風

人之所以忤逆其親者言語之失爲多故言慰心取黃鳥爲興然非深愛積於中欲如黃鳥清和圓轉未必然也

雄丘

黎衛皆近於狄唇齒之國也黎請師於衛其情既甚可哀其時不爲不久乃終衰如處之彼以爲無與我事也孰知狄勢漸張已亦淪亡靡同之志實開門而納盜哉

簡兮

以孔子而爲棄田委吏止求自盡其職以碩人而爲伶官便有輕世之心此見聖賢器量不同不可強也然當自得之際忽焉念及西方意致凄然與一味詠諸者迥別東方與身分落到不得此等境界

房山草堂稿

詩經卷之七上

碩人

鄭栢舟之辭微而婉鄭栢舟之辭切而直蓋彼所隱憂者夫婦之情而此所自矢者夫婦之義故言有不耳

君子偕老

宣姜本伋之妻其所應與偕老者伋也宣公固無足道而姜不能自裁以義其不知蘧餘之醜也此其所以不知墻茨之辱與

定之方中

占星揆日以順天時升望降觀以察地利星言說駕以盡人事樹琴瑟以豫文教蕃駉牝以克武備其規模宏遠如此向使非有塞淵之心當此式微之際不失之簡畧卽失之張皇矣信乎國之興廢惟在君心也

淇奥

首章言其進德之勤二章言其德容之盛三章言其成德之純四章言其琴瑟之工二句重在瑟僖此已精而益求精已密而益求密之心也二章瑟兮二句重在赫喧

房山草堂稿

詩經卷之七上

蓋此章所指已是英華發外境界然首二章皆必兼內外而言者體用之不相離也至末章寬綽戲謔則德性渾醇矜持有所不事其視瑟僖赫喧火候又進十分矣。入德須是主敬瑟兮僖兮也成德須是純熟寬兮綽兮也

考槃

人惟非分之想萌於胃中于是貪鄙營求辱身喪節無所不至弗過二字乃萬事之法言

碩人

大夫風退無使君勞國人樂得莊姜以爲莊公之配
恐以政事之故使君不得與姜相親然今不見答豈
爲政事而然哉此則其辭之深婉也

芄蘭

舒緩則無精微之意志不立也放肆則無飲束之思
神不固也二者迹若相反究之氣情者必定心驚氣
浮者必定昏倦未有不並失者

黍離 主風

此何人哉不直言其所指以爲平王可以爲幽王亦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義卷上

可卽以爲當時列國不能出死力以衛王室者亦可
蘊藉深情每於含蓄中有無窮之意

君子于役

疑卽前篇大夫之妻所作也蓋此詩傷其夫久役不
歸而黍離之大夫見稷之苗見稷之實又冀其夫免
於饑渴則其所入者必屬荒涼之境非爾日之宗周
乎

揚之水

天子者征伐之權所自出也使平王以討賊之義徧

告天下誰敢不奉命者惟其父仇不報而以立已爲
思此號令所以不行歟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法春秋
之作其容已哉

大車

行役之大夫縋懷故國毳衣之大夫痛洗滌風其東
周之初與

緇衣 鄭風

首句曰宜曰好曰蕭見武公之賢也下三句俱是好
賢之至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義卷上

將仲子

爲惡而有顧忌則其惡終必不爲而猶可以進於善
此女情欲非不有動於中而內畏父母諸兄外畏人
言此羞惡之心之見端也小人而無忌憚亦獨何哉

叔于田

小人得衆非小人之福也其所歸附者不過輕浮無
賴之徒庸愚淺見之輩或驚誇其才華或私戚於小
惠何足以言得民心哉叔段何仁而許以仁何武而
稱爲武於是命之貳而卽貳于鄙之克不其爲所誤

耶

清人

將者三軍之司命非信義素孚不足以膺斯任文公既惡高克而故使之爲將幸而狄未渡河耳不然有不喪師辱國者幾希春秋書曰鄭棄其師不惟以而不召爲棄即使將之時已棄之矣

出其東門

同車之女佩玉瓊瑤換巷之婦衣錦褰裳蓋惟本無貞固之志於是遂爲奢靡以自侈既爲奢靡以自侈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卷上

必爲妖冶以媚人自古潘奔穢行大抵皆自豪華而始服絳綵而無散衣澣汚以歸寧后妃之所以稱聖女也鄭俗何如而有縞衣綦巾之風不誠賢乎其夫不厭醜陋糟糠自樂則亦非常人矣

甫田 齊風

甫田非不可田病在厭小也遠人非不可思病在忽近也從其小者以治之而卽積小以成大矣從其近者以圖之而卽由近以及遠矣既戒之又誘之足徵忠厚之旨

盧令

園有桃 魏風

鄭以叔段爲仁齊以獵者爲仁世俗之視仁可笑也穀桃食棘亦猶葛屨屨霜意耳無非譏其儉也儉何以憂蓋謀利之心太惡則凡一切祭祀宴享祿饌資卹諸典必至簡缺而箕歛措克之風又必瑣細而苛訟神人胥怨膏脂悉竭其不至於亂亡者鮮矣是故與奢寧儉然不中禮之儉其弊亦非小也

陟岵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卷上

能知父母愛我之心卽此便是好子能知吾兄念我之情卽此便是好弟

碩鼠

儉不奪人中禮之儉也若褊心如魏有不流爲貪殘者哉

蟋蟀 唐風

憂不忘樂樂不忘憂視山有樞一昧墮人癡夢其淺深疎密蓋有不可同年而語者
有杖之杜

我不能溯洄以從而惟冀其適我賢者所以不至也
我不思尊顯以位而徒計及飲食賢者愈益不來也
好賢如杖柱吾終咎其不誠矣

車鄰秦風

鄰車白馬秦之所以強也漆栗桑楊秦之所以富也
鼓瑟鼓簧秦之所以荒淫侈肆也寺人之令趙高之
所以矯詔也逝者其耄逝者其亡二世之所以遂失
其鹿也

小戎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參卷上

秦之興也爲將帥者溫其如玉厭厭秩秩雖當兵凶
戰陣之事而終不任勇猛輕躁之夫秦之滅也爲輔
佐者暴厲恣睢壞法廢紀雖當休兵息事之際而猶
好用刑名慘刻之術此千古用人者所宜監也

黃鳥

秦之殉葬自武公始也當時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
遂用百七十七人至始皇葬驪山凡後宮無子者皆
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生閉墓中嗚呼何其慘也夫
天下之流弊也必有其漸而君子之舉事也必謹其

始由芻蕘而作偏由作偏而用人由用人而六十六

而百七十七以至後宮工匠皆不免焉豈非流而荒

甚乎凡天下事有可從俗者有必不可從俗者其可

以從者必其無害於義矯之固爲是仍之亦未爲非

從之可也若於天理人情使不過去則雖先祖傳授

不得不爲變革此非敢於背先祖也政使惡行不至

流毒於無窮而其惡名亦得消弭於幹蠱是卽先祖

之幸也穆公號稱賢君不克改武公之行以致殲及

三良宜乎其祚之不長也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參卷上

株林陳風

微芻不能防閑其母故以從彼爲言

素冠檜風

素冠喪服之制禮之見於外者也樂樂毀瘠之貌哀
之形於中者也當時不能行三年之喪者蓋至旣祥
之後無復有哀於中故素冠素衣不行古禮不可得
見而冀其或見耳然今之居喪者喪服一遵古制而
所謂樂樂者無有焉則詩人之所庶幾其一見者豈
謂此哉噫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

匪風

大國不能尊獎王室而小國憂之亦何益乎然以見周之忠厚名號僅存猶足令人思慕又以見衆建屏藩宜防尾大使當時諸國不兼數圻而俱如曹檜之細其中心憂悼何匪風下泉之不若也

候人 曹風

鵲本竊肉之鳥以小人而居大夫之位是亦一鵲耳故重物而輕大夫者衛乘軒之鶴也任小人而不異於物者曹在梁之鵲也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義卷上

下泉

念周京而因及邠伯傷諸侯之不臣也列國之併而爲七蓋其勢已成矣

七月 幽風

逆暑飲豳則自二月以後之政無不因時而舉也迎寒飲豳則自八月以後之政無不因時而舉也上察天時下授民事七月一詩其周禮之權輿乎

鴉鵂

以殷畔者管叔也叔誤與豈與誤叔哉乃於與則怨

之於叔則仍原之非故爲此曲說也其心即使醫之心始終無一毫私意以猜度於兄弟間耳

破斧

象之志不過在於牛羊倉廩其才不過完廩浚井之計其所恃不過頑父冢母之偏愛雖以禍舜之一身而不足管叔志在搖動王室其才又能布爲流言之訛其所挾又復託於名正言順之武庫則以禍天下而有餘一封之一誅之其心一而已矣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義卷上

屏山草堂稿

宜黃應麟園呈著

男文笏孫肇魁編輯

詩經旁叅卷下

鹿鳴小雅

示我周行欲其成君德也視民不忒欲其興民俗也
先自治而後治人立言之次第如此

四牡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叅卷下

不得養父母之心義不敢言而君代言之則君實不
忘其父母矣君不忘臣之父母爲之臣者有不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者乎此教孝與作忠無二道也

皇華

採風問俗須防偏聽故既諏之又謀之又度之又詢
之如此其不厭詳也誠慎之也

常棣

兄弟朋友妻孥皆人之大倫然惡難死喪不如兄弟
之可恃蓬豆琴瑟必得兄弟而始樂此所謂莫如也

天保

人臣所願欲其君者無不以福壽安寧爲心祈之於
天冀之於神亦情之必然也而勸勉之義無聞君德
衰替何以爲致福之具乎天保之詩俾爾單厚量有
容也俾爾戢穀事悉理也是用孝享祀事修也徧爲
爾德恩澤沛也雖以堯舜爲君亦不能外此矣寓規
諷於頌禱之中古之人臣所以不可及與

蓼蕭

我心寫兮見推誠相與也燕笑語兮見恩意浹洽也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叅卷下

不然君有心不欲輸之於臣臣有心不敢白之於君
而朝見之際君則端拱驕倨於上臣則股栗危懼於
下情誼乖隔何以成泰交之治乎

六月

張仲孝友則吉甫之孝友可知故稱其武而必先之
以文將豈徒勇者可託哉

祈父

前二章憂王之無防衛末一章憂母之缺奉養先公
後私之義也

白駒

好賢如白駒疑亦宣王中興之際與

小弁

小弁之怨自與舜不同舜之怨怨已也小弁之怨怨親也孟子不以此罪宜白而且以舜比之者何與蓋舜所值者家庭之變既不能禍天下又不能殺其身爲之子者惟有慕而已矣宜白所值者宗祧之憂既自廢置其身又上及於其母此而不怨孰可以怨均一過也幽王之過大矣賸之過自舜視之有何不是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義卷下

處哉

何人斯

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蘇公之於暴公可謂交絕不出惡聲矣然始與之親厚而及其讎之也冀其來望其入甚至願歃血以相詛盟則亦擇交之不慎而未克自處於嚴也

谷風

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君子不幸遇此等友當以常情恕之不足與之較也但須自己

警省無蹈於此態可耳

蓼莪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豈真人皆終養而彼獨不得終養哉豈真人之父母長存而彼獨欲養而不逮哉蓋悲哀之至止覺在已之可傷不覺他人之同痛若以父母不在看作家家所有之事豈人子之心哉

大田

簫章祈年於田祖則飲豳雅祭蜡則飲豳頌鄭氏因

屏山草堂稿

詩經旁義卷下

無爾雅豳頌遂卽豳風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其說牽強割裂朱子旣不取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豳雅朱子亦謂四篇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相類常取諸詩三復讀之朱子所謂相類者辭氣也至於音節又自不同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斷不可入於風雅七月之詩亦不可入於雅頌而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旣與七月皆爲農事而作而其聲音節奏又與雅詩相協則簫章

所欲以祈年者當卽此四篇也辭氣相類故知其皆出於商音節不同故必分之爲風爲雅爲頌

賓之初筵

篇中所指皆宴飲而醉非祭飲而醉也祭不醉宴則醉者重祭於射也所以敬祖也宴飲之醉其過微而悔之其所以自治者至矣

文王 大雅

死而魂升人所同也但人不能保全天地之性而其所謂魂者不過一身運動之氣血非生初載理之氣

房山草堂稿

詩經卷下

遇到死時如輕雲薄霧立刻消散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魂氣上升直接於天終古此天卽終古有此氣其於昭在上而陟降左右皆實有此理非虛誇之事也。成王令主也書則曰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於殷公豈不知王之賢哉忠愛既至不覺言之危耳後世奏對動稱堯舜不以周公自處又不以成王待君欲其義問宣昭而命之無過也難矣

大明

維天之命付於人爲心天與人無二心能存此心卽

能事上帝不能存此心卽不能事上帝非翼翼之外別有事上帝之道聖與凡亦無二心能存此心則德不同而方國可受不能存此心則德卽同而方國不可受亦非翼翼之外別有受方國之道也

思齊

以上三篇皆周公戒成王之詩而其所陳皆歷述祖宗之功德人能不忘祖父則必求無忝所生而可以保世藏大故思貽令名則爲善果思貽羞辱則爲不善不果孝不孝之心成敗係焉公之教王亦只欲悚

房山草堂稿

詩經卷下

動他此一點心事耳

思齊

以上三篇皆咏歌文王之德卽承緜之九章而申言之也棧僕早麓旣曰遐不作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又就作人處實指其效皆所以竟疎附後先奔奏禦侮之說蓋王業之興莫重於得人輕士慢賢甚至黨錮清流殲滅善類獨不思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乎

皇矣

讓弟以國者大伯也受兄之讓者王季也讓之者之

友易知受讓者之友難知然王季以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之德篤慶受祿使其兄付託之意快然無憾謂非因心則友如何

下武

孝之大也上可以得天命下可以得人心武王之所以有天下者惟承言之孝思所致耳此一思也人豈盡忘之故曰聖人可學而能

生民

自古世德之厚未有如周者也自后稷之肇祀以至

房山章室稿

帝紀卷之六

成王尊祖配天之日中間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大聖大賢之君而其所推崇者不過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出乎此卽入乎彼聖賢之所以異於常人者常人多求有功聖賢先期寡過此克念罔念爲聖狂所由分也人能到得無罪無悔地位是何等身分

假樂

古人頌禱之辭無非規勉欲天命之申必曰顯顯令德欲子孫之賢必曰不愆不忘欲四方之綱必曰無

怨無惡欲民之攸暨必曰不解於位則天之降福不爲無因而臣之所願於其君者卽併其致福之本而禱之也

卷阿

知媚天子而不知媚庶人則所以愛戴其君者不過私曲之爲耳古人之視愚賤與視至尊總爲一體皆與我有維繫不舍之意故二章相繼言之以見其心之大公無私也

抑

房山章室稿

帝紀卷之六

人之所以卒於愚者以自哲之念悞之耳知靡哲不愚故可畏也人之所以易於射者以莫觀之念悞之耳知無日不顯故可危也此武公所爲耄而猶勤以成其庸聖之德也

雲漢

雲漢之旱本以厲王暴虐怨氣之所致耳宣王恐懼修省首以民命民食爲重於是人怨可回天怒可轉中興之業所以奏也然則爲人主者幸而功德堪承固無過抑前光不幸而式微踐祚尤宜幹補舊壘其

道維何亦曰畏天卽民而已

烝民

柔嘉維則不是一向柔去看則字有許多道理非具十分力量必不能措到恰好地位人之所以不柔嘉者正緣自己脆弱無閑邪遏欲之功柔到極處則必驕泰侈肆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相反矣又必自用自專與古訓是式夫子是若反相反矣此陰極似陽之義也故維則之柔非至剛者不能

常武

泰山草堂稿

卷下

兵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宜王中興之際亦惟不庭是問耳及徐方不同王曰旋歸師無久淹之苦民無坐擾之虞貳而伐之服而赦之王者豈有私意於其間哉故此章以此終之而江漢亦以文德終之可見古人君臣一德不欲黷武如此

清廟維天之命周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文王之德不可以言語形容故清廟之詩開口卽曰於穆維天之命詩開口亦曰於穆一從廟說一從天命說雖非明言文王却是光

有個文王宛然在心目中方能形容至此

我將

天與文一也故配之所以尊文於天也所以親天於文也儀式刑文王之典卽畏天之威矣畏天之威卽儀式刑文王之典矣文之典天之威其末焉耳不敢深言之也不敢直言之也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雅

成王幼冲而集辛苦之地故其言多危懼而其所以自棄者不外一敬上以繼序祖考下以延訪羣臣并

泰山草堂稿

卷下

蜂之不爲辛螫螭之不至梯飛皆敬慎之心所懲而步也不然天豈必以風雷威之哉卽風雷亦豈能必其悟哉

駉魯頌

衛文魯僖處式微之際一旦振興由其國弱而能濟之以武也故美僖公者言其思之無疆無期無數無邪而卽繼以馬之斯臧斯才斯作斯徂美文公者言其秉心塞淵而卽繼以騶牝三千也治國之道當觀其所少者而圖之

闕宮

魯之郊禘非禮也闕宮之列於頌不得不頌之也其體格音韻端重深穆蓋有他國所不得而儕者故魯之無風以其詩之不類於風也雅頌各得其所聖人豈私魯哉

那商頌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蓋子孫之精神足以上達於祖宗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蓋祖宗之靈爽有以降鑒乎子孫也幽明感通之際不容間隔如此

虞山章臺清

詩經卷之十

那烈祖

二章皆祀成湯之詩其文氣相類其所指亦復有條理次第不漏不雜而皆以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收之其爲同日而先後樂歌無疑那之綏我思成冀其神之享也烈祖之賚我思成則幸其神之既享矣那之執鼓管磬尙屬聲音所謂臭味未成也烈祖之清酤和羹則饋獻之禮畢陳矣那之嘉客夷懌言其入廟助祭之和也烈祖之時靡有爭以假以享則已合萬國之歡心而祭則受福矣那之將方將之初也烈祖

之將則既將矣且把他篇各篇置了合而讀之自見長發

除惡務本湯之伐罪先葉而後苞其卽懋德之心與

詩經旁叅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於三百篇

中摘篇標目略爲之說大抵因朱傳而敷衍其餘
意

陸堂詩學十二卷讀詩總論

一卷

〔清〕陸奎勳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陸氏

小瀛山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堂詩學

十二卷》提要

毛詩者漢世經師熹平石經王輔嗣而輔嗣已入魏故不得與施孟梁丘並名其易齊魯韓三家皆名其詩而歷魏東晉齊梁漸泯不存於是詩之名遂獨為毛所有與公穀左氏之春秋亘今古而不敝經學之排斥漢唐也朱子一人為之也朱子序呂成公讀詩記曰唐儒疏義目訛踵因百千萬言不出毛傳鄭箋二氏之區域已意無所發明作辨說一書舉牋傳舊說駁去什之七八而復為之集傳與毛傳相抗行則自有明至今立之學官凡為制舉學者繩趨尺步不敢稍有侷錯以戾有司之程度者也夫五經在天下猶星日之麗天川岳之出地傳疏諸家擬諸推步之術開鑿瘠導之工其宿留伏見發易之無常補救經營之各致聚訟今爭駭視驚聽疑若鞭石而使走峙江河而使立迴躔緯而使逆行者當其爭之者無人相安於目循閒寂唐世以詩賦帖經取士今進士明經兩科重詩賦而輕經學有明洎今以經學重科目專設進士科而制義之文游詞敷衍較

諸試帖經之間經疑又益賈淺是故帖經之經言不敢離註疏制義之經有不敢離大全獨兩宋大儒奮起而以經學相為發明程子詩解歐陽氏詩本義蘓氏詩集傳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皆卓然成一家言闢畦町而開閭閻明代崔鐘鼎楊升菴郝京山諸賢亦於經學多所發明而時所弗尚莫或稱之夫說經者之不祖述一家也經學之盛也其固一隅拘一曲也經學之衰也近日大可毛氏推鋒陷堅好與朱子為難議者病其已甚吾師朱

陸堂詩學張序

上

愚菴先生作詩經通義以康成正義多悖小序之指旁証諸儒經說融會以通之與崐山顧亭林先生往還考証而吾友平湖陸君聚維自為陸堂詩學相去四十餘年各不相蒙其持平則略相等通義作於大可諸書未出之前惜毛公小序去聖未遠數百季來學者襲其名而不知為何物竟以朱子集傳號為毛詩於兩宋大儒之言折衷衡論以求其一是陸堂詩學作於大可之後以為矯枉過正終歸於枉立意祖述攷亭申明近代所宗尚又

稱毛公之於詩與伏生之於尚書有補聖經功宜金鑄則與輔漢卿王會之朱備萬之獨祖考亭者不同蓋秦火之後而有漢世經師齊魯韓三家又復淪沒今所存止一毛公南北朝三唐駢儷詞章之後而有宋世經學諸儒集其大成者又止一朱子此殆如談天者之有羲和度土功者之有神禹伯益璣衡之器禹貢山海經之籍不容廢墜者也陸君博覽強記所精經史旁及子集百家之言方言雜說瀏覽無不該洽自謂六經註我而後可以

陸堂詩學張序

三

我註六經且合六經以註一經詩學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為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攷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丘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訊鄭氏詩譜時代舛謬不倫歐公強為釐正猶多寧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為之非有意於貶平邱鄘統于衛魏檜不附於唐鄭幽即周公居東之岐地其尤獨出卓裁蓋前人所未及者謂編詩成於史克之手曰誤魯頌以頌僖季文子請於周而得之孔子正詩遂據是編猶春秋

誤自魯史皆述而不作之義孔子第正詩未嘗刪
詩司馬子長謂古詩千餘首而古逸之散見於他
詩者絕少史公實未嘗目覩全詩小序亦毛公所
作非出自卜子觀檜魏二風一無援據可知為漢
後之書出車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可斷采薇諸
篇為宣王之雅節南山之家父即春秋魯桓八年
求車之家父尹氏即隱三年四月卒之尹氏合諸
正月篇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可斷數詩皆東周
以後之變雅幽王未至淮上以鼓鐘歸之穆王引

陸堂詩學張序

田

穆天子傳盛姬之為哀淵人以証之厲王流彘其
大夫悲傷行役以小眚歸之厲王引共人之即為
共伯以合之居河之麋諺人為獬射父考號山在
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以實之其餘旁引曲辟心轉
旋而目四射惟參與昂即為留引律書之北至
於留則旁採史記羊牛下括為欄括之括引太玄
之四馬就括則觸類揚子劉知幾史通猶誤解魚
藻服虔註左傳未讀都人士皇宓秘籍奔命腕下
兔園臆說咸受金鑑談經之鴻苑亦博物之與較

矣尤於水經地志綜覈詳考無有漏誤自謂於天
官家言不耐算法而置之然論十月之交於太初
以逮授時諸史曆法犁然談具陸堂之學貫三才
而通六藝無不受其發明頗所發明者通經義而
不徇已意是為貴爾書十二卷摭論四十五則施
手之初嘗與朱竹垞質問參訂竹垞尋沒心儀頗
亭林謂兩先生不在誰可序吾詩學者頗乃退而
屬僕僕於陸堂若何平泚之見王輔嗣但應諾上
者也何足以序其書姑標舉大凡述諸簡端以志

陸堂詩學張序

五

服膺之意第較諸制舉業之言詩者猶知有毛詩
之命義可也吳江同學弟張尚瑗拜譔

詩學凡十二卷成於壬辰十月讀詩總論四十五則作於
已十月某凡三易藏諸篋笥自謂不能踵武宋儒若元明已
下說詩者則未敢多讓焉臘月十三夜偶憶古人歌詩三百
經詩三百之語別有會心夫今之誦詩者非猶古之誦詩者
也周禮大司樂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
語即今所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也所謂諷誦即歌也
歌必有賸字餘音如言思之兮之屬自編詩至陳靈方言愈
多而其可轉忘兮可轉矣如可通而寧可通何二字則只且
也且乎而三字則何爲乎已焉哉四字則謂之何哉豈其然
乎蓋聲辭相雜歌詩之體固然漢魏歌之妃呼稀收中吾正
其流派魏晉而降知音者少無怪舞舞巾舞二詩求其句讀

原書卷目序

而竟不可得矣絃詩即在三百中章可分解句可省字與歌
詩之體不無小異且其數亦烏能適均人聲多至一萬七千
二十四竹聲所不能和何況絲聲故詩三百五篇皆可歌也
而比之琴瑟二雅美刺之作有不如國風之便于絃者由是
推之王黍離本自成風非降之也齊雞鳴晉蟋蟀之類國初
詩猶存邶北門魏伐檀之類亡國亦有詩以其久托于音也
鄭桑中鄭溱洧陳月出之類淫詩迭見伶人自尚新聲孔門
不勞肆習也而秦火之後毛公備其數不無小差詩序釋其
義有時不合舉可掩卷而悟其所以然不特此也洙泗之教
妙于言詩雄雉之不忒不求可美季路蔓草之有美一人可
歌以贈程本子國史編詩必視作者大旨以爲去取先後孔

門言詩則雖零章隻句而有無窮之義焉至若絃歌之法與
夫詩所施用之處掌在太師孔子雖聖亦必問而後知學而
後能特其聲入心通于師擊琴裏所傳自有窮神盡變者故
謂孔子雅言詩可也謂孔子正詩以正樂可也不必憫惻鑒
空而曰孔子刪詩即謂孔子於詩刪其繁複零亂者猶之可
也而如遷史之十詩汰九服鄭諸儒之降王進魯種種陋說
此則微言絕而大義乖所當厲聲疾呼斷斷焉與天下辨訛
解惑者嗟夫讀聖人之經即如身游聖人之門墻心領聖人
之提命庶幾確乎有真見焉今者余識稍進轉覺從前說詩
語多枝葉以其勞我精神姑畱之家塾使知窮經之道非博
辨久之終無由默辨夫一原所在也雖然不宗孔孟之傳第

原書卷目序

二

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一
書文義音節兩不相離人謂古樂失傳不知唇齒喉舌具而
天地之元音不難近取諸身也是以有古樂發微一書康熙
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孟春朔三日平湖後學陸奎勲自序

讀詩總論四十五則

雅言之教以詩為首舉其數曰三百揭其要曰思無邪備著其功用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其散見於孝經戴記諸子百家者不可殫述能知聖人言詩之妙雖廢史遷刪詩之說可也

謂孔子無刪詩事世必有聞而駭者然非余臆說也穎達聖人之後刪九存一嘗以為疑朱子答葉氏賀孫云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存答潘氏時舉云人言夫子刪詩看來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太往往只是判定而已

陸學集

一

散失故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秦人焚書大易獨免故自漢迄今縱有竄入失次者而于聖人之贊易從無異論焉遷作世家既云刪詩孔安國書序亦云芟夷翦截竊謂聖人之雅言詩書猶贊易耳魯論中如稱大哉之堯無為之舜無間之禹皆因讀書而發此歎即春秋之作亦于史文外別自有義不獨左傳可徵如魯論臧武仲之以防要君晉文之譎而不正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皆是也舉以示人輒未肯信積重難反言之慨然

西河端木許以言詩既在七十之列誰非身通六藝者史遷弟子傳於子貢云亂齊疆晉破吳霸越誠屬可疑若傳子夏

而載禮後一悟已足見其長於詩矣司馬索隱識其多所墨漏不知所傳小序實非出自西河觀魏風鄘風一無援据即可知為漢後之書四明豐氏假魯詩說之餘刊行子貢詩傳幸而其文淺陋不能惑世愚民

孟子說詩以意逆志又云誦詩讀書不可不知人論世此毛鄭之學所從出也然釋邶之憂心悄悄以為孔子縣之不墮厥問以為文王斷章取義仍體源於洙泗戴記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以崧高維嶽生甫及申為文武之德江漢之矢其文德協此四國為太王之德舉此印彼先後一揆

陸學集

二

史記有害於詩者如以文王為稱王周公攝天子位宋襄公作商頌則全詩之義失謂衛武殺其兄共伯陳佗厲公混為一人稷契生於巨跡燕卵則一詩之旨訛最可異者六月采芑明言吉甫方叔江漢明言召虎常武明云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乃周本紀于宣王十二年前不錄一事意馬遷當日未見全詩故疎脫至是為毛學者既識為宣雅矣仍云變而不正吾不知其何心

多聞闕疑莫如毛氏故訓傳第所重不在此微毛氏後人不獲再觀全詩如魯齊韓氏無七月一篇臨風義更難通彼都人士無首章何由辨其為雅管人云伏生之今文尚書功宜金鑄余謂毛詩可與差肩二戴記禮睦乎後矣

毛詩尚多錯簡如草蟲之先采蘋鴈鳩之後蟋蟀候人楚茨諸詩決非變雅敬之小必體不類頌後人能辨正之斯有功

於毛氏若云百無一差強為之辭即毛氏何貴有此佞臣
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
之者以余考之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章賢父子作相魯詩於
是乎盛班固藝文志云三家申公最為近余觀王式為昌邑
王師治事使者責無諫書式云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
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
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演陳之也可見魯詩之體亦主知
人論世今所行申培詩說乃明陋儒所為且不知漢史所云
申公無說矣

齊詩以匡衡為最故得解頤之稱翼奉所云五際之要已開
東都識緯其先亡宜也宋建炎中董道作廣川詩故自謂家

申公無說矣

三

藏齊詩六卷目雖未經可斷其偽

斷章取義韓嬰獨得其傳今閱外傳十卷雖非原書大旨論
多瑕少文亦清剛可誦漢人著作存者寥寥是可寶也內傳
當更精純乃以專崇毛鄭之故遂至堙沒失傳唐宋儒者不
無過焉近代引經率以薛君章句為韓詩太傳之不幸也
替人句云讀詩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余于鄭箋小
有指摘非敢獲罪先儒也按康成註禮時未見毛詩其從學
馬融者豈曰心欽其品將以讀未見書耳毛詩大行于世鄭
箋之力也藉使得與蘭臺校書之列盡觀東觀仁壽閣所藏
其所著述當必人醇然關雖分五章實勝毛傳膠木指君子
為文王朱子集傳弗如而君子好仇施于中谷之失解亦不

能為之諱嗟乎有子邕之駁鄭即有伯與之駁王經義無窮
詎能以一人之智罄其底蘊

鄭氏詩譜一見于孔氏正義再見于歐陽鄭譜補亡歐陽得
之絳州者或云係太叔來註本按隋經籍志有劉炫註本炫
好作偽書竊疑鄭譜亦屬嫁名孔氏歐陽均為所惑

毛詩既行而建安黃初詩家各自有體晉尚清言先韓後毛
至梁武父子毛學益尊由其工詩故爾篤好然風猶近之雅
道衰矣按唐崇文總目如崔靈恩之集註孫毓之同異評其
書具備至宋藝志而六朝義疏無一存者果兵燹之使然歟
抑毀棄之有素也

孔氏正義允稱毛鄭功臣法度名物博考靡遺宋自元豐後

陸堂詩學總論

四

廢而不行邇來功令于朱子集傳外兼取疏義詩學可以大
明乃經師門徒往往厭其煩瑣度閤不觀有志者當不如是
按唐書顏延之仲達考昭陵陪葬碑刻本字冲遠亥豕訛傳
宜乎改正

成伯瑜毛詩指說竟無可採所撰毛詩斷章取春秋賦詩斷
章之義心欲覽之而又不傳

昌黎謂序有可疑者三歐陽永叔承韓學者乃著時世本末
二論以廣其說統觀本義其駁難毛鄭處言之鑿鑿已說間
有未安然能不受前賢牢籠濬發後學靈府斯又集傳之先
驅歟

安石新經有意與先儒立異則大本已失子雲墜下牽合字

說變而且瑣更無足議

類漢詩傳先儒以爲簡直而識固方隅較之放齊詩說逸齊補傳王氏總聞則優耳不如李黃集解之詳可備考覈

鄭漁仲學識博奧而專詆小序陳少南議論名通而欲廢魯頌竊以爲從事風雅無庸先立愛憎呂東萊讀詩記雖尊序太過其高超處不減明道先生精實處可亞朱子集傳惜乎篇公劉以下纂錄未竟然在孔疏後已爲必不可廢之書

伊川云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言詩之道探其原矣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亦然今者家紵戶誦固無待末學推崇而循諷既久昭然發矇竊謂教詩之家非徧觀漢後諸

陳言詩學總論

五

書不知集傳之妙卽專讀集傳而不徧覽朱子文集詩序辨語錄前後諸說終無由心辨其妙

朱子自云於說詩所得者少又云詩傳無復遺恨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前一條虛衷若谷之心後一條則明道立教不得不以自任也

朱子詩傳原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其時專依序說解詩後于壬寅歲序東萊讀詩記已云小序可疑且不自諱其舊說之短又八年爲紹熙庚戌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直云衛宏作毛詩序懼後人之滋惑也蓋泥一家而失其本旨不若集諸家而正其大義朱子闡明經學爲能紹述孔孟者政在乎此焉貴與郝京山之徒反以改序爲譏試觀集傳中序不必是

而義猶可通者曷嘗不降心從之第淫奔諸什多用夾深新說律以毛鄭之學不無抵牾若依孔孟斷章之義借以覺世坊民則亦無不可也使韓詩內傳猶存議者當廢然返矣

朱子云文王未嘗稱王康王已下有頌風雅正變之說古無明文節南山正月諸詩或疑作于東遷以後楚茨十詩明屬錯脫鄭氏詩譜時世多訛真令千古稱詩者撥雲霧而見青霄

輔潛溪童子問謹守師說王魯齋得朱子三傳之學所撰詩疑出奇無窮其毛詩辨云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衆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漢恨

陳言詩學總論

六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遺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周孔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遠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閱此一條不得不歎爲稽古卓識

白雲許氏名物鈔在元傑出熊天慵經說可觀詩學不如三禮梁友直詩傳旁通史稱其發揮朱子之學爲精而購之藏書家徒載其目

續孤樹哀談云明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經學難通奉詔且然縫掖之士童習之而白首紛如無足怪矣詩故疑問之類採摘一二恐其繁稱無當不復肆力

搜羅

余爲是書雖主毛詩而魯齊韓之幸存者未嘗不採雖宗朱子集傳而鄭孔歐呂諸儒之說不敢不參雖專以說詩而于諸經子史騷賦亦間有所發明雖說商周二代詩而于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卽求爲之通貫材薄而緒多豈必皆當要以竭其區區之愚而已

詩序以風二雅及頌爲四始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其說是也史遷孔子世家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說稍偏矣參觀三禮左國合于行禮舉樂之節義猶可通又以關雎鹿鳴爲刺詩則視國史編詩同于己之謗書其失也蔽鄭譜以鹿鳴爲文王詩直以詩爲

陸堂詩學總論

七

世本其失也借況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假四始而變詩爲緯其失也誕

序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據周禮太師之教祇稱六詩又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惟其主六德故可以斷章取義惟其協六律故不得重文義而遺音節朱子申明序義以賦比興爲三經風雅頌爲三緯間嘗推衍是說賦比興主文義者也三經中莫妙於興魏晉詩不逮漢由興少也風雅頌兼音節者也三緯中以雅爲主蕭梁樂章雖有十二雅之稱未合雅也

風雅正變之說其疑不可不破讀江漢汝墳行露野廣二南

亦有變風讀淇澳蟋蟀列國亦有正風讀河廣敝笱宋魯亦有風讀常棣雖周公作亦爲變雅讀節南山苑柳諸詩平桓亦有變小雅讀抑戒平王且有變大雅讀騶馬魯莊亦有頌讀振鷺有容杞宋皆有頌且周之頌本同容禮之容魯之頌轉爲誦美之誦是風雅既兼正變頌亦可云正變也然而余頗自病其煩矣

詩非一體導揚盛治而亂卽可憫也推美聖哲而不肖者卽可刺也國風多刺淫者苦葉鶉奔之屬卽朱子不得不以爲旁刺若云淫者必然自諱何以有求風之揀奔者未必能詩何以有白頭之吟

以共伯之孝失解鄘柏舟而人表列之下下以曹大夫之忠

陸堂詩學總論

八

三傳俱沒其名而蟬蛻但云刺奢此說詩而慨焉三歎者也顧亦有快心處共和輔政共伯千位千古傳疑讀白駒黃鳥板詩知共伯卽爲周定公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譙周以爲突滑索隱疑其皆非讀丘中有麻知子國卽爲鄭武無衣之王于興師明屬襄王大東之西人之子實指褒姒不意曩哲如林尚多刺義以待後人闡發

詩名多取首句或撮篇中孔疏詳言之矣舉篇名而可以不失全旨者不過巧言文王公劉常武殷武數詩華黍由庚之屬小序乃以題字立義夾漈譏之良允如雨無正下武則漢人傳寫或訛如節南山則漢人爲之增字據周禮外史掌達書名謂堯典禹貢之類然則國史編詩亦但有關雎葛覃之

名而已因名生序相隔兩塵此中源委不可不察

小明小吳之類顯見其為編詩者所題鳴鶴公所自名專賴金勝餘詩則無一可徵若五子之歌諸篇首亦可知為國史所題據左氏春秋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鄭人為之賦清人國入哀之為之賦黃鳥許穆夫人作載馳其體雖似小序而當時未有序名即傳之名亦起漢代故釋全詩之大義則謂之傳釋每句之文義則謂之故訓春秋說詩者亦多用故訓體如叔孫豹之於皇華叔向之於昊天有成命成鱗之於皇矣四章毛既仿古而為故訓豈其獨闕於傳義雖甚係趙人或原有原本西河者要不過十之二三矣衛宏改傳為毛詩序愈失其真詳見余大小序辨

陳書學錄

九

天事難言術非專門第誌其畧

董子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後之地理郡國志皆仿國風體為之然自漢迄今疆域有更山川無改此水經注之所以獨為可信也宋王伯厚為詩地理考足補集傳缺畧余欲世之讀詩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於名山大川稍加論次焉

詩以行禮如闔閭鵲巢之施於鄉飲燕射采蘋采蘋鳴虞用為射節三禮有明文者更無勞余贅筆而辟雍之非取環水公劉之由於報祭執競獻尸勺詩祿獻配文明堂即為大禘成王賜禘而不賜郊惠公請郊而非請禘欲正千古之訛不得不騁一時之辨

詩為樂章故於幽風不信康威之說於南陔六笙詩不信夾漈之說於桃夭鵲巢楚茨猗那并不信戴記嘗祭無樂婚禮不用樂之說所愧者三分損益知漢史截管之泥而不能為后夔之和聲旋相為宮知京房改準之妄而不能效師曠之吹律徒欲脩笙匏塤土之八音仿特鐘編簫之古式昧源窮流何補於事

誦詩叶韻乃能感發志意朱子集傳多用吳才老補韻或自有所增益再觀楚辭辨證可以得其大概體之變者如離詩每句隔叶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兩字隔叶有聲起二句分韻設業六句叶替字嗶嗶嗶嗶五句叶庭字子美亡此誰與獨處兩字可叶匪風飄兮一章平上去皆可叶惟清廟詩巧者

陳書學錄

十

亦不能叶樂記云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未有定解有解見後十卷余謂古人歌法失傳留心韻學亦可漸悟天地元音朱子語錄有云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不知喉舌唇齒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又云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恣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如唐人和詩猶有韻相重處後人定不要一字相同却愈壞了詩觀此二條可以得辨韻之訣可以知作詩之本

世多輕章句之學余謂說詩當從章句始章句明而文義音節兩得矣昔人所誤集傳從而更定者如簡兮伐木行葦生民諸詩與夫周頌之章分數節誠為振古絕識後學得以依

據而辨證焉若麟之趾振振趾于振叶麟當依螽斯詩作
章四句又若曲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皆當於月字讀斷所謂先儒正其大者猶或遺其
小者此類是也

鳥獸草木詩人緒餘孔氏正義援引甚詳雖朱子不能加也
爾雅後家農師復作埤雅而家元格之毛詩疏至今流傳故
於集傳所缺間有補綴若睢鳩之情摯有別符藻之芳潔可
羞不敢襲前人牙慧

余說書禮春秋務從簡嚴於詩稍雜諧語將刪之矣復念詩
號範經漢匡衡後宋范處義有解顧新語元朱一齋有詩解
顧恐立言太腐閱者不終卷而欲臥也先儒云已有知使人

陸堂詩學

士

亦知之豈不快哉持此寸心仰彼芳躅人其鑒諸

康熙癸巳陽月望日陸堂奎勳書

弟奕勳男

載紀
繪同校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

刪詩論

大小序辨

國風辨

周南辨

關雎九則

葛覃五則

卷耳五則

標木三則

采芣三則

桃夭三則

兔耳三則

采芣四則

漢廣汝墳共十則

麟趾四則

讀召南二則

鵲巢三則

采芣三則

草蟲四則

采蘋三則

甘棠三則

行露五則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

羔羊二則

投其書三則

標有梅三則

小星江有泥共八則

野有死麇二則

何彼穠矣九則

騶虞五則

書二而後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

二

陸堂詩學卷第一

平湖陸奎勳聚族著

受業同族朱繼祖校

刪詩論

孔子刪詩詳見司馬遷世家漢儒莫敢異論晉司馬彪乃云
關雎既亂師摯修之隋經籍志襲用其說此亦原本史遷師
摯見之之言而皆未覈其實唐孔穎達疑聖人於詩不容十
刪其九歐陽詩本義曲護還說謂以鄭諸推之有更一二十
君而取一詩者由是而觀何啻三千余謂歐陽之說辨矣顧
嘗考書緯所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
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存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則史
遷所云古詩三千與書緯正復相類焉可據為定論與歐陽

陸堂詩學卷第一

一

又云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棟之華本
在小雅常棣篇君子偕老章向有衣錦尚絅句是皆穿鑿而
害於義馬端臨云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
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而不欲臆說如馬
氏言豈聖人於詩不視其本篇之文義體裁音節而反從序
說為去取乎然宋人之失易於駁正吾所駁者漢魏六朝轉
相沿襲不知其說有何可取迺避不敢攻甚且為之掘泥揚
波鄭諸之說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託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一謬也錄魯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一謬
也降黍離為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范甯之妄談也以曲風終
變風思周公以反正王通之曲說也皆無其事而強屬之聖

人者夫周公制作已備六詩康昭而下隨時增益至宣王而吉甫史籀之屬皆大雅材不特王業中興詩篇亦於焉大備自驪山禍作周室東遷乃多散佚然趙衰之薦卻縠者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楚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明乎孔子以前晉楚皆有詩可讀不得以季札觀樂師乙論歌指爲魯國所獨矣然余謂孔子雅言必據魯詩舊本而成於史克之手者則於鄭秦有風陳靈以後無詩而信其然不徒以闕官新廟顯爲頌倍而作也拘儒說詩謂與春秋同例聖人貶周進魯傷變救正種種立異乃成其爲旋乾轉坤之作而非僅屑屑焉保殘守舊者庸知魯史所繫聖人固不得任心更置與魯論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則審音之精可以歸功師摯而正詩之事聖人未嘗不以之自任也余謂得所有二義一在施用之不僭然而孔子無制作之權辨論焉而已叔孫豹使晉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三詩三拜雅有大小魯卿固能辨之晉人所不逮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孔子以爲示德三家歌雅以徹議其於義無取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在大饗又以爲中禮可見聖人於詩多所論正而不膠於一今說必謂頌屬宗廟雅屬朝會燕饗則非孔子所云得所矣一在篇次之不亂魯詩流傳自成襄迄昭定多歷年所其間錯簡勢不能不親加釐正今考鄉飲酒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孔

子所歎爲和樂不流者一一與高堂生所傳儀禮相合則自二南已下必當如季札觀樂之序今閱毛傳鄭箋草蟲先采蘋秦先於豳南陔三詩後於魚麗又非孔子所云得所矣若謂孔子刪詩桑中溱洧淫者猶存豈反刪其貞者素絢唐棣體裁不備猶必究論其義豈反刪其全者有刪則必有增經首爲諸侯射節其文見於戴記宋元公賦新宮叔孫豹使誦茅鷗皆詩之有關於禮者何以棄而不錄且魯備四代樂大韶大夏掌在伶官豈以信而好古之聖聽其淪亡乃獨私於有商附五須於周魯之末乎故謂孔子正詩可也謂孔子昔嘗刪詩此傳之者之妄也嗟夫周初六詩之教至洙泗而復興微獨七十子之徒比諸弦歌心知其義即孟子七篇最長於詩荀卿著書猶知詩爲中聲所止今乃於孔氏之傳無從寓目學者所爲歎息痛恨於秦火也雖然自竹而帛而紙自篆而隸而分惡者昧豕魚烏虎之訛智者綜魯齊韓毛之異風混於雅雅混於頌甚而以序先經以經合傳積漸使然豈皆秦火之咎哉大易固不經秦火者也繁傳說卦頌雜九師之易象象傳文言糾紛錯出乾坤乃岐爲二體近人無論不知孔子之易并不知有朱子之易蓋經學之荒蕪久矣

大小序辨

詩有傳而無序其謂之序者劉向杜撫發其端而終成於衛宏然亦有小序無大序也大序之稱原於皇甫謐沈重而終成於蕭統之文選何言之漢魏文志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蓋即此三百五篇之詩而國風分為十五雅分為二頌分為三謂屬西河舊本則可耳若以傳習之傳轉為訓傳之傳毛公先儒不應如近世詩傳詩說嫁名子貢申培以欺世也家元恪毛詩疏謂卜商六傳而有魯國毛亨是為大毛公享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為小毛公釋文別作毛亨於古皆無徵按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皆同毛詩獨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又在其外可知大毛公本自有傳別出一卷附尾今所存篇題及小序首句是也故訓傳三十卷乃成自小毛公萇者但其既為河間獻王博士參校古經則於大毛之傳或有乖悞亦不能已於改定矣石林葉氏謂古書未有無序者余謂周秦之書不聞有序孔子序卦傳乃次卦之先後非序易之大旨與雜卦傳等耳古文書序本出安國不得以誣孔子而安國自序先儒并疑其文筆不類西京司馬遷史後作序揚雄法言教之猶未離乎篇目也淮南子要畧亦在卷末惟劉向校書撮其旨意標諸卷首序之體於是特殊彼所著新序度必有近綜秦漢遠覈詩書者惜乎今皆失傳南豐所校特說苑之緒餘而於新序無涉也康成鄭氏謂毛公以序分真篇首夫經傳錯綜馬融之失故創為此說以自文而鄭氏篤信之實則改傳為序乃東漢之術宏於毛公何與焉宏嘗從扶風杜林受古文尚書妄謂詩書一例書序既可先經詩序何獨不然又爾時健為杜撫普韓詩所著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奉為杜君法而宏受毛詩於

九江謝曼卿欲與杜抗因之敷衍傳義改稱詩序范曄云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雖推許太過為得謂斯言臆造哉若云作自子夏子夏論素絢而悟禮後猶子貢論貪富而悟淇澳游心句外故孔子許以言詩豈當其作序不學聖人之通反從講師之固乎戴禮載孔子閒居數與子夏稱詩子夏與魏文侯論樂其所引詩率與序說不合且子夏業已言威丘蒙引用北山不當如是大愚而孟子亦覺詞費又爾未遭秦火檜魏之君公臣民何以一無援據異於列國通例無將大車說本荀卿彼都人士襲用公孫尼子絲衣靈呈明引高子彼已自張漢幟不復匿瑕而小雅多刺宣詩無刺厲詩楚茨以下十詩皆為刺幽而作康王周之令辟獨無雅頌此其害義尤甚者若之何而刻畫漢儒唐突卜子也余又考鄭氏詩箋今所稱大序者仍在關雎序內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漫云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梁博士沈重乃謂大序係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於是昭明文選直標子夏詩序簡文湘東從而附和之牢不可破夫大序之言醇多疵少縱不若小序之支離穿鑿然反覆尋味言詩言風雅頌言六義四始猶是毛公之詁訓傳耳若風雅之有正變二南之分繫二公疑亦術宏之所增益蓋猶未純乎毛氏之舊而可遽指為西河之筆乎長孫無忌作隋經籍志雖謂詩序子夏所創顧尚有疑辭至歐陽修唐書藝文志首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卜商集序二卷則以歐陽之絕識而拾昭明

之唾餘後雖悔之不可及已昔劉勰身為梁人所作文心雕龍自辨騷詮賦以及議對書記無體不論其源委而獨置序不言彼見昭明所選詩書二序皆屬賡唱與其言之而賈禍何若缺之以寓意乎嗟夫儒者之學格致為先格致之知言為要我於古人書先不能剖判真贋則於異同得失之交焉能抉摘盡致哉唐惟昌黎能疑序不作於子夏宋惟考亭能信序纂成於衛宏由其中有卓見故能言人所不敢言無嫌乎立異也不揆諸道而欲盡反古人或但堅持師說二者無一可矣

國風辨

風之為義大矣哉易重巽為風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

陸士章集卷第一

亦

事帝舜之命皋陶者曰四方風動康玉畢公之命曰樹之風釋是即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義也久而不泯則為流風自上及下則為風俗蓋周初六詩之所謂風者其義取此厥後王澤既衰列侯失德詩人有所譏刺如新臺雄狐株林之屬國史亦附錄之以昭炯鑒由是風轉為諷而說經者沿流昧源甚至闢難鳴蟋蟀鴉鵲皆為刺詩愚謂義主風刺則變雅亦有然者安得第以訓釋國風哉序說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既分域而二雅統言以為有廣狹之別其義猶可通也服虔鄭玄乃謂王朝為雅侯國為風夫風教之權豈有不操之天子而專屬之諸侯者古詩即多散失今就所存者而論之

擊壤之歌唐風也南風歌雖帝舜自作亦可目為風五子之歌其意雖風刺太康而遠規陶唐上尊皇祖其體固當入雅要人歌出尚書大傳真贋未足憑若箕子麥秀伯夷採薇之歌宛然黍離兔爰也孰謂王朝例有雅無風哉釋文拘泥漢說以二南為正風從抑訖幽十三國並變風而詩中若淇澳緇衣者序說皆以為美則義有不合孔疏乃遷就其辭曰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衰諸侯有變風其意蓋以天子不能統諸侯而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故繫序為變風嗟乎王朝之例既有雅而無風列國又不得自有正風是則六詩之中直可廢風之一體而天子諸侯均不得司風教之權矣何其說之繆底乎宋程大昌著詩議十七篇謂無國風之目夫詩之有風見於周禮樂記風之分國以繫其來已久季札聘魯而觀樂韓宣聘鄭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其明徵也抑鄭亡國不沒其名幽岐先公所都是亦為國且六義四始詩之綱領非如五際十占出自緯書雜說而程氏樂斥為妄未可稱善於別載者矣朱子云風薰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又云風雅頌之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是二說者吾徒當奉以為著蔡其他紛紜同異之論如飄風鳥語過耳不留可也

周南召南辨

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鄭譜亦知二南所編例同十三國風而以周召為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矣乃因詩序有繫

之周公繫之召公之說臆造故實謂文王遷豐以岐陽為周公旦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按史記燕世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按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受采當在武王時孔疏以樂記為證今所傳樂記與明堂位出自馬融採摭有失實者就所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已在伐商南還後矣或云周本紀武王克商祭社周公旦把大鉞召公奭贊采其時已稱周召試觀紀中有云衛康叔封布茲者豈武王初克商康叔已封衛耶愚謂公旦之稱周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采地而得名非周召之地反從二公得名也於經召無明文縣之周原應縣自古公遷岐而已著矣序之以周南繫周公者其誤蓋亦有因漢儒謂文王已受命

陸堂詩學卷第一

八

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故強繫之周公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召南有甘棠一詩猶可繫之召公周南十一篇据小序亦無一詩屬公者關雎葛覃卷耳用之射燕鄉飲酒制禮作樂皆由公始乃侈然上掠厥考之美有是理乎或云周公既沒而國史繫之此論可施於豳風不可施於周南周南文德也而其稱南者何也或据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削南篇以為南樂音也非如序說之自北而南也愚謂呂氏春秋向有是說而詩與樂之源流實不如是文王國於雍州梁荆豫徐揚以次被化成王營洛後東都亦稱王畿當時所採之詩決不如此寥寥而即今本所存漢廣採於荆汝墳採於豫江沱採於梁已足想其風化之肆訖然周南詠歌文德并不

及武召南則間載成康以後之作今試細繹其詞父母孔邇言之親切文王必無恙也召伯所茇既沒而思不在康王之季乎至若何彼穠矣世次尤後蓋二南於對待之中有相承之義讀詩者烏可日習而不察也鼓鐘所云以雅以南由後人以二南詩入樂詞與雅異其音故殊而編詩者之命名猶夫十三國風之各從其地爾象削南篇孔疏云皆文王樂而有武舞文舞之分据戴禮下而管象削與管同以為象用兵時刺伐而指云武舞者非也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蓋亦不能定其節舞之詩必在今本以內然而象削南篇必由周公名之又可證周南諸詩不當舍文繫公矣或又云八風寒燠異德惟南風長養萬物文王岐周之化似之故不稱風而稱

陸堂詩學卷第一

九

南此其說至淺不足辨獨惜宋之儒者極言西伯稱王改元之妄乃於周南繫周公之說沿襲而不覺其謬夫所貴乎詩者豈徒留王者之迹直欲以關聖人之心春王正月本時王也說春秋者強屬之文王周南本文王詩也序詩者又移而下屬之周公說經而經亡當仁不讓是後學之責也夫

關雎 九則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孔子而言關雎是魯詩之祖也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臣瓚以為魯詩按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然則後之為魯詩說者不惟失孔子之傳抑亦反申公之舊矣

司馬遷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閭閻作又曰周室衰而閭

雖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馬揚於詩原非專家其以為諷刺固宜

東萊呂氏讀詩記關雎正風之首魯齊韓三家乃以為刺余按其實亦未然朱子於漢儒獨取匡衡之說衡固學齊詩於后蒼者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其語本薛君韓詩章句然章句之去太傳遠矣試觀韓詩外傳載子夏聞孔子語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則毛傳何嘗不本之太傳太傳何嘗不本之孔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觀此則序所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均非毛公本旨而屬後

東萊詩學卷第十

十

人妄增矣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謂淑女指三夫人以下好逑謂和好眾妾之怨者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

豐坊偽作子贛詩傳謂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此衛宏牙後慧也何所取而復襲之湛若水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似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為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叙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其論可以解頤鄭箋亦有當從者如此詩分五章章四句則雎鳩荇菜兩與相對且洲逖流求本屬同韻求之不得一章情長節短末二章據已得言其調平緩而但舉荇菜不應雎鳩尤合古人參

差章法

補傳畢公作關雎謂本之張超按後漢文苑傳不言超長於詩今說作於王季舊宮人亦未為允此宮中女史所作與齊風雞鳴相類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代寫文王憂樂之情美心曰窈美容曰窕見揚雄輶軒絕代語其詰訓頗勝毛公寤寐思服服音蒲北切即康誥所云服念也與輶轉反側句皆叠用四字絃歌者每字一頓故節雖短而音仍和

琴始伏羲或云始神農未可臆斷據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知以五絃配宮商角徵羽至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楊雄琴清英謂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者非也陳陽樂書謂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

陸士詩學卷第十

十

絃深闢七絃之琴有害古制則愈舛矣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樂書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即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贏也据莊子文子二書當以二十五絃為正世本倖作鐘說文秋分之音也呂氏春秋倖作鞀鼓鞀風俗通以鼓為春分之音似是而非當從唐樂志作冬至之音

萬單五則

東萊云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其說與朱子畧同鄭箋泥小序在父母家一語甚至以葛之延蔓谷中喻女之形體浸浸日長何其擇焉不精也

因葛覃而言黃鳥賦中亦有與焉服之無數据月令孟夏天
子始締周書葛以為君子朝廷夏服則不止后妃自服矣
末章意重歸寧具見后妃德性言告言歸無專制也薄汚薄
澣雖儉而亦致潔也害澣害否似乎促迫實則暇豫也熟玩
之知亦女史所作

余嘗病世之讀詩者文義之不知何有於音節顧唇齒喉舌
今人猶古人也有心者自悟之耳偶閱漢樂府瑟調曲飲馬
長城窟行末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艷歌行末云石見
何累累遠行不如歸皆換韻兩疊以煞尾此詩正相彷彿乃
知漢人猶解音節也然則關雎亦瑟調之平者與卷耳其瑟
調之清者與

陸堂詩學卷第一

十二

鄭康成王子雍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
節陳氏樂書据關雎鐘鼓樂之及周禮磬師教緩樂燕樂之
鐘磬以駁之余謂既以樂言自當兼備八音若第云房中歌
曲則琴瑟傳壹可也若云房中之詩則雖女史徒誦無不可
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卷耳 五則

淑女好逑尚為思賢共職之說寔彼周行依据左史則所云
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又何怪焉然余每歎漢儒說經多所迎
合西狩獲麟何休指為漢高之祥光武好識七經論語盡成
緯書此猶媚人主也自呂雉稱制而東朝無不平政者序說
於關雎八詩知有后妃不知有又王嗟乎曲學阿世豈獨平

津一人哉

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歐陽子亦嘗辨之乃不能
盡脫坑塹謂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偽魯詩說指為慰勞
行役之詩夫風之為體懷人者多二南中汝墳草蟲殷其雷
皆是也而始自后妃篤念君子其義千古不刊

毛傳於首二語云憂者之興也余謂全詩皆興非鋪陳直叙
不得云賦也采卷耳而懷人屬后妃一邊即家士衡詩所云
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歎也陟彼崔嵬可云登高望遠我馬
則何至馳嘖而玄黃竊謂二三章兩地並舉上二語言君子
於役馬煩車殆也下二語乃托言酌酒以解己之離憂班婕
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猶此意也升菴統指君子未是未

陸堂詩學卷第一

十三

章專指行者不獨馬病僕人亦病而吁嗟而已之懷思見於
言外章法入妙深於詩者當必絕倒乎言

鄭夾漈注爾雅謂卷耳非蒼耳即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托
興之意取其蔓生說猶可採若張氏謂泉耳釀酒所須則泥
酌彼金罍而失詩之大旨

阮湛禮圖云六罍受一斛据馮復京名物疏則罍止有五山
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家農師三禮圖云兕觥受七升据許
慎五經異義則觥止受五升

樛木 三則

美后妃之不嫉妬舊說皆然鄭箋南土謂荆揚之域詩說詩
傳乃云南國諸侯歸心文王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

虞統天鵲巢詩相類蓋亦房中歌曲也

箋以君子為文王東萊呂氏從之因舉漢成之於飛燕隋文之於獨孤以為反照集傳直指后妃或疑古來無此稱謂第觀易云其君之袂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君可稱亦何疑於君子然從東萊說意味較長而后妃之不嫉妬仍未嘗不包舉在內即論編詩之體亦宜先美文王次及后妃履祿也用毛傳而義未足易云視履考祥福履二字殆樂括之葛藟祭之說文作藟謂着花也

姦斯 三則

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斯序說更無可疑宜爾之爾指姦斯非獨比體宜然蓋子孫衆多較羣處和集

豳詩卷第一

古

原建 一層

姦斯即斯姦朱子語錄亦嘗言之釋云墮屬一生九十九子明非涉難曉蟀矣不知幽風傳中何以引用程氏一物異名之說

桃夭 三則

集傳惟美文王本諸大學是亦魯詩也詳見余魯詩補亡

魯詩說謂鵲巢諸侯嫁女桃夭仍美后妃始終婦道豈知二南詩每章遙對以桃夭對標梅斯得矣若舉以對鵲巢儀禮合樂三終孔子時有行之者鵲巢之與關雎對待相承何莽莽而好為異論

據荀卿云霜降逆女水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婚蓋

先王制禮謂必若此乃無妨農事而非拘於陰陽五行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文之意謂是月促民嫁娶其家貧乏者雖殺禮可也禮以不聘為奔故下文即云凡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豈淫奔之謂乎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此亦鄭箋所本按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在秋九月王姬歸於齊書冬可知婚期定於仲春其論未允桃夭二語東萊謂因時物以起興且以比其華色得之

兔置 三則

墨子書文王舉閭天太類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與伊尹負狙太公鼓刀皆出好事之口詩說襲用其意而以

豳詩卷第一

古

兔置焉比集傳以為與是矣乃云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則又未免似賦愚謂上二語即曹植所云開天網以該之頭八紘以掩之也純屬興體干城腹心豈真雉兔中人哉

公侯好仇鄭箋仍泥怨耦之言解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朱子既依毛公善匹之訓兼用漢書董仲舒贊伊呂乃聖人之耦以質之說經之道固宜縝密如是

朱子舊說云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專稱不過曰公侯亦未嘗稱王之一驤也

采芣 四則

韓詩序傷夫也劉向刻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茱萸謂茱萸雖臭惡猶始於採
之終於懷顧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六朝皆主其說
劉峻辨命論再耕歌其茱萸是一微也然以為蔡人妻作去
文王則遠矣余故仍從毛義

王肅引周書茱萸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
人所得采亦覺詞費試觀本篇薄言持之即可證為車前
王肅以關雎至茱萸八篇為后妃房中之樂於古無徵余謂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二南之詩房中皆可歌誦鄭
氏註燕禮其說亦然

有樛木之不嫉妬即有螽斯之多子孫有桃天之宜家室即
有茱萸之樂有子此編詩了義也偽傳以為關草見與兒童

隣矣

陸堂詩學卷第一

六

漢廣汝墳 共十一則

女子好遊王政酷烈不謂之變風得乎不可求思父母孔邇
是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說詩者但當就此推想文王反身
之化服事之心必謂二南皆正風則固矣

按諸書皆言漢有二源黃氏日抄云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
漢水至秦州巴中縣入江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
漢陽軍入江以余考之東漢水即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沔
經漢中郡至大別入江西漢水鑿山數重達朝天嶺下遶閬
中同巴水東行入江別名嘉陵江以其同出嶓冢各自分流
故有東西之名易氏云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

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
里皆荊州地江漢分流其間至是合流王伯厚云作詩者在
江漢合流之處吾故曰漢廣採於荊詩人蓋因漢及江也
韓詩於漢廣最多謬說薛君章句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
見不可求而得之則已近於屈原湘君夫人之歌宋玉高唐
神女賦矣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
尤為侮慢聖人惟所引不可休思足正息字之訛

不可求思直寫女子之貞而喬木起興江漢為比男之不敢
犯禮以求即在言下此詩與行露野廣遙對讀者當悟之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歐陽本義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
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亦所忻慕焉也其

陸堂詩學卷第一

七

說小變鄭箋而集傳亦承其悞愚謂于歸義同桃夭據東山
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左傳反馬杜註送女必留其送馬則
言秣其馬正指嫁事而言詳味詩意蓋即積沐雉飛之感故
雖變而不失其正若作從旁效其殷勤恍惚何啻鄭風
末四語三章通用麟趾殷雷其體皆然蓋即漢魏曲後之趨
不可方思方叶罔與廣字為間韻

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大孟山西即盧氏界其水經堯山
西嶺下分流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汝水一水東北出為汝水
地里志故云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又云出弘農盧氏縣還
歸山也王伯厚云魯陽今汝州魯山縣一統志源出河南府
嵩縣分水嶺非是志又云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地道

記汝南有陶丘鄉即詩所謂汝墳皆傳會不足憑而汝墳詩之採自豫州固無疑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妻作言婉而莊誠非大丈夫妻不能作也嚴華谷襲王氏說以親伐薪而斷為庶人妻為知遵汝二語本屬興體

薛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之祿仕後漢周磐誦此詩而就孝廉之舉若使子憂業已序詩漢人何為守此曲說

王室如燬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父母孔過余謂詩美文王一語便足後世領袖稱功連章勳進真婦女之不如

麟趾

四則

六

麟趾固闕雅之應而亦益斯之推也子孫宗族皆仁自武周而二號而召畢何所不該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同一指歸但雅則主賦風則主興耳

孔疏不知興義乃謂黃帝堯舜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四靈之瑞不能悉至較量辭費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吾未信獸中之麟難於人中之麟

或疑貞觀之政幾於三代之治伊川云闕雅麟趾之意安在此可見周南為王化之基

是詩比之琴瑟麟之趾振振猶夫益斯羽詵詵今當作章四句

讀召南二則

公羊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序說之所本也愚攷諸經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之為西伯不待讀甘棠詩其說信而有徵若周公之為伯當在三年東征與夫留後治洛之年而詩書皆稱公不稱伯且營洛之初東伯已有其人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邦伯者方伯也在同姓康叔為諸侯長在異姓太公受命專征則未知當時為東伯者太公與康叔與愚謂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語見王制王制本漢文時博士所作即以公羊為据而周公之為東伯於經實無明文也水經注郡國志皆云周召分伯在漢弘農郡陝縣集古錄以

陝州石柱為憑其言尤失實朱子嘗疑陝東地廣陝西只關

中雍州之地未免不均夫漢儒當諸經燬燼之餘無從參攷

亦何怪其多所牽合今則六籍大備異同得失不難自我折衷蓋詩已顯題為南而說者猶證以東西之說宜其如鑿枘之兩不相入耳然以周召為二伯此猶無害於義若謂召公當文王時即能為文日關國百里則文未免隣於操懿而召公亦不過荀或高柔之屬大非後學所敢安也据尚書傳史遷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越明年而即薨何暇以岐地分賜即召公亦何暇為文施教而二書尚不可不信獨不觀君奭之篇乎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使召公當時業已受采施教周公何無

一語盡及也說詩者知文王以西伯終身化被南國召公能繼其職奕世丕顯則雖甘棠一詩實美召公猶當繫諸文王以昭臣子讓善之義乃舉鵲巢十四篇統而繫之召公顛倒純繆亦云甚矣召南且然況乎以周南繫周公哉

孔穎達正義云召是周內之別名其說無徵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余謂以召為邵從食邑而增也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采邑傳氏因云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國志注又云雍召穆公采邑按宣王時申伯管謝仲山甫食采於樊皆近東都江漢詩錫山土田則王屋之采正召穆公虎所加錫者何

地志之類倒紛紜

鵲巢三則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孔氏雖引緯書頗得發興之義

鄭箋鳩有均壹之德劉勰雕龍亦云鳩鳩貞一故夫人象義今說但取性拙是有鑒於牝雞龍雛之禍而不知德功之餘容言並傍固不徒教之以拙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郊特牲云然按二南中關雎桃夭鵲巢何彼穠矣孰非新婚之詩有詩無樂余未敢信

采蘋三則

或說諸侯夫人勤於親蠶蓋本七月毛傳繫以生蠶驗諸吾

鄉未見以白蒿覆蠶種也蘊類有七繫與其中詩人偶舉以起興耳

采蘋采蘋皆與葛覃遙對葛覃以歸寧為孝采蘋采蘋以奉祭祀為孝孝與貞婦德之大綱也曰儉曰勤抑未矣

此夫人承祭之樂歌何以用諸鄉飲酒射燕禮蓋歌詩必類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間歌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文義皆合若合樂則改詩為譜不主文義而主音節故鄉國可以通用即降為士之射節亦無不可

草蟲三則

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與蟋耳相對朱子詩序辨云疑亦夫人所作篇中無以禮自防之意誠然但草蟲草蟲

陸生詩集卷第一

主

陟山采薇愚謂皆屬興體

說文親遇見也疊此一語盡見久而遇暫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見曹氏放齊詩說所當改正以合儀禮篇中兩言陟彼南山與周南之南有樛木雖屬興體而南之主地言不主音言亦可意會篇題既曰召南當次甘棠之後

采蘋三則

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藥括此詩而首云濟澤濟水溢為滌澤鄭之滌陽也詩當採自豫州

有齊季女四字通章歸宿如僧繇之畫龍點睛

接婚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然則莫於宗室牖下而季女尸之當美將嫁之女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雖据射義似亦未的

甘棠 三則

思其人猶愛其樹左氏說詩如是足矣史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王吉劉向皆學韓詩又從而甚之謂召公述職當民蠶桑時故不入邑中含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劉元城駁云是為墨子之道余謂思召公而假甘棠以立言是六詩之妙於興者甘棠尚不必泥何況樹下云云

陸堂詩學卷第一

圭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壽安今河南宜陽縣大抵古賢名蹟爭相引重地志之訛不足置辨吾所信者此為周人美召伯之詩而已

召伯所說爾雅注作稅側界切蓋謂稅駕之所

行露 五則

序云召伯聽訟也以一詩而牽合數詩小序通病竊謂行露以下皆南國詩與召公無與如舊說何以教行於女子而反扞格於丈夫

列女傳申人女作申國在南陽宛縣是亦豫州詩也劉傳本韓詩雖難盡信亦不盡出於鑿空

詩三百篇五言者少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余謂體既變而語皆巧當屬康昭以後之作野廣亦然

行露野廣視漢廣之男女知禮其風變矣編詩之意以二南為房中歌曲故取此二詩見雖遇強暴之男而女子自守尚當若此其貞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強暴亦為不善說經者矣

厭浥行露露疑路字之訛謂行多露與也雀角穿屋鼠牙穿牆義當屬比

羔羊 二則

詩美大夫向無異論鄭箋以退食為減膳則泥序所云節儉而失之安成劉氏曰猶同南之有兔置也

陸堂詩學卷第一

圭

胡新安曰縫之突兀謂純有界限謂緘合二為一謂總五義無考戴侗云疑皆絲之量數嚴緝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按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其義亦主節儉此嚴說所本第觀鄭風三英繁今則戴說為優蓋英裘有紉或五或三皆約略而言之

殷其雷 二則

殷雷為草蟲之屬猶汝墳為卷耳之屬詩說以為武子克商諸侯就館終南詩傳又云美召公何異白晝譚夢時解以雷之有定在興人之無定在山陽山側山下統而觀之則亦無定在矣六義中惟興難言有以物者有以時者有以地者有兼物與時與地者有有因者有不必有因者兼時

與地而不必有因者殷需是也有興於始者有於中於末者有全篇皆興如卷耳甘棠之屬者夫意有難言言有難盡或從空結撰或假借以轉折收繳使人讀之似比似賦而不覺其為興是乃深於興者也六朝人惟劉勰深知興義其論詩在鍾嶸之上雪山王氏詩總聞云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自謂加功三十年吾不知其鑽研者何義也

標有梅 三則

遲歸有歎女子之情聖王弗之禁也然以視桃夭抑亦風化有闕矣小序男女及時強欲比而同之何居

戴岷隱續紀云女父擇婿之詩姚承菴疑問服膺是說余謂女父相攸則暇豫矣何心而急皇如是

陸堂詩學卷第一

古

標梅雖曰興體然觀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瓊疏据爾雅釋梅為枏可知關中無梅漢修上林苑乃移植焉而此詩固採於梁荆也

小星江有汜 共八則

二詩與樛木螽斯相對而江汜則愈降矣愚嘗讀易歸妹卦深歎周孔聖人以六爻括盡古今婦德女行讀二南者亦當從此而識編詩之意

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

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噉噉即桺也据鄭箋心三月在東方噉正月在東方見不一時詩人亦約畧言之無定屬也抱余與桐箋以桐為牀帳得之孔疏詳引內則註中五日進御之序文雖煩碎義猶不失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豈以登高能賦之才乃甘為此巾幘語耶

寧都魏際瑞詩經原本極論切韻謂鼎之叶留未知所据毛傳參伐也鼎留也孔疏引元命苞鼎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余謂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象魚義鼎象留留以承梁之空故鼎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鼎史記律書北至於留言留不言鼎是詩人本用留字而漢人書為鼎也

陸堂詩學卷第一

圭

宿海在崑崙之北江源犁牛石在崑崙之南佛書謂之疏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山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叙萬餘里岷山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變獠溪洞間世人從未問津故舍遠而宗近寔則岷之入江猶渭之入河不可指為江源今志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志雲南麗江者祇知其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也霞客親歷崑崙南境為說甚詳今載江陰縣志

朱子謂江汜即今夏口而余從李氏說以為詩採於梁州者何也按爾雅決復入為汜小洲曰渚岷江由成都府茂州西

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乃入湖廣荊州府
歸州則梁州之域其為汜為渚者多矣爾雅江為沱郭璞注
引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
之所鑿也詩當指梁州之沱而言

若無美媵之說吾將疑為若蘭之迴文連波之悔過小序可
從特賴篇中之子歸句耳

野有死麕二則

箋疏皆以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字可通試觀古辭
陌上桑後人猶可擬作不必羅敷自道其貌美而操潔也

次章以三語與一語其體甚變末章意則貞而語近諧吾故
疑為康昭以後之詩

陸堂詩學卷第一

夫

何彼穠矣九則

此詩謬說尤多毛傳訓平為正以為武王文王孫適齊侯
之子孔疏謂平王猶書之稱寧主後人并以齊侯為齊一之
侯皆惑於東周無雅并無正風之說而強為之辭

鄭箴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說尤

支離

魯詩說云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
魯莊主婚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按齊襄
有鳥獸之行王姬亦不終歲而卒其詩烏得列於二南

考索云刺詩也謂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其說
非是又云二南不徒西周之詩東周亦與焉其說固是然以

齊侯之子為諸兒則仍非也

竊謂齊侯之子桓公小白也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其
時桓公霸業已成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則不失親迎之禮詩
所以夫婦交美也而王姬謚共與肅雍之義甚合且齊風終
於諸兒刺惡也繫桓詩於二南褒美也魯史既躋僖於頌桓
公實能膺方伯之任而繫諸召南之末似有微意存焉
聲音節奏近於鵲巢曷不肅雍尤能揭婦道之要則以是詩
為房中歌曲更無遺議

王魯齋以二南相配欲斥甘棠野麕及此詩愚謂統觀三百
東周不惟有雅兼且有南賴此一詩可破漢儒曲說奈何而
欲斥之若謂甘棠宜別屬則題為召南者更無因矣

陸堂詩學卷第一

圭

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立文甚拙而可信為衛宏手筆蓋
宏嘗著漢舊儀范曄禮儀與服志多採其說
唐棣桃李鈞緡皆與之似此者

騶虞五則

騶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園之司獸者也賈誼新書云爾小戴
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魯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注莫
有易者朱子詩序辨中亦存是說終不及毛義為長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與海內北經林氏之騶吾滑稽傳
東方朔所云騶牙似屬一物而形狀則言之互異明宣德四

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核者

查發五祀毛傳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亦本賈傳此解未嘗不見禽獸之多而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更與下文騶虞關照較勝集傳所引中必疊雙

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賈革之射息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二說皆未可從蓋文王時詩成王用以為射節耳末句與麟趾同調虞字與嗟字相應古韻虞麻本通何必牛霞五紅一字兩叶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夫惟瑞獸斯足歎美也豈所施於賤官耶

陸堂詩學卷第一

夫

闕雖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好言瑞應亦是漢儒習氣且騶虞本文王詩列於野麇彼穰之後疑非孔門舊次然而修齊之效馴致治平中和之量可該位育其理不與其說自可從也季子札於二南乃有始基未也勤而不怨云云竊謂爾時所歌必汝墳殷雷之屬若闕雖鵲巢騶虞諸詩久為燕射樂章札豈至魯而後聞哉

書二南後

讀二南而仍不免牆面則奈何陸子曰是尚不可泥詩求況序說耶周南十一篇舍兔且麟趾則皆言婦德也召南十四篇甘棠羔裘騶虞而外亦然然而至聖度訓所重不越乎此蓋修身刑家自天子至庶人與有責焉桃夭之女子善學后

紀必由於兔置之賢人善學文王內有尸齋之季女外必有羔裘之大夫未有陽不倡而陰能和者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觚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擾庭董召南家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吾故讀周南得一法焉文王我師也公明儀豈欺我哉讀召南又得一法焉不必篇中皆有文王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陸堂詩學卷第一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

夫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

郊廊銜說

郊廊舟六則

綠衣四則

燕燕日月終風共十則

擊鼓二則

凱風二則

雄雉二則

炮有苦葉六則

谷風四則

式微施丘共六則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

簡兮三則

泉水四則

北門北風共五則

靜女四則

新臺三則

二子乘舟二則

鄘柏舟三則

牆有茨君子偕老共四則

桑中三則

鶉之奔奔二則

定之方中五則

蝦蟆二則

相鼠二則

千旄三則

載馳四則

衛淇與四則

考槃二則

碩人四則

采芣四則

竹竿三則

芄蘭二則

河廣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

伯兮三則

有狐二則

木瓜三則

書叩鄘銜後

桑中篇續論附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

平湖陸奎勳聚縵著

松江姚廷鑑平山全校

邶鄘衛說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鄭譜云然顏師古亦從之班固據書序謂康叔始封即兼有二國鄭氏以地大非制并兼當在後世子孫夫合邶鄘衛三國遠不及齊太公賜履之地康成何爲而致疑焉胡雙湖乃云周夷王時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地按牟伯至貞伯六世皆爲方伯頃公德衰不監諸侯有賂王復爵之事而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則胡氏之說不如班史足信矣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觀此則康叔之兼有邶鄘更可無疑邶鄘

陸堂詩學卷第二

一

地既入衛其詩又皆衛事而繫諸邶鄘其義有不可曉者安成劉氏謂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朱子則云詩有邶音者繫之邶邶音者繫之邶如劉氏說倚暖刺魯莊作自齊人則附在齊風匪風思周道作自鄘人則列諸鄘風皆其例也朱子所云亦非創論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於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聲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本於呂覽詳於劉勰之文心雕龍後儒多祖其說余謂武帝樂府祇詠漢事實總趙代齊楚之謠遠作大樂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今依毛詩之序而解之固不能外地與音之二說然而既經秦火豈無錯簡就中若式微泉水載馳河廣并雜黎邢許宋之詩崑山顧寧人直謂邶鄘

衛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其見甚卓可以息同異之案余有取焉朱鬱儀詩故云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鄙哉言乎邶鄘衛三詩雖分實合自季子聘魯觀樂已然北宮文子論威儀引威儀棟棟不可選也第云衛詩不云邶詩是又一徵也已

邶栢舟六則

變風首邶不與衛之并小程子說也嚴氏以爲莊姜失位乃二南之變故以邶爲變風之首皆不可從元城劉氏曰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其義固當但今詩之次已非孔氏之舊亦不必槩爲推論也

陸堂詩學卷第二

二

序云仁人不遇與孔叢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甚合衛頃以下本屬增入朱子註孟子亦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余故仍主序說以此詩爲離騷之濫觴列女傳謂衛宣夫人作劉向不信左傳故有此異說馬貴與謂朱子信向說而改小序此殊不然集傳特以辭氣卑順柔弱疑爲莊姜所作愚謂莊姜之詩已多不容增益且篇中所云寤辟有標不似我思古人安於義命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豈可以嫡夫人而預想大歸耶鑑空故妍嬈畢照不可茹喻已不能容惡也歐陽本義云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謂雖親戚不可恃也李迂仲云如王國寶乃謝安之壻范甯之甥而國寶既爲小人則雖謝范之賢亦皆潛之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蓋喻君心之闇耳集傳分比嫡妾余覺未安而陳埴在門業已疑其太深

首章末章興也匪鑒匪石匪席乃反比體

綠衣四則

序以為莊姜作不知何據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歌詩必類意者序以此為左證與

鄭箋云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乃欲改綠為祿以合女御祿衣之制不幾乎點金而作鐵乎

綠今絲今女所治今言治絲者不可禁亂耳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而反亂之說固支離集傳妾方少艾而

陸堂詩學卷第二

三

女又嬖之亦嫌太盡

婦今給今妻其以風班姬扇辭本此綠衣今白華自古今有之亦本序以作賦

燕燕日月終風 共十則

三詩序皆以為莊姜作集傳亦從之然燕燕宜後日月日月宜後終風不識篇次何以胥倒

韓詩以為定姜送婦蓋泥之于子歸句也鄭氏註坊記又以為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蓋以傳中先君之稱相類也世次太後即康成亦自知其非而註不及改

遠送于野毛傳以為過禮余謂戴鳩大歸當具車徒以送莊

姜豈必親行耶

遠送于南朱子云此可為送戴鳩之驗蓋陳在衛南也然則仲氏之稱其以戴鳩為厲鳩姊耶

愚三復末章終疑序說為非大明詩摯仲氏任任為摯國姓此何以訓為任邨之任寡雖男女通稱若自稱寡人豈以莊姜之賢乃為呂雉武嬰先驅耶况綠衣日月終風詩皆稱我何獨於此趁韻也妄謂此為衛君悼亡詩燕以匹至而成巢反興也之于子歸猶潘岳詩所云之子歸窮泉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猶士衡詩所云出宿歸無期揮涕流離也末章追述閭德猶夫晉武元楊皇后誄宋元皇后哀策文有實聰實哲通於性命惠問川流芳猷淵塞等語也仲氏任任當屬薛國之女惜乎衛為狄滅史策盡亡吾言無徵曷勝浩歎

陸堂詩學卷第二

四

詩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豈有既歸本國而反云父今母今畜我不卒者

俾也可忌也疑我字之訛報我不述速循也說文同毛傳余謂述即道也東萊作不可稱述稍紆曲

蔣悌生五經蠡測謂終風且暴譁浪笑傲等語可施於州吁不可施於莊公而疑朱子改序之非愚謂二雅斥王其詞有甚於此者况夫婦本齊體耶若云為州吁作左傳明言莊姜

惡之何違心而作悠悠我思之語當纂絃已後則情理愈失矣朱子改序自具特識後學未可妄議

終風指斥甚於日月先後本無倒置惟以燕燕混入而後漢宋諸儒盡以為綠州吁作孰謂不仁者而可與言哉

不日有噎蘇氏曰古又有通

擊鼓 二則

篇中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語可斷爲州吁時詩

王肅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李迂仲云爰居爰處章士卒必敗之辭末二章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集傳與李說合

凱風 二則

觀孟子可證序說朱一齋詩解願於七子多責備之辭今試設身處地欲如此詩之痛自引咎感悟親心正恐百思不到也章帝以陰太后故未賜東平琅邪三王書曰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淵明詩一欣特溫顏再喜見友于凱風負

陸堂詩學卷第二

五

我心載樾守窮湖知七子之能終養矣首章亦當從毛傳作興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

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與地廣記謂浚儀之寒

泉阪非也

雄雉 二則

文義音節酷肖燕燕然以雄雉起興可信爲閨怨之作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即唐人所云悔教夫婿覓封侯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女子詩而舉以勸勵學徒聖人說詩豈

如經師之蜂鑽故紙

乾有苦葉 六則

序云刺宣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非也箋以夫人爲夷姜尤非詩說詩傳管叔以殷畔邠人風之更不知所云

此猶鄭風之出其東門以刺風俗之淫而自表其志也通體與比錯出觀者所由五色目迷

左傳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乾有苦葉矣雖斷章取義而詩之首章原不過以涉水起興鄭箋乾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婚禮納采問名亦不知其所云

清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比也此二句乃詩人刺淫本旨釋文從毛傳改軌爲軌軌音房覽切與韻不協許白雲名物鈔謂較末亦可稱軌蓋本少儀祭左右執范之文則軌原非地下轍跡何勞改字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氏因以喻夷

陸堂詩學卷第二

六

要求非所求試觀雄狐牝鷄物類之稱本無一定雉鳴求其牡直謂女先乎男耳以刺夷姜吾未聞夷姜之於宣公如宗

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也豈有舍宣公而刺夷姜者哉

三章雖雖鳴雁興也即從雉鳴引入末章招招舟子比也仍

以繳轉涉水後人但稱鄭東門爲貞士作而此詩之心靈手

敏妙義環生索解人正不可得

宋馬和之嘗奉詔畫毛詩明張靖之題乾葉圖云乾葉苦未萎濟水盈淵淵寒棠不可渡招舟非我儼驚雉良足異鳴雁

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却顧安超超差合風人之旨

谷風 四則

焦仲卿妻詩在漢極古較此則俚

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昌黎道經鬼詩白石爲門畿亦以畿爲門閭

濁涇清渭向來成語箋云絕去所見因取以自喻泥甚母道我渠母發我笱蓋以喻家規之不可壞也爾雅娶婦之笱謂之留觀此則齊風敝笱雅詩小弁孰非引用常談耶不念昔者伊余來暨魏氏鶴山極賞此結語以爲忠厚和平優柔肫切

式微施丘 共六則

朱子詩序辨云二詩無黎侯字未詳是否愚謂黎地近衛其風附見亦編詩之一法也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既往而不同款式微式微胡不歸傳母

陸雲詩學卷第一

七

勸之去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夫人答以守婦道也此可證爲黎國詩詞氣淺薄頗近婦女但觀左傳襄公如楚怒季孫宿之取卞不欲反魯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則毛說爲長毛傳以中露泥中爲衛邑此不可從遺齋補傳云中露謂暴露泥中謂泥塗也

補傳又云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施丘當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余觀衛詩之失次者多矣黎詩附見固可不拘世次

褒如克耳黃實夫云褒然威服之貌充耳者瑱也集傳聾人多笑本鄭箋而近於謔

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按凡國在共城之南黎

水之北疑二詩作於凡伯之從臣而說者說爲黎侯也但篇中無戎伐之意故余未敢輕改舊說

簡兮 三則

舊作三章文義割裂集傳改定良允

詩傳以簡爲伶人之名似乎近理實則無稽按商頌云奏鼓簡簡則簡乃鼓聲亦舞節也方將萬舞毛傳對下公庭因訓方爲四方鄭箋作活字解是也萬者二舞之總名孔疏据公羊分萬爲千舞爲羽舞非也篇似今之單篇毛傳六孔者得之六孔之篇吹法見樂書不必泥許慎三孔之說榛苓美人離騷之所自出倘無末章人品與詩格並低

泉水 四則

陸雲詩學卷第二

八

衛女思歸詩何以編之衛風補傳云衛女作此以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按隋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千言山李公緒曰邢人縣有千言山邢人屬邢州余謂邢州本周邢國詩言出宿于千飲餞于言蓋衛女嫁邢者所作錄泉水以存邢風猶夫錄載駢以存許風

涕非地名即濟水也補韓詩作坭寰宇記大瀾溝在潯州宛句縣北七十里肥泉水經注云翼佩數源異出同歸

問我諸姑當從杜注作致問解嚴氏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

駕言出遊箋疏皆下十成死句集傳云安得出遊於彼不惟

文義圓活而上文肥泉須漕亦覺一氣貫注

北門北風 共五則

中培詩說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北風邶人厭亂之詩余最惡詩說之作偽於此獨深有取焉蓋詩所由繫諸邶者以存此二詩也篇末三疊一字不易其音節與十七篇迥殊

邶亡於周初則所云王事適我者當與汝墳之王室如燬相去不遠

協韻之下連用我字與小雅伐木末章相同嘗閱宋上邪曲四章晚芝曲九章其然句皆吾字可知吾思今哉等字歌詩必用爲餘音今皆失傳惟笛色譜之五尺乙四畧存古法

陸堂詩學卷第二

九

朱子詩序辨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愚按春秋左傳衛之虐用其民者莫如州吁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北風雨雪語亦不合以爲邶詩而比於魏之碩鼠鄆之萋楚誰曰不然

以虛爲寬程子說也以邪爲徐鄭氏說也只且語助本孔疏然即以爲國之空虛人之姦邪未嘗不與魚韻叶也

靜女 四則

男女期會贈答歐陽氏本義已然非屬朱子創論愚謂俟我城隅即漢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也貽我彤管即所謂遺我尺素書也匪女之爲美即所謂此物何足貴也但古來騷人多以閨中之幽獨喻己之不得於君友若竟作男悅女詞即靖

節簡情亦爲白璧瑕矣是詩大旨已淫何必依小序刺時爲作者諱

彤管迄無定解歐陽云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曹氏因以彤漆之管爲樂器之屬非也据左傳靜女三章取彤管焉當從毛傳作女史之筆

於是則見之矣集傳亦太泥人之貞淫雖別而作詩之體大槩追述其平昔之離合悲愉與俟我城隅例觀可也

毛傳萋茅之始生也意本野麋据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萋此章猶之折楊柳耳

新臺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二

十

淫荒而可望以移風易俗之事乎

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此豈足稱勝蹟而彼此爭之地志可笑雖名手有時不免

簾櫳戚施醜詆不遺餘力以此爲教猶有如楚平之於建妻明皇之於壽王妃者

二子乘舟 二則

劉向新序謂急于傳母作据左傳當出自左右公子之徒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與也魯詩說沉之於河較新序尤爲失真不取有害取通退毛傳於泉水第訓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其義難通在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在此則曰不以

述而有害乎

鄆栢舟三則

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即衛武公也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橫加詆毀史遷往往不能決擇善乎東萊之辨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齒又加長安得云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云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篡位也余聞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或於遷說耶

陸雲書卷第二

士

或云共伯即子伋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作亂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讒伋為共世子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謚法如之故檀弓云是以為共世子也檀弓句法與左傳魯人謂之哀姜相似蓋出姜之歸襄仲殺惡及視哀姜之避慶父亦殺般及閔也余謂列女傳鄆悞為卨共悞為宣今共姜之節已著而共伯之孝未彰敢不存子說以詔來世

按子頑謚昭伯則子伋之謚共伯最為近理通典謂世子無謚以謚申生為春秋特典亦屬臆斷

鄆有茨君子偕老 共四則

牆茨以刺子頑歐陽所云蒺藜當去而懼傷牆者是也君子

偕老詩乃刺宣姜東坡所云愧夫人之不稱其服者是也宣姜雖可刺何必疊見層出愚故於鶉奔亦不從舊說

漢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蓋為梁荒王子立內亂事也集傳中書謂舍之交積材木頗注明言閨門隱奧之處曷不全引之集韻葦同審博雅云夜也此本魯詩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只此二語顯刺下二章純似歎美意在言外張承吉號國夫人一絕深得其法

或曰如何不淑禮家之弔詞也疑此詩亦為哀挽夫人而作姑錄之

桑中三則

陸雲書卷第二

士

序云刺奔也說猶可通後人益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蓋本左傳申叔跪遇巫臣語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孔疏遂謂與之期而行淫噫太甚矣玩篇中思字送字亦追述既往之詞采唐采麥采葑興也

鄭語姜為伯夷之後公穀弋同如夏后氏之後姜不獨齊姒不獨杞

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疏妹同沫妹邦於諸國屬鄆漢地理志鄆鄆作庸補傳曰鄆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可證此詩為鄆風詳見桑中篇續論

鶉之奔奔 三則

左傳伯有賦鶉奔趙孟斤為牀第之言故集傳亦從序說明

言我以為兄而曰衛人之刺殆即微子避紂稱我之義歟

釋文奔奔疆疆乘匹之貌不必改訓而謂鴉鵲之不若也

婆我英云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是時惠公齒已長矣曰

我以為兄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其安

然為子而不知閑也其說頗得詩人之旨

定之方中 五則

傳云季年乃三百乘則此詩亦追美衛文之詞終焉允臧尤

明證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知唐虞昏星之占於周不廢揆之以日

作于楚室知周禮昏測之法至春秋未亡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說文虛大丘也案

陸學集卷第二

古

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朱子遺說景山仍當作

山名稅于桑田田字今叶徒因反陳季立云古田陳通音故

陳敬仲後改田姓本顏師古急就章註

匪直也人也字作其解自合追美語氣遺說作人化其德而

有塞淵之美反滯

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

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

前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朱氏此條謂詩序緣起

戰國余謂衛人為之賦碩人鄭人為之賦清人當春秋時史

官業已顯標矣

蝦蟇二則

意猶乾葉篇法大遜但以不知命作結覺言近指遠耳蝦蟇

朝隋興而非比詩說云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以

蝦蟇代妻猪可乎

隋虹也本周禮注玉曆通政經旦見於西為雨暮見於東則

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

止其占法與集傳殊

相鼠 二則

白虎通以此為妻諫夫之詩說固無據余謂語氣淺露毫無

溫柔敦厚之旨比蝦蟇更下一格鄭語因在楚宮後遂定為

文公之詩亦未必然

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以此為與義較直哉

千旄 三則

左傳千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與離女同稱當時似有異說

然名卿大夫折節禮賢義甚高風亦正何必好異而更為斷

斷

五之六之雖協韻而極言其威第觀夏書若朽索之馭六馬

詩人亦從無杜撰也

詩總聞云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

以為報也泥姝子而全旨盡失王氏之鑿大概類此

載馳 四則

舊作五章韋氏據鄭子家及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

于大邦故合二章為一首

大夫跋涉朱子舊說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而托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較勝改本全詩皆寓言末二章顯屬興體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即子西之賦黍苗其意以晉為方伯也大邦指齊誰因誰極望齊桓乎直激之耳

夫人本與齊子同母而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舍桓誰屬故末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若宋桓之立戴於曹露處寄舍夫人早知其無濟矣据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則是詩不為無助豐城朱氏謂楚丘之墟齊桓管仲自為圖霸之計蓋亦未能推情審理矣

衛淇奥 四則

重刊詩經卷第二

主

大學所釋魯詩之遺孔叢子於淇奥見學之可以為君子猶是意也小序美武公之德余觀左傳季札云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此詩乃國人懷其先公之作謂指武公可也謂康康叔而言亦無不可

李迂仲曰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入河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奥其字從水從奧與今本奧字通張華博物志謂肥泉一名澳水流入於淇鄭道元從毛訓陳嘗辨其誤

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據兩物於一言非也瓊疏以為木賦州尤非漢武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

治矢豈可以陵谷滄桑遽為異說乎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荷重較今名物疏云較出式上似與式為兩層因謂之重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

考槃 三則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孔叢於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於世可證序刺莊公之非鄭箋尤多曲說先儒辨之詳矣

碩人之過舉要道同窩升庵云猶言科坐也余謂曲陵曰阿故承以適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如

重刊詩經卷第二

主

熊朋來曰余杜門弦瑟以蕤賓之角歌考槃蓋不獨此篇凡風皆角調耳此近樂記角為民之說律呂精義云二南國風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惟商頌屬商調余未敢信為確論

碩人 四則

按列女傳謂莊姜婦道不正而諭之非也謂作自傅母則可從不然手如柔荑一章豈外人所得描摹

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滅於衛一統志齊武平初邢臺人有掘古墓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名物鈔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

城縣

歐陽云篇中刪素以爲絢句余謂繪事後素夫子素已釋之此語最有理致不應刪也朱子云每章七句不應次章獨多一語

末章箋云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集傳亦用其說愚謂上五句特以興起末二句言姪娣媵臣之衆盛耳或云庶姜孽孽寵嬖妾也庶士有竭州吁勇而好兵也亦通

張四則

同一棄婦詩既取谷風之貞兼錄氓之淫者愚所謂黑白不相掩也篇中有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當屬婦人口吻序以

陸書卷第二

士

爲刺時豈刺人而自露取關乎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復關隈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峴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文君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從此二句翻出

不思其反鄭箋曾不念復其前言既與信誓驚應而下句是字亦不落空

竹竿 三則

即泉水之縮調也作於父母未終時故徒思而不哀

朱子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是說猶晦

呂氏曰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以南爲右也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末章駕言出遊乃道者自己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芄蘭 二則

序云刺惠公者得之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莢生葉間垂之如鴈狀其葉如佩韞之狀按韞有二說依毛傳則決也以象骨爲之者右巨指依鄭箋則否也大射之朱極三以朱竿爲之韞食指將指無名指止字既從韞鄭說爲近

垂帶悸兮程子云悸者執心不定也集解云更始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臺作刮席不敢視其不足爲

陸書卷第二

太

君也如此

河廣 三則

說苑宋襄公茲父爲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足爲序說之證

河廣宋風而繫之衛昔人以爲衛女所作不知國史之意蓋尊宋以例魯也見齊風及商頌說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夫人以河廣起興必作于伏未入衛之先且小序亦但言思宋謂襄公已即位者乃

鄭氏之曲說

伯兮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愚按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一事於時於地無有不合之東與齊戰也錄此詩豈惟見女子善懷所以罪衛朔之無王而怒齊襄之黨惡也

楊用修謫永昌其繼室黃寄以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一時傳爲絕唱以三百篇爲詩料勝似獼猴唐宋類書

有狐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二

尤

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綏綏白狐毛色散舒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安

序云刺時末句難通余謂棠者歸也帶者束也服者表也詩固婉而多風也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勝於彰寡婦之淫志然以爲憫之究不若作刺詩之條直

木瓜二則

序云美齊桓公也其義不刊孔叢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依文立論已近今說矣

楊龜山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而專封

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胡傳亦門之愚謂春秋爲魯僖紀事則書城楚丘足矣本無可加之語况衛受封已久即齊桓亦成之城之而已傳云封衛者失之夫桓之霸業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忌亡與滅繼絕乃孔子所謂正而不諂者惜乎衛人徒有是詩而不知所以報也

男女贈答集傳本作疑辭輔潛溪童子問尊信太過必欲盡廢舊說漁洋詩解極低其謬愚觀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威之事爲盡可法哉則朱子雖不足於桓未嘗不遵用小序也

書邶鄘衛後

邶之遺詩二北門北風是也鄘之遺詩一桑中是也他詩附

陸堂詩學卷第二

手

見者六式微旄丘黎風也泉水竹竿邢風也載馳計風也河廣宋風也其餘三十篇皆衛風詩莫多於衛也正風四雄雉懷人而善言德行定之方中美中興于旄好賢淇澳美君子皆不得目爲變風淫詩二靜女桑中是也乾有苦葉蠍螭有狐皆刺淫之作也新臺牆茨偕老鷄奔刺及於上者也凱風子雖孝母未貞谷風婦雖貞夫已淫氓詩淫於初悔於終以衛詩較諸鄭淫過之無不及也嗚呼朝歌汙俗紂帥之而有餘康叔武公化之而不足况繼以莊之狂暴宣之淫荒惠懿之愚闇乎文公南徙楚丘其風差別然非秉心塞淵節儉富國衛之不爲邢譚也者幾希

桑中篇續論附

說經無惡乎極辨也朱陸同異由太極圖說而起吾讀桑中序論而歎朱呂之抵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漆洧猶止於中聲列於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於聖人刪詩之旨此賢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仲呂以抑朱者也賢與曰桑中漆洧何嫌其為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山詞選之屬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漆洧比也漆洧叙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為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靜女畧同明明出於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

陸堂詩學卷第二

主

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刪之夫詩與春秋相為表裏者也華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雍姬之母曰人盡夫也此其語非復人口所出而左氏錄之曷嘗以此成為穢史哉天地間有陰陽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拚也聖王者風教之主因其淫生於心不可得而強測幸而有心聲之詩於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惡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為教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即自陷於禽獸之路後雖習見六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悅鮮

有不敗者矣况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屢而無算也必以詩為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呿呿吁吁而且知母不知父乎吾嘗謂貞淫奢儉其風本殊故必分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詠而一不自檢即流入於邪淫為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桺永周美成之失夫周桺固自其口出者也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然則集傳遂無漏義乎曰以三數貴姓之女而行同一轍此亦事之不然者也桑中本瑟調之詩美孟姜矣而上前解也期我乎桑中而下後解也不必作於一人作於一時也特以孟姜孟弋孟庸其所懷者皆貴族之彼姝則已有愧於衛門詩人而又綴以期會迎送之詞益會真雜憶之溫觴矣雖欲不斥為淫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濮上同為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衛明其為鄭風也衛靈聞琴聲於濮上師曠知為紂靡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為瑟調也嗟乎先儒同異之說且紛爭而未有已而吾復倡異說於其間是名開取謗也雖然不極辨詩之義究不大明吾敢避多口之憎而漫為調停兩可之論已乎

陸堂詩學卷第二

主

陸堂詩學卷第二 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

王風辨

黍離 四則

君子于役 二則

君子陽陽 三則

揚之水 三則

中谷有蓷 二則

兔爰 二則

葛藟 三則

采芣 二則

大車 四則

丘中有麻 三則

書王風後

鄭詩說

緇衣 三則

將仲子 二則

叔于田 叔于田 共六則

清人 三則

羔裘 三則

遵大路 二則

女曰雞鳴 三則

有女同車 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

一

山有扶蘇 二則

採芣 二則

狡童 二則

褰裳 四則

丰 二則

東門之墠 風雨 共四則

子衿 二則

揚之水 二則

出其東門 二則

野有蔓草 三則

淇水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

二

著鄭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

平湖陸奎燾聚錄著

受業劉 宿松齋全校

王風辨

謂以王尊周者非也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繫詩爲孔子事益謬矣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說詩者承訛踵陋以周南繫之周公名南繫之召公因謂天子例必無風夫風教始自天子余于國風辨已詳言之而舊說王室當在雅衰微故列于風此尤大謬不然者按

陸堂詩學卷第三

一

正月兩無正苑柳都太士諸詩顯屬平桓諸君之雅而序皆云刺幽朱子雖心疑之未經駁正此其誤皆由失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一語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爲頌亡也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以詩亡爲風亡也惟伊川則云王者之詩云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朱子章句因從之而黍離降爲國風兼川龜山楊氏之說余嘗發明程子之意以爲雅者六詩之主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頹墜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即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以是爲雅亡可也雅亡者即王迹熄之謂由是而推之天王不巡狩太師不陳詩即以爲風

亡可也列侯僭郊禘大夫八佾歌雍即以爲頌亡亦可也若夫變雅之作正由衰世不知有何可貴乃謂王室降風平桓

諸君并變雅而亦不可得悲夫今黍離十章具在考其文義玩其體裁音節非雅非頌又不足爲房中歌曲則舉而繫之王風何惑焉然龜山之說始于服虔而顯于鄭氏詩譜第鄭譜則猶泛言也范甯序穀梁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噫誣聖亦太甚矣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及王之風久已流傳以爲貶周孔子不受即以爲尊周孔子亦不受也師乙答子貢問歌其時已分大小雅而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商人能識五帝遺聲齊人能識三代遺聲此

陸堂詩學卷第三

二

又可見繫詩不始孔子而詩所由繫固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矣然則孰繫之曰國史繫之也詩書相爲表裏書皆史官所錄詩何爲獨不然說者泥王制之文謂詩必陳自太師因以刪詩屬諸師摯據周禮王十二年乃巡狩則王制所云五年一巡特虞制耳大行人之職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是列國陳詩不待巡狩而後命諸太師也誦其辭審其音有大司樂太師之官而知其義者必更定于大小內外之史西周之史佚史猶固其遜也東遷以還晉有董史楚有左史倚相皆能鑑古稱詩而今本三百十一篇孔子所据以論定者魯詩也太史克之所繫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質世之讀詩具眼者其詳見魯頌說中

泰離四則

齊魯詩皆以為衛公子壽憂其兄伋之且見害而作感于錯簡王衛不分即此可見遠不如毛

王伯厚詩攷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譏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陳思王植貪惡鳥論今曹集存今禽惡鳥論謂吉甫聞伯勞而悔悟與此文迴殊蓋明刻之刪改古人者多矣

此詩音節極古當依韻分為三解然皆脫胎箕子麥秀歌前一解麥秀漸漸今禾黍油油之變調也中後二解彼狡童今不與我好今之變調也

此何人哉意多含蓄非如赫赫師尹棄如滅之明有所責故

陸堂詩學卷第三

王

不為雅而為風愚觀班固人表幽王平王褒姒申侯號石父皇父之屬皆列下此一人字何所不包著書之法有明言不如隱言多言不如少言者此類是也

君子于役二則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序說洵不可解此詩轉換處絕勝草蟲殷富然而變矣不知其期王章何如苟無飢渴王澤已竭

括至也集傳亦從毛公愚謂牛羊有欄括其關局也太玄義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詩有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

揭鳴

君子陽陽三則

集傳亦疑為婦人作耳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

思小序依詩立論義猶可通按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所謂思者君子于役之詩是也所謂不懼即指是詩解人當自悟之

詩說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夫風止陳靈若傲事于簡王而下何詩不可穿鑿耶

執黃執翽蓋周禮笙師箛師之屬笙中有簧單言簧者即笙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近代用十七簧蓋俗樂之笙也

翽即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將也房俎籥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教者燕舞之位即樂記所謂綴兆也簡今碩人猶有西方美人之思而此詩但寫其樂王風不競從可知矣

陸堂詩學卷第三

四

揚之水三則

戊申在平王十九年渭上南軒訂正前編未有他據愚謂當在熊通僭土時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戊申較之世本史記書雖後出其軼事儘多可採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者外之之辭蓋以獨勞為怨也

諸指室家末二句恐成蛇足

中谷有蓷三則

集傳從鄭箋指為棄婦詩玩有女化離與野廣句法相類疑非婦人自作讀末二語吸其泣矣何嗟及矣愈信出於傍觀

悲憫之口

讀有推還讀采首如黍谷中被溫吹也

免爰二則

魚網鴻離與比有因然則免爰雖羅其枉法而頌冤者與序云桓王伐鄭師敗君子不樂其生義固紆曲詩說謂趙鞅殺其弘而作則尤亂其世次

萬篇三則

據文七年傳樂豫諫宋昭欲去羣公子曰萬篇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則序所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者不為臆說特未見為王族刺平耳

皇甫謐作桓王詩崔靈思集注亦然此好為臆說耳余謂平

陸堂詩學卷第三

五

主以天王之尊而與鄭莊交相質子此事應有刺詩洛誦三章語意皆合我說雖創自可孤行

謂他人母毛傳至又無母恩鄭箋謂他人為已父族母族也王氏蘇氏李氏皆從是集傳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于詞較順而以父母呼人于理有妨說經之難如此

采葛二則

此特懷人詩未必出自女流采葛當當作興集傳斥為淫奔豈以彼為外詞耶

序以為懼讒此本離騷直為蕭艾之意鄭箋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歐陽破之是矣而歐說積少成多亦嫌臆造

大車四則

序云陳古以刺今男淫女奔俗亦不古矣安見東都必無能更乎集傳改刺為畏可云點鐵成金

列女傳息國夫人作余謂桃花夫人既不共楚王言矣篇中兩言畏子何其折服乃爾

平亭文編云大車彘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革車褰裳纁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所論雖非是詩要旨而等威有辨既可絕婢妾繡衣之汰亦可祇三公布被之偏

末章皆約誓之詞入春秋而盟詛與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陸堂詩學卷第三

六

丘中有麻三則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白雲許氏乃以嗟為歎詞子國則所私之人不以書證而以臆斷是說經之大戒也

余謂留即今之陳留公羊傳鄭先處留是也嗟音舊叶嗟施音舊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訛蓋鄭桓公字多父也子國即鄭武公史遷以為掘突譙周以為突滑皆古書之為焉豕亥訛而轉訛也按國語鄭桓以孥與賄寄鄆號將其來食寄孥也貽我佩玖寄賄也詩錄此作當屬鄭風而留為東都之地雖入王風可也

詩人追言寄孥事故其旨有似乎淫如今說子嗟子國皆屬

私者既吟此復望彼其淫不啻河間而可垂世立教乎此與鄭之案案校重皆斷斷不可作淫詩觀蓋淫至桑中溱洧而語更無可加矣

書王風後

黍離之廟社為墟揚水之征戍壞制免爰則刑罰不中葛葛有雅彛倫放廢其義皆非淺小而不在雅在風其體祇成爲風也于役采芣不足補入工南大車更淫矣君子陽陽序說差勝集傳丘中有麻更關新解以發千古之味最可歎者淇澳緇衣鄭衛猶有正風而王風皆變君子是以知天厭周德也嗟乎使王子晉而無死東周其尚可爲乎

鄭詩說

陸堂詩學卷第三

七

聲音之道由鄭返雅難由雅入鄭易然而莊公即世諸子爭國勢猶不暇及此左傳蕭魚之會鄭入賂晉悼公以師懷下觸師獨女樂二八其賂宋也亦以師後師慧然則鄭聲之興特在襄公堅成公喻之世而之所以能淫人當必如子夏所云淫溺不止優雜子女者豈徒沾沾二十一篇之詩乎貴與之譏集傳者曰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此其說施諸鄭風固當而不知朱子亦別有深意蓋男女之際人情所易惑溺也序說既不足徵信姑從夾際詩傳舉凡詞之疑似者指斥爲淫以垂後學之龜鑑而遠宗乎聖人惡鄭之旨斯已矣且夫淫也者過中之謂服而奇技而巧禽而荒

飲而酒皆淫也鄭風詞佻而意囁即以為淫作者安得而辭之古君子之慎行也瓜田李下必避其嫌立言之道亦猶是耳我懷賢念舊如杖杜之中心好之易飲食之則已極矣憤時嫉俗如候人之不遂其媒季女斯飢而亦云婉矣校重案雖或他有所指然曰于不我思豈無他人即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今尤似空牀難獨守之句衣冠鬚眉而柔媚皆若婦人焉此正季札所譏其細已甚國必先亡者也然愚詮次鄭詩究不敢曲徇朱子者蓋從來說詩有二法斷章取義以我爲主是孔孟之傳也知人論世以彼爲主是毛鄭之學也朱子于緇衣清人既引用序說屬之武公文公則如刺鄭四詩亦當以有女同車爲可信扶蘇

陸堂詩學卷第三

八

據今校重爲可疑而樂序爲淫又似斷章立說者所由滋後儒之嘵嘵矣弱冠受詩即疑鄭之君公夫人無雄狐株林新臺牆茨之失德而聖人獨指爲淫殆必煩手雜聲之故今而知其立言亦不慎也東門之揮序說以爲男女相奔三復焉亦屬疑似語耳出其東門此爲刺淫詩溱洧之棄簡贈勺雖非淫者自作而曲飲其十時之相謔了不寓刺譏之意則詩人亦未免自陷于淫也班固地理志專舉二詩以見鄭俗之淫古人固有先得我心者東萊讀桑中而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朱子易其語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愚因讀鄭風而又安緼二語曰彼以似邪之言作之我以似正之言讀之要亦無悖

乎溫柔敦厚之教而未必爲先儒所譙讓也且朱子舊說于
遵大路未嘗不以爲思君子揚之水未嘗不以爲閑忽而自
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者或嫌仍用小序朱子曰
舊說亦不可廢通而不泥是乃朱子之詩教也不然其敢好
爲異論而自蹈于非聖無法也與

鄭緇衣 三則

三復詩詞蓋作于鄭武嗣位司徒之初敝子又改爲兮謂桓
公沒而更受命服也適館授祭皆因服而類及之毛傳意本
如此孔疏乃誤解耳
敝還字作一頓離駢善用此句法

詩傳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豈知詩周周人所作乎戴記

應堂詩學卷第三

九

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緇衣見好賢之至賢即謂武公父
子也說詳東萊讀詩記

將仲子 二則

仲子祭仲也託爲鄭莊拒諫之詞以諷之蘇氏李氏呂氏皆
主序說夾漈鄭氏乃斥爲淫奔之詞而集傳引之玩其語氣
絕類野麇加以深文亦大率之畏子不奔耳

愚謂當從序說全篇皆與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衛
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衍杜注雖云義
取衆言可畏而其有關於兄弟君臣之義本非淫女之詩灼
然可見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共六則

朱一齋云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旣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
寃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余謂段不義莊不友詩與春
秋皆兩譏之

龜山論叔于田云叔段不義而爲衆所悅亦以衰俗好惡毀
譽不當其實故也持論已能見其大者漁洋集辨云賢不肖
各有其黨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
甘佐叛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
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
叛大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此論更進一層愚辨晉
揚之水亦不滿舊說蓋言理固不得遺情勢也
後篇有獻于公所句毛傳以爲叔之從公田也得之

應堂詩學卷第三

十

家語載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駟如舞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政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
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今鄭風襲用其語而邶風無之吾
故曰邶鄘衛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大烈具舉即王制爾雅之火田孔氏以爲宵田而證其得衆
非也

忌字在作詩者爲方音在歌詩者爲勝音其之轉忌猶吾之
轉我邪之轉也今之轉矣之之轉只

清人 三則

鄭棄其師說見左傳序云公子素作不知所據
補傳云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

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日之其說鑿而無理按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運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古之以水名邑者多矣千八百國其名多就湮滅孰謂邑名可盡核乎逸齋又謂高克不可稱清人春秋稱人者多矣人也者微之也

軸音曹與抽字叶乃旁紐也好叶陶亦然

羔裘三則

以美為刺序說失之詩傳云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按左傳鄭六卿錢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久繫國風矣東遷而後記事之詳賴有左氏一書于此尚不研精而

陸堂詩學卷第三

十一

奚以說詩為

集傳既以羔裘為賦洵直且侯義當歸美大夫毛順而美訓釋未安

次章兼言豹飾末章三英自應指裘飾言毛傳訓素絲五紵既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何也

遵大路二則

朱子舊說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袂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集傳引宋玉好色賦玉亦假託以諷襄王未足為據蓋此種詩其意未必不正而詞與聲則涉于淫可悟國風之變為楚騷矣

不寔故也寔屬方音孟欲速之意故與好相對通首協韻全在此字鄭箋乃解為是故之故則又賴集傳為之發矇

女曰雞鳴三則

讀此詩勝閱孟德曜樂羊妻諸傳

序云陳古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吾未見夫婦之綱有時可絕而蓋惡之良舉國全無

來音力與贈為叶于古無考來音釐贈字乃貽字之訛詩總聞云然改字讀之彌覺清鏘

有女同車二則

忽辭昏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恨而刺之此序說之當從者昭十六年子旗賦此詩見取韓宣亦求助大

陸堂詩學卷第三

十一

國之意也

序中有云齊女賢而不取按忽兩辭皆其所首辭者即魯之文姜也衛宏作序時左傳猶未盛行惟據詩有德音不忘句遂憑心發論耳長樂劉氏謂齊侯請婚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劉氏諱彝字執中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惜未獲覽其全書

山有扶蘇二則

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好美色不住觀子都而反往觀狂且好忠良不住觀子充而反往觀狡童按孟子中易牙師曠子都連類而及子都當即鄭莊時射鉤考叔者特子充于古無徵耳或云子充鄭穆公時人列子所云南郭子貌充

心虛蓋即自道也

此詩以為刺用人之失可也不宜指忽忽于魯桓十一年五月遭莊公喪九月即出奔衛桓十五年五月歸國十七年人為高渠彌所弑在位日淺惡迹不彰何刺詩之疊見也漢儒說詩之固于衛見有碩人詩而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屬之莊姜于鄭疑同車為鄭忽辭婚事而扶蘇擇今校童皆云刺忽試思由周幽迄定簡鄭衛之立國久矣合邶鄘衛所錄之詩不過三十九章而莊姜居五鄭詩二十一章而刺忽者四多寡不倫何足取信于後代哉

擇今二則

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解甚紆曲秋風吹葉明憂

卷第三

十一

國勢之危竟作淫辭亦為不類

玩叔伯倡和殆無忽突疊儀刺之矣然而詩人之意包涵無盡鄭莊于叔段欲殺之而故滋其惡貽謀不臧宜乎後嗣之相尋篡奪也說詩好新未可為訓聊就序說推衍之以為煮豆燃箕之戒耳

校童二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校童為失國之刺按鄭厲亦嘗出奔實為祭仲逼逐其後國後修怨舊臣構兵鄰國則所謂使我不能餐不能息者語尤切當何舍突而刺忽也

詩故云校童指雍糾糾固無足刺者或曰詩說以北門北風

為邶詩而子從之據鄭世家號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盡以此詩存號風余曰是說可聽也而不可信也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

寒裳四則

序云思大國之正已其說可從春秋最重賦詩子太叔美秀而文固不宜以淫媒之辭陳于大國卿也

呂覽以為子產作詩說以為子良作皆屬臆造

說文漆作漕郡縣志漆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卷第三

十四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主一臣二之諺而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狂童之狂也且朱子舊說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詞

丰二則

玩侯堂與歸等語其女子懷婚姻之作乎是詩可錄者特以其悔心之萌若必追究不送之由則生于己心或阻于兄弟均未可懸斷也鄭氏先注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章之以堂為棖尤覺細瑣

詩說襄公無道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以齊詩雜鄭風我所不解好為新說亦當云刺鄭文公前二章譏無禮于晉文也後二章譏寵妾多而羣公子盡逐也

東門之墀風雨 共四則

前輩以興作賦故兩詩誤斥為淫惡謂東門之墀以地興也風雨雖鳴以時興也風之為體與比多而賦少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四言詩如此淡折可稱黃綃幼婦酒泉太守馬友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責勞我心直用此以懷賢矣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能而淺此是鄭詩本色

凡稱君子者非私人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殷雷王風之君子于役皆指為家人思念之作何獨于鄭女而苛論焉

子衿 二則

學校廢而子衿徙遠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為表裏小序能從

陸堂詩學卷第三

十五

大處立議所以朱子作白鹿洞賦不嫌反已說而用之

毛傳青衿學子所服此亦臆度之語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按玉藻本作組綬亦黃色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則與曲禮

中禮間來學不聞往教相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歐陽本義云饒遠城闕遨遊無度者也

揚之水 二則

朱子舊說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本從小序

國風有三揚水一以興平王之不能號令諸侯一以興晉昭之不能駕馭曲沃則以此為閑忽也亦宜

出其東門 二則

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並于衛風者他章皆屬疑似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章之秉蘭贈芍乃其明證自小序以為閑亂鄭箋以如雲如荼為棄女毛傳以如荼為喪服而明者晦順者曲矣

野有蔓草 三則

左傳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韓詩外傳孔子遺程本于子鄭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為淫

以殊色為美人盛于國策而靜女詩實為作俑其餘國風及離騷無不以懷君友若坐此為淫詞則未知篇中所云美人者屬男子屬女乎妄謂此與晉風之綢繆集傳皆有遺議

陸堂詩學卷第三

十六

清楊婉兮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顏遠詩寒裳非所難清揚不可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 三則

此詩曲敘男女相悅之情正犯朱子所譏不足以刺而道勸之淫者也鄭箋益以穢語得毋袒裼而入裸鄉乎

韓詩溱與洧方恒恒份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東

蘭草祓除不祥余謂此鄭人沿鄭之舊俗也然觀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暴浴亦由王朝啓之矣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

已為除日以除不祥也建除家言秦漢所泥周制未必爾爾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聚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疾為大絮絮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迭出始絮之矣
雞已後不復用已但用三日見沈約宋書

蘭一名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勺藥一名可離一名白茝即今
之牡丹見余經子別說

書鄭風後

鄭有正風三編末之好賢羔裘之美大夫女曰雞鳴之賢夫
婦相儆其餘十八篇皆屬變風就中刺亂者多刺淫者少作
於婦女者丰與風雨而已序說多訛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
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亦非確論余于四子諸經篤信朱子
即國風雅頌偏覽舊說愈見集傳決擇之精而于鄭風獨不
能為公羊墨守竊訝當時門人如黃勉齋蔡九峰之達識竟
無以鄭風往復辨難者豈直以淫詩之故教塾廢講歟居今
稱古疑義百籤不獲叩寒泉而面為質正其亦末學之不幸
也夫

陸堂詩學卷第三

十七

陸堂詩學卷第三終

陸堂詩學第四卷目錄

讀齊風二則

雞鳴三則

還四則

著四則

東方之日二則

東方未明二則

南山三則

甫田三則

盧令二則

敝笱載驅併嗟共九則

陸堂詩學第四目錄

書齊風後

讀魏風二則

葛屨四則

汾沮洳四則

園有桃二則

陟岵三則

十畝之間二則

伐檀四則

碩鼠四則

書魏風後

唐風說



蟋蟀三則

山有樾三則

楊之水椒聊共五則

網繆二則

杖杜二則

羔裘二則

鶉羽二則

無衣二則

有杕之杜三則

葛生三則

采芣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

二

書唐風後

讀秦風

車鄰四鐵共五則

小戎四則

蒹葭二則

終南二則

黃鳥三則

晨風四則

無衣三則

渭陽三則

權輿三則

書秦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四目錄

三

陸堂詩學卷第四

平湖陸奎勳聚縵著

受業呂顧玉快亭
朱玉熊菊莊全校

讀齊風二則

齊風十一章集傳引用序說皆小異而大同謂朱子有意折毛公之角操鄭氏之戈其然豈其然乎

樂記師乙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云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余謂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子之在齊聞韶是為一証且師乙所謂商者即宋也宋公榘鍾因顓頊六體之樂命名可見其能識五帝遺聲矣齊風自鷄鳴外逐利而爭就文義而反求之是即吾儒審音之道

鷄鳴三則

鷄鳴猶關雎也當屬齊之正風述其言兼寫其心非宮中彤史不能具此深情曲筆

詩傳云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蓋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也按史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公既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豎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黨爭立桓死不棺尸蟲出戶釀其禍者衛姬也烏足當賢妃之稱而以是詩屬桓乎

白雲許氏云匪維鷄之鳴亦有蠅飛之聲好為新說而未識詩人措語之妙會且歸矣集傳最得神理然亦本諸鄭箋許

氏改鄭從毛而愈失之

還四則

色荒禽荒序皆以為刺哀所謂下流不可處也

子之還今齊詩作營因而訓之為往詎知還字不獨對下二章茂字昌字兼與本章儼字對舉

漢地理志徂作囂顏注作囂董氏曰徂山在齊之郊名物疏在臨淄縣南一十五里

說者動以田獵為刺愚不謂然以之講武宣王致美車攻以之奉祭孔子不廢獵較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反則宜指為大戒耳錄此詩蓋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若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四

二

呂氏讀詩記侯著昏禮所謂壻侯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侯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侯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據此則亦新婚之詩安見其為刺不親迎若云作自新婦更貽徒白三言之笑矣雖然禮重親迎所謂從大處立議者姑從序說可也

據班固地理志以著為地名注濟南郡之著縣也此為魯莊親逆婦姜而作國君親逆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娶於母家齊女待年未及莊公則年幾四十矣前在喪中親為納幣丹楹刻桷宗婦親用幣種種越禮以為誇美之具然則侯我于著克可以素尚之瓊華刺親迎也而反

云刺不親迎乎小序刺時也一語最合後說乃衛宏妄增緣
簡編在南山之前先儒竟無駁正者

老蘓於歐公齋拈得而字有談詩究乎而之句此齊之賸音
有何可究宜其見輕於介甫

東方之日 二則

東方日月據薛君章句皆喻顏色盛美也漢樂府云日出東
南隅照我秦氏樓本此詩以發端或以東方日月為男女對
待之象說新而鑿

兩言東方雖屬興語意其人必居東郭有若東郭偃妹棠姜
故事者然而不可攷矣

東方未明 二則

陸雲詩集卷第四

三

序云刺無節也大意已得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在序本屬贅
語鄭箋以為刺挈壺氏而序說愈形其拙

折柳樊園狂夫瞿瞿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
任挈壺氏之事紆晦難通王氏蘓氏皆不得解程子曰折柳
以藩園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
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集傳全用之知言哉

南山 四則

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集傳甚允吾無間然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言自首至足物必有耦也豈如箋疏之
曲說乎五義難明放齋詩說云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亦屬
近似

春秋魯桓三年會齊侯於廐無媒而自請婚於齊始不正矣
故坊記中子云男女無媒不成無幣不相見恐無別也即引
是詩三章四章為說

曷又鞠止東萊云鞠養也謂養其好下章乃言極其欲

甫田 三則

集傳亦用序說而不屬之齊襄非以其不足挂齒類與或云
前二章譏齊襄之欲圖霸也末章憂無知之將作亂也

先民有言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左右逢原此真善說詩
者揚子法言修身篇曰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節
去二字此文人引古之法

末章東萊云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

陸雲詩集卷第四

四

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益者所能與也集傳大旨亦同細
玩末二句似有驚訝意當作歲月易逝勉人及時進德解

盧令 二則

大旨與鄭風叔于田相似觀左傳齊襄田于貝丘序說亦可
從特所謂陳古以風者則支離矣

梁廣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鉤者環
之中又貫二環也余謂詠及髮偃即華元睥目于思之誚

敝笱載驅 九則

猶嗟有展我甥今句繫之齊可也敝笱載驅明作自魯人
猶春秋之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于
祝丘也魯史欲為國諱惡而二詩又不可竟刪因篇中皆有

齊子字做衛女繫衛側附諸齊風之末就謂魯果無風哉
余持是論歎古人莫與同者近閱許白雲詩鈔敵笱不能制
魚專比魯莊不能制文姜齊子歸止亦自此以往之辭載驅
之魯道有蕩亦據魯而言也意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
故附之於齊是以魯無變風惟存四頌於後雖曰美魯君實
亦著其僭矣春秋卒他國之君於魯則書公薨其意一也魯
詩之說喜得許氏爲之印定若以諱惡屬之聖人則漢代傳
述之誤余於刪詩論及魯頌說中辨之不遺餘力即春秋書
公亦屬魯史舊文非孔子以此尊魯見余春秋義存錄
或問一文姜何以有四詩余曰南山齊人刺齊棄及魯桓也
敵笱魯人刺莊也載驅魯人刺文姜也倚嗟齊人美莊而刺

陸堂詩學卷第四

五

之也義固未嘗復出
序說以敵笱喻魯桓集傳以敵笱喻魯莊觀爾雅媵婦之笱
則桓公隕車久矣然以敵笱喻魯莊魴鯨喻文姜者亦失之
敵笱在梁謂防閑已失與下齊子歸止其魚魴鯨謂醜類實
繫與下其從如雲而刺莊之意見於言外朱子推演趙氏說
謂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之人正此意也不究心六義徒較
量於鯨魚之大小是不可以已乎
齊子豈弟極得風人之旨鄭箋解爲開明以對發夕而欲改
豈爲闇改弟爲圖不惟於韻難叶風致亦復大減
冰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
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

滔滔魯道猶須考核文姜之臺毋乃贅筆曾氏云汶水有二
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
入維者青州之汶也馮氏名物疏云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
山東濟南府有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
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
焉名曰整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流注洸
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
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
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
倚嗟名今集傳以名爲稱不如毛傳目上爲名讀之覺穩楊
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顙眉目之間也

陸堂詩學卷第四

六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觀南宮長萬之勇莊公以金僕姑射而
獲之則詩人所云禦亂者非虛美矣或云欲莊公之禦內亂
非也篇中惟展我甥兮句稍露微辭餘皆贊歎而言外自有
刺意與衛之君子偕老同一作法
齊襄之敢於殺桓與夫人之敢於如齊師會齊侯皆挾強齊
之勢以制弱魯使魯君臣有亞聖之才不獨襄仇宣復夫人
親與乎弑如鄭莊之寘姜氏城穎而誓之乃爲權而得中趙
氏所云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第可施於穆姜非所施於
文姜也厥後夫人如宮愈出愈奇魯君臣若司空見慣者況
卒而葬乃謚爲文安所云秉禮之國乎

書齊風後

堯峰汪氏序漁洋詩首及齊風謂鷄鳴十一篇皆哀襄時詩
即所謂齊音傲辟驕志者也自太公以來四公時之正風意
子札別有見聞故有美哉泱泱大國風之歎又疑孔子刪詩
何以不錄齊之正風孔子與子札同時何以所見不逮子札
愚謂鷄鳴齊之正風也當作於丁公三世之內還詩國史錄
以見齊之風俗不必泥序說刺哀且齊人能識三代遺聲其
歌法較勝列國是子札所由與歎也子夏所云齊音傲辟驕
志當屬景公觀其以女樂貽魯又夾谷之會優倡侏儒為戲
而前有司以為宮中之樂則新聲之興可知矣若謂孔子刪
及正風理所必無疑孔子所見不逮子札竊謂魯人為札歌
齊不過略舉一二耳堯峰深於經學與吾鄉前輩朱竹垞差
肩今皆零落丘山無從質辯而余書晚出未知何人為作元
晏序也

陸堂詩學卷第四

十

讀魏風二則

諸國有世家某公某人某事小序得據以為說魏事史遷所
不能述彼汾何臣園桃何君陟岵之孝子十畝之達人伐檀
之廉士其姓名皆湮沒不傳序者無說可借竟等諸子虛烏
有之屬如是而謂子夏作序乃斷斷無是理者隋唐諸儒皆
崇信之無識甚矣蘓氏云魏地入晉例同邯鄲其詩疑皆為
晉而作愚謂唐詩終於晉獻魯閔元年晉獻始滅魏以其地
賜畢萬則魏自富有詩奚可例諸邯鄲哉惟公行公族以晉
官而指為晉詩說猶可通然齊有公行則亦未可泥也

左傳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則魏之始封特可知為周
之同姓而已豐坊魯詩世學云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
成王進為魏侯按周書畢公之命在康王時曷嘗改畢為魏
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可知畢萬為公高之後又云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按晉獻滅魏滅耿霍畢萬為車右故賜魏以賞其功而世學
乃云畢萬降晉為大夫得食邑於魏其說故與左氏相反且
晉獻豈肯滅公高之國而仍與其子孫此皆穿鑿無理者漢
地理志魏國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宜諸
河之側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
北五里漢為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縣蓋即今蒲州永樂
鎮也或者又因卜偃大名語以大名之元城當之如此著書
宜不令人發噱

陸堂詩學卷第四

八

葛屨四則

序云刺褻也專解此詩下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
儉嗇褻急而無德以將之乃統言魏風也鄭氏孔氏粗心讀
之所由一誤再誤
全詩趨重末二句前賢皆未得其語妙葛屨履霜非不儉也
縫裳要褻非不勤也左辟象褻非不有威儀也而無如褻心
何也

毛傳於女手引三月廟見之文於左辟訓婦至門夫揖之入

不敢當尊而左辟皆失作者之旨好人謂客好之人毛傳謂好如手之人更不可解

補傳分四句爲一章七句爲一章殊昧古詩承接之法余所疑者好人提提下或脫却一語耳

汾沮洳四則

序云刺儉也又云其君儉以能勤刺不中禮也集傳亦拈拈其說玩篇中美如英美如玉猶夫所招之式如玉式如金但可云刺奢耳安見其爲刺儉耶鄭箋云於彼汾水沮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則尤不知詩人興體

謝朓詩非君美無度執爲勞寸心謂美無限量也贊嘆尤深惟殊異乎公路似含刺意蓋與曹風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相

陸堂詩學卷第四

九

近

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王伯厚云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左傳晉成公時趙括爲公族趙盾爲軫車之族軫車即公行之官悼公時荀息樂驥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公行公族晉重其官是蘇氏所本也補傳云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余仍斷爲魏詩何言之左傳爲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試問晉人所歌何詩元凱固不能注漢後說詩者亦未能領悟葛屨詩以褊心爲刺故美其大而婉汾沮洳譏其美如玉殊異乎公族知魏俗之崇儉矣季札聞歌而即知風人

之旨後人不能通微甚至目左傳爲偽書可發長歎

園有桃三則

箋云魏公薄公稅省園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豈惟不知興義而以般列爲肴饌訓詁亦疎

是詩措詞遣調不異黍離轉折愈多愈妙箋疏皆失其解讀集傳一過於心快然

說苑云邯鄲子陽園人亡桃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疑本韓詩內傳

陟岵三則

不言己之如何念親但述臨別諄囑語詩人固善於立言者王右丞九日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遙插茱萸少一人蓋從末

陸堂詩學卷第四

十

章翻出

李氏據左傳見獲於敵皆謂之止則此詩專指從軍不免太泥按止者止於他邑也棄者棄其故土也集傳作棄尸亦與死義複出

嗟予子行役嗟乃一字句也王氏聞句云文勢當然語意愈切

十畝之間二則

此陶元亮歸去來辭非仲公理樂志論也當屬興體

小序周於爲詩見魏爲晉滅勳云其國削小鄭箋遂引一夫受田百畝爲說詎知唐叔封晉之初猶然疆以戎索也橫渠謂成制場圃之地每家十畝姚承庵疑問遠謂人各受五畝

之宅行與子還是兩人也故稱十畝之間持此以言詩而欲
風雅不墜也得乎

伐檀四則

孔叢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也立言之道舉此皆可見
彼而亦微有不同如此詩序云刺貪則君子之廉者不出依
孔叢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而時俗貪鄙槩可知矣

愚謂興多而賦少伐檀三句興有材不用也不稼不穡四句
興無功得祿也未二句乃正言君子之厲志耳

名物疏云杭糯二稻皆可稱禾鄭司農云城市空地爲廬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內晉書樂志魏武平荊州獲

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

陸小詩學卷第四

士

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

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

變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爲伐檀音

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大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

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四則

錄此詩見魏亡之由與邶之北風邶之其楚情同而語較直

率齊詩作三歲宜汝則爲臣去其國之作易一字而義頓殊

傳寫可不慎耶

抑君似鼠畏人故也本賦統對齊莊語或乃增入序說大鼠

顛可比君乎從而甚焉玄乎有阿廢之叢談矣碩當作鼯易

鼯鼠貞厲註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篇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
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肯勞不以我爲勞也集傳皆

用范氏說然對上之人而言則德與顧一例謂莫肯於我見

德耳勞即先勞之勞

高誘注呂覽謂寤威所歌乃詩碩鼠之詞雖古無據依而南

山白石之歌必由後人擬作矣唐仲友詩解以碩鼠爲愛君

之至威雄歎其最有發明不知乃齊詩之殘書耳

書魏風後

序詩者但知魏俗儉嗇因於彼汾園桃諸詩妄爲詮解愚謂

家國一理以儉成以奢敗未有儉約而反至亡國者漢文惜

陸小詩學卷第四

士

露臺之費宋武之葛燈麻拂史書傳爲美談孔門論說雖云

國儉示禮亦云寧儉毋奢儉則烏可刺乎讀伐檀而終以碩

鼠魏直亡於貪殘耳然魏與梁同一封域僖十九年梁亡公

羊曰魚爛而亡也梁後亡而一詩不存更可憫矣

唐風說

集傳云不謂晉而謂唐蓋仍始封之舊號余請從而廣其說

焉遷世家唐叔子變是爲晉侯鄭譜因晉水而改國號從遷

說也然遷自謂唐叔至靖侯五世皆無年數可推則其所見

簡編寥寥無幾試觀衛世家悞以牟伯爲康伯似居康叔之

上燕世家哀侯子爲鄭侯鄭既非諡而燕又無鄭地知世家

不可全信也竹書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謀

之豈有讓其作官而聽其改號者據左傳穆侯稱晉孝侯稱翼孝侯于郤又稱鄂似左傳亦從地追書而從前本無定名至魯莊十六年釐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由是號稱晉國子孫世守厥後晉文晉悼入國之初皆朝武宮儼然以莊伯爲太祖矣國史編詩必從唐叔舊稱後嗣雖有沿革無不可統若但以晉稱蟋蟀儉勤本陶唐氏之遺俗晉焉得而統之耶盤庚改號曰殷在武丁可稱殷武而詩中推美玄王相土成湯者即於殷義不合故必稱商頌不得竟稱殷頌也名義之際焉可視爲末微而不加論次哉

蟋蟀 三則

勤儉而思深憂速益即幽風七月之縮調也爲唐正風當在

陸堂詩學卷第四

幸

開國之始序云刺僖侯矣從其及時以禮自虞樂夫禮豈虞樂之具乎措語尤乖

蟋蟀在堂據幽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事云莫可証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云據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父可以互証余謂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職思其外毛傳謂禮樂之外鄭氏知其難通易爲四境之外亦泥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集傳從之

山有樞 三則

集傳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此與王風君子陽陽皆一時未定之說馬融廣成頌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觀此數語則其經學之疎大槩可知愚謂蟋蟀屬平調山樞屬說調例以漢法有古詩樂府之分即時代之間濶可想矣

山有栲夕有柰魏善伯云柰字叶鳥則全篇可不必叶愚疑栲之與柰顛倒而誤其韻

嗣宗沉醉伯倫頌酒其諸得詩人之旨者與漢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不如飲美酒被服紆與素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善讀詩者皆知其憫時憂亂無可如何而故爲此達生之論然已不能考其在西漢之

陸堂詩學卷第四

十四

哀平與東都之和安矣况春秋以上之遙遙乎

揚之水椒聊 共五則

二詩皆憂曲沃之強忠於昭侯者所作也不敢告人其意正深於告椒聊之彼其之子顯外之矣

序云刺晉昭也此屬深文國人將叛而歸沃則尤不合當日情勢據左傳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歸曲沃其後莊伯弑孝侯於翼翼人復攻莊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宣當晉昭時而國人乃肯叛昭歸沃乎

揚水白石鄭箋固非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亦泥鄭緡衣而失之于謂潘父君子乃謂桓叔素

衣朱襖四語言潘父之黨其情如是也我聞有命不敢以生
人李氏引田乞召公子陽生事以為例嚴緝云此反詞以見
意若真欲從沃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矣其論最為破的
師服子成師命名即知晉之兆亂椒聊遠識亦其儔匹
以聊為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為薄略之辭尤
鑿爾雅有云枵者聊謂木之糾曲者若聊也則以椒之旁枝
為曲沃比得其義矣

綱繆二則

鄭氏近婚禮以箋詩多失其旨此章及衛風芄葉尤令閱者
霧迷五里孔疏以子今為自嗟歎集傳推行其說似乎新巧
而中章男女凌雜與鄭風野有蔓草均屬可商

陸堂詩學卷第四

韋

愚謂後代成婚有為之却扇調笑者蓋體源於此詩

秋杜二則

詩故云此刺衰侯詩衰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
修德親族而侵陞庭之田於是陞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
卒為曲沃所執獨行踴踴喻衰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陞庭也
陞庭之田蓋衰侯之弟所有者者鬱儀解詩多鑿此條得之

其葉濟濟當從王氏訓為潤澤東萊解末句云苟以他人為
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
外求欣助蓋以申明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旨也頗勝集傳

羔裘二則

今說以刺為美其悞甚矣金仁山作淫女之辭亦謬依序說

刺時者鄭箋云羔裘豹袂卿大夫之服也此民卿大夫采邑
之民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而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李黃集解云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二條近
似朱子直云不知所謂蓋闕疑也

按全詩不甚費解但居居究究用字小異耳爾雅為釋詩之
祖既訓居居究究為惡後人烏得不從李巡云居居不狎習
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云居居以言其不通究
究以言其不恕余謂以究究為待人之不恕訓釋當矣居同
倨居居者謂持已之不謙也家語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
是倨倨者何也可為明証

鵲羽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四

夫

蕭蕭鵲羽集于苞栩興而非比不止憂父母而呼蒼天危苦
之情更甚陟岵

據左傳隱五年秋平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八
年冬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篇中所云王事靡盬
不為無徵況是詩列在無衣之前非如衛風為王前驅漫指
從王伐鄭也

無衣二則

至此詩而唐易為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詳辨之雖程子有
說弗之從也集傳既云述請命之意詩序辨中兼存詩人陰
刺之說更無剩義可以置喙然以子為天子猶覺未安據左
傳莊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詩

中言子者謂號公以命服來也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為六詩人似有微辭

李氏云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夫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余謂迂仲所引固合而不知聖人實未嘗刪詩也國史錄此詩亦以見假王篡國之實易嘗有取之之意

有杖之杜 二則

序刺晉武固失其旨詩說以美晉文好賢拮鄭譜晉無惠懷已下詩

陸雲詩學卷第四

士

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慶源輔氏云然吾亦等諸鄙風于旌不求其人以賢之

葛生 三則

序云刺晉獻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然觀二章云欽芟于域誰與獨息末章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不得不指為廢婦之作

子美亡此誰與獨處雖四言而實兩字叶韻又如式微式微兩字疊句風七月詩月字另須讀斷明於句讀乃可究論絃歌之法

范氏曰角枕之樂錦衾之爛嫁未久也勝毛傳齋服多矣王

魯齋以子美二字斥為淫詩僕勿敢從

采芣 三則

朱子舊說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此仍用序說

歐陽氏云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較諸箋疏差為近理

愚按十三州志雷首山夷齊所隱地理考云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篇中三呼首陽其刺諛諸之信讒而易樹讎六疊含旃其諷共子之遠行而無死歟人之為言何得焉謂雖有讒言亦無傷也

書唐風後

陸雲詩學卷第四

大

或疑晉風終獻何以不錄重耳之詩曰有之秦風之我送舅氏送晉文也曹風之邠伯勞之譏晉文也編詩者例同齊桓而仇曹背秦二霸之正諱隱然可見蟋蟀而下杜杜好賢亦為正風魯詩說以美晉文試觀十九年歸國以後用以圖霸者皆狐趙舊人曷嘗有中心好賢事偽傳襲用詩說以鄭之野有蔓草指為白季薦卻冀於文公其失更不待辨矣椒聊兩杜杜采芣末用趨體較諸陳齊衛鄭音節最為近古

讀秦風

宣王封弟友於鄭較諸列國世次已近秦襄受封平王尤屬新造之邦季札聽歌秦曰此謂夏聲能夏則大然則秦風之作由襄公既受岐地而後成其為夏也大也卜序欲與鄭友

比例以為風始秦仲悞矣按史遷秦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竊謂襄公之詩亦纂成於文世

車鄰駟驥 共五則

樊噲排闥入諫申屠嘉召斬鄧通觀此二事恭顯董賢之亂漢其機隱隱伏矣車鄰詠寺人駟驥詠媚子開國有此習尚而禍成趙高深識者即能見及必以為孔子編詩之微意坐井觀天正此類爾

序云車鄰美秦仲也按史秦仲居秦亭為附庸立三年西戎滅犬丘大駟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為大夫誅西戎二十三年為戎殺白雲許氏謂時無可樂詩語不類良然秦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始與列國通使聘享則以車鄰為襄公詩庶幾得之

陸堂詩學卷第四

上

有馬白顛舍人云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按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寺人亦諸侯所有寵以將命在秦為創典耳

駟驥專為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錄以見秦俗也

載獫狫驕說文作獨獫長喙曰獫狫獫曰獨獫補傳云短喙非田犬也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是說與田畢而遊甚合

小戎 四則

此紫駟馬折楊柳之漦鶯首誇軍容之盛旋述戎婦之情則秦風之雜也古詩十九首中東城高且長章法正與此同張伯起截作二首謬甚

朱倬詩疑問云兵車何以稱小戎余謂六月之元戎十乘陷軍之車也尋常兵車自當稱為小戎

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此詩之征伐復仇一語可為左證

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集傳因之據考工熊旗六旒以象伐當是綴羽旗幟

蒹葭 三則

詩乃懷人之作縹緲曲折在秦風別為一體此與衛考槃晉秋杜不必細玩自可識其為思賢操

謂西方美人之思可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以為秦素周禮

陸堂詩學卷第四

下

黃茅白葦朱子掃而空之良快許白雲謂思人猶思道則根葉復生矣

富平李子德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情深故至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亦善於說詩者也

終南 二則

據史秦襄公雖受平王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入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拓地至岐此詩當美文公序云戒褻者非也

終南左傳作中南杜注在武功縣南今鄠縣縣志終南山

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乙据柳子厚文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棗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是終南者南山之總名也烏可以太乙一山當之

黃鳥 三則

說見左傳漢世哀挽有薤露歌蒿里曲皆從此出防禦即干城之義臨穴惴惴詩人自寫其心非言三良喪死也鄭箋作臨視其墳得之

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生納壙中實無其事當從應劭酒酣邀死之說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王桀詠史亦云臨沒

陸堂詩學卷第四

主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晨風 四則

小戎氣悍而色濃固非女子所及此則純乎閨中口吻集傳念其君子大勝舊說刺康棄賢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即廣廖歌今日富貴忘我為之意亦琴瑟調也箋以為代秦穆公責康公辭其說甚腐

說苑倉庚為子擊使誦晨風黍離以悟文侯可知戰國說詩猶然斷章取義不然賜子擊末而盡顛倒之勅倉庚以鷄鳴時至與東方未明序說若何牽合耶

其有六駭璣疏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駭聲遙視似駭馬崔豹

古今注云六駭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癰聚

無衣 三則

小序刺用兵也不得其作詩之由則姑以為刺試思王于興師秦固未嘗如吳楚之稱王也而肯受其刺乎

左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于晉亦使左鄆父告於秦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功然則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况我送舅氏康公尚為太子晨風無衣皆屬秦穆時無疑

與子同澤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

渭陽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四

主

玩悠悠我思是康公送舅而念母也序說得之若以為即位後詩徒泥黃鳥篇次不知三百中多錯簡此尤顯顯在目者觀左傳可以斷後說之妄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鄭箋秦是時都雍孔疏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曹氏曰渡渭而送至渭北言其速也

廣漢張氏謂康公後與晉戰怨欲害乎良心余觀殺之師隻輪不反今狐之役潛師夜起晉實背德何乃過秦

權輿 三則

此所謂賢特彈鋏歌魚之屬耳張氏曰誦權輿其逐客坑儒之漸與按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為權輿

揚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忼慨崔駰十依言宮室之美亦用夏屋渠渠居食等耳鄭箋禮食大具升庵云即魯頌之六房俱可不從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守禮之士讀此詩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秦風後

秦無正風其正者蓋已採在豳風二南矣小戎復饗無衣勤王其風猶近於正自商鞅變法文武成康之澤漸滅殆盡然吾謂商之於秦猶管之於齊特因之耳非能有所矯也幼讀左氏春秋竊疑季札觀樂何以知秦之興熟玩秦風十篇葉諷而外皆雄聲急調其聲雄故興也勃焉其調急故亡也忽焉口誦心維自能知之不必假手歌工已

陸堂詩學卷第四

重

陸堂詩學卷第四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

讀陳風 一則

宛丘東門 共七則

衡門 四則

東門之池 三則

東門之楊 二則

墓門 三則

防有鶴巢 三則

月出 共五則

澤陂 二則

書陳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

一

讀鄘風

羔裘 二則

素冠 三則

隰有萋楚 二則

匪風 四則

鄭滅鄘辨 附

讀曹風

蟋蟀 三則

候人 二則

鵲巢 二則

下泉 四則

書節曾後

幽風辨

七月 九則

鷓鴣 四則

東山破斧 共七則

伐柯 二則

九畹 四則

狼跋 二則

書幽風後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五目錄

二

陸堂詩學卷第五

平湖陸奎勳聚族著

讀陳風一則

受業周光緒希茂全校

無關雖雞鳴之德有巫覡歌舞之娛陳風之變始自大姬而

序以爲刺幽謹惡也墓門刺佗佗固可刺然序意亦延世家

之訛以佗爲厲公耳如集傳則十詩九淫不啻鄭衛愚于東

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仍宗序說蓋溫柔敦厚比事屬辭詩

與春秋固相爲表裏之書也

宛丘東門 共七則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覡陳詩曰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

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以二詩爲巫風班史

具有卓識

鄭譜胡公五世至幽公即當厲王時非沿史世家缺訛耶惜

無他書可以證爲某公然必刺其君上故云有情思而無威

望也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据

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

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豈有漸平之理

顏師古注鷺鳥之羽以爲翻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甚得詩旨

迂仲駁之非是

毛傳以子仲爲陳大夫氏若女子似不煩指斥矣路史注云

子仲氏陳宣公子即詩子仲之子疑其世次太後

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類注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第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為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祭

初讀末章情濃于桑中詞艷于漆洧既而思之穀旦云者即九歌之吉日辰良也視爾如荪貽我握椒即美人目成芳椒成堂之語也

衡門 四則

序云誘傳歐陽極力推衍終覺牽合集傳隱居自樂而無求則衡之考槃鄭之出其東門一詩可以兼括

可以樂飢外傳作療飢康成非創改也然樂飢意味深遠陋

陸堂詩學卷第五

二

巷算駢不改其樂詩人乃能見及豈曰非賢

李迂仲曰棧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視富貴如浮雲耳余謂此詩近正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

王氏總聞曰泌在南陽泌陽縣

東門之池 三則

明言彼美淑姬則陳之東門與鄭東門之墀差別謂男女會遇可也

遠詩雖有絲麻無桑菅蒯雖有姬姜無桑樵樵即此詩反語也以匪麻為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序云疾其君之淫昏思賢女以配君子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無再聘禮何夢詩人為

塞修乎其失與衡詩女序同而此無形管字更覺虛謬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東門之楊 二則

親迎而女不行序說勝于集傳即鄭之丰可驗矣

鄭箋謂婚期必在仲春之月非也謂親迎之禮以昏時則可從

墓門 三則

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少南曰此詩雖以利佗乃是者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

陸堂詩學卷第五

三

佗道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余謂陳國雖小紀載不詳然觀左傳隱公七年陳伍父如鄭淮盟歆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賄制越禮如衛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篡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利佗誰肯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訊予不顧予書作而顛倒思予即所謂他日請念也

列女傳陳辭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樛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按吳至壽夢始通中國若所傳非虛乃引舊詩以利耳

防有鵲巢 三則

篇中有誰併予妻句當從序說憂護不得例之王風采芣
宣公欲立嬖姬子欵而殺太子禦寇其事與衛惠子晉申生
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詎
可指忠良為淫慝乎按陳敬仲為禦寇黨知其人亦非不肖
也

懷人詩不妨隨意托興刺諷則必有因而舊說皆曲惟歐陽
以旨若為若饒牽蔓旨鴟為緩草雜色成文義同貝錦者得
之上句仍作積累解非是愚謂防有鵲巢言孤危也中唐有
覽言擁蔽也防隄也印丘也毛傳以防為邑博物記印地在
陳縣北防亭在焉皆不必泥

月出株林 共五則

陸堂詩學卷第五

四

月出為株林之光聲序刺好色義無可更

此詩用字聲牙東萊以為方言愚謂李延年新聲其三字句

法祖此

不言夏姬言夏南集傳以為風人忠厚學詩者知此則唐人
之刺貴妃者當如子美之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不當如
義山所云莫見洪崖又拍肩莫道人間總不知也

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
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

按陳靈被弑在周定王之八年魯宣公之十年此後無風余
故斷為太史克所編詳見魯頌說

澤陂 二則

序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王氏因之
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義亦可通但玩
篇中傷如之何涕泗滂沱似屬女子哀死之作又云碩大且
儼則所懷者亦似正人未敢必其為淫也

魯詩說泄治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為近理按大戴禮陳靈公
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意者元所作與

書陳風後

陳無正風蓋當開國之初正風薰染自上及下甚哉陰教之
脩大有關於家國也東門之池月出其詩皆淫至株林而君
弑國亡枉席戈矛吁可畏矣夏姬妖冶過於褒姒亡陳之餘
流毒未艾陳午幸而復立苟延一綫已耳敬仲以羈旅之臣

陸堂詩學卷第五

五

竟為代齊之祖風皇古占一一響應異哉抑天所以報重華

二女之德與

讀鄆風

鄆無世家故小序亦無所徵引常昭注鄭語云陸終第四子
求言為姦姓封於鄆乃知楚世家所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
會人古文鄆與會通猶夫五曰曹姓特以邾為曹姓而非其
名字也王肅云周武王封鄆子於濟河洛潁之間但詳其爵
亦不能考其名要之如常說則鄆之立國久矣蘓氏謂鄆詩
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愚謂鄭之并鄆在平王時非如衛
并邶鄘遠在聲國之初况季札觀樂抑鄆衛三國已合而鄆
自與鄭分則所存羔裘四篇安得有言鄭事者若謂鄭并鄆

後如漆消渙渙一詩採自鄒地則可耳

羔裘二則

鄒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詩說簡淨頗勝箋疏

一羔裘也召南與鄒皆美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唐與鄒皆刺所謂不稱其服者也

素冠三則

此詩本言服制鄭氏引禮箋詩余固不嫌繁碎也素冠箋云既祥祭而鵠冠素紕其說誠然素衣欲改爲素裳則泥按間傳云又期而大祥素鵠麻衣据詩麻衣如雪素衣即麻衣純用布無采飾也素韠祥祭所服既祭則去之詩人雖不妨錯舉亦何嘗稍拂於禮

陸堂詩學卷第五

太

勞心博博兮言見其持喪毀瘠而亦爲憂勞也

三年之喪先王合天理人情而定爲斯禮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無貴賤一也漢文令主首創短喪之制遂使貴爲天子反不如士庶之家得盡其哀戚之誠豈非黃老之學悞之與

濕有萋楚二則

序云疾恣也又云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爲說頗晦公羊有云鄭先君通乎鄒夫人以取其國觀樂子之無室句與刺有因然而溫柔敦厚詩教也當以集傳之說爲正

民困而音哀至此極矣疾讀一過覺與碩鼠苦華詞意相近

鄒欲無亡其可得乎通篇皆反興體

匪風四則

小國詩人能以天下爲心而惓惓于宗國即入變雅可也然匪風烹魚其體純乎風矣

漢王吉嘗引此詩而曰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與毛傳同朱子從歐陽本義四句一氣直下妙得指歸亦從匪兕匪虎章悟出次章飄漂弔平上去自可通叶觀善伯云然

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于鄒號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時怨刺之作與余曰咸林之民南保漢中者爲南鄭以其初

陸堂詩學卷第五

七

不顧徙也既顧徙矣是甘爲桓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衛想其盛鄒則憂其危耳

鄭滅鄒辨附

鄭之滅鄒或以爲桓公或以爲武公迄無定論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乃東寄孥與賄號鄒受之是桓公但有寄孥之事而未能滅號鄒也周語富辰諫王曰鄒由叔姁聃由鄭姬是謂同姓相娶實姓而亡也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于鄒公者通乎夫人以

取其國而遷鄭焉是因寄孥之語而謂武公在鄭通叔如以取其國也武公稱賢君滅鄭有之淫幽未必至是公羊不可從韓非子云鄭桓公將欲襲鄭先問鄭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鄭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繫之以假若盟狀鄭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說苑亦載此事按桓公寄孥在既爲司徒之後三年即死于戎方汲汲焉逃死之不懈而能爲此陰謀襲鄭乎韓非子亦不可從竹書紀年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幽王二年爲晉文侯之元年同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按史記年表宣王二十二年封弟友于西都畿內之咸林國號曰鄭集傳所云

陸堂詩學卷第五

八

在今華州鄭縣是也且號鄭同滅紀年云幽王死號公立王子余臣是爲携王平王四年鄭滅號六年鄭遷于溱洧而秦洧實爲鄭地則其說自相矛盾以愚斷之滅鄭者鄭武公也而亦上奉平王之命旁假晉文侯之力其滅號也以立携王故而鄭爲其黨因之與號同滅是固誦而近正者携王既誅平王以河內之地與晉以鄭號之地與鄭故左傳周桓公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莊公曰我先君新邑於此滅鄭之事嘗以左國恭觀則自知顛末其餘似是而非吾無取焉

讀曹風

季札觀樂自鄭以下無識今所存者特曹風即當時亦未必有麟祥小國詩也楚吳雖強其秀後出固宜無風獨蔡班先

衛久列會盟一詩不存其故殊不可詳列女傳以萊首爲蔡人妻作初意欲据是說以存蔡風而義卒不可通漢書禮樂志有蔡謳員三人乃知蔡聲之淫猶鄭衛也曹小於蔡幸存四詩蓋振鐸之流澤遠矣

蟋蟀三則

表記所引子言專重歸字此斷章取義也自小序後無不以爲刺曹昭公詩彼善於此則東萊所云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騶浮自喜曰吾憂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羊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

此爲曹世不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預謂

陸堂詩學卷第五

九

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亦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亦据詩所云蟋蟀掘閭麻衣如雪識赤之在喪竊國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作此詩者即曹赤所殺之大夫而說春秋者俱昧其由

掘閭毛傳容閭也箋云掘地解閭疏云掘地而出形容解閭嚴緝今曰更閭謂升騰變化也皆難通詩故云閭通穴管子掘閭得玉是也蟋蟀今之飛蟻璞註璣疏謂有角甲蟲悞矣

候人三則

石林葉氏曰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

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
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嬖
郵之也按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
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為同時
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之君已成誦在口者候人之刺共與
蜉蝣之刺昭序說皆未可從

不遂其嬖毛傳嬖厚也鄭箋遂猶父也言不父其厚余謂不
稱其服蒙三百亦芾言之不遂其嬖與季女斯飢相映嬖作
婚嬖自通臣之從君猶女之從夫也遂之為言稱也

歐陽以弱女之飢喻小人之不能任事大謬此語風人善于
自況開楚騷無數法門

陸堂詩學卷第五

十

鳴樓 二則

曹無令君可當此詩賢公子獨一子職世次尤晚意必開國
正風毛公說其篇次耳詩含神靈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
動應音中徵其聲清以應然余三復鵲鳴易嘗不莊重而舒
緩

序云刺不宣也拘泥國風皆變之說集傳既以刺為美余亦
將改變為正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謂淑人所生之君子皆有
今儀也蓋美曹叔而推本于文母耳鵲鳴子七與亦有因太
姒十子三叔作亂故云七也余舊說是詩未中肯綮翻從小
雅鼓鐘淑人君子悟出橫渠云六經須循環理會况一經而
可使之觸背乎

下泉 四則

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遙對嚴緝云曹共之時襄王命晉文
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于曹虐矣
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下泉愧木瓜矣

前三章正興也末一章反興也下泉以喻晉之涼薄根蕭本
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晉執曹君不歸京師而以畀宋人
王靈亦替甚矣篇中一我字三彼字真有對此茫茫百端俱
集之感

左傳畢原鄭邠文之昭也服虔曰邠國在解縣東邠瑕氏之
墟也水經注涑水西逕邠城邠伯故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
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邠城竹書昭王六年

陸堂詩學卷第五

士

王錫邠伯命是繼召公為西伯也

或曰此非邠國之風而附于曹末者與余謂邠地入晉國名
附見于曹特可以碩人之邢譚揚水之申甫許為例耳然召
伯甘棠邠伯膏雨至今流播人口創業垂統君子亦為其可
繼者而已

書邠曹後

邠風思王曹風思伯成童時熟聞斯義以今極思覃精終有
味乎其語蓋在一時能見其大而於二詩仍不失其真也匪
風第云周道云西歸下泉直云念彼周京四國有王其思王
似甚于邠而說詩者但以為憂無賢方伯非熱於西東周之
情勢烏知其言之不易與孔子曰我其為東周乎孟子曰以

齊王猶反手也坐而言起而行聖賢胸中各具成竹要皆因時而合義以溫公之賢猶作疑孟殆亦可立而未可權也

幽風辨

讀詩至幽風體愈變愈紛旨愈舛諸一一從而明辨之小序以七月爲周公居東作按大戴禮云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濟之教順然則作詩訓王不在居東以後誠有如朱子所駁者而集傳以幽風之名公所自題蓋據周禮篇章以爲說實則是詩本名七月不名幽風也古人詩多取篇首二字爲名即公所題鴉鵲亦然左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孔叢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尤爲明證且周禮用以逆著迎

陸堂詩學卷第五

上

寒亦第名幽詩其後列之爲風者由祈年則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而是詩固風體也幽雅幽頌亦未嘗逸說在甫田人田戴芟良耜四詩鄭氏三分七月謂殆及公子同歸而上風也春酒介壽而上雅也兕觥萬壽而上頌也任心割裂不待智者而識其非雪山王氏又謂一詩三用篇章之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爲也笙師吹竽笙塤箏簫篴篪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爲也眠膝播鼗擊頌瑟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爲也本屬七月一篇特以其器和聲有不同耳愚不謂然詩者作樂之本詩之體裁音節各有不同以故所用樂器有多有寡有主有輔有終有始虞舜命夔必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而後曰律和聲八音克諧當

周之世九夏奏以金清廟比之瑟南陔六詩則吹諸笙未聞曰詩之體裁音節皆所不論視我所用之樂器即可移風作雅變雅成頌者王氏之說其諸似是而非者與分國繫詩太史之職鴉鵲至狼跋附諸幽風何居愚謂居東之說先儒未有明訓能知東爲岐山之東則於編詩之義思過半矣孔安國傳以居東爲東征王肅以居東爲居洛固非魯詩說以居東爲居魯似也然一徵之閔宮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則封魯始自伯禽再徵書之金縢于小子其親逆自錫至魯成王豈能涉此遠道耶若僅僅居國之東則亦不足言避惟是岐東之地宗周在焉而公舊有采邑括地志所云周公故城是也且孟子不云乎太王避狄遷岐幽人從者如歸市明乎此

陸堂詩學卷第五

上

而所謂東人者岐人也即幽人也以幽統岐其體雖變其義曷嘗不正耶東征三詩次宜居後編詩者以東山亦公所作故維鴉鵲而破斧以類相從耳周樂次序幽詩本在秦先至漢儒乃置諸風末彼其意謂幽風以終變風孔子思反正焉嗟嗟君臣相疑兄弟相殘既屬變音不可謂時當成王周公而風純乎正也若槩以幽風爲變則雖學識如王通亦不免有鑽穴故紙之謂試思七月一詩王業肇基稼穡艱難皆同無逸安所見而斥爲變哉夫聖人說經惟其義不惟其例自正變之例開而風雅之義晦猶夫說春秋者之瑣瑣焉爲褒貶于一字也朱子答范伯崇書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雖然與其隨也寧辨

七月九則

齊韓三家詩皆無七月篇什不備而漫持正變之說豈能紹洙泗微言

七月雖周公所作愚謂幽國舊必有詩如後代消寒九九之類因爲潤色成章爾

燕詩當用夏正一陽之月變例言日其正朔所由改與韻會詩話云周禮無田畯之職六遠中鄰里節郵縣遠之長高者爲大夫卑者爲士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竊謂田畯本夏官何必證以周禮鄭箋欲改喜爲儲更不成文

倉庚采蘋鳴鴈秀萋之屬皆賦中之興也繁非所以啖蠶前於召南已辨之逸齋補傳云繁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女子

陸堂詩學卷第五

古

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于其家殆與幽公之子同時而嫁矣義勝集傳余謂無端作此情語故是風體

鄭疑萋爲王芻劉向說萋味苦謂之苦萋西河毛氏詩札云王芻即呂覽中所謂王善月令中所謂王瓜者萋即呂覽中所謂苦菜者以苦菜秀爲王瓜生可乎毛氏從劉駁鄭似矣而亦未然按漢唐山人歌豈草萋注云萋盛貌則以秀萋形萋之綠猶夫以隕擇形木之落耳

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一名絡緯近人謂之絡絲娘固非螽屬亦與蟋蟀判然也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真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真李即真也二

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詩連及之春酒凍醪也孔疏凍醪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

入爲上出爲下蓋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入也執宮功當指力役而言亦見先公後私之意

藏冰開冰詳見左傳逸齋極詆鄭氏三分七月之鑿乃忘中豐卒章之語截爲十五章豈知是詩作八章讀始覺氣厚而神完蔡氏云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水于地中如蘇氏說是聖王不欲扶陽而反以抑陽也失其旨矣王氏云季冬陰盛之時陽氣不得發泄故于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冰則陽氣得以發泄而不爲害夫先王藏冰正欲儲爲春夏之用豈以有害于陽而鑿之耶如王氏說春秋何

陸堂詩學卷第五

五

以三書無冰

朋酒羔羊謂農事畢而燕樂耳躋堂稱饒毛傳以爲學校墜衆之禮孔疏以月令大飲燕爲據義雖可通不如王氏直訓君公之堂與上文爲家獻稱同一尊君親上也大雅公劉篇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爾時君民一體可與此詩參觀

鴟鵂四則

武庚逆謀雖露而迹未顯然故篇中但喻邦家新造之難宜爲綢繆風雨之計若流言之罪人則於既取我子句微示其意

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傷管蔡也誰非文考文母之毛裏而

忍陷于逆黨乎是詩詎惟感動成王令管蔡而非下愚亦當有悔心焉

居東非東征九峰蔡氏本馬鄭而詳辨之余觀越絕書云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諶之成王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古人亦有見及此者但既云辭位矣而妄稱巡狩未免汨于荀卿攝天子位之說

集傳以鴟鴞為誅武庚後作觀與九峰論書手帖知朱子于詩心識其訛而不及改者多矣

東山破斧 共七則

漢魏鏡歌所目出東山一篇精文備美非周公之才洵不能作

陸堂詩學卷第五

其

後人西笑之語亦從西悲翻出燕升也敦同墩伊威俗名潛駝非爾雅所謂晨負宵行如蠶吳越處有之但其光在尾不在喉下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墾為田里所聚

小序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則與二章之思複出余謂章意重我征事至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既見而追數之也邵子皇極經世書東征在丙戌年乎于戊子按居東二年然後東征當屬戊子而平于庚寅

親結其縞郭璞曰即今之香纓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于人也按婚禮主人入親脫婦之纓不曰親脫而曰親結見詩人用字之工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惟聖人為能言情季札

聞歌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正指是詩而漢儒誤以七月當之

嚴緝不曰弓矢于戈矛戟而專言斧斨錡錄者蓋東征之師不尚殺戮若除道撫蘇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久而破缺也据嚴氏說則錡當作釜屬錄無明訓釋文云今之獨頭斧

朱子語錄云聖人這般心詩人直是形容得出又云見得周公心始得傳中推衍二義直使破斧一詩可與大誥多士多方相為表裏

范氏曰以臣伐君事幾逆也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民墜于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

陸堂詩學卷第五

其

厥罪惟鈞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范說頗能扶摘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之義惜手集傳僅錄前半

伐柯二則

毛傳引而不發鄭箋失之魯詩說管叔以殷風衛大夫議迎周公詩故云周公將歸貽詩二公皆為鑒空之論集傳巧矣細閱詩詞不似全然比體上二句乃興也余推行毛義竊謂破斧美周公之武功伐柯美周公之禮教行媒問名婚禮至公始詳也籩豆有踐陳禮器也試觀齊南山直用首章語則以美周公者刺桓公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車韋之四

章亦以析薪為興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中庸雖斷章取義而以君子治人釋之皆可為吾說佐證

箕子封朝鮮施教八條而男耻為盜婦女貞信飲食以遵豆聖人之移風易俗如此其神速也周公居東以禮化導民人悅而安之婚姻其一節耳舊說惟歐陽本義稍優然必諷諭成王終落科曰

九罇四則

合衮衣章甫之歌而讀之見大聖人過化之妙

朱子語錄云此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句後之說詩者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自看來直是盡見得聖人之心愚謂說之當者雖起詩人于九

陸堂詩學卷第五

大

原而質之不惑豈獨九罇一詩為然哉

鱗魴大魚而處九叢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于東方非其宜也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東人願公之留而預知其不能留立言曲折耐人含咀

語錄又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協句腰亦用韻詩中自有此體

狼跋二則

以狼與公儼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顛覆而歸美于公之居東為能身名俱泰也如我說金縢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其義亦合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于受僇大霧三日所引二事皆舛

劉原父七經小傳云公孫者幽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為成王鄭以公孫為公遜皆非余作幽風辨以東人為即幽人得劉氏說不勝眉舞

書幽風後

黃實夫金仁山皆以七月為幽之舊詩非周公作愚謂是詩揮霍三才囊括萬有而其間脉絡分明循環變化較東山更高一枰非周公大聖孰能具此詩筆耶大抵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二者其病適均晦翁于破芥九罇二詩自謂推見至隱夫以意逆志說詩之大綱也間舉一二為學人啓發耳余讀二南十三國風諸家說之不醇不備者往往情想參驗而得之蓋本諸心理之同參以情勢之異不

陸堂詩學卷第五

元

經註我而後可以註六經我註六經而後可以通一經噫難言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五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

小雅辨

鹿鳴 三則

四牡 三則

皇華 三則

常棣 五則

伐木 三則

天保 五則

采芣出車杕杜 共九則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蓼蕭 三則

湛露彤弓 共四則

菁菁者莪 一則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車攻吉日 共九則

鴻雁 三則

庭燎 二則

汙水 二則

鶴鳴 二則

祈父 三則

白駒 三則

黃鳥行野 共四則

斯干 四則

無羊 三則

六笙詩辨 附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六

平湖陸奎勳聚綴著

受業 高 萬三臺 高晉曜 日堂 全校

小雅辨

釋文以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爲宣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爲幽王變小雅其說謂本諸申公毛公嗚呼謬矣敢以我宗而曲徇之哉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又云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所存爾雅一書詰訓之祖義取近于雅正明乎雅也者六詩之主當周盛時第名雅而無小大之分入春秋季札觀樂師乙論聲歌乃顯然判爲二體夫義所當分雖聖人不能混而一之若謂其中又分正變則漢代講師之陋說也儗征湯誥牧誓呂刑文侯之命讀

陸堂詩學卷第六

其書者自能識世運之寢降王化之中衷聖人烏容屑焉區分之曰若者爲誥之變若者爲誓命之變哉且周宣末年雖有涼德若其初勤政任人脩內攘外固可繼序文武嬖隆成康者也平王以不能施政教號令于天下有風無雅宣王能施政教號令矣猶曰變而不正彼其意不過拘魯二生言大樂百年後興而宣王繼厲者也庸詎知禮樂二者斯須不可去身乎如拘儒說即有聖君賢相孽孽圖治而非重熙累洽終難究論六代雅音古樂失傳正坐此耳成湯放桀亦屬繼亂之君何以大濩之樂不減大夏太和在宇宙間周之宜有雅者莫如康王何以序說獨缺其詩反覆推求迄無一合千百年來謹守之若著蔡然此殊不可解矣且夫立論一偏

未有不浸淫離遁者宣王既爲變小雅子不先父厲王遂無刺詩平桓諸君又以降雅爲風尹氏家父盡成子虛烏有之屬於是節南山至末四十四詩集矢于幽王湮一身幽王何足惜吾甚惜夫元公手定之樂章先聖雅言之詩義貿亂而盡失其真也朱子云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楚茨至車牽十篇疑爲正雅錯簡正月繁霜雨無正或疑東遷已後之作朱子卓識非漢唐諸儒所及乃於風雅正變之際心知其非而姑仍其舊昔人謂朱子於小序掇擊不遺餘力愚謂朱子於先儒包容尚多曲筆也至若鄭譜所分出車杖杜以上屬文王魚麗屬武王嘉魚而下屬成王支離破碎夫既以常棣爲公閔管蔡乃曰吾進諸文以見有親兄弟之義而曲爲公

陸堂詩學卷第六

二

隱十月之交四詩又篤信緯書故反毛傳移刺幽者而刺厲嗚呼康成所師者馬南郡融也子奪任心所由去聖人遠哉

鹿鳴三則

鹿鳴四杜皇華三詩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當由周公制作鄭譜屬之文王其義難通史記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乃謂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諷諫以雅始爲刺詩義尤疎謬

家太中新語所存者已非原文其道基首篇云鹿鳴以仁求其羣大旨獨得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興義不過如此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艱草恒食九物餘則不當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茹鹿樂白蒿

水芹甘草齊頭滿山耳蒼老也

示我周行毛傳周至也行道也已改卷耳章詁訓鄭氏仍云示當作真固矣哉

四壯 三則

左傳四壯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非叔豹明言之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與北山怨誹何異

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于武王建號之後況下文明言王事文王既未稱王若云為紂出使於古無徵吾故曰鄭譜偽書歐陽不當為之補也

將母來諗承四章之文舉母即可該父仁山金氏謂丈夫猶可自食婦人非子不能自養亦泥

聖華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六

王

駢駢疾行貌如此訓釋每懷靡及不煩言而義自見鄭箋依毛傳作衆多因云每人懷私則於事將不及專精訓詁尚懼以辭害志况一悞再悞乎

詠謀度詢變文協韻歐陽本義云爾然觀叔豹所述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詠咨難為謀正漢儒詁訓之祖

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與此詩正相表裏謂作于

周公以前愚弗敢信

常棣 五則

據左傳似召穆公虎所作國語謂作自周公而召穆重歌之鄭箋既援引左國詩譜仍屬之文王何居

燕饗樂歌以類相從原可不拘世次此詩凄涼激楚較前三詩已屬變音必謂善我已上皆正六月已下皆變者夫誰信之

常棣今王李也華萼相承甚力鄂字當從說文作萼况甚也謂其甚者不過長歎而已禦務國語本作禦侮燕眾也戎叶而主反朱子從大雅戎雖小子續我祖考悟出而註猶未明當云雖眾而無汝助者或曰燕善也其善者無為戎首而已

陸堂詩學卷第六

四

依或說似無添出字義之病

喪亂既平一章悲憤交集乃詩人轉捩處此後語氣特舒稿字下得妙所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也

海鹽何晉明琴書以常棣為夷則調韻收羽於四章下添入衍文泛音即此可見文義音節兩不相離

伐木 三則

毛鄭皆作六章今從劉氏作三章以章首皆言伐木誠為樵當然謂以伐木之可丁與鳥鳴之嚶嚶猶沿鄭氏之訛首章以伐木鳥鳴起興次章省鳥可也然曰許許猶有仗助之意末章則省之又省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語錄云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

必聽之相之錫以和平之福較集傳覺明暢而猶多一轉折詩人之意蓋謂明神可曾我與朋友終和平而無垂戾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民之失德乾餱以愆爲此詩者其知忠恕之道乎伯喈曠世逸才乃謂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則漢末之經學可知矣

天保五則

小序下報上也孔疏云上五章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報之有其見甚卓集傳人君以鹿鳴已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是詩所由用也非詩所由作也愚則疑爲受釐之詩前三章因郊祀而錫福于天後三章因廟祭而錫福于祖詩與假樂畧同而列於小雅者得毋

陸堂詩學卷第六

五

以鋪張揚厲之過乎

單信也信厚乃得福之本當從毛傳載被除不祥也穀祿也被除不祥而福祿滋至意與罄無不宜差別如罔承如山言之則彌高如陵承如阜言之則彌大

禴祠烝嘗雖依韻成文不拘先後然亦可證王制夏曰禘之訛于公先王集傳云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

百姓當從毛傳百官族姓徧爲爾德即洪範所云錫汝保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也

如月之恒恒當作組無不爾或承集傳依鄭箋謂新葉繼長程子依王氏謂承其庇蔭余謂統四如而言之猶夫以莫不

增統五如而爲言也二章遙對讀者宜熟玩之

采薇出車林杜共九則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小序議論之醇若此者政不易得采薇遣戍役林杜勞還役深得大旨出車疑爲錯簡當在六月之前毛傳于出車以南仲爲文王之屬常武詩又以爲命南仲于太祖何其見之騎牆也史記匈奴傳謂襄王時詩固誤班固匈奴傳以采薇爲懿王詩出車爲宣王詩宣王詩可入樂章懿王則何取焉鄭譜孔疏指實文王按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以犬夷爲昆夷而伐玁狁一無可据竹書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周三十六年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其書後出而可疑又不

陸堂詩學卷第六

六

如徵信班史矣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文王時北狄不應如是之強詩必作于宣王中興之世

彼爾維何爾雅注說文皆作爾華盛貌戎車既駕周禮注兵車設五戎謂我路廣車闕車屏車輕車也合六月小戎觀之可識古人車戰之法

王命南仲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古中字與仲通也蔡邕諫伐鮮卑議書戒備憂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攬玁狁威蠻貊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關如哮虎皆可爲我說佐證

城彼朔方竟與宅朔方謂北方荒服耳禹貢西戎之地有渠搜屬雍州漢屬朔方郡水經注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漢地理志元朔三年城三封城沃野五年城臨戎唐書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朔方無寇非踵詩人故智乎

畏此簡書左傳管仲救邢以為鄰國告急之書若詩人本意當謂王朝策命

陸堂詩學卷第六

七

或問要草蟲六句何以雷同召南末章何以借用豳風語愚謂古人為詩但取音律相諧不必詞自己出漢之飲馬長城窟行西門行其語多同十九首黃初已後各自為體由是專尚文義不知音聲可歎也

林杜專述思婦之情大段脫胎東山唐之出塞曲從軍行又奉以為鼻祖

秦壤井田微論養兵不費更戍如期令人歎古制難復試觀漢詩所存鏡歌十八篇調皆促急詞必詠奇去二雅不啻河漢豈非故倡協律官使失人即郊祀猶用變聲鼓吹諸曲更無論矣

南陔白華華黍 共二則

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為武王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鄭譜之割裂也若毛公以魚麗居篇什之終南陔三詩有題無辭附見于下不為大失蓋置魚麗于南陔前固亂儀禮之次而以南陔居什之終白華領什之始於編詩之體又不甚協漢世簡編堆垛不得已而以什為次今用卷數廢什可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於義可通白華孝子之潔白也以皇皇華參觀安知不以勸臣忠耶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直就題億度余嘗謂小序首句成于大毛公小毛公長訂正之別出一卷附尾其移置篇首者衛宏之失也觀毛傳以魚麗終什夫亦可想見矣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共七則

陸堂詩學卷第六

八

鄉飲酒及燕禮工升堂歌鹿鳴三詩笙堂下吹南陔三詩乃間歌魚麗王詩曰間者每歌一詩畢吹笙詩以間之也余玩味三詩魚麗專言主之備物嘉魚兼及賓之燕衍有臺終之以誦禱以詩入樂故編詩之序如此而嘉魚一詩向必採自南國後乃列之于雅譜以為成王詩非也有臺篇於古有徵穆天子傳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臺作甃

箋疏以君子有酒旨為句大謬朱子云鬻酒乃隔句協韻余觀唐人小令如荷葉杯者似從此脫胎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按魚麗當與周頌之潛同作彼以薦

廟辭故肅穆此以饗賓調故超逸六疊矣字乃歌詩屬音也
晁氏謂雅進乎頌余則云雅雜乎風

嘉魚猶旨酒也必謂出自汙南兩穴者失與旨矣按嘉魚蜀
郡處處有之雲南記雅州亦有兩穴嘉魚嶺表錄異梧州戎
城縣江水口出嘉魚皆因詩而爭此嘉名從而泥之是嘉客
必微子而嘉樹必甘棠也可乎

然然汕汕爾雅標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擦罟未合汕汕義朱
子通說云是以木葉捕魚今謂之魚花園

嘉賓式燕又思又叶怡與賓筵室人入又義同謂加爵也

詩以南北山雙興所云君子當兼賢主嘉賓祝壽者凡四蓋
古人為壽必於飲酒時也曹植筵侯引樂飲過三爵緩帶傾

陸堂詩學卷第六

九

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體源三百乃為才子之最

由庚崇丘由儀 共四則

此間歌所吹三笙詩也毛公曾見儀禮故編詩不沒其名非
魯齊韓三家所及

小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
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已屬就題敷衍六月經序由庚廢則
除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
其道理矣立文更拙由爾時儀禮已行作者乃能依間歌之
序非其識之過毛也吳兢樂府解題不知緣起輒以題字解
之是為足為後學津梁

束皙補亡南陔三詩猶堪諷誦由庚三詩句多襍湊以晉人

效十九首若登天然何況上規周雅

白虎通云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太簇
之氣象萬物之生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
故謂之笙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
其本而不用匏壎亦木為之元熊朋來五經說云匏音嗽以
立清關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
鮮矣禮樂之官者尚申請而改之余癸酉歲曾一詣神樂
觀聞壎器已改定而未辨其燒土與否若笙斗之用木系匏
隨地皆然竊謂笙詩亡而立譜必待神解之流復古制以存
匏音一舉手之勞耳

笙蕭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六

十

舉處有令舉而安處也三章壽豈疊用古人為韻所拘字法
亦有牽合處

燕以示慈惠此詩可為左證白雲許氏曰上之人禮容揖遜
乃如此而為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自秦始皇尚
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
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眾矣
吳江秦襄六從余說詩謂蓼蕭二章以興羣侯與蓼蕭者我
有別其說良允

湛露彤弓 共四則

左傳寧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二詩之義得武子而顯明蓋叔豹之先鞭也

夜飲乃加燕之禮或於射畢行之或祭畢而加恩同姓故儀禮有宵則執燭之文亦謂非燕禮之常也然曰莫不令儀一語可括賓筵全詩李迂仲曰誦湛露之詩遙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雖不假劉章軍令自然無失禮者嗚呼休哉

彤弓乃賞功之典序說已無漏義王制賜弓矢然後征亦謂既賜弓矢則必命為方伯而任征伐之事康成加一專字足以齊桓晉文為據而啓強藩之不軌矣余故謂凡說經者當先具論世之識

或云平王錫晉文侯彤弓顯載于書安見此為周初詩余曰

陸堂詩學卷第六

土

穆王時徐偃王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則彤弓賞功由來舊矣

菁菁者莪 二則

序云樂育材也集傳以為燕飲賓客之詩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樂菁莪之長育仍用序說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菁菁者莪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者與愚謂樂且有儀依陳氏主行禮而言錫我百朋古者兩尊為朋正合燕飲之禮何舍之而苗及貨貝

六月采芑 共八則

舊說以六月至無羊十四篇為宣王變小雅愚謂周宣猶殷

之武丁也武丁朝諸侯伐荆楚其頌齊于宣王成湯六月以下四詩雅莫正焉何為妄生區別耶自公羊以例說春秋漢儒沿而襲之說詩亦自創一例予奪任心夫魯僖有頌而周宣乃不得有正小雅是遵何例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一語大旨已得然余再三循誦六月美吉甫也采芑美方叔也夾漈云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善讀詩者自能知之

六月棲棲張單肩云盛暑非獵狁入寇之時乃夏之四月也王于出征鄭箋子曰也本諸爾雅杜預注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亦以于為曰王肅指為宣王親征悞矣

暨居焦獲爾雅十數周有焦獲蓋亦就詩言之郭璞注今扶

陸堂詩學卷第六

土

風池陽縣中似與鎬京太近余謂焦獲本屬二地焦即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杜註晉河外邑獲乃獲澤應劭註禹貢漢澤在析城山西北漢地志屬河東郡此謂獵狁別部盤踞于晉地者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劉向疏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注非豐鎬之鎬余謂依向說末章曷不云來歸自涇而以無名之鎬與鎬京對舉乎鎬即鎬京蓋謂獵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也此則獵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參觀出車詩其義自見鄭譜以出車屬文王而說詩者盡失其實矣涇陽今之平涼府非西安之涇陽縣漢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升頭山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

顧寧人謂太原即今之平涼蓋借原州之名以為說實則不然禹貢既脩岳陽至于太原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穀梁傳夷狄曰大鹵中國曰太原國語宣王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因師敗而後料民千畝與太原皆晉地仁山金氏以為原州其說未可據也余謂六月之師大將本屬南仲方叔亦在行間而吉甫將前軍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獵狁既遁南仲城朔方而坐鎮之吉甫率偏師以逐西戎故曰薄伐獵狁至于太原常武詩王謂尹氏即吉甫也既任內史之職又能成克狄之功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尹地本近太原今汾州府平遙縣有尹吉甫墓夾潞云汾州故尹地周爲尹氏采可知吉甫于伐戎之後自歸采

陸學詩學卷第六

三

邑而與賓客燕飲故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惟屬私燕故曰燕燕贈鄭箋天子以燕禮樂之則必改自鎬爲於鎬而後其說可通且天子之燕而詩人第云魚鼈於禮不已褻乎或曰湖廣鄖陽亦有尹吉甫墓何以信在平遙余謂左傳王子朝入于尹在東都者猶可附會若楚之房陵不問而已知其妄

竹書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獵狁至於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屬晉人僞筆不如邵子經世曆北伐在元年南征在二年觀詩所云顯允方叔征伐獵狁豈能六月北伐八月即南征耶

采芑之興猶夫飛隼謂人馬宜食者亦泥其車三千雖舉成

數而言按兵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蓋用衆十五萬耳鄭箋鉦人伐鼓互言之深得語妙詩故云明其有進無退好與集傳相反不知本出康成也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詩作于凱旋之時亦但錯舉言之以見其進退有律耳不當分將戰罷戰

大邦爲讎當時蠻荆必有侵犯列國之事非指王朝爲大邦也國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荆蠻荆屬楚國蠻則種類繁矣

車攻吉日 共十則

據竹書上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在九年吉日乃西都之狩以類相次不必同時

陸學詩學卷第六

四

上林長楊純以二詩作骨可悟賦爲古詩之流

石鼓詩十章語意有相肖者相傳周宣王獵碣太史籀所書或云文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據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疑爲成王鼓或云秦鼓摠不如馬定國宇文後周之說爲允按鼓作于西魏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其君爲文帝寶炬其相爲宇文泰作詩者尚書蘇綽書字者樊深趙文淵之流也前人因昌黎一歌大槩極詆馬說余三復其文還讀車攻如三代爨鼎真者存而贗者坐絀矣

我車既攻補傳攻治也東有甫草毛傳甫大也鄭箋易爲甫田之草謂即鄭之圃田其說不刊迂仲駁之非也穆天子傳天子里甫曰之路東至于房竹書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

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水經注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草詩所謂東有圃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有沙崗上下二十四

浦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為鄭隰之淵藪

薄獸于敖教本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教山北注云詩薄獸于教即此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於倉城郡縣志教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

助我舉樂柴與攸陽叶當從說文作桴石鼓詩亦云射夫寫矢具奪舉字五章以下玩其音節止宜四句分章劉氏說不可從

既伯既僖以伯為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禡既禡蓋

陸堂詩學卷第六

五

禡霸聲近而訛為伯也

漆沮之從即禹貢所云導渭東過漆沮也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顏師古曰漆沮即馮頡之洛水立文皆未詳程泰之雍錄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所謂洛水者地志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即洛源縣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所謂沮水者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合漆水入耀州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為合漆之地此三水合分之詳也漆在沮東至華原乃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逕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

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左右至白水縣則混為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此水者皆指東德入渭之水為洛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禹貢導渭序漆沮在澧涇之下澧之入渭在盤屋縣境蓋在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東漆沮入渭在東德又在陽陵東北三四百里

其初孔有蒙上獸之所同而言鄭箋初當作麋麋甚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為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詩所以云悉率左右也毛鄭訓禽之左右固非集傳亦失之畧

穆王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四字蓋後人仿此而訛傳者趙明

陸堂詩學卷第六

六

誠金石錄以類小篆而疑非穆王書是也信石鼓為宣王詩非也

鴻雁 三則

此詩既屬宣王由朝及野當在斯干之後先民後物當次無羊之前

據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長四十尺五堵為雉長二百尺實則周之八尺當漢之一丈毛傳一丈為板數亦無異宣驕即易所云鳴豫

向無的解詁味末章梁鴻五噫之歌大旨畧近

庭燎 二則

列女傳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傅母通

言于王王因勤于聽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是鄭譜所
据也按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朝會必以子時詩
三章曰夜如何其夜鄉晨明以晏朝為歲序說不為無據
燎即大燭設於門內故稱庭燎凡松竹荆有脂者均可用也
按事物紀原蠟燭始于淮南王安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
共墳燭庭燎疏云庭燎以蒿為中心以布繼之飴蜜灌之若
今蠟燭蓋亦臆想語耳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謂
桓公僭天子禮設百炬于庭也孔氏悞解百字之義乃云以
物百枚并而束之

汚水 二則

小序規宣王也周春秋杜伯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女鳩欲

陸堂詩學卷第六

七

通之不可反訴之王囚杜伯于焦此偽書不足信史記魯世
家宣王立魯武公少子戲後戲被弑而伐魯諸侯多畔王命
是可規也然與詩所云讒言以興者未見確切余謂此刺懿
王詩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烹哀公按哀公為
太公四世孫事當在懿王時如鄭氏詩譜所載竹書記夷王
三年者悞也史遷周本紀及三代世表皆云懿王之時周室
遂衰詩人作刺非指此詩而何

晉語公子賦河水常注河當作汚魯詩說宣王即位乞言于
羣后而作汚水於義無當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云汚彼流
水東灌于瀛者望而知為偽作九州之外有裨海環之如此
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本鄭衍怪迂之說瀛洲為三神山

之一瀛洲在東海皆秦漢方士語哇瀛見宋玉招魂註云澤
中為瀛何勞流水東灌耶

鶴鳴 二則

鶴鳴誠不可揜魚躍理無定在園檀愛而知惡山石憎而知
美朱子說此詩純學韓詩外傳鄭箋大旨為用賢而發說亦
可從

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漢藝文志有隱書八篇不料
詩人已開其先

祈父 三則

黃實夫云周語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
儒引以證是詩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為可罪而任用祈父者

陸堂詩學卷第六

六

亦不能無過故詩中責祈父序以為刺宣王也余謂以勝敗
為美刺此大不然穆王征犬戎未嘗不勝而不可美也太王
于獯鬻王季于燕京之戎未嘗不敗而不可刺也

魯詩說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
其說當矣抑有未盡者左傳祈招之詩祭公作故直斥司馬
之名此詩第稱官蓋作于虎賁氏之屬因爪牙而稱爪士頗
嫌趁韻

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語出抱朴子不足信若穆天子傳
西征見西王母還屨天下億有九萬里北風雨雪有凍人天
子作我徂黃竹三詩則侍從之哀怨宜也如今說以司右虎
賁之屬而久從戎役微論宣王即厲幽斷無此軍制

白駒三則

白駒送行之詩與驪駒同大戴禮雅八篇可歌一爲白駒可証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乘白駒而去者余謂白駒場苗興而非賦是詩因共伯歸國而作在宣之初年千古未有解人可歎也

爾公爾侯集傳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似與下句難接升菴集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援勉哉爾之遯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說新矣而亦未合藍田呂氏曰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余因

陸堂詩學卷第六

十九

推行其說蓋詩人深惜賢者之去謂有位者方日不暇給而可飄然遠引置理亂于罔聞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惟屈宋具此語妙生芻句結上言賢者雖去而已不能忘情也如玉句起下言身雖高尚德音猶可見貽也

黃鳥行野 共四則

序說刺宣未詳顧末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行野刺薄異姓亦得其大畧而已余謂黃鳥乃共伯歸國之作行野當爲幽王廢后而作黃鳥今之瑞雀栖止瓦屋十百爲羣非黃鸝也復我邦族乃氏族之族非閭族之族集傳謂詩作于民不宜繫之雅矣黃

鳥興而非比我行其野蔽芾其樛興而比也

莊子及竹書皆載共伯和事竹書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此詩近之共伯即周定公說見大雅瞻卬詩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集傳忠厚之說爲學人示訓耳未合當日情勢或云異字乃翼字之訛觀崧高一詩宣王之待申伯者隆矣詩人之意承舊姻而言謂往時所以封國而世爲婚姻者非富之也亦祇以爲輔翼而已余謂魯論亦作異字未可輕改經文第觀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二語其爲刺幽王之廢申寵褒斷斷無疑

斯干 四則

陸堂詩學卷第六

丰

此考室之詞所謂善頌善禱者也小序以屬宣王其說可從劉向亦云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東萊讀詩記云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詩次于刺詩後所以明宣王之爲賢君愚謂三百儘多錯簡毛特優于三家耳不必拘小序而曲爲之辭

或云即新宮詩按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時昭子爲意如逆女車轄固甚當也新宮義何取焉燕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禮乃管新宮三終謂之三成三終新宮而外必有二詩今篇名亦不可考

似續妣祖先宗廟也舉姜嫄后稷而八桃統之矣君子攸予鄭箋改懽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字書草盛爲芊謂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噲噲其正歲歲其冥鄭箋正晝也冥夜

也蘇詩畫窗明快夜堂深本此

無非無儀鄭箋訓儀爲善蓋本女誠有善異名之意毛傳云婦人質無威儀語較切當

無羊 三則

此盡物性之一節官失其職而畜牧之利大賈擅之觀史遷化質頌傳可以覘世變矣

降河飲池何萊何笠麾肱畢升洵所云詩中有畫末章說夢衆維魚旒旒旗不啻漆園物化然周初淳朴之氣發洩殆盡吾故斷爲宣王詩

合斯干詩觀之知周禮太卜牧人三夢六夢之屬大有流傳非劉歆所能偽撰

陸堂詩學卷第六

主

六笙詩辨 附

鄭夾添六經輿論云古者樂分堂上堂下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鑪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鑪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東哲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七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集傳亦引用其說愚謂夾添議廣微之補詩則可若謂笙詩本來無辭無辭何以有義且何以繫之小雅而稱爲笙詩甚哉夾添喜談聲音究未知聲音之道也樂莫善于韶箴觀虞典命夔數語可知先有其詩後乃作譜八音具而成樂堂上之瑟堂下之笙實屬主音故古詩可歌亦可絃近世道流撫琴以有聲無辭爲高妙此殆沿流味源者耳笛色有譜止用六工尺上等等字可以諧曲而當

陸堂詩學卷第六

主

其始必据一詩以起調填詞有譜小令長謠後人可以逼肖前人而調名之緣起甘州曲必以爲製自蜀王衍暗香疎影必以爲姜夔自度曲也豈生于晚近無從考究詩人姓名與作者之緣起而誤云有聲無辭以自揜其困陋乎幸而儀禮尚存南陔白華六者後人識爲笙詩而信毛氏之有本不然如魯韓齊三家直視爲鴉飛茅鷄之屬已耳向使夾添之意謂行禮時用譜而不用詩則儀禮已明言之不煩詞費苟云六笙詩春秋已亡試觀燕禮有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是新宮之詩當孔子時猶未亡也而謂南陔無句乎且鄉飲酒義云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人聲與樂器交作也鶴巢采芣苢以入笙奏則笙之有辭明矣夾添又云古樂惟歌詩有辭笙舞皆無辭據所引秦始皇改大武爲五行舞漢高帝改大韶爲文始舞皆本班固禮樂志而志云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激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武皆因秦舊事焉明譏叔孫通尊主容悅變亂古制矣晉泰始中命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二舞荀勗張華製樂章復古也夾添反以爲變古而貴與馬氏亦從之余謂節舞必有詩騶虞狸首射節也射猶有詩而舞獨無詩乎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篋牛尾投足而歌八闕墨子書舞詩三百楚辭大招有云二八接舞投詩賦以宋玉舞賦動朱唇清揚抗音高歌爲樂之方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

之廟舞之有辭古今不易也然而不衷諸經未足折鄭氏之角燕禮云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勺即頌之於饗皇師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之首章於皇武王也三章齊也六章桓也其有辭乎無辭乎

陸堂詩學卷第六終

陸堂詩學卷第六

五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



節南山 八則

正月 五則

十月之交 五則

雨無正 四則

小旻 二則

小宛 二則

小弁 五則

巧言何人斯巷伯 共九則

谷風 二則

蓼莪 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

一

大東 四則

四月 三則

北山 二則

無將大車 三則

小明 三則

鼓鐘 四則

陸堂詩學卷第七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

平湖陸奎勳聚族著

同里陳濟簡亭

經術和陳真全校

節南山八則

此詩在昔止名節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
註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孔叢於節南山見忠臣之
憂世也編輯已在毛公之後董子賢良策云周室之衰其卿
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以推讓之風有爭田之訟故詩人刺
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時未有四
家詩董子亦斷章取義耳

節與正月雨無正皆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尹氏即隱三年夏
四月辛卯卒之尹氏也家父即桓八年天王使來聘之家父

陸堂詩學卷第七

一

也若當幽王時家伯冢宰黨於皇父家父奚暇轉刺他人孔
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爵可以通稱家父爲字
當有專屬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明繫仍叔後人且雲漢作
於仍叔弟見小序非若此詩之顯道姓字也孔疏又云古人
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因舉孔父爲例據世本孔父名嘉傳
春秋者爲孔子而諱其祖況正考木金其名亦絕殊矣韋昭
毛詩答雜問定爲平王時詩安成劉氏曰國既卒斬喪亂弘
多降此鞠而降此大戾皆似東遷以後語古人有先得我心
者良可快也

集傳於二詩亦以舊說爲疑而不顯加駁正然觀節詩柄云
此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但稱王而刊去小序幽字

可云慎矣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謂驪山變起於猝然當監戒也依李氏
訓卒爲終國既終斬矣下語不幾贅耶

有實其猗謂州木有成實者猗猗然也蓋即私門飛李之意
毛鄭皆失之

不弔昊天毛訓弔爲至鄭箋至猶善也皆難通集傳既不見
懲於昊天矣不宜久在位而空我師也詮解最合

昊天不傭韓詩傭作庸常也君子如屆舊訓未安按集韻屆
古作暨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
欲使昊天出國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其說之鄙悖如此集

陸堂詩學卷第七

二

傳謂尹氏任姻亞之小人卒使民受其勞似矣而猶未盡愚
謂說詩之道旨已得者不當求新義未安者無容蹈故要在
合心理情勢而諦審之即如周室東遷蘇氏以爲平王失計
此不達時變之論明惟王文忠禕嘗一辨之而不得其要領
按晉語史蘇曰褒姒有寵生伯服逐太子而立伯服太子出
奔申鄭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平王
畏育外家諸侯迎而立之非由鎬京東徙也且平王在位五
十一年即使生於宣之末幽之初當驪山禍作猶在沖齡未
可以畏寇遷都蔽罪平王據千寶搜神記幽王生於宣王三
十三年其即位也年甫十四平王之幼從可推矣且爾時宣
王舊臣淪亡已盡故尚書文侯之命口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即錫命文侯亦在既誅攜王之後非平王初年事史遷周本紀晉世家皆失載而於秦本紀中乃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爲諸侯賜岐以西地者皆妄也平王即位既久不知自強委政尹氏有辜人望故家父勤懇言之則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再則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嗟乎以平王之孤弱乃能逐既去之天命收未散之人心二雅詩人若家父若衛武公和大有維持夾輔之力而惜乎抹殺於漢儒也依小序作刺幽詩幽在位十一年耳吉甫之子伯封亦賢人也豈伯封沒而其子復爲太師乎抑尹氏與皇父共爲太師乎竹書混尹氏皇父爲一人按常武詩既稱太師皇父又云王謂尹氏是可牽湊爲一乎種種謬戾辨之竟不勝辨

陸堂詩學卷第七

三

正月五則

或疑夏正四月必無繁霜補傳云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艸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宿麥

明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猶不信爲東遷已後之詩施針膏肓亦無益矣

終其永懷乃懷安之懷也又寤陰雨載輸爾載詩人顯以驪山爲鑒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謂無可諉其難也而曾不加之意乎昏姻孔云王氏曰昏姻甚稱說其爲善也天天是蘇軾氏云天之孽並出而祿喪之

孔叢子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

爲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言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家語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詩曰謂天益高不敢不局謂地益厚不敢不踣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孔子子思說此詩皆斷章取義而文中子亦嘗效之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寶咸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如此稱詩滿洒自得即使阮逸偽撰頗勝漢人移徙作李強不知者以爲知

陸堂詩學卷第七

四

十月之交五則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按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山皆震又云山川竭岐山崩唐曆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限事皆脗合鄭譜乃謂十月以下四詩皆屬厲王毛公爲詁訓傳時移其次第則鄭氏亦知小序爲毛公作矣亦疑小雅有刺幽詩必有刺厲詩而不憚反毛立說矣然以此詩屬厲鄭氏自貽敗闕先儒已詳辨之按魯詩豳妻作閨妻漢書谷永疏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閨妻驕媚日以不減是說魯詩者本與毛異尚書中候謫雒貳曰昌受符厲侶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劉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周主吳戴震
隋經籍志有鄭氏所註尚書中候夫以魯詩爲據猶之可也
信及緯書陋矣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蓋
九月之望也月食亦爲變較日食則爲常耳此日而食於何
不臧言未知災禍之應若何不善也日食余別有說

皇父卿士此以土卿而執政也猶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
王卿士皇父乃申后之族非褒女之黨其作都於向者將避
位而營私窟也故末章以自逸譏之番惟司徒韓詩番作繁
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瞻家伯冢宰本作維宰今從
鄭氏改本仲允膳夫周禮膳夫天地有裁則不舉又觀雲漢

陸堂詩學卷第七

五

詩陶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
能止今災異迭出而羣臣泄泄故並譏之未必六子皆小人
之尤黨於皇父褒女也蹶維趣馬當即蹶父之後楊維師氏
漢書楊作萬漢有游俠萬章豔妻嫺方處孔疏謂番爲司徒
在鄭桓公前此時褒姒未立爲后不當稱妻引曲禮天子之
妻曰后爲難余謂昏義天子八十一御妻豈妻何不可稱班
婕妤賦哀閼褒之爲郵蓋魯詩之訛沿用者久矣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註河南柘縣西有地名
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路史謂皇父作都之向在沛國龍亢
與當時情勢不合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
即周向國左傳向姜不安言而歸此可證皇父亦姜姓非尹

姓也

悠悠我里顧野王作瘦非也詳咏詩意乃東都大夫所作天
命不徵謂不洞達乎天命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與谷風之不
念昔者伊余來歷語妙相等

雨無正 四則

篇名難解前輩皆云當闕之以俟知者至朱子而無定說更
何望焉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種
議論必杜林衛宏輩襲公羊賈星如雨之文強以字說說詩
耳劉元城云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此亦後
人妄增愚謂篇名本爾無正後乃說爾爲雨詩固贊御所作
亦在平王之世不然曷以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耶若以爲

陸堂詩學卷第七

六

厲幽詩熊渠畏伐而自去王號戲舉烽火而諸侯畢至曷以
云莫肯朝夕耶

饑成不遂或云觀王風中谷有雉當屬旱災任昉述異記周
平王二年十旬不雨祭金魚神而雨降余謂詩不必作於是
歲蓋與戎成不退皆推本前事而言

謂爾遷於王都非東遷以後決不慮虛著語風雅六義古今
同一揆也何必起詩人于九原而後信爲實然哉

平王始建東都西京世臣扈從者少故文侯之命云即我御
事固或者壽俊在厥服左傳伯與之大夫瑕禽亦云昔平王
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脩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作平
王詩讀最合當日情勢

小旻二則

序云刺幽鄭氏改爲刺厲已屬無稽謂小旻小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尤謬矣蘇氏云小旻小宛小升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大雅有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愚謂孔子斷不刪及大雅小旻小明蘇說近是然亦有不可解者有餘簋殽何以不稱小東而稱大東周頌何以亦稱小毖

是用不集疑售字之訛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謂行路而與處者謀也下章謂作室而與行者謀也末二語顯然比體五章六章亦然

小宛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七

七

自毛鄭迄蘇呂均失其旨朱子說是詩以孝友爲主而不遺憂時之意可云獨闢蠶叢愚謂中原有菽言民養爲先也螟蛉有子言教不可缺也率場啄粟言賦歛日繁也宜岍宜獄言刑罰不中也但詩人於教家之道顯切言之而於憂時則微晦其詞所謂惴惴小心如臨於谷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鄭氏以賓延爲衛武刺厲故此詩亦移幽作厲按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當從小序作刺幽詩

小升五則

序云太子之傅以刺幽王良然趙岐註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總不如毛義爲

長吉甫感於後妻此與衛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同一家事耳孟子曷以云親之過大耶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猶商子所云山陽之梓高而上父道也山陰之梓晉晉而循子道也毛傳以爲父之所植泥甚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與末章逝梁發荀皆共傳述太子之情兼及廢后之事若伯奇則母已久喪語皆不合且何必云跋跋周道鞠爲茂艸也

俗云飛鳥入懷殺之不祥即投鬼先之之意

伐木猗猗說文猗居何切從後牽也析薪施矣舊本作地湯伐切錢氏云以手離之之義予之佗矣佗即他謂遣予他適也是時宜曰已在中國故云然毛氏訓加不可從

陸堂詩學卷第七

八

巧言何人斯巷伯共九則

皆刺謔詩以類相次即九章之惜調惜往日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以斯千詩爲證當在幽王之世荏染奈木君子樹之明是刺用小人不當依毛傳云桐梓良材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歐陽謂徐婉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敢得其肯唐永徽間徐世勣勸立武后云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皆此類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愚謂謔者乃號石父也幽王以石父爲卿用事與褒女比廢申后逐太子詩次於小升之後豈徒爲一已遭讒而作哉地志云弘農陝縣故號國也有號山在陝

縣西二里臨黃河可爲左證詩故云讒人指褒似無拳無勇
既微且尪是可加之褒女乎

樂書包儀氏灼土爲墳呂覽僅作墳荒雖未可遙斷然土音
惟墳后襲與樂八音克諧則墳之由來舊矣世本云暴辛公
作墳蘇成公作荒業已無稽序者因詩有維暴之云且見吹
墳吹荒句遂以爲蘇公刺暴公宜朱子直斥其謬

爾雅注墳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鐮六孔小
者如雞子而宋太樂舊墳有七孔景祐馮元樂記又云太樂
墳八孔明代樂部注上一吹竅前三後二則於按指稍便而
仍不失古來六孔之法爾雅注荒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
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注周

陸堂書學卷第七

九

禮云簠七孔其說與古銅簠脗合班固云十孔蔡邕云六孔
有距廣雅云八孔皆不合古法

三物以詛頗似春秋俗尚左傳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之
田杜氏以爲蘇氏叛王故淮南精神訓云延陵季子不受吳
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
公是也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氏注鄭地路
史暴新公采鄭邑也一云隊然而蘇暴構怨迄無明徵吾不
敢據序說而斷爲桓王之詩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既張而漸大也言舌不必及踵史天官
書箕爲教客曰口舌教即侈意六章七章皆六句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復出宜刪投界有北常從毛傳北方寒涼不毛之

地或引漢地志曰南郡有北景縣謂地在極南開北戶以向
日景者非也王子年拾遺記黃帝去蚩尤之古遷其民惡者
於有北之鄉

縑衣云惡惡如巷伯寺人之言而孔子取之所謂不以人廢
也沔水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詩亦云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可知止謗自修道惟一敬

谷風二則

此舊臣放廢而作當與伐木詩互觀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
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猶此旨也

自毛傳訓叩之谷風爲東風習習爲和舒後儒因之末章所
由曲折辭費谷風谷中之風習習乃相續之意自陰雨而頻

陸堂書學卷第七

十

而草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正以典世情之涼薄耳

蓼莪二則

舊說皆以爲孝子不得終養而義有未盡余讀大戴禮用兵
篇夫子稱詩曰鮮民之生矣不知死之久矣乃悟蓼莪孝子
其父母遭兵而死故言之有餘痛也觀王裒門人之廢蓼莪
尤信

我輩可生食蒸尤香莢至秋變爲蒿蔚實一物也詩人自痛
蒿長而不成材故用以爲比

大東四則

小序刺亂也其語泛設又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
作是詩以告病朱子詩序辨云譚大夫不知何据按周語襄

王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韋昭註譚伯周大夫其事可以牽合而世次太後且莊王十三年譚國已滅於齊故內傳第云獲原伯毛伯而無所謂譚伯也雪山王氏曰平王遷於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升菴好異而激賞之不可為訓

或云序稱譚大夫者蓋以兗州有織文之貢而譚國於濟南與所云小東杼柚者既可牽合又漢有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設於齊地貢禹疏云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說詩者蓋假此以諷耳余謂既識其說必得真是者而後已焉洛誦數過乃悟西人之子必屬褒女因而推勘全詩迎刃輒解

陸堂詩學卷第七

十二

有饒簋殽有抹棘七舊惟歐陽豐饒之辭畧近而不如王氏饋客之說余謂首章與糾糾葛屨六句對照周之盛時諸侯朝王而燕饗之其饋食則有饒簋殽也其升俎則有抹棘七也禮書喪祭之七用桑待賓客之七用棘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與西人之子四句對照為裂繒而發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謂行役之久也眺眺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顯用戲舉烽火事有列沈泉無浸獲薪與白華詩灑池北流浸彼稻田大旨相近西人之子絮絮衣服即所謂豔妻媚方處也褒國在西蜀隱約言之舟人之子熊羆是求鄭箋世臣降為冥氏穴氏蘇傳所服非其所有集傳依毛公訓富均失其旨按鄭語史伯云禿姓舟人韋註舟人國名路史舟人後

裔有晉大夫舟之僑蓋褒女為內寵而舟人為外嬖也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則戚黨蟠固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列女傳所云飲酒沉湎以夜繼晝也韜韜佩璲不以其長傳所云倡優在前鄭語所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七襄七次周駕也織女七襄不成報章非謂申后之不見答乎牽牛不以服箱歲也也啟明長庚皆太白宣王末年太白入昴老子知為兵亂見徐岳數術記遺又後漢蘇竟傳云畢為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晉書畢八星主邊兵有抹天畢載施之行西戎之禍其端已兆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謂箕飲也而十室九空載翁其古西柄之揭且憂讒口易樹而斗機絕綱矣是詩洞達天人非伯陽父之流斷不能作

陸堂詩學卷第七

十三

桂陽成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暫詣牽牛見梁吳均續齊諧記固不足信史天官書織女天帝女孫其說已幻淮南亦云烏鵲填橋枚乘迢迢牽牛星一詩猶得與比之義謝惠連詠牛女丘云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幹欸情難久慘則以人間比天上而辭愈褻狎矣漢詩復有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魏晉人皆襲用其語以為天星徒有虛名而大東一詩千古遂失指歸甚哉隨人作計者之不可與於讀書也

四月三則

或以為行役或以為憂亂皆泥其文而未得其旨先明匪人歐陽謂既屬小雅詩人必不斥其先祖良然而乃自解云世

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也其說比鄭箋更舛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鄭箋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固屬不倫後儒亦無善解余謂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微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于召穆公後人故首章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又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本合夏正張翠屏云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亦通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蓋指皇父虢公之屬本貴冑也而顛其家聲維以告哀孔叢云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大義得之

陸堂詩學卷第七

十三

北山二則

詩與四牡反對然亦不能定其在何王之世晉悼蒐於綿上左氏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哀也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可証其為哀周之詩而已呂覽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豈惟不解孟子即北山全文似亦未經寫目而侈然自以為懸金不易之書噫異矣

陟山采杞興也解我方將王氏云今人猶呼少壯為鮮健蓋平聲也後三章連用或字昌黎南山詩句法祖此

無將大車三則

荀子大畧篇云無將大車維塵莫莫言無與小人處也序說

本荀未必體源卜氏

朱子詩序辨云不識興體而悞以為比旨哉言乎愚謂興體極活并不必粘行役勞苦蓋憫王室之將亂而付之無可如何耳祇自底今底當作痕是詩純乎風體而介於北山小明之間豈序者不得其人與地姑以為大夫諷刺之作與

小明三則

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出申培詩說余謂小雅必有厲王詩篇中三稱其人與二相共和之說頗合又觀其毒太苦涕零如雨自貽伊戚畏此反覆諸語亦氣合當日情勢若但以行役而作命使二年非久羈也何至

陸堂詩學卷第七

十四

悲憤如是末二章以靖共正直規切周召二公蓋干位攝政伊尹而後事不再見有周召二公之志烏可無小明大夫之詩

二月初吉周正之十二月朔也下故云載離寒暑日月方與翠屏張氏謂與厥民隤同義此則不然日月方除歲除也從二月而溯其前日月方與向暖也從二月而推其後三章豈必一律耶

至於亢野毛傳遠荒之地爾雅埤蒼亦不能詳淮南云野氣有亢者但指以為惡艸按藥性有名亢者秦中所產似亢野非遠荒也當從方音讀鳩

鼓鐘四則

鄭氏注中條據河紀謂作於昭王之世而詩譜仍依序說以爲刺幽按史記昭王南巡狩卒於江較諸幽王猶可附會歐陽本義云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或據左傳楚靈會於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栢而大桐栢與太室皆豫州山且杜預註以太室爲中嶽是亦可證爲幽王也余謂不然嵩山太室祠盛於漢武周時未列中嶽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古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然則幽王所盟者乃鎬京明堂之太室也

本義又云詩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且南非南

陸堂詩學卷第七

十五

夷之樂不知當指南籥抑爲周南召南皆當闕其所未詳余謂此穆王之詩左傳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今懷遠乃淮南之地一証也竹書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二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鼃鼃以爲梁遂伐越至於紆荆人來貢則淮之南北車轍屢經又一証也且穆天子傳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東征釣於淥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姬祥祀畢哭終喪於豳氏庚辰舍於茅尺於是禮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則淑人固有所指而憂心且傷懷允不忘皆非泛詞惟末章語意稍別然傳中廣樂之奏無地不然亦未嘗不符合也以推以南南自當指南籥齊魯詩有韎任朱離句皆由西漢不

行左傳而誤者且以章句爲詩辭

熊朋來經說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証鼗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鼗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於磬之証不然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之余謂熊氏之說未允堂上之樂以琴瑟爲主堂下之樂以笙爲主其曰鼓鐘曰磬者脩金石之奏以爲作止之節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併樂章舞容而盛稱之矣

陸堂詩學卷第七終

陸堂詩學卷第七

十六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甫田大田 共八則

瞻彼洛矣棠棠者華桑扈 共六則

鴛鴦 二則

頍弁 二則

車牽 二則

青蠅 二則

賓筵 四則

魚藻采芣 共四則

角弓 三則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苑柳都人士 共七則

采芣 二則

黍苗 三則

齔桑 二則

白華 三則

絲蟻 二則

瓠葉 二則

漸漸之石 二則

苕之華何草不黃 共四則

書小雅後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八

平湖陸奎勲聚繅著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受業黃百穀輯全校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疑楚茨以下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愚謂小序刺幽之說至此更無可通不知前輩何以仍然曲解今讀楚茨云以往烝嘗信南山云是烝是享不待晦翁發蒙詩人業已自下註解

陸堂詩學卷第八

一

也絜爾牛羊絜通潔長樂劉氏云在滌而芻之也祝祭于枋孔疏疑枋稭有二一是正祭之日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集傳主前說汝礪朱氏謂有正祭之枋無繹祭之枋其辨甚確先租是皇集傳訓皇爲大爲君錢塘沈崑輪融註云皇者神來而虞尊位儼若君臨也又云神無形故曰皇尸有象故曰饗雖根據集傳而以神保爲尸尚覺可商或云諸侯之祭嘗烝皆裕太祖之尸既稱皇尸餘尸第稱神保說近似而無徵朱子云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蓋古語然也語錄中嘗自辨其悞舊說無可採者詩總聞云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王

氏此條甚允

爲賓爲客連下獻酬交錯讀其義自明毛傳鄭箋劉向上句故不可通鼓鐘送尸箋引大司樂之文尸出入奏肆夏蓋天子之禮也集傳何故仍之豈以諸侯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用以送尸其說猶可借耶孔惠孔時惟其盡之謂順時行祭而無缺也

信南山較諸楚茨禮簡辭畧然亦諸侯烝祭之詩於五六章見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遂東入溝其畝在南遂南入溝其畝在東畫井之法自內及外也但所謂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九洫入一澮九澮共入大川亦開方者舉一同之成數而約

陸堂詩學卷第八

二

畧言之不可泥也詳見余戴禮緒言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臂王氏劉氏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據郊特牲君肉袒親割之文而實不可信按特牲少牢之禮士大夫祭亦視殺而不親割惟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臂乃退燔祭祭腥而退與詩言適合蓋卿大夫助祭於君之禮

甫田大田共八則

周禮凡國祈年於田祖歆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二詩皆言田祖田畯而意主祈年其爲幽雅無疑若以楚茨二詩攔入則或說之誤也

歲取十千周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詩人約計一成之田當

有萬畝入數其量本無定也箋云上地穀畝一鍾鍾數六斛四斗無乃好爲持論而開厚歛之端乎

我取其陳三句集傳曲折盡致序於詩中美詞不可強通則以爲傷今思古朱子辨云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愚謂自古有年與載芟之振古如茲良相之續古之人語意皆同不惟可破刺幽之疑兼可證實幽雅之說

齊明順文若中庸之訓齊戒明潔亦無不可禮運鄭註土鼓築土爲鼓也蓋在未合土之先今詩既云琴瑟當依杜子春周禮註以瓦爲匡兩面用革

曾孫外內祭之通稱來止勸農也以其婦子三句純用幽風

陸堂詩學卷第八

三

鄭箋故易其義謂后與世子隨觀農事而設食以勸之宜爲王肅孫毓所議

曾孫之稼一章乃祈禱之詞猶淳于髡下田濬邾之祝大田三章四章亦然但爲農人措辭微有異耳

螟螣蠹賊毛傳分四種按螣即蝗也幾疏螟似野蚋而頭不赤說可從蠹爲螻蛄賊似茱李中蠹蟲赤頭身長細說皆悞

蠹賊即蝗之大而害苗者瞻卬詩蠹賊蠹疾賊義同疾字書

增璧字大謬秉畀炎火舊說以炎帝神農爲田祖即此可徵唐代捕蝗設火掘坑且焚且瘞經學乃如此施用耶

有渰萋萋水氣也呂覽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觀韓奕詩祁祁如雲可証興雨之沿訛

瞻彼洛矣棠棠者華桑扈共六則

瞻洛繼車攻而作詩故云成康時詩余觀棘輪有夷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為辭猛厲於張當屬宣王棠華仿簪簪蕭而意味差薄亦屬宣王詩桑扈以類相從觀於高詩有云維周之翰蒸民詩有云式是百辟疑亦作於吉甫之流洛非雍州之浸當指東都而言初學記周官豫州其川榮維與伊瀍二水為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按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據今說當解云惟其資深逢源是以表裏如一然觀左傳祁奚舉子引二語以美之竊謂棠華之作

陸士詩學卷第八

四

本以美諸侯總世入覲者與大雅韓奕畧同鄭箋君子斥其先人於美良允歐陽本美駁之非也朱子舊說亦從鄭氏作肖似解

君子樂胥觀魯頌於胥樂今當從毛氏訓胥為皆

左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傲寡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則此詩本屬燕饗可証序說刺幽之妄

箋以兕觥為爵觀檀弓既畢獻謂之杜舉爵爵始自晉平公詩中從無此義

鴛鴦二則

以畢羅為興謂凡物皆可致也然而詩人興意直重其為匹鳥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以馬之食芻粟與天子福祿之養於義安乎竊謂此婚禮所用樂歌猶車牽之四牡駢駢六轡如琴也白華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可以旁証漢後諸儒於此詩未得其旨皆悞於婚禮不用樂一言余於郊特牲嘗詳辨之

頍弁二則

與伐木相似而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語益悲涼可以目為變雅

有頍者弁董氏曰頍者圓項而結之也萬與女蘿即璞云寄

陸士詩學卷第八

五

生樹一名萬毛傳以女蘿為莨絲非也女蘿施松自是松蘿先集維霰說文云霰稷雪也家農師謂之米雪

車牽二則

此燕樂新婚也而曰德音來括今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

辰彼碩女當從列女傳辰作展雖無德與女與之為言助也鮮我觀爾鮮之為言新也觀爾新婚以慰我心結處透露本旨詩中甚多此體

青蠅二則

左傳會於向戎子賦青蠅而退詩之嫉讒從無異解竊惟詩人詠物不過偶爾寄興乃昌邑信讒夜夢蠅矢積階明皇友

愛楊今千數柄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就謂言詩而可
味屬指歸乎

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諛詩人刺之此乃沿襲之訛或
云厲王使衛巫監謗詩語甚簡可以移幽作厲余謂當從序
說刺幽構我二人隱指申后宜白

賓筵四則

不觀毛鄭不知集傳之妙一章二章體認尤精馬貴與謂朱
子故反序說刺刺不休是誠言詩而失之愚然謂衛武公飲
酒悔過必無刺幽之意則其見亦未免拘墟

安成劉氏云當與抑詩參觀余謂武公本酒誥以立言燕而
舉麟射而祈爵猶所云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也

陸雲詩學卷第八

六

子孫其湛酌彼康爵猶所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也三章至末亦從德將無醉在今
後嗣王酣身翻出本誥之意用箴之體雖侯國而可列於雅
必謂平王降雅為風斯亦不攻自破矣

各奏爾能猶中庸所云旅酬逮賤也以奏爾時猶魚麗所云
物有維時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叟謂因醉而言多妄耳觀抑詩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其義自明集傳用鄭箋箋語多拙間有失之巧者

魚藻采菽共四則

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
將殞以知幾之史才說詩猶不能自具步服賜帝覽薛道衡

頌而斥為魚藻之義更無足恠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以為宅中而圖治可也以為慎位而安
止亦可也辭意簡括當屬武王時詩若以為刺則是風體而
非雅音前人因編於衛武賓筵之後遂云刺幽耽酒吾知其
無据也

采菽義無可刺兩言君子來朝詩人早已自揭其旨謂天子
燕饗諸侯以類相次可也未敢信為答魚藻之詩

路車乘馬同崧高言觀其旂同廷燎萬福攸同同裴蕭汎汎
楊舟同菁莪而末二語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調卑氣竭頗疑
記錄有訛今就文解之三章云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則以優
游者為罪戾益警戒之辭也

陸雲詩學卷第八

七

角弓三則

惟偏故蔽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是也惟貪故危受爵不讓至
於已斯已也也老馬反為駒言齒長而如童也如食宜饒如
酌孔取貪目前之醉飽而已

小人與屬詩人謙已之詞莫肯下遺謂思不下逮也式居婁
驕婁通屢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蓋逆知有西戎之禍髦亦國
名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

或云此周棄王詩母教稼升木如蠻如髦皆謂用狄伐鄭也
然世次太後當從序說刺幽幽王時不惟申后被廢周召世
臣皆失其職雖以鄭桓為司徒亦不足以救敗矣

苑柳都人士共七則

二詩皆東遷以後之雅非敢創為異說再三詖味愈見其然
春秋傳桓王三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諫王不從
是詩人所由刺也居以凶矜舊說俱不可通按平王崩使武
氏子求賻桓王三年冬京師告飢魯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豈非凶矜之明證乎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興也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興已之忠於
王室也集傳用鄭箋乃與首二章意義各判

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全用公孫尼子緇衣之文烏可嫁名卜子耶

彼都者懷西都而有作也行歸於周周非錫京當依毛傳作
忠信由衣服而及言行又推本於忠信乃足以為民望也左

陸詩學卷第八

八

傳襄十四年楚子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按韓詩無此首章故服虔左傳注猶
云逸詩

綱直如髮王氏云言其德性之善也補傳云安有一詩三言
髮而一為比二為賦者謂首飾綱直一如髮之本然亦言其

儉素也余謂補傳句解則密矣然詩人所以稱臺笠緇撮綱
直如髮者豈徒取其儉素乎鎬京陷於西戎一變而成為秦

俗蓋其寄興猶之黍離稷穗也未可泥物而求也

謂之尹吉尹氏平王世卿韓姑蹶父之女世久而稱為著姓
詩作於東都何疑

魯詩說知為東遷以後之詩然以為尹伯封作豈有伯封而

自謂女作門楣者

采錄二則

孔氏正義云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行役過
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依孔說與王風君子于役
何異

後漢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
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似矣而猶失其

旨余謂宮中女史所作五日二句隱刺褒女專房之寵之子
于狩言報其弓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觀列女傳王嬖褒似弋

獵不時出入同輦其義自明如今說乃指為比肩夫婦恐不
堪列諸雅詩

陸詩學卷第八

九

黍苗三則

崧高明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序
云刺幽劉款謂建元詩家不能貫通全經非妄詆矣

城謝而歸功召伯可見營洛之命邦伯亦屬方伯而非牧伯
嚴氏詩緝云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平淮豈二千五百人

所能勝任乎

泉流以清按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
之水出謝城北

照桑二則

與昔我相似疑亦天子視學行禮養老乞言之樂歌

左傳鄭伯早趙孟于垂隴子產賦照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是詩用意不深即論句調亦惟卒章稍覺流動

白華三則

興比入妙長門之賦當拜下風

天步艱難辭氣恍與決非出自宮闈伊川云碩人蓋指申后亦猶碩人其頤指莊姜也顏師古注漢書亦謂白華詩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

漉池北流水經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漉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漉漉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

絲蠻二則

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敘載之故作是詩程子謂敘載絕不成語朱子詩序辨謂無刺大

陸詩學卷第八

十

臣之意是皆然矣乃集傳改毛傳之興爲比專主微賤勞苦者而言妄謂與黃鳥集穀之詩義俱可商

按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司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膳宰致餐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治事上卿監之可知縣蠻一詩因出使之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秋葉二則

此燕飲之樂歌秋葉兔首約舉之耳說者謂物薄而情濃於

義亦通

劉昆嘗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秋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余觀董子繁露云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斷狸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昆之取用是詩得毋相類

漸漸之石二則

序云刺幽按幽王無東征事魯詩說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亦屬牽湊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則與詩所云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者頗合又水經注澶水又東南流逕臨漳成西又東南至巉石西南入

陸詩學卷第八

十一

淮水又東逕浮山浮山北對巉石山則詩所云漸漸之石山川悠遠者皆有明據

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諸說皆依毛氏以豕涉波爲雨徵吾未聞豕性知雨也當與辱在泥塗耳或云四方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狀如浴猪三日大雨見宋黃子發相雨書可以釋涉波之義此與總聞所云江豚兆雨皆新而鑿

荇之華何草不黃共四則

荇華若在國風可稱絕調不知何故入雅今強解之荇之華魚麗之反也何草不黃杜之反也是乃所云變雅也友人孔希逸云將羊墳首三星在鬲祗八字而凶荒之景畢集於目其妙蓋在用興也稱詩者從此悟入張文昌山農詞

蘇坦之田家詠更不足道

人可食鮮可以飽飢饉極矣此詩疑作於厲王流彘連歲大旱之時作詩者亦小明大夫之流

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蓋指烽火徵兵事余謂詩以草黃起興為防秋者作也曰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矣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念其室家又與揚水束薪相近惟末二語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甚合詩故之說然觀檜風亦云匪車偁今顧瞻周道安知非詩人閔周之作乎

書小雅後

小雅凡四體有用為樂章者鹿鳴楚茨之類是也有專美其人而不必入樂者如六月之於吉甫采芣之於方叔是也有

陸雲詩學卷第八

十二

煩文以刺可誦而不可入樂者如十月節南山之於皇父尹氏是也有絃歌之以為鑒戒者如北山之反四牡谷風之反伐木漸石草黃之反采芣杜是也以文義言美者為正刺者為變兼音節而言常用之樂可法者為正暫歌之詩可戒者為變其說自可通也必謂六月以下皆變小雅則膠固而害於義矣鄭氏詩譜專重世次微論與孔門舊本未必相符即毛公所傳初不拘拘世次也烏可強據以立論哉自鹿鳴至秋杜譜以為文王詩余謂四牡常棣天保必非文王詩采芣出車必屬宣王詩若南有嘉魚文王詩也由用為燕饗樂章故移南入雅王在在鎬義近大雅靈臺有聲此必武王詩也鄭氏又信小序刺幽之說病在循乎篇次不復顧審文義

如余之說穆亦有詩所父鼓鐘是也懿亦有詩汙水是也小
明漸石若華厲王之詩非如鄭氏十月四詩之謂節南山正
月雨無正平王之詩宛柳都人士桓王已下之詩義所當然
不妨自我作古然而康昭共孝何獨無詩北山無將絲鑿置
之何代苦思勞神終有不能臆斷者夫作譜而不惟使人疑
之即已亦自疑之是不如無作也

日食說附

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乃日之闇虛有時射月而月體亦足
以掩日則是二曜有相輔之功即有相軋之勢也余嘗疑之
周禮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夫日蝕修德尚食不舉足
為省躬弭災之道伐鼓於社猶曰以責羣陰乃因月食之改

陸雲詩學卷第八

十三

挾弓矢而射太陽於義何居余向謂周禮一書非周公之舊
由集成於河間獻王雖大醇而不無小疵矣漢初母后干政
故小戴之記昏禮者曰男教不修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
不修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
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
事相提並論絕不知有陽統陰陰從陽之義而春秋則於二
百四十二年日食書月食不書小雅詩人豈以月食為常日
食為變明乎居首出之尊位攬獨斷之大權勵不已之實功
致無瑕之盛業元后攬責厥維艱哉漢曆不詳交食之法魏
晉迄宋元曆家由疎入密凡推論日食者有八當食而不食
者有四魏楊偉曰月在外道先交後食者虧起西南角先食

後交者虧起東南角月在內道先交後食者虧從西北起先食後交者虧從東北起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十度以下蝕十度以上虧蝕微少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相反也宋何承天曰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躔次可知又月有遲疾合朔虧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北齊張子信曰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蝕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隋劉焯曰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虧藏大較正交如累壁漸減則有差月在日道裏日應食間有不食者月在日道外不應食而亦有食者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薄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為食交分正等

陸雲壽學卷第八

四

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蚤晚又殊處南辰則高居東西則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唐一行曰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劉焯立盈縮躔度與四序升降而說未精詳當以二十四氣尋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當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說者天道如視諸掌周王朴曰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

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分即各得所求也宋沈括曰日月之形如九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初生時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直而無礙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

陸雲壽學卷第八

五

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元郭守敬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月道出入口道兩交相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及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口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口道不踰六度其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

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此八者推測之善術也或過至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目下御侮而救之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有小情而天爲之隱則雖交不蝕此四者曆家以爲德教所致夫自其當食者而言則爲有定之數恐以弛法宮修省之心自其當食不食者而言又爲無定之數恐以便清室疎漏之術二者將奚擇焉余謂日月之並行而不悖者常也交而食斯變矣交食而虧已食復明者常也交而不食則又變矣五星能救日乃天竺摩羅謬說月而變行可以預測月

陸堂詩學卷八

十六

離在陽曆本不應食惟當食時遇雨則陰陽和而災可弭然亦倖值之事焉可從而稱賀耶縱明知其爲數所當食猶必假此以省躬修德況乎星隕地震山崩水絕理不應見而事所駭聞者有不懔然遇災戒懼者耶此古來聖君欽若之深心貞臣教諫之微義非疇人星翁所能見及也至若治曆之家久而必悞者良由測驗不勤但矜布筭且彼所爲布筭者又不悟其所以然徒編爲至庸極陋之歌訣轉相授受故雖神筭如一行其術亦不能垂久延至守敬遂舉舊曆之積年日法掃而空之必以暑測爲先也然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又食而失推似乎授時之曆亦未盡善乃明初以劉基之絕

識不能改爲而襲用者且逮明季或者以爲重禁天文又不立筭博士故其弊至此余謂太史司天果能窺之以儀象測之以圭表準之以漏刻而又精之以籌筭人力殫矣天象偶違亦非其罪譬猶療疾而十中八九不失爲明醫臨陣而百勝一敗無損乎名將也不然如春秋魯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連書日食元順帝十八年六月戊辰朔日食十二月乙丑朔日又食豈日官所能上推而醫書所可預尅者哉國家時憲曆用西洋法其推筭日食者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太陰小輪不止莫得遲疾兼能測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

陸堂詩學卷八

十七

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又云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而所造測儀六式及弩儀弧矢儀日晷星晷之屬具有巧思故交食久而不訛視舊曆誠爲精密然自己丑迄今已踰日月交周之期月頻食日不再食果天行之無爽與抑嚴廊之兢兢業業有所以致其然者而西士會逢其盛也年少氣銳以一物不知爲耻聞弁山許心鑑之言曰談天者必十年窺測又二十年而後言可驗茲

未成精已銷亡矣因絕意於天官之學後游京師借觀西曆秘而不出偶閱徐光啓測候諸說知其法用刻分秒微所謂根數引數均數者皆與授時曆略同而性不耐算仍復棄去近者徧覽歷代天文曆志竊歎雖有巧曆不離乎聖人之經曷爲舍此而驚彼哉班固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則洪範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語已啓之矣虞喜始言歲差其後蓋以里差視差虞書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單辭足該之矣張子信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劉焯張胃玄因謂日月之食皆可以密率求而小雅十月之交一字且括之矣大衍著策固本乎易授時畧測亦但推演日中星鳥洛誥土中衡風定之方中之旨無能自破天荒也且周官挈壺秦令記候後人猶

陸堂詩學卷第八

六

能遵行弗失若唐虞之璿璣玉衡巧者雖以臆造造終疑其未合於古按夏曆本言日隨天而左行此有目者所共睹而宋代諸儒信以爲實然者也曆家貪捷筭退度之便反襲夏曆爲妄試思蟻磨之喻蟻則倚着於磨日豈旋定於天者哉據宋元史所載銅儀簡儀日皆右行一度人之所造與在天者適相反背沈括徒以月道不能環繞黃道舉而廢之不知黃道亦屬強設之器耳世之箋曆者能推左行之日躔造儀者能爲空行之二曜則與天體符會而我始可釋然無疑嗟乎人所不能爲者天也安得有是事哉雖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焉知必無是人也

陸堂詩學卷第八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

大雅說

文王 五則

大明 七則

餘 九則

棧樸 三則

早麓 四則

思齊 五則

皇矣 九則

靈臺 四則

下武 五則

文王有聲 七則

生民 七則

行葦 三則

既醉 鳧鷖 共六則

假樂 三則

公劉 八則

洞酌 三則

卷阿 五則

辟廱 靈臺考 附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

平湖陸奎勳聚族著

受業沈人傑若林全校

大雅說

大雅之別於小雅者何也集傳以小雅為燕饗之樂大雅為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要亦從其多者而言若據以為定例攻采菽未嘗不施之朝會行筆毫駢未嘗不施之燕饗也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巷阿求賢未見大於鹿鳴昔人已心焉疑之史遷云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則似未嘗玩味全詩者潛谷鄧氏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試觀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易嘗不言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一

天道而其格君者亦凱切矣嚴華谷詩緝云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其說近之然而大小攸分不專視此近閱二程先生書稍悟指歸夫大雅直精于言理耳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皇矣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是天子曰旦及爾游衍悉民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微言與義一一與大易中庸相為表裏此其區分之故雖國史樂官亦能見及而必藉聖人論定焉惜乎祖龍一炬天祿重校齊魯先亡韓詩繼墜專守毛氏之傳疑非孔門之舊耳張揖注上林賦謂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祇據今本以立說實則上自周召下迄

吉甫良夫西周六雅不過寥寥十餘人東遷以還獨有抑戒之衛武而已然則王之轉而為風者乃由世衰道污人材寢降之故而豈孔子以之貶黜平桓哉昔之論六義者必以頌為歸宿愚謂周頌辭簡而節短正如太羹玄酒之遺若夫其體廣大其旨精微必如大雅制作乃極黼黻文章之盛但以賦比興為三經而不詳與之特妙以風雅頌為三緯而不推論雅之詣極入神則於詩尚多漏義也世有解人苟能刊落浮華元元本本灼見夫雅之所以為大六經四子一以貫之可矣

文王 五則

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

陸堂詩學卷第九

二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呂氏知詩作於周公而不知文王之為追謚疎矣國語兩君相見之樂義固不備即以為天子諸侯朝會樂章亦非緣起朱子云周公以戒成王蓋就篇中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繹出

文王受命作周序猶依詩衍說鄭牋直云受天命而王天下蓋惑于中候所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而受也按緯書多出漢哀平間何足徵信尤可惡者劉歆作三統曆妄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歆固新莽之佐命也而後儒沿襲之者何也

自二章至末首句皆御尾而來陳思王送白馬王始仿其體

晉宋人多襲用之然此詩之妙在義理不在格調也逸齋補傳云貫而通之雖不分章亦可此則不知樂章之有節奏而漫爲持論者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不顯王時古書多以不爲王如詛楚文敢昭告于不顯大神可證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謂微子來助祭也命之不易無過爾躬歐陽云知天命之不易無使至爾躬而止蓋戒王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朱子舊說云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于天者義較直截

大明七則

稱詩戒王觀首章可見然言王季而及太任言文王而及太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三

姒皆以歸美武王也

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韋昭註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傳氏曰摯爲殷商畿內國故云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國名記云蔡之平與有摯亭按平與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曰嬪于京鄭箋周國之地小別名也余謂京古通原即絲詩所云周原膺膺詩解願云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傳洽水名本在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按說文漢地理志皆作郃陽言水從洽言邑從郃不必因流絕也水經注郃陽

城南有漢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地里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烏鼠山之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詩地理考云入河在今華州華陰縣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箋云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集傳嘉昏禮也足正鄭氏之失倪天之妹韓詩毛傳以倪爲祭難通說文云譬也鄭箋因云如天之有女弟謬甚余謂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乃詩人所本也倪與見通古卜筮書多從人傍如戴記緇衣引易恒其德貞以貞爲貞是也文定厥祥毛傳言太姒有文德固非箋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集傳從之愚謂文王定其吉占耳即玉藻

陸堂詩學卷第九

四

君定體之定

續女維莘水經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又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漢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

其會如林說文會作旂良允然謂建大木而置石其上則非左傳旂動而鼓杜註旂也矢于牧野矢誓也維子侯興謂已以侯服興也可證文武未嘗稱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示之以天意而信戰之必克耳三語櫟括誓師之詞

說文牧野作埤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埤野之地故詩稱埤野洋洋涼彼武王漢書王莽傳涼作亮注助也肆伐大商集傳依蘇氏訓肆爲縱不如舊說以肆爲遂會朝清明言會戰之朝天下已清明也

縣九則

詩中不見戒王意然言太王避狄遷岐王業締造如此其艱文王雖受方國猶必求賢以自輔此即七月無逸世子四輔之意乃陳戒之最切者也

縣縣瓜瓞四字爲比已下絕不糾纏漢詩焦仲卿妻但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字爲興尚得其法魏晉詩人更不逮矣

自土沮漆觀下陶復陶穴句法土當作杜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注齊詩作自杜沮漆地理志漆水在扶風漆縣西北西之漆也沮水源委不可考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率水西潄至于岐下渭水在梁山之

陸堂詩學卷第九

五

南踰梁山循渭可以達岐也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言太王而及太姜作法與大明畧同必謂偕姜女以相宅則泥矣

周原膺膺雍錄云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傳是周公采邑

董非烏頭內則云董荳粉榆是皆常食之物說文董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郭璞注爾雅云今董葵也禁似椰子如米肉食之滑者鑿鼓長一丈二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殷之楹鼓式同

混夷號矣維其喙矣詩言太王避獫狁忽接文王之服昆夷山斷雲連章法入妙朱轡儀粗心讀之乃謂末章意不相屬而反疑爲錯簡使無末章縣縣瓜瓞一語不終落空乎

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虞芮所爭而讓爲閒田者愚謂毛傳亦未可盡信文爲西伯虞芮爭田而質成事或有之若謂因此而歸者四十餘國則豈文之發政施仁已四十年不足以感動天下而徒藉是舉乎毛公所引未免惑于戰國厄言作地志者或以爲閒原在平陸或又云在河西臨晉亦不足與辨矣呂德明錄問蹶厥生是如何朱子曰是他跳起來當時虞

陸堂詩學卷第九

六

芮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此亦詩人之說云然乃集傳直云未詳蓋以其旨與受命稱王相近心有未安也余按王氏之說生與觀我生同義則蹶之爲云正如唐風之良士蹶蹶動而敏於事也觀無逸所稱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其義可見

械模三則

小序文王能官人也說本荀子圓不足信集傳詠歌文王之德本諸董子按繁露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執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潁彼潁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董子信公羊文王稱王之說推衍

未當朱子謂辟王爲周公追稱義可通也第篇中云六師及之武王牧誓爾時猶用三軍似未可以之証文

學徒李乾三云此詩疑美武王茂茂械櫜薪之櫜之即大傳所云既事而退柴于上帝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即武成所云祀於周廟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蓬也泝彼涇舟周王于邁即周頌所云時邁其邦及河喬嶽也壽考考人即有聲所云錫京辟靡豐水有芑也余謂此詩爲成王作武王巡狩古無確證而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自當屬之成王況末章云勉勉我王經紀四方有陳戒之義猶夫假樂所云之綱之紀不懈于位耳又疑武王九十三而終故可稱壽考成王則不倫矣余謂武王之年信戴記則太多信竹書則

陸堂詩學卷第九

本

太少今亦無從論定但觀卷阿詩爾受命長矣諄諄王多吉士壽考考人以美成王又何惑焉

以械櫜爲典尚沿序說儲材之說據周禮大宗伯之文械櫜薪櫜開首已明言祭典三章涇舟義亦屬賦

旱麓四則

序云受祖也集傳詠歌文德義皆未安瞻彼旱麓雖似發興之語但旱實有其山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而竹書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今觀第四章云以介景福五章云神所勞矣疑亦受麓之詩作于穆王之代而編詩者以類及也

周語單穆公釋此詩之義夫旱麓之榛栝植故君子得以易

樂干祿焉若山林置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然則所謂榛栝濟濟者當時所見之實也豈第君子干祿豈第謂祭則受福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鄭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叢竹書皆載其事究與詩言無涉按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狩宗祝以前馬觀穆天子傳屢云天子入于南鄭蓋亦巡狩而用以祭告耳

駢牡既備周人尚亦當在武王克商之後吾故曰豈第君子非斥太王王季亦未可屬文王也或疑穆王詩難入大雅余謂執競乃昭王以後之頌且穆王顯存三書安見必無大小

陸堂詩學卷第九

八

雅乎

思齊五則

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其義當矣蘇氏改毛從鄭作四章章六句知不然者末二章肆字皆發語辭中問四亦字天然對舉也

思非語辭謂心一於齊也思媚周姜京室之婦二語倒插謂爲婦之初思媚太姜也此皆太任之徽音而太姒能繼續之宜其有螽斯麟趾之盛矣

惠宗公而罔怨恫即所云肅肅在廟也刑寡妻而至兄弟即所云雖雖在官也與孝經大學相爲表裏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庸之純亦不已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中庸之從容中

遺也非周公之聖斷不能作

戎疾不殄謂有大疾之者亦不能害如崇侯譖而羑里囚是也烈假不瑕謂功烈盛大一無瑕玷造句生新有味正與八誥相類

末章雖主造就人材而言公子公姓公族無不包括韻頗難諧疑結語本作斯士譽髦德敷造髦乃隔句協韻之體

皇矣 九則

讀首二章當知民心之外無所為冥漠讀三四章當知庸德之外無所為神奇後四章內聖外王揆文奮武一以貫之矣篇中所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理皆精不但鋪張勳伐魏晉間繆襲傳玄革無能摹擬一二僅僅

陸堂詩學卷第九

九

學步漢鏡歌因歎德功言三者升則俱升降則俱降非人力所能勉強也

集傳以一二章為天命太王說本陳氏然觀第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疑詩人初不指太王也惟此二區毛氏以為夏商鄭氏以為紂及崇侯不如歐陽之說直指崇崇四國四方之國鄭氏以為密阮祖共譖矣上帝者之者音讀指猶示也根上自究度來謂天示意文王廓其疆而與以宅即下文之作程遷豐也串夷載路串習也夷平也言木拔而道通民歸者眾猶周頌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自鄭箋以串夷為昆夷而異議紛起矣天立厥配猶克配上帝之配受命既固猶云其命維新也箋以為文王有賢妃太姒而文義

錯出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據左傳成鱗對魏舒語此章乃文德也韓詩及王肅注皆然然觀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二語當從毛詩作王季成鱗云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亦漢儒詁訓之祖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言子及孫當在成王之世蓋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此詩稱述其功德也言太伯之讓王季正以見天命之在文王固不暇及古公矣

誕先登于岸集傳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說得太深詩謂

陸堂詩學卷第九

十

拯民之溺惟恐後時耳

皇甫謐云文王善太公之計役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此信呂覽及魯詩鄭箋也以祖共為二國名先儒已辨其悞白雲許氏云左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姑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安定郡即涇州兩漢晉志注皆引為密國所在朱子云在寧州寧州則北地郡也又以阮為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余檢夾潞氏族畧云阮商諸侯國在岐渭間密遠而阮近故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祖共也然觀下章云度其解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豈文王伐密以救阮而反滅阮為已邑乎不如從毛公但以阮為周地則詩所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者審師之深入也無矢我陵無飲我泉者審師之遁
逃也文義何等直截度其鮮原此正師後作邑事毛傳小山
別大山曰鮮其義當矣鄭賡以鮮為善非也文王作程於傳
有之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則一誤再誤矣

不長夏以革毛鄭伊川橫渠之說皆難通朱子直云未詳東
萊詩記云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
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
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余觀詩記而外若
詩解顧詩故皆悞讀夏字之音故強解而終失其旨按學記
云夏楚二物夏音假即書所云扑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為義
木末垂革即所云鞭作官刑也長尚也謂文不尚刑威耳豈

陸堂詩學卷第九

士

不與上句立文同而訓詁亦相類乎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鄭箋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道
而行之者義固踈矣集傳仍屬文王余謂文王化民使其不
識不知而順乎天則也賈誼新書弗識弗知順帝之則士民
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詮解猶不失旨

詢爾仇方所謂以直報怨也同爾兄弟以爾勸後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可證文為西方伯長通典崇國在涼州府鄯縣楊
字從馬祭馬祖也謂祭黃帝及蚩尤者皆非

靈臺 四則

序說雖本孟子而不醇不備朱子引東萊詩記不自立論愚
謂詩人之意蓋申皇矣所未盡也文王之靈臺辟廡皆作于

伐崇徙豐之後若其年之蚤晚則緯書竹書均未可信
舊作五章章四句今改前二章為章六句据外傳楚椒舉所
引在應鹿攸伏分章又應鹿濯濯起語乃見其佳兩王在對
收篇法自合仍舊作五章讀可也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二百四十
丈辟廡亦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園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地志雖不可盡信若靈臺辟廡之基
址相近其依豐水以營建更無可疑

淮南子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董擊鐘鼓以待紂之
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
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余謂淮南之說固妄第以為

陸堂詩學卷第九

士

養晦亦失之淺前三章所云靈園鳥獸不過遊觀之具而靈
臺之高可以占驗天時靈園之大可以射獵講武聖人自然
合道其妙如此後二章第美作樂原非驟改學宮莊子以辟
廡為文王之樂其說近理樂苑謂文王樂名巨業則謬矣王
制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類宮當由武王克商後乃以辟廡名
天子之學然謂水環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廡諸侯形如半
壁故曰類宮則魯之泮宮本以泮水命名而列國初無是稱
也其穿鑿起于說韓詩者後儒率為所惑

賁鼓長八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夏之
足鼓式同

鐘特鐘也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

雅所謂鏞也鼗鼓逢逢以特異故言之考工鞀人之職仍以牛革冒鼓

下武 五則

序云繼文也以下武名篇當云繼武曷以云繼文章法御尾而來全學文王詩蓋康王即位而諸侯朝會之作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首章專美武王下武乃大武之訛朱子亦疑篇中有成王字而未敢輕易舊說愚謂吳天詩有成王字既指國語斷為康王以後之頌執競詩有成康字即於古無徵亦可信為昭王以後之頌今篇中顯云成王之孚何必曲徇毛鄭而使康王賢君不得有雅

陸堂詩學卷第九

王

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即顧命所云命汝嗣臨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即所云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即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在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

後漢禮樂志注東平憲王蒼引此詩作昭哉來御慎其祖武惜其志已亡原文亦無從徵考

王氏總聞以此為康王詩大旨獨得但謂王配于京屬成王媚茲一人亦是康王之愛成王訓釋皆疎

文王有聲 附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以伐紂例之伐崇是可訓乎集傳此詩言文王還豐武王還鎬之事得其旨矣然觀末章不第言燕翼子孫云貽孫謀亦必作于康王之世而為視學行禮之樂歌

文王烝哉如魯頌之烝烝皇皇烝哉當訓盛依毛傳訓君則王后烝哉皇王烝哉皆不成語韓詩烝善也亦未安

通追來孝補傳云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與禮器所解頗合四方攸同玉后維翰天下雖歸心文王而文祇自盡其方伯之職詩人下語極有分寸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興也以豐水之入渭注河與天下之朝宗于周此正述武王還鎬之由詩解顧云不惟近無媿于文

陸堂詩學卷第九

古

王且遠無媿于神禹蓋衍說也

說文鄭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郡縣志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按豐出鄠南山豐谷故云豐水北至咸陽入渭而後東注于河鎬京本以高水命名黃圖高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然自漢武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故址不復可問矣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余謂武王雖遷都于鎬靈臺辟廱不改文之舊制格王制大學在郊天子之郊百里豐在鎬西相去祇二十五里未云遠也振驚詩於彼西靡乃仍舊之確證詳見辟廱靈臺考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承辟靡而言豐水以潤澤生有芑
與養育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仕之乎如字自通不必依毛鄭
訓仕爲事然即此可見辟靡之仍臨豐水不臨瀉池以燕翼
子翼非敬也蓋卵翼之翼

生民 七則

此詩言后稷之德宜乎配天而推本於姜嫄也王子雍謂周
立姜嫄廟不立帝嚳廟故先儒亦云禘嚳稷廟但設虛位而
愚頗疑祭法之文未可全信若高禘之祭必祀高辛在商配
以簡狄在周配以姜嫄禮雖無微即詩可證今岐山縣有周
公廟殿後東北崖上爲姜嫄祠以姜嫄而附周公似失禮意
或者其地本姜嫄廟而後改祠周公故莫之敢廢耳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主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以帝爲高辛氏之帝武迹也敏
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也介大也攸止福
祿所止也毛時緯書未出故其所訓者平正通達鄭氏惑于
河圖中候又見列子史遷皆有巨跡之說因之輕改毛傳夫
緱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公孫卿所以愚漢武也鄭氏亦爲
所愚而後儒推波助瀾有若張氏蘇氏之附會者嗟乎聖人
即多靈異豈有無父而生者哉

帝嚳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
產契次妃曰陳鋒氏產帝堯見太戴帝繫篇同于世本所載
屈原天問亦云稷維元子帝何竺之知其說非漢儒臆造然
姜嫄之必爲上妃當由周人推崇所生耳馬融以后稷爲堯

之幼弟其說可從以后稷爲遺腹子姜嫄因遭喪寡居而棄
之則自失之鑿豈能破千古之疑

姚承庵云由易生故疑由疑故棄上帝不寧三句當作疑辭
謂上帝得無不寧乎不康極祀乎乃安然而生子乎據姚說
事與武姜因寤生而惡鄭莊畧同

或云牛羊腓字鳥覆翼之事多近怪詩必作于穆王之後國
語房后馮于神而生穆王故詩人好爲異說也且后稷生于
巨跡首見山海經此亦穆王史官所錄鄭箋似得詩人之意
余謂房后亦祈于神而有孕耳國語韋註穆文熙斥以爲誣
即使是詩作于穆王詩人之意云爾而巨跡之說君子斷弗
之信也後代史官無識如夫餘開明降氣而孕鮮卑檀石槐

陸堂詩學卷第九

去

吞電而生已屬不經之談乃首作帝紀而云母媪夢與神遇
太公見有交龍詰汾無婦家力微無舅家覽者亦恬然不怪
惟歐公若述盡斥緯書符瑞此非漢唐諸儒所及

實單實許厥聲載路舊本錯入第四章朱子云中六章皆以
誕字發語移置三章之末良允

即有邰家室邰與繫通郡縣志故繫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
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許慎說文謂封稷以母
家之地此亦拘于帝繫姓而失其實在詩人之意特謂邰國
所由建耳路史太王取于有邰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駘至周
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且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姜
姓之駘在于琅邪本不同也余謂四章以下但美后稷不更

及于姜嫄路史帝舜封稷百里之貽賜姓妘氏謂貽由舜封是也謂妘姓同姬非也

誕降嘉種至末謂稷有農功故烝嘗不絕今者南郊之配允當天心非周人有私于祖也后稷肇祀舊說亮封稷于郇使稷歸而祭天謬甚按詩一云以歸肇祀再云以興嗣歲皆謂祀棄為穀神也在前代稷並乎社在今代祖配乎天豈如子由所云后稷與周公雖為諸侯而皆得祭天乎

行葦三則

序云忠厚也本左傳昭忠信之語其下則拉雜無文矣朱子云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愚謂毛鄭分章甚舛集傳改為四章章八句固無遺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七

議但疑此為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祭畢而燕似更無暇校射不如解為燕射樂歌

或獻或酢洗爵奠筯或燔或炙或歌或嘏與射禮之文一一脗合不必讀至敦弓四鐵乃知為射而發也敦弓既堅八句鄭箋分二章以為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為賓固不如王肅燕射之說孔疏為難難王云燕射在旅酬之後不當設文于曾孫為主之上東萊辨云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解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析膏者于既射之後亦無不可

朱子因詩稱曾孫故疑為祭畢之燕按程首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於射亦可稱曾孫考工記祭侯之詞曰女強飲強食

貽女曾孫諸侯百福又屬一証末章皆頌禱之辭集傳得之古人飲酒未有不為壽者黃耆而曰以祈非養老詩明矣

既醉鳧鷖 共六則

既醉備五福蓋嘏辭也鳧鷖繹而賓尸故以類相從小序於既醉言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於鳧鷖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固為失旨集傳以既醉答行葦以假樂答鳧鷖彼此牽合亦非後學所敢安也

少牢饋食禮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天子之禮最隆宜其言福者愈備也今說以既醉既飽屬之父兄宗族三章以下乃述尸告之辭據執競詩

陸堂詩學卷第九

大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即指尸言尤覺一脉貫通

君子有孝子謂舉奠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士禮也文王世子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

夫之嗣以避君故獨缺此禮釐爾女士釐與齊通

在沙在渚在渚在壺鄭氏不知與義臆造諸說家農師及王介甫皆傳會焉歐陽本義獨斥之良快若序說之說無人敢議黃實夫云詩人述其一時享祭之盛作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於此益歎作序者之深于詩夫不得其本旨而強為之說序者之美君子與實夫之贊序者皆計出無聊也今讀集傳云經而賓尸之樂一語破的篇中有何疑義而煩諸儒衍說乎

或問楚茨爲諸侯詩何以稱皇尸鳧鷖爲天子詩何以稱公尸余謂皇之爲言大也諸侯及其太祖可稱皇尸周初立七廟祖紺以上象神者皆公尸也燕尸通歌此詩稱謂賓受興雖不必有固然余考古器有所謂鳧尊者張才甫云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言于禮者也此可悟發興之義

假樂 三則

小序嘉成王也大意亦得愚謂祝中有規筆旨猶夫天保規模較弘遠矣

黃實入云據釋文假當作暇猶言太平君子豈第君子也觀左傳中庸皆作嘉樂黃說不可從

陸堂詩學卷第九

九

威儀抑抑四句依韻讀之疑與穆穆皇皇四句訛其先後卒白羣臣諸解俱晦羣臣所該甚廣率由者賢則用之民則安之物無不止其所也燕及朋友東萊讀詩記云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而言之集傳訓燕爲安以離詩燕及皇天例觀知勝康成燕飲之說

公劉 八則

綸兒問此詩舊說名康公戒成王與周公作七月其義正同焉知非即幽雅余謂白雲許氏向有是說知不然者古人所用樂章雖不拘拘文義然七月詳言時令物候以迎寒暑於義自合若指此詩爲幽雅不如甫田大田之切當矣
魯詩說云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

余向日持論謂周既以棄爲太祖南郊配天必不仍祀爲稷使天下均得祭之近聞穀梁注知魯之雩祭其神爲應上公則周之稷神必當改祀公劉高固能脩后稷之業者惜漢後諸儒從無論定又郊禘祖宗紛紛聚訟而獨遺所謂報據魯語燕能帥顓頊項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商人報焉高固太王能帥稷周人報焉是報祭之義專爲祧廟而設當成王時公劉宜祧久矣以其能脩后稷之業故報祭而作此詩余極惡申培詩說之僞而是章先得我心棄取瑜瑕願諸善讀書者

陸堂詩學卷第九

十

馬遷記秦漢以上事多不可信即如周本紀以不窋爲后稷子按山海經棄之後有棄實叔均固未足憑而子孫世爲稷官至不窋乃失官竄戎此則理之必然者今獨指棄爲后稷宜爲誰周所駁矣又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若不知有公劉之詩者何其疎于經學也自公劉以下世次與班固古今人表不合皇甫謐世紀依史遷蓋泥國語十五世之數羅泌路史依世本公非之後有辟方高固之後有侯牟亞圉之後有雲都是皆可從若謂祖類生諸豳是爲泰公諸豳與祖類相近泰公與古公相犯定屬傳訛
干戈戚揚揚大于威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既順迺宣依毛公訓宣作徧似複既庶既繁不如依蘇氏訓宣爲單何以舟之毛傳舟帶也亦未安補傳以舟爲容刀之範一容刀何必若此辭費余謂古桑有舟何以舟之維王及瑤此

禮神之器也釋琇容刀乃言已之佩刀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澤原即其處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幽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永壽縣有永壽原新平縣南三里有五龍原原側有五泉因名

酌之用匏家農師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潘時舉錄問君之宗之朱子曰東萊解作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然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按讀詩記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蓋如此春秋之末晉人執蠻子昇楚司馬致邑立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主

宗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東萊之說有關立國規模故集傳仍引之

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孔疏謂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王肅云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按上文都邑已定其說皆非鄭箋云單者無差卒也夫自不密失官綿延不振公劉拓地遷幽乃能盡備三軍之數詩人本言其盛而鄭氏惑于班志避戎徙居反謂丁夫數減失其旨矣且上章云既庶既繁末章復云止旅迺寡鄭氏盡諦觀焉

涉渭爲亂据史記正義云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用是裁流橫渡也皇澗過澗傳氏曰在邠州界詩總

聞云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壓澗鄭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夾其皇澗歷即過也漢地里志沔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爾雅厓外爲鞠

沔酌三則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序所云戒王者本此然以屬召康公我猶病其牽合揚子雲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解愈謬矣

此即書所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饒饒濯濯濯灑詩人皆以祭禮起興序云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較勝前說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主

或云左傳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澗酌昭忠信也子既以采芣采蘋澗酌爲祭祀詩獨疑行葦非祭畢之燕何也曰獨不觀上文乎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則以三詩爲祭先一詩爲燕賓何不可之有

卷阿五則

集傳云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毛傳以卷阿爲興集傳獨以爲賦且謂首章總叙以發端體認極精但以鳳皇于飛二章爲興鳳皇鳴矣一章爲比似有刺義可商据竹書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三十三年成王遊卷阿篇中三言鳳皇其說不爲無因据古今樂錄成王作神鳳操其詞云鳳皇翔於紫庭于何德以

感靈賴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則所謂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成王之鳴豫也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之保泰也說詩至此自謂可以羽翼毛鄭有疑其入室操戈者未敢信爲知言之選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首矣彌即盡性之謂首通適商頌百禄是道謂諸福所聚也

陳少南以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望爲人君德性內成而儀容外著此集傳所本也李迂仲黃實夫皆指賢者而言反以陳說爲謬余謂古人作詩自具變化顯顯印印三語與俾爾彌爾性三章相應有馮有翼三語與諄諄王多吉士三章相應而首章與末章自爲照應若銖銖而求寸寸而度豈

能窺作者語妙乎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三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用賢之所以宜惠爲民故也若無此語媚于天子頗失之訣

君子之車四句不過言游阿既畢扈從者之濟濟耳用賢意已盡于中四章集傳推行毛鄭之說失之過深矢詩二句應首章爲結穴蓋繼王之音而遂歌之簡書所謂庶載歌也集傳索得本旨

辟雍靈臺考

附

謂辟雍與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蔡中郎謂不與明堂宗廟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袁孝尼中郎論畧云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余按明堂有太室無太廟中郎惑于不韋月令之文及明堂位所記以魯太廟當周明堂其說稍訛初未嘗以周之明堂卽爲皇祖后稷羣昭羣穆之廟而孝尼刺刺不休其攻訐近理者祇此明堂非宗廟一條實則悞解中郎本旨若謂辟雍象形四周水圓如璧此則惑于公玉帶所上之圖及韓詩說白虎通承襲之舛索爲穿鑿可笑者孝尼不能駁正反從而訓釋云辟雍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較中郎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之說尤爲支蔓夫考典故者必切究其增加之

陸堂詩學卷第九

七

故辨訛終者當察其牽合附會之由按辟雍始見靈臺詩再見于有聲三見于振鷺當文王爲西伯時紂豈徒賜弓矢亦必錫之以樂而殷之國學本名辟雍故靈臺後二章鼓鐘矇瞍第美作樂之事莊周云文王有辟雍之樂於義爲近後人謂文王立辟雍之學失之妄矣武王克商乃以辟雍名太學辟雍者蓋禮明樂和之謂王制天子曰辟雍鄭註義猶不悖說韓詩者假借字義辟轉爲璧璧轉爲壘是可據爲定論乎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庀敦王在繼位格廟冊庀辟有辟宮雖有離宮分二字以命名其義尚可假借乎有聲六章云鎬京辟雍末章又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可見辟雍卽太學育材之地參以周頌之於彼西雖知仍臨豐水在鎬

京西武王實未嘗移建也孝尼候信圖壁之說故疑其地不足
以立四學容生徒若但依水布置不泥四周之形雖如漢
制之築舍萬區亦有餘壤何慮乎人鬼慢黷死生交錯耶且
辟廱之隨事立名者多矣大司樂率國子以合樂則謂之成
均其義取樂有五均猶殷之繫宗右學非如陳氏禮書成其
虧均其過不及之泛解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則謂之東校
漢人訛校為膠鄆注遂以糾訓膠相沿不改行燕射之禮養
三老五更及羣老則謂之東序序賓序賢序齒序爵義尤顯
然獨禮家所謂虞庠米廩者當在鎬京南郊與藉田相近乃
周之小學不與辟廱為一然則周立四代之學惟其義不惟
其形而徒據汶上之所建明堂遂謂南北東西四面立學漢

陸堂詩學卷第九

重

博士之章合附命其陋若此孝尼既指辟廱為圓壁而重疑
明堂之非即太學太學之非即辟廱吾未許其具卓識也鎬
京祖廟在雒門內此亦何勞詞費而豐之故都別立文廟故
名諸云成王至豐非命亦云康王至豐國有大事必往告焉
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即豐廟也廟必有堂堂之內必
有室於穆清廟總而言之明堂者配帝之所太室以奉文王
之主古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是一徵也緣避
皇祖后稷故特稱太室中郎牽引秦令太廟太室所當駁正
其謂清廟明堂太室太學辟廱同域異名與詩書記傳地志
俱合孝尼一切非之母乃典故未熟而反滋訛繆也與至若
靈臺也者本以觀游即用以占雲物其為義易明然亦始司

文王濟陰成陽之靈臺因克陵及慶都陵後人訛陵臺為靈
臺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宋合當日情勢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
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司臺觀鳥獸魚鼈諸侯有
時臺國臺不得有靈臺乃余稽左傳衛侯建靈臺于籍圃魯
用天子禮樂而仍名為觀臺公羊家言於古無徵以已意漫
為推衍耳据左傳秦舍晉侯于靈臺杜預註在京兆鄠縣周
之故臺通典鄭在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三
輔黃圖云辟廱與靈臺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邵氏聞見後
錄言周之鎬京豐宮靈臺辟廱明堂地亦相近惟靈臺至今
可辨其崇二十尺是靈臺與辟廱未嘗不同域也中郎有失

陸堂詩學卷第九

重

有得此德于玉瑕不掩瑜孝尼所論若砒砒然雖似是而實
非烏足取哉

陸堂詩學卷第九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



民勞 四則

板 六則

蕩 五則

抑 六則

桑柔 八則

雲漢 六則

崧高烝民 共十一則

韓奕 七則

江漢 七則

常武 九則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

瞻卬召旻 共十則

書大雅後

五嶽考 附

陸堂詩學卷第十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

平湖陸奎勳聚綴著

錢唐高

衡南

全校

民勞 四則

序說召穆公刺厲王集傳改為戒同列文義固合而三章已後自屬戒王語猶夫家父節南山以刺尹氏兼嘗不陳戒於王也

服虔注左傳穆公虎召康公十六世孫按成王至厲凡九王召康公至穆公何以多至十六世又史記召公十五世為纘侯纘侯七年當魯隱公元年知服注之妄也周語召公諫王章註以為召穆公虎可證序說有因

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于陂公長父榮夷公終余謂榮夷好利不足與言詩當為陂公而發二號乃周初最有功者故云

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也大紀云時荆楚寇于南獵獵寇于北淮夷寇于東命陂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然則篇中所云民亦勞止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柔遠能邇者槩可想見

以近有德戒王遠小人而用君子也王欲王女是用大諫鄭箋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集傳改云王欲以汝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汝不如鄭箋質實有味

板 六則

小序凡伯刺厲王也或云備考史籍厲王時未見有凡伯事

余謂即共和之周定公也定公齒長于召穆故宣王初年致政而去詩中亦明云老夫灌灌匪我言耄也詳見瞻印召文篇首

上帝板板毛傳反也後儒推行終覺未安下章以蕩蕩爲廣遠之貌則板板者高峻之貌也

無爲夸毗毛傳以體柔人謂巧言色莊而陰以比附乎人也善人戴尸極合監諺時情景民之方殿屋當依說文作吟吟今本從鄭賤其悞起于石經喪亂後資謂無所倚藉也

東萊曰天之牖民章告以爲治之本价人維藩章告以爲治之輔余謂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如墮麓之相應圭璋之相合取揚之甚便迂仲推衍毛傳已無疑義下章价人維藩五句

宗子維城三句當分兩截講

吳天曰明四句得橫渠關發乃見造語之精朱子語錄云天體物而不遺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指心而言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又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

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按此詩憂國憂民忠誠可貫金石而所以言天者其學識絕人如此故能勝攝政之鉅任致共和之賢聲論文義則板勝于蕩論體製則

蕩勝于板要之皆絕作也左傳昭十三年城成周魏舒南面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

渝不敢馳驅況敢千位以作大事乎據此則共伯千位與姬

公踐作皆流傳而失其真

蕩五則

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義猶可通又云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頽瀆以爲非詩之本意說固當矣乃蘇傳于蕩蕩四語亦未得旨詩謂蕩蕩乎其德之廣大者上帝也乃下民之主宰反此而急疾用威則其命多邪僻矣假上帝以斥厲王蓋與體也天生烝民四語即康誥惟命不于常君與天命不易天難諶之意蓋望王以永保天命也歐陽本義謂天有初無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固屬曲說詩解頭謂其初命性皆善終乃自暴自棄亦求深而反失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所以申明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之意初

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觀李杜唐人以

漢武當明皇飛燕當太真所由自命大雅矣

曾是強禦曾是培克謂衛巫監諺榮夷專利也而秉義類強禦多慙流言以對謂善惡不兩立汝有秉義之善類則強禦

者多怨之而采無根之流言以諧去之日知錄云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

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讀天不酒爾以酒一章知康成以小宛賓筵二詩改刺厲王

者其據在此然厲王失德首在貪暴參觀國語情勢自明若幽王乃亡於酒色耳

內憂於中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也覃及鬼方諸侯不

事荆楚寇南淮夷寇東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皆是也接鬼方不詳其地唐書以鬼方為突厥之先據云夏曰商密商曰鬼方周曰玁狁而太王避狄仍云薰鬻不云鬼方知其說妄矣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後漢西羌傳云武丁伐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蓋以殷武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為據然詩文推述成湯非高宗同時事亦不足信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據此則高宗之伐荆楚其黨與乃鬼方也且洞庭遙西沅辰黔中之地俗尚鬼巫貴陽輿地記云本西南夷羅施鬼國竊謂秦之黔中郡在周為楚屬夷在殷為鬼方近聞楊用脩黔省試錄序首云貴州古之鬼方說與余合

陸學詩學卷第十

四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篇末揭出全旨以紂為鑒可悟詩作於厲王時周自穆共以降皆無大失德也

抑六則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史世家衛武即位周宣三十六年序既以賓筵為刺幽不當復以抑戒為刺厲鄭譜亦分屬二王豈其中無卓見耶朱子據楚語定為自儆然三復其詩亦有戒王語史記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蓋其所戒乃平王也

靡哲不愚即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首章大旨即以主敬為脩德之要次章乃詳言之脩已治人而不外乎敬慎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直用周頌成語蓋有不忘前王之意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按詩言有覺者凡三斯于有覺其極言極之直而大也故毛傳以覺為直鄭箋以覺為大朱子兼用之嚴緝引釋文覺悟之語謂有覺悟者德行也陳東涯解載記細衣云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說雖小變意皆近禪

其在於今二章述近今之失德者以為戒而欲王之法古謹身安內攘外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謂不能廣求先王之道敬恭而明法之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隱指驪山之禍用戒戎作戎謂西戎

質爾人民三章皆自儆之辭蒙一二章威儀而言又以謹言慎獨為要也

辟爾為德至末皆戒王之辭或疑爾與小子不可稱君試觀

陸學詩學卷第十

五

天保詩顯然爾君而周公於成王其稱小子沖人者屢矣按史衛武沒於平王十三年詳味篇中所云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夷厥國者必為平王而發但為之戒則可謂之刺則不可

據楚語倚相所云似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據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二說不同然篇中有云亦聿既耄八十九十曰耄當作於平王即位之後說是詩者毛韓異義其云作自衛武則一也以世次言在召旻後而平王兼得有大雅矣

桑柔 八則

逸周書芮伯稽古作訓此未足憑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隄一章謂周芮良夫作周語載芮良夫諫厲王事序說芮伯刺厲固無可疑地理志臨晉縣芮鄉故芮國蓋西周畿內之諸侯也然先儒說此詩猶多未盡之旨

四牡騤騤三章言虢公喪師而四夷交侵也觀所云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多我親眷孔棘我國其義自見歐陽本義謂厲王無征伐之事極詆鄭賡按竹書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於犬丘皆事之可信者後漢西羌傳亦詳載之歐公偶未之照耳

為謀為發二章言救亂需人而歎王之遺賢也豈有既謀且發而反以長亂者蘇氏之說非是當云謀之發之則亂雖大

陸堂詩學卷第十

六

而自能削平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左傳北宮文子引之解云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本屬濯身杜注泥鄭愛悞解為濯手執熱猶云當暑觀周興嗣千文執熱願涼及杜詩中執熱露白頭其義可見如彼邇風亦孔之使與執熱二語同是比體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并乃並字之訛謂民有肅敬之心者並以為才能不逮而廢棄之此其所以甘心力農忘情國是也天降喪亂二章言流彘之禍由於輔相失人也滅我立王非共和以後決不如此措語厲王在纓連歲大旱故云降此蟲賊稼穡卒瘁也具贊卒荒一語雙承具贊承滅我立王所謂君若贅旒然也卒荒乃憂旱之語俾民卒狂難以刺厲於國入攻王者亦無怨辭

瞻彼中林二章追述監謗之事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蓋反詰之辭

維此良人四章深罪榮夷之專利又以傷王聽之不聰也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言民心已喜亂矣寧可復為荼毒乎征以中垢集傳未詳解頗新語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由中而發也余謂不當指民直言小人所行皆胸中垢穢之事反子來赫當從張子說謂我反來恐動也莊子鵠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從此赫字翻出民之罔極民之回遘皆顯斥叛王者而實由小人致之職競用力謂強暴之人也職盜為寇謂聚斂之人也既作爾歌有口誅筆伐之意

陸堂詩學卷第十

七

一詩演至十六章二雅之傑出者首四章隔句協韻法尤巧變然亦從難詩得來子美五七律雖不協韻之仄字亦必分上去入不沉潛反覆於三百篇而欲求詩律之細無是理也

雲漢 六則

皇甫謐世紀云宣王二年始旱至六年乃雨此不足信金氏前編但書六年大旱竹書標二十五年事觀詩之英銳踴厲當作於宣之初年且詩明云主璧既卒寧莫我聽而竹書云禱於郊廟遂雨者亦為不合

春秋桓王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姓叔字不可通稱桓五年距宣王早詩已在百年之外序云仍叔作詩者妄也余謂此雩祭之樂章詩人承王命而為之春秋凡書大雩雩

皆云旱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汝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注云吁嗟求雨之祭也自晉及隋雩祭皆歌雲漢通典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皂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梁武帝十五年定祈雨七事舞童皂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詠者歌雲漢每列一章熊朋來經說云余之爲瑟譜也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於咏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吠不敢附於譜中若樂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瓠二去蒂刺其中一以奉

盛一以奉體朱衣伐鼓于門祭畢啓門屢獲開霽此古禮之有驗而可行于後世者

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按唐天文志建午之月一陰生而雲漢上升建子之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今首章云雲漢昭回次章云蘊隆蟲蟲五章云旱魃爲虐我心憚暑可知宣王之時夏秋俱旱矣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按魃字从鬼魃魃之屬不得云南方之人魏書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而頂各二目通考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既謂之怪自無定形

索鬼神而祭之是詩可云備矣自郊祀宮外內祭之尊者靡神不宗虞書之禋于六宗也羣公先正月令之雩祀百辟卿士也近而社稷遠而四方山陵川澤之神一無墨漏然昊天上帝之外未嘗言及五帝余故謂五帝之祭秦禮也漢儒竄入周禮始于叔孫通之迎合漢高成于劉歆之附會新莽鄭氏注經乃沿襲而不知其謬

耗數下土寧丁我躬或說乃蘇氏也極得宣王憂民之意宋仁宗時大旱欲降詔楊察進州未稱旨乃更其辭曰朕不敏于德不明于政俾茲災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于人孰若移災于朕是即寧丁我躬義疏

寧俾我遜所謂避賢者路也靡人不周古人皆訓忠信爲周

無不能止謂忠信可以止旱也何求爲我以戾庶正謂何所圖謀以告我而定庶政也末二章極言廷臣之忠誠而有求助之意漢世凡遇天災歸咎三公宰相福謙禍盈殊昧其理

崧高烝民 共十一則

贈行詩推此爲開山手崧高功勝于德烝民德勝于功立言而依於功德斯不朽矣

毛傳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毛公不數中嶽嵩山識最超卓詳見余五嶽考

維嶽降神其意與軋郊巨跡何異而措語自覺其醇生甫及

申作詩用一陪賓古今同此機殼鄭賡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其說可從東萊駁之非是逸齋補傳從鄭氏註禮舊說即指仲山甫竊謂山甫之與吉甫同一字也稱字稱國雖不可不拘獨不嫌已字相混乎孔疏云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徽神所生余按揚水詩戍申戍甫甫侯子孫當平王時其國猶在甫一作鄭上蔡有鄭亭

林氏曰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而大戎自西作變蓋出于不備之方余謂召西戎者即申侯也夫自姜嫄而太姜邑姜及宣王姜后孰非與周賢媛而幽王終受外戚之禍則已之涼德致之也君子豈可以申伯之

封謝等于王氏之竝侯乎

陸學齋集卷第十

十

林氏又曰先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為南國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內而宣王始分封之以扞城王室楚之經營北方也大氏用申息之師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強秦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余謂据林氏說則平王之戍申亦未可厚非矣嚴緝謝城在棘陽申謝其地相近路史棘陽城在唐之湖陽西北歐公謝絳銘云謝本黃帝後周滅之以封申伯孔疏謂申本侯爵宣王命為州牧觀詩所云式是南邦文武是憲事或有之曹氏謂繼召伯之職則不然篇中土功田賦一一定自召公其未耄老可

知矣

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申伯之功即營謝之功往近王舅近本已字之訛宋毛誼父六經正誤云說文作邛今作邛形似而訛為近也

余閱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据鄧綬生述征記中山夫人為堯妃見漢建寧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按仲古通中山城即古唐國疑仲山甫為堯後裔而他書無可參驗困學紀聞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見唐相權德輿集余以國語穆仲薦魯孝公事參觀頗覺未合路史虞

陸學齋集卷第十

十

仲支孫卿子周封樊為樊氏樊仲氏較前二說似有根據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東萊讀詩記采嘉維則章備舉仲山甫之德王命仲山甫章備舉仲山甫之職集傳亦從之余觀所云式是百辟王躬是保持可知其以樊侯入為卿士耳曰緝戎祖考同韓奕詩可為路史左証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特可欺不學之王風

或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所語于宣王之世曰先儒論之詳矣保者不愧不辱之謂非但全身遠害已也揚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所見稍差一生乃為數語所累愛莫助之黃實夫云助每生于所不足語最有味

城彼東方毛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也按史記齊世家獻公遷都臨淄當夷王時與傳不合朱子云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理或然也

據竹書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與王錫申侯命同在七年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在十二年今以史記參之宣王十二年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余謂仲山甫但齊定齊亂也當在文公未立之初故吉甫有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之句城齊即為文公而城竹書在七年者非也

陸堂詩集卷十一
韓奕 七則

三

崧高明言以贈申伯孫民明言仲山甫但齊以慰其心而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已為鵲突是詩復云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朱子辨云尹吉甫未有據既為天子錫命諸侯乃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愚謂入觀錫命宣王之雅娶妻擇壻可當韓國之風

左傳邲晉應韓武之穆也鄭箋韓後滅于晉蓋因晉有韓原而臆為之說據外傳史伯語鄭桓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鄭桓為司徒在幽之八年則當宣末幽初韓國自為狄滅與晉無涉

馮嗣京名物疏云同州韓城縣今屬陝西西安府古之韓國

昔為少梁秦漢之夏陽縣也梁山在其境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太王所踰梁山在乾州西北五里按馮說韓城千詩不合若為冀州治梁及岐之梁山即晉望之梁山也其說不說

魯詩說因顯父餞之句遂謂此詩顯父所作余謂顯父即蹇父蹇為氏而顯為字也觀下文先言娶妻後言擇壻知三章之倒叙矣維筍及蒲鄭箋筍竹萌也孔疏引醯人注謂深蒲始生水中亦可為菹有貓有虎補傳云貓以食田鼠虎以食田豕甚謬爾雅虎貓毛者謂之號貓是也竊義同淺貌熊皆狂獸白者貌黃者熊

陸堂詩集卷十一

主

為訓釋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帥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可證燕為召公之國而末章所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者與首章續我祖考自為照應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十里合觀三書知韓城本在冀州界不當牽合同州之韓城

其追其貍說文貍北方多種地里考云後漢傳有貍耳小水貍藏貍之屬追則無考或謂追取牟追之義乃三韓中之弁韓也或謂追同堆若句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為保障之所奄受北國黃氏曰今涪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國棗城西壘肥國皆白狄也

實據實錄實錄實錄謂國中之經畫獻其貌皮赤豹黃熊謂屬夷之貢獻

江漢七則

小序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魯詩說云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籍美之而作按史掌策命說似可從然觀常武詩王命尹氏集傳謂即吉甫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則序說有因何必移尹作籍耶黃實夫云此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之時所作初則整師而出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亂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論賞次則論定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

卷第十

古

史遷周本紀宣王十二年之前事皆失載可知遷之不嫻于詩竹書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皆在六年金仁山前編皆在二年今亦不能臆斷但觀篇中有云無曰予小子似即位初年詩嚴緝云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余謂嚴氏之說不然周宣之世戎患為甚力征者數十年屢勝屢敗卒無成功若

方叔之于蠻荆則不戰而服者也蠻荆來威繼以徐戎徐方來庭繼以淮夷東南之師雖命將不一人其功總成于召穆故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漢儒編詩亂其篇次故竹書記事亦悞其先後實則召公旬宣而南人已不復反矣豈若西戎殺秦仲姜戎敗王師當中與時已釀周幽鑿山之禍

渤海胡氏曰江漢合流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孔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去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余謂詩言江漢即所見而賦之亦取江漢朝宗之意以為與必辨漢之何地入江說詩者自生支節

卷第十

主

豐城朱氏曰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開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制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安小國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利小民此一條在詩解頤中可謂從大處立論

告于文人據書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當指召虎先世錫山土田曹氏曰召乃康公分陝之采地宣王又以岐周山川益封召虎余謂曹氏所說與詩相反王屋之采地乃召穆公所加錫也於周受命自召祖命鄭成以為在岐嚴緝以為在豐華谷之說當矣然而詩人之意特為命召穆公作伯猶召康公之職耳

作召公考詩故云考者成也古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詩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有卿敦銘銘文一百七字歐陽集古錄云卿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集傳亦引此為據余謂不徒作器直謂作廟既成大戴禮諸侯饗廟篇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饗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召公廟始在岐陽至此乃建于王屋舊說皆未詳覈

常武九則

或以常武為奮武之說非也先儒不計篇次當在江漢前曲

常武九則

夫

狗序就試思有常德以立武事云何可通夫武王之頌為大武康王之雅為下武宣王中興自可題為常武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武備不容一日弛也迂仲逸齋之說俱未可從集傳宣王自將蓋本鄭箋竹書之說實則詩人于功成之後歸美廟算耳觀首章曰王命次章曰王謂顯是承詔而出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孔疏王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為元帥又命太師皇父監撫軍眾其說是也南仲即出車篇之南仲鄭箋以南仲為皇父之太祖春秋隱九年天子使南季來聘杜注南氏季字也然則南仲之氏姓東遷猶存必非皇父先世一皇父而或以為尹姓或以為南姓何說經而淆亂至此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休父以天地之官而為大司馬詳見楚語三事就緒謂南仲為將皇父為監休父為司馬三卿皆有成績也此句點清臣勞後四章乃專講聖武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彪之箴曰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據十川篇之擇三有事而無正之三事大夫直以三事為三卿王舒保作集傳未詳舊說連下匪紹匪遊讀其義愈晦舊謂作業協韻文義當截住另講有尊嚴之天子在上而徐戎乃敢稱王以為羣舒之長此其罪之當伐也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在春秋猶然帝制自為爾時之僭

常武九則

七

妄可知矣徐國在泗州臨淮之間羣舒在廬州及鳳陽壽州境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爾時之服從又可知矣以保作為安行于義未允保即左傳齊侯見保者之保保作之義猶夫南越呂嘉畔漢發兵守要害處也如此則師出有名而下章所云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者義不相悖匪紹匪遊徐方經騷遊騷協韻與江漢之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文則同而義小異謂匪遣使介紹亦匪無故遊行特以徐戎騷動之故而惕以軍威耳鋪敦淮濱謂置斥垠于淮水大防之上截彼淮浦截流而渡也濯征徐國滌其舊染咸與維新之意或疑王曰還歸顯然自將何為故反舊說余謂大將在外雖

事可專制而班師必奉王命也然說詩何必如此粘滯末句之旨特以美宣王之不黷武而與首章之惠此南國次章之不留不處相為照應已耳

陳少南云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辭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余謂常武明言濯征徐國徐方來庭與淮夷何涉而必屑屑焉分淮南之夷淮北之夷經義所以求明轉晦也

篇中王謂尹氏祇稱氏族序所以不言言甫作也然謂作自召穆寤疑召公爾時經理南國未暇陳詩此詩用紀事體又專美宣王非史籀之流不能若此詩當唐憲宗平淮西韓碑

陸堂詩學卷第十

大

柳雅皆竭力規摹韓猶半似柳則去之遠矣

瞻印召是共十則

皆刺幽詩序以為凡伯作桓王四年凡伯聘于魯去幽王嬖褒如時已六十餘年然凡國也伯爵也非如家父仍叔之不可通稱姑從序說可也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杜預云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在共縣西南郡縣志共有汎亭即雅詩凡伯之國因悟周定公歸老于凡而莊子及魯連子所云共伯復歸于宗道遠得意其山之首片印共山之周定公也小序故以板詩為凡伯作而作此二詩者又為凡伯之繼世與

幽王任奄人于古無考鄭語史伯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

頑童也召旻二章亦明云昏椽靡共但詩人所憂者終在長舌之婦

人有土田一章用韻之巧與桑柔同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集傳云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婦寺之不能教誨似不煩言當如蘇氏說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豈曰不極伊何為惡集傳改用迂仲之說亦費解當云其譏譖者豈不已極乎而王且曰彼何足以為惡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即人有上田女反有之之意刺王也非以君子識商賈之利興起婦人之與公事

詩解頤云不弔不祥不畏于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人

陸堂詩學卷第十

尤

之云亡不求害人以為之輔也余謂此詩亦多輕倩之筆而列于大雅者當由末章結束之妙藐藐昊天無不克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稱天祖以勗王之改過其立言固有體也蘇傳云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于小旻據此則詩人不自命題編詩者隨意為之彼斤斤解題者更無望于審音知義

孟賊內証褒女也昏椽靡共奄人也潰潰曰通實靖夷我邦謂皇父虢公之屬

草不潰茂潰當作黃呂覽草鬱則為黃言歲旱則草亦不能黃茂喻民之居者憔悴無生意也如彼棲立又是一意喻流亡之民如水中浮草也故曰我相此邦無不潰止也

彼疏斯釋舊說皆從毛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釋以見小人竊君子之祿也集傳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釋其分審矣我較直截池之竭矣一章朱子答潘時舉云當作比體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關國百里先王謂文王非也召公曰辟國百里謂指君奭之分陝亦非也詩人本旨近舉宣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強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謂受命必屬文王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集傳引用蘇氏今備錄其言而辨之蘇傳云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夫以周召之地詭為周召之人余于二南辨之矣又云所謂日關國百里者言文王之

陸學卷第十

千

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尚質成于周其旁諸侯間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日關百里之言不為過矣如我之說謂召穆公為宣王日關國百里所以成中興之王業從彼之說謂召康公為文王日關國百里大非服事之忠心嗟乎鄭箋發其端蘊傳承其悞廬陵東萊俱不及辨至于朱子亦不加辨焉生乎後者豈能以區區累土負石之力迴已決之狂瀾哉然而三百篇中此種乃大關鍵處非如字句小失可以置而不論也力雖弱何敢辭蘇傳又云楚椒舉有言夏桀為仍之會有緦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關國以

禮威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于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此條隱詆介甫說則當矣無如前二條之自留敗闕也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駙虞匪風思王下泉思伯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豳風終變風召旻終變雅皆先儒說詩之要領然以召旻終變雅其義亦自相矛盾夫既以雅為天子事矣曷為不思聖王而徒望之賢方伯已乎

書大雅後

大雅三十一不似小雅錯簡之多端木氏云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高下洵有等哉顧內中亦有二條必當與鄭氏

陸學卷第十

主

辯者下武為康王雅抑戒為平王雅惜乎未經朱子論定區區之愚恐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棫樸旱麓為成王穆王受釐之詩行葦為燕射詩篤公劉為報祭詩雲漢為雩祭詩卷阿因鳳集而作板之凡伯即周定公與共伯和實為一人立論雖新要皆玩味本篇文義而又參以他經證諸舊史故敢陡然命筆亦聊以備詩家之商榷補本義集傳之闕遺斯已爾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葩經之秘奧無窮而余止就毛鄭之學力為推行其去道也不猶遠乎

五嶽考

或云自唐虞迄周初嶽有四而無五虞書之四岳四巡周官之考制度于四岳其明徵也余謂唐虞以霍山為中嶽禹貢

云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又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豈有稱太岳而不列于嶽者特霍太山在冀州封內故巡狩不及耳周禮大司樂之職四鎮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顯然可據特周之西嶽乃吳嶽而非太華吳嶽即岍山在鎬京西華則反在東矣周之中嶽乃太華而非嵩山蓋華山在雍豫二州間故得稱中而霍山為冀州鎮使霍叔主其祀周禮雖缺職方之文可考而知也馬遷封禪書謂秦漢祀典自華以西名山七吳嶽與焉是則然矣謂嵩山古稱中嶽甚不可從按禹貢第稱外方周職方不列九鎮內左傳晉司馬侯始稱太室山海經兼及少室未聞有尊為中嶽者漢武元封元年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有若峰

陸堂詩學卷第十

主

萬歲者三乃增加太室祠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故爾雅釋山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周之五嶽也後一條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乃漢之五嶽也後儒見近遺遠小藝記孔子言詩於高維嶽說為嵩高鄭康成註周禮彼此矛盾皇甫謐高士傳殷云許由遁耕于中嶽潁水之陽孫炎註爾雅不省漢武以南衡遼曠改祀潁縣霍山之故而謂霍當作衡博辨之家外錯若此他更無足議矣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夫既列方嶽自能儲精英出雲雨何必岱宗良由古來封禪管子

威稱七十二君秦漢已下皆心羨而欲比德焉是以泰岱獨有加禮也天下名山多矣封號半體豈能徧及子美之詩足以傳蜀山子厚之遊記亦足傳柳永諸山即如我浙台宕並稱與公賦後赤城之霞彪炳者千餘年而雁宕至趙宋乃開然則山靈之升降顯晦亦似有時命存焉況乎古今述作藏名山以俟其人者不遇真知簡脫字爛終化而為浮埃朽壤烏可勝數哉

陸堂詩學卷第十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

三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

周頌說

清廟 三則

維天之命 三則

維清 二則

烈文 三則

天作 三則

昊天有成命 二則

我將 三則

時邁 四則

執競 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

思文 二則

臣工噫嘻 共五則

振鷺 二則

豐年 二則

有瞽 三則

潛 二則

離 四則

載見 二則

有客 二則

武 二則

閔予訪落 共四則

敬之小毖 共四則

載芣良耜 共五則

絲衣 三則

酌 三則

桓齊 共四則

般 三則

書周頌後

禘說 附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平湖陸奎燾聚錄著

受業屈兆麟學士全校
俞培授省三全校

周頌說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序以詰甚精後儒寢失其旨攝文頌作頌說文頌即形容之容漢書魯徐生善爲頌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登堂搢衣頌禮甚嚴蓋頌之同容正音也頌之同誦借音也自劉熙釋名以稱頌成功謂之頌而唐宋諸儒無不譌借爲正矣愚謂雅頌之分雅則主音頌則無容周禮太師教六詩其別之曰頌者大抵用爲行禮習舞之節至春秋而魯人頌僖乃舉所爲鋪張揚厲者樂列諸頌已非復西周之舊猶夫列國之風本以風化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一

爲義而其後據以諷刺之作也秦人刻石頌功德漢世司馬相如亦爲封禪頌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馬融爲廣成頌雖曰詞采爛然皆沿流而昧其源何況五季以下乎今以經文序傳參諸三禮三通及陳氏昆季之禮書樂書如維清爲舞象詩武賡桓爲大武三詩於鑠爲舞勺詩此世所共知者也雍用以徹俎勺即用以裸獻升歌清廟而維天用以獻尸高山祀太王即用以獻先公之尸思文爲郊天配稷而作廟中亦用以獻皇祖之尸執競獻武成康三尸此世所未悉者也獻尸有樂烈文絲衣獻助祭者亦各有等而大武之舞作于九獻之後他若臣工祈穀潛薦魚鼈年載艾良紹順成報蟠一詩必有一施用之地故孔子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曰

不能樂於禮素可以悟頌之爲容而先儒之誦說猶有發其

端未竟其蘊者矣甚哉秦火之流毒也當漢武建元爲雅爲

頌老師尚不能一身兼通至毛萇乃集其成復賴鄭氏之箋

孔氏之疏得不如三家述朽然而維清句多殘缺大武半存

已失其次敬之小毖體不類頌如其依違遷就既非心之所

安又不敢妄更舊什以于自用自專之戾與言及此擲筆慨

然揚子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闕雅作于上雄言雖有

疵累然康爲周之令辟其有樂頌宜也鄭譜頌止成王幸而

朱子糾正其失後學得所據依若夫商質周文關乎運會商

頌已分章句周頌乃混而爲一得毋守毛氏之專家徇東平

之曲說乎愚謂大武六成本一時所作後世依行禮節次難

析爲六故有存有亡維天烈文而下顯有章句者凡十六詩

謹就朱子所分一一訂正以補鄭賾闕畧吁古樂亡而詩徒

存卜氏云遙徵言幾絕世無心解音節若杜夔阮成其人者

吾將安所咨訪哉

清廟三則

小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集傳

亦從之余觀洛誥之文蒸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

非專祀文王且經明云王在新邑王入太室裸而書大傳乃

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

又云諸侯進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

三諸侯皆傳會不足信王子淵云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爲頌首謂作自周公其說可從第經又云作冊逸語疑作詩亦史逸之職歐陽本義曰不言武王若主於祭文王也斯巧于立說矣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朱子遺說云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余謂此詩雖不協韻然觀末句斯字其有散聲可知美解一倡三歎之義謂歌工四人一人倡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三人同聲繼和之則二句疊爲一詩一篇化爲四節與升歌之鹿鳴間歌之嘉魚大同小異情近無工瑟者印實我言耳

陸堂詩學卷第十

三

據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必處不寧自主人外

維天之命 三則

升歌清廟後維天用以獻尸比之商廟清廟則那也維天之命則烈祖也篇中第一節美文德之純第二節勉曾孫之篤皆補前詩所未逮小序以爲太平告文王而其旨難出矣三節葉秉敬書肆說鈴云周頌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依舊註假大溢盈於義爲順即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余謂漢儒之于左氏猶當奉以爲師葉君徒欲與朱子爲難不知假之訓大始于穎濱即毛鄭從無此解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

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蓋無餘味

維清二則

小序奏象舞也大武詩存而象箭獨亡以此補之不可謂非漢儒苦心且其文業已殘闕亦何從辨其是非否左傳見舞象箭而簫者曰美哉猶有憾其爲文王之樂何疑焉當王漢時左傳未立學官無怪諸儒妄說鄭鍼帝言深於左矣乃注禮記而屬之武王此吾所不解也張揖注文選復引呂氏春秋謂南人服象爲虐于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迫之至于南海乃作三象樂謬戾尤甚

陸堂詩學卷第十

四

烈文三則

祭於宗廟而獻助祭之樂歌朱子改序其義不刊然解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不如歐陽說文武錫此祉福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以下集傳云戒飭而勸勉之言言諸歐陽云無封不在子爾邦鄭氏云無疆乎維得賢人王氏云前王所念而不釋說皆支離第一節用公疆兩韻餘二句不叶第二節邦皇兩韻韻崇功中央韻第三節訓叶人刑叶德皆旁紐也上句王忘兩韻亦自相叶或云第一節福保亦可叶讀福字數教切其音爲副保字博古切其音爲補也成功大功也本出鄭箋與下皇字義複不如依大雅民勞篇

我雖小子亦作汝字解不顯維德不即王也費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義同中庸乃斷章立說耳

天作 三則

與大雅絲詩相為表裏立文簡質正如武王所作猷歌及鑑

岐山有太王廟易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亦旁証也禮大傳武王既克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尚書武成祀于周廟爾時必有樂章鄭譜頌始成王孔疏雖煩稱遠引終不可通彼作矣歐陽本義云彼太王也蘇傳以彼祖為文王之遊義俱未安兩彼字即承高山而言鄭氏訓祖為往與下句文義不貫朱子從後漢書作岵或云韓詩岐字連下讀覺彼作矣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五

彼祖矣句法變妙余謂彼祖矣岐正以參差稱佳

昊天有成命 二則

小序郊祀天地也緣此一語生後儒無窮聚訟而總無當于詩義郊之有南北祀典之宜分宜合未暇詳辨但錄蘇氏之傳與朱子所以折之者而詩義可曉然矣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此為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于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宥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証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

王之詩無疑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蘇氏之為此說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念今固不得而取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襲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謂也奄有四方皇矣詩于王季章中已有此語可以其太早而別為之說耶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六

詩道成王之德不獨見于叔向之語賈傳新書稱引是詩亦明以成王為武王子文王孫孔子閒居與子夏言詩曰夙夜基命宥宥無聲之樂也宇宙太和亦必成王而後允當

我將 三則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與孝經合鄭箋本無異義孔疏又必牽引總祭五帝之說謂詩一過易嘗于天帝之外有所謂蒼赤紛紛也者南齊樂志明堂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用三火用七土用五金用九水用六又倣周頌我將祀文王莊歌太祖亦無定句作樂而拘字句之短長豈非刻舟求劍者耶

儀式刑猶書云嚴祗敬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說見嚴緝緝天其右之右同佑其者疑詞天尊而未敢必其右贊也伊

嚴文王既右饗之既者決詞文親而信其必右饗也明堂雖以文配所主者天故結處專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知此義者可與議郊祀之禮而子孫不得私其祖考臣下不得阿其君上矣

是詩及思文當作于周公陳氏曰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公以義起之也或疑康昭已下所配余謂南郊配以后稷明堂配以文王在周為不易之典且周所謂大禘即此祀明堂以配上帝也漢儒惜無見及者詳為之說附于卷尾

時邁四則

武王巡狩見竹書他未有徵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武成云庶邦寧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七

君臣百工受命于周柴望大告武成與詩言一一脗合左傳以為武王作國語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妄謂天作高山祀于周廟之詩也時邁大告武成之詩也皆當屬之武王而時邁或公所作或公所潤色以為後王巡狩祭告之詩故內外傳異說耳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韋昭注以樊遏渠為九夏之三余謂九夏者大禹樂章功以九叙故其數有九孟子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是為確証豈可因肆于時夏一語而以周頌牽合乎明鄭世子鄉飲詩樂譜云夏者大也謂大雅也王夏文王躬夏大明肆夏縣也章夏械模納夏早麓齊夏思齊族夏行葦陔夏既醉驚夏假樂也說雖新奇

亦嫌附會

河源在土著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詳見元史

時邁其邦四句為第一節莫不震疊六句為第二節載戢于戈至末為第三節觀左傳所引可見

執競二則

此昭王已後之頌說見前吳天章既醉既飽主獻尸言

或有疑朱傳者謂一詩何以用于三廟既非合祭又非特祠不如仍遵序說余謂合祭而獻武成康三尸皆歌執競也不違于禮何以言詩

思文二則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八

說見我將國語章注謂周公作寥寥數言教養之義畢舉生民閭宮皆以此為根柢而頗覺其煩

廣雅分來為小麥牟為大麥非也來通蔡牟即麥聲之轉蓋謂貽以有邵之麥耳韓詩因偽泰誓烏啣穀之說作貽我嘉麥亦非也界字宜讀駕與夏叶

臣工意嘻 共五則

集傳皆戒農官之詩按小序以臣工為諸侯助祭遣于廟義固難通以意嘻為祈穀于上帝說猶近似今當以臣工為祈穀詩意嘻為戒農官之作

王釐爾成釐爾賁言王賚爾以歲事之成故來咨來如也嗟嗟保介迄用康年其為祈穀詩無疑茹舍帝艾協韻皆隔執

語大奇當依此分為四節

翠屏張氏云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
麥為五穀之中續食之京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
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則總之以迄用康年
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張
氏以莫春為從周正乃斗柄建寅之月說甚詳辨然亦本之
毛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朱子舊說云言我之成其王業者既昭
假于爾上帝矣此依祈穀小序改本從歐陽時世論作康王
詩謂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據竹書康王三年定樂
歌古詩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朱子後說不為無徵

陸堂詩學卷第十

九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孔疏云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
為三十三里餘百步集傳云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
私義尤完密

振鷺 二則

於彼西雝即文王之辟雍二王之後來此助祭知明堂在辟
雍矣按此詩不獨用之廟中兩君相見徹以振羽見仲尼燕
居

可當祀宋之頌宋尚餘有客白馬篇祀獨賴此詩見其為天
子客必以鷺為白鳥而專屬之宋固哉姚叟之疑問也

豐年 二則

小序秋冬報也蘇氏曰秋祭四方冬祭八蜡漢氏因燕界祖

妣句疑為登穀而祭宗廟之樂歌觀下文以洽百禮所包者
甚廣但祀祖妣既曰烝則為冬祭詩序說蘇傳均未確當
此載艾良紹之縮調也詞簡意該當屬幽公之頌

有瞽 三則

全做虞書要擊鳴球一節以為鋪張揚厲詩人直以六成之
武饒于九成之詔

應田縣鼓毛以應為小鞀田為大鼓鄭以田為小鼓字當作
鞀均失之周禮令奏鼓鞀鞀即應也古音田陳通用謂應既
陳而又縣鼓耳周鼓始懸見明堂位簫管備舉簫指排簫樂
書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
之氣夏至之音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筴郭注大者長

陸堂詩學卷第十

十

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
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筴蓋應十二
律正倍之聲也余謂古人截竹以象鳳鳴鳳簫長至一尺四
寸鳥可拘泥黃鍾九寸之律律呂精義云大簫長二尺黃鍾
倍律也小簫長一尺黃鍾正律也皆十六管又云管即律管
律呂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
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
管除隔子外長六寸餘此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
管無孔惟管端開豁口以便吹縱橫皆廣一分七釐六毫乃
黃鍾正律內徑之半也其說大有依據不同紙上空言
譬庭陟起二韻已下分應此種結構撰後人神而明之豈惟詩

格日進蓋韻學精而聲音之道庶乎可求也

潛二則

月令季春薦鮓于祖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由此以推周頌各有施用二雅亦然六籍既焚失其証佐者多矣

解頤新語魚甚潛取者必求之深故曰潛有多魚

離四則

小序禘太祖也朱子辨云詩詞不及譽稷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亦無此意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其後他廟通用耳朱子主趙氏伯循說故持論若此孔疏以烈考為武王非也介甫東萊以皇考為武王說似近

陸堂詩學卷十一

士

理余閱迂仲集解皇考者尊之之詞烈考者美之之詞可破一詩兩稱之疑而稱太姒為文母於成王義有未安當從集傳作武王之頌

或問詩稱文武惟后易不解為並祀文武曰宣哲維人其語對舉宣哲既無所屬知文武不斥二王

序說禘太祖彼亦有因魯禘文王于周公之廟必歌是詩以徹故其後三家亦僭用焉仲尼燕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故左傳亦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特以為禘太祖則以魯禮當周禮於義不合耳

載見二則

率見昭之以孝以享讀此義無可疑余所疑者康誥稱穆考

文王是詩以武王為昭考則王制所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似平有據乃周之昭王實則康之穆也穆王則昭之昭也何廟謚之糾紛顛倒耶豈穆之謚乃繆而昭王之上著史皆失載一君耶否則昭穆之稱本以序子姓而無與于廟制耶竊謂武之稱昭亦作美詞可也

或見較之閔子訪落其體懸殊當屬太平已後總作載見辟王六句為一節言諸侯之來朝也率見昭考四句為第二節思皇多祜四句為第三節皆朝廟尸嘏之詞

有客二則

陸堂詩學卷十一

士

或云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此微子始封見于周廟之詩非助祭也余謂有羹有且二語正為助祭而發有羹言盛也郊特牲恒豆之苴水州之和氣也有且言多也與韓奕豆有且義同旅陳也猶賓筵詩之殺核惟旅敦琢猶棧棧詩之追琢謂所陳祭器雕刻華美也

既有淫威陰福孔夷舊說多失其旨言紂與武庚自作不善天既降以大罰矣微子象賢崇德宜乎錫以景福也

武二則

左傳以此為大武首章武王所作竹書云武王克殷之年作大武樂然篇中既有武王謚號當屬周公更定李迂仲云渚昌黎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亦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胷脅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關駟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剗脗

補將以形容聖德逮足見憲宗之慕其與武王詩異矣
勝殷過劉正合止戈爲武之義朱鬱儀因有過劉字謂當以
此爲過詩似巧寔謬

閔子訪落 共四則

序以閔子爲嗣王朝廟似也以訪落爲嗣王謀于廟大失厥
旨朱子亦不及辨愚熟玩二詩閔子者喪畢祔祭用致武王
之主也訪落則記武王新廟之詩

念茲皇祖陟降庭山舊說以皇祖屬文王義雖可通然畢喪
升祔當在太廟是詩結語曰於乎皇王則自后稷至文王無
所不該曰繼序思不忘與所謂諦審昭穆者亦甚切合但爾
時適當殷亂故有憂惕之語無揚厲之詞

陸堂詩學卷第十

主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謁見爲訪廟成爲落謂于謁見于廟之
始成而欲率循昭考之道也義同殷武末章特用爲起語讀
者遂不察耳朕稱同于父治也判渙以人心國勢言即未堪
家多難之意管叔挾武庚以叛故云家難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與武王在天之靈亦如前王之陟降也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訓釋
頗當觀此結語專注意于武王曷嘗延訪羣臣哉

大戴禮及家語謂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
攝政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則朝廟
在成王元年武庚未叛不應有未堪家多難之語竹書四年
春正月初朝于廟則除喪已久不應有孀孀在疚之語余謂

三年喪畢祔祭升主周之定制也禮家好爲聚訟又惑于周
公七年致政之說故著書說詩皆以意爲之而不得其實

敬之小毖 共四則

二詩皆成王作余謂雅混于頌者此也依釋文風雅之例則
小毖又當爲變頌有是理乎按史遷樂書云成王作頌推已
懲父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據此則小毖
久已入頌然樂書相傳爲褚少孫所補已在毛萇後矣

堯舜相傳道惟一敬傳說對高宗始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成
王能不忽于敬之之戒又知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宜
其爲總體守文之君而致成周太和之治也與

一戒一答自相照應杜甫簡王司直短歌行全倣其體

陸堂詩學卷第十

主

小毖旨近鴟鴞語亦相肖成王真善學周公者其于莽蜂自
求辛螫悔前之信管蔡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指武庚而
言鶴鶴生鵬古語最合不必更爲異說

戴玄良報 共五則

周禮齋章國祭蜡則飲醢頌樂土鼓以息老物余謂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詩言固然不合而婦媚士依胡考之寧殺時悍
壯亦與斷風曲肖况篇末云振古如茲續古之人明言周家
以農事開基其爲斷頌何疑

根據豐年設色古而賡非周公不能作熊天懌欲歌戴玄于
春社歌良起于秋社與序說則合矣詩人之意恐不其然
縣縣其庶謂苗後之耘亦通然不如補傳之說庶守古通標

稻秀出者今田家猶云放標有飮集傳未詳據說文乃飯香也椒以酒言即楚辭之椒漿匪且斯且毛氏訓且爲此後儒多從之詩故云古文祖通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爲然也振古指后稷時按檀弓曾子曰祖也者且也朱說不爲無據吹幽祭蜡振古當無神農而言

據錄詩及內則茶蓼皆苦菜人所常食此則辣茶之屬色紫爲茶色青爲蓼穢艸也燒之亦可糞田故云茶蓼朽而黍稷茂觀月令燒薙行水一條知火耕之法不獨江南爲然

載芟詩集傳分九段鄭意以爲太碎分三節讀載芟載柞十句言始耕而農悅也有畧其耜十句言農勤而穀登也萬億及秬至末言年豐而報神也良耜向分六段余以首四句爲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主

第一節或來瞻汝至以薙茶蓼爲第二節茶蓼朽止至以開百室爲第三節百室盈止至末爲第四節體格畧近大雅文王自首章外節節相承

絲衣 三則

烈文獻助祭諸侯肅雝之顯相也是詩獻宗祝之屬濟濟之多士也序云繹賓尸似是而非高子曰靈星之尸按靈星祠漢高八年始立衛宏採此曲說豈以在載芟良耜後故耶竹垞朱氏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云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自堂徂基特性禮所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是也自羊俎牛宗人祝牲告充是也鼎鼎及

彝宗人舉鼎罪告潔是也然此卿大夫之禮本在祭前一日天子祭禮其詳不可得聞而祭統有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據此則彝鼎及彝以上叙其助祭之勞兕觥其觥以下冀其飲酒獲福當分二節

嚴緝云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用冕士祭服用弁其首服弁則衣服用絲故知絲衣爲士助祭之服華谷此條集傳失據

酌 三則

內則作勺左傳作汙序云告成大武也後說云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班固禮樂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白虎通亦云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主

而成之也皆傳會後說而失之陳氏樂書勺水爲汙勺酒爲酌是酌者有挹而損之之道大武之樂武王作之于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于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毒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固在其中矣其作樂告成而形容之不亦可乎雖會衆說以立言義亦未的建安何氏以勺爲簫說尤無稽余謂讀書而義有難通即有類推之一法雖詩以微俎而名微則此詩以裸獻而名勺矣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皆黃金勺此天子巡狩有事山川宗祝用以灌者祭統云君用圭瓚裸尸太宗用璋瓚亞裸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龍勺設以疏勺周以蒲勺可見此詩之用主于裸獻因名之爲勺耳以勺爲汙猶裸之通灌

也以勺爲酌謂以鬯之酒酌于圭瓚璋瓚而授尸以灌地求神也据周禮內宰之文大祭祀后裸獻與祭統殊

實維爾公允師周公假爲天子說見荀子尸子漢儒遂多傳會歐陽以爾公爲武王之公心得之矣以允師爲用師未安當云武王公心見信于天下之衆

或疑勺詩體裁音節絕類桓桓資安知不屬大武之一余謂內則十三舞勺以其節短也燕禮用勺降象武夏竦一等若卿通典農師禮解皆云周制尸入後即行勺獻之禮而三獻後乃奏大武之詩九獻後乃舞大武之舞知勺詩不在大武六成之內

桓桓 共四則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七

据左傳桓爲大武六章資爲三章漢儒訛其先後杜注疑楚樂與周互異者非也

桓講武類馮也此主牧誓尚桓桓而言據左傳周飢克殷而年豐篇首既云綏萬邦屢豐年明非出兵初事矣後說武志也此主樂記賓年賈篇而言亦泛而不切據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與詩所言克定厥家皇以間之甚合當屬大武六成之末其以桓名篇則篇中已明言桓桓武王不與勺資般同例

名爲資者蓋取大賚四海之意如序之後說也凡封爵于廟用爲樂歌前說亦不可闕

皇以間之多方云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毛氏訓間爲代本此

文王既勤止勤民也我徂維求定定民也楚莊王謂武有七德以時邁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允王保之爲禁暴戢兵保大武之考定爾功爲定功資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爲安民桓之綏萬邦屢豐年爲和衆豐財蓋其說必有師承矣

般 三則

般之爲義箋以爲般樂說文訓旋取旋轉四岳之義或云般即瑟瓚形如盤祭山川所用愚皆不謂然般古通頌謂坐明堂而頌政令耳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可證此爲成王之頌

管子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或疑齊東野語按泰山明堂至齊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大

宣時猶存知成王實有封禪之事但所謂封者猶虞書封十二山之封禪者即除地爲壇之壇至秦漢乃有秘檢乾封種種荒誕耳

允猶俞河箋云河自大陸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嚴氏乃以俞河爲逆河非也俞之爲合當指渭水合河之處允義同准猶古通由械機詩濟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雅頌一揆我故以二詩屬成王若云武王巡狩之頌于時邁尚可疑何勞複出耶

書周頌後

頌之施於內外祭者亦云備矣竊疑朱干玉戚晁而舞大武魯人所習用者何以六成之詩不能全錄此必大小毛公失

之非由國史疎脫也按祭統有武宿夜之名國語伶州鳩對景王云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官畢之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官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官布令于商昭顯文武庠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歲內以無射之上官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歲亂所以優柔容民也以今繹之厲近于武宣近于齊歲近于桓獨所謂夷則上官之羽與武宿夜之詩毫無影響泰火酷烈亦安得歸咎毛氏特以敬之小慈之屬強足周顛篇數未免失之不慎耳清廟維清振鷺雍武諸詩大饗用之燕禮用勺養老之禮亦用清廟象武然則頌主祭祀謂其施用者多耳實則詩禮樂三者隨時變通不可以例而言季札之于頌也號其美不遺餘力後人因謂雅不如頌實則歌頌之法樂器宗簡人靜肅穆而近古初不主文義而言

禘說附

孔子不言禘之說漢後遂無知之者夫羣言淆亂既不能折諸聖安得不衷諸經經之可信者莫如易書詩而三經皆不言禘春秋書禘者再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特魯禘耳於周之禘無與禮之可信者莫如儀禮十七篇周禮文宗繁亦不言禘小戴所記前後互異皆假借經傳以為之說今欲識其是者不得不先辨其非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杓夏曰禘

禮記集說卷第十一

五

禮記集說卷第十一

五

秋曰嘗冬曰烝甚哉漢博士之陋也徒見周易有禘祭之稱魯禘周公在季夏六月因謂春曰杓夏曰禘又見魯史有嘗嘗烝而無禘因謂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其實周之時祭當以小雅之禴祠烝嘗及周禮大宗伯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者為據而王制之夏曰禘與郊特牲祭統之春曰禘皆屬無徵不信之言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謂周出於帝靈威仰郊祀而配之以稷說近誕妄伯循趙氏闢之是也然謂禘嘗于后稷之廟實非記者本意夫所謂大傳者因儀禮而作也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美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禘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始祖之所自出者天耳儀禮以郊言與郊特牲之大報本反始其義正同大傳釋之以禘故賈逵韋昭高閭杜佑皆謂禘帝嘗于圓丘此猶得其近似而豈如趙氏禘嘗稷廟之說哉信齋楊氏深信趙說謂祭法有明文也不知祭法乃襲用國語魯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余非謂柳下之聖乃有妄談特以外傳分國紀事本多異同擬拾焚餘難以盡信即如此條所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項當指帝舜而言下云郊堯宗舜又似指虞思箕伯之屬殷人禘舜其文尤說祭法改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項而宗堯又改殷人禘嘗義差正矣然曰周祖文王亦不可通祖文王豈反桃后稷乎若云祖功宗德之祖則與殷人祖契例又不合江陵項氏謂漢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有明文可據余觀其後半所述五廟月祭二祧享嘗壇墀有禘祭之無禘乃止皆與別禮迥殊楊氏亦斥以爲衰世之法不可驟信乃獨于言禘者而斤斤焉守爲確論何哉王肅謂周有姜嫄廟無高辛廟此則未然按姜嫄之廟即孟仲子所云禘宮也禘宮必祀高辛帝學本高辛氏故周人禘嘗之說以說傳訛然亦由昭王之世房后祈嗣創爲此典在周初并無所謂禘宮也者余故不敢尊信禘嘗之說學記云未卜禘不視學此與禮統所云五年一禘者隱相符合知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主

不然者莫尊于天王者祭天每歲不止一舉今必以五年之疏指爲大禘豈帝學反尊于天乎仲尼燕居有云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此則記錄聖言不可斥以爲妄首矣然而燕居所談專指魯之吉禘魯人以禘祭而用禘樂即謂之禘杜預註春秋傳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當禘謂之禘而是說不始于預建武末年張純承詔議禘祫之禮即以禘爲諸謚昭穆尊卑之義夫周禮滅絕于秦東漢明堂二君庶幾可復乃伯仁叔通者流識有不逮妄以魯之吉禘指爲周之大禘余甚惜之朱子于論語集註特引趙氏蓋深惡鄭註祀感生帝之妄而趙氏近正差與魯禘文王相似百實則

伯循之說亦多可疑南郊祀天專以稷配謂不敢褻園也帝學無主無尸設東向之虛位而以稷配焉趙氏雖力闢鄭註仍襲用其祀感生帝之儀毫不似宗廟人鬼之享其爲可疑一也天子廟制降于諸侯者謂太祖而降羣昭羣穆得備七九之數耳德之盛者流澤長今欲尊禮帝學徒然一父一子有昭無穆反似適士官師之薦享者其爲可疑二也周祖后稷較之殷人祖契相去又六百年亦可云報本追遠之至矣趙氏謂義有未盡故必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夫周人禘嘗不過循殷之舊何待推尋其意亦以高辛帝學是一是二昔人有疑之者而未敢臆斷也果信稷爲帝學元子禘嘗園丘以配天較勝禘嘗稷廟而使太祖禮有所屈其爲可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主

疑三也且如趙氏說秦漢以來更姓改物不一君矣誰能推尋譜系從千年之上追祀始祖所自出者必欲行之此天寶玄元祖廟所由興也後代文勝勢猶不能遠稽唐虞之質豈復可考余謂周人禘嘗稷廟特可虛懸是說以爲儒生辨難之端而無當于天家行禮之實然則禘之說終不可知乎反覆思維竊以爲周之大禘自有衷諸經而折諸聖者非如漢唐諸儒紛爭聚訟之說也孝經子言之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周所謂大禘也而曠百世竟無知者所賴洙泗微言於今未墜耳或

難余曰夫子言宗祀未嘗言禘也余謂周書君奭云殷禮陟配天南郊本配天之祭後人以於郊故謂之郊祀于明堂周公避太祖而稱宗後人以其配上帝故謂之禘今觀其字从示从帝可以知名義之所由起或又難曰古稱禘郊則文竟可先稷耶余謂明堂之祭在季秋南郊之祭在冬至故順時序以爲言然觀射父之對楚昭者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云郊禘不過爾栗則先後亦何定之有在易之豫其象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頌思文郊之樂章配祖也我將禘之樂章配考也小序以雍詩爲禘太祖彼言太祖則失之歌雍徹祖亦屬禘文之樂猶必歌清廟維天之獻尸歌烈文以獻此祭諸侯堂下兼舞象武蓋郊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五

天尚質配帝則都郁乎文乃周公所爲禮以義起者若謂禘魯稷廟頌固無之雅亦不載而周禮所用六樂有黃帝之雲門無帝學之五英則合諸經以參考不得舍禘文而言禘學矣蔡邕明堂月令論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其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二清廟明堂與禘之說宗合後代從康成註本其文失載此戴記之多可疑而禘說所由終晦也且人亦知魯禘之源流乎伯禽封魯以周公故得立文王之廟廟立而禘樂備焉周公既薨立廟于魯因之禘文王而以公配得用天子禮樂此由成王特賜雖變而不失乎正者也數世以後公爲太祖昭穆升祔亦用禘樂此即春秋之吉禘而魯禮之再變也又其後僭侈無等如

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則雖時祭各廟皆用禘樂此魯禮之三變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我不欲觀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漢初說禮者大都齊魯諸生所由沿流昧源側周於魯或以禘爲春夏之祭或以禘爲喪畢之祭諦審昭穆曾不知其爲配帝明堂之大祭蕚使永平建初間有達禮之通儒以高祖配天而當周之郊稷以光武配上帝于明堂而當周之禘文祀典光昭雖唐宋代興可永遵爲成憲無如惑于緯書漫以三年爲禘五年爲禘遂使馬鄭徐王諸家日斷斷于禘祫大小先後不惟不知禘之說兼且不知祫之說積重難反縱程朱大儒未免各執一解博辯若三山林氏究不敢自發一論而謂學者當闕其

陸堂詩學卷第十一

五

所疑豈不深可痛惜也哉夫周之廟祭祠禴則分嘗烝則合祫之與合字異義同故爾雅釋禘不釋祫王制天子禘祫祫祫嘗祫烝即漢博士初不以禘祫爲祭名註疏自穿鑿耳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圉祫祭于祖夫子所稱祫祭猶是合祭也云爾惟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又士虞禮祝文哀薦祫事則似祫爲祭名也者然語其常即秋冬之嘗烝是也道其變即遭喪之祫祭是也自公羊有大祫之說而禮緯乃斷以三年其傳云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信如公羊家言去廟爲祧名毀而實不毀七廟九廟祖功宗德俱可不論徒知武場有禘鬼可復立不思桓僖親盡天必爲

災而後人慮其尸多禮煩變為毀廟無尸之說主多地狹又
變而為但合毀主不合存主之說種種謬誤習焉不覺以故
趙宋崇寧宣祖當遷而不遷其主既遷而復祔甚至德祐初
元度宗祔廟無地可容外闕東廡以處之有識者駭為不祥
胸無卓見徒為古人所愚禮官之失勢必至此余因辨說三
頌縱言及禮務使給不與禘混禘亦不與郊混且不混于時
享祔祭則禘之說已晦復明而孝如周公者能嚴父聖如文
王者可配帝天親一揆所謂禮之待人而行者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是我非我皆所不問聊以自表誦法孔子之意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錄

魯頌說

駟四則

有駟二則

泮水四則

閟宮六則

書魯頌後

魯之郊禘辨附

商頌說

那烈祖共四則

玄鳥四則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目錄

長發五則

殷武四則

書商頌後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平湖陸奎勳聚綴著

增補江蘇全表

魯頌說

小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其說不為無因惜乎所以為說者未備也按行父為季友孫季友卒于魯僖十六年魯魯政者為東門襄仲文六年行父始見經襄六年行父卒左氏稱其相三君而無私積三君謂宣成襄也當僖公時行父固無請周事僖公薨而文公立爾時叔服會葬七伯錫命襄王待魯甚厚勢不難為僖請頌然而文公元年如京師者叔孫得臣非季孫行父也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孔子簿責夏父弗忌歸罪臧孫辰其無與于行父明矣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一

八年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九年叔孫得臣如京會葬當文公時亦無行父請周事按內外傳史克里革為一人宣公初年行父逐莒僕史克代為之對後則濫于淵淵斷其苦而棄之魯之史官性剛學博未有過于克者而其齒稍長行父則謂闕宮一篇克以頌僖可也然序所標史克作頌者本在魯頌篇首王肅遂云四詩皆史克作作于文公時則猶惑于傳述之誤而以推論駟馬三詩義皆不合愚嘗博考經傳折衷其間竊以為史克作頌者非作四詩之謂蓋魯詩之稱頌自史克始也豈惟魯頌凡二南國風大小雅商周頌莫不編輯于史克之手何言之文公四年衛甯俞來聘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俞不辭亦不答則魯雖有雅詩可歌有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二

司尚昧乎其義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夫自驪山遊偶周室東遷雅頌以習用之樂不至銷沉而列國之風其作于西周者已寥寥不可多得宣榭告災中興樂器靡有孑遺幸而魯東周禮兼備四代之樂賢如史克職當修明其時樂官之長又得師存其人相與審五音正六義以故魯詩三百釐然具備厥後季札來觀稱美不置叔孫豹父子用能以言詩著聲列國也特其事雖成于史克而行父實秉魯政在定王之世行父與仲孫蔑皆善于劉康公則由行父請周而後魯國之詩不繫于風儼然列三頌而不以為僭吾故曰小序有因惜其為說者不備猶夫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但以詩為史官所編而未嘗明言當魯宣之時成史克之手後儒所由惑于遠說紛紛焉以則詩屬之孔子耳或云魯宣時亦未聞有行父如周事余謂宣八年六月襄仲卒而行父為正卿宣之九年定王之七年也經書仲叔蔑如京師傳稱王以為有禮而重賄之宜其請無不得矣然孰非受命行父者哉或云侯國無頌魯安得以是請周余謂魯之禘郊前王業已許之矣周頌之清廟思文雍勺武桓魯人久用之茲乃援宋為例欲自有頌以追美其先公是固王室所不拒者也惠公請郊廟之禮呂覽可信何獨斥小序之說或云序稱史克作頌人猶疑之子何据而信為編詩且編詩非史官職也余謂株林刺而陳靈弑事在魯宣十年此後不錄一詩可信為克所編定矣楚左史倚相不能誦祈招之詩鄭丹深以為譏孰

謂史官例不職詩乎或云克爲魯史安得變西周之舊余謂魯之春秋亦史官創體也特以奉周正朔故不與晉乘楚椿柷同科周初六詩之牧掌在大樂正太師其風何國不陳而魯史于二南之外祇存邶鄘衛十三國文獻不足無如何也雅分大小又襟正變在西周決不如是然而審音辨義猶或僭焉憂時竭忠雖變者無容廢也至其列魯于頌猶夫春秋以魯紀年而欲尊本國必先請命王朝即春秋歲首書王正月之義蓋變不失正所謂猶秉周禮者此耳讀詩者烏可承訛踵陋并其緣起而懵然不識也哉鄭譜乃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按襄二十九年爲子札歌頌而曰盛德所同知頌之有商魯矣王魯齋以左氏爲誣按劉向校古樂記亦載季札觀樂篇安得信史記而外左爲僞書漢儒襲焉遷餘論往往從而甚之謂孔子進魯傳使之有頌而斥周平使不得有雅故余先欲辨正則詩之說夫自漢迄唐爲韓毛之學者皆云大序子夏作今論觀文義但歸功于國史毫無一語推本先聖則詩以子之牙攻子之盾雖巧者末由伸其辨矣譜又云周尊魯邠方述職不陳其詩魯之所由無風也按成王初年伯翳已封故史記有三年報政之說魯而述職已在賞罰黜陟之中曷爲而廢其陳詩後儒于報政之說則疑遷爲妄于刪詩之說群然奉爲依歸豈知遷之在漢乃所謂詩始萌芽者耶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大傳以爲六年事洛誥王在新邑惟七年當周

公未沒成王業已巡狩乃使太師因已之故尊魯如客有詩不陳其說之害義尤甚嗟乎學古之士自具隻眼慎勿拘牽舊聞而貽諸于詩之失愚也

駟四則

衛風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二語括盡四章作者似非高手乃孔子取思無邪一言遂足以該三百之旨聖無不通即此可悟一貫之道而子之有功于魯頌者自在神而明之非漫然爲之推崇也

或云此大閭而祭馬祖之詩非頌僖公牧馬之盛余謂牧馬亦王政所重三百中不可缺此義郡縣志兗州曲阜縣東九里有垌澤俗名連泉澤魯僖公牧馬地雖則傳會僖公而所云垌澤與詩甚合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垌則詩不當倒云垌之野矣劉公幹魯都賦載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垌語亦沿訛朱子疑駟馬三詩非頌僖之作而未暇詳辨朱彝儀云充土宜牧蓋伯翳時事其說無徵按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廐牧馬之盛當指莊公况閔宮詩于周公之孫下繼言莊公之子是詩頌莊顯然有據穀梁云延廐者法廐也周禮校人注自乘而廐良馬之數二百一十六匹一廐爲一閑諸侯六閑爲數一千二百九十六良馬凡三種駟馬如其數合之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皆養之于官謂之國馬在民間供車賦馬之外此所以稱富盛也

郭璞以駮爲桃花馬駮爲連錢駮駮爲赭白馬相馬說云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艷若小而多白則驚畏詩人至末乃云有魚明其爲下駮矣

有駮二別

在泮飲酒詩之大旨或問何以知爲在泮之詩曰振振鷖鷖于下猶之振鷖西離即所見以起興也隋樂志云古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歸鼓以驚存其風流是亦曲說

小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固不足信集傳燕飲而頌禱之辭亦未著其緣起觀所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似指羣臣助祭者據月令大飲燕則有合于自今以始歲其有之句而又云鼓咽咽言舞君子有穀詒孫子知凡燕射投壺之禮是詩

陸堂詩學卷第十三

五

在所通用

泮水 四則

王魯齋以爲頌伯禽而詩稱魯侯不稱魯公非爲禽父作矣明堂位以武公之廟爲武世室疑有武功者舊史無事可稽國語云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賊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則能遵伯禽之法者莫如孝公稱四章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與國語最合而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廟謚尤覺顯然後四章盛稱淮夷攸服當宣王時江漢常武功成淮夷乃魯屬耳獻賦獻琛豈徒諛詞失實耶余因朱子所疑反覆推求竊謂詩作于春秋前惠公以之美孝公而其後魯人有事類宮遂

歌之也

序云僖公能脩泮宮春秋左國其記魯事甚詳脩泮宮事之實可褒者何以畧于經而內外傳俱脫漏也鄭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據左傳公會淮而滅項爲齊所止明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乃得歸經書九月公至自會諸所云遂伐淮夷者妄矣

白虎通云諸侯曰泮宮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西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漢儒鑿說後代多襲用之按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所云思樂泮水也在漢則靈光殿之東南即魯泮宮故址詳見水經注楊用脩云因水名宮泮宮泮林一也以泮

陸堂詩學卷第十三

六

水爲半泮泮林亦爲半林乎

戴色戴笑匪怒伊教造士也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耆老也順彼長道當訓順彼長長之道即周語所云敬事耆老也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即所云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也曾子固宜黃學記云有祭祀鄉射耆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王介甫慈谿學記云鄉射飲酒春秋合樂耆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戲訊囚之事無不出于學皆以此詩爲根柢

閟宮 六則

此固爲僖公詩而閟宮何人之宮新廟何人之廟未可任其千古傳疑也毛傳以閟宮爲姜嫄廟新廟爲閟公廟閟廟無

庸作頌鄭箋因盡屬之姜嫄按姜嫄廟即祿宮周當有之魯必無之詩因后稷而及姜嫄猶下章之因周公魯公而及太王魯無太王廟則亦無姜嫄廟竊謂閭宮乃后稷之廟惠公請郊桓公大雩稷廟之設久矣至是魯僭倖郊復新之也或問末章之體絕似商頌殷武安知非僭公新廟余曰向亦有是說但觀左史譏逆祀即引是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發論知非僭主禘廟之詩

詩人工於摹擬首章本生民次章本大明繇三章四章本烈祖泰山巖巖兩章本江漢末章本殷武合美並善體大聲宏非史克之流固不能作然而上帝是依必禱神奇之說實始前商不諒寬父之心龍旂承祀享以騂犧僭禮而極爲鋪張

陸堂詩學卷十三

七

淮夷來同復周公宇夸詞而無當事實詩筆與時升降又非吉甫史籀備匹矣

致天之屬局及也即所云俟天休命犧尊將將阮謠禮圖云尊腹畫爲牛形据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有尊則鄭氏讀犧爲莎謂尊刻鳳羽者不待蔡條博古圖之證已知其謬三壽作朋即三老之謂黃庭內景經三老同坐各有朋祖此句法

春秋十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教徐傳又云秋伐厲以救徐所云遂荒徐宅者差不失實荒者定其亂也居常與許箋云許田是也以常爲嘗在薛之旁未免牽合左傳矢魚于棠棠古通常亦與堂通國語管子對桓

公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潁奚斯所作薛君韓詩章句以爲奚斯作頌揚雄班固王延壽皆悞用然依毛傳鄭箋詩義終晦觀結語云萬民是若謂脩稷廟以祈豐年是順民之所欲也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今屬泰安州一名岱宗自山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今屬新泰縣蒙山即魯之東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龜山在今鄒縣西南五十里形如龜飛土人呼八卦山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鄒山邾文公所遷邾來山亦屬泰安州一名尤來水經注今猶有美松亦曰龍球之山新甫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陸堂詩學卷十三

八

舊分八章有一章多至三十八句者蘇氏朱子皆正其悞前後尚覺朱均據愚見當分十三章閭宮有極至是生后稷爲第一章降之百福九句爲二章后稷之孫十句爲三章敦商之旅十一句爲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當從吳氏作錯簡承周公魯公而言爲第五章周公之孫十一句爲六章周公皇祖十句爲七章俾爾熾爾昌八句爲八章俾爾昌爾熾八句爲九章泰山巖巖後四章如朱子所定本

書魯頌後

魯頌首駉殆因孔子取思無邪之一言而後儒移其篇次欬不然奚以先泮水也吾嘗謂康成詩譜若使纖毫不爽則以史合詩尚可自命爲一家言乃緣戾百出歐陽氏從而補之

白雲許氏復參訂之終未見爲愜當嗟乎以訛傳訛墮坑落
壑即魯頌四詩千百年來曾不知泮水爲頌孝公詩駟馬爲
頌莊公詩也而奚以譜爲

魯之郊禘辨附

魯何以有郊禘成王賜之惠公請之二者交讓蓋得失相半
云曰成王賜者根據明堂位語多浮夸祭統兼云成康自啓
疑竇後人所由轉信呂覽不知成王所賜者禘樂而惠公所
請者郊禮也余于禘說中畧述魯禘始末其末流之失人所
共知若其初雖曰因公而賜實則爲文而禘魯立文王之廟
在左傳謂之周廟當公未沒時已用禘樂既沒而禘猶功宗
之配食耳故成王可賜不爲禘魯公可受不爲僭至若如禮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九

之賜吾未之前聞也漢儒混禘于郊乃云郊禘並賜後之說
春秋者見魯人郊祀之失輒歸咎于成王魯公曾不自知其
耳食之悞夫天下僭妄之端素繁之無因而不成於積漸
者惠公請郊非獨自比杞宋彼見周室既東秦襄祠上帝于
西時秦文繼作鄜時附庸之爵猶然況魯爲諸姬所宗故穀
然請之而不疑乎王使史角往報其勢必不能禁特未入春
秋或行或止總無左證耳自隱及閔經無書郊者桓三年秋
大雩大雩者雩帝也因旱而雩其僭郊之漸乎僖三十一年
經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望則前此必有卜郊
而從者矣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止之當其主盟僖亦何敢僭
郊今以閔宮詩合之春秋曰淮夷來同必在十六年會淮之

後遂荒徐宅必在十五年公孫教師師救徐十七年齊人徐
入伐英氏之後新廟奕奕必在二十年西宮災新作南門之
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必在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之後而其所以敢僭者一則僭僭宋襄圖霸次則僭從晉文
定王三則晉國待魯有加禮然郊非長至猶曰避周郊必卜
吉猶曰順天郊以祈穀猶曰惜民成十年甚至五卜郊十七
年九月乃郊定之十五年五月亦郊周公所爲敬天尊祖者
懵然不知即舊史所云啓蟄而郊以祈農事寔失其意余故
謂魯郊之僭妄啓于惠假于桓成于僖襲于文宣變于成襄
昭定其流失則與禘同而緣起自異于禘學者苟不河漢我
言矣但可與諸閔宮詩即春秋大義思過半矣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十

商頌說

商之有頌由來舊矣魯史就其存者錄之非孔子以私遠祖
也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
那爲首按元鳥長發上潮司徒那則專祀成湯乃首列焉周
之異宋者此爾國語以爲校是宋所固有也小序以爲得則
是宋所本無易一字而義頓殊臨文之際可不慎與舊說宋
祖帝乙故得用天子禮樂竊謂微子封宋帝乙猶禘廟也曷
以云祖既郊天而配以契必當祖成湯而宗武丁者或遽改焉
微子義不可禘當如魯公之立太室而宗武丁者或遽改焉
惜乎禮崩樂壞在孔子時已發宋不足徵之歎幸留此猗那
五詩不至如九夏之漸滅殆盡則由世數之差近而宋霸之

不同祀夷也不然大韶大夏之樂章苟有完好如商頌者莫忍不爲流傳而樂從刊落也與愚嘗謂宋亦有風有客白馬周人以美微子猶縞衣之美鄭武也魯史以助祭之故附于周頌誰謂河廣宋桓夫人念襄公作也既躋魯僖于頌不得列宋襄于風而衛爲母家其詩可附猶夫敝笱載驅本屬魯風而附在齊宋魯史編詩有微意焉孔子悉仍其舊耳史遷宋世家乃云襄公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述楚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考父生當宣王時史遷之謬鄭譜足以正之乃康成又自爲臆說謂宋不陳詩亦示無貶黜客之意夫周之客宋不過如書所云作賓王家傳所云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燔焉有喪拜焉是亦足矣齊太公丁公衛康叔平伯唐叔虞變父今其詩無一可考豈天子皆尊以爲客而不陳其詩乎哉

那烈祖 共四則

二詩皆祀成湯樂小序以烈祖爲祀大戊知不然者那言魏鼓馨管而不及酒食烈祖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所謂合之則兩美難之則兩傷者也

那分四節猗與那與四句爲一節記所謂商人尚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者是也湯孫奏假八句爲第二節言行禮作樂而主祭者之敬誠也庸鼓有數四句爲第三節言畢獻舞作而助祭者之德讓也自古在昔至末闕馬父所云其輯之亂是也烈祖節次與那畧同施用則有後先之別篇中三稱無

經義尸報之辭居多

經我思成歐陽以思爲語助成者成其祀事也依我瑟聲石音難諧故特言之九峰書傳可參不必專指堂上玉磬於赫湯孫穆穆穆穆聲容盛而聽于無聲也第隔句連用三聲字疑或有訛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鄭箋以爾爲中宗蘇傳從之皆縛于小序耳余謂尸報之詞皆稱爾曰所者指時地而言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可悟秋嘗冬烝殷禮不異于周而郊特牲所云嘗無樂者觀商頌自知其謬

玄鳥 四則

序祀高宗也鄭箋改祀爲禘其說近似按史本紀武丁崩子

帝祖庚立祖已作高宗彤日及高宗之訓高宗已稱廟號如

士

二書必作于祖庚之世而玄鳥及殷武詩疑亦祖已所作玄鳥爲高宗祔主祖廟之詩殷武身以祀高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有娥氏女配高辛氏帝祈于高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鄭于他事不信史記乃因中候緯書偏主吞卵而生契之說漢王充宋均皆辨其誣宋蘇氏明允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余謂史遷本紀必本父談所錄子由詩傳何以燕毛從鄭

而甘達其父說

武丁孫子履癸此語欲其繼述前人也武王靡不勝按史記竹書後之襲號武王者獨武乙耳難於入頌武王當指武丁重批作勢正以美其中興之功朝諸侯而來助祭也景員維河謂景山環以大河義猶未盡按宋州北五十里大梁城為景毫因景山得名湯所受命之地武丁亦居之故下文即以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也

詩凡四章後三章蒙上文作起語大雅之文王下武皆仿其體毛鄭合而為一固非集說分第三章為二段向亦疑之近見項氏說適合鄙意

長發 五則

陸雲詩學卷第十

主

序云大禘毛氏無傳鄭箋以大禘為郊祭天先儒已正其悞祭法云殷人禘嘗而是詩於成湯已前但及玄王相土篇末兼言阿衡據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賈疏以為周時烝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雖本孔安國傳惠亦未敢遽信特可定為商人大享之樂章而已

書序沃丁既薨伊尹于唐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竹書沃丁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保衡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據周公君奭篇盛稱商六臣此獨以伊尹配食當在沃丁之世詩疑咎單作句法古奧似盤庚讀者當以意逆之禹敷下土方絕句朱子引天問禹降省下土方為證有城方

將淮南子有城在不周之北據史記桀敗于有城之墟當在蒲州帝立于生商舊說皆非生同姓謂立于姓之國于商也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相土烈烈據左傳取于相土之東都其封域之廣可知至于湯齊蘇傳至湯而王業成與天會也嚴氏以為適相符合之意湯降不遲朱語錄云如維穀降神之降為下國駿厥齊詩作駿驪余謂以綴旒為繫屬則駿苑義取奔走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通典滑州韋城縣古韋國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桀與韋顧之君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活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寰宇記湯伐桀時昆吾以兵助桀同而滅

陸雲詩學卷第十

古

昔在中葉繼契而言則湯為中葉矣有震且業即勉誥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匪辜

殷武 四則

詩祀高宗說見玄鳥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是詩第稱奮伐荆楚朱子疑鬼方即荆楚仁山金氏謂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余于蕩詩已明言鬼方為然中地大猷有云鬼方氏之妹女隤氏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莘姓世本亦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則鬼方乃楚之外家伐荆楚而窮其黨與是以淹師至三年之久也

毛傳云荊州之楚國也訓釋極當說詩者謂孔子非楚而不列其風夫楚本無風今所傳越人歌水僊謠何足入詩楚

狂歌風欲與之言童子滄浪亦云可聽聖人無心斥楚也且荆之與楚本為通稱說春秋者謂書荆書荆人書楚人聖人皆有微意夫楚固荆州之楚也僖公元年經書楚人伐鄭魯頌仍言荆舒是楚有何子奪于其間哉

補傳云楚有穀管六合之意鄭箋祭訓冒毛傳本訓深按鼎祚載晉人策求升卷考舊本音森森深音近實一字耳四分之極朱子云於皇極之義尤近余謂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猶玄鳥所云武王靡下勝也歲事來辟稼穡匪懈猶云龍旂十乘大捷是承也商也翼翼四方之極猶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也故曰祖已一人作也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世武丁親盡書禮以其功高特祈

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按帝乙所都在河北之朝歌與所云陟彼景山者似難牽合

書商頌後

戴公時名頌十二未十世而亡其七故五頌者歷數千年而不朽乃知孔門言詩實有功於三百五篇雖秦火不能為厄然余謂唐虞夏后之樂章亦至今散見于六籍孟子勞之來之生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大章之一關也庶書焉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執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跕跕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大韶之散文也左傳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大夏之殘句也自是而上軒轅有虞之

頌子休稱焉白帝皇娥之歌子年記焉要皆誕而不經者矣鄉先生有號博洽者謂余曰人知有禹貢而不知商貢周貢余笑應之曰豈逸周書所載耶以王會解為周貢旅獒何以云不貴異物以四方今為商貢仲虺之誥何以云不殖貨利近得夏風夏雅商雅人所日讀而不覺者商雅者何洪範皇極之數言是也夏風夏雅者何吾王不遊之諺五子之歌是也凡讀書不可死章句下何況六詩卷末戲拈數則使從我游者知所引伸觸類云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終

陸堂詩學卷第十二

六

陸堂詩學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勲撰奎勲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雖托名闡發朱子集傳而實則務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已意近王栢詩疑牽合古事近何楷詩世本古義如以節南山之尹氏卽春秋隱公三年所稱尹氏卒者家父作誦卽隱公八年天王使來求車者此類核以時代已無以決其必然其最新奇者謂詩三百篇爲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刪謂燕燕爲衛君悼亡之作其夫人爲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謂栢舟之共伯卽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爲哀挽夫人之詩子之不淑乃禮家之弔詞謂淇澳兼詠康叔武公謂葛藟爲周鄭交質之詩謂丘中有麻之子國爲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爲鄭桓公字謂著爲刺魯莊公娶哀姜謂園有桃爲劉向說苑所載邯鄲子陽亡桃事謂防有鵲巢爲陳宣公殺太子禦寇事謂澤陂爲鄧元所作謂黃鳥爲共伯歸國謂行野爲幽王廢后謂何人斯居河之麋爲號石父謂大東西人之子爲褒姒謂小明之共人爲二相

共和謂鼓鐘爲穆王作而淑人爲盛姬謂青蠅之搆我二人爲申后宜曰謂敬之小恭爲成王作乃雅混於頌謂駟爲頌魯莊公謂泮宮爲魯惠公頌孝公皆隨意配隸於古無徵他如旣指竹書爲僞託而揚之水鼓鐘諸篇又援以爲辭旣以鄭譜爲妄作而有杕之杜諸篇又據以爲証家語膺作孔叢晚出乃動輒引爲確典亦不可爲訓雖間有辨正精核之處而以愛奇嗜博反掩其所長較毛奇齡之說經又變本加厲者矣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清〕黃夢白 陳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廣大全二十卷》提要

序

自孔子刪詩子夏作序後之言詩者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最後毛詩乃出傳魯詩者有孔安國韋元成王式龔遂諸賢傳齊詩者有蕭望之匡衡翼奉師丹諸賢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燕詩隋時尚存迄後止存外傳十卷三家

皆不可稽矣惟毛義獨行學
者宗之考毛所自始子夏授
魯人曾申申授魏人里克克
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
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

毛序

二

卿子授魯人毛亨亨作詁訓
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因目
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焉
嗣後鄭康成作詩譜并詩箋
孔仲達作正義而毛義遂燦

然於世宋興有歐陽氏本義
蘇氏集解二程新解嚴氏詩
輯以及王臨川呂東萊戴岷
隱范處義諸先正俱各有著
述彰明者無慮數十輩及紫

毛序

三

陽集傳出而大成之集無遺
蘊矣雖其間悉改鄭風爲淫
詩後學不免嫌其多事而羽
翼經傳之功固宜其百世不
祧也今日發明朱傳者莫過

於大全而竊見大全一書採
羣經典故而或割裂片語未
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矛
盾竝錄未有折衷較之諸經
大全實有遜焉間嘗偕陳子
衣聖推廣之遇一事物必詳
事物之始終而先儒意見錯
出者合於經則錄其有不合
雖愛不忍割終寘不收及夫
貫串經義於每章末亦不至

聖序

四

詳畧失體賓主易位亦庶乎
純備之觀矣要不過述前賢
所已言不敢以絲毫臆說介
其間惟於繁蕪疑似者差有
去取焉爾敢以質諸同志

聖序

五

康熙歲次壬戌午月旣望梁
谿後學王夢白謹序



詩經廣大全序

善說詩者必先訓詁而後證悟
當其訓詁有一定之說者也當
其證悟無一定之說者也學者
由有定以求無定是則窮經之

集序一

際用功之序已矣朱子之集詩
傳也業奉歷朝功令頒布學宮
示人遵守勿失而字內聰明才
辯之士起而爭之者日益衆何
所折衷竊謂朱子盡抹小序多

目淫風未免負崛強乃矯其偏
者至謂三百篇無一淫詩則亦
翻案之太過夫子矜傷學校廢
木瓜美齊桓公蔓草澤陂而以
為賢人相遇贈答之作說誠優
矣然如靜女蟋蟀桑中有狐諸
什豈得盡謂之非淫哉謂為淫
詩不當錄謂為刺淫示戒之詩
何妨錄揆諸思無邪一言亦何
害之有况集傳未出之前百家

聚訟甚有謂關雎為刺幽王者
不難訛太姒為褒姒詆與周為
滅周倒亂至此微朱子則四始
何以正六義何以宣先王溫柔
敦厚之教何以昭揭萬世哉自

陳序三

有集傳由是詩之堂室規摹纂
然大脩所謂能成三定之說者
是故慶源輔氏于五經既皆有
解獨于詩為童子問以反覆推
明集傳之義其所援據固已繩

削羣說第後人未讀好為重複
繁碎耳大全一書宗主朱子寔
繼輔氏而作其卷什則增數倍
吾友王子金孺學廣行醇素日
解頤古鼎擁皋比里中覃精大

陳序四

全宛析長短復為廣之共得二
十卷顏曰詩經廣大全而謬屬
余參較余謏陋無似少受書以
此五經棘闥未收魯壁之効遑
問他經顧因感念窮途頗當流

目博覽既卒業見其于興觀羣
怨之故事父事君之大與夫鳥
獸草木之名莫不詮釋各當本
末該精粗貫又于每篇每章之
下隲括全文倣孔子說烝民篇

卷五

法畧綴一二虛字通其曲折便
令義趣躍如焉向來訓詁家所
未有蓋詩教之湮久矣得是書
行而學者潛心焉有不證悟無
窮者乎然則王子者考亭之功

臣而余固無能為慶源輔氏役
也書成王子既為序余愧附名
簡末亦叙其共事之意有如此
請以諗世之業毛鄭而撝朱說
者

陳序

康熙歲次壬戌午月既望

梁谿後學陳魯衣聖氏謹

識



凡例

一經旨一以朱子集傳為主即古序毛鄭之說有足觀者但附篇後以備覽

一序說有未安者朱子皆辨其失今載之篇名下以見朱子易序之故

一每章依經文逐字詳疏末復入口氣總釋之繁不至溢簡不至漏

一與此確有定例無容牽混有舊說相沿而未免亂與此之體者舉置不錄

詩經廣大全 凡例

一自字學不講就趨簡易致偏旁混淆難查誤習焉

一引用漢唐以下諸儒之說不能拘世次先後悉依經解為序

一引用經史及先儒疏解必標其書云某人云以明所自出若引中所引則用日子以別之

一先儒所載郡邑間有沿革不同皆依今日郡邑志增志於下

一文旁經旨用○名物用○使主客易辨

詩經廣大全卷一

梁溪後學

王國維氏編
陳張寶泰氏輯

男允校字

國風

朱子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被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聲又足以動物也故諸侯采之以貢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樂官於以考俗尚美惡知政治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以用之閭門鄉

詩經廣大全 卷一

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為變風則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番監戒耳今之凡十五國云按詩之名風其義有三一繫乎土五方有性而百里殊風淳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莫止樂記云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之音各異天子巡狩列國太師陳詩觀民有此也一本乎上君德之淑慝政教之污隆感焉漸焉其風動乎人猶風之吹物入物哀樂淫思之效形於謠詠而成風序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是也一辨乎體輕揚和婉託物而不著於物

指事而不滯於事、義雖寓於音律之間、意常超於言辭之表、序謂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也。

周南

鄭玄詩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由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二

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那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是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事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郊、則姜太妃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

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駉虞言后妃夫人助其君子、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駉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襄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穎達正義云、孟子曰、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三

其召則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一說志陵岐周地、古至文王乃徙於豐、豐在西安府郿縣、今郿縣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豐而岐那地空、故分賜二公、朱子云、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昭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蘇轍云、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

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者。則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

關雎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為配。官人於其始至。見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黃佐云。官人蓋妾御之老者。太王王季以來。舊官人也。序云。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四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為是關雎之義也。朱子辨之云。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關雎

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與也。朱子云。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又云。興起也。物以起吾意。以一物貼一物。說上文興起下文。方接說實事。及此則不然。起便入題矣。又云。又有興

而兼此者。如關雎。麟趾之類。然雖近此。其意只是與呂祖謙云。首章以雎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雎鳩。爾雅云。王雎也。郭璞云。雎。類江東呼為鷗。好在江渚。食魚。陸璣云。大小如鴈。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之鷗。列女傳。曲沃負音云。未曾見其乘居。則始而匹處。陸佃。爾雅云。鷗。性好峙。所謂鷗立。義取諸此。俗謂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鷗。而有別。按左傳昭十七年。鄒子五鳩。備見於詩。雎。鷗氏司馬。此詩雎。鷗是也。杜預注云。鷗。鷗鷗。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視鷗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五

氏司徒。鷗。鷗也。四牡。嘉魚之類是也。視鷗。孝故王教民為司徒。周官。羅氏。仲秋。獻鷗。養國老。單雅。謂鷗。性不噬食之。復助氣。故也。羅願。爾雅。翼云。鷗。鷗。似班鷗。而尾無繡采。又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纔架數枝。往往夜啼。天將雨。則逐其雌。鷗。鷗則呼而反之。鷗。鷗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鷗。鷗是也。有均一之德。故為司空。平水土。似鷗。長尾。以此鳥鳴時。種穀。故名布穀。又鷗。雄方言。以為鷗。勝。謝氏云。鷗。鷗。自生穴中。不巢。生方言。非也。鷗。鷗氏。司寇。大明之鷗。是也。鷗。鷗。故為司寇。王。盜賊。月令云。仲春。鷹化為鷗。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王制云。鷗

化爲鷹、然後設罾羅、鷹鳩氏司事、爲罾鳩也、小宛之鳴、
鳩與俱食桑、其之鳩是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月令云、
鳴鳩拂其羽、其雌雄飛鳴、以翼相拂、厚周書時訓云、穀
雨五日鳴鳩拂其羽、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河、即四清之
河也、雍州東據大河、故周人咏之、應劭風俗通云、江河
淮濟爲四清、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兩雅云、河出崑
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
一大曲、又云、水自河出爲渚、向書云、渠河積石、至于龍
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水、
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六

河入於海、苑洛語錄云、河至河間、永平二府、播爲九河、
爾雅云、徒駭、太史、馬、領、覆、爾、胡、蘇、簡、潔、鈞、盤、鬲、津、九河
也、蔡沉云、九河六曰簡、潔、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
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洲、說文作州、爾雅云、水中
可居曰洲、窮究幽明之意、以態度言、謂幽深而閑靜也、
下淑字則言其德淑善也、宋善云、淑是女德之至、凡溫
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淑女指太妃也、按太妃
禹後有莘國、姒氏之女、故莘城在西安府郿陽縣南、朱
子云、太妃稱后妃者、追稱也、君子指文王也、好亦善也、
述通作仇匹也、以雌雄兩鳩與君子淑女言、雌鳩關關

然相和鳴於河洲、物則有善匹者矣、今此窮窳淑德之
女、以聖配聖、既生君子、自不得不生此女、以作之合、誠
君子之好逑也、好逑以母儀一國言、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與也、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參差不齊之貌、卑雅云、三相
參爲參、兩相差爲差、荇、說文作荇、爾雅云、荇、接余、其葉
荷、陸璣云、莖白、葉紫、赤、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
底、與水淺深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苦酒浸
之、肥美、雅翼云、今陂澤多有、葉卷漸開、雖圓而稍美、不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七

若尊之極圓也、花黃六出、俗名金蓮子、張栻云、荇菜取
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左右言非一方也、流、毛傳云、求
也、蓋順水之流而求之也、寤、覺寐、寢也、或寤或寐、言無
時也、求之言欲得之也、不得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
禮未行也、服、猶懷也、如服膺之服、悠思之長也、是無時
不想、意輾轉反側、臥不安席也、言參差荇菜、可羞神明
則無方以取之、此窈窕淑女、可配君子、則無時不欲得
之、求之而未得、所以寤寐不忘於懷、至於思之長求一
安寢而不能焉、求之不得四句、只是寤寐求之一句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

琴之辨究淑女鐘鼓樂之

與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采求而得之於是采之也琴
張揖廣雅云琴五絃曰官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
官少商名物疏云古有雅琴頌琴之名豈以其聲之合
雅頌耶瑟宋衷世本云庖羲氏作瑟五十絃黃帝書云
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五十絃為二十
五絃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
十九絃餘四絃謂之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盡
用也書大傳云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樂記云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八

者名越用之祭祀則練其絃疏其越周禮大司樂雲和
之琴瑟則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
宗廟奏之友親愛之意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興或琴
或瑟多方以友之下倣此琴朱子云然而薦之也嚴衆
云琴之謂爲美也內則曰琴瑟韻夢麟云集傳疏曰取
之采曰擇之琴曰薦之非正解也補之耳鐘爾云云大
鐘謂之鐘左傳伶州鳩云鐘小者不窳大者不叔則
和於物國語畢穆公云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
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周禮鐘
師掌金奏注云金謂鐘及鐃而大鐘五經異義云周禮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九

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虞謂之堵鐘磬各一
堵謂之肆各物疏云鐘有編鐘鄭氏謂十六枚同在一
虞段安節謂每架十二按周禮此磬師教賦擊之者
也有不編者鐘師自擊之十二辰零鐘也若書傳云左
五鐘右五鐘也在東曰笙鐘在西曰頌鐘詩外傳云
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太師奏升車
之樂告出也人則撞蕤賓之鐘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
告入也鼓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以雷鼓八鼓神
祀以靈鼓六鼓社祭以路鼓詠鼓鬼享以鼗鼓八鼓大
鼓軍事以鼙鼓二鼓大鼓役事以晉鼓六鼓八鼓金奏樂

書云鼓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
商人賁之以在謂之楬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言
今何幸得之哉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采擇之此芣苢
淑女既得之則當鼓琴瑟以友之達其相愛之情彼參
差荇菜既得之則烹芣苢之此芣苢淑女既得之則當擊
鐘鼓以樂之暢其欣喜之意矣黃佐云琴瑟在御友於
間門燕居之時鐘鼓在縣樂於廟廷贊見之際友與樂
不同皆所以爲樂故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僕傳云一
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爲之配二章惟
言未得時求之如此其切三章言始得時喜之如此其

至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佚如漆汭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劉楨云此詩言文王得聖女爲配官中婦人女子皆得爲文王憂喜見得文王之家已齊矣所以化被天下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

后妃既成締結而賦其事此詩以中章治葛爲主首章追叙治葛以前事末章是治葛以後事四言締結而叙及之非備締結以歸寧也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

詩經廣大全 卷一

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經皆言在夫家之事而序言在父母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其所得於家教者居多故云后妃之本

葛之覃今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正義云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詞也葛草名毛傳云葛所以爲締結女功之事也序者由黃丹服注云草服葛越周禮掌葛掌以時微締結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微草貢之材於澤農以

當邪賦之政令覃延施發也正義云言引蔓移去其根也按施本旗逶迤之貌借爲附麗纏繞之義谷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中谷谷中也古人多倒語如谷斯日斯谷苦瓜曰瓜苦之類萋萋茂盛貌黃鳥爾雅云皇黃鳥又云倉庚商庚又云鵲黃楚雀總一物也陸璣云黃鸝留也幽州謂之黃鸝齊謂之搏黍當其熟時來桑間亦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格物總論云鶯大勝鶯鶯黑脊嘴尖紅脚青遍身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間鳴音聲圓滑及家周書云鸛鷥五日倉庚鳴倉庚不鳴臣不附注集說文云鳥在木上也灌木叢

詩經廣大全 卷一

木也爾雅云木族叢生爲灌喈喈和聲言向當初夏爲之蔓延而施於中谷者其葉方萋萋然盛猶及記黃鳥之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然和聲遠聞也此時葛方盛而未可刈黃鳥飛鳴只點綴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勸女工之思也后妃女工豈待黃鳥始興感乎

葛之覃今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締結爲給服之無斁

賦也萋萋茂密貌莫本古暮字蓋取稠密陰暗之義刈莫取也漢毛傳云黃之也孫炎爾雅注云以黃之於穫故曰獲黃非刈穫爲黃也精曰締結曰給刈獲理之有

言滌以服之少而斯少也蓋因女工暇而歸因歸而治服本與締結無關非服既成而卽滌濯之也此后妃之儉德而服之無數之意亦卽於此可想見矣嘗通作曷何也害滌害否單承禮云言謂審其何者當滌何者可以未滌也歸寧歸而問安之意古者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蓋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言女功成時已暇思展念親之敬於是告於師氏使告君子欲歸之故然服宜整也汗我私滌我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古

衣辨我衣之當滌不必滌將服之以歸寧父母矣朱子云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朱善云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 朱子云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羣里拘幽之日而作歟按羣

里其地在河南彰德府因羣水得名桓譚新論云文王脩德百姓親附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常嫉妬之乃譖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因文王於羣里史記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人之紂九侯女不慧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因西伯於羣里聞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猶美足以釋西伯况其多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圭

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譜西伯者崇侯虎也帝王世紀云紂因文王文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觀此詩憂思之甚謂其作於是時理或然也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常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朱子云嗟我懷人其言親昵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銜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

賦也通章采卷耳以下俱非實事所謂思之變境也重言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菜名爾雅云苓耳也郭璞云廣雅曰采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璣云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瑤雅翼云爾雅謂之禮菜其實多刺好著人衣一名菴離騷以喻小人云菴菴菴以盈室本草云今菴菜中多用之筐竹器說文云方曰筐圖曰簾頃筐筐形偏欹也嗟說文云咨也我后妃自謂懷思也人謂文王寘舍也不復采也生彼周行者仍實之周行非併頃筐所采而棄之也周行大道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六

朱子云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言卷耳易得頃筐小器采之又采而不盈蓋心在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道旁而不能復采焉采卷耳即下登高飲酒之意蓋欲借以解其懷而懷卒不可解非采而後懷如朱子所云方采而心適念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毛傳云上山之戴石者正義云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馬何承天纂文云馬一歲為騊二歲駒三歲驪八歲駟高六尺曰騊七尺曰駟八尺曰龍馬八歲一變性健蹄圓而喜

迎風病則臥周禮校人爲馬官之長其屬有趣馬巫馬

牧師廋人圉師圉人之官校人職云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騊王戎馬騊齊馬騊金道馬騊田馬騊田騊馬騊給官中天子十有二閑一閑爲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二閑馬二種應廣孫炎云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壘酒尊也形似壘刻爲雲雷象其施不窮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祀追享朝享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明堂位云山鼎夏后氏之尊也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尊爲下受一斛金罍以金飾壘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七

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用梓而飾者餘曰承長也不承懷爾曹自開懷也言欲登彼崔嵬以望君子則馬病不果我其且酌金罍使不至長爲念乎輔廣云日且日欲其亦可見其託言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爾雅云山脊也玄黃毛傳云玄馬病則黃朱子云病極而變色也兕觥爾雅云兕似牛犀似豕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其皮堅厚可制鎧觥箋云爵爵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酌也觥亦五

升所以罰不敬、肅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非所以俯不得名、觥、兕觥以兕角爲爵也。埤雅云：兕善抵觸，故先王以制罰爵。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傷憂思之極也。蘇轍云：此章意不盡，申殷勤也。凡詩之重複者，類此。黃佐云：念而不忘，謂永懷憂而不已，謂永傷意無淺深。我姑二句，非忘懷也，非能脫然無憂也，惟酌酒以暫減其懷抱，憂於一時耳。

防彼租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賦也。租，爾雅云：土戴石爲租。毛傳云：石山戴土曰租，亦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六

與爾雅反，瘠，痛皆病也。僕，御車者也。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鉤之。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禮書云：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如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是也。有以弟子爲師僕者，有以貴爲賤僕者，如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是也。周禮大僕：土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馭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五行，至路門以肆夏，趨至應門以采芻，齊僕，掌馭金路以賓，齊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田僕，掌馭武車，之馭，從車，路之馭，使車之馭，呼受數也。言升高必資馬，御馬必資僕，今馬瘠僕痛，不果往矣。然則云如之何，唯有長吁而已。此與上二章只叠詠成章，非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 卷一

七

穆木

后妃能遠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南有穆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典也。南，毛傳云：南土也。箋云：謂荆揚之域。穆，爾雅云：木下句曰穆。葛，爾雅云：諸慮山，葛注似葛而體大。陸璣云：延蔓生，葉艾白色，子赤酢而不美。陳藏器云：條中有白汁。閔經云：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纂說文云：綏，得理也。陸德明云：綏，統也。只語詞。君子自衆妾指后妃也。樂只君子，猶言豈弟君子。履，毛傳云：祿也。百順之謂

福萬鍾之謂祿、安也、黃佐云、木下曲而為葛藟所樂、與德下逮而為福履所綏、以卑順受益之意、為與自然相因者也、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之、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凝之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與也、荒、毛傳云、奄也、呂祖謙云、北覆也、黃佐云、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北覆也、將、箋云、猶扶助也、是陰陽然相意、

南有樛木葛藟榮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與也、榮、毛傳云、旋也、成就也、兼全與久二義、三章語有

詩經廣大全 卷一

辛

淺深、景繁也、荒則奄之、榮旋則奄之周也、綏安也、將則扶助之、成則終久之意、綏將成俱著力字、猶云天自來安全之佐助之成就之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

后妃不如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美之、序云、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

此也、朱子云、比者以彼物、此物也、又云、比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句、便是說那人下宜爾子孫依舊就螽斯

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蓋比詩多不說破、然亦有說破者、螽斯、爾雅云、蜚螽、螽蟴、陸璣云、幽州人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名物疏云、螽斯生子之數、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蘇轍云、一生八十一子、陸佃云、一母百子、三說未詳、典據、羽、陳鵬飛云、螽斯羽、蟲也、嚴粲云、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說

說和集貌、宜、猶當也、言宜其如此也、爾指螽斯子孫是螽斯之子孫、振振、盛貌、言螽斯之羽蟲其和集也、說說今凡物羣處則爭、螽斯羣而能和如此、宜爾生育蕃盛、子孫衆多矣、嚴粲云、宜爾二字重看、子孫衆多是后妃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壬

已然之福、衆妾以螽斯比其宜、見其非出於倖也、陸南陽云、后妃子孫、兼嫡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聘成、邵曹勝此乃武王得天下後始封之耳、朱善云、正家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行、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繩繩兮

此也、螽、螽蟴、聲繩繩、不絕貌、螽斯羽、振振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此也、揖通作輯、會聚也、螽蟴亦多意、三章疊咏成章、無

淺深

金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美之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如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無民也朱子云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如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詩經廣大全

卷一

重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天通作杙說文云木少盛貌灼灼華色盛如火矣也華俗作花亦作蔕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然此對文耳散則草亦名華也天天指木灼灼指華木少則華必盛與德盛則室家必宜之子是子也指嫁者而言婦人謂嫁曰歸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至合其遂人以樂昏授昨氏會男女也如禮書云婚有六禮納采其類同名謂其納吉之故納吉納徵納其禮請期親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禽贊納徵以圭璋皮

詩經廣大全

卷一

重

帛名物疏朱傳宗鄭義以桃夭爲婚姻之候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則兩得離則兩偏也爲毛說者以秋冬爲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始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荀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爲鄭說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祠郊祿蓋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媒氏之文請印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至仲春則農業已起婚期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汲汲然伺而會之若正爲婚姻之時而復不禁奔則男女必多野合者矣豈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意謂九月至二月皆可以婚也此近得其實矣于歸猶言子其來歸也宜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黃佐云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幼言彼桃之夭夭其木少矣故華灼灼而盛之子陶淑有素已嫺於婦道今于其歸也必宜其室而靜好宜其家而謙順不可豫卜乎

桃之天天有黃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黃毛傳云黃貌朱子云實之盛也雅翼云麻實謂之黃麻於植物中最多子詩言桃結子之多如麻子然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盛貌桃非少壯則結實不復大葉不復蓁蓁黃佐云因見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叶韻也家人一家之人也室家家室家人亦變文叶韻朱善云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也然由后妃倡於

詩經廣大全 卷一

青

上之子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宜室宜家焉此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且免之野人而其才可用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序云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朱子云此序首句非是

出肅兔置標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千城

興也朱子云亦可作賦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

亦是興之賦也劉瑾云此賦其事以起興也肅肅整飭

貌兔曲禮云祭宗廟兔曰明視禮記明廣志云兔大者曰兔論衡云兔砥雄毫而孕子從口出張華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雅云楚辭願兔在腹言願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月缺也故兔口缺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雅翼云凡野獸有兔惟免足底皆毛號建毛性狡良免曰東郭先生免所處穴常爲三竅青箱記云古稱康無膽免無膽且爾雅云兔野兔通作振擊也擊振於地中張且其上也概印代爾雅云概謂之代丁丁概代聲赴赴武貌武夫猶言野

詩經廣大全 卷一

玉

人黃佐云所謂在野草莽之臣非美之也公侯詩作於爲三公之後故稱公侯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干盾也方言云關東或謂之服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釋名云盾遷也狹而長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也狹而短曰手盾車上所持者犀皮作曰犀盾木作曰木盾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櫛盾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禮書云盾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緇韋其屬緇韋也以緇書曰敵敵乃干則敵者繫以緇也國語曰輕罪贖以贄盾則贄者緇韋也干則一身賴以無

虞城則一國賴以無恐言肅肅然整飭之免且極其以張之其聲丁丁然此張且者赴赴然草野之武夫耳然其材智勇畧可爲公侯之保障殆公侯之于城與

肅肅免且施于中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

與也施救張之意達通作趙說文云九達道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達三達謂之達四達謂之達五達謂之達六達謂之達七達謂之達八達謂之達九達謂之達郭注云達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劉瑾云中達謂九達之道中也好仇猶言善匹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反妃而言仇猶以潔爲汙以治爲亂也公侯善匹黃佐云言禦侮以安社稷

詩經廣大全 卷一

美

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撥亂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上下匹休

肅肅免且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與也林爾雅云野外謂之林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生山仲夏斬陰木山又云令萬民時新材之時有期日數爲久則物凡邦工入山林而撿材不禁不期日也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春秋不得入所禁之中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林麓之禁分以時計林麓之功而賞罰之蘇轍云丁丁人所聞也中達人所見也中林聞見

所不及也腹心朱子云同心同德之謂朱善云且免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免且三章章四句

采芣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婦人而采芣苢雖爲其子可治產難而詩意不重此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爾雅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璞云大葉長

詩經廣大全 卷一

美

德好生道邊江東呼蝦蟆衣陸璣云可煮作茹大滑其子治產難爾雅云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在有之芣苢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此與擊壤之歌氣象同只賦其事卽是和樂婦人知采芣苢而不知其樂亦不知樂所自生王民之皞皞也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賦也擷拾取也將詩詁云以指歷取也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頌之賦也結爾雅云就衽也孫炎云持衣上衽徐鍇云舉衣衽之一角也爾雅云振衽也李延云振衣上衽於

帶在者衆之下也。正義云：二章言采時之狀，卒章言所盛之處。

茅苴三章章四句

漢廣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反覆詠歎之。序云：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鄒忠胤云：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求而不可得，何邪？夫漢不可泳，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天

江不可方，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女不可求，非求之而後知其不可。脂膏枝之上陳，借蔭之謀寢矣。望莊妹之閒靜，接歡之意消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輿而比也。喬，上疎也。木枝下蟠，則陰廣。上緣則陰少。南有高棘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輿，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名山。海經云：蟠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河。禹貢云：蟠冢導漢，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

江入於海。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西源出隴西蟠冢山，合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鄭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爲漢水。一統志：漢江源出陝西鞏昌府隴西縣蟠冢山，由漢中流經湖廣襄陽府鄖縣均州光化，至府城北山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漢陽府大別山入於江。沔水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按三國志：以前書傳多稱漢，不言沔。三國志以後多稱沔，不言漢。先儒皆疑漢沔爲一。然今二水源流不同，惟書疏引應劭云：沔水下尾與漢水合，乃入江，爲得其實。游女，正義云：庶人之女，執筐行，故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天

有出游之事，求謂以非禮干之也。承說文云：潛行水中也。江水名。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初學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澼絺。在益州建寧縣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健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江：一鳥、二峰、三島、四嘉靡、五吠、六浮、七稟、八提、九苗。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承，長也。許謙

云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承謂沿沂也方爾雅云汧也郭璞云木曰梓暗竹曰筏小筏曰泝亦作桴漢廣四句以此女之不可求也言茂木可休木之上疎不可休也游女可犯女之貞潔不可求也如水小可泳漢之廣其可泳乎水近可方江之長其可方乎詩意若曰游女且然况深閨簡出者邪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與而此也翹翹長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雅翼云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各荆故楚國入春秋稱荆而荆州亦以

詩經廣大全 卷一

辛

此木得名也之子指游女秣飼也言楚木翹然於錯薪之中析薪者必擇而刈其楚之子及時而于歸我願爲之秣其馬歐陽脩云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詞猶古人言雖爲執鞭所欣慕焉江漢四句不異首章只說信乎其不可泳不可方也則叠咏之意宛然若悅之至敬之深非詩人口中語

翹翹錯薪言刈其蕒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與而此也蕒爾雅云購蒭蕒郭璞云蕒蒿也初生可啗江東用蕒魚陸璣云葉似艾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

毛傳云蕒草中之翹翹然駒說文云馬二歲曰駒毛傳云五尺以上爲駒正義云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騂六尺以上爲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林林箋云六尺以下口駒是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

汝旁之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也序云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壬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賦也遵循也汝水名水經注汝水出魯陽大孟山黃柏谷按魯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魯山縣朱子云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州入淮按蔡州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蔡州今江南鳳陽府蔡州墳爾雅云大防也李逵云墳謂崖岸周禮墳衍注云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條枚毛傳云枚曰條餘曰枚正義云枚者木大不可伐其餘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程子云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撫薪之事嚴粲云親伐薪則庶人之妻怒爾雅云思也舍人云志而不得之思也調說文作惄重載

也。稱既訓重、則訓飢是飢之甚也。言汝水之墳有木生焉、可以爲薪、君子久役於外、躬自採樵、當是時、君子未歸、怒焉思之、如調飢之思食也。

邇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肄、毛傳云、條也。斬而復生日肄。正義云、襄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自伐枚以至伐肄、初不記時、而時序之久、自見言外。邇、遠也。箋云、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

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迺。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奎

比也。魴魚、爾雅注、江東呼爲魴。陸璣云、魴廣而薄、肥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雅興云、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賴說文作賴、云赤色也。爾雅云、一染謂之賴、再染賴、三染纁。毛傳云、魚勞則尾赤。張載云、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正義云、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賴尾、奮流而彷彿。鄭氏謂魚肥則尾赤、以喻肅肅淫縱、與此不同。呂大鈞云、魴魚見君子筋力之弱、賴尾見形容之憔悴。王肅指紂如般、言紂政酷烈如火焚物也。就役事、不思言父母、指文王、然文王字勿露、此時但知西伯、文王則沒後追稱耳。孔甚邇近也。汝旁去周殊遠、而云

孔邇者、人遠而澤近也。言君子往役、兩年而歸、容色憔悴、大異於前。如魴魚而賴其尾、所以致此者、王室虐政、銷鑠之也。王政雖虐、而父母甚近、當有以恤我、此尙足恃耳。張氏云、玩此詩、則民心雖怨紂、尙以周之故、未至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繫民心而維宗社也。德不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子孫宗族皆化於善。詩人美之、序云、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詩經廣大全 卷一

奎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鄭玄云、紂時乃衰世、而關雎化行、公子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興也。麟說文作麤、京房易傳云、麤、麤身牛尾、狼領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麟者合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冢、不罹罟罟、文章彬彬、終軍云、麤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或云、漢石刻麟全似鹿、但一角、直卓如浮圖、其端有肉、圓如柿、實左傳

注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授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瑞應圖云、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閭、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數趾足也、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振振朱子云、仁厚貌、黃佐云、寬裕溫柔、易直子諒、意顧夢麟云、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為義也、文王諸子、除三叔不足道、武王周公皆聖人、其餘伯邑考、康叔封、鄭叔武、曹叔振鐸、肅叔、戴皆出自太姒、以仁賢著稱、至于衆妾所生、則武王之異母弟、又有毛部雍、滕、畢、原、豐、郇之屬、所謂則百斯

詩經廣大全

卷一

蕭

男者、率皆振振公子也、于嗟、歎詞、于嗟麟兮、指公子言、言麟之趾生、草不踐生、蟲不履有是麟、故有是趾也、我公之子慈惠溫柔、振振然仁厚、蓋有是公、故有是子也、夫麟固治微也、今公子仁厚、所以開太平者在是矣、于嗟乎公子、即是麟也、彭執中云、闕雖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與也、定、兩雅作頌、云題也、郭璞云、頌也、麟有頌而不以抵公姓、毛傳云、公同姓、正義云、同姓則五服以外、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又朱子以下章言公族、嫌於

先疎而後親、易之云、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按大記云、子姓立於東房、王藻云、綽冠玄武子姓之冠、皆謂孫為姓也、蓋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釋名云、子之子為孫、孫遜也、遜通在後生也、孫之子為曾孫、曾孫義如曾祖也、曾孫之子為玄孫、玄懸也、懸於上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為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為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為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情實遠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詩經廣大全

卷一

靈

與也、毛傳云、麟角所以表其德也、正義云、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族、古之釋九族者、三說、古尚書說云、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玄以為三者、父子孫為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此純以父族而言也、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為父族者、四、五屬之內、一、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二、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三、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四、為母族者、三、母之父、姓、一、母之母、

姓二母女昆命適人三爲妻族者二妻之父姓一妻之母姓二此兼內外親而言也杜預左傳親其九族注云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姪妹之子女子之子此純以外親而言也要當以孔安國鄭康成爲正公族朱子云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劉瑾云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厥必赴練祥則告陳推云麟之趾定角總屬一體故氣脉相通彼公子公姓公族雖有遠近之殊皆文王一體之親故以此

詩經廣大全

卷一

美

取典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經廣大全卷二

召南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又左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無燕魯詩世學云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未詳孰是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召公邑俗見周南

鵲巢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一

子亦被后妃之化有專靜純一之德故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得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朱子云文王之時剛雖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衆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倣此

維鵲有巢維鵲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與也鵲鳥名陶貞白云一名飛鵲鳥雅興云鵲能制鵲其所在鵲必反腹受啄月令云季冬鵲始巢雅興云鵲

巢水大則高、水小則卑、淮南子云、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低枝、又云、鵲巢皆向天乙、至和在焉、博物志云、鵲巢開戶背太歲、埤雅云、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鵲毛傳云、鵲、鵲也、詳關雎、埤雅云、鵲、鵲一名搏黍、今之布穀、江東呼為郭公、有均一之德、毛傳云、鵲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郊忠胤云、鵲、鵲、殊、種、喻二姓之好、之子指夫人、百兩百乘也、漢書注云、車一乘曰一兩、言其輪轅兩兩而偶也、御迎也、言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朱公遷云、百兩不過極其盛、而言士昏禮從駟車二乘等而上之、未必如是之多、言鵲之有巢、積累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二

勤矣、鵲以專一之性、不勞而來居之、我侯奄有國家、得之子之賢、以居中治內、百兩親迎、豈曰不宜、朱公遷云、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禮、與取得所宜得之意、張枋云、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左昭元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琪也、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維鵲有巢、維鵲方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與也、方有之也、將送也、言父母家以百兩之車送之、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正義云、夫人之嫁、自

乘家車、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自天子至大夫、皆有駟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

維鵲有巢、維鵲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與也、盈、滿也、類聚於其中也、喻衆媵姪娣之多、黃佐云、衆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義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之、不必認真說以混此體、成、成其禮也、在夫家、則以百兩送、在父母家、則以百兩將、而婚禮於是乎成、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其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三

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序云、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周禮射人云、士樂以采芣為節、射義云、士以采芣為節、樂不失職也、

于以采芣于沼、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以、箋云、猶言往以也、正義云、上于為往、下二于為於、繫爾雅云、鵲蒿也、陸璣云、艾白色、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為菹、本草注云、此蒿白于衆蒿、紫似艾、葉上有白毛、鵲蒿俗呼為蓬蒿、沼、池也、廣雅云、關曰池、曲曰沼、汴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汴、小汴曰坻、人所為為渚、芣非水菜、言于沼于汴者、采于沼之汴也、劉

汝楨云、蔡生社上、四面有水、芻牧不到、最潔、故往取焉。
徐光啓云、采蔡之類、有躬親意、然非必自爲之、使人爲之、亦是自爲之也、事祭事也、言我侯王聖告虔夫人亦誠敬以奉祀、往以采蔡、則于沼之社、于以用之、則將以爲蒞助公侯之祭事也。

于以采蔡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官。

賦也、澗、爾雅云、山夾水澗、陵夾水澗、正義云、于澗之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官、廟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周禮小宗伯辨廟及三王二廟、所祭之昭穆、守祀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祀先公之遠祖。

詩經廣大全 卷二

四

授之廟、先王之遠祖、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檜、桓楹、以備百官、達鄉、戶、入寢、相對、反站、出尊、尊、出崇、姑、康、主、爲崇、高、之、基、疏、屏、之、文、理、疏、通、天子之廟、飾也、公、平、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君位阼階、夫人有東房之立、故日用之公侯之官、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神、神、薄言還歸、賦也、被、首飾也、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覆首。

采蔡三章章四句

從君見太祖、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首皆服副、鞠衣以告、桑展、示以禮、見君及見賓客、首皆服編、祿衣以接御、首則服次、鄭氏以被爲周禮之大、而朱子云、編髮爲之、又似以爲編、然編與次皆非祭時所服、曹氏云、此在商時、或與周禮異、僮僮、兼敬也、劉彝云、步雖移而後不動之貌、夙、早也、夙夜、夙而向夜也、家語所云、質明是也、公公所也、神、神、毛傳云、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正義云、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朱子云、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受敬之無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五

已也、葉向高云、宗廟之祀、禮法森嚴、極是束縛、不自在之處、若教心稍有存、卽急欲了事、以適已之便、今夫人和神于祭畢、所以爲尤難、黃佐云、僮僮、和神俱就、被上言、不是言戴被之人、沈守正云、僮僮、有所以鋒之也、神和有所以留之也、還歸、箋云、自廟反其燕寢、言當其方祭、其彼僮僮、兼敬、夙夜在公、以薦其蔡、及其既祭、其被神和舒遲、薄言旋歸、而去事有儀、自始至終、敬無少懈如此。

草蟲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時切之變而思其君子也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云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嘒嘒草蟲趨趨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降

賦也嘒嘒聲也草蟲爾雅云負蠶也陸賈云大小長短如音青色好在茅草中趨趨躍也草蟲爾雅云蠶也理雅云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草蟲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蠶草蟲曰負蠶草蟲鳴草蟲躍一聞一見感時物之變也忡忡心不寧也止通作只語已辭也

詩經廣大全卷二

六

親遇也見只睹其儀容親則有接遇客遇之意降下也謝枋得云猶云放下心也亦既見止三句是預擬之辭皆未見時語也言草蟲鳴草蟲躍爾所未聞見所未見君子行役其久可知尚未得見憂心有忡為之不寧必既見既觀我心之忡忡者始降下耳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說

賦也南山周南山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爾雅云也陸賈云山菜也初生似蕨草莖紫赤色可食如葵有蕨可采亦感時物之變也懷懷憂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夷

賦也微陸賈云山菜也蕨葉皆似小豆蔓生莖可作羹亦可生食項安世云今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果菜一名金櫻芽禮志豕以微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王安石云自所薦之物所采

詩經廣大全卷二

七

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射義云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爾雅云萍萍其大者蘋雅翼云蘋葉正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數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故韓詩曰沉者蘋浮者藻五月有華白色故謂之白蘋本草注云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蒹也藻毛傳云聚藻也爾雅疏藻好聚生故左傳言蒹藻也藻萍類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亦呼紫藻雅翼云藻莖葉條暢有自然之文古者象服有藻又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草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其後是召伯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思其德。故愛其樹。非觀物思人也。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是也。舊說二南皆爲文王詩。周公集之以明德化之。盛然按召公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薨於康王二十四年。此經云召伯。則召公爲伯時作也。文王時未稱伯。則謂作於文王之世者。未必盡然也。至韓詩外傳。劉向

詩經廣大全卷二

十

說苑及漢書王吉傳皆謂召公述職當民事時不欲
變民事故舍于棠下而聽斷箋亦云召伯聽男女之
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劉安世
云憩息甘棠之下耳說者乃謂不煩勞百姓止舍棠
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蔽帝盛貌。曹氏云：蔭翳茂盛也。甘棠，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蓋杜其總名。種有赤白之異。其實白棠爲甘棠，而赤棠爲杜也。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翦通作剪。朱子云：翦，翦其枝葉也。

伐伐其條幹也。勿者不忍之詞。若作相戒。卽有愛有不愛矣。伯方伯也。按伯有五同名異職。一九命伯。周禮大人命作牧。召伯之伯也。分天下爲東西者是。王制云八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二方伯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王制云二伯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州伯。王制云二伯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三牧。下二伯左傳云九伯。鄭注左傳注一州施丘序云責衛伯者是也。四伯。爵周禮七命之伯也。五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州伯者也。茭毛傳云草舍也正。義云茭者草也。草中止舍。故曰茭。羅中行云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言蔽茭然之甘棠勿得。

詩經廣大全
卷二

十

窮去勿得伐擊乃召伯所嘗舍其下也郝敬云是詩語
緩而情切辭約而旨深不言召伯之仁有言所不能盡
者千古去思此爲首唱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也、謂錢壞之、羅中行云、必適反、凡物自毀則如字、毀之必適反、惡忌也、

蔽市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拜謂屈其枝如人拜也。說或作稅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章其淫亂之俗。女子有能以禮自守。不為鬪暴所汙者。自述已志。作詩以絕其人。正義云。鬪暴者。謂鬪行無禮而陵暴於人。序云。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與鬪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嚴粲謂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詞。如此。今按後兩章特設言。縱有汙我者。我必不受其汙耳。非真待聽召伯也。

厭浥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也。行露。道上之露。風。早也。謂行多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主

露。畏其沾濡也。多露沾濡。是托言鬪暴侵陵之患。蓋不欲形於言。故托言之。不必補出正意。恐近比體。言厭浥。然道上之露。易於濡物。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

誰謂雀無家。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與也。雀。小鳥。巢於瓦隙。故名瓦雀。字通於爵。飲器象其形。雀。豹云。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淮南子云。季秋。賓雀入大水為蛤。禽經云。雀文不一。雉文不再。又云。雀以猜懼。貌而啄。而面。雅翼云。性極多欲。至臘。臘。臘。

有不能為巢。穿屋居之。或銜艾燕巢中。燕去則居之。女。鬪暴之男也。家。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獄。說文云。圜牆也。从犬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廣雅云。夏日夏臺。殷曰羑里。周日囹圄。博物志云。夏日念室。殷曰動止。周日繫。前薛詩傳云。鄭亭之繫。曰。行朝廷曰獄。言我脫桎自守。即或見誣。豈能免哉。人見雀能穿屋。謂為有羽矣。見汝致我於獄。謂為有家矣。然雖致我於獄。而室家之禮。實未備也。嚴粲云。雀之穿屋。實以求不以羽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禮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主

誰謂鼠無家。何以穿我牆。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與也。鼠。穴蟲也。趾前四後五。好弄鬚。頰或藏食。卑雅云。鼠有齒。無牙。性疑。出入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呂覽云。周鼎者。鼠令馬履之。謂其不陽也。牙。說文云。牡齒也。犬者。齧齧也。訟。司寇職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然對文則異。散則通也。輔廣云。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詩人美之羔
裘五純見其節儉退食委蛇見其正直序云鵲巢之
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
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羔說文云羊子羊初生率小名羔未成羊羴大
曰羊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犋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
執羔取其羴而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曲禮云祭宗廟羊曰柔毛羊肥則毛內則云羊冷毛而

詩經廣木全

卷二

南

羔羊之皮所以為裘羔裘縞衣以禡之諸侯視朝
之服在朝君臣同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
具耳名物疏云羔裘古之禮服鄭注鄭風縞衣云居私
朝之服者以卿士朝於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
改服縞衣此私朝在天子官內非謂縞衣羔裘為大夫
燕居之服也朱子以私聽說詩云大夫燕居之服其釋
槍風羔裘道通又云諸侯朝服自相矛盾矣羔裘黑色
衣裘同色故縞衣以禡之素白也純以絲飾裘之名也
毛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正義云縞素絲為組紃以英
飾裘之縫中其純數有五顧夢麟云裘取輕煖則羔小

多皮純不止五矣止於五是守其常制故言節儉袁燁
云素而不尚其華五而無事於侈二字俱有意退食退
朝而食於家也公公門也委蛇笑云委曲自得之貌張
斌云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謝枋得云中心無愧
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言西伯化被
南國凡在位者服羔羊之朝服絲飾以素純止於五何
飾儉如之從公門而退食從容自得進止有常何正直
如之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對文則皮去毛曰革散則通緇裘之緇

詩經廣木全

卷二

圭

也孫炎云緇之為界緇

羔羊之緇素絲五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緇縫皮合之為裘也總胡一柱云純緇總微異緇
之矣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緇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三章章四句

嚴其霜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
之序云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朱子云此詩無勸
以義之意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迫振振君子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偶聞雷聲殷殷然感風雨將作而念君子故即事以起興何斯之斯謂君子也遠斯之斯謂室家也迫振也雷聲本無定在而起自南山之陽又有定君子本有定在而去此不敢少暇反無定也此詩是反興之始振振信厚也信厚則歸期不爽是億其人不重美其德劉會孟云再言歸哉者不敢必其即歸也嚴粲云冀其非事來歸而不取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

六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迫振振君子歸哉

興也在側毛傳云在其陰與左右也正義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或迫振振君子歸哉

興也下箋云南山足陳推云在陽在側在下只變文叶韻若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則又無定在矣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留暴之辱也序云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風也標落也樹木名花白實似杏而酢劉芳詩義疏云樹及葉皆如杏而黑煮而暴乾為蘇置羹醢中雅興云古者以梅實薦饋食之遷所謂乾梅其實既酸故以為和註尚書所謂爾惟鹽梅卑雅云梅至北方多變成杏其實七兮正義云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此及下章其實三兮頃筐堅之皆未然事特借以形容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七

時晚耳非真歷盡而始咏也求徵聘也庶者未定之詞迨及也吉吉日也及此吉日而求非謂便于歸也後倣此言梅已將落而實存其七矣至此則昏期已盡衆士以禮求我其及此吉日乎劉璉云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所謂會男女者男自二十以及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其昏自季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此常禮也及至仲春而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謂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養育則以媒氏會之使各盡所欲雖奔猶不禁奔非淫奔也以事迫而禮簡不能如常昏焉故曰奔也箋所謂女年二

十而無嫁端則有動望之憂是也。呂祖謙云是詩也其詞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徐光啓云要得自守意莫作急於從人語氣。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其實三兮承上章言過此以往梅之墮落又將多其在樹者餘三耳今毛傳云急辭也謂今日也。

標有梅頃筐壁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壁毛傳云取也嚴粲云壁字从土木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密地濕也承上章言過此以往梅實當盡落而頃筐取之矣謂相語也遺媒約相語以求之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

太

求我庶士其及今日通媒約之言乎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如忌以惠其下。衆妾美之。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戚能盡其心矣箋云以色日如以行日忌。

鳴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與也。鳴微貌。鳴本小聲故有微義。小星小明之星也。舊以月爲后夫人之象妾爲星象然本是四所見以起興。

詩經廣大全 卷二

尤

不必以小星自擬致泥此體三五在東正其所指小星也。朱子云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疾貌。宵征夜行也。初昏將旦皆謂之宵正義云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難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夫人入庭立君出朝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夙夜正義云謂夜晚始往及早來也。公公所也在公內則云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齋漱澣慎衣服備縱奔總。

拂髦袿褰褰屨又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按此正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姬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望前先后望後先尊雖女君不在而其御日衆妾莫敢當之故曰莫敢當夕也。若天子之禮則周禮九嬭掌九御各帥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舊謂天子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嬭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其御亦望前先后尊。衆月朔望後先尊每月十五六日月相對故后獨當此二夕。群氏不然其說謂內寵無並后豈有王后之尊。

下與庶妾更進迭退一月俾再見者以禮言之天子之
后每夕進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
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再見
一歲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五經要義云后妃羣
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璫以進退之
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
手既御者於右手寔毛傳云是也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言雖然之小星初昏將旦則三五在東矣我肅肅然宵
行則風與夜皆在公焉非敢言勞也我命不同於貴
者得執在公之役已爲厚幸矣末句引分自安不涉敬

詩經廣大全 卷二

手

切非與夫人較量

尊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興也參毛傳云伐也廣雅云參謂之實沉正義云漢天
文志參白虎宿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伐爲
新艾事其外四星則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綱繆
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但伐
亦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
與參連體而六星是伐亦得統參也夏小正云三月參
則伏五月參則見昴爾雅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昴之
大名也昴又謂之晉志云昴七星天之耳也北六星曰
西陸其名凡三

卷舌主察知佞讒也而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
一星曰天譴主巫醫昴又爲旄頭星大而數盡動者兵
大起亦爲獄事明則天下獄訟平暗則刑罰濫夏小正
云四月昴則見以參昴二星與參昴二物舍彼也爾毛
傳云釋彼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

汜水之旁賸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
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賸作詩以
美之賸送也莊十九年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

詩經廣大全 卷二

手

二國往賸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
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八年左傳云衛人
來賸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賸之異姓則否杜
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取嫡夫人及左右賸各有姪娣
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
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公羊傳注云諸侯之賸八歲
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
母之國白虎通云備姪娣從者謂其不相嫉妬也一
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有子三人共之若未
生者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

相似俱無子也。姪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聘，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與也。汜爾雅云：水決復入為汜。又水之流，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之子，謂婦也。婦人謂嫁曰歸，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偕行也。言江水之大，猶有支流會合之子，初歸獨棄我，不用將謂終焉矣。何幸其後之能悔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三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與也。小洲曰渚。毛傳云：水岐成渚，不我與，猶言不與之為儔侶也。處安也。江猶有渚之子歸，獨送我不與，然亦暫耳。其後也從義而心安矣。

江有沚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廬也歌。

與也。沚毛傳云：江之別者。爾雅云：水自河出為沚。漢為沚，江為沚。孔氏云：皆大水別為小水之名。禹貢荆揚皆沚。沚以水從江，漢出故二州皆有也。過謂過我而與俱也。猶楚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此兼上兩節而言，言江猶有沚之子歸。

獨不過我與俱然一時耳。及其悔而彌也，今已安樂而訴歌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鬪暴所污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序云：惡無禮也。天下大亂，鬪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朱子云：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詩經廣大全

卷二

三

與也。麕鹿也。鹿屬無角，卑雅云：如小鹿而美，語曰四足之美有麕。鹿即麕也。麕佐飲水見影輒奔，白茅菅屬陸璣云：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克祭祀，藉酒用之。禹貢云：荊州厥貢包匭菁茅。既包而又匭，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包裹也。毛傳云：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懷思也。懷春，正義云：仲春為昏時，故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也。吉士，猶美士也。只丰姿秀美之稱，不必言美其名以愧之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取之，有女懷春，禮良士當以禮徵聘，何乃無禮以誘之乎？此反興也。麕猶取之有具物女。

乃誘之非其禮

林有樛樛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樛樛說文云小木也小木通呼樛樛而孔疏引爾雅樛樛一名心有能溫可作在者為樛樛非是鹿爾雅云鹿牡腹牝鹿其子麋其迹迹絕有力辟說文云解角獸也解羣善走雅翼云伏羲之世鹿皮為履蓋鹿皮云鹿則急而疾行見史云鹿牡有角無角牝有角則牝也若下無角純束猶包之也嚴粲云純束而包束之有女如玉以德言樛樛之野有死鹿焉夏者猶以白茅聚而束之彼女清潔如玉當何以求之輔

詩經廣大全 卷二

焉

廣云上三句與下一句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不言所以求之者象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虬也吠

賦也舒舒也脫脫舒遲也無通作毋下月感動也悅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紛紜又云子生男則設弧于門左女子設脫于門右昏禮母施衾結紼犬也說文云犬多毛者曲禮云凡祭犬曰羹獻犬則吠犬鳴也毛傳云非禮相陵不則狗吠此章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吉士之誘雖安貞女之拒自嚴拒之若日爾尚舒然而脫脫進退之間量度可否毋得近我身

而動我悅毋得至我家而使虬吠其寮不可犯如此豈吉士所得誘耶

野有死麋三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見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作詩美之朱子云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妃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序云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穆之德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易不肅離王姬之車

詩經廣大全 卷二

焉

興也何彼易不皆設問之辭穠毛傳云猶戎戎也朱子云盛也唐棣爾雅云移也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為夫移本草云燒木皮置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敗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先合後開惟此而然古今注云移楊國葉弱帶微風大搖一名移柳亦曰蒲移名物疏云唐棣與常棣是二種爾雅曰唐棣移本草謂之扶移木爾雅又曰常棣棣郭謂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采薇維常之華也又本草郁李仁一名棣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之所謂莫也本草注及圖經混三物為一固為失之陸璣知唐

棟常棟各一種而以名莫李車下李五月成實者為唐
棟猶未常也唐棟自是楊類雖得棟名而實非棟也惟
鄭漁仲分析甚當朱子論語注曰唐棟郁李也亦陸璣
誤之與肅敬驪和也王姬王女而姬姓公羊傳云天子
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車古史考云黃帝
作車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周禮巾車掌王之
五路玉路玉錫金為之所謂鑄鑄樊音解馬綴轅十有
再就樊反綴音以五禾屬飾之建大常日九旗之畫十有
二旂音旂正幅為以祀金路鈞鑄有鈞也金路無樊
綴九就建大旂龍文以寶會貴同姓以封象路朱以無鈞

詩經廣大全 卷二

美

而巳樊綴七就建大赤通以朝異姓以封華路轅之以
之無龍勒龍輿也以白黑條綴以繫絲五就建大白
以即戎以封四衛者謂建大庭夏以田周時以封蕃國
樊淺黑條綴輿色為建大庭夏以田周時以封蕃國
九州之外夷王后之五路重翟用雉羽重翟飾車為錫
面馬面朱總總著馬面朱總總著馬面朱總總著馬面
侯所乘勒而飾面綴文總安車乘后朝見於人乘者生
彫面馬面飾青黑總皆有容蓋車上若有容蓋容翟
車不重不厭以飾飾貝面之當面綴總有帷轅車而小
后台中燕組鞶人引之行有嬰風塵羽蓋以繫服車

者之五乘孤夏乘以五乘卿夏綴以五乘大夫墨車
不畫士棧車不畫大夫墨車不畫卿夏綴以五乘大夫墨車
戎路王在軍之卒也猶廣車之卒也廣車之卒也廣車之卒也
卒卒車也卒卒車也卒卒車也卒卒車也卒卒車也卒卒車也
者皆兵車所考工記車人為大車任載半車所乘柏車
車序云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箋云下
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綴總服則綈翟正義云謂
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母也言
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棟之卒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驪
驪而和能執婦道乎乃王姬之車也呂祖謙云不言王

詩經廣大全 卷二

老

姬而曰王姬之車者不敢指切之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與也桃見周南李爾雅云性接虞李今之李與李同
相駁赤李有木休無實李李實繁有實食之桃李醜
核聚李曰走之卑雅云性頗難老老而枝枯子亦不細
其品處桃上以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平王之孫毛傳
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正王者德
能正天下之王劉瑾云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
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齊國名依毛傳武王女適齊
侯之子則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公子丁公倭與邑姜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與也伊維也緒爾雅云綰也郭璞云繩也維絲伊緒言
合絲以爲綰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以桃李與男女之
盛由王姬能降而自卑也以絲緒與男女之合由王姬
能柔以相承也此兩章叠咏其配匹之宜正見德以宜
之也惟不挾貴以驕其夫故以平王之孫下嫁齊侯之
子而不爲卑以齊侯之子上配平王之孫而不爲亢蓋
極言其尊卑闊絕乃愈見肅雝之難而王姬所以可美
耳若但云族類兩盛婚姻兩宜反不見王姬不挾處

詩經廣大全

卷二

矣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勝虞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其仁民
餘恩及於庶類故春官之際述其事以美之序云
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按古
者說詩以騶虞爲二官名騶馬御也虞虞人也騶人
不失馳驅之法則物不過傷虞人厲山澤之禁故物
性得遂因嘆美歸功於二官故射義以爲樂官備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苗說文云：草初生出地貌。葭，葦之未秀者。葦，卽今之蘆。夏小正云：秀，葦華。未秀則不爲葦。葦，按：葦葦雖一類，實二物也。萑，一名荻。其初生曰蓂莢，一名薹。一名蘆。色如篋，在其未秀曰藜藜，一名廉。一物七名。葦，一名蘆。青曰之。其未秀曰藜藜，一名廉。一物七名。葦，一名蘆。其未秀曰葭，葭一名華。一物四名。萑，小葦大埤雅云：葦管中葦，蒿，禮土鼓，黃桴，葦箛，發發矢，肥，豕名。爾雅云：豕牝曰肥。朱子謂肥豕者，是又周禮注：一歲爲穉，二歲爲壯，三歲特，四歲肩，五歲慎，雅翼云：豕豕豚，豕皆豬總名。張拭云：易曰：坎爲豕，蓋豕主汗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一發五豕。

詩經廣大全

卷二

无

朱子云、猶言中必疊雙也。句見西都賦黃佐云、古人之射、發矢必四、一發得五、必是間有疊雙之中也。騶虞、毛傳云、義獸也。陸璣云、尾長於軀。三體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封禪書云、圖騶虞之珍羣。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圖、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敗敗音穆穆穆穆、君子之德。言我侯恩既乎民、其及於物也。春田之際、苗生者爲葭、凡草木之茂、視此一發而五、犯凡禽獸之多、視此此非仁心自然。裴養旁達、不能至此。吁、嗟乎、我侯真卽騶虞矣。顧夢麟云、騶虞之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此豈教之而後能習之而後至哉。故曰仁心自然也。

後苗者蓬壹發五稂于嗟乎窮虞

賦也、蓬說文云蒿也、草之不理者、爾雅云蒿蓬、蓬蒿、黍、蓬通志云、菽曰蓬、今人謂之艾、埤雅云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从蓬、發亦禾名、爾雅云禾生三發、二師一特、又說文云發、豚生六月也、又周禮注云一歲為發、小爾雅云禾大者新、小者發、

易虞二章章三句

詩經廣大全

卷二

手

詩經廣大全卷三

都

朱子云、都、鄆、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系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都、南謂之鄆、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都、鄆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自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鄆、鄆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漕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都鄆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劉瑾云、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都、或係鄆、泉水載馳、竹竿皆作于外國、而一係都、一係鄆、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都鄆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太師存都鄆

之名置于衛前、亦如魏先于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嚴粲云、存邾郚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朱公遷云、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木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為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柏舟

婦人不得于夫而作、朱子云、列女傳以為此婦人、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歟、按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者、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二

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不聽、入持三年喪畢、君請同、庖女不聽、作詩、此朱子據以為婦人詩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此也、汎、浮也、柏、木名、說文謂之鞠、爾雅謂之櫟、埤雅云、柏性堅緻、有脂而香、古人破為櫟、日用以櫟、鬱、雜記所謂櫟、曰以櫟也、柏舟、堅緻牢實、宜用乘載、今不用而汎、汎、然于中、流、喻已貞固而見疎也、亦汎其流、亦字可味、耿耿、毛傳云、猶微微、不寐之貌、朱子云、小明憂之貌也、

隱、痛也、如有隱憂、正義云、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微、非也、酒、說文云、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酌、三重醇酒也、醕、薄酒也、醑、厚酒也、世本云、儀狄始作酒、醕、變五味、少康作秫酒、周禮、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齊之名、一泛齊、酒成而滓、二醴齊、醴、醴也、上下一三、齊、白、四提齊、提、提也、五沈齊、沈、沈也、辨三酒之物、一事、酒、方事也、二昔齊、昔、久也、三清齊、清、清也、辨四飲之物、一、清、醴、濁、而二醫、醫、藥也、三漿、漿、酒也、四醕、醕、酒也、酒人掌為五、齊、三酒、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醕、涼、醫、醕、司尊彝、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用、獻、酌、醴齊、用、縮、酌、盎齊、用、汎、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三

酌、凡酒、自酌、用凡酒、修、修、酌、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祿、稻、必、齊、勳、藥、必、時、湛、失、音、湛、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二、曲、禮、祭、宗、廟、酒、曰、清、酌、故、說、文、云、出、遊、也、从、出、从、放、會、意、言、汎、彼、柏、舟、可、用、利、濟、今、乃、亦、汎、其、流、使、我、耿、耿、不、寐、如、有、痛、疾、之、憂、非、為、無、酒、可、藉、遊、以、解、之、也、憂、非、酒、之、所、能、解、意、在、言、外、顧、夢、麟、云、義、難、直、陳、而、托、物、起、咏、則、必、取、菹、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下、接、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似、憂、即、承、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綠、今、衣、今、綠、衣、黃、裏、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日、月、

緣衣何等可味。若又說被正意。語如嚼蠟矣。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也。不可以茹。謂不能度。不得于夫之故也。據。依。愬。告也。彼。兄弟也。言我求致憂之。故則我心匪鑒。不能度。物亦有兄弟。不可依。以為重。我嘗往愬。以情冀其憫恤。乃徒逢彼之怒。以為爾必有缺失。自貽茲戚也。起下自反意。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四

賦也。席。說文云。薦也。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享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繡。依前南鄉設莞筵。小。蕭。紛。如。綉。有。文。純。青。卑。加。線。音。席。謂。蒲。席。之。意。純。加。次。席。次。列。成。文。純。純。記。先。王。酢。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續。文。純。加。莞。席。紛。純。酢。席。莞。筵。紛。純。加。線。席。畫。純。筵。國。賓。于。屬。前。亦。如。之。田。役。則。設。熊。席。此。數。席。之。法。謂。在。地。一。重。謂。之。名。物。疏。云。司。几。筵。五。席。外。有。桂。席。喪。事。所。用。也。有。柏。席。藏。去。中。所。用。也。有。越。席。郊。社。所。設。也。有。蕭。席。出。行。于。所。履。也。尚。書。顧。命。蔑。席。黼。純。即。次。席。黼。純。也。底。席。即。線。席。而。綴。純。為。異。

豐席即莞席而畫純為異。荀席玄紛純。又別是一席。鄭玄云。新鬼神之事。不用生時之席。故也。曲禮云。羣居五

人。則長者必異席。奉席如橋。衛請席何。對請。在何趾。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由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藻結之。尚明之也。匪石。是專一無改移。匪席。是平直無屈曲。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五

平。過于石。席。棟。棟。富而閉習也。輔廣云。富盛則全備無欠缺。閉習。則從容不生疎。選。簡擇也。言我試自反。我心之堅。匪但石然。胡可轉也。我心之平。匪但席然。胡可卷也。我威儀富且閑。皆善而不可揀也。內外無缺。所以致憂者何居。此轉展自求之詞。非揚已也。

憂心悄悄。惓于羣小。親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裨。

賦也。悄悄。憂貌。惓。怒也。羣小。衆妾也。親閱。二句。正惓于羣小處。正義云。親自彼加我之詞。受從已受彼之稱。閱病也。辟。拊心也。揀。拊心貌。言自反無缺。而見疎憂心為。

之悄悄翠小亦觀望夫意從而怒我襟孽吾短陳成吾
過親聞既多矣度以微言接以微色受侮亦不少也見
溫羣小如此靜言思之每痛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潯天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

此也居諸語助也猶植弓日何居左傳日忽諸也迭更
也謂更換也非更代之義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
周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
于天經星隨天左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至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六

于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十月之交云
不用其行是也新唐書曆志云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
日益虧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于君明則陽斯蝕之矣
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于君明則陽為之蝕矣左昭七
年士文伯云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
政不可不慎也昭十七年叔孫昭子云日有食之天子
不舉饗伐鼓于社賁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賁
饋禮也公羊傳云日有食之以朱絲繫社穀梁傳云日
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
之者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

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凡有警皆陽事也以厥陰
氣也荊州占云月食后自提鼓階前擊鼓者三中良人
諸御者官人皆擊柝救之月已食后乃齊服縞素三日
不從樂以應其祥管子云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脩
刑匪潯衣謂垢汗不濯之衣是形容不能自如之狀奮
說文云輦也从雀在田上鳥鼓翅輦輦然迅疾也言日
當常明月則有時而微此常道也今日月胡為更易而
微乎故我心憂如衣不濯之衣不堪汗濁靜言思之安
得奮翼飛去使彼此不相及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七

朱子本劉向列女傳以為婦人詩然劉向上封事
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二句而曰小人成羣亦
足懼也則又仍用序說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首章柏舟汎流
喻已有濟時之才而不見用次章茹食也火日外
景金水內景鑒之于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我心
匪鑒不能善惡皆納是以見嫉于人兄弟指僚友
上章言上不得于君此言下不得于僚友也三章
小人雖惡君子君子終不易所守自誓我心專一
不可轉平直不可卷也劉向云言守善篤也樣樣

富也、不可選、衆也、古字通算通用、論語子行之人
遇也、故以不可選爲衆、四章君子見遠議、欲憂
先于事故憂國之心悄悄然而小人安危利災見
君子與已異趣、反怒之也、末章日君象月臣象日
月迭微喻君若臣升昏也、處此亂朝如垢衣被體
然以義則不可去、以情則不忍去、知其無可奈何
而安之厚之至也、

綠衣

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序

云、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八

云、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正義
云、謚法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蝶也、

綠衣今綠衣黃衷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此也、綠、蒼勝黃之間色、劉瑾云、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
色也、綠、紅碧紫縹、五方之間色也、間色之綠、不當爲衣、
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綠今衣、今者言此間色之綠也、
今乃爲衣也、嚴粲云、讀詩不可拘莽、如綠、今衣、今、不可
但言綠色之衣、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今字點
平、援而丁寧之、已止也、言間色之綠爲衣、而顯正色之
黃反爲裏、而幽我心憂兩顯之失常、何能自己、不可說

到君國之憂

綠今衣、今綠衣黃衷心之憂、今曷維其亡

此也、裳、上曰衣、下曰裳、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
爲裳而弁、爾雅云、裳、制幅謂之襜褕、郭璞云、制殺其幅
深衣之裳、禮書云、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
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以象陰陽、見服玄衣纁裳、皮
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
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雜裳、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
三衣、亦衣裳之色同、孔安國書注曰、蟻玄、玄形裳纁、蓋
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託于火故也、若
之憂、無時失去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九

綠今絲、今女所治、今我思古人、俾無說今

此也、女指莊公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說過也、言惟
綠而絲也、故女愛而治之、彼之顯而尊者、無怪也、我亦
思古人之處此者、以自勵、使不至有過而已、補廣云、彼

所爲自違悖而我則欲無過而已此所以爲賢也荀子云爲人妻者夫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而脩省

締今終今湊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也淒寒風也言締終而遇寒風不復御矣我之過時而致幽卑者亦無怪也我思古人之善處此者實有當于我心我其可不自勉乎顧夢麟云俾無說兮頂少艾得寵實獲我心頂色衰見棄方見清楚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十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嬀陳姓戴其諱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嬀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作此詩也隱三年左傳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四年春秋吁弑桓公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孔穎達云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言又娶于陳者蓋謂嬀也禮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按春秋始于隱元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時桓

公在位已十三年矣計其即位在于平王之三十七年也及隱四年而桓公見弑凡在位十六年史記云桓公二年弟州吁弑奔桓公緡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此一段足補左傳之缺或者不知謂桓公甫立便遇弑非也大歸者正義云不反之詞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涕泣而送之朱公遷云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美嬀之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十一

如雨

典也燕爾雅云備周燕燕見卑雅云燕膏精口布翅故尾一名玄鳥一名鵲鴝目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雅翼云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領下紫巢于門楣上謂之紫燕胡燕比越燕大體前白質黑章聲亦大巢于屋兩椽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其尾岐分光澤故漢書燕燕尾涎涎之美好以春分來而秋分去其來至爲孚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禘其去也多藏深山大空木中無毛羽或蓄藏抵岸中亦云入水爲蜃蛤其來去皆避社又戊巳日不取土夏小正云二月來降燕乃

聯、親、可、為、九、月、防、玄、鳥、蟄、也、而、後、言、燕、燕、者、兩、燕、也、為、
莊、姜、戴、婚、二、人、之、況、漢、書、燕、燕、亦、謂、趙、飛、燕、姊、弟、二、人、
同、時、入、官、也、郝、敬、云、燕、雀、依、人、為、孚、子、也、莊、姜、于、婚、以、
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況、于、飛、各、飛、也、楊、慎、云、師、曠、
禽、經、曰、鳥、向、啼、背、棲、燕、向、宿、背、飛、故、莊、姜、以、為、送、歸、妾、
之、比、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婚、郊、外、曰、野、蘇、轍、云、禮、
婦、人、迎、送、不、出、門、遠、送、于、野、情、所、不、能、已、也、瞻、望、弗、及、
已、留、而、彼、去、瞻、望、之、不、能、復、及、也、無、聲、出、涕、曰、泣、自、目、
日、涕、如、雨、如、雨、之、傾、也、言、燕、燕、于、飛、則、差、池、其、羽、之、子、
遭、國、大、變、而、歸、我、則、遠、送、之、于、野、感、念、存、沒、憂、傷、別、離、

特經廣大全 卷三

三

瞻、望、弗、及、悲、不、自、勝、也、此、但、叙、離、別、之、恨、而、于、弑、國、危、
之、威、皆、隱、然、在、不、言、之、中、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
以、泣、

與、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亦、送、也、佇、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

我、心、

與、也、正、義、云、飛、而、上、為、音、日、上、音、飛、而、下、為、音、日、下、音、
飛、相、上、下、聲、相、應、和、皆、以、不、忍、相、違、之、意、為、與、送、于、南、
者、陳、在、衛、南、實、勞、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陸、化、熙、云、

實、半、正、見、無、限、苦、楚、在、心、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
賢、志、矣、

仲、氏、任、只、其、心、寒、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

賦、也、仲、氏、婚、字、也、正、義、云、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
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
氏、也、任、箋、云、以、思、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注、陸、親、于、九、族、姻、親、于、外、親、任、信、于、友、道、恤、振、于、貧、
陸、化、熙、云、任、是、以、恩、意、相、孚、在、平、日、嫡、妾、相、與、上、見、當、
見、溫、羣、小、時、而、仲、獨、以、恩、相、信、不、恃、寵、而、見、凌、焉、所、可、

特經廣大全 卷三

三

依、倚、唯、斯、人、耳、只、語、已、辭、也、寒、實、淵、深、也、寒、淵、有、困、心、
衝、處、憂、深、思、遠、之、意、與、衛、文、公、之、秉、心、寒、淵、同、義、終、者、
始、終、如、一、溫、和、惠、順、也、藏、諸、中、者、為、寒、淵、見、諸、外、者、為、
溫、惠、淑、善、慎、謹、也、言、善、能、謹、慎、其、身、寒、淵、溫、惠、即、其、實、
也、身、兼、內、心、外、貌、而、言、徐、光、啓、云、凡、人、朝、夕、聚、首、雖、深、
恩、厚、誼、都、可、忘、却、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
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先、君、謂、莊、公、勗、勉、也、寡、人、寡、德、之、
人、莊、姜、自、稱、也、言、仲、氏、平、日、與、我、以、恩、相、孚、其、心、寒、實、
而、淵、深、其、外、溫、和、而、惠、順、所、以、淑、慎、其、身、者、至、矣、又、常、
以、先、君、是、思、勗、我、仲、氏、之、德、如、此、而、今、日、之、歸、邈、乎、不、

可復即能不悲耶徐光啓云先君之思夫人之自盟素矣而鵲之言如此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若說有緣衣之怨恐其不念先君則莊姜之賢不至于此語須斟酌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而作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朱子云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

詩經廣大全卷三

古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今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乃如之人猶云乃有如此之人指莊公也逆發語詞或云一往不反之意古處以古道相處也古道如刑于雍穆是也胡何也不定卽下篇終風且暴不日又曠之意寧猶豈也顧還視也莊姜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照臨下土久矣凡下土人道之乖順亦鑒視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會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固惑何時能安定乎豈終棄我不顧也末二句是期之詞情詞悽斷不相聯屬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今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猶照臨也不相好毛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報答也不我報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今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自從也朱子云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出自東方是久照意德音無良言善名不彰也卽不古處不相好意俾使也忘遺忘也言何能有定乎豈終棄子如遺耶

詩經廣大全卷三

五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今母今裔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遲

賦也畜養卒終也徐光啓云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就養我不了誤我一生與婦人語也逆循也言不循義理也言何能有定豈終報我不遲耶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

莊公狂謬暴疾莊姜作此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朱子云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怨劉會孟云州吁無戲笑之理

明是怨莊公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

此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終風且暴、以此莊公之狂、謔浪笑、說風仰說莊公、各此下不必以正意入、講須體、不忍斥言之意、笑从竹、从夭、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故蘇子瞻作文、與可畫竹、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是也、顧我則笑、觀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謔、戲也、教通作傲、說文云、倨也、此承上笑字而言、言不過是、戲謔放浪、以笑為傲而已、悼、傷也、言終日之風、既無止、息、而且狂暴、則非戾也、雖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戲慢、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六

而無情、實使我中心傷悼焉

終風且暴、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此也、繆爾雅云、風而雨、上為繆、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終風且暴、此莊公之狂惑也、惠、順也、莫往莫、來、猶諺云、不來往也、悠悠、思之長也、雖亦有惠然肯來、之時、又倏然而絕、不往來、意不可測、是以思之不能自、已、

終風且晦、不日有暘、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此也、賤爾雅云、陰而風為暘、釋名云、暘、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行又也、呂祖謙云、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

旋日而又暘焉、厭苦之詞也、朱子云、以此人之狂惑、暫、

開而復閉也、言語辭、願思也、嚏、徐錯云、鼻中氣壅塞、黃曉則通、月令云、季秋行夏令、則人多眊眊、嚏、素問云、冬善病眊眊、注以氣在頭也、嚏、本積憂所傷、不必兼風、落說、輔廣云、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暗曉其陰、應也、其當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此也、重言暗曉、即所謂不日有暘也、應、應、霜將發而未、震之聲、呂祖謙云、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暗曉之陰、應、應之雷、朱子有聞雷之期也、朱子云、以此人之狂惑、愈、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七

深而未已也、徐常吉云、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則甚、矣、然猶見日也、繆爾雅云、雨下、暗則掩翳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應、應之雷、殊無霽期矣、以此莊公之狂惑、有加無已也、故藏諸中而不能釋也、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

衛人從軍者所作、序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箋云、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

與宋以成其伐事。按隱四年左傳云：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也。穆公致位，于鄭公使馮避之。殺出召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鄭隱二年，鄭人伐衛之怨。初隱元年，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湑出奔衛，衛人馮之伐鄭，取鄭之怨。鄭人以王師襲師，伐衛而得之，而求寵于諸侯。杜預云：討湑之亂，湑者共叔段之子。而求寵于諸侯，諸侯雖不復討，欲求此寵也。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服虔云：公子馮為主，敵邑以賦兵也。以田賦出。與陳蔡從，則衛罔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臧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封

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賦也。鼓按武事之鼓有六路。四西。鼗。吳人晉。長六尺。提

軍事凡軍旅夜鼓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王執路鼓詰
候執鼙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旅帥執鼙鏜鼓聲也
兵謂兵器也按周禮注有車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
有步卒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以夷矛三季步卒然夷
不便于用故也矛雖不施于步而弓矢未嘗不施于車小戎閭官所載
是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正義云以下始云從孫子
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是也土土功國國中城築城漕衛邑左傳作曹
戴公處曹卽此一統志在今大名府滑縣治南南行從
軍南行伐鄭鄭在衛之南也言伐鄭之役治兵出國擊

鼓鐙然使士衆皆踴躍用兵矣彼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非不勞苦然無他慮今我獨南行所事非特土與城已也末二句非說役使不均見已尤苦也

賦也、從、隨、行、也、王、榮、蒔、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卽、此、從、也、孫、子、仲、時、軍、陣、也、公、孫、氏、子、仲、字、序、稱、公、孫、文、仲、者、文、其、諡、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衛、欲、伐、鄭、使、宋、爲、主、以、是、時、陳、尚、未、從、宋、故、先、合、二、國、之、好、而、後、進、兵、也、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與、我、

歸憂心不忡然乎徐士彰云我獨南行憂心有忡不言
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
則于不我活不我伸處方有味朱注特解經之法而非
風人之旨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三爰字有聊且之意居如宿食屯任之類
處如進止坐立之類居處求馬是三項事此章自陳忘
緩之狀言憂患積中人無鬪志今且于是居于是處于
是喪馬而求之林下翔翔逍遙幸一時之生而已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子

賦也此章追叙其室家之約也契闊隔遠之意子謂其
家人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言我始爲室家之時期以
死生相念雖至隔遠之甚不相忘棄已成約誓矣又恐
負此約也相與執手期以偕生偕死重致丁寧之意焉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洵信也信即古伸字不我活即便不我伸言吁嗟
乎昔契闊之約固望能活也今不使我活矣吁嗟乎昔
偕老之信固望能伸也今不使我伸矣上章是述其言
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劉瑾云按左傳伐鄭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

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
子作此詩序云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朱子謂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
美七子之作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此也爾雅云南風謂之凱風東謂谷風北謂涼風西謂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主

泰風陸佃云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
風言其交李延云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棘園經云小棗叢高三四尺花葉都似棗而有赤白二
種詩話云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木色白者爲白
棘實酸者爲棘棘本草云白棘一名棘針各物疏云朱
傳曰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似指荆棘即本草之白棘
叢生三四尺者也詩曰棘薪但可爲薪云爾然古者朝
位植棘取其赤心有刺也又以爲匕取其枝翹疎有奉
上之義又可爲矢出水以除災皆疑是棘棘魏詩園有
棘其實之食是也棘棘高大非荆棘比也此則楚茨言

抽其棘、青蠅止于棘之棘耳、棘心、羸弱而未成者也、正義云、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心、天天少盛貌、以喻七子少長、勤勞劇也、其勞類數謂之幼勞、言凱風自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羸弱之棘心、至天天然少長風之爲力多矣、然則母氏之幼勞亦已甚矣、母之養子、于少時最勞苦、故于天天言幼勞、朱子云、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與也、劉瑾云、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與二章相似、而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室

不同也、嚴粲云、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朱子云、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與子之壯大、而無善也、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聖善、頂善養說、或泛說亦可、但不可及節操、今善也、我無令人、言平日不能盡子道、如下二章是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與也、通典云、寒泉在濮州濮陽縣、今大名東南浚城、浚衛邑名、言有寒泉在浚邑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七子在母之前、無益于母、使母勞苦、寒泉之不如也、現脫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與也、現脫、毛傳云、好貌、王雪齋云、現脫、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知其爲色也、郝敬云、猶媚耀也、大東脫彼牽牛、植弓華而脫、皆明也、載則也、慰安也、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也、七子怨艾之、深全在一莫字、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慰母者、而今無有也、不得引爲已非、亦寬爲母地矣、朱公遷云、凱風負罪引慝、直欲感悟其親、特自他人視之、覺有諷意、若七子之語、終自渾然、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室

婦人以君子從役于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序云、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按左隱四年冬十二月、宣公卽位、隱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曼伯與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秋、衛師入鄭、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又伐戴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戴公將右軍、衛人屬焉、桓十年、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戰于郎、凡此皆宣公在位軍旅之事也、是詩之作、不知何時、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與也雄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闢曲禮云祭

宗廟雉曰疏趾雄雞月令云孟冬雉入水爲蜃季

冬雉雉乳夏小正云正月雉震雉也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雷在地中雉性精易云離爲

雉以其有周禮士執雉取其威外交有化書云雉不再

介信也左傳鄭子云少皞爲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工

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藻輝雅云雉死耿介如鵲護翼雖飛不越分域潘岳所

謂畫墁衍以分畿者也南方之物陶氏謂丙午日不可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語

食明至于火也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脩不過

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泄泄飛之緩也以物之自

適與君子不得自如蓋反與也我之懷矣謂我所思之

人指其夫也詭通作貽遺也伊箋云當作緊緊猶是也

阻隔也言雄雉于飛泄泄其羽何自適也我所懷之人

乃從役于外自貽阻隔曾不如雉之舒緩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與也下上其音其飛鳴自得也燕燕下上其音謂雙

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展誠也君子謂其夫二句一氣讀言誠哉君子之勞我

心也與如上章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
能自得如雉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言見日月之往來而思

君子從役不知幾更日月矣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

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來乎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

不來則似與體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百爾君子泛及同時共事者而言望夫

而曰百爾君子蓋族中相聚不止一人人各自善自能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聖

相及不知意其必知也總在內主心行在外主行忒告

求貪也見人之有則生忒心恥已之無則生求心皆非

德行也臧善也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于是

自解曰凡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忒害不貪求

則何往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無害也徐光啓云

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

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

抱苦葉

此刺淫亂之詩序云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

淫亂箋云、夫人謂夷姜、宣公父妾也、正義云、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朱子云、未有以見其爲測、宣公夫人之詩、

竟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此也、鮑說文云、佩也、从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埤雅云、長而淺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于人共濟、濟而已、名物疏云、瓠爲總名、甘者可食、嘉魚稱甘瓠、紫之瓠、葉稱憐、憐瓠、葉采之烹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此詩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匏、瓠無柄者名壺蘆、七月稱八月

詩經廣大全

卷三

美

斯登是也、有柄者名懸瓠、可以爲笙、曲沃者尤善、潘岳云、河汾之實是也、嚴粲云、苦匏經霜葉落、然後乾之、屢以渡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匏未堅、不可用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首二句、輕無喻、只引起下意、次章做此、以承涉水爲厲、寒、承涉水爲揭、爾雅云、以承謂揭也、涉水爲厲、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深淺、而或厲或揭焉、凡事之當量度、不盡然乎、

有淵濟、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此也、淵、滿也、濟、卽上章濟有深涉之濟、盈、滿也、爲說文

云、雉鳴聲、趙孟云、唯者磨聲也、雉鳴雄和、故从唯、滿濟也、軌、轍末也、一名軹、一名轄、鮑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軹乃飲、軌卽軹、謂轄頭也、軌音范、謂式前也、按軹字从儿、謂式前小戎傳云、陰揜軌也、卽此軌、軌字从九、轍末也、卽少儀之左右軌、大御之所軹是也、又車轍亦謂之軌、朱子所釋軌、車轍是也、匠人國中經涂九軌、注、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禮書云、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面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涂九軌、此轍廣也、是軌與軹異、而軌又有轍末車轍二義也、但式前

詩經廣大全

卷三

美

轍末二處皆水可濡、故毛傳釋此軌云、由轄以上爲軌、是以此軌作軹也、今依經文釋之、則當云轍末、孔仲達不知軹亦名軌、乃謂少儀軌字誤、朱子但取軌作叶韻、而不知軌之爲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迹特車行之見于地者、寧可濡乎、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杜說文云、畜父也、爾雅云、飛曰雉、雉走曰牡、杜正義云、此定例耳、散則通箋云、渡深水者必濡軌、言不濡者、喻犯禮而不自知、雉鳴

反求其咎。喻所求非所求。張學龍云。濟盈當濡其軌。今乃不濡其軌。是大可怪也。雉鳴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孰是大異常也。

雁雁鳴。雁九月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雁雁和聲也。按雁本鳥名。卽雁渠也。其鳴和。故謂和鳴爲雁。雁鳥名。字本作雁。鹽鐵論作所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雁。陽鳥也。夜宿洲中。鴻在內。雁在外。逐更驚。逐驚。與人之捕已。埤雅云。雁行斜步。側身一名朱。馬。音朱。鳥之類。與。雅翼云。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呂覽云。仲秋候雁。來。季秋候雁。來。其子羽。翼。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天

得新未及之故。周書云。白露之日鴻雁來。鴻雁不來。九月未過。周禮。迎人。青。叛。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慎。至。周禮。六。賁。大。夫。執。鴈。其。如。時。昏。禮。注。云。取。其。順。陰。陽。往。來。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正義。云。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舜。典。曰。二。生。注。納。羔。鴈。也。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川。鴈。親。迎。雖。用。鴈。非。斯。時。則。此。鴈。不。兼。親。迎。旭。毛。傳。云。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昏。禮。親。迎。以。昏。而。自。新。采。至。請。期。皆。用。旦。郝。敬。云。費。用。和。鳴。之。鴈。貴。從。陽。也。行。禮。以。旭。日。始。旦。貴。正。始。也。歸。妻。箋。云。使。之。來。歸。于。已。迨。及。也。泮。放。也。漆。而。箋。云。仲。亦。之。時。冰。

始。散。其。水。漚。漚。然。言。古。人。之。于。昏。姻。凡。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奠。雁。之。鴈。用。旭。日。之。旦。焉。則。士。如。歸。妻。于。冰。泮。迨。冰。未。泮。時。先。舉。此。禮。矣。輔。廣。云。此。章。言。昏。姻。之。常。理。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此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須。通。作。頭。說。文。云。待。也。言。招。招。然。號。召。人。者。舟。子。招。人。以。渡。也。招。斯。涉。之。耳。乃。有。時。人。涉。而。我。獨。否。人。涉。我。否。者。非。不。欲。濟。也。須。我。友。同。舟。耳。况。合。二。姓。爲。配。匹。可。苟。從。乎。朱。公。遷。云。一。章。言。事。適。其。可。爲。宜。二。章。言。物。反。其。常。爲。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天

怪。三。章。言。古。禮。不。可。恃。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徐。常。吉。云。通。篇。皆。微。詞。隱。諷。未。嘗。明。指。其。失。卽。說。正。意。處。特。陳。古。義。未。嘗。一。及。今。事。蓋。男。女。之。際。有。難。顯。言。此。風。人。溫。厚。之。旨。

苑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

婦人爲夫所棄。叙其悲怨之情。序云。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朱子云。詩中不見化其上之意。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苢。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此也此章上下各一喻而意實相承見夫婦宜和而不和者以悅色忘德故也此泛論常理以發端即末二句亦不粘著棄婦身上習習和舒貌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穀之言教以陰以雨言陰而雨也爾勉勉強也徐光啓云爾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對毛傳云須也陸璣云對莫青周禮醴人將醴道鹿麋非毛傳云芴也陸璣云非似芴莖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爲茹亦可作葵南川謂之芴河內謂之宿菜下體根也箋云此二菜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三

惡時升棄其棄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美譽也德音汎說亦不外下章勤勞治家之意莫違是前後不肯意同死猶言偕老也言陰陽既和雨澤乃降天道如此人事亦然爲夫婦者當勉以同心不宜至于有怨如采芴非者不可以根之惡所棄其莖之美但德音莫違可與偕老矣可因色衰而棄之乎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艱離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此也上言本望與夫偕老此乃述其見棄遲徐行

也連猶背也最毛傳云門內也呂祖謙云韓愈說瘧鬼

詩白石爲門蓋蓋以爲門闔胡根補也茶爾雅云苦菜月令孟夏苦菜秀本草一名選一名遊冬顏之推云茶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謂濡而豚包苦用苦菜是也詩緝云經有三茶一曰苦菜此詩及采苓解之茶是也二曰委葉良邦以蔣茶夢之茶也三曰英茶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茶是也鴈鴒子所採茶傳云荑苳疏云龍之秀穗亦英茶之類齊甘菜通志云蔣之菜甚小自生園圃實曰荑沈荳蒟云冬春開白花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三

月令孟夏薺草死之薺離騷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此以茶之甘甚已之苦不必以正意相形說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被棄行路遲遲不進蓋足欲前而心不忍心與足相背故也而夫之送我則止于門內倚亦忍矣人皆言茶苦以我視之誰謂茶苦其甘如薺也我若如此而大方且宴樂新昏如兄弟之既翁若樂何懸絕耶

淫以謂濁混其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適我梁母登我笱我躬不閱適恤我後

此也淫水名周官云雍州其川涇渭書云涇屬渭涇治

干涸水入漢書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關中記云涇與渭
洛爲關中三川與渭源流澆澆澆爲關中八水初學
記云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潼
津入于河按涇水出陝西平涼府鎮原縣西斧頭山至
涇州又東南至西安府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
縣入渭渭書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合于澧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周官云雍州其浸渭洛按渭水源出陝西臨
洮府渭源縣鳥鼠山流經鞏昌府秦州鳳翔府寶雞縣
入西安府武功縣北與平縣南至咸陽縣界豐水南來
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與涇水合于高陵東至華陰縣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三

界入河呂祖謙云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
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毛傳云
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正義云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
水濁此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混說文云水清
見底也汙水渚也屑潔以與也毋箋云諭禁新昏也逝
之也我正義云已所自專之詞梁魚梁爾雅疏云以土
石爲隄障絕水者名梁周禮敝人掌以時敝爲梁也水
爲梁其室以王制云頒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笱說文
云曲竹捕魚笱也程大昌云以竹爲器設逆於其口
魚可入不可出也發笱謂發取已獲之魚也蘇轍云梁

笱皆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
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難將輕用之我雖見
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梁笱指治家言即
下章所言者是閔毛傳云容也說文云其數于門中也
遲取恤憂也言彼涇渭合流涇之濁以渭清而益見然
別出之清猶有清處但以爾安于新昏不以我爲潔而
與之矣梁我梁也笱我笱也尙其毋逝梁發笱耗人成
業哉然此乃去後事也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去後之
事其逝其發吾烏得而禁之

詩經廣大全 卷三

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與也此章陳其昔日勤勞之事方游也泳潛行水中游
浮行水上也有亡正義云謂于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
物深淺與有亡方舟泳游與勉求以濟水者不論深淺
期于必濟與治家者不計有無期于必成箋云言君子
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匍匐箋云言盡力也正義云
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屢似之救之正義云
謂營護喪事若有周贈也吳瑞登云沒則周其急葬則
助其事所謂匍匐救之程子云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
賻其隣里鄰黨莫不盡其道也顧起元云治家睦隣皆

就相夫說而睦隣又治家中餘事見其無所不盡心也
不我能備反以我爲僇既阻我爲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
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于毒

賦也篇毛傳云養也阻猶拒也我德即上章所言勤勞
家事周恤鄰里皆是程子云凡人所以惜而不知其善
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賈說文云坐賣售也此日賈
售廣韻注云物出手也昔前日也育養也與下文既生
既有皆以生理言商書所謂生是也鞠窮也毒謂藥
物言我十家勤勞如此女不我養反以我爲仇讐惟
其有心阻我雖善不錄如賈百貨具陳終不見售矣思

詩經廣大全 卷三

書

昔與爾治生惟恐生理窮同至顛覆今既遂其生而
得所養矣乃比我于毒而棄之乎後天錫云毒藥攻病
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垂絕之時藉以祛鋼疾而生即
棄去故曰比于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詒
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興也旨美蓄積也箋云蓄聚美菜御冬以禦冬月乏無
時也篇中凡言宴爾者三蓋所怨在此故不覺接續言
之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鄒忠胤云賦
就有七出之條而又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後富

者谷風之良婦未知何以見棄今觀其詩則其食貧操
作艱阻亦既備嘗矣而比于于毒以我御窮此所謂富
易妻者耶朱公遷云物可棄陳而取新夫婦不可圖新
而厭舊此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與沈武貌憤怒色也始
遺肄勞也箋云君子沈沈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
我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此治肄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
勞苦令彼不能而藉口棄之也堅息也曾不念昔者我
之來息時亦嘗如兄如弟何一旦至此薄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臺

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出 箋云寓寄也黎侯
爲狄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
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郊特牲曰寓公羅泌路史云
黎子姓侯爵文王所拔者與紂都接杜預左傳注黎
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黃氏云今潞州上黨黎城
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按潞州屬山西上黨縣今省
入州壺關黎城二縣並屬潞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箋云發聲也微猶衰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
言有沾濡之辱而無所庇覆猶言越在草莽也言失國

寄寓衰微甚矣胡不歸爲興復之計我若非君之故胡爲處此中露乎正義云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言我若非君何爲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猶言辱在泥塗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

黎之臣子久寓于衛傷衛之不見救也序云責衛

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箋云衛康叔侯爵今

詩經廣大全卷三

美

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

侯九伯侯爲牧也

旄丘之葛今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與也旄丘爾雅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也

釋名云如馬舉頭垂髦也一統志旄丘在大名府開州城北誕毛傳云開也呂祖謙云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

長其節闢而疎叔伯指衛諸臣不敢斥其辭也黎臣久

寓于衛時物變矣因所見而曰旄丘之葛何節之疎闢也衛之叔伯何多日而不見救也以兩何字相呼爲興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久自寓衛以至今日言以他故也言衛之叔伯何其安處不動必約與國而後發也何其遲久不來必有他故不得來也兩設疑端便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遑啓居不俟終日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今靡所與同

賦也狐說文云狽也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

小前大後死則首丘爾雅云形如黃狗鼻尖尾大狐之類猶雅稱三種大抵類類頭足小別北征記云河冰

厚數丈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聽水無聲乃過裘說文云皮衣也周禮司裘掌爲大裘服以祀

詩經廣大全卷三

美

天示以其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良善也中秋爲獻

用王乃行羽物以羽物爲季冬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

王所服功裘卿大夫所服裘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王

藻云裘裘不入公門裘裘不入公門又云惟君黼裘以

善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賜之君之右虎

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裘玄衿衣以

賜之麋裘青衿裘綬衣以賜之羔裘豹飾縞衣以賜之

狐裘黃衣以賜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

賜不文飾也不賜裘之賜也見去美也服之襲也充美

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弔盡飾也是故尸襲執玉

處襲無事則務弗敢先也。又云童子不裘不自五經裏義云古者若裘于內而以綰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表覆衣謂之褻褻之言露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褻大裘不褻反本肯其質也。狐裘朱子云大夫狐裘按狐裘有三錦。一狐裘天子之朝服諸侯于天子之朝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得服之。黃衣狐裘。祭後服先祖之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祭報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時有黃衣狐裘大蜡

詩經廣大全卷上

美

則皮弁素服狐青裘所施禮無明說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為大夫士也。論語稱狐貉之厚以居狐青裘必卿大夫之燕服矣。都人士狐裘黃黃則庶人亦服黃狐裘先儒以為不湯象戎左傳作虎肆杜注云亂貌朱子云言敝也匪車不東時黎侯寓衛之西故云然言今我客久狐裘且敝矣豈我不乘車東告子女但叔伯諸臣莫與我同心雖告無益耳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克耳

賦也瑣通作貨說文以為貝聲也字從小因借為細小之義尾說文云微也瑣尾卽形容流離之狀流離漂散

也言瑣細而不能自振尾末而不能自支者是我黎君臣播越羈旅流離之子也亦深可憐矣一說毛傳云瑣尾少好貌流離鳥也爾雅云鳥少美長麗為鶉鶉陸璣云流離泉也其子長大還食其母埤雅云泉食母破獵食父舊說泉食母始飛蘇敬云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衰貌克耳塞耳也箋云言衛之諸臣夷然如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李穆云衛不收黎非惟失睦隣之道抑亦啓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

詩經廣大全卷上

美

救之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鹿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

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作此

序云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簡易是正訓不恭之意斷之也

劉會孟云簡兮簡兮但川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

將字可見將箋云且也顧起元云是將然之將萬舞毛

傳云以干羽爲萬舞按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文用羽
簫武用干戚故武舞名千舞文舞名簫舞亦名羽舞春
秋宣八年昔萬入去簫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
于二舞中去其有聲者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簫舞
封言失之矣左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
也習戎備也蓋謂萬舞之中有武舞焉非專以萬舞爲
武舞也左傳衆仲云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周禮大司樂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前帝大威大啓大夏

詩經廣大全 卷三

甲

大夏樂大武武王此六者謂之大舞雲門之舞國丘
奏之咸池之舞方丘奏之九桴之舞宗廟奏之若內則
言成童舞象左傳季札見象箏南簫象箏武舞南簫
文舞皆文王之樂不列六舞之內又樂師教國子小舞
凡舞有敔舞敔象五采有羽舞之形如敔有皇舞
五采羽舞有旄舞旄牛尾有干舞兵有文王世子
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升下學之士必時春夏學干戈
武舞于陽氣發也秋冬學羽簫文舞于陰氣發也皆于
東序學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今詩爲節而舞成
童十五舞象詩二十而冠舞大夏武樂情者明堂位

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昆而舞大武皮弁素裳
褐而舞大夏樂記云鐘鼓管磬羽簫干戚樂之器也周
仲俯仰縱位相連縱者行兆位外也舒疾樂之文也又云
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其治民勞者其
舞行緩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綏短故觀其舞知其德
聞其謚知其行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
前上者前則上矣言吾無職守之勞也但覺簡易逸豫
今舞文武之舞于日中之時在舞位之前行而處誰不
見我所畏也

頌人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詩經廣大全 卷三

甲

賦也碩大也以體貌言僕僕大貌堂下至門謂之庭虎
爾雅云應白虎應黑虎方言云江淮南楚謂之李耳
或謂之於應結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通卦驗云立秋
虎始嘯月令云仲冬虎始交雅翼云虎性至猛烈雖遭
逐猶徘徊顧步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舍之子生三日
卽有食牛之氣轡轡也傳之爲飾有銜勒鑣羈轡之
類銜在口中勒絡其頭轡在口旁羈所以持制之轡繫
之使不得出羈限轡亦曰轡音韁控制之義爾雅云鑣
謂之轡馬轡載轡謂之轡轡轡上轡轡上轡轡謂之華
組說文云綬屬禮記疏云組綢俱爲條也皇氏云薄淵

爲組、似繩者爲綯、和組、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御柔如組矣、言我以頌人之僕、僕處公庭之上、舞萬舞之舞世、群善舞如我者、且有力如虎、能御馬之善、欲若則若、欲控則控、如組之柔焉、又孰如我能御乎、

左手執箏、右手執瑟、赫如濕薪、公言錫爵

賦也、箏、釋文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郭璞云、似笛而小、樂書云、箏如笛而三孔、伊耆氏用葦、後世以竹、易之、律度所生、陰陽合焉、所以通中聲也、毛傳以爲六孔、廣雅以爲七孔、按爾雅、箏有三種、大箏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者葑、其七孔六孔三孔之異乎、正義云、箏雖吹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舞時與羽並執、乘持也、釋文云、山雉尾長者乘翟、謂持翟雉之羽而舞、朱子云、執箏乘翟者、文舞也、樂書云、箏所以爲聲、翟所以爲容、聲由陽來、故執箏于左、左陽也、容自陰作、故乘翟于右、右陰也、赫、通作絕、說文云、大赤也、濕、毛傳云、厚漬也、赫、說文云、赤土也、于盧賦其土、則丹青赫、赫如濕薪、言其顏色之充盛也、正義云、渥者浸潤之名、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此顏色之渥、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公君也、言謂命也、錫爵、毛傳云、祭有舛、俎胞翟、開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朱子則云、卽饌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按

錫爵樂工其禮有二、一則祭統祭末有舛翟之禮、祭統

云、祭有舛、俎胞翟、開寺者、惠下之道也、士入翟、俎胞翟、開寺者、惠下之道也、按此界在祭之末、惠以五升之散、若夫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醴、爵獻夫人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界不在獻士之內也、一則儀禮有君燕臣而獻工之禮、獻工之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俱有之、臣爲賓、公命宰夫爲主人、樂賓升歌、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樂、主人洗升獻工、一人拜、不與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鄉射于作階上、燕禮大射于西階上、薦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脯醢使人相饗、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辨有脯醢、不祭工不辭洗、筮入、主人獻之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筮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惟大射不獻筮、畧下樂也、按毛氏以此詩公庭爲宗廟、故引舛翟、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言當燕飲時、我以文舞入、奏左箏右翟、未技得伸而志得氣舒、顏色充盛、赫如厚漬之緒、斯時公行獻工之禮、錫我以爵、拜受立飲、覺有餘榮焉、朱子云、以頌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

世不恭之意也。輔廣云：于其所不足爲而姑爲之，于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此章上四句興，所思有其人，下嘆其遠而難見也。榛，木名。本作業。陸璣云：桌，屬其子小似杼子，表皮黑，味如棗。周禮：遵人饋食之，遵其實榛。左傳云：女賁榛栗棗。脩，隰，尙書傳云：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濕也。苓，草名，亦作薺。爾雅云：薺，大苦。郭璞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本草云：解百藥毒，安和。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器

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國老。山榛，隰苓，卽山隰之有所產，興已之有所思。西方，指西周也。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言山則有榛，隰則有苓，我所事雖微，所思則西方美人，然豈得見乎？彼美人兮，爲西方之人兮，生不同方，徒使我萬舞錫爵之餘，西向而神馳也。不曰君而曰美人，不曰時遠而曰地遠，皆託言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泉水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禮諸侯之女嫁于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父母殯，則使大夫寧于兄弟。此詩衛女既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見，非真欲歸而謀之人也。徐光啓云：夫子存泉水載馳之詩，而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則備記諸春秋，勸戒昭然矣。

之謀

興也。泉水始出貌。泉水，呂祖謙云：卽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廣輿記云：百門泉出蘇門山，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卽末章肥泉，竹竿所謂泉源是也。一統志：泉源在頓丘。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器

丘右城東北頓丘城在大名府清豐縣西南。淇，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一統志：淇水源出林縣林慮山中，綿歷大行而東，至大名府滑縣枋頭東流入衛河。懷思，念也。靡無也。嬈，好貌。諸嬈，謂姪嬈也。聊且畧之詞。言茲彼泉水亦流入于淇，衛水則流衛地矣。我爲衛人有懷于衛，靡日而不思也。于是卽諸嬈而謀歸，衛焉義之可，否固顧之一決矣。下兩章正其所謀者。

出宿于泂，飲饌于禚。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此章言來嫁之事，而疑其不可歸，以爲謀也。泂，禚，

二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地也。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禹貢云：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一統志：濟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三里，源發王屋山下，既見而伏，復出于北，有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南入黃河。過黃河之南，溢而為榮，往東若斷若續，或伏或見，而入于海。一統志：大福溝在兗州府曹州界內，詩飲餞于齔，卽此今淤塞，棧送行飲酒也。朱子云：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後行也。按古者方有事于道，祭道之神曰饗，生民云：

取饗以饗是也。饗祭又名祖，孟民韓奕皆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先轅而後飲餞，有行謂嫁也。姑爾雅云：父之姊妹為姑，姊妹女兄也。諸姑伯姊，朱子云：卽所謂諸姬也。劉璣云：夫人之嫁，必有姪婦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婦，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婦，又謂諸姑伯姊卽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姊妹輩行者乎？言謀之云：何方我來，嫁出宿于涉，飲餞于福矣。女子歸于夫家，固已遠，父母兄弟而情少殺，況父母既終，則父母之情既盡，而于兄弟則有嫌，是以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而未敢卽歸焉。

出宿于千，飲餞于言，載脂載華，還車言邁，過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此章言歸衛之事，而疑其不可歸，以為謀也。千言二地名，皆通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千山，言山卽柏人縣，在今爲順德府唐山縣。古邢國也。脂內則注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脂內則通。華，說文云：車軸

尚楚也。亦作松，釋文云：車軸頭金也。車不駕則脫軸頭之華，將行乃設之。禮書云：輅以青轂，輅以制軸，二者皆金爲之。淮南子云：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輅。

嚴粲云：讀詩者但以載脂載華爲以脂膏塗其華，而載字不分明，載脂謂未設華時，先以脂膏塗其華，其用在脂載華，謂塗華既畢，乃設華于車，其用在華，故毛氏云：脂華其車，以二事言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還疾臻至也。取朱子云：取何古音相近通用，言使今得望衛而歸，則出宿于千，飲餞于言矣。脂華還車至衛疾矣。然于義得毋有害乎？諸姑伯姊以爲何如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卽首章泉水，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日肥泉。

茲積如滋、益也、永歎、長太息也、人慨歎則息大而長、須
衛邑名、地理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一統志、須城廢
縣在兗州府東平州大名府志、須城在楚丘東南二十
八里、滑衛邑見、擊鼓、悠悠思之長也、具車馬曰駕、或以
爲發語、詞者非出遊、卽歸衛也、寫除也、言義誠有害衛
不果歸矣、令我思衛水而永歎思衛邑而心悠也、安得
駕言出遊于彼以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脂君不得其志、故作此詩、序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吳

云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

比也自從也正義云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
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朱子云因出
北門而賦以自比比意勿露忠臣不欲明言故以爲比
耳殷殷憂也終者自始至今之謂窶說文云無禮居也
徐錯云階昨升降所以行禮貧無禮故先見于屋室首
二句是處亂世事脂君正意窶貧二句是于事脂君內
抽出言之已焉哉以下通承四句非單承窶貧言我出

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我心殷殷然憂遭逢之不偶又
且窶而無以爲禮貧而無以自給莫有知我艱難而少
恤之者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時我但
當盡力而已知復奈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堦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謂奉命于王之事如征伐聘問之類適之也
是來到身上政事謂本國之政事如錢穀兵刑之類一
猶皆也堦說文云增也堦益猶言輻輳室人家入也謫
責也謂責其貧不能相養言奉命王所之事既適我矣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吳

本國政事又一切增益叢集于我爲臣周應盡瘁然身
獨事衆何以堪之且窶貧又甚入而室人交謫謂我知
有朝而不知有室也

王事教我政事一堦迫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我已焉
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推沮也輔廣云推謂推折沮抑
之又甚于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

賢者欲去亂也序云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

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程子云、考詩之詞、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于禍患者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勢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也程子云、以北風之殺害萬物爲此涼寒氣也、雪盛貌、朱子云、北風雨雪、以北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惠愛也行去也、虛寬貌、邪爾雅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詞、言北風寒雨雪盛非太和之象、我欲與惠而好我者攜手同去而避之、然是去向可寬徐乎、彼禍亂之迫已甚矣、去不可不速在言外、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辛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也、喑疾聲也、霏霏雨雪分散之狀、謝枋得云、北風怒而有聲、不止于涼矣、雨雪霏霏而害、不止于勞矣、皆禍害愈惡也、歸歸家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也、狐似犬赤色、見旄丘、烏名黑色、其字象形、林罕云、全象鳥形、但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烏、小而

腹下白不反哺者雅烏、白項羣飛者燕烏、俞經云、慈烏

反哺、白腹烏不群、爾雅則曰、慈烏、巨喙烏、善營、哀烏、吟、夜言、孤烏不群之物也、今所見皆不群、無有赤而非狐者、無有黑而非烏者、則國將危亡、可以去矣、同行同歸、同車、只變文叶韻、非貴賤之說、楊守勛云、北門之埤益、委任之臣也、不可去而去之、則爲不忠、北風之攜手、疏遠之臣也、可以去而不去、則爲不智、在易之變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明夷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時事不同、其義各當、未可以優劣論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聖

靜女

淫奔期會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閒雅之意、淫奔可醜、而曰靜女、愛而不知其惡也、姝美色也、俟通作埃、待也、隅說文云、隅也、城隅、幽僻之處、搔首、伸首、長望貌、踟躕、踟躕也、言閒雅之女其美色、姝然相期、俟我於城隅、我故赴其約、乃愛之、而不得、即見搔首、長望且行且止、爲之踟躕然、

靜女其嬈嬈我形管管有煒說得女美

賦也、嬈好貌、亦言其色、嬈嬈、也、形、赤色、形管、朱子云、

未詳何物、歐陽脩云、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形是色之美者、煒赤貌、女即靜女、言未幾靜女至矣、見其變然而好、且解所佩彤管、貽我其色、煒然吾視彤管、又悅憚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荇、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賦也、自從也、牧爾雅云、郊外謂之牧、言可放、歸猶貽也、荇茅之始生者、茅本潔白之物、而荇又其始生者、歸荇、是此女偶以爲戲、而男子以爲貽耳、非真以此貽也、洵信也、女指荇、言由是相與翱翔野外、靜女歸我、以荇是荇、洵美且異、然非此荇之美、特以美人之貽耳。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奎

靜女三章章四句

錫朱子以此爲淫詩、但彤管爲筆、相傳已久、定九年

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注、女史記事、規訪之所、執則序說不可不存也、序云、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蓋君無道、故外無防閑、夫人無德、故內多醜行、詩人不欲直斥、托思靜女以爲刺、靜女其德、妹贊其色、城隅以言高不可踰、城隅高、于城隅九難、靜女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我愛之、欲爲君之配、而不得見、搔首踟躕、然次章彤管筆赤管也、古今注、史官記事、以毛傳云、古后夫人必彤管、取赤心記事也。

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

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璽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按周禮、女史、女奴、曉入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官、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言靜女美好、動則女史自隨、彤管記過、假以貽我、我嘉彤管之煒然、喜其成女之美也、三章言郊外有荇、美人設持以歸我、柔潔可美、與衆卉異、然豈荇美、以贈荇之人清潔如荇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三

奎

新臺

衛宣公爲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作此以刺之、左傳初、衛宣公名伋、莊公庶子、伋娶于夷姜、夷姜生急、急子屬、諸布公子、職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姜、卽此事也、服虔云、上淫曰烝、烝、淫也、建上旁淫曰通、淫、親屬之妻曰報、之妻曰報、按宣公以桓王二年卽位、實魯隱公之五年、史載伋爭死事、在宣公十八年、計其納宣姜、當在初卽位時。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遂條不鮮。

賦也、陳推云、新臺者、舊無此臺也、謂賦禮記、自公始也、不作臺名、說文作玆、云玉色鮮也、毛傳云、鮮明貌、淵淵盛貌、蘇轍云、國人疾宣公而難言之、故但譏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安婉順也、謂安順于名理也、箋云、謂侯也、遂條不能俯者、疾之隱者也、蓋遂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綴以為圓、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以名此矣、謂彷彿得云、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鮮少也、言公作新臺、泚然鮮明、在于河水淵淵之處、以要齊女、為昏齊女、本求燕婉之匹、豈意世固不乏遂條者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豳

新臺有酒、河水洿洿、燕婉之求、遂條不殤。

賦也、酒、毛傳云、高峻也、洿洿、毛傳云、平地也、蓋謂水盛與地平也、殤、絕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厥施。

與也、鴻、鴈之大者、博物志云、鴻鴈大畧相似、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鵲、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鴈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鴈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三異也、離、易云、麗也、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所得非所求也、魚與鴈、鴻與宣公、厥施不能仰者、亦麗疾也、晉語云、遂條不可使僂、厥施不可使仰、

季本云、遂條、鮑鮒之疾、厥施、耽背之疾、蓋衛晉以舅為君、初至新臺時、則以尊卑、外為尊大之態、如遂條然、其後見齊女有未順者、則俯而求之、極其卑屈、如厥施矣、故衛人形容其情狀如此、李傳云、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驅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齊為賊所殺、惠公奔齊、子懿公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驪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喪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 卷三

豳

二子乘舟

思伋齊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毛傳云、宣公為伋取于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惠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稱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日、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也、洪邁云、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孫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仰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終、

彼要而奪之、又生壽朋、已能同母諸兄、又能代為使、
趙境、非十歲兒所能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
此決無之事、第忠胤駁之云、夷姜圖莊公、委而衛宣
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洪氏殆考之未悉也、莊卒而
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
其春桓為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
冬立、然則晉之添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
世、及宣即位、計伋年且長、四以為世子、斯臺之築、距
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朋、或已衰弱冠、
壽之能代兄使、而朝之能同母兄、固無足怪、

詩經廣大全 卷三

栗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汎汎
其景、是渡河之時、舟影汎汎然隨波上下也、願、毛傳云、
每也、言謂詞養養猶漾漾、毛傳云、憂不知所定、言二子
乘舟渡河汎汎其景矣、以爾儲位之重、不承顏官闕、乃
汎汎渡海、使我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然靡定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遠往也、汎汎其逝、言見其去、未見其歸也、不瑕、疑
詞、輔廣云、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于義、此
所謂害者、害其身、陳揆云、二子之死、明矣、猶為疑詞、而

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朱子云、畢竟假借
使宣公無殺子之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
也、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
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若宣公之過、亦以見二
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
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所以為法
于天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 卷三

毛

詩經廣大全卷三終

鄘

正義云王肅服虔以鄘在紂都之西、孫氏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明矣、一統志、鄘城在河南衛輝府城東北一十三里、餘詳鄘柏舟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以自誓、按衛世子釐侯世子也、共姜伯名餘、共其諡也、共姜齊武公之女、婦人從夫諡也、史記載釐侯四十二年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

十

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遂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司馬貞云、和殺共伯代立、此說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鷹鷂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自營、至于沒身、謂之胤聖、若武公欲兄代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汎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二

與也、中河、河中、也、舟不去水、猶婦不可他適也、髮、髮垂貌、兩髦、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并總拂髦、冠綰纓、又云、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注、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按所云髦者、所遺髮也、生子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髻、否則男左女右、夾音信頭曰角、兩髻也、午達曰髻、三髻也、喪大記云、小飲主人脫髦、注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垂著兩邊、明人之事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左傳云、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禮世子昧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汎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與也季本云相舟在河側則有畔岸特毛傳云匹也朱子云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猶治之謂亂也惡惡之匿于心者一念邪思亦皆死靡發可見其貞固不渝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將有茨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詩人刺之序云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左閔二年云初惠公之卽位也少壯而齊人使昭伯宣公之兄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

詩經廣大全 卷四

三

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與也茨爾雅云蒺藜也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博物志云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之苦樂善惡可乎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早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歲欲瘳瘳說文云樂也从土从帝會意菁說文云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菁之言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闕內隱奧之處也中菁之言若

云閨門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言牆茨不可埽內言不可道所可道者皆醜惡之言所以不可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與也襄毛傳云除也詳增韻云語備也言之長者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與也束束而去之讀誦言也辱嚴粲云言之自辱不欲汚口舌也真德秀云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于經何也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四

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于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

刺宣姜也

君子偕老則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凡婦人稱夫爲君子偕俱也偕老正義

云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于老也。副祭服之首飾，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鄭玄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祭執日君卷見立于阼，夫人副綈立于東房，是也。編，編列他髮為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髦服之以見王。弁，三禮圖云：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天官追師追衡弁，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弁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弁卷髮者，夏官弁師王與諸侯皆玉弁，曲禮云：女子許嫁，弁而字，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名物疏云：笄，今之簪也。男子冠弁，冠皆得為之，婦人十五而笄，則亦常飾耳。惟玉弁為后夫人之盛飾，所以配三翟，內外命婦服鞠衣，展衣祿衣者，俱不得用，喪服傳曰：吉弁者象弁也，則卿大夫士及其妻，或皆用象與？若桑弁，簡弁，榛弁，則喪服所用，或當無貴賤一也。此詩毛傳云：弁，衡弁，蓋聯引追師追衡弁之文，以見弁之為玉也。衡弁二物，衡垂于當耳，弁橫于頭上，朱子誤以衡弁為一云。弁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此乃釋衡，非釋弁也。卿毛傳云：笄，飾箋云：卿之言加也。朱子云：以玉加于笄而

為飾也。正義云：言六翟必飾之，有六委委他，其意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柔順也。上句言祭服，則此二句當是言其祭時之容。象服，法度之服也。卽應副弁，宜稱也。子謂夫人也。淑善也。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服副弁之盛服而有委他山河之度，始與象服相宜。有如子而不淑，謂此象服何哉？蓋借其不稱也。境今玼兮，其之翟也。髮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象之瑱也。揚且之皆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玼，鮮盛貌。翟，祭服也。翟，本山雉尾長者，取以為衣名。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律作衣，榆，同。玼，同。玼，同。狄，鞠衣。展衣，祿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按置搖翟，皆雉名。律衣畫，揄狄畫，揄則刻，繪為翟形而不畫，律衣從王祭先王之服，色玄，揄翟從祭先公服，色青，圓翟祭羣小祀服，色赤，此三翟皆祭服也。王之吉服有九章，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鞠衣黃，桑服也。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是也。展，玉藻作翟，說文作襄，云丹綬衣也。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蓋后雖與王敵體，大尊妻卑

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于王后助王灌享賓客
則后有見賓客之禮皆服展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色
黑此后六服也素紗白縹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縹爲裏
使之張顯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
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
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祿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則翟
以下侯伯之夫人榆狄子男之夫人亦翟翟唯二王後
祿衣賈公彥云上公夫人得祿衣以下至祿衣侯伯夫
人得榆狄以下子男夫人得翟翟以下並翟并綃衣以
燕居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位云

詩經廣大全

卷四

七

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人禘衣是也此詩翟謂
榆翟謂翟也與上章言則皆祭服賈說文云髮制也毛
傳云黑髮也二義兼之以下日如雲言多而美也肩潔
也翟周禮注作翟說文云髮也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
左哀十七年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兒之以爲呂
姜嬖是也即前所云次三翟服謂物衣展衣服編祿衣
服次者燕居則王后夫人同編并翟而已六尺以飾髮
并者所以安髮者也不用翟者宜美髮美無資于髮而
既美其本又飾其末不用翟者宜美髮美無資于髮而
用之也與燕居也以玉爲之亦曰充耳耳官弁師王與
諸侯皆玉與象象骨也飾所以飾髮也正義云以象

骨爲首因以爲飾郝敬云即今釵也揚毛傳云眉上廣
也徐光啓云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且語助辭舊說
文云人色白也从白折聲胡然驚意帝禮記疏云據其
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是
也言如是服飾如是容貌見者誰不驚曰胡然而天帝
之祿乃見人世也

璫今璫今其之展也象彼綃絲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展如之人今邦之媛也

賦也璫亦鮮盛貌展展衣許上章以禮見于君及見賓
客之服也象覆也綃絲毛傳云絲之靡者箋云絲之展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八

感者正義云絲以爲爲之精曰絲纁曰絲其精尤細靡
者揚也言細而後揚也象彼綃絲謂以展衣覆彼綃絲
之上也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綃絲繼祥朱子云束縛意
當暑服綃絲加展衣于上以示敎束清視清明也揚見
上章顏毛傳云顏角豐滿按顏頤曰顏毛傳顏角豐滿
者非正解顏字也以詩文畧補之展誠也美女曰媛言
以是容而兼是服誠如此人其美媛乃一邦之選也黃
佐云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義其無母一國之德也嚴
粲云此詩唯述服飾之盛容貌之美不及淫亂但中間
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其人作此。序云。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敗散民流。而不可止。按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序于樂記。偶用其語。而朱子遂謂桑間即此篇。攷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聲。武王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夜聞水中有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

詩經廣大全 卷四 九

得此必于桑間濮上乎。濮水之上地有桑。然則桑間濮上之音。謂紂樂也。與此詩無涉。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爰于也。唐爾雅云。唐桑。女蘿。菟絲。又云。蒙王女。郭璞云。蒙即唐也。女蘿。別名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葶麻蒿上。日華子云。苗莖似黃麻。線無根。苗多附田中。草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潤開花。結子不分。明如碎黍米。粒八九月采。按毛公以爾雅云。女蘿。兔絲。故有煩者。并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草木多有同。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十

名者。兔絲。名女蘿。松蘿亦名女蘿。小雅之女蘿。正是松蘿。非兔絲也。劉彝云。采唐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也。沫。衛邑。通作妹。書酒誥云。明大命于妹邦。注。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一統志。朝歌城在大名府。滹縣西七十里。紂所都也。其南有槽丘。酒池。土人猶依約識之。孟長女也。姜。三皇紀云。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因以為姓。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韋昭云。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孟姜。笑云。列國之長女。正義云。衛朝貴族。無姜姓者。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曰。之屬。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

故得取焉。期。謂相訂限也。要。猶迎也。桑中。上官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言我采唐于沫矣。所思云誰。乃美色之孟姜。此孟姜者。與我期在于桑中。要見我于上宮。又送我于淇上。此采唐之行。相與總總。有如此者。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說文云。芒穀。秋種。厚糞。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月令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乃以是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麥秋至。石鼓以初生為春。魯廣雅云。大麥。梓也。小麥。絲也。爾雅云。有大麥。小麥。廣雅云。麥。漢書董仲舒。

云春秋他殺不書、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宿麥此也、種麥種麥、雅翼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故以為重、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備有四時之氣、古者朝事之豆有種麥、種麥、左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姬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姬、穀梁作定、然則弋、如同一姓、蓋祀女夏后氏之後、

爰采葑矣、沐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對、雙、詩也、庸、風俗通云、古川音通、國在高唐、補傳云、鄭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十一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

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衛人為魯公之言以刺之、首章刺頑、謂其上烝而不忌、次章刺姜、謂其下淫而不顧、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與也、鶉、鶉屬、鶉一名鶉、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鶉、是也、鶉、鶉木二物、但鶉爲鶉屬、而人多混爲一、埤雅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浮恣、不越橫草、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于鶉、鶉有丹白

二種、鏡上禿下、夏出秋藏、火類也、雅翼云、鶉居易、終、草伏淺草、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鶉居、段、合、尾、特禿、若衣之短結、傳稱子夏衣若懸鶉、性好閑、物小而、鶉奔奔、疆疆、箋云、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言鶉相隨、奔奔然、鶉相隨、疆疆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人之不善、曾鶉鶉之不如、而我反以爲兄也、設、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與也、疆疆、奔奔、類例成文、取叶韻耳、人謂宣姜君毛、傳云、國小君、正義云、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十一

亦得曰、君左襄九年、笙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胡安國春秋傳云、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鶉有茨、桑中鶉之奔奔、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廷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攻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歸序云刺惠公也。宣姜與桓非匹耦而相從。惠公安之不恥也。按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奔十三年復入。顧孟宣姜至生三子二女。非一日矣。猶有茨。借老不及惠公者。想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怙然相安而不知恥。故作此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罔也。若姜頑二人之惡。則久已昭著。無所用刺矣。

定之方中

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美之。

詩經廣太全 卷四

主

序云。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援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按春秋。公二年。衛懿公之九年也。冬十二月。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日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日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旌。是以其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繡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

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東徙漕邑。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孟于宣姜。不可。置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甯濟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曹。衛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奔侯使公子無虧。齊桓公于陣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采馬。祭服五稱。牛豕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倍之。

詩經廣太全 卷四

主

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車馬三十乘。季年爲魯公。二乃三百乘。正義云。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此詩蓋末年所作。

定之方中作于楚官。接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星名。北方之宿。爾雅云。營室謂之定。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孫炎云。定正也。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元命包云。營室十星。

左傳云、凡土功、水方、在正而栽、栽、猶日、至而平、方、中、昏而正中也、正義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之中、氣劉璣云、亥月昏時、定星在南方之午位、為營作之候、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追今日、又以子月昏中矣、楚丘也、左傳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地里志、齊桓公更封于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正義云、衛水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通典云、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一統志、廢衛南縣、在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衛文公自曹遷此楚宮、楚丘之宮也、箋云、謂宗廟也、揆度也、揆日、朱子云、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考工記、匠人置樂、樂、即木也、必入尺者、考量以縣、縣以景、景取正以人、繩縣于、景、日從上向下、入萬里、以縣、縣以景、景取正以人、繩縣于、作之、則四角中、繩皆用柱、則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交之、則中、國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晝參諸日中之景、日中之景、最短者也、大司夜考之極星、此以正、朝夕、朝夕、東也、西也、前已正、四方為室、箋云、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為大、居室為後、正義云、明制、有先後、別設其文也、室與宮、俱于定星中而為之、同度

日景而正之、各于其文、互舉一事耳、樹、植也、樹之以下、四營建而種植也、條、見都簡、今、栗、木名、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選、實、天官、籩人、饋食之、選、其實、栗、栗、桃、乾、榛、實、左傳云、女、貴、不過、榛、栗、栗、條、以告、皮也、大戴禮云、入、月、栗、零、內、則、云、栗、曰、撰之、撰、猶、合、數、也、榛、正、義、云、釋、木、云、榛、梓、也、郭璞曰、即、楸、也、陸機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制、皮、曰、楸、則、大、類、同、而、小、別、也、制、附、雅、云、栗、制、木、本、草、衍、義、云、制、有、四、種、白、制、可、嚼、三、杖、白、華、不、結、子、花、制、早、春、開、淡、紅、花、子、有、制、油、制、四月、開、淡、黃、小、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制、子、
今人取妙為果、即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花者、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嚴、衆、云、陸、機、言、有、青、桐、白、桐、赤、桐、中、琴、瑟者、白桐也、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花、木、考、云、凡、木、木、實而末虛、惟、制、小、枝、皆、實、堅、其、木、皆、中、虛、故、世、貴、孫、枝、實、故、絲、中、有、木、聲、也、梓、詩、義、疏、云、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為梓、蕭、炳、云、樹、似、桐、而、葉、小、花、紫、雅、翼、云、梓、為、百、木、長、屋、有、此、木、則、餘、材、不、復、復、美、細、如、著、其、長、僅、尺、冬、後、衆、落、而、美、猶、在、樹、總、總、然、卑、雅、云、木、莫、良、于、梓、故、古、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漆、本、作、泰、汁、可、暴、物、同、經、云、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櫻、子、若、牛、李、木、心

黃鈞貢云兖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地官載師云、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詳見前注、蜀本注云、漆色黑如壁、若鐵石者好、黃嫩若蜂窠者不佳、爰於也、謂此四木者、他日長大伐之、可以成琴瑟也、言我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候定星方中、乃作宗廟、順民時也、揆以日景、乃作居室、審地勢也、宮室既建、爰命種植、所樹有榛、栗為異日可供蓬實、更有椅桐梓漆為異日可為琴瑟也、新造之初、無不詳慎、如此樹之以下、見文公立園規、模事事不苟、卽一種植間、便已慮及後日之可用、非衛之琴瑟、直待此樹之成也、有謂他務未遑、先興禮樂者、

詩經廣太全

卷四

七

非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九臧、

賦也、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乃追本相土度地之初言之虛說、文云大丘也、朱子云、故城也、楚謂楚丘、堂楚丘之旁邑也、傳寅云、當是博州堂邑、按堂邑縣今屬東昌府、景山與京、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同之景同、京高丘也、徐光啓云、景山與京、與揆之以日不同、彼是正宮室之方向、此是正一國之方向、此亦用表、但非八尺之景、降下也、桑木名、觀于桑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蓋桑最宜

肥土、宜于桑、必宜于田、故以此驗之、卜毛傳云、龜曰卜、建國必卜之、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形可象者、大一玉兆、二火兆、三蓍兆、三原兆、有周之兆也、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作其辭于三、一征、二象、易曰、以制器也、其象三與、四謀、五果、六至、七雨、八霽、不疾、九國、有大貞、中貞、小貞、大卜、立君、卜可立者、卜大封、以兵征之、則視高、以龜卜、則視小、大祭、祀則視高、命龜卜之事、凡小事、涖、大遷、大師、則貞龜、外、凡族陳龜、外、凡喪事、命龜、注、凡卜法、在廟、廟門闕外、闕西南、北面有席、先

詩經廣太全

卷四

太

陳、大貞、龜、次涖、卜、次命、龜、大視、高、次作、龜、凡六節、卜、師、掌、同、龜、之、四、兆、分、為、四、卦、易、之、二、兆、一、方、光、二、功、光、三、義、光、四、弓、光、占、人、凡、卜、筮、用、君、占、體、體、其、形、大夫、占、色、其、氣、色、中、史、占、墨、墨、其、色、先、卜、人、占、折、折、旁、有、奇、異、凡、卜、筮、既、事、也、則、繫、幣、以、比、其、命、其、命、也、之事、及、先、卜、筮、其、禮、神、之、幣、而、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之、則、止、不、卜、曲、禮、云、曰、命、龜、筮、乃、曰、吉、假、曰、也、爾、泰、龜、上、之、詞、有、常、吉、曰、命、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則、止、不、行、卜、筮、不、相、襲、卜、不、吉、則、止、不、可、周、禮、闕、云、大、夫、以、上、卜、且、筮、士、則、但、筮、尊、卑、之、差、卜、云

其言兆云吉也允信誠善也卽下章民物富盛之意言未作宮室升故墟以望楚與堂覽國都之形勝也淵泉于山及高丘正國都之方面也降而觀桑陰土脈之美也人謀定矣從而卜之卜既吉乃建國焉今其終信善如卜所言也

蓋雨既零命彼佖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寒淵騷化三千

賦也上章言城市宮室至此言其政事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施政事也靈善也佖人主駕者按周禮天子至駕者有中車典路車僕等職諸侯禮亡未聞佖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尤

人何官也星見星也言語辭夙早也見星而駕所謂戴星而出也說合止也說于桑田者在勞勸之使盡力于農桑也匪直猶云不但也人指民秉持也塞充實也淵深也謝枋得云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說于桑田卽是秉心塞淵處匪直句承上起下騷夏官庾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騊六尺以上爲馬犀雅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騊田事用騊騷化三千所畜之馬七尺而化者至三千之衆言春雨既降農桑務作我公命彼佖人星言早駕說于桑以勸農稅于田以勸農然非

得于此民事操心寒淵也于政無不皆然觀牧事之盛則無一事不寒淵可知矣程大昌云凡爲人上而存心審密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之華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霜之論寒淵之義則通身由未觀本也若直曰此心可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蝦蟇

刺淫奔之詩序云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敢繼長也

詩經廣大全 卷四

辛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也蝦蟇爾雅云蟬蟬謂之蟬蟬虹也爲羣貳蜺也蜺不弁日爲蜺雲彩蜺日也白虎通云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闇者爲雌雄曰虹雖日蜺周書云清明後十日虹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虹不收蜺婦不專一爾雅云地氣還矣天氣不復于是成虹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劉會孟云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者見于野詩之托物如此女子有行二句覺之以大端也遠言當稟受戒命而後行

謂淫奔日行、父母兄弟俱不顧

則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此也。賁升也。朱子云：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

官賦：葭葦十輝，通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日葭，陰陽

段也。朱子云：二日象，如是有雲如象，三日銷，如日雲

四日監，如日雲，五日關，如日雲，六日膏，如日雲，七日彌

日而過，八日叙，如日雲，九日濟，如日雲，十日想，如日雲

也。鄭泉云：賁者，升氣也。正義云：山升氣所為，故說虹為

賁。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正義云：言朝有升氣于

西方，終朝其必有雨。名物疏云：鄭云：朝有升氣于西方

詩經大全 卷四

三

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

二說相反。據玉曆通考：經旦見于西，則為雨。暮見于東

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也。賁西者，行雨者也。孟子

曰：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以此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毛傳云：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懷思也，昏

姻，謂男女之欲信。程子云：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

也。其失守身之節，正是昧天理之正直下

蠅蝶三章章四句

相鼠

刺無禮也。序云：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

刺在位，承先君之化，則信化之道，無禮儀也。張氏云：

文公以身率下，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

齒于蠅蝶，下所趨向，係于一人如此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與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儀容也。凡舉動之可觀

者，皆是。左傳有儀，可象謂之儀。言鼠尚有皮，人可無儀

乎。此反與也。與至二句止。人既無儀，傷化敗俗，不死何

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侯

詩經大全 卷四

三

與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侯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與也。體，支體也。正義云：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

此體非獨體也，故為支體，遺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虎

美衛大夫能下賢也。序云：美好善也。衛文公臣于

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朱子云：此上三詩，小序

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于定中，載馳之問，故耳

他無所考也。然衛不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

同被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
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于憂患、死于
安樂者、序說疑亦有所本云

子子千旌在沒之郊、素絲紉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
昇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通作竿、旌以旄牛、山游經潘侯
毛各曰、旌牛尾注于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禮書云
按九旗皆有旌、而此詩次章獨以干旌為言、則此旌乃
旗之旌耳、所云九旗者、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上
則異日月為常、日月星三辰為旗、其明也三辰謂交龍
名也、日月為常、日月星三辰為旗、其明也三辰謂交龍

詩經廣大全

卷四

重

為旂一象、其下復通帛為旌、大者無帛為物、中央赤
飾其熊虎為旗、鳥華為旟、蛇為旐、蛇見人輒避之
避害也、全羽為旞、析羽為旛、全羽新羽以五及國之
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旆、大
夫士建物、師都大夫也、建旂、州里建旛、縣都建旆、州
縣都建物、建之官、道車、朝夕然出入、載旛、旛車、以田以
互約言之也、載旛、旛車、以田以互約言之也、載旛、旛車、以田以
素絲、箋云、以為綏、紉通作比、謂聯絡而密比之也、蓋結
聚旌尾縣之竿頭、須用紉以聯合之也、四之、兩服兩駟
也、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駟、姝美也、子指賢者、昇與

也、言子子然、建干設旌、大夫之等威也、今在浚邑之郊
千上之旌、以素絲紉之、四馬駕車、以載之、此為見賢而
來也、彼美賢士、何以昇之、答其來意乎、徐光啓云、下賢
一典、曠闕已久、一時例見、在詩人亦出其不意、極為賢
士慶其遭逢、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何
以上有誇美讚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賢者所告上
子子千旌在沒之都、素絲紉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
子之

賦也、旗、鳥華之旗也、考工記、鳥旗七旂、以象鵠火、蓋畫
朱鳥及隼于旂、參之上也、爾雅云、錯華鳥曰旗、孫炎云、

詩經廣大全

卷四

重

錯、置也、華、惡也、畫、急疾之鳥、于參也、正義云、旗亦有旌
旌三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旒、參、言旗則有旌、旌矣、都、毛
傳云、下邑曰都、趙岐孟子注、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周禮
都鄙注、都之所居曰都、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
所食邑、組、間次五色為之、箋云、以素絲纓縫組于旌旗
以為之飾、正義云、九旗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
以組、而此旗亦有組、則九旗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
綦組飾旌之邊是也、五之、五馬、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
位高勢重、而能降屈于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子子千旌在沒之郊、素絲紉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

之

賦也九旗中旗旌雖居其二此千旌直是旗之旌耳曲禮云武車綏旌旌者武車自威武故德車玉金象木日結旌不尚華美觀視箋云當作屬連也以素絲繫著于竿也統主旌言組主旗言視主旌言六之鄉忠風云古者天子六幣亦惟四馬四匹為乘故言車皆謂之乘又謂之乘五之六之不過極言其盛非必實有此數然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十石乃益右駟故太守稱五馬夏書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列子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路所投無差則古蓋有駕五駕六之制矣單雅又曰

詩經廣大全

卷四

壹

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又曰天子常則駕四盛則駕六

千旌三章章六句

載馳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漕邑而立戴公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孫子宣姜所生也故思歸唁其兄義不得者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使大夫問于兄弟義不得歸故賦是詩以見志也朱子云聖人錄

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事之變又云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黃佐云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歸許在道之時四章歸許將至之時總是託言徐光啓云此因制于義而不得歸故自寫其抑鬱之情與卷耳采芣一例都非實語朱子所謂自言其意也載發語詞詩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俱是乘車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四

柒

載驅傳云弔失國日唁又服虔左傳注弔生日唁衛侯戴公也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詩作于漕漕時故日言至于漕草行日賦水行日涉言衛敗廬漕我欲馳驅歸唁故驅馬在道悠悠未至而許大夫有跋涉來者得毋阻我歸乎我用是心憂矣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

賦也嘉臧皆善也爾爾許人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爾爾也止也言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情為義奪我不能旋反矣雖視爾不以

我歸爲善然宗國淪沒我思終不能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庭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且狂

賦也阿丘爾雅云偏高阿丘疏云四隅有一高而不正
在左右前後者竝通作爾爾雅云貝母也陸璣云葉似
栝櫟而細小子在根下如芋子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
也爾經云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日華
子云消痰潤心肺本草別說云能散心胸鬱結之氣善
懷多憂思也古書善字訓多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
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曾鞮云女子之于

詩經廣大全

卷四

七

懷思甚于男子行道也許春秋譜云姜姓與齊同祖堯
四岳伯夷之後也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
昌是也靈公徒葉悼公遷夷城父又居析一名許男斯
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地里志潁川
許縣故許國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一統志河南開封府
許州周爲許國尤通也衆卽許人也釋者幼禾之名凡
人物幼小皆曰穉毛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榮
也言歸既不得而思又不止我其登高采藥舒其情乎
蓋女子多憂亦各有道而許人以爲過亦穉而且狂不

知揆度者耳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其野卽許國之野芄芄盛長貌按春秋傳及史記
魯閔二年十二月狄入衛懿公死焉戴公立其明年爲
魯僖元年卽戴公元年也又明年戴公卒文公立齊桓
公封衛于楚丘衛亂始定今詩言芄芄其麥則是作于
戴公元年入夏之時也控持而告之也因因人先容也
極至也至大國也大夫卽許大夫君子者稱之也百爾
所思指上不我嘉臧言我行曠野芄芄其麥則是去冬

詩經廣大全

卷四

七

失國以來已幾閱月尙無反國之期我思控告大邦則
未知將何所因將何所至我欲歸唁誠爲此也大夫君
子無以我爲有尤縱百爾所思多方沮我不如我一往
爲愈耳奈敗涉之大夫終不我諒何哉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經廣大全卷四終

服釋名云以爵章為之謂之爵弁鹿皮為之謂之皮弁
殊章為之謂之章弁舊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
色者為之高尺二寸禮書云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
聽祭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迎牲以卜夫人世婦
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
于降國以下它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
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為者多變自然
者不易皮弁亦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
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會弁如星者箋云弁之縫
中飾之以玉璆璆而處狀似星也夏官弁師云王之皮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三

弁會中五采玉璆結也皮弁之璆中每行象即
以象其則玉弁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章弁皮弁
弁絰各以其等為之注韋弁皮弁侯伯璆飾七子男璆
飾五玉亦三采三玉有孤璆飾四三命之卿璆飾三再
命之大夫璆飾二玉亦二采正義云武公本畿外諸侯
人相于周自以木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璆飾七黃佐
云此二句只依本文說發出尊嚴意見他人皆以石以
玉無如我侯之尊嚴也注中德之稱即此是觀而見其
三字可知其下四句遂言其德之著于外而人不能忘
耳劉氏以服飾尊嚴為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為釋

下四句非集傳意

瞻彼淇奧綠竹如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
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典也簍釋器云簍謂之第第植弓云華而曉大夫之簍
如簍朱子云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凌濛初云簍
竹所為也即以既比之竹形容在林之竹萬時華云簍
猶興其進取青青典其尊嚴如簍典其成就言有次第
而意無淺深金說文云五色金黃為之長久蘊不生云
百鍊不輕從韋不達西方之行尚書云揚州厥貢惟金
三品金銀銅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多錫為下齊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四

圭圭也治氏執上齊少錫為上齊圭也見氏為聲之屬
氏為量也段氏為錘錘之屬桃氏為刃刃之屬錫
說文云銀鉛之間也徐鍇云銀色而鉛質也圭說文云
瑞玉也上圓下方以封諸侯璧說文云瑞玉圓也瑱半
璧也瑗大孔璧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宜肉音侯倍
好孔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白虎通
云方中圓外曰璧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周禮大宗伯以
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為公執桓
圭鎮圭謂之桓官室之象所以侯執信圭圭伯執躬
圭主其上也以瑞為飾長九寸圭主其上也以瑞為飾長九寸
圭主其上也以瑞為飾長九寸圭主其上也以瑞為飾長九寸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五

詩經大全

卷五

六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

美隱士也。一章言志堅、二章言願足、三章言樂深。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考察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祭聲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山夾水
日。淵。頌人大德之人。寬廣也。寬及下章。邁輪。皆以附次
言。獨寐寤言者。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也。後放此。永
長矢誓。謾忘也。言成其隱室。在彼淵谷者。頌人之超然
物外。寬廣自樂也。彼且獨寐寤言。永誓不忘。此樂遺佚
不怨矣。嚴粲云。雖在寂寞。而無枯瘁之色。威威之意。易
所謂肥遯也。黃佐云。不忘北樂之樂。固不專指淵谷而
言。亦不外淵谷而言。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大陵曰阿、適寬大貌、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于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輔廣云、退而窮處、偃其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非常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在澗在阿、在陸、總是一處、蓋謂左右前後之相近者、軸、盤桓不行之意、陳推云、軸雖盤桓不行、而就其中、從容自如、即胸次之寬可想、弗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七

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左隱三年、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正義云、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碩、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大德之人、指莊姜也、碩、長貌、錦、說文云、襄色、禮文、裳、儀禮作景、士昏禮女登車、姆為加景、乃驅是也、禮記作紉、玉藻稱為紉、是也、箋云、聚禪也、向之以禪

衣、禮記注云、有表而無裏者、嚴粲云、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言匹敵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左傳疏云、四時

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白虎通云、春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危也、漢制、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嫡嗣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左傳里克云、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守曰監、國又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八

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說文云、女弟也、邢周公子所封國、侯爵也、左傳富辰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滅于衛、一統志、直隸順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周時為邢國、地、族、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山、謂俱為族、譚國名、路史云、麻姓、一統志、譚城在山東濟南府城東七十里、古譚子國、漢置譚城縣、春秋莊十年、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本、得稱公者、白虎通云、伯子男臣子、其國中、褒其君為公、此詩言公者、蓋侯其臣子之稱、便文耳、私、爾雅云、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正義云、邢侯

謂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劉瑾云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言大德之人其貌頎然長美衣文錦之服而加禕衣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之姊妹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謂公又是其私父母兄弟正大如此

于却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美茅之始生也手如柔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膚如凝脂言白而膩也頰也頰也螬蛸毛傳云螬蛸蟲也朱子云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九

木蟲之白而長者陳藏器云蝤蛸木心穿如錐刀身長足短口黑無毛傳假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逾垣雅云古者辭從中起謂之蝤蛸化書云蝤蛸相育不母而生蝤蛸雅云長而瘦上曰蝤蛸頸大腹曰蝤蛸雅云蝤蛸之甘者蝤蛸兩雅疏云蝤蛸中爾也一名蝤蛸爾如蝤蛸言其方正潔白而此次整齊也螬蛸云謂螬蛸也爾雅云螬蛸螬蛸郭璞云如蟬而小雅翼云螬蛸之小而綠色者此蟲頎廣且方蛾螬蛸也其眉細而長曲爾雅云螬蛸雅云爾生螬蛸生卵蛾類先孕而後交蓋螬蛸者蠶之所化蛾者蠶之所

化其眉句曲如畫巧猶工也倩好口輔也正義云左傳輔車相依輔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曰威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于口輔故連言之也盼毛傳云白黑分也倩即笑之巧盼即目之美豐氏本于此章末有素以爲絢兮一句周子醉樂府拾遺云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驥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朱子云碩人四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

碩人故教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轡鑣鑣翟菲以朝大夫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十

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毛傳云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正義云其初來嫁則說舍于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四牡車之四馬騶壯貌鑣毛傳云飾也人君以朱鑣鑣扇汗且以爲飾按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沐爾雅云鑣謂之鑣鑣毛傳云盛貌毛傳鑣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朱轡鑣鑣者謂以朱色飾鑣鑣然文采之盛也翟翟羽翟車蔽爾雅云與韋前謂之翟翟後謂之翟竹前謂之翟後謂之翟翟以翟羽飾車蔽也正義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

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勝于秦是也。揭武壯貌。箋云。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嚴粲云。詩無一語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剋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悶借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詞亦深婉。輔廣云。觀邯鄲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答云。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耳。莊姜之美。固不止此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張

詩經大全

卷五

圭

淫婦爲人所棄。自叙其事。以道憐恨之意。序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傷。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諷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子云。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張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賦也。張氏也。孟子疏云。周官制地。六鄉謂之民。六遂謂之氓。受民言。唯與外內也。正義云。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議。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朱

子云。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貌。蓋怨而鄙之也。按蚩蚩也。蓋言其蠢動無知如蟲也。布。毛傳云。幣也。漢書云。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王制云。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賈釋文云。交易也。箋云。幣者所買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卽就也。頓丘地名。爾雅云。丘一成也。猶重爲頓丘。一統志。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遠于將之有憾。幣不合之意。愆過也。期猶限也。良善也。將箋云。請也。言昔有張蚩蚩。無知抱布來買。我絲非實來買。絲特托此來就我謀。欲密邀我爲室家也。我遠送之日。非我

詩經大全

卷五

古

欲過子之期。子無良媒。先告我故。我行計未辦。請子無怒。以秋爲限。當從子。以在。蓋將爲治裝地。如下所言。以賄遷耳。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乘升也。坳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漣漣。涕出接續之貌。憑高遠望。恐其負約。則泣。喜其踐約。則笑。先笑而繼之以言。故曰載笑載言也。下四句。乃其所言者。爾指張蚩。龜曰卜。著曰筮。卜見鄭定之方中。筮。朱子云。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操扚。

凡十八變而成卦，龜歲久則靈，蒼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筮更，二筮咸，三筮式，四筮目，五筮比，六筮比，七筮祠，八筮參，九筮環，十筮巫目，十一筮巫比，十二筮巫式，十三筮巫目，十四筮巫比，十五筮巫式，十六筮巫目，十七筮巫比，十八筮巫式。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禮記云：孟冬命太史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五

龜龜笑，又云：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體毛傳云：兆卦之體正義云：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辭，辭箋云：兆卦之辭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斯財遷徙也，言秋期既至，登彼顯垣，以望爾來，不見而悲，既見而喜，則告爾曰：問之下問之筮，兆卦之體皆無咎言，當以爾車來，我盡攜貲從爾矣。徐常吉云：一章約奔，二章遂奔，未見棄也已，後皆見棄時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而興也，沃若潤澤貌，桑之潤澤，以此已之容色光麗。

然日未落，必有落時，何可不慮其後，鳩鳩也，詳關雎，甚桑實也，毛傳云：鳩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說解也，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師，朱子云：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言桑葚未落，沃若潤澤，然可恃此縱欲乎，鳩無食甚，女無耽士，士耽可說，女耽不可說也，劉瑾云：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食，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也，其黃而隕，凡葉先黃而後隕，徂往也，三歲就中指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六

其艱難言之，非自始嫁至今，閱三歲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朱子云：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正義云：以韓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爽差也不爽，只是約誓無失，情愛無乖之意，貳其行者，終始不同心，罔極言不可測知，嚴粲云：罔極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罔有挑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夢我昊天罔極為父母德無窮極，青蠅說人罔極，桑柔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二三即貳行，無兩層言，桑既落矣，葉黃而隕，沃若者，忽失其故矣，自我徂爾，三歲受貧，今又涉淇，以歸淇水湯湯，濕我車帷，昔由此往，今由

此還我爲婦人既有信矣爾男子行事難測二三無常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嗟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勞劇也言謀免乎貧之言遂猶中也暴通作說文云虐也急也嗟笑貌言我三歲爲婦不以家務爲勞早起夜臥靡有一朝之暇及謀生之言既遂爾反以暴虐加我兄弟遂見我歸但嗟然其笑靜言思之孽自己作躬自痛悼而已見弟之笑笑其始既私奔今何見棄但不說明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七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偕俱也泮箋云讀爲畔涯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宴安樂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反卽二三也岸泮二句反興下四句言我祖爾本期偕老誰知及老見棄徒使我怨也彼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地有底止矣我總角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後之反覆也既反之不思以至此雖悔何及哉劉瑾云此章興在賦外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輔廣云谷風與氓二詩皆

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不正也沈守正云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

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父母爰故思歸寧而不得也序云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云未見不答之意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六

賦也簍簍毛傳云長而殺也謂釣竿長而其末漸漸衰小爾指衛國言竹衛物淇衛地以簍簍竹竿釣于淇水可樂也我心豈不思衛但道遠不可至耳徐光啓云釣淇非婦人事而衛亦非遠總是託言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卽百泉也見邶泉水朱子云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東注之嚴粲云左右蓋至山而言相衛之山東而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有行謂嫁也二水猶在衛而女子有

行終連宗國會二水之不如

洪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瑤佩玉之儺

賦也上言二水之常在此言二水之可樂意微不同瑤

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佩玉古有德似有事

佩事佩則左紛悅右瑛捍之類詳下芄蘭篇德佩則左

右皆玉其制上橫珩長五寸博一寸繫三組貫以瑱珠

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衡牙兩旁組各懸瑀瑀口瑀又兩

組交貫于瑀上繫珩下繫瑀行則衡牙瑀瑀而有聲玉

藻云一命公侯伯之士與纁音溫赤也纁音溫赤也

命與子男之大夫赤韞南衡三命公侯伯赤韞慈也

詩經廣大全卷五

充

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言玉聲又云君

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此言君子在有所結其左

佩之右示有事也居則設佩退則如常朝則結佩

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

玉而玄組綬以組為之公侯佩山玄玉之玉如山而朱

組綬大夫佩水蒼玉之玉如水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

而緇組綬士佩瑞琇者攻玉也而緇組綬孔子佩象

環五寸之玉不佩玉故燕居則而緇組綬禮書云詩佩玉

之儺佩玉瑤瑤衡之南子環佩璆然列女傳阿谷之女

佩璆而浴皆婦人璆也其等殺不可考或亦視其夫而

為之度與儺說文云行有節也徐錯云佩玉所以節步

此章以二水在衛而思笑語遊戲于其間也

洪水滂滂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滂滂流貌檜木名栢葉松身即禹貢所謂栢也故

檜又有栢音字說云栢栢葉松身松栢葉栢身楫說文

云舟楫也方言謂之桡栢栢松舟言洪中有此也末二

句是絕意之詞非冀望之詞故朱傳云與泉水卒章同

意追想衛地光景宛然在目而已則無望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

詩經廣大全卷五

干

刺童子不遜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客兮遂今垂帶

季兮

與也芄蘭草名爾雅云葍芄蘭郭璞云蔓生斷之有白

汁陸璣云葉青緣而厚食之甜脆翳為茹滑美其子長

數寸似瓠子支枝同觿毛傳云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

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紛紛以紉其刀小觿小觿如

象骨為之小觿解金鏡用以取右佩玦玦者著于右手

小觿大觿解大觿金鏡大日中右佩玦大觿所以鈞紱

引體捍紱以紉其管管者連刀室大觿水鏡大觿之

則用木槧婦事舅姑左佩紛紉刀觿小觿金鏡右佩玦

管管中綽綽施施紫紫裘音整何若裘也大觸木楚禮書
云左佩皆五右佩皆六左陽而奇右陰而偶也左佩者
小右佩者大左手不如右強也劉向云知天道者冠鈇
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鴈能射御者佩韞能
正三軍者搢笏光蘭柔弱而枝葉長蔓以本不勝枝與
服不旗變首二句是與其偕所佩下是言其不稱所佩
楊文奎云童子而佩鴈正爲其偕成人之佩爲不是耳
或云使有才能猶可佩也大非詩旨能不我知擢汝說
云言其才能不足爲我所知也說者俱以無知識言能
字竟阿着落容從容遂申遂朱子云舒緩放肆之貌垂

卷五

三

帶卽紳也。玉藻云：天子素緇帶，朱裏終辟。熟緇帶朱裏終辟，謂如紳以緇絲之也。諸侯素帶終辟，不朱裏，合大夫素帶辟垂。垂，其終也。士練帶率音律下辟。士以下皆紳，不合而綴居，士垂，大夫率，皆紳也。士緇帶也。示文。卽子綰帶。用生布，示賢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天子至弟子其帶並以組約束之。此紳長制，士三尺，卑卑以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于趨走，故去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人長八尺，自腰而下四尺五寸，紳鞞結組三齊。三者皆長三尺，華帶博二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爲辟。辟，色也。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帶二寸，再緣四寸。大夫帶皆廣四寸，紳帶緇帶，惟廣凡帶，有率無箴功。半微二十再就，要一節，則亦四寸矣。

卷五

至

悸兮

典也。韞毛傳云：決也。能射御則帶韞，卽內則右佩之一。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挾拾。注：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卽射禮注云：決猶闔也。以鉤弦闔，蓋一說。箋云：韞之言杏，所以彈杏。手指大射云：朱極三注以朱韞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禮書云：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鉤絃。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杏，所以放絃。左臂著拾，所以遂絃。名物疏云：決決挾三字，實一物也。杏極二名，亦一物也。韞之爲決，許叔重亦以爲然。韞之爲杏，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甲長

也十幹之首言其材能未必遂長于我也

荊蘭二章章六句

冊序云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云惠公以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按惠公卽位年已十五六禮國君十二以上治事成人與庶人童子異然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而已

河廣

宜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征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五

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與祖爲體者許謙云以昭穆言母出與廟絕者曹居貞云禮爲出母非而爲父後者無服襄公爲桓公後嗣大人見黜于君則爲絕于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正義云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于衛以子無出母之道故知常桓公時也大戴禮家語皆曰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爲其亂族疾妒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祭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于今令

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終不可絕嗣與悖德故也諸侯之

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嬖妾既多不爲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劉向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征呂祖謙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五

云咏此詩而推其母子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日欲見母而日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子望之

賦也葦蘆也詩疏云葦初生名葦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杭渡也正義云言一葦者謂一束也跋本作企說文云舉踵也曹氏云卿根不着地予我也誰謂河水廣一葦可渡也誰謂宋國遠跋足望見也非廣非遠而終不可征者何哉

謂河廣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會不崇朝

賦也刀字書作刃說文作𠂔箋云小刀曰刀不容刀亦
斷決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也華波及不容
刀跋望及不崇朝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鄧元錫云
美哉河廣之思也嚴禮義于衛矣乃大歸于宋何哉于
莊夫人同遇同德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本

不謂作于襄公即位之後襄公名穀受立於襄
元年衛文公之十年

也嚴祭云箋謂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孔氏

詩經廣大全 卷五

章

四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雖
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
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章
杭之則是作于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
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 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
衛人陳人從征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按此即編葛之役也左桓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微以蔡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故王以

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

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
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
莫有同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
周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為偏以車
之隙而對其戰于編葛命二拒曰輪助而鼓蔡衛
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不奔而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

詩經廣大全 卷五

美

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阻多矣夜鄭
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此衛人為王前驅之事也
伯兮婦人目其夫之字也婦武貌築才過人也曼毛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婦武貌築才過人也曼毛
傳云長丈二而無刃說文云曼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
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也考工記盧人為盧器殷其
日數兵人散同強本末及中束剛欲細細則校也又云
凡為矢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也把中而剛之也三
分其剛去一以為晉也剛五分之晉剛去一以為晉也
剛王桓王也事在桓王十三年前驅王應麟云如今道

引也。執父前驅，亦是想見其然。只言其夫所事如此，以起惡念之端，非謂惜其大小川。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存沐，誰適為容。

賦也。正義云：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簡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非謂鄭在衛東，遂草名見召南騶虞，朱子云：其華如橘，繁榮而飛如亂髮也。膏油也，所以澤髮者。呂祖謙云：魯道廢，故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沐，呂祖謙云：湯清浴三日，其沐其間，面垢燂濯，請澣，音均，足垢燂湯，請澣，玉藻云：日五盥，沐澣而饋梁，以澣濯之水洗髮，適主也。容，容飾也。豫讓云：女為說已容是也。言伯既不在，我何所主而為容飾乎。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此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杲杲，明也。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甘心者，正義云：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甘與子同夢，義亦然。首疾，頭痛也。憂思之苦，令人首疾，但我則思之不已，寧甘心首疾而不辭耳。馬得讀草言：願言思伯，使我心悔。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毛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毛

賦也。謾本作萱，說文作蕝，或又作蕝，說文云：令人忘憂，草也。本草云：萱草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別章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欲弱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古今注云：丹棘一名忘憂，青棠一名合歡。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朱子云：謾草合歡者，或因誤草連引合歡，而非以合歡解謾草也。昔北堂也，正義云：昔者向北之義，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中以北為北堂，房中以南為南堂。病也，言謾草可忘憂，安得樹之北堂，以忘吾憂。願言思伯，使我心悔，又不止首疾矣。其早早而旋歸哉。首二句是思極無聊之詞，末二句

一氣直下，勿如朱傳多轉折。臣子從王，義也。時王室漸卑，諸侯犯上，故其婦憂思若此。是役果有射王中肩之事。

有狐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經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此也。綏綏，朱子云：獨行求匹之貌。郝敬云：曳尾遊行貌。石絕水曰梁。嚴粲云：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之子，即指狐說，此是託。

言之此如碩鼠之類、有狐綏綏然求匹、在彼淇水之梁、
我見之而心憂矣、蓋以之于無裳也、豈無縫裳者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于無帶、
此也、毛傳云、深可厲之旁、帶毛傳云、所以申束衣、朱
公遷云中、束也、衣已束矣、又用帶以束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于無服、
此也、側旁也、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曰服、不但裳與帶
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鄭序云、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无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有人民也、正義云、以時若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
至使男女失年盛之時、至今無匹、是喪其妃耦、非
先為配而相棄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十日多昏、注曰、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序意
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然、

木瓜

男女自贈答之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此似賦而云此者、蓋以木瓜比薄施、瓊瑤比厚報、

非真以是物為投報、故不屬賦、匪報永好、各承上說、不
必補正意、如暗比之例、投者、取物相遺之謂、木瓜、毛傳
云、楸木也、可食之木、爾雅注、實如小瓜、酢可食、爾雅云、
木狀如柰、花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又一種楸
楸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
是木瓜也、雅與云、根葉煮湯淋足、歷已歷、考工記、弓人
取幹之道、七木瓜與焉、瓊玉之美者、正義云、瓊是玉之
美名、非玉名也、猶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亦非玉名也、
琬佩玉名、琬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琬如大珠、在中
央之中、其制詳竹竿、此言琬用瓊、則佩之美者、瓊琬于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无

木瓜重矣、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為歡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瓊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也、瓊亦美玉也、木桃、即桃、木李、即李、瓜有瓜、桃有
桃、李有李、皆枝蔓也、故言木以別之、

木瓜三章章四句

鄭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
報之、而作是詩也、正義云、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

云于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特尊
矣、詩諸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幾
行于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王
應麟云、范甯晉人字毅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
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
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爲之歌
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去季札觀樂始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
鄭樵云、胡文定公昭安曰、郡鄙以下多春秋時詩、

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爲國風、天子
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謂雅詩亡也、子謂不然、
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
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陳靈公名平周定王六年至
宣王二十一年故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
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黍離

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
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之前行過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

髮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彼彼宗廟宮室、陸化熙云、詩爲閔故宗廟宮
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暗指而已、此感慨最
深處、黍殺名、閔經云、有二種、黏者爲秣、可釀酒、不黏者
爲黍、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秋糜、月令云、仲
夏農乃祭黍、天子乃以雛嘗黍、曲禮云、祭宗廟黍曰脾
合、禮記、祭饌似黍而小、黑色、秣與云、穀爲五穀、長古
說爲首種、又名祭、故祭祀饌曰脾、黍而言祭盛者、本之
諸說皆有、宋名正義云、黍言離離、稷言苗、謂是黍秀、稷
未秀、出卓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

黍差爲植、故黍秀而稷苗也、行道也、遵行也、箋云、道行
猶行道也、靡靡猶遲遲也、彷徨不進之狀、搖搖無所定
也、戰國策、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而無
所薄、徐光啓云、行過二句、平看、有說行之靡靡、以心之
搖搖故也、此言外意、不用宋公遷云、黍之實垂、有靡靡
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
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知我箋云、知我之情、
謂我何求、箋云、怪我久留不去、徐光啓云、知我二句、俱
從行過生來、是道上寫景之言、本文極明、今人多說不
知者、固不知、而知者、未知我所憂何、在卒亦歸于不知、

此泥注中莫識已意、故曲爲之說、亦信傳而背經矣、鍾
惺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爲固然、而不知此
爲何地矣、悠悠遠意、蒼天毛傳云、以體言之、尊而君之
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閭下則稱昊天、自
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云、
春爲蒼天、其色蒼蒼、生夏爲昊天、其氣昊昊、秋爲旻天、其
色蒼蒼、冬爲上天、其色蒼蒼、伏氣在上、即雅云、詩于高遠難訴、每
稱蒼天、黍離巷伯黃鳥是也、人謂兩王也、李栲云、合諸
其詞、不欲指斥其人也、言彼非秦地、今見黍離離矣、彼
非秦地、今見復之苗矣、我行瞻此靡靡、爲徘徊不進、指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壹

摘焉中心不定矣、知我者謂我有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而然悠悠蒼天、致此者果何人哉、劉瑾云、小弁云、取
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惻惻如掎、然則黍離之感、
慨已兆于衰姬、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
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不成秀也、中心如醉、憂之沉昏而不醒、如
醉然也、朱子云、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實謂成實而堅也、如噎、正義云、噎者咽喉、
塞之名、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朱子云、稷之實、如心
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序云、刺平王也、
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朱子云、此
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之夕矣、羊牛下

詩經廣大全 卷五

美

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日其夫之辭、于往也、役謂行役、期、
曷、何也、不知其期、言不知幾時可還、曷至哉、言不知今
在何處、然不得以時與地平對、爾雅云、雞棲塒而棲
爲塒、夕、說文云、莫也、从月半見、半牛下來、箋云、半牛從
下牧地而來、雞棲則日夕而半牛亦下來、以日夕爲主、
思字應轉無期、易至、畜產出入、只將喚起、不得不思之
意、非以半牛之歸、形君子之不歸也、言君子往役、不知
其歸期、又不知其所至、但見雞棲之時、日則夕矣、半牛
亦下牧地而來、當此時而君子在外、杳無歸期、涕泣酸

泊付之不思非人情矣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易其有佑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
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月爾雅云月在甲日畢在乙橋在丙修在丁閏在
戊廂在己則在庚室在辛塞在壬終在癸極又云正月
爲陬二月如三月窮謂四月余五月阜六月且七月相
八月壯九月玄十月陽十一月辜十二月涂不日不月
言君子在役非一日一月之故是已行事佑會也不知
何時可來會是將來事桀爾雅云雞棲于桀又云機謂
之代舉括至也上曰牛羊此曰牛羊是偶倒句且諸本

詩經廣大全 卷五

七

兩章俱作牛羊今本或傳寫之誤荷箋云且也且得無
飢渴庶後歸有期此思之極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
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識其意而深嘆美之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君子婦人曰其夫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也正義
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葉也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朱
子云笙竿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

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竿皆謂之

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竿十六簧也說文云笙十三簧

象鳳之身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爾雅云大笙謂之

巢十九小者謂之和十三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月

令仲夏命樂師調竿笙笙簧孔氏云三由從也房朱子

云東房也李如圭云堂屋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爲

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且語助辭

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歎之總以形容其中心無累

安舒自得之意而安貧忘勞等意俱在言外言君子行

役而歸奔走而畢食妻方製而陽陽得意左手執簧右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天

手則招我由房以聽焉其樂只且無一足憂其念也

君子陶陶左執翺右招我由放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貌翺爾雅云翺也又云翺翺也李延云

舞者所持翺也郭璞云今之羽葆幢禮書云蓋執之以

引舞者教朱子云舞位也謂所舞之地樂音有簧則執

簧而招我從彼于房以聽也樂容有翺則執翺而招我

從彼于教以觀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關序云陶陶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箋云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行道正義云若

揚之水

子孫仕庶職招呼其友此友陳其呼已之事言有君子陽陽然無所用心在于樂官之任左手執篲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言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已房正義云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教禮記注云綴謂鄒舞者之位兆其外管城也其舞于庭則文在東階武在西階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爲貧而化其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山處之正然比于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完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大木可折曰薪其語助也彼其之子戍人指其至家而言也戍守也从人从戈人持戈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四嶽之後初封于宛今河南

子還歸哉

南陽府南陽縣至宣王時遷于謝則今汝寧府之信陽州也不與我戍申言不得同室家以征也詩人非真欲室家之往深以遠其室家爲憂耳朱子云典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劉瑾云此乃典之不取義者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蓋出誤認此詩之體懷思也懷哉懷哉言思不一而足也易何也言悠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同我戍申懷思不能自已何月得旋歸叙室家之樂哉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早

興也楚見周南正義云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蒲國名本作呂姜姓史記云呂尚先祖爲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南州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城西朱子云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箋云蒲柳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滑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于柳葉皆可爲簞簞

又謂之桂蒲、卽水楊也。本草注云：水楊葉同蒲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岸。許國名亦姜姓。在今開封府許州。卽古許昌是也。見離騷。鄒忠胤云：甫許與申接壤、當時楚人因伐申而弁侵甫、及許容有之、卽不然、而二國傷于震降、或邀王靈併爲之戍、非必待其侵也。朱子云：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仇討賊之師、反爲報德酬恩之舉、則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望

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俱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戍守、故周人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郝敬云：周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人所以怨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少康一成、一旅、人誰賦揚之水哉。鄒忠胤云：呂氏謂平之戍申、與晉平城杞相類。夫晉與杞戚也、非仇也。君子猶議其棄諸姬而屏夏肆、若平甘爲仇役、又未可同日語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

四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述其悲歎之詞。序云：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

中谷有蓷、穠其乾矣。有女忼離、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蓷、草名。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子形細長三稜。卽益母草。穠、燥也。乾、亦燥也。指蓷而言。早則乾者先燥也。與、饑饉則貧者先悴。此別也。忼離、卽相拋棄之意。慨、嘆聲。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望

艱難、窮厄也。言中谷有蓷、早既太甚、其乾者已嘆矣。有女與君子別離、則慨然而嘆矣。所以慨然嘆者、遇君子之窮厄矣。見已之忼離、非斯人得已而爲之也。無怨怒之意。

中谷有蓷、穠其脩矣。有女忼離、條其嘏矣。遇人之不淑矣。

與也。脩、長也。長茂者亦爲所穠。與、粗給者亦乏絕矣。條、長也。嘏、口出聲。不淑、年凶荒也。古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中谷有蓷、穠其湫矣。有女忼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

與也生于渥者亦為所賤。與富足者亦乏絕矣。嗟泣貌。詩話云泣而緒氣也。何嗟及矣。雖嗟歎亦無及。斯人且不自保。試不暇顧我矣。故曰何嗟及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日振窮。四日恤貧。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囑委之以反命于王。使其後世常如周之盛時。豈有相棄如此詩者乎。故采詩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爲閔周有由焉矣。姚舜牧云讀采芣苢。不知其樂。讀此方知逍遙人世。其不偶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望

兔爰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訛。

此也。爰爰緩意。離麗也。朱子云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此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我生之初。黃佐云周轍未束之時。尚字有二義。說文云曾也。庶幾也。尚無爲之尚。當從曾字解。尚寐無訛之尚。當從庶幾解。周轍未束。實問猶不借替。故尚無事。罹爰也。訛動也。言有兔

爰爰得脫于羅。而雉反離焉。追昔我生之初。尚無他事。我生之後。刑賞已紊。禍亂日滋。逢此多難。曾幾何時。已大變易。我庶其寐。而不動理。亂莫知可爾。黃震云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訛。無覺無聰。付理亂于不知耳。近釋以爲欲臥者過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此也。罝。毛傳云覆車也。孫炎云覆車網可以掩兔。郭璞云今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罝。以捕鳥。造作也。與爲同意。覺寤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五

望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此也。罝。毛傳云罝也。朱子云仰罝也。庸用也。用之于作爲也。凶禍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附序云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說者謂編寫之職。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兔比諸侯。雉以自比。言諸侯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百罹百憂。百凶。卽序所謂構怨連禍者。

葛藟

世我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作此自歎

葛藟葛藟在河之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與也。葛藟長不絕之貌。葛藟二物許爾雅云水厓也。又云重厓岸岸上許蓋厓乃水邊卽下章所謂淡厓之上又有厓則爲岸岸上地則爲濟也以物之得所托與已之失所托蓋反與也謂他人爲已父是以顧恤之恩望之也而卒莫我顧窮之甚也此以嘆已之窮爲主責人意輕

詩經廣大全 卷五

豳

葛藟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與也。淡厓也有箋云。葛藟有也。羅中行云。記而不忘也。嚴粲云。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葛藟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與也。潛爾雅云。火也。上酒也。下不滑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滑不發聲許謙云岸上平而其下爲水洗滂濺入若舂也。昆本作鬲兄也。徐鍇云累目相及也。親比之義省作舅又作昆莫我聞漠然若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補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謂

葛藟生河厓潤澤以長大與同姓得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終遠兄弟以下皆指王言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鄭忠胤云周之盛也華鄂輝于常棣苞體茂于行葦迨葛藟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不競與

采葛

淫奔之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詩經廣大全 卷五

豳

賦也。采葛託言以指所淫之人也言采葛之人時相親可也一日不見念之如三月之久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陸璣云荻蒿也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三秋正義云四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爾雅云水臺也疏今艾蒿也博物志云削水令圓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號水臺一名炙草亦名醫草又名病草雅翼云蕭與艾皆香草古者天子祭

以聖諸侯以蕭卿大夫蒞蘭士蕭庶人艾

采芻三章章三句

錄序云懼讓也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山者則為讓人所毀故懼之彼謂君為蕭艾喻小人采芻君方驅近之也歐陽脩云采芻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說積微而成惑一日不見謂偶以事他出也如三月兮其中變態有不可知者也李氏云小人語人多乘間而說之如上官桀等謀諸翟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諸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

詩經廣大全 卷五

聖

大車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淫奔者畏而歌之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廢逸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云非刺詩乃畏大夫之詩

大車檻輿示如黃豈不爾思畏子不欺

賦也大車毛傳云大夫之車正義云中車職云大夫乘墨車然下文云輿示則當是革路也中車革路能動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檻輿車行聲輿示說文輿網毛也輿示以宗彝為首蓋畫虎雄虎虎淺毛

故云輿也按古者天子服十二章虞書舜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繡綬是也給繡各六衣用綸裳川繡共為十二象天數也公則白山而下以次遞減故阜陶謨曰五服五章哉三也九也七也五也至周則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為大常服止九章而稍變其序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繡九龍二山三華蟲四火化山取人所仰華蟲取其文火取其明宗彝虎也虎有虎背龍背以虎為尊于虎取其威猛雖取其有智于龍以龍為尊其深取其潔粉米取其養繡若芥形

詩經廣大全 卷五

吳

白通上黑取其斷截黑與青為形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老龍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冕者首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其衮止繡繡二章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鷩止繡繡二章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毳止繡繡二章

而巳元見服此詩大夫當服玄衣而云纁衣者箋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謂王朝之卿大夫出封于畿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于王朝爲卿大夫者各侯本國如其命數故子男爲大夫仍得服纁冕也黃荏之初生者亦名雖如葵箋云纁衣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纁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言大車之聲樞樞纁衣之色如葵我豈不爾思而欲就爾畏此乘車服衣之人是以不敢畏是平日攝其政

詩經廣大全卷五

見

刑但詩自合著不道及政刑意

大車嘒嘒纁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嘒嘒重遲之貌璫玉赤色正義云績緇皆五色其

青者如纁其赤者如璫故二章各舉其一奔謂奔往相

就

穀則異室歆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也同穴毛傳云歆則神合同爲一也朱子以

同穴爲合葬按合葬始于周法夫婦之禮生既不得同

室歆何得合葬只宜如毛說謂予不信謂予言不出于

中心誠信也皦白也呼皦日以爲正若謂不如予言者

有如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作此詩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爾雅云麻麻實麻實有文理故周金爲西方

有實者名其無實者名泉麻實有文理故周金爲西方

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事之邊熬麻麥以

實之謂之麴黃周禮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

待特頒功而授爵及獻功受苦功謂豐饗之以其賈樹

詩經廣大全卷五

手

而藏之以待特頒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

之意言子嗟今何不來豈丘中有麻之處復有留之者

耶彼雖留子嗟而我之舊雅未可忘也願其施施而來

以慰我心焉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卷五終

鄭

諸云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桓公以宣王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為南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太史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就鄭為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瞻歷華入國在潁水之君之士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國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殂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鄭士桓公友相幽王其為司徒者三世王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地里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及成阜榮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險而陞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武公後二十

三世為韓宣所滅按宗周咸林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有鄭城即桓公采地其後武公徙河南曰新鄭故莊公曰先公新邑于此新鄭縣今屬開封府鈞州及開封之鄭州榮陽汜水縣即漢成阜河南府之登封即漢陽城崇高二縣皆鄭地也

緇衣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詩作于武公時桓公已殂幽王之難矣此雖並言桓公武公亦止美武公能繼桓公善于其職也呂祖謙云孔叢子于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

二

謂武公父子也鄭泉云犬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遷于定其鼎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按此詩朱子以為周人所作序則以為鄭人作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以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今敝于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今

賦也緇說文云帛黑也按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

侯朝服以日視朝。曹氏云：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以狐白皮爲裘，以素纁爲衣而褻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爲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褻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武公既入爲天子之卿，則常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謂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所朝之政也。正義云：退適治事之處爲私，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箋云：在天子之官，如今之諸廬也。

考工記：王宮之制，內之有九室，九嬪居之，外之有九室，九嬪居之。九嬪，六卿之宜，稱也。言德稱其服，宜示此衣也。敝壞改更適之也。子指武公館舍也。祭爾雅云：祭，祭也。郭璞云：今河北人呼食爲祭。一說：祭，粟之精。鑿者說文云：稻重一和，稻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穀。穀爲米六斗大半斗曰粢。漢有白粢之刑，給春稻之役。言子之德服此緇衣甚宜也。日此衣若敝，我當更製以獻。且欲適子館以觀子既旋而又授子飲食，以致吾情焉。改衣適館授祭三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今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

今

賦也好，猶宜也。唯宜則服之而見其好，好與蕭皆不出宜字，造亦爲也。

今

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改作。今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賦也。蕭，毛傳云：大也。黃佐云：德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大作亦爲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

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貽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男子之字也。踰，越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周禮：五家爲隣，五隣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折，斷也。杞，陸璣云：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以爲車轂。國經云：人取其細條，火遇令柔，韌屈作箱篋，以杞柳爲栝，栝是也。通志云：亦曰澤柳，杞，卽里域中之杞也。此託言已身之不可近。

將仲子兮，無貽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

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周禮注樹果蔽曰園園其樊也恒陸璣云皮正

青滑澤與紫諸迷相似又似梓榆繫迷一名孽故

齊諺曰上山斫檀孽繫先殫論衡云檀以五月生葉後

彼春榮之木其材彌勁車以為軸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附按左襄二十六年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

詩經廣大全

卷六

五

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

歸衛侯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

而壹如為淫詩則子展不當以鄭人揚鄭醜叔向

亦何取而卜其後亡朱說蓋本于鄭樵朱子先有

成見于中謂鄭衛皆淫詩故樂從之耳序云刺莊

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先道而公弗制祭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正義云莊公

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于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

以害弟是公之過也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為之

所而公不聽于小不忍治以致大亂故刺之經三

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

也後與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仲子祭仲也名足

仲其字鄭大夫其先為祭封人因以為氏無踰我

里言無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言無傷害我兄

弟也箋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

母之故故不為也諸兄公族

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左隱元年初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段出奔共

謂之野侯在鄭莊公寤生公已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六

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

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費叔死焉東

制巖邑而不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參國之一三分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

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鄭地貳于已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

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叔又收貳以爲己邑、昔兩屬者已邑今至于廢廷子封公
曰、日可矣、厚、廣土地、將得衆、公曰、不義、不義不難于見
厚、將崩、大叔完、完城聚、聚人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
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
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
共、共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識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
也、段實出奔而曰克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詩經廣大全 卷六

賦也、叔名段、莊公弟、正義云、其字曰叔、于、往也、田、獵之
別名、以取禽于田、因名田、爾雅云、春獵爲蒐、蒐獵也冬獵爲狩、
不字任者、夏獵爲苗、任者治苗秋獵爲獮、獮冬獵爲狩
言字取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而重取之澤大夫不
掩羣、掩取也士不取羣、羣鳥所王制云、天子諸侯
無事則歲三田、每歲爲三者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乾豆賓客田不以禮、曰
暴天物、巷里中道也、洵、信也、美以態度言、仁、愛人也、仁
字應居人說、以叔與衆混處、故見其仁、言叔在田里巷
之內、無復居人、豈實無居人、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仁

仁、德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此、嚴榮云、叔豈真美且仁
哉、其爲私之、猶河朔謂安史爲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狩、爾雅云、冬獵爲狩、又云、火田爲狩、故火燒草車
攻注云、冬獵大于三時、故以狩爲獵之總名、巷、無飲酒
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之
謂、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箋云、猶乘馬也、叔出則巷
無能服馬之人、武亦于服馬見之、磐、控馳、勢力能使馬

詩經廣大全 卷六

之謂彭執中云、玩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狡浮揚之意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附序云、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而歸之、嚴榮云、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

無一詞他及、而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
克段、譏失教之意同、蘇轍云、言莊公力能禁之而
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鄭敬云、詩若美段
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素
弟可知、

大叔于田

叔多才好勇、鄭人愛之。劉瑾云：章首四句，所謂才也。末二句，則愛之也。蘇轍云：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或以段有太叔之號，而讀曰奉，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也。暴虎馮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乘乘，馬上乘駕也。下乘四數也。執轡如組，見其簡。今車轡外兩馬曰驂，如舞，正義云：謂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于樂節也。董氏云：五御之法，有舞交衝者。蓋詩所謂如舞也。按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五馭，四曰舞，交衝謂

詩經廣大全 卷六

九

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此二句皆言善御，是往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後二章微此，蓋于往也。于田只是說往田在藪方是已到田所。數毛傳云：藪，澤禽之府也。周禮藪澤有木焉，藪共立澤虞掌之。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望諸，兗州大野，雍州茲蒲，南州獫狁，冀州陽紆，并州昭餘，所關雅十藪云。魯有大野、晉大陸、秦楊陟、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陽、燕昭餘、所關圃田、周焦護、火朱子云：焚而射也。曹氏云：王制昆蟲未盡不以火田，故爾雅謂大田

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為防，驅禽納之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所以除陳草，習火攻，要其所焚者，不出于防外，非如冬之放火焚山林以獵也。烈熾盛貌，具俱也。禮記爾雅云：肉袒也。李巡云：脫衣見體。孫炎云：袒去衣。暴虎馮持也。無兵空手搏之。公莊公也。箋云：獻于公所，進于君也。將請也。狙，毛傳云：狙也。爾雅云：復也。孫炎云：狙，復前事復為也。戒，防戒之戒。與國人戒之之戒不同。言我叔往田，車駕四馬，御能使馬六轡如組之柔，兩驂如舞之和，及其在藪焚火以田，烈然具來，我叔露體解衣，徒手搏虎，以獻公所，相與謂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十

叔曰：請叔無狃，此事當戒虎之或傷女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馬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魯頌駉傳云：黃驂曰黃，兩服中央夾轅者上襄，箋云：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雁行，驂少次服後如雁行也。雁行者，與之並差退言四馬同駕，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雁行，其首不齊，此但據驂服而言，無御之善意。與首章執轡二句不同，下章放此，揚起也。射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曰五射，五射，白矢。失在侯，黃過參連，前放一矢後三見其鏃白。參連，前放一矢後三

射燕射而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三射之禮，皆有飲酒，但賓射燕射，因享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將祭而射，意專于擇士，飲酒特其中儀節耳。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禮與燕射同，乃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之以詢衆庶及州長，射于州序之禮，非天子諸侯所用也。御說文云：使馬也。互詳周南卷耳，僕呂覽云：寒哀作御，列子云：造父之師曰泰豆，告造父御。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五馭，注：一日鳴和鸞，和在轡鸞在銜，皆鈴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和，應二日逐水曲，謂車行如水順曲而流。三日過君表，謂若毛傳云：褐纆旃以爲門，表纆質以爲

禁間，去容握，驅而入，聚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纆旃是也。四日舞交衢，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五日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抑發語。詞，騁馬曰騶，止馬曰控，謂之騶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騶也。控引也，馬行方疾，遇獸而射引而止之，即止，隨所制勒也。舍拔曰縱，覆肅日送，拔即括也，矢銜絃處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肅，肅弓，肅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肅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肅，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二句正善射御之實。叔于田，乘乘馬，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大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也，弓忌賦也，鴇，爾雅云：鴇，白雜毛，鴇，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今謂之烏鴇，齊首如手，朱子云：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也，此在藪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終事時矣。慢，毛傳云：遲也，正義云：凡箭慢者，必遲緩，故訓慢爲遲，發矢也。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釋也。棚，毛傳云：所以覆矢，朱子云：矢箭蓋，春秋傳作冰，按左昭二十五年，公徒執冰而罷，嚴粲云：用矢則舉棚以開箭，既用則棚矢箭中，釋下其棚以覆箭也。也，說文云：弓示也，禮書云：

豐弢稱彘，皆弓衣也。亦曰弓室。正義云：豐弓，蓋韜弓而納之豐中。弓，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旅王弓、旅弓，往體多，以授射甲華。甲華，甲也。春秋權質，以爲射正。射者，射甲與權試弓矢，庚弓，往體多以授射，射侯五十鳥獸者，射侯及鳥獸，唐弓大弓，往若一體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弓皆用中勞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筋以爲深，膠以爲和，絲以爲固，漆以爲受霜露，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三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三均，量其力又三均，均者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古

三謂之九和，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急勢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言叔在穀火烈既阜，田事將畢，叔驅馬則遲發矢，則希由是矢不復用，釋棚蓋之弓不復張舉，豐藏之田事畢而從容整暇，又如此嚴榮云：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志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附序云：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義

與上篇同。正義云：叔負才恃衆，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清人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序以爲公子素之詩，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正義云：春秋閏二年冬，狄入衛，鄭棄其師，左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古

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于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惡高克事君，不以禮，又惡文公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衆出奔，則是亡師之本，故刺之。

清人在彭，躬介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高克所將之兵也。彭，河上

地名、關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貌、陳推云、旁旁應應陶陶、俱指乘輿介之人言、有無事不歸、自為馳驅之意、牙方言云、牙謂之鏡、或謂之鏡、或謂之鏡、其柄謂之牙、考工記、盧人為盧器、首牙常有四尺、夷牙三尋、入尺曰尋、禮書云、牙上銳而旁勾、柄竹撥松、詩云、牙鑿鑿、說文、鉞小牙、風俗通、牙長八尺、謂之牙、則牙制固不一矣、二牙箋云、首牙夷牙也、正義云、魯頌二牙重弓、備折壞、直是首牙有二、無夷牙也、與此別、英以朱羽為牙、飾也、重英者、二牙長短不同、並建車上、其飾重累也、河上營軍之處、翔翔遊戲貌、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

詩經廣大全 卷六

五

今在彭地、馳驅不息、其車上建二種之牙、重有英飾、狄人已去、無所防禦、但翔翔河水之上而已

清人在消、關介應應、二牙重喬、河上乎遄遄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應應、武貌、重喬、牙之上句、日喬、所以應英也、英敵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關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在彭在消、在軸、變文、叶韻、非必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也、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

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箋云、兵車之法、將居鼓下、御者在左、正義云、此謂將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牙、中人御、若平常乘車、則人君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亦然好客好也、左旋二句、三平、左旋則無執綬死難之志、右抽則無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徒脩飾容儀、而無出奇制勝之心、師必潰矣、詩本作于潰後、而言將潰、東萊所謂其情深、其詞危也、胡安國云、人君擅一國之名、能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取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六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

美其大夫之詞、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刺

今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朝服、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舍

猶處也。滄變也。箋云：是子處命不變。黃佐云：理出于天，謂之命。言安居理中而不變。言羔裘潤澤如濡，溫然洵順直而美好矣。彼服此裘之子，安居正理，不少變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豹，爾雅注云：似熊，小頭，黑，白，鬣，能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白者名豹。爾雅云：一名程列。子曰：程生焉。雅翼云：豹似虎，而圖文有赤有玄，有白，能食蛇，以舌舔鐵，頓進數十筋，溺能消鐵，為水，圖經云：豹皮人寢可驅濕，其齒以刀斧錐銀，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僞俗。豹飾，毛傳

詩經廣大全 卷六

七

云：緣以豹皮也。正義云：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飾異皮。孔武有力，以豹言。司主也。言羔裘而以豹飾，取其孔武有力也。彼服此裘之子，剛方天植，能為邦國主，持直道也。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謂。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貌。三英，朱子云：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云：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飾。粲，光明也。顧夢麟云：羔裘黑而美之以素絲，粲然光明也。彥，士之美稱。朱善云：順命以持身也。直，以事上所為邦之彥也。薛應旂云：三章各自為說，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剛德不

同與孔武有力者，科文采可觀，英華發見，與三英之粲者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

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攀其袂而留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賦也。遵，循摻攬也。袂，袂也。正義云：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末。無，毋通。寔，速也。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違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惡兮，不寔好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六

賦也。摻，古攬，謂以為攬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詩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子指去者，不言惡君而以為惡我，婉辭也。言故言好，非止挽留君子，亦以諷莊公也。朱子初亦從序。

既而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摻子袂。

贈以芳華，詞甚妙，以為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川，當得詩人本旨，因改焉。

女曰摻兮

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序云、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輔廣云、詩詞正是說德而不說于色、序者意鄭風不宜有此、故謂陳古刺、今然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遂殄滅哉、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鳬與鴈、

賦也、昧、昧旦、明也、昧旦、猶昧爽、天色昧昧將旦也、禮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女曰雞鳴、告以寢興之常也、士曰昧旦、則憂其晚矣、子指夫與起也、箋云、警以風興、不留色也、明星、蘇轍云、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尤

郭璞云、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天官占云、太白者金之精、西方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徑百里、天官書云、太白秋司兵、主殺伐、失者罰出太白、率一歲一周、天出東方百二十日入、西行百二十日入、入以辰、八出以丑、未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麗、用兵進吉、退凶、反是日縮、川兵退吉、進凶、燭、光色也、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星爛然、朔則從容行貌、弋、箋云、繳、射也、埤雅云、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夏官司弓矢、矰矢、謂之矰、矢、第矢用之弋射、見水鳥、陸璣云、鳬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蹠

水鳥之謹愿者、雅興云、其曹蔽天而來、俗謂之冠鳬、善飛、方言云、南楚謂之鵲、鵲、古今注云、鳬、食沙石、皆消爛、惟食海蛤不消、鴈、見鄒、匏有苦葉、婦警其夫曰、雞既鳴矣、夫且恐且昧旦矣、婦又曰、子宜與而視夜如何、意明星出而爛然、當翔翔而往、弋取鳬鴈矣、治生之事、非一托鳬鴈一事而餘可意會、埤雅云、鳬、鴈、常以晨飛、故是詩如此、賦曰、晨鳬旦至此之謂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宜和其所宜也、加之宜之、見各脩其職、凡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平

物在手曰御、靜好、以聲言、靜、安靜也、不煩、數浮蕩之謂、好和好也、不淫、哇、恣、恣之謂、婦謂其夫既得鳬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宜之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偕老而在御之琴瑟亦皆安靜而和好焉、莫不靜好、見以心之和、形爲聲之和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者好士之聲所招徠、順則心與之一而無違、迕好則情好固結而不可解、雜佩、禮婦人左佩紛、悅刀、礪、小、觸、金、綵、右佩、箴、管、線、纁、大、觸、木、燧、之、屬、所以備尊者

使令也。毛傳謂佩玉珩琕琕珩牙之類。此非士庶常服。且與雜字不協。贈送也。問遺也。正義云。曲禮凡以苞苴簞筭問人者。左哀二十六年。衛侯使以弓問于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報答也。禮疏云。感恩者皆稱報。陸化熙云。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順則不忍其疏。潤恩則之好者。好其善。彼以善施我。故有報言。子所當為者。不止治生。我所樂助者。豈止中饋親賢友善。乃君子成德之資也。吾苟知子所厚。雖服飾之玩舉。無愛惜矣。三知字見吾惟不知。故有待耳。誠知之。則必厚之也。

女日雞鳴三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圭

有女同車

淫奔之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期佩玉。瑕玷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說文作舜。木槿也。爾雅云。榦木槿。榦木槿。注別二名也。或呼日及。亦曰王蒸。月令云。仲夏木槿榮。雅興云。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仲夏應陰而生。其花朝開暮落。莊生以爲朝菌。瓊瑤見衛木瓜。孟姜孟氏姜姓也。都。開雅也。言所與同車之女。顏色之麗如舜華。其舉止從容。將期焉。將期焉。垂所佩之瓊瑤。彼美色之孟姜。信美而

且開雅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期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將。通作珩。玉聲。德音不忘。言有善言。令人不可忘也。王安石云。于瓊瑤言其容于將將言德音。各以類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鄭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按左傳。魯桓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隱八年。鄭太子忽如陳。逆婦。以婦氏歸。桓八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貝少貝。甲首三百。以獻于齊。齊侯又請妻之。復欲以他女妻。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圭

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
子于夷皆君也弗從桓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
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鄆曼生
忽故祭仲立之是爲又宋雍氏結姓宋女于鄭莊
公曰雍姑生突是爲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
衛桓十五年厲公惡祭仲之專使其圻雍糾殺之
謀洩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
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公子齊十八年齊人殺子廩

而輟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
鄭傅取殺子儀而納厲公詩刺忽宜取齊女而不
取故二章皆假言忽取齊女與之同車以刺之同
車親迎也士昏禮壻揖婦出門壻御婦車授綬是
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張氏云忽之不昏于齊未
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弱
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也嚴粲云宋
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
也鄒忠胤云樂記子夏日鄭音好濫淫志郝氏謂
土風化氣習氣化響五行莫不有淫氣八方莫不

有淫聲而鄭爲尤甚是也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
聲非惡其詩如惡其詩早刪之矣後之說詩者因
鄭聲淫一語槩目鄭詩爲淫如以鄭聲卽鄭詩則
宋國無詩何謂宋音燕女溺志而鄭嘗賂晉悼以
師惺師屬師屬女樂二八又嘗賂宋平以師技師
慧魏絳規其居安思備師慧譏其以相易賤爰及
戰國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
彼所肄業豈必將仲子有女同車等詩耶蓋鄭音
之漸人久矣故夫子所欲放者聲也非詩也

山有扶蘇

淫女戲其所私

山有扶蘇屬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在且
興也扶蘇毛傳云扶胥小木也正義云扶胥小木未詳
所出荷華說文云荷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爾雅云
荷芙蓉其莖茄其葉蓮通其本蒂其華菡萏其實蓮其
中的的中意詩中有古今注云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花
有赤白紅紫青黃衍義云根惟白蓮爲佳援神契云王
者德至于地則華萃說頭感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開聲
于禮法狂者在愚之人且毛傳云辭也此反興也山則
有扶蘇屬則有荷華此宜有而有者也今乃不見子都

而見此狂人何哉。顧夢麟云：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耳。蓋喜極而謔之之詞。

山有橋松，風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與也。橋，通作喬，高而曲也。爾雅云：木上勾曰喬。松，木名。游，枝葉放縱也。龍，毛傳云：紅草也。爾雅云：紅，龍古其大者。陸璣云：生水澤中高丈餘，花作穗，紅色，本草云：如馬蓼而大。陶隱居云：馬蓼，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太者是。荇草，埤雅云：以縱故謂之龍。子充，毛傳云：良人也。正義云：言其性行充實，良善之人。狡童，狡，猶之小兒也。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詩經廣大全 卷六

聖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爾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呂祖謙云：山宜扶蘇，鳳宜有荷華，朝宜有賢俊，今公之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

穉兮

淫女之詞

穉兮穉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與也。律，禁稿而將落者也。說文云：草木凡葉落，墜地為穉。女，指穉。穉，欲落。風其吹之，叔伯男子之字也。女，指叔伯。禁，穉則風漂，與汝倡則我和。

穉兮穉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與也。漂，飄通，要，成也。輔廣云：爾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

穉兮二章章四句

爾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穉，欲落，風其吹之，以此國君弱，人其搖之，言忽之必為祭仲所逐。叔伯，羣臣相謂也。小臣，願忠于國而力不能自為，呼諸大夫告之言，汝其急圖之。汝倡則我和矣。

狡童

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

詩經廣大全 卷六

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今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言悅已者，聚子雖見絕，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不能餐，即食不下咽之意。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今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不能息，即寢不安席之意。

狡童二章章四句

爾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此鄭

人忠于忽者之辭。知突之謀立而以告忽也。狡童，指突也。不與我言，所謂陰謀也。不與我食，言將奪我祿食也。子指忽，彼者，薄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

裴裳

淫女戲其所私

子思思我裴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惠愛也漆鄭水名水經作潛水一統志漆水出開封府密縣東北至新鄭縣與洧水合且語詞裴裳涉漆子思專而我思亦專豈無他人子意汎而我意亦汎乃未絕而防其絕之詞末句是諷之非直以爲狂也

子思思我裴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亦鄭水名一統志洧水源自密縣東至新鄭縣合漆水爲雙洧洧河至西華縣入黃河士未娶者之稱

詩經廣大全

卷六

老

裴裳二章章五句

歸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箋云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夫國正之正義云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更出更入突又以奔蔡之年九月入于櫟櫟是鄭之太都突入櫟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故國人思大國正已也子斥大國之卿子若愛而

思我國有難國之事欲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漆

往告難也爾若不我思大義所在獨無他國起而

圖我者乎吾恐他人之先于也蓋激之也末句又

言所以告急之意言我國狂童之狂已甚故大國

之正已不可緩也左傳鄭六卿伐韓宣子子太叔

肅吉賦裴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

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丰

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

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六

天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箋云面貌丰丰然豐滿巷門外也送謂隨去也

言于姿貌丰然充美前日來俟我于巷悔我未得送子

而去也正義云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故悔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箋云裴禪也蓋以禪殺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

禪殺焉爲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

總稱叔伯或人之字也前二章悔其有所失于人後二

章莫其有所遇于人悔是專指之詞故曰子莫是汎指之詞故曰叔伯言今我行計備矣示錦之外加單衣案錦之外加單裳服飾整齊但或叔或伯以車來駕我即與同行耳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先裳後衣變文叶韻歸嫁也行猶在道歸則至其家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婦序云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正義云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

詩經廣大全 卷六

无

婦不從後乃追悔也上二章悔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

東門之墀

女欲奔男也序云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

者也

東門之墀茹蒹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毛傳云城東門也嚴粲云鄭要會之地墀毛

傳云除地町町者正義云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茹蒹

爾雅云茅蒐也陸璣云蒹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蒹

本草云蒹似可以染絳同經云染緋草葉似東葉頭尖

下凋莖葉俱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八月採根陳藏器云周禮庶醑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蕘荷與茜王蠱為最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欽染草之物阪爾雅云可食者原阪者不曰阪下者日陞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茅蒐生焉朱子云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嚴思子不我即

賦也栗木名踐行列貌門旁有栗栗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女不就迎

詩經廣大全 卷六

丰

我俱去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

淫奔之女言當風雨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風雨風而且雨淒淒淒涼之意喈喈雞鳴聲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平日鬱結之思頓平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瀟瀟毛傳云暴疾也膠膠錢氏云瘳也莊子膠

膠擾擾是難之意謂羣雞聲也瘳疾愈言積思之病

至此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錄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言風

雨淒淒然陰翳時暑難測然雞自喈喈長鳴不失

晨午之期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亦猶此耳今

日無復有此人若得見云何不悅也嚴粲云五公

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休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

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左傳鄭六卿餞

詩經廣大全卷六

至

韓宣子子游賦風雨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

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脫燕亦也二三君

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子衿

淫奔之詩輔廣云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

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詞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正義云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猶云狐裘黃

黃子男子也衿與襟同孫炎云交領也正義云衿是領

之別名深衣云其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其父母衣

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禮書云以緇備五采以爲樂

也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目飾以致哀也悠悠

思之長也我女子自來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言青青

子衿常在我心而不置我之不往畏人多言也子不嗣

音無乃忘我實多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佩毛傳云佩玉也士佩瑞琚琚而青組綬正義云

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謂組綬也佩玉以組綬

帶之按玉藻士佩瑞珉而組赤黃組綬毛讀禮記作青

字其本異也

詩經廣大全卷六

至

挑兮達兮在城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佻跳躍之貌謂舉止之輕狎也達放恣也謂

襟懷之灑落也關釋名云關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

也正義云爾雅觀謂之闕謂宮門雙闕舊章應馬使民

觀之因謂之觀是人君宮門此言城關謂城上高闕也

言挑兮達兮常在城關之間思之宛然在日一日不見

如三月之久況不止一日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錄序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箋云謂學

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正義云鄭國衰亂不脩學

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三章皆留者責去者之辭言學校廢者謂鄭人廢于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子指所去之學子也言天以青衿矜學士之服也昔曾與子季弟今者離羣使我悠悠思之縱我不往子亦不遠聲以相問乎挑達往來貌在城闕者入學聲也但好登高以候望為樂言汝何故廢學而去此分達今在往來在于城之闕分下二句言思之甚也箋云獨學而無偶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來子謂此詩詞意猥薄施之學較尤不相似然朱子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又

云樂善我之長育又皆仍用序說

揚之水

男女相謂之詞 雖曰相謂實皆女語男之詞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廷女

興也兄弟朱子云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終鮮兄弟自明已無他遇也子女男女自相謂也流後則浮沉而不去倚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綢繆之意人他人也廷通作誰欺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

不信

興也人實不信謂其人平日之言往往無信朱公遷云廷女則所欺者一人不信則欺人也多矣誕妄也久矣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云罔無臣也君子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正義云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弑也首二句喻忽微弱政令不行于臣下終鮮兄弟嚴粲云昭公兄弟甚眾無與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曹氏云左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

謂昭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是忽兄弟非無也子詩人自謂人謂羣臣呂祖謙云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二人箋云我身與女忽

出其東門

人見陷奔之女而作 序云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說者謂公子五爭謂宋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恒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為幸雖有東門之游女而無江漢之求思也劉會

孟云詩中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襟懷灑落似非兵革
不息男女相乘時語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
我員

賦也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綦者青艾青而微白色正
義云綦者青色之小別巾佩巾即紛悅也禮婦人左佩
紛悅紛拭器悅拭手皆巾也故下章有茹蕙之異蓋一
是紛一是悅耳嚴粲云縞衣綦巾猶云荆釵布裙也聊
且畧之詞樂謂室家之樂員古云字語詞也縞衣二句
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言出自東門見遊女如

詩經廣大全 卷六

臺

雲自我視之雖則如雲非我思所存已之室家雖云貧
陋倡隨好合聊以自樂他何慕焉

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蕙聊可
與娛

賦也閨闈東門之閨闈也閨曲城也闈城臺也闈是門
外則城回曲以障門者闈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茶
毛傳云英茶也茅草秀出之穗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
詞茹蕙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縞上章縞衣綦巾
之文亦巾也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婉今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

賦而興也朱公遷云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
也蔓延也零落也漙露多貌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
婉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適猶當也適我願兮言與我
心所懷者適相當也每章首道其景中狀其人末言其
會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

詩經廣大全 卷六

美

偕臧

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倒
句法也偕俱臧善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云思遇時也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
會焉嚴粲云邂逅謂其議速成猶迫其今今之意
邵元錫云野有蔓草昔夫子嘗賦之以目子華子
矣曰清揚婉婉也適我願也解東帛贈焉左襄二十
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饋韓宣子子

荷之子嬰齊賦野有蔓草宮子日藕子善哉音有
望矣

漆汭

淫奔者自叙之詞。序云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云鄭俗淫亂乃其風
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
也。劉瑾云自昔說鄭詩者惟以東門之墀與漆汭為
淫詩。

漆與汭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日觀乎士日既且
且往觀乎汭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

詩經廣大全

卷六

毛

勺藥

賦而興也。方者始事之辭。渙渙盛也。箋云仲春之時水
以釋水則渙渙然。蘭毛傳云蘭也。陸璣云香草也。春秋
傳刈蘭而卒。楚辭紛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昔
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中赤。高四五尺。
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可辟魚。本草云蘭草主殺蠱毒。
蜀本云葉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夏小正云五月畜
蘭為沐浴也。陳藏器云蘭草婦人和油澤頭。故曰蘭澤。
方秉蘭兮言士女相與秉蘭而被除。因以淫佚也。唐汝
諤云秉蘭之士女就大樂而言。往觀之士女指淫奔者

而言。既者已事之辭。且落辭洵訏大也。言其地信寬
大而可樂也。伊箋云因也。勺藥毛傳云香草。國經云春
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
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秋時采根。根有赤白二色。自
能收赤者。韓詩云勺藥。芝草也。董子謂勺藥一名將離。
能治能散。韓詩云勺藥。芝草也。董子謂勺藥一名將離。
可。故將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
也。言仲春冰釋。漆與汭方渙渙水盛矣。被除之士女方
秉蘭而遊矣。女日盍往觀乎。士日吾既往矣。女日再往
觀乎。汭地信廣大可樂也。士從女言因往觀相與戲謔
贈以勺藥結恩勸之厚焉。

詩經廣大全

卷六

毛

漆與汭其清矣。士與女殷其。女日觀乎。士日既且
且往觀乎。汭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
勺藥。

賦而興也。潤深貌。水深故清。殷聚盈滿也。遊人衆多而
填滿于漆汭之上也。將方且也。方且相謔而未已。不必
為誤字。

漆汭二章章十二句

齊

諸云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敕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太公望丁公、得齊公遺母家公不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遂廢是五世至哀公也、不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遂

一

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左昭二十年、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戰國策燕秦云、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瑯、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史記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括地志、天齊淵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平地出泉、廣可半畝、土人名曰龍池、朱子云、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按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今濟南府、濰州、

今濰川縣、濰州、今濰縣、棣州、今樂安州、與德州並、

雞鳴

此賢妃告君之詞、詩人叙而美之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正義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去、則雞鳴當待太師

告之、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此說夫人

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朝謂會朝之臣、不

指殿陛、盈滿也、言充滿于朝門之下也、蒼蠅、雅翼云、小

指殿陛、盈滿也、言充滿于朝門之下也、蒼蠅、雅翼云、小

二

于青蠅言賢妃御于君所、將旦告君、日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之耳、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禮人君辨色視朝、東方明、正視朝之時也、昌盛也、

正義云、朝既昌矣、謂盛于盈時、羣臣畢集、既又告曰、東

方明矣、會朝之臣既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

光、夫人心切而誤視之耳、前章聞其似而以爲真、此章

見其似而以爲真也、

蟲飛、燕巢、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廢予子情、

賦也。正義云：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蟲正義云：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飛，未必惟小蟲也。堯堯羣飛，始而雞鳴，繼而東方明，又未幾而天將旦，百蟲作矣。甘猶樂也，同夢即同寢也。箋云：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沈守正云：人將曉則更倦而更睡，蟲飛飛，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會會朝也。君未視朝，臣固不能遽入，此所謂會亦會于朝門外耳。歸毛傳云：卿大夫朝會于君，朝庭政夕歸治其家事，會且歸者，正義云：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早罷歸矣。庶衆也，既又告曰：天將旦。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百蟲飛飛，堯堯不樂，與子同寢而夢，但會朝諸臣且欲速就事，早歸矣。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也。李樛云：自古人君脩身謹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肯有忠臣義士亦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雞序云：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

獵者相稱譽之詞。詩人述國人向勇好勝之習，見

化之從來，時雖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僕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朱子以哀公未有考不從。

子之還兮，適我乎。猶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

賦也。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正義云：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獨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士大夫出田相遭也。還，便捷之貌。猶齊山名，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南。驅，驅馬也。從，逐也。肩，亦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四

作研毛傳云：獸三歲曰肩，儼，利也。言子之周旋便捷，適我于猶山之間，我與子並駕逐兩肩，子乃揖讓，我謂我甚儼利也。以子之能，尚見推仰，此自矜于黨，以氣陵之之詞。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也。章潢云：詩人直述其詞，而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誇之俗，昭然不容掩矣。

子之茂兮，適我乎。猶之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好。

今。賦也。茂，美也。道者，適猶之道。牡與上章肩，皆不明言其何獸好，即序所云閑于馳逐謂之好也。好應茂，咸應目。

各可意會俱主獵說

子之昌今遺我乎猶之陽今並驅從兩假今抵我謂我城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貌頭白頰高而廣後兩
雅云狼牡羅_音牝狼其子_音殺結絕有力迅埤雅云狼駟
腸腸直其糞相直爲是故也瑞應圖云白狼王者仁德
明哲則見賦謂技藝之善

還三章章四句

者

利時也時不親迎也序此託爲婦之詞以刺之觀

詩經廣大全卷七

五

篇中所云者乃朝內之位至充耳瓊華之飾又非士
庶所有當非刺民間之詩也

俟我於者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向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爾也門屏之間曰者謂門內屏
外人君視朝所立處也者與寧音義同按昏禮婿往
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
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所謂俟我于者者即昏
禮婿俟門外婦至揖入之時也充耳淇奧傳云充耳謂
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羅氏云瑱以玉爲之以續綽
之而屬于枕懸之當耳統緒如條上屬于衡者箋云所

以懸瑱者或名爲統緒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尚

箋云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與也瓊
玉之美者華正義云謂色有光華按毛解充耳瑱瑱謂
天子用玉諸侯用石據周禮升師職但云玉瑱絕無用
玉用石之別此瓊華當即是玉箋以爲石色似瓊瑱解
顏夢麟云充耳二字領頭以素而懸此瓊華之瑱也言
君子待我于門內之寧我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以素
絲爲統統末加以瓊華之瑱焉詩隱約不露只一俟字
寓意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向之以瓊瑩乎而

詩經廣大全卷七

六

賦也堂下至門謂之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俟我
於庭即昏禮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青統之青也
瑩玉色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向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堂正寢也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
之時也呂祖謙云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婿
道婦入故于者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黃統之黃也
統有五色故于者言素于庭言青于堂言黃取以叶韻
變矣正義云瑩是華之別名言瓊華瑩瑩總借草木以
形容玉之光色耳謝枋得云脣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

不知禮耳

者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

淫奔者之詩。序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云。此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東方之日。今彼姝者。子在我室。今在我室。今履我即兮。

與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皆往來無休期也。故因所見以起興。履。躡。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路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今彼姝者。子在我闥。今在我闥。今履我發兮。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七

與也。闥。門內也。室在寢內。闥在門內。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袁輝云。此女蓋旦來而暮去者。來則在室。去則在闥。自室而出于闥。將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

刺其君與后無節。號令不時。序云。刺無節也。朝廷與后無節。號令不時。華蓋氏不能掌其職焉。毛鄭欲以經合序。因解卒章云。佛木之不可為藩。猶狂夫不任華蓋氏之事。然序所謂華蓋氏不能掌其職者。蓋亦無所歸咎。而責諸華蓋之詞。非大指所在。畧之可也。

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顛倒衣裳。急遽錯亂也。自從也。公君所也。禮。羣臣之朝。辨色始入。有常期也。今東方未明。急起而顛倒其衣裳。亦既早矣。方顛倒衣裳之時。已有自公所來召者。君與尤早矣。說死載。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舍。唐賜太子衣一襲。勅舍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簪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舍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封為太子。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八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封為太子。

賦也。曉明之始。升令。號令也。上章召之。第召見其人耳。

此則將有所使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此也。上二章刺君之失時。此章言時之易辨也。柳說文云。小楊也。朱子云。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夏小正云。正月柳稔。樊。藩籬也。種菜曰圃。瞿。驚。驚。領之貌。晨夜。毛傳作晨夜。按。朱傳多有與毛傳異字者。他如終然。允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賦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然厲矣之然作爲、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小旻抑二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天降滔德之滔作滔、降予卿士之予作于、不能晨夜謂不能候晝夜之節、明而動、晦而休也、夙早也、莫說文云、日且莫也、字从日在艸、中言折柳以樊圃、若不足恃、然狂夫見之、尚驚顧而不敢越、此猶晨夜之限、其明今、功不殊之卑、則失之莫也、刺意在不諷則莫一句、首二章極言其早已合得他日不免又太莫意、詩但從早說去、而末以一莫字結之、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九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

襄公淫于姜氏、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魯桓公名軌、一名允、夫人文姜、則齊僖公之女、襄公親妹也、以桓三年歸魯、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即莊公也、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將行、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誦之、夫人誦公于齊侯、述公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新幹也、而殺之、莊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十

公即位、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四年三月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又會齊侯于穀、至八年冬齊侯爲無知所弑、十五年夏姜氏如齊、十九年秋姜氏如魯、二十年二月姜氏如魯、二十一年七月姜氏薨、正義云、左傳于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蓋淫生于聚姑、不宜既嫁始然、且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爲公請張本、故于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遷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遷何、念母也、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遷于齊耳、其實先在丁齊、木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濼、是從魯往之、則于會之前已反魯矣、杜預以莊元年文姜來、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遷于齊、此預創爲說、前儒盡不然也、按此詩以桓公存時姜氏如齊而作、然非必定爲桓十八年時也、豐道生云、春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至十四年其父僖公祿父卒、禮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則文姜自桓四年之後歸寧已當十度矣、其

不見于經者春秋常事不書父母在而歸寧禮之常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日歸止曷又懷止

此也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綏綏求匹之貌箋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魯道蕩魯之道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詞言南山崔崔高大雄狐之在其上者綏綏然求匹居高而行邪行人所恥惡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士

魯道蕩然平易齊子音從此道歸魯既日歸止則魯婦矣何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日庸止曷又從止

此也葛屨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總黃總青絢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注疏云複下也日葛屨下日屨屨飾如緇六色相對為文屨飾如緇五色相對為文舄屨有絢飾以有絢手底相接之縫有純以爲絢者飾也凡屨舄各象其袞之色太裘袞衣鷩衣毳衣

緇衣玄衣此六服皆緇裳赤舄韋弁衣以韠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

律衣玄舄綸翟青舄闕翟赤舄鞠衣黃屨禮衣白屨承衣黑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韠翟者舄耳素屨即散屨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葛屨據夏而言若禮服雖夏當用皮兩二屨也呂大鈞云屨與屨為耦雖五兩各相耦冠弁冕之總名也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韞韞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辟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按說文云系冠纓也羅中行云二組屬于弁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綏王藻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圭

云有事然後綏大朋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禮書云喪冠不綏吉冠皆綏言以葛為屨則有五兩以綏飾冠則必以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葛屨如之何衡從其取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日告止曷又物止

典也此下二章追原魯相成昏之始本不以正而反言以刺之執種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毛傳云衡種之從種之然後得麻齊民要術云麻欲得良田不用故種耕不厭熟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

蓋古法也。必告父母。娶妻者必稟命父母。父母熱壽以爲可而後娶之。所以隆重其事而不敢苟合也。嚴粲云。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勸窮也。言苟告父母而娶。則父母憚擇必得佳偶。何至窮極邪意若此乎。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日得止。曷又極止。

與也。克能也。爰云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極至也。言苟因媒約作合。則始合以正。何至恣極其邪意如此乎。按春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圭

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麻。左傳云。成昏于齊也。杜預云。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是則桓之娶文姜。初不由媒而得。故詩人反言之。如此。呂祖謙云。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遇以爲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爲甚。惡也。及魯桓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羅拉幹之禍。人其可以斯須去禮耶。錢天錫云。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昏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聖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

之敢于淫妹。以桓之中休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

戒人黷等也。

無田甫田。維秀駉駉。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此也。此詩全篇皆比。如小雅鶴鳴之例。上二章駉駉等之無益。末章駉駉序之有成。正以見其不必黷等也。田謂耕治之。甫大也。秀。官苗之草。雅翼云。今狗尾草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駉。駉。朱子云。張王之意。嚴粲云。蔓延長茂。如有駉駉之狀。切切。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七

酉

維草其盛矣。無思遠人也。實勞我心矣。人之厭小務大。忽近圖遠。無益也。

無田甫田。維秀榮榮。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此也。榮。謂榮然挺立也。呂祖謙云。駉駉榮榮。皆稷秀佼。慶嘉穀之狀。但說文云。偕也。

旋兮。變兮。總爾。爾兮。今未幾見。今突而弁兮。

此也。旋。變少好貌。爾。爾。爾貌。嚴粲云。言爾爾如。卬字之形。未幾。未多時也。突。說文云。大從穴中暫出也。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弁。冠之大名。言旋變然。總爾之童。未久見之。而忽戴弁以出矣。循序者。小自可。大邇自可。遠

也前二章非言當安于近小也但欲遠大者必自近小始耳徐常吉云先哲有謂甫田惜進學衡門悟處世可謂善讀詩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

獵者相譽也序云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焉朱子云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盧令今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毛傳云田犬也正義云犬有田犬守犬義訓云

詩經大全卷七

室

良犬韓有盧宋有鵠盧黑色鵠黑白色令令綴環聲正義云環在犬額下如人冠纓然故云綴環聲其人指獵者逐獸者犬發聲指示者人也美以旧事便捷輕利言仁寬厚之意從狩必俱須禽必均是其仁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譽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謂大環實繫掛好貌

盧重鋲其人美且偲

賦也鋲一環貫二也謂一大環偲多矧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嚴笏

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嚴笏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此也嚴康也笏梁俱見郡谷風魴見召南汝墳鱖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鱖魚焉其大盈車是鱖為大魚也故毛傳云鱖大魚然此詩配魴鱖言之則鱖特魴之類耳且莊車之魚非可入笏故箋以魚子易之爾雅云鱖字通用魚子國語里革云魚禁鯢魴鳥翼鰈卵是鱖為魚子也箋云魴也鱖也魚之易制者然而嚴敗之笏不能制歸歸齊也其從箋云姪娣之屬如雲言盛也言嚴笏在梁雖魴鱖之魚任其往來矣故齊子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詩經大全卷七

去

嚴笏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此也鱖陸璣云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嚴介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脂茹或謂之魴或謂之鱖南州人謂之魴鰈堪雅云性旅行失水則死如雨言多也

嚴笏在梁其魚唯魴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此也唯唯毛傳云出入不制正義云魚行相隨貌如水喻衆

嚴笏三章章四句

序序云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齊則通齊魯則外朱子謂淫是爲二國患也。桓當作莊蓋以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及公薨于齊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于春秋一書則不能防閑當屬之莊公矣故改爲刺莊公是朱子但據左傳桓十八年姜氏如齊襄公通焉而不知桓十八年以前桓三年以後姜氏未嘗不如齊齊襄未嘗不通姜也辨見南山篇郝敬云夫爲妻綱如笏可制魚子之母猶曰弗克故敵笏以刺夫猶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七

載驅

齊人刺文姜來會襄公也。序云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載驅薄薄簪弗朱帶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也薄薄疾驅聲簪方文席也弗車後戶也簪弗謂以又竹簪爲車蔽也朱朱漆也帶章之別名以帶輓車以爲圓漆之以朱所以爲飾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宿之舍言驅車薄薄然疾以簪爲車蔽以朱帶爲飾魯道蕩然平易齊子發夕而行魯無顧忌也

四驥濟濟垂簾淵淵魯道有蕩齊子豈第賦也。駿馬深黑色濟濟美貌淵淵柔也豈第樂易也言四馬皆駿濟濟然美垂其六轡淵淵然柔魯道蕩然平夷齊子樂易而來曾無慚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翺

賦也汶水由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湯湯大貌行人往來之人彭彭多貌翺翺毛傳云猶彷彿也言汶水湯湯然盛澄汶水而行者彭彭然多亦誰不瞻視者乃魯道有蕩齊子翺翺而來顧不知恥也汶水滔滔行人德德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大

賦也滔滔流貌德說文云行貌上章以水之盛對言人之多此章以水之流對言人之行各有當也謝枋得云豈第翺翺遊敖文姜情態歡忻快樂如此無忌憚見矣載驅四章章四句

猶璧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序又云人以爲齊侯之子焉以展我甥今句謂拒時人言齊侯之子故也今按詩中不必有此意

猶璧周今顧而長兮抑若揚兮美日揚兮巧趨踰兮射則

賦今

賦也。荷蹙數詞正義云荷是心內不平蹙是口之噤咀
皆傷嘆之聲。顧夢麟云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荷蹙
起而合韻無限。展揚句亦贊辭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
謂又有微刺也。昌盛也。各章首句俱兼威儀技藝言此
句是制領而長四句威儀之盛末句技藝之盛下可類
推。願長貌長以體貌言抑揚以容止言抑若揚者言公
于容止雖抑之不欲表著若若揚而文章莫掩況揚之
又當何如揚朱子云目之動也時方賓主酬酢見其目
之揚舉也。公羊傳云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歸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九

反為大夫于宋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
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然則魯莊公之美當時侈稱之
矣趨疾行也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禮有徐趨疾趨
為之有巧拙故美其巧趨駘毛傳云巧趨貌朱子云趨
與如也此蓋升階降階就位復位之時其揖遜之威儀
如此射諸侯相朝而賓射也威善也虛贊其善引起下
章終日不出正及射則賁今則賦之實也言荷蹙魯公
威儀技藝何其盛也體則願長而容止莫掩日則揚舉
而趨走類如威儀之盛如此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正志
直體射無不誠技藝之盛如此

荷蹙名今美目滿今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
賜兮

賦也名猶稱也清目清明也儀賓射之儀儀既成言終
事而禮無違也終日猶云畢事侯射布也侯有皮侯采
侯賦侯三者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按皮侯者
大射之侯也凡侯皆布為之皮侯則以虎熊豹麋之皮
飾其鵠示取猛也又方制皮以為鵠謂之鵠者于侯
中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五采之侯者賓射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十

之侯也亦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為
正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五正五采之正也中朱
外諸侯三正孤卿大夫二正去白蒼而士射亦侯
二正凡正畫布為之其大如鵠獸侯者燕射之侯也畫
獸為侯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白上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白布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也君
畫一臣畫二取陽奇陰偶之義畫虎熊豹取君臣相犯
畫麋鹿豕取其君臣相養正侯中之的也皮侯謂之鵠
承侯謂之正考工記梓人為侯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
鵠居一焉謂之鵠者取名于鵠鵠小鳥而難中射

以中之爲傳故取名焉正大如鵠亦參分侯廣而正居
一正亦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故取名正以承畫之有
五正三正二正之別五正之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
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于外射按射人
職諸侯三正此詩所言諸侯賓射乃三正之侯也不出
正發必中的也凡禮射三番而止第一番使三耦射之
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
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復射取中于樂節始取荷能中
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
兩番君與卿大夫等射通三耦三而止而云終日不出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展誠也姊妹之
子日甥展我甥今言稱其爲齊甥也此句又總上威儀
技藝言之言甥甥公威儀技藝皆可稱也日則清明
而美儀則終事無失威儀可稱如此射雖終日不出于
正技藝可稱如此信無愧爲齊甥與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舞于
羽之舞選箋云謂于倫等最上朱子云異于衆也貫貫
布也每射皆貫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始釋算邪射禮

云司射堂下北面命日不貫不釋是也所謂釋算者即
釋獲也算長尺有寸每中一矢則釋一算盛算之器
日中註以木爲之刻爲獸形塗之以紫前足跪盤背爲
員孔令容八算司射人各一矢周禮司弓矢掌八矢
之法在矢繫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發矢銀矢用諸
近射田獵增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注
在殺增恒弓所用繫銀弗庫弩所用四矢禮射每發四
矢謂之乘矢有司初授矢于射者射者受之指三挾一
小謂指三矢帶右而以一矢挾于弦及射則次第發之
也周禮射人獸云王樂以鸞虞九節諸侯樂以狸首七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節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士樂以采芣五節九節謂
歌九終先五節以聽後四節以應乘矢七節三節完以
聽五節一節先以聽尊卑樂節雖不同後四節以應乘
矢則同反箋云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
處也以禦亂兮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呂祖謙云
莊公弓矢之精觀其以金僕姑名射南宮長萬莊公大
射長萬之役公可見矣言甥甥公威儀技藝變然好也
目則明而有則美婉手可威儀之變如此時乎舞則
異于衆時乎射則中而貫準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
巧力俱至誠可禦亂技藝之變又如此合衆美于一身

似可無憾矣而每爲人所不足何哉李悝云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于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猜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強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傾而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務本何所補哉宋彭龜年爲嘉王先宗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曰朱熹也自後每講必問嘉說如何及嘉王卽位爲是帝趙汝愚薦嘉遂白知潭州召入經筵

猗曉三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魏

詩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葬飲食惡衣服卑官室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于時猶存及今魏君處且福急不務廣脩德于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降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常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云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四

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魯詩世學則云畢公高文王庶子武王弟也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十餘世晉侯詭諸滅之畢萬降于晉爲大夫得食邑于魏畢萬生犇犇生魏武子錡錡生魏悼子呂相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襄子魏獻子舒舒生魏襄子曼多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爲魏文侯而與趙將韓皮廢晉靖公爲家人文侯之子則魏武侯擊犇之子則梁惠王犇也其後又六傳而至魏王假爲秦所滅蓋自畢公國于今解州之地即今山西至畢萬復邑于此呂相徙次霍魏舒分晉十縣斯城少梁滅晉擊城安邑晉徙大梁故秦灌大梁虜假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蘇轍云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邯鄲之于衛也宋公遷云魏詩爲晉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宋子云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皆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詩故云魏詩皆宋滅時作正義云襄二十九年左傳

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儉風而無德以將之失于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

魏地陞陞其俗儉而福急故縫裳之女作是詩以刺之序云刺福也魏地陞陞其民機巧趨利其君貪得福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縻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縻之好人服之

詩經廣大全

卷七

聖

典也糾糾毛傳云猶縻縻也正義云稀疏之意朱子云縻縻寒涼之意縻縻毛傳云猶縻縻也正義云縻縻之貌說文作縻云好手貌女婦未廟見之稱也毛傳云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終以絨袂衣也箋云使未三月婦經裳者利其事也要裳縻縻衣領好人朱子云猶大人也言糾糾縻縻本非可以履霜今則可以履霜矣縻縻女手本末可以縫裳今則可以縫裳矣又使治其要縻適要縻方成人遂從而服之若不俟其治之畢者徐光啓云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不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與宜岸宜獄一例意旨殊佳

若作隱字格則淡然無復義趣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邪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辟貌嚴整云委曲遜順貌左辟楊守勛云古人以右爲尊故讓人在右而自辟于左也褊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福說文云衣小也或云衣急蓋以狹小而急故取以名焉輔廣云此章刺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弄

其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觀之則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飾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矣然其心褊迫急促如前所云是以不能無刺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輔按侍老篇云象之褊也褊一名褊首若今之釵非

男子之飾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廢者怨之好人即內子也

汾沮洳

刺儉不中禮之詩國儉則示之以禮儉不中禮故以爲刺亦由褊心而然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
興也汾水名一統志汾河源出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管
涑山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陸璣云莖大如箸
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蘭緒
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
冀州人謂之乾絳埤雅云子如栝實而紅今吳越呼爲
茂子彼其之子指在位者美以威儀嫺習言無度言不
可以尺寸量也朱公遷云此以兩彼字相呼爲興後兩
句轉其語而織之顧夢麟云以無度反照則言采其莫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公路朱子云掌公之路車
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按左傳宣二年初驪姬之亂
詛無裔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立卿之
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立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
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
族冬盾爲旄車之族服虔云軹車戎車之作杜預云公
行之官是也蓋公族以適子爲之公行以庶子爲之其
稱餘子者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盾自以爲本
庶子故辭公族而爲公行即公路也言彼汾之沮洳有
莫生焉則隨采而足矣彼其之子儀容修整禮節舒徐

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美而其中福急殊不似
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上沮洳廣指汾旁所浸之地此則
就近水之處而言差狹矣英草木之華如英言開雅藻
飾文采若見如華之可觀公行即公路也正義云以其
主君路車謂之公路至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正是
一官變文韻句耳

彼汾一曲言采其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此一方又狹矣苢毛傳云水蔞
也爾雅云苢牛唇郭璞云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生陸璣云今澤蔞也葉如車前草大味亦相似爾雅云
春生苗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蔞似殺精草
美如玉者容飾溫潤縝密無瑕可指公族箋云王君同
姓昭穆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晉荀家荀會樂屬韓無忌
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疏公族之官掌
攷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屬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國有桃

詩人憂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序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蓄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朱子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國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騶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也。樹果曰實殺食也。毛傳云曲合樂。琴曰歌徒歌曰謠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歌謠正以寫所愛。

詩經廣大全 卷七

元

非假此釋憂也。實則茹而納之憂則寫而出之以事理之必至焉。與我士詩人自謂也。彼人二句即不知我者之語。彼人指魏君臣子曰指歌謠言其助語辭。彼國有桃其實可殺矣我心有憂則歌謠以寫之矣。不知我者謂我指斥時事長言無忌是為騶慢且曰彼所為已足矣。子言何為如此。然則國人狃于燕逸誰知我憂者人不知我特求之思耳。誠思之自知我憂所在而不非我矣。輔廣云秦離之憂愛王室之已覆也。國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宜也。謝枋得云使忠臣義

士之心略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羣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所當行者何事急為扶顛持危豈驟滅其國哉。

國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那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問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與也。棘毛傳云棘也。卑雅云酸棗也。圖經云酸棗野生似棘而圓小味酸爾雅疏云棗實小而酢者名棘。那且畧之詞行國如屈原行吟澤畔之謂蘇轍云那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問極謂出遊狂歌似縱恣不羈也。

詩經廣大全 卷七

手

國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步姑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序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箋云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朱公遷云觀防姑而魏之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賦其民者可見。

步彼姑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正義云釋山云多草木姑無草木岐。毛傳云無

草木曰岫、下云有草木曰岫、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趙顧光云、山久則草木生之、故从、古、都、改、云、征、大、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眺、託言以寓望鄉之情耳、父、曰、二字貫至末、皆想像父念已之言也、上猶尚也、旃之、也、言我行役思親、登山望父、必曰嗟予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待止息、庶幾慎之哉、善保其身、猶可來歸而、不止于彼也、徐士彰云、不言已念親而反言親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

陟彼岫兮瞻望母兮母日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哉猶來無棄

賦也季少子也無寐言其勞之甚也棄棄尸中野也

陟彼岫兮瞻望兄兮兄日嗟予子行役夙夜必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言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賴以養父母者兄也爰陟岫而望兄兄必日嗟予子行役夙夜與儕爲伍不得自如庶幾慎旃無死猶得同侍父母也

陟岫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思與其友歸于農圃

也序云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蘇轍云國削則民削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朱子云國削則民隨之序文殊無理

十畝之間今桑者閑閑今行與子還今

賦也畝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禮記疏云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至桑孝公始制三百四十步爲畝故程子云古百步當今之四十一步今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桑者猶言老農老圃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將也還猶歸也仕于朝者方極匆忙而回

詩經廣大全 卷七

三

顧農圃反自閑適安得不美

十畝之外今桑者泄泄今行與子逝今

賦也十畝之外隣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

美賢者勵志也序云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說者謂在位貪鄙不稼不穡四

句是也君子不得仕進首三句是也朱子云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如後世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者

坎坎伐檀兮與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伐檀聲檀材可爲車四牡檀車幃幃是也干
匡也漣風行水成文衡語詞通作兮伐檀稼穡并獵俱
借以形容君子之自食其力志有如此非真以君子爲
輪輿者流也禮之曰稼敘之曰禮胡何也胡取胡可取
也禾嘉穀也廬一夫所居也禾三百廬者三百家之稅
食邑所入也所以言三百者易訟封其邑人三百戶先
儒以爲下大夫制語稱伯氏駢邑三百是也下億罔攸
此廬內有困困所藏每困各得禾秉一億徐光啓云稼

詩經廣大全 卷七

重

蕭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
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
獵正義云經曰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
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晝夜狩獵四時縣繫也貍獸名爾
雅云貍貉子貍輔廣云不稼穡則不得粒食不狩獵則
不得鮮食人所食雖多此二者爲大故舉言之素空餐
食也言君子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今乃真之河
干但見河水清漣則非用檀之地干食力之志不遂矣
然君子豈以此自沮其志以爲不耕則不可得禾不獵
則不可得獸彼君子兮不以謀之不遂自悔而益以事

之當爲自勵是眞能不空食者矣君子寧勞而無功不
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衡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賦也伐輻蒙上章言伐檀爲車輻也輻說文云輪轄也
謂車輪中木之直指者考工記輞人云輪輻三十以象
日月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側旁也直毛傳云直波
也億毛傳云萬萬日億箋云十萬日億按億有小大二
數楚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小億也數

詩經廣大全 卷七

焉

萬至萬日億是大億也韋昭云十萬日億古數也秦時
改制始以萬萬爲億然則從鄭爲正箋云三百億禾秉
也之數正義云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特毛傳云
獸三歲曰特爾雅云禾生三稜二師一特此特應謂禾
耳上下章貍貉皆專指一物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漣兮河水清且淪衡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賦也輪說文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輪考工記兵車之
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

之輪六尺有六寸、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乘又云、輪人為輪、新三材、所以為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設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轉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散三材不失職、散、盡而復謂之完、游、見王葛、高、淪、毛、傳、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因、說、文、云、廩、之、圖、者、方、謂、之、京、鵠、見、鄭、風、發、說、文、云、餽、也、从、夕、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

民困于食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序、云、刺重、敏、也、國、人、刺、其、君、重、敏、蠶、食、于、民、不、脩、其、政、食、而

詩經廣大全卷七

五

畏人若大、鼠、也、朱、子、云、此、亦、托、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也、徐、光、啓、云、此、詩、託、言、之、比、益、為、尊、者、誰、故、寓、意、于鼠、不、必、補、正、意、一、段、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說為、是、碩、鼠、爾、雅、二、疏、鼠、郭、璞、謂、頭、似、兔、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爾、雅、四、疏、鼠、許、慎、謂、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

足于頸、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婦、鼠、也、貫、習、顧、念、逝、往、適、之、也、樂、土、有、道、之、國、速、稱、樂、土、故、美、之、辭、爰、於、也、所、猶、處、也、言、碩、鼠、碩鼠、母、食、我、黍、以、戲、吾、生、吾、已、三、歲、習、女、之、苦、今、猶、莫、我肯、顧、念、我、逝、將、去、女、適、彼、可、樂、之、土、既、適、樂、土、豈、不、得、我、所、乎、古、者、三、年、大、比、民、數、改、定、版、籍、此、時、聽、民、遷、徙、故、云、三、歲、貫、女、逝、將、去、女、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詩經廣大全卷七

五

此也、麥、者、接、絕、續、乏、之、穀、今、為、所、食、民、困、甚、矣、德、惠、也、不、肯、施、德、于、我、直、謂、逐、其、生、無、屈、抑、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此也、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木、秀也、食、至、此、比、其、食、之、甚、也、勞、勸、苦、也、謂、不、以、我、為、勸、勞也、永、號、長、呼、也、被、其、害、故、哀、鳴、去、則、害、不、及、故、曰、為、誰永、號、徐、光、啓、云、載、碩、鼠、于、魏、風、之、末、以、見、并、于、晉、之、由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經廣大全卷七終

詩經廣大全卷八

唐

請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樊改爲晉侯嚴榮云得名晉以水得其地一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晉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恤于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壽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

詩經廣大全卷八

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于絳云史記云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侯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晉語云景霍川爲城汾河涑洽以爲淵地里志云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

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朱

子云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劉瑾云叔虞封唐樊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叔虞子樊武侯寧族成侯服人厲侯肅侯宜臼肅侯司徒賦侯緡侯費王每叔父侯仇侯季侯平孫侯寧侯光小子侯緡是十七爲曲沃武侯至緡也其後明武公緡以公記諸爲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于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

詩經廣大全卷八

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諸侯諸云晉穆侯徙都于絳孝侯改絳爲翼景公遷新田按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卽秦漢之晉陽縣有唐城叔虞子樊父所徙也晉水出其縣西南十里懸轡山曲沃今爲解州聞喜縣漢武帝元鼎六年于此開南越終翼俱在翼城縣東南屬平陽府被故更名聞喜終翼俱在翼城縣東南屬平陽府平陽府又有曲沃縣亦成師所封絳州絳縣景公所徙之新田也

蟋蟀

民間歲晚燕飲而作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

故作是詩以聞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朱子云、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僭公者、蓋特以諡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足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三

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劉瑾云、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深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之唐、不知太師特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于堯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說文作蟋蟀、陸璣云、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蟀、一名蜻蛚、或謂之促織、雅翼云、蟋蟀夏生、秋始鳴、寒則漸近人、好吟于土石甕壁之下、尤好閤勝、輒吟鳴、其聲如急織、在堂毛傳云、九月在堂、半

通作秋、毛傳云、遂也、歲聿其莫者、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故九月歲莫也、除去也、黃佐云、日月其除、此務農既閒之候、與日月逝矣不同、徐常吉云、務閒之日、月將舍我而去、則農時復興、有不暇爲樂之意、已過大極也、康樂也、職主也、居箋云、所居之事、張載云、謂其位也、見在所居之位、各有當盡之業也、黃佐云、職思其居、但就農說、不干狩獵蠶桑事、汪終歲勞苦句、可見荒毛傳云、大也、荒者、廣遠之義、好樂過甚、其情蕩然、無復簡制也、此詩原不爲及時行樂發論、正意止在好樂無荒四字、却從今我不樂倒翻來、而急以正意喚醒、良善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四

瞿瞿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之意、所謂良士、卽于瞿瞿見之言、蟋蟀在堂歲遂莫矣、今我不樂日月去矣、但不可過于求安、當思其職業所居樂不廢事、若良士之瞿瞿然遠慮可矣、良士句與職思句相應、說下二章、傲此左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聖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逝、往適行也、外、餘也、外非外患、只是常職之外、如媚姪有往來之禮、隣里有任卹之誼、皆是也、若外患便

與思憂無異、蹶蹶動而敏于事也、上章懼懼、第寫其顧慮周旋之狀、未見于爲也、至此則亟見于爲矣、輔廣云、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前章其莫其逝、皆豫擬之詞、此役車其休、但仰境而言、役車、春官中車職云、庶人乘役車、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禮書云、役車牛車也、箋云、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正義云、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慆、毛傳云、過也、郝敬云、慆、滔通、不反、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五

也、職思其憂、卽思其居其外之可憂者、嚴粲云、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于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休休、樂而不淫、不願乎外也、此懼懼蹶蹶之本、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樛

此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用不能、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酒壻、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云、宛其死矣之言、

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山有樛櫨、有榆、有衣、裳、弗曳、弗斐、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典意以二有字引起下文有字、蘇轍云、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于無用而已、樛、櫨、屬、卽刺、櫨、也、陸璣云、其針、刺、如柘、其葉、滿、爲、茹、美、滑、于、白、櫨、櫨、總、言、諸、櫨、也、櫨、類、有、十種、樛、爲、刺、櫨、櫨、之、白、者、名、粉、故、爾、雅、云、櫨、白、粉、陸、璣、誤、釋、櫨、爲、白、粉、而、朱、子、因、之、陶、隱、居、云、櫨、皮、性、至、滑、利、初、生、莢、仁、以、作、糜、羹、衍、義、云、櫨、皮、磴、磴、爲、粉、歟、歲、代、食、之、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六

民要術云、榆至十五年、中爲車較、曳、猶、披、拂、也、廣韻注云、牽也、又引也、正義云、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嚴粲云、漢文帝、黃衣不曳地、曳有優游娛適之意、斐、毛傳云、亦曳也、馳驅、俱是乘車事、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愉、樂也、言山有樛櫨、有榆、有其材者、貴能用、今子有衣裳、而不曳、斐、有車馬、而不馳驅、宛然坐見其死、他人取以爲樂矣、劉瑾云、是其憂遠及于身後、而欲盡樂于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愈慙矣、

山有樛櫨、有榘、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典也。考說文作概。爾雅云：栲，山栲。郭璞云：栲似栲，色小白。亦類漆樹。俗云：櫟栲漆相似如一。張萱云：栲以不才而壽，與栲相類。故莊子有大栲之說。杜預雅云：櫟也。說文云：櫟，栲也。陸璣云：櫟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禁疎，華如棟而細。蔡正白：栲可爲弓弩幹。考工記取幹之道：栲爲上，櫟次之。張萱云：櫟梓屬，又名萬歲。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卽此。楊慎云：官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爲萬年枝，非也。廷庭通酒散水之名。栲，除也。从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七

土从帝，舍意。酒埽，謂以水濕地而拊除之也。曲禮云：凡爲長者奠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少儀云：汜埽曰埽。埽，席前日拊。拊，席不以風執其席。管子云：凡拊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酒，室中握手執其臂，擗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拊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拊母有微，拊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拊之，以禁適已。實帚于箕，遂出，棄之。廷內爲樂之所，鐘鼓爲樂之具。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凡奏樂必有

鐘鼓也。鼓，鐘鼓之鼓，以支動其聲也。考通作攷。說文云：攷，擊也。保，居而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典也。日，鼓瑟。正義云：言子既有酒食矣，何不日鼓瑟而飲食之？二且字有勿問其他意。永，日。嚴粲云：言來日已短，宜及今爲樂，以延引此日也。

山有樛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八

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取齊女姜氏爲夫人，生太子仇，少子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侯甸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弗聽。晉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平爲孝侯。誅潘父，桓叔卒。桓叔之子，是爲莊伯。試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爲鄂侯。鄂侯卒，莊伯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莊伯。莊

伯走保曲沃、晉人立鄂侯子爲哀侯、莊伯卒、子僖立、是爲曲沃武公、武公伐晉、虜哀侯殺之、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武公誘召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哀侯弟緡爲晉侯、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列爲諸侯、于是盡并晉地有之、

樂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

此也、鑿鑿、巉巖貌、悠揚之水、其流清淺、中有白石鑿鑿、然立于水中、水弱而石壯也、晉弱沃強之象、素、說文云、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九

白紵繒也、雜記注云、生帛也、素衣、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後世謂之中單、嚴粲云、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注謂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爵弁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褱衣、衣上加朝服、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士助祭于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朱朱緣也、謂染繒爲赤色、爲中衣之緣也、襮、領也、爾雅云、繒、領謂之襮、謂繒刺白黑文以覆領也、蘇轍云、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繒繒、郊特性云、繒繒、丹朱中衣、

大夫之僭禮也、禮記疏云、素衣朱襮、國君之禮、大夫士不用繒繒、丹朱、但用采純、繒而已、今國人具此服、將以進之、桓叔見欲奉爲諸侯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既見而樂、是未然事、言悠揚之水中、有白石巉巖、石勢勝于水矣、我將具諸侯之服、從子于沃、戴子爲君、使得見君子、則從沃之願、慰云何而不樂也、

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繒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

此也、皓皓、白貌、言水微而石顯也、繒、毛傳云、繒也、謂刺繒繒以覆領、卽上襮也、鵲、曲沃邑也、正義云、晉封桓叔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十

于曲沃、非獨一邑、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云何其憂者、晉衰沃盛、從沃之願、既遂、則可以免禍而無危、何憂之有、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也、粼粼、毛傳云、清澈也、朱子云、水清石見之貌、言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命、桓叔之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朱子云、問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云、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于齊、亦猶是也、故

其召公子陽生于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左定十年侯犯以邱叛叔孫武
叔訓駟赤日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
言矣叔孫稽首謝其受命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

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其蕃衍
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與而此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與而此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士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與而此也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與而此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與而此也兩手曰芻禮書云芻二升二芻爲豆四升爲
厚也見盤根深厚不可卒拔嚴粲云此詩言桓叔之強
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彼而意在此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綱繆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者
故詩人述其喜幸之意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

與也綱繆猶纏綿也正義云束薪之狀三星毛傳以爲
參也參爲白虎宿參雖十星然實三星下三星曰代其
外四星爲左右肩股見于十月而中于正月箋及朱子
皆以爲心也心爲大火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見于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士

三月而中于六月箋所以易傳者心宿以辰月昏時始
見于地之東方經言男女失時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
婚適見心宿故以三星爲心也然此詩所謂失時當不
止如標梅之失時若止是踰建卯而建辰則過時無幾
不應喜幸若是之甚想是國亂民貧男女有過婚姻之
年耳在天謂初昏始見東方也嚴粲云二十八宿半隱
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今夕何夕喜慰之意良人
夫稱也子婦自子也觀其婦語夫曰方綱繆以束薪也
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何夕也忽見良人之在此幸生
望外何以展情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綱繆東粵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與也此夫婦相語之詞也、笱說文云、刈草也、隅東南隅也、邂逅相遇之意、子兮子兮、夫婦之相子也、

綱繆東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者子兮子兮如此祭者何

與也此夫婦相語之詞也、戶室戶也、疏義云、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夜分而正南、此以夜之淺深為序、祭美也、子、夫白子也、

綱繆三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三

杖杜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伏焉

與也杖毛傳云特貌蓋樹之特生者杜赤棠也詳召南

甘棠湑湑盛貌王安石云潤澤也踽踽獨行無所親暱

之意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

踽曾杜之不如矣此反興也以兩句與一句同父謂兄

弟也比輔伏助也此以心言有眷戀之意伏以事言有

扶持之意徐光啓云既曰不如我同父而又求比伏于

人蓋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伏焉

與也菁菁葉盛也翼翼無所依也嚴粲云同姓亦謂兄弟

杖杜二章章九句

集序云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管自昭公被弑與沃五世

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刺不如杖杜焉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四

豈無他人以下正言以開悟之言豈無他人乎不

如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苟以為可恃嗟彼

行道之人何不見其與我親比乎世人亦有無兄

弟者何不見其有人相助乎

羔裘

美其大夫之詞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賦也羔裘豹祛箋云在位卿大夫之服也自毛傳云用

也王義云自由由用也展自我人者箋云其役使我民

人居居貽民以安也

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衰衣袂也究究察民之苦也好恩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朱子謂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序云刺時也吾
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居居究究爾雅云惡也
李巡云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
惡他人謂他國也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
者乃念子故舊之人也維子之好與子有恩好及
我也

鴛羽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五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序云刺時
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
父母而作此詩也今按篇中有執黍稷等語似與君
子不類

肅肅鴛羽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

此也肅肅鴛羽鳥名郭璞云似鴈無後趾毛有豹文
一名鴛鴦即雅云鴛鴦口鳥無舌免無脾雜引云鴛鴦
鴛鳥能激黃鵠之養著毛悉脫正義云鴛鳥連蹄注不
樹止集止也苞桑生也爾雅云柎也陸璣云今柎櫟

也其子爲阜斗設爲汁可染阜古今注云柎實曰櫟
經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雅翼云
淮南時訓謂十二月之木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
爲然亦應陰氣也王事陳鵬飛云春秋之時諸侯猶以
王命征役故曰王事盥毛傳云不攻綴也正義云盥與
盥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于文皿盥爲盥穀之飛亦
爲盥然則盥害器敗穀者皆謂之盥是盥爲不攻牢不
堅綴之意也又董氏云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鹽故安
邑之出爲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謂之周呂年云此
王事盥與他處不同他處意在奮忠義此則以失所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六

而志怨耳怙恃也言父母當何恃食有所猶云得所得
歸蓺黍稷以養父母則得所矣言鴛飛肅肅性不樹止
今集于苞桑失其所矣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久役在
外不得種黍稷以養父母父母何所恃乎悠悠蒼天何
時使我得所也

肅肅鴛羽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

此也極止也言役何時得止也征役止則得耕田供子
職矣

肅肅鴛羽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

悠蒼天曷其有常

此也、行列也、埤雅云、鵠性羣居如鴈、自然有行列、故曰鵠行、稻、朱子云、卽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說文云、稻、稌也、沛國謂稻爲秬、秬、稻屬也、字林云、秬、黏稻也、秬、稻不黏者、曲禮云、祭宗廟、稻曰嘉蔬、梁、粟類、雅翼云、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乎穀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梁是其類、陶隱居云、青梁出北方、黃梁出青冀州、白梁處處皆有、曲禮云、祭宗廟、梁曰薌、其又云、大夫無故不食梁、嘗食也、常復其常也、耕田供子職、則復其常矣、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七

鴛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

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于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云、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所必誅、雖曰尙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自知罪重、

分薄賦餽、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得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于春秋之義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衣言七者、謂七章之衣、周禮典命、職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大行人職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纁七就、武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大

十步、此皆所謂七命之數也、專言衣者、古禮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鷩冕七章、衣三章、華蟲大裘四章、藻、粉、米、豈曰無衣七兮者、言我國非不能自製此衣也、子天子也、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輔廣云、安謂不桯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嚴粲云、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名色耳、與此同、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樂兮、賦也、衣言六者、天子之卿之服、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

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因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說者以爲在王朝全乎臣
故命數儀等從陰以近王而屈出就封全乎君加一等
命數儀等從陽以遠王而伸若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
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故大車毳衣如葵子男
入爲大夫得服毳冕也晉以侯伯七命卽入爲王卿不
服六命之服此何以言六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
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是
也煖煖也與席不服煖煖字同服久則煖命出天子無
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左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衣之杜

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 序云刺晉武公

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云

全非詩意

有衣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噓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

此也有衣之杜謝言寡弱不足恃賴也道左箋云道東
也黃佐云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杜生道左樹陰過東
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君子

指賢人嗟韓詩作逝發語詞適之也言已寡弱不足有
爲君子亦安肯適我哉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何從得
飲食之乎

有衣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噓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

此也周毛傳云曲也正義云言道周繞之故爲曲也

有衣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 序云刺晉

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子云此詩思存者

詩經廣大全 卷八

手

非悼亡者按獻公以穆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莊二

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滅驪滅霍滅

魏三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

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冀又執虞公

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又外傳載獻公田見翟相

之氣歸寢不寐遂伐翟相凡此皆獻公征役之事也

葛生蒙楚藋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典也蒙覆也藋草名說文云白藋也本草云一名兔藋

作藤生根似天門冬陸璣云藋似栢樓葉盛而細其子

正黑如燕蕒不可食蔓延也予美我所美之人謂其君

子也亡此猶云去此也此反興也言葛生托于物故生
依于野予美正予所依托也獨不在是我其誰與乎但
然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毛傳云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角枕以角爲飾案鮮明也爛光色也獨旦獨處至

旦也世說載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未起袁作詩調之

曰角枕粲文尚錦衾爛長夜劉向晉明帝女主見詩大

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也以此詩作詩作袁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主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本夜言長也箋云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其

居箋云墳墓也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

相從耳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家壙也非絕望生前乃思極而無可奈何之詞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

此刺聽讒之詩

序以爲刺晉獻公按獻公之時士
葛謊而桓莊之族滅驪姬謊而申生死重耳夷吾竄

謊言構禍至令賢良殄儲嗣廢此采芩所以作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嶺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此也芩大苦即甘草見邶簡兮首陽山名一統志首陽

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首山也

夷齊隱此上有墓并廟嶺山頂也芩生于陽故簡兮曰

隰有芩今日采芩于首陽之嶺則其言不足信矣苟且

舍旃旃之也人之爲言即蒙上文此北與頌風同體就

采芩說下言人之爲言以告子者且勿輕信然則將

舍之不問乎且亦無然必加察焉不信則無聞可入不

詩經廣大全

卷八

主

舍則其情立見人雖微爲言不可得矣彭訖中云言不

可信固當舍置然不究其實則猶幸于得中而無所懲

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爲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輔廣云

謊語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

將沒潤入之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審察其情僞所以

然則不惟不敢進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謊之法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此也苦苦菜即茶也苦生于田亦非山中之物今日得

之首陽之下者謊詞也與許也

采封采封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含旃含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北也封生於國亦非山中所有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

諸云秦者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烏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_{即伯}實阜陶之子佐禹治水水上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庭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于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鳥獸之言子孫不

詩經廣大全 卷八

重

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地山在荆岐終南停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云諸侯諸云秦嬴姓伯翳出自顓帝裔孫女脩于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訓馴鳥獸錫姓嬴是爲伯翳伯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王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

車鄰

而邑之秦使續張氏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詩含神霧云秦地處仲秋之位男儒弱女尚腴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朱子云秦卽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按秦州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

泰君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國人側見而誇美之

按史記襄公七年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

詩經廣大全 卷八

重

徒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周以西之地序以此詩爲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劉瑾云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

有車鄰鄰有馬白顓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通作韓鄰鄰衆車聲白顓爾雅云的顓白顓舍人云的白也顓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陸化熙云車多則聲衆故鄰鄰然馬多則色奇故有白顓君子指秦君寺人奄人毛傳云內小臣也正義云周禮寺人職云掌

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
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官而致于有司佐世婦
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平臨于外則帥而往立
于其前而詔相之此天子之官也今按左傳齊有寺人
貂晉有寺人披宋有寺人柳是諸侯亦有寺人也今使
也言君子有車鄰鄰然之多有馬白顛者皆備又未見
君子有寺人先爲傳命非舊日之等威矣蘇轍云凡此
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所未嘗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臺
興也阪爾雅云阪者曰阪李邕云謂高峯山阪以地有

詩經廣大全 卷八

重

所產興人不可無樂竝坐徐光啓云君坐臣亦坐便是
竝坐不必比肩也逝者猶云自今以往也蓋爾雅云老
也或言七十或言八十無正文也嚴粲云既見君子則
與之燕飲相樂竝坐而鼓瑟今者若不爲樂則自此以
往其將老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楊蒲柳卽王風揚之水之蒲及雅采薇揚柳依依
是也按楊柳本二種此詩之楊爾雅云楊蒲柳卽本草
木楊也此外有白楊株大葉圓如梨皮白多種號慈間
故古詩白楊多悲風又鬼火燒白楊青楊葉長出峽中

爲牀臥無蚤赤楊霜降葉及甘理俱赤黃楊堅緻難長
俗云歲長一寸遇閏退一寸移楊卽唐棣之華翻其反
而者也凡此皆楊屬也本草柳華葉狹長青綠枝條長
軟又有杞柳爾雅所謂旄澤柳也有赤樗木爾雅所謂
河柳也凡此皆柳屬也陳藏器云楊葉短柳枝長朱子
云柳楊之下垂者楊柳之揚起者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騶駼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闢圃之樂焉
始命始命爲諸侯也正義云諸侯乃得順時遊田治

詩經廣大全 卷八

美

兵習武取禽祭廟泰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成諸
侯其禮則闕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田狩之事
騶駼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嬖子從公于狩

賦也騶馬名黑色如鐵說文馬深黑色騶赤黑色騶
騶四馬皆騶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陳祥道云四馬
八轡而詩每言六轡者駕馬之法有游環以止騶之外
出有脅轡以止騶之內入有脅轡矣則騶之內轡無所
施繫于軾前而已所以言六轡也顧夢麟云六轡在手
集傳只作制度說頗無氣力據孔疏云御人執其六轡
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經則云馬之有轡

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唯手是聽、在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是御之良也、但似勝媚于公所親愛之人也、此章言征狩之事、我公四馬皆黑色、而其肥大、御馬者六轡在手、控轡惟意、公往狩、則左右親幸之人、無不從行、其儀從何盛備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辰牡猶云時獸、周禮獸人掌習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獸有聚麋音散、則謂春秋獻獸物、凡獸皆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謂以兩手翼之、驅獸聚之以待

詩經廣大全 卷八

毛

君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之欲從禽左而射之也、朱子云、射必中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舍放也、公自舍也、拔毛傳云、矢末也、箋云、括也、正義云、括會也、謂與絃相會、乃受絃處、又名比、考工記、矢人為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是也、矢方離絃而獸已見獲、言善射也、此章言方狩之事、徐常吉云、有岐豐之士、故有禽獸之多、皆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羣之地矣、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轡、載猗猗駉、

賦也、遊、至君說、四馬、印駟職也、閑、服也、輶、輕也、輕車、驅

逆之車也、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驅禽使逆、御逆

不出之車、又夏官車僕掌輕車之辛、此輕車馳敵致師之車、田車以木、戎車以革、二輕車不同、鸞鈴也、象鸞鳥聲、故曰鸞、亦作鑾、埋雅云、鸞、赤色五采、雞形、音中、五音、雌曰和、雄曰鸞、上古之時、鸞與鸞、動此鳥、輶集車上、雄鳴于前、雌鳴于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仗崑崙圖云、鸞似鳳而白、綴、開樂則蹈舞而至、鸞馬勒旁、鐵也、見衛碩人、鸞鑣者、置鈴馬口兩傍也、箋云、置鸞于鑣、異于乘車也、朱子云、驅逆之車、置鸞于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轡和在轡也、發、敬驕、田犬也、爾雅云、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天

長喙、短喙、獨稱、以車載犬、休其足力也、此章言畢狩而遊觀之事、遊于北園、四馬閑服、驅逆之車、但開鸞鑣之聲、而犬載其上、其終事有節制也、徐光啓云、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宜疊說去、

駉騶三章章四句

小戎

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王命、率其國人征之、故從役者之家人作此、序云、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問其君子焉、

小戎伐收五蔡梁輶游環折驅陰翻縈續文內暢殺駕我
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正義云軾者車之前後
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軾者對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為淺也兵車軾深四尺四寸大車
軾深八尺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深淺言
之五五束也蔡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爾雅云帽謂之
梁門又云宋廂謂之梁大輶即輶也一本當車
底中後後直至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末又曲
向下橫一木為衡以駕馬衡居于軾下而輶形穹隆上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完

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輶輶輶之不堅一輶之上五分其
穹每處以皮淮束之所束之處因以為文章歷錄然也
或謂梁輶即所謂輶按說文輶車輶端持衡者徐錯以
為重縛在衡上其非梁輶明矣游環新環也左傳云如
騂之有新毛傳朱子皆以為鞞環非也鞞新二字有游
鞞解見下新乃游環之名謂皮為圈引兩騂之外鞞并
兩服之內外鞞俱貫于圈內而執之所以制騂馬使不
外出故謂之新徐錯以為新制其行是也游者以環在
鞞上游移不定也角鞞亦以皮為之前繫于衡之兩端
後繫于軾之兩端正當服馬之脅而隔斷兩騂于其

詩經廣大全

卷八

羊

外如騂之使不得相近故名曰角鞞也陰毛傳云拊輶
也箋云拊輶在軾前垂輶上正義云拊輶者謂輿下
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輶故云拊輶詩
緝云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輶故
謂之陰輶毛傳云所以引也正義云以皮為之繫于陰
板之上令騂馬引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騂
馬頸不當衡別為二輶以引車左傳郵無恤云兩輶將
絕吾能止之是也蔡歷陰板之上繫輶有環曰輶治白
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文商釋名作文輶毛傳云虎皮
也正義云角者車上之稱用虎皮為之輶長也說文
云輶所繫也朱子云輶者車輪之中外持輶內受輶者
也王安石云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輶之心為輶轂中
橫截者謂之輶考工記云輶也者以為利輶也望其輶
欲其輶也進而抵之欲其輶之廉也輶之廉也輶也
也無所取之取諸惡也又云車人為車柯輶長三尺輶
長半柯大車平地其圍一柯有半行澤者欲短輶行山
者欲長輶短輶則利長輶則安和車之輶長一柯其
圍二柯輶輶者正義云兵車之輶長二尺二寸大車輶
長八尺半兵車所以貴長輶者以其馳騂險阻慮輶短則
脫輶故也輶毛傳云輶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為

綦馬名騏。知其色作綦文。騏爾雅云。馬後右足白。騏左白。鼻又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云。馬膝上皆白。為惟鼻。後左。脚白者。專名鼻也。以上六句。夸其車甲之盛也。以下。是問其君子之詞。言發語詞。君子目其夫也。溫其如玉。言其平日德性也。板屋以板為屋。西戎之俗也。亂我心曲。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就別離之情說。非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伐收暢轂。戎車之制也。文茵車中所用也。五檠梁枅。所以取兩服也。游瓊角。驅陰。刺塗。所以取兩轡也。且駕我騏驎之良馬。而咸完車。車馬備具。如是。以此往伐西戎。固義不容辭。其如我私。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至

情何言念。君子溫然和厚如玉。今方在板屋之中。思之亂我心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騏驎是驂。龍盾之合。參以

般。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賦也。四牡謂四馬皆牡。騏驎云。赤身黑鬣。曰騏。字林云。赤馬黑鬣尾也。中。兩服馬也。騏。宋明帝多忌。騏驎說。文云。黃馬黑鬣也。騏。馬深黑色。騏。兩驂也。騏驎。騏驎見。皆名馬。盾。干也。以木為之。所以蔽身。扞目。畫龍于上。謂之龍盾。合。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黃震云。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與。

三矛重弓。意不同。般說文云。環之有舌者。徐錯云。言其環形象玦。通作觶。觶。毛傳云。騏內轡也。箋云。鑿以環。納。納之。般以白金為飾也。納。繫于軾前。正義云。騏馬欲入。則偏于轡。內轡不須牽挽。故繫軾前。其繫處。白金為。般也。今計車前轡與革凡十二條。在手者六轡。游環則。總收六轡之皮。圍也。係之車者四革。即。騏陰。鞞。各皮。二條。其二為騏內轡。即。納也。乃。騏則。繫之。衡與軛。鞞則。繫之。陰板。而。納則。繫軾也。合。看見防衛之周。參。般見。文。米之章。在邑。毛傳云。在敵邑也。言念。君子體性溫然。其。在西鄙之邑。罪人未得方以除兇。雪恥為事。何時為歸。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至

期而胡使。我思之如此。見倚亦不能忘之意。

後。騏孔羣。公矛鑿鋒。蒙伐有苑。虎錕。獲膚。交。鞞。二弓。竹閉。

賦也。後。騏。用淺薄之金為。騏馬之甲。成二年左傳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羣。諧和中節也。惟其甲。輕而利于旋習。故行甚和。公。矛。毛傳云。三隅。矛也。正義。云。刃有三角。書云。二人執。惠。一。人執。銳。鋒。鋒。毛傳。云。鋒也。說文云。矛。戟。秘。下。銅。鋒。也。通作。鐵。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鐵。後其。銳。鑿。鋒。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伐。有。苑。毛。傳。云。

蒙計也。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麗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麗伐。陸化熙云。公以敵入。蒙伐以自衛。鑿之畫之。俱向文采之意。虎張以虎皮爲弓室也。陳祥道云。張。張鞬。鞬皆弓衣也。磨毛傳云。馬帶也。錢磨箋云。磨有刻金飾也。朱子云。錢金以飾馬當胸帶也。正義云。磨胸也。錢磨謂磨上有錢。是以金飾帶也。春官中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服之帶。與磨異也。交鞬二弓。毛傳云。交二弓。于鞬中也。正義云。謂顛倒安置之。竹閉一名秘。儀禮注云。秘弓。繫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

詩經廣大全 卷八

重

之。紕繩。勝約也。弓體欲正。故必以竹爲閉。象弓之形。納于弓之裏。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鞬。卽考工記所謂維也。禮書云。秘以納繩。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翻反之病。載寢載興。始不寧之意。厭厭。安靜也。言其平日德性。安重從容。而不躁率暴戾也。德音。亦言其平日聲譽。秩秩有序者。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言也。言念君子。寢興爲之不寧。以厭厭安靜之良。人有秩秩有序之德音。而今不在安得而不思哉。末二句。本因思而想像其人。若日以賢故思之。失其旨矣。朱子云。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讐。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

而戰之。此秦人樂爲之用也。聖人有取焉。亦春秋大復讐而與討賊之意與。嚴粲云。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夸說不已。以婦人閱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秦風也哉。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

思其人而不得見也。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君子隱于川上。秦人慕之。朱傳本此。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詩經廣大全 卷八

重

賦也。蒹葭。荻之未秀者。葭。草之未秀者。蒹葭小葭。大俱詳召南騶虞。蒼蒼。深青色。朱子云。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各章首二句。只點一時之景。有如此。非感時感物意。伊人。猶言彼人也。在水一方。只是想像其所在。非真有定處。爾雅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道。水道也。阻。增韻云。山巘曰險。水隔曰阻。宛。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蓋不易以親之意。若日可見而不可至。則謬。此四句。總是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嘗上下求之而不可得見也。言蒹葭蒼蒼。未敗。白露始凝。爲霜。當斯時也。我所思伊人。乃在

水之一方欲逆流求之則道阻且長不可至也欲順流求之則宛在水中不可即也何以慰我思哉徐光啓云昔人有言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伊人之謂乎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涓邇洄從之道阻且躋邇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程氏云青蒼之間也晞毛傳云乾也未晞箋云未爲霜正義云湛露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涓釋水云水草交爲涓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躋升也箋云言難至與升高同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豈

坻水中之高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涓邇洄從之道阻且右邇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正義云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出其右是難至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鋪序云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蓋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力而卑武功自文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

王東遷秦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愁居懾處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所以東望河洛有游從宛在之思也但以爲刺襄公者非也秦至襄公于文公始有岐豐之地則此詩當屬之文公按史記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昔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陲官四

詩經廣大全 卷八

美

年至汧渭之會卜居之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事在平王十八年然則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世不能取之但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則此爲文公詩詩明矣每章首二句是此露主敷施汎周霜主刻罰汎秦言時值白露蒹葭色尚蒼蒼然今陰氣過盛露忽凝爲霜蒼蒼者將變爲黃矣以汎岐豐今爲秦有秦變周道非復昔日忠厚德澤之舊也伊人指周我所思伊人其在河洛之間水之一方乎將逆流往

從道阻且長。若順流而下。宛在水中央。可得而卽也。自秦望洛順流而二章言兼葭被霜淒淒然荒涼矣然時當八月雖氣候早寒露有未盡凝爲霜者三章言兼葭既黃而可采矣猶白露方下而未已也況周道尚有存者

終南

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騶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與也終南山名亦名中南左傳昭四年中南九州之險是也

詩經大序 卷八

毛

也一統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一名南山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藍屋音周鄠縣及鳳翔府扶風縣西抵大散關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月青樹嚴紫云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千考室節南山刺尹氏皆指此山也條毛傳云栢也爾雅云栢山板陸璣云今山楸也皮葉白材理好宜爲車板宜楊共北山多有之梅毛傳云楠也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栢陸璣云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緩于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名物疏云按陸璣所釋梅

詩經廣大全 卷八

毛

自是栢木似豫章者豫章大樹陳文帝嘗出栢材造戰艦卽此栢也郭璞乃釋云似杏實酢此古和羹之梅邊實之乾蓀非爾雅之梅栢也朱子于標有梅旣具釋此章不復云似合二梅爲一矣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箋云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錢天錫云至止句最重言遂戎之後奄有岐豐八百里之地而終南爲秦鎮也此非遊觀覽勝北錦衣狐裘毛傳云朝廷之服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彼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謁也袒而有衣曰謁必覆之者裘衰也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謁衣象裘色也彼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有狐白錦衣諸侯于天子之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謁歸亦錦衣狐裘以告廟正義云復服之諸侯在朝視朝及受謁則泰詩云君子至止錦衣之謁其皮弁謁皆服皮弁則泰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渥箋云厚漬也丹說文云巴越之赤石也禹貢荊州貢丹圖經云丹砂出辰州謂之辰砂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說言稱其爲君也蘇轍云嚴憚之詞也彼終南何有有條又有梅以成其深矣君子屏侯封而至終南之下錦衣加于狐裘顏色美如渥丹有此衣服容貌臨御岐豐稱其爲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載衣纁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與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載以黑與青相次爲兩已相背形也周禮注云載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禮書云載色青黑天下之理歸于所斷成于所辨故服章以載終焉按章色載皆在裳此言載衣者裳亦衣也佩玉詳衛竹竿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將通作玨玉聲也壽考不忘祝願之辭不忘猶言不已也言終南何有有紀又有堂以成其高矣君子受王命而至終南之下服載纁之七章鳴山玄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堯

之佩玉有此佩服其必在位長久永作屏藩也哉鄒忠胤云秦能以一國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取之乎竟使千秋堂構一旦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侈其條梅代興之兆于是見矣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

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序

正義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按史記秦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四傳至穆公

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又十五傳至獻公元

年始止從死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服虔云殺人以葬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遼世猶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仰命聖王同

詩經廣大全

卷八

罕

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匡衡謂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卽其事也朱子謂臨穴而憐憐蓋生納之墳中此惟二世無道因始皇葬畢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故下外黃門盡閉工匠無復出者三良從死向無生閉之文鳥可誣也考括地志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然則穆公與三良各自有家蓋從死而非從葬箋云從死自殺

以從死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與也交交飛往來貌棘樹低而多刺非安集之所以黃鳥止非其所與三良死非其所從穆公從死也子車秦大夫氏也奄息其名特傑出之稱百夫之特箋云百大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謂登臨子車墳穴之上惻惻懼觀慄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墳皆為之悼慄若謂不意此人所遭不幸若此彼蒼者天呼天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聖

而想之殲盡也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良善也贖說文云贖也嚴粲云言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為百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後皆倣此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與也桑人所常採鳥性見人則駭非所宜止仲行箋云字也正義云或名或字取其韻耳防隄也禮記疏云防以畜水亦以障水言其行有坊表足為百夫之閑制如

水之有隄防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與也楚人所常刈鍼虎名也樂敵也才德出羣一人足敵百夫也朱子云三人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蘇軾和陶潛三良詩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者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聖

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經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點妻衣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

婦人以夫不在而作

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軟疾飛貌晨風鸛也陸璣云鸛似鸛青黃色燕領勾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鵲食之列子云鷦之為鸛鸛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鷦也鬱茂盛貌

北林林名君子指其夫欽欽憂而不忘之貌言晨風歸北林物尚有所依矣今君子際逢于外使我不見此身無依憂心欽欽不忘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言我不忘君子而君子如何忘我忘者不歸也多者以時之久言也

山有苞棣隰有六駉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苞叢生也棣陸璣以為卽唐風鴛羽之相也駉木名言六者王肅云據所見而言也陸璣云駉馬梓榆也其皮青白駉犖遙視如駉馬雅翼云又曰馬梓此與下

詩經廣大全

卷八

望

章以山隰之所有與未見君子而有憂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棣常棣也郭璞云子如櫻桃可食陸璣云白棣樹也如李而小程子云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郭相承甚力又毛傳釋此為唐棣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是棣之名唯常棣得專之毛傳非是樹檉謂成樹之檉毛傳云檉赤羅也陸璣云一名山梨實如梨但小耳埤雅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赤羅文檉白羅文緩雖皆文本亦羅為上

晨風三章章六句

補序云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首章

以晨風之歸林與士之失所後二章以木之得宜

與士之失所君子指康公言君子嗣服我不得見

憂心欽欽不寧是果如何哉如何哉忘我實多矣

無示

泰俗強悍樂于戰鬪其人平居相謂也序謂刺用

兵也朱子云序意與詩不協

豈曰無示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子民相爾汝也袍毛傳云襦也王藻云繡為襦繼

詩經廣大全

卷八

望

為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然則純著新綿名襦雜用舊

絮名袍與子同袍猶所謂解衣相衣者王周天子也師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

征以作田賦役之功役以比追逐胥盜賊以令貢納歸百

賦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一人為正半

唯田與追胥竭作司馬序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

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

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

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

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鄭志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王于典師以天子之命而典師也脩通作修理也戈說文云平頭戟也徐錯云小支上向則爲戟平之則爲戈矛兄鄭清人仇誓也言平日衣袍必共無分爾我者豈爲爾與我無衣之故哉我輩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爲伍兩軍師之衆倘一旦王命典師則將飭我戎器與子同君父之仇是以相結而不可解耳朱善云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豳

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猶有先王遺民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典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說文作釋朱子云裏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戰說文云有枝兵也長丈六尺禮書云戟或

作棘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援則鋒折而上達者也楚武王荆尸授師子先儒謂

之戰書一人執銳音英一人執獲先儒以爲戰屬則戟之與名多矣作起也仇以心言作以氣言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典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心相同氣相鼓則可以偕行矣左定四年

吳入郢中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或云此詩每章三韻一韻一頓首故九今簡牘動稱九頓何取于九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

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序又云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孔氏以卽位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豳

爲康公卽位今按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卽位相去甚遠無緣復述其事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指重耳晉獻公初娶于賈無子悉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成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又伐驪戎驪戎男女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是重耳爲康公之舅也渭水名陽水北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鄭泉云送之不必說遠贈之不必說厚嚴氏謂歉然猶以爲薄亦未必

然只是叙其事如此文公之入當爲列侯贈別之儀皆

君侯之服御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我思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然念母而不
言母令悲無量如云驪駒駕矣而縱終無窮豈但別離
之是念耶五代齊楊惜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
陽未惜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歎歎瓊瑰美玉也玉佩珩
璜瑤瑤之屬瓊瑰玉佩謂瓊瑰之玉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

利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聖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屋大屋離宮別館之類渠渠深廣貌每食無餘
謂每食纔足無復餘也承繼也權輿始也陳氏云造街
自權始造車自與始蓋借字也言始君於我處以大屋
渠渠然深廣今也禮衰供薄每食無剩餘吁嗟乎不承
繼其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爾雅云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
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考工記旋人爲簋實一
版崇八厚半寸曆寸豆四升實三而成般名物疏云簋

以瓦爲之或用木其上有蓋蓋謂之會儀禮啓筮會是
也下有足陳之有籍覆之有巾飾之以玉朱漆其中其
蓋則象龜形記曰管仲饒簋而朱紘君子以爲濫則大
夫士之簋刻龜于蓋而已不得如人君全錢之也朱公
遷云無餘已不可不飽則甚矣黃佐云國人因飲食一
節見其待賢之意已衰非專以是責其禮也輔廣云集
傳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于此不然
則其所計者安居備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陳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哭

諸云陳者太皞虞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
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
明之後封其子媯滿于陳都于宛丘之側是曰陳
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
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即嵩東
不及明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
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
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按三恪杜預以杞宋陳爲三恪鄭駁異義以黃帝
堯舜之後爲三恪黃帝之後封于顓堯之後封于

宛丘。

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利之。
朱公遷云：一章刺其蕩，二三章刺其久于蕩。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風也、湯游蕩也、宛丘、郡縣志在陳州宛丘縣南、爾雅云、宛中宛丘、又云丘上有丘爲宛丘、李邕孫炎皆以爲四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哭

方高中央下、惟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今以下文丘上有丘觀之、則郭說爲正、爾雅又云、天下名丘五、三在河南、二在河北、說者以爲淮南之州黎、陳之宛、齊之營、在河南、晉之潞、衛之敦、在河北、然則宛爲名丘、故人日游蕩其上也、洵信也、言子以放蕩爲高、惟游于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溺于情而踰于禮、無復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

賦也、坎擊鼓、辟謂作樂于宛丘之下也、無冬無夏、言無時不然、值持也、鷺水鳥、爾雅云鷺春鋤、音于淺水、刻自既早、故曰春鋤

陸璣云鷩好而潔白大小如鴉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
鷹喙長三寸頭有長毛十數枚禽經云鷩好露相感志
云人養之池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卽飛騰去毛傳云
鷩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按此卽
下章所云翳也與周禮之羽舞不同彼乃翟羽舞人所
執衛詩右手秉翟是也此則舞師所執言蕩固無望矣
況其久耶坎其擊鼓聲在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聲
羽而舞也樂有聲必有容聞其鼓故見其舞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翔

賦也。荀瓦器可以節樂。謝毛傳云。翳也。見王君子陽陽。

詩經廣義全
卷八

平

宛丘三章章四句

開序云、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子箋云、斥

幽公也朱子謂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

得遊蕩無度之詩、不敢信也、因改爲民間相刺之

詩然作樂于宛丘且無間冬夏似非民間事

東門之枌

男女聚會歌舞賦其事以相樂也。序云疾亂也。幽

公淫荒風化所行男女棄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

市井、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粉、毛傳云：白榆也。互見。唐山有樞榆，附雅云：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埤雅云：粉先敷葉後著莢，其葉初生，蓋似兔目，榆性扇地，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人就以息焉。栩見唐鴉羽粉，栩之陰，皆人所趨而聚者。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婆，舞貌。張氏云：裴翹翹羽之義。言東門有粉宛丘有栩，固遊會之地也。我子仲之女，婆娑其下，快一時之樂焉。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婆，

賦也。穀，善也。旦，早朝也。孔氏以無陰雲風雨為穀旦，是也。差，擇也。原，爾雅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又云：可食者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至

曰原，續，緝也。漢書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周禮閭師：凡庶民不績者不衰。婦人不績麻者，死則言于仲之，子既善，旦是擇以會于南方之原，于是棄其女工，遂婆娑之樂矣。

穀旦于逝，越以釐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也。越，于爾雅云：荍，荍，郭璞云：今荊葵也。羅氏云：荊葵比戎葵，葉小花似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言子仲之子以善旦而往，于是與眾偕行，而我與焉。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荍之華，然而女則遺我以一握

之椒而情好以篤也。首章言其地，次章言其期，末章言其樂。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衡門

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首章上二句見其隱居，下二句見其自樂。後兩章又見隨遇而安，無求于世也。徐常吉云：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正，我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棲遲，游息

詩經廣大全 卷八

至

也。必，說文云：狹流也。毛傳云：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樂飢，玩樂而忘飢也。言衡門之下，甚淺陋也。自我居之，綽有餘地，足以遊息矣。泌之洋洋，不可飽也。自我視之，可以玩樂，雖飢不知矣。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魴，魚之美者。齊姜，宋子言其族類之貴，非謂色之美也。言既足于已，又何慕乎外。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而後為適口乎。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而後可匹配乎。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鯉，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黑點，無大小皆

三十六鱗、陶隱居云、鯉能神變、飛越江湖、養魚經云、鯉不相食、易長、埤雅云、鯉魚赤、雖因鱗不反白、蓋使魚也、子宋姓、張所望云、讀是詩、使人自遠、可以安澹泊之分、可以息馳驚之情、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

男女會遇之辭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與也、池、毛傳云、城池也、正義云、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為城池、說文云、陸、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陸、漚、毛

詩經廣大全卷八

五

傳云、柔也、正義云、謂漸漬使之柔、朝也、淑、姬女之美稱、非必是姬姓之女、晤、箋云、猶對也、朱子云、猶解也、晤歌者、我與歌之、彼能解晤之意、晤語、晤言、倣此、以地可治物、與人可快心、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與也、紵、唐屬陸、陸、云、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至春自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語、說文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言、答述曰語、徐錯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譬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與也、菅、爾雅云、白華、野菅、郭璞云、茅屬、白華、箋云、人刈

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為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茅也、漢一之云、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荍也、黃華者、蒯、白華者、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

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作此詩、

東門之楊、其葉湫湫、以爲期、明星煌煌、

與也、辭、辭、大也、明星、見鄭女曰、雞鳴、煌煌、大明貌、言東門之楊、時至則葉大矣、以昏為期、及啓明、煌煌、而猶不至、何哉、

詩經廣大全卷八

五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與也、肺、肺、猶沛沛、與蔽、帝同、晢、晢、亦明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

刺不良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謂然矣、

與也、墓、冢、塋也、言墓門者、況其隱僻、也、斧、斫刀也、斯、毛傳云、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箋云、昔也、朱子云、猶言、昔也、言墓門有棘、不期于斧也、而樵采者不

廢夫也不良不欲人知也然惡積而不可掩使能速改猶可圖也乃國人知而猶不改自時昔已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與也梅見召南鴉惡聲之鳥也按鴉爾雅所云梟鴉是也或以爲土梟或以爲卽鴉鳥皆非也上梟爾雅自謂之鴉鴉將施丘流離是也鴉狀如小雞體有文采不能遠飛行不出城因名鴉但鴉似鴉賈公彥謂鴉與鴉俱夜爲惡鳴是也廣雅云鴉楚鴉所生如鴉巨虛種類不滋乳也酉陽雜俎云相傳鴉生三千一爲鴉不飲泉及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壹

井水惟遇雨濡潤方得水飲萃羣集也訊告也顛倒猶顛沛敗壞也言墓門有梅有鴉萃之矣梅招之也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告之者矣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必將思予然已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錄序云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

于萬民焉按陳陀陳文公之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

故再赴陳氏云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

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致良師傳致有狀逆也蘇轍云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之以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指佗已猶去也謂廢退之言墓門而生棘以斧析之而已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追咎桓公也二章墓門有梅而鴉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雖有太子免爲後而佗在焉求太子無危不可得矣萃集非一鴉喻羣臣附和從史之爲惡

詩經廣大全 卷八

壹

卽序所謂無良師傳也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歌其惡以告桓公而我言終不蒙顧念也顛倒思予指今日言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狼狽若此使公地下有知必思我昔日所言然已無及矣

防有鵲巢

此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

防有鵲巢邪有旨若誰僞予美心焉切切

與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說文云隄也却特性注云防以畜水亦以障水邪丘旨美也若草名與若之華之若不同彼是陵若陸璣云若若饒也夏生莖如勞豆而細

葉似芙蓉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僞漢一之云謂莊
寢與詩同書曰詩張爲幻予美予所美之人指所與私
者也。切切憂貌言防則有鵲巢矣。耶則有旨苕矣。予之
所美方永以爲好誰傷張之以携試其心使我憂心切
切也以夜宜有之物與此不當有之下章做此

中唐有雙耶有旨鵲燕餅予美心焉惕切

與也。毛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堂上至門之徑按爾
雅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然唐之與陳廟庭
之異名耳其實一也。雙爾雅云既醜謂之雙注醜貌也
鵲爾雅作鵲說文作鵲爾雅云鵲綬也。璞云小草有雜

詩經廣太全 卷八

辛

色似綬劉瑾云鵲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
具五色鵲草因似而取義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附序云受讓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箋云誰

誰讒人也予美指宣公也按宣公名杵臼史記載

宣公二十一年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

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

齊其殺太子事足爲信讒之證

月出

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序云刺好色也在位不好

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與也月主陰故以與女色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舒
貌窈窕深遠也糾說文云繩三合也取以象愁怨之狀悄
然憂也言月出則皎然光明矣佼人則僚然美好矣今
方際屆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勞心悄然也

月出皓兮佼人劄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與也皓本作顯說文云白貌劄好也憂與憂同楚辭傷
余心之憂憂受積也怪說文云動也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慄兮

詩經廣太全 卷八

庚

與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慘作慄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按靈公名平國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

也楚語稱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

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也左宣九年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和服以戲于朝洩

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下今君其納之

股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所殺之公弗禁遂

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封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白其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宣十一年，楚子爲郕，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微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時有申叔時、蹇田奪牛之諫，遂復封陳。鄒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

卷八

五九

也是天子蠻鄭靈公字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郊、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取之、而奔晉、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靈巫臣字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其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周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襄公云、先王之令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微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姚寬父姚寬微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中、公、至、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一統志、開封府、睢州、柘城縣、古朱

卷八

卒

襄邑春秋時爲陳株野地夏南夏徵舒也正義云徵舒
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朱子云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言君何
事于株林乎是夏南之居君在從之耳然則非適株林
也特以從夏南故耳

罵我乘馬說干株野乘我乘駒朝食十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言時駕一乘之馬止舍于株邑之野、時乘一乘之駒朝食于株朝暮無休息也、朱善云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所謂女戎也、

可以為戒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

男女相說而相念之詞。錢天錫云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且儼可見如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情景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與也澤周語云水之鍾也陂澤障也正義云謂澤畔障水之岸蒲水草埤雅云輕揚善泛柔滑而溫可為席故

詩經廣大全 卷八

空

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周禮醢人深蒲蒲入水深故如七柄正白生嫩甘脆煮而苦酒浸之如食荀法荷夫渠也正義云陂內有此二物非生于陂上也傷痛也寤寐無為言或醒或寐不復他事也涕泗毛傳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滂沱文云沛也沱流貌以蒲荷二物與男女二人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得見則憂傷如之何是以寤寐無為而涕泗滂沱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惻惻

與也蘭蘭也一名水草見鄭漆洧碩大以形體言卷儼髮之美也惻惻毛傳云猶怆怆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與也菡萏荷華之未舒者陸璣云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通曰芙蓉儼矜莊貌言其形體碩大而且能為矜莊之容以副之也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錄序云判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何楷云此國人代為夏姬思陳靈公

詩經廣大全 卷八

空

行父孔寧而作蓋以醜之其在靈公被弑行父孔寧奔楚之後乎序所謂男女相悅男則一君二妃女則夏姬也三章皆言蒲蒲有安人之道姬取自況荷蘭菡萏別言之則公與行父孔寧之況也首言荷與靈公也有美一人指靈公公既被弑故云傷如之何二章蘭與儀行父三章菡萏與孔寧穀梁傳列女傳孔寧皆作公孫寧則寧是陳同姓首言荷終言菡萏取以為同姓之比

詩經廣大全卷八終

檜

諸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滎消之間、王肅云明融之後子清洛河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姓、顓之開爲檜子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于號、謂東號也、杜預云西號在弘農縣界、東號則首鼠、按八姓者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燕、顧、溫、昌也、董姓、饒夷、參龍也、彭姓、彭祖、豕韋

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姓鄭檜路偏陽也、曹姓鄭莒也、對姓無後也、通楚爲芋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姓檜者處其地焉、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爲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日會人、按會人卽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一統志、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周封檜國、密縣

本古密國亦檜國地、左襄二十九年、魯爲季札歌

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蘇轍云、檜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爲鄭、而鄭郢爲衛、魏爲晉、何也、鄭郢魏之詩、作于既滅、其詩所爲者衛晉也、至于檜詩未亡而先作矣、

羔裘

檜君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人愛之、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郕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今所云絮其衣服逍遙

二

遊燕、正其驕侈怠慢也、唯其有恃故至此、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繙示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逍遙、遊燕也、狐裘有白有黃、有青、白狐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黃衣狐裘、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狐青裘爲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此詩狐裘不指何色、箋以爲黃衣狐裘、言以祭服視朝也、蘇轍以爲錦衣狐裘、言以朝天子之服視朝也、朱子因之、羔裘逍遙、狐裘視朝、只是好潔故至此、不重違制、上言君以私服不足以逍遙、必服視朝之服、以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

必服朝天子之服致飾衣服無心政治我豈不謂其
實憂勞切切也末句即根上文意說

羔裘狌狌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狌狌猶逍遙也堂路寢之堂也正義云上言以朝
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
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于禮同服羔裘今
喻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如膏裘色潤澤如脂膏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
光也補廣云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

詩經廣大全 卷九

三

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缺者可知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禮父母喪必三年始死疏衰直

經杖期年外一月小祥以練熟麻布為衣冠再期外

一月大祥又間一月禫而服除實不計間二十七月

上下同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不行如春秋諸侯居

喪而親迎盟會征伐大夫以下可知故詩人刺之素

冠素衣毛以為練冠練衣鄭以為既祥之冠與祥祭

之衣素禫則毛鄭皆以為祥祭之服按禮三年之喪

十三月而練毛以此冠與衣俱練布使然其色益白

是以謂之素焉鄭以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

以布為素者故易以既祥之冠服王肅孫統皆主其

說但以素冠為編冠其冠與衣身皆用編素紕也

謂以素練冠而邊固無不可大章素衣因既祥無素

衣而解作素裳以裳易衣終有未安從毛為長曾肇

云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幸我日期可已矣

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

意皆如此

庶見素冠今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四

賦也庶幸也庶見憂不得見之辭素冠毛傳云練冠也

禮書云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冠雜記云喪冠條屬

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冠

緣綴棘毛傳云惡也韻會云麻瘡也季本云棘刺葉少

而體常露故居喪而骨見者為棘人樂樂亦貌勞心詩

人自謂也博博憂勞也箋云憂不得見也庶見二字其

至末言世衰禮廢安得見此素冠之棘人乎使我勞心

而至于博博也補廣云言庶見素冠今而繼之以棘人

樂樂今蓋言情與服相刺也不然服于外而忘于內亦

何為哉

原見素衣今我心傷悲今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衣毛傳云素冠故素衣也正義云以衣冠當上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喪服也朱子于首章既從鄭說以素冠爲既祥冠則其所謂素者乃白絹非白布也而于素衣又從毛說云素冠則素衣按問傳疏云二十五月大祥此日首服素冠以編紃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說之後哀情未除反服微尚之服首著編冠以素紃之身著十五升布深衣未有緣采然則祥後當服十五升布之深衣不當服絹也朱子從鄭而又從毛兩失之矣我心傷悲思之而傷

詩經廣大全

卷九

五

悲也子指棘人同歸言世有敦崇古禮之人則凡事必皆如禮我欲與之同歸也謝枋得云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今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韞蔽膝也以韋爲之亦名韞士之緼韞又稱韞韞孔氏云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又或謂古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韞之飾依鄭氏明堂注天子備山火龍章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絺紵而已乾祭虔云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

朝赤芾禮記云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云一命緼韞

再命三命赤韞士冠禮爵弁服韞韞皮弁服素韞玄端爵韞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端緼韞惟尸祝佐食玄端爵韞此喪服有素韞者正義云按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有韞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裳緼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而與鹿裘亦不言有韞則喪服始終皆無韞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編冠朝服之制緼衣素裳禮畢從裳色素韞是大祥祭服之韞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三年故從初向未思之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卽同歸之意言欲遵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六

先王典禮立于無過之地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賦有長楚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序云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賦有長楚荷儼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長楚爾雅云桃枝郭璞云今羊桃也毛詩云長狹華紫赤色枝葉弱引蔓草上國經云花如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荷儼柔順也天賦沃沃光澤

貌子指其元

既有其楚倚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既有其楚倚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輔廣云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

所以異于物也今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

既有其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

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序云思周道也國小政

詩經廣大全卷九

七

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呂祖謙云匪風下泉思周

之詩獨作于曹杓何也日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

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其億之困征伐之暴

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懷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

屬喜謂韓王日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

詩驗之其理益明

匪風發今匪車偈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匪非通發風大起也仍疾驟貌姚舜牧云風發車

偈皆出于陡然不測者徐常吉云風發則有天怒之變

車偈則有覆轍之虞王質云風中車上最不安周道適

周之路也但傷也言非風之飄忽非車之疾驟而使
心不安者但顧適周之路而傷心爾見周道而動其思
周之心有無限感慨須寬說勿直作無朝周之轍

匪風發今匪車偈今顧瞻周道中心兮今

賦也飄爾雅云迴也風為飄乙巳占云扶搖羊角者日

飄風票說文云疾也字从口蓋言聲之疾也平傷也

誰能享魚漚之釜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與也漚漚也醬說文云大釜也陸德明云鼎大上小下

若既日醬又既亦名醬蓋異物同名耳孔氏泥醬為既

以為享魚不用醬俱食器而連言之者非也西歸歸于

詩經廣大全卷九

八

周也謂入覲者此詩作于東遷後所云西歸者非歸鎬

京之周乃東都洛邑之周也懷安也好音猶好語懷之

好音褒之以尊王之義也言誰能享魚乎我願漚其釜

當為先事之助誰將西歸舉已廢之典振既弛之綱乎

我願漚以好音而揚其忠頌其功焉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譜云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

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

咸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葬焉舜

漁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造風、重厚多君子、
薄衣食、以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
寡于忠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駟修曹之後世雖
爲宋所滅、哀公八年曹未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于
忠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
人曹之變風始作按古之濟陰縣今兗州府曹州
曹縣曹所都也荷澤在曹州境內雷澤城在東昌
府濮州卽故成陽所謂堯游而葬焉者也今之曹
州曹縣定陶及濮州皆其地

蜉蝣

詩經廣大全

卷九

九

刺玩細娛而忘遠慮也序云刺奢也昭公國小而
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蜉蝣爾雅云渠略也郭璞云似蜉蝣身狹而長有
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陸璣云大如指長三
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炙噉之
美如蜉蝣藏賦隱云非朝生暮死乃生于土中朝出而暮
死夏小正云五月蜉蝣有股也王褒云蜉蝣出以陰楚
楚鮮明貌輔廣云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歸猶言
來之我家也處止也言蜉蝣之羽猶衣裳之楚楚鮮明

然就靜息之觀不自知其不久故我心之憂矣欲其於
我歸處有以警誨之耳顧夢麟云集傳然其欲其兩其
字俱指蜉蝣言與孟斯宜爾爾字一例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翼翅也采采華飾也衣服卽衣裳息亦止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據說文作蠶云突也突出之義閔猶閔人閔世之
閔言從土中突出而爲人所見也麻衣如雪唐汝諤云

蜉蝣甲下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爲麻衣顧夢麟云古人
所用布帛二種帛以絲布以麻以葛無今綿布也木綿

自後代始入中國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喪服
始用麻也觀玉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纁服皆麻衣十五
升布論語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孔
氏傳云吉服是也說含息也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十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

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也序以爲朝其公按左
傳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遂執曹伯
襄以畀宋人卽其公也

侯人今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帝

與也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周禮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若有方治其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然此乃天子之官諸侯侯人不必有此數也何揭也戈見秦無衣祓也見衛伯兮正義云身荷戈祓謂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也彼其之子指小人赤帝也詳檜素冠毛傳云一命繼帝黜珩再命赤帝黜珩三命赤帝黜珩大夫以上赤帝乘軒正義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言侯人以迎送爲事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士

何戈與祓固其宜也彼其之子德不足弘化才不足濟時乃三百之多而盡服赤帝何哉此反興也以侯人荷戈祓之宜與小人服赤帝之非宜輔廣云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帝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蒼蔚朝濟之比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與也鵜爾雅云鵜鵜亦名涉澤鵜涉月三郭璞云今鵜鵠也好羣飛俗呼淘河陸璣云形似鵠而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有魚便羣共抒水滿胡囊之令水竭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本草云

身是水沫惟鵜前兩塊肉如拳淮南子云鵜鵠飲水數斗而不足鰓鮓入口若露而死禽經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拂河在岸則魚出不稱箋云言德薄而服尊言鵜必入水而後得魚今乃在魚梁竊人之魚未嘗濡濕其翼之子無功居位竊祿不稱赤帝之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與也味鳥口也鵜不濡其味小人無嘉言賦替而尸居于位亦猶是也遂稱媾寵也謂不稱其寵遇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南山毛傳云曹南山也一統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士

志曹南山在兗州府曹州南一百里春秋曹南昔

此朝濟雲氣升騰也蒼蔚朝濟喻小人衆多加以君寵

優渥而氣焰可畏婉變少好貌君子持身如處子故以

少女目之季女自保而斯飢喻賢者守道而貧賤言小

人得志則君子晦處彼南山草木蒼蔚盛多加以雲氣

朝濟其上益蒼蔚可觀矣少好之季女自守不妄從人

其貞足取而不免飢困矣時事倒置將何以國黃佐云

用小人便是遠君子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也顧夢麟

云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似不必補出正意

侯人四章章四句

鳳鳴

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序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子云此美詩非刺詩。

鳳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鳳鳴詳關雎。埤雅云鳳鳴有均一之德。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巳。則常在桑者一也。劉瑾云鳳鳴之子雖非一而何之之心則如一。淑人以德言。君子以位言。其儀一者儀容安靜有常也。如結操而不含。凝聚不放逸也。言鳳鳴在

詩經廣大全

卷九

七

桑其子雖衆飼之均平如一。君子之儀未嘗謹于此而不謹于彼。其儀無不一也。所以然者其心專一則微惕常存。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

伊騏
鳳鳴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

興也。鳳鳴在桑而七子之中有飛在梅者。子移而鳴不移。居一以待子也。蘇轍云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待之無不及者。淑人君子承上儀一心結說來。帶弁指儀之一端言之。帶大帶也。詳衛芄蘭伊惟也。絲素絲也。玉藻大帶之制。天子諸侯大

夫皆素縹帶廣皆四寸。惟辟綠之色不同。君朱綠大夫玄華。其辟綠之制。天子諸侯皆終辟。謂終辟也。但天子用朱爲裏。諸侯則不朱裏。重言其帶伊絲。複句以致其贊歎。非別有義。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帶必絲弁必騏是有常也。

四國
鳳鳴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興也。四國四方之國。正是四國如治其不一之心。化其不常之度意。

萬年
鳳鳴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古

興也。淑人君子下補心一儀不忒。國人即四國之人。胡不萬年。願其表正之久也。不重壽上。

下泉
鳳鳴四章章六句

下泉

王室陵夷而小國困敝。故作此詩。上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思古正以傷今也。序云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愴我寤歎。念彼周京。此而興也。前三章衰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一章興盛

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爲比而與然下二句俱另是一
意列洲二字易混从水者說文云水清也易井冽寒泉
食是也从冰者說文云寒也詩列彼下泉及有列沬泉
是也下泉毛傳云泉下流也郝敬云列然寒涼下流之
泉本不能生物也叢生也根童梁莠類憤嘆息之意周
京謂周室之京師公羊傳云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
必以大衆言之白虎通云京師法日月之徑千里董氏
云日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
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言水本潤物若列彼下
泉則浸彼苞根而見傷矣是以憤然寤歎念彼周京之

陵夷也黃佐云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根見傷比王室
陵運而小國困弊與意取寒泉之于苞根有相傷之意
與懷我之于周京有相悲之意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與也蕭蒿也見王采蒿京周謂京師之周室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而與也蕭陸璣云似蕭蒿青色科生國經云生少室
山谷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
三五十莖生便修直異于衆蒿秋後花出枝端紅紫色
形如菊逸禮云天子之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著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史記云著所生獸無虎
狼草無毒蓋藉先生曰聞著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忠
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說原云草植三百六十著爲
之長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此而與也芄芄美貌將雨必陰故曰陰雨膏潤也徐常
吉云喻昔時小國之安由王室有以庇之遂因以興王
政之善邠伯邠侯爲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辰曰畢原鄩
邠文之昭也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邠國文王
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言我撫今思昔見彼黍苗之盛

由陰雨能膏之也四國有明王在上又有邠伯布
勞于下是以大畏小懷而奈今之不然也黃佐云興
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徐光啓云每章首二句中
即具此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此興之意自在不用補
綴

下泉四章章四句

朱子云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于邠及夏之衰棄稷不
務棄子不留失其官守而自亂于戎狄之間不留

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邠州古西戎地公劉所居爲幽國邠州今有古公鄉朱公遷云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

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邠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爲邠劉安世云公劉幽國之君七月公劉之詩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于雅矣彭執中云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爲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于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

七月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

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諷誦以教之此詩言幽地風俗與后稷無預以公劉復脩后稷之業故推言后稷也序云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云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鷦鷯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周禮篇章中春晝擊土鼓以應爲歌飲吹而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卽謂此詩也然幽詩本風而篇章氏所年于田祖則飲而雅祭息老物則飲而頌何也鄭玄云七月言寒暑之事

迎氣歌其類也幽雅亦謂七月七月又有于邦舉趾體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幽頌亦謂七月七月又有穫稻爲酒躋彼公室稱彼兕觥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又詩箋以首二章爲幽風自三章至以介眉壽爲幽雅七月食瓜至末爲幽頌孔穎達云詩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幽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朱子云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幽之詩吹之

其詞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是次大
田是商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商之頌、謂其言
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商之詩自有雅頌、
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噸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賦也、首章總以衣食發端、二章至五章終前六句之意、
六章至八章終後五句之意、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
急、餘章廣而成之、七月斗建申之月、劉瑾云、凡詩中月

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朱氏云、所謂改正朔
者、以是月爲歲首耳、月固不易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
也、一曰大辰、爾雅疏云、大火、大辰之大名也、洪範五行
傳云、心三星、大星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左傳張趯
云、火中寒暑乃退、季夏心昏、中心火以六月之昏見于
南方、午位至七月中漸移而西、故曰流、九月斗建戌之
月、授子也、授衣、家長授于家衆也、九月霜降始寒、故授
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四句、原其所以授衣之故也、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
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噸發、風寒也、說文、噸、

其聲也、其聲悲栗、故名噸、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
之、栗烈、氣寒也、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正義云、仲冬
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褐、毛布也、織毛爲
之、賤者所服、卒、終也、歲、夏正之歲、以二之日爲歲終也、
以上言衣之爲急也、三之日建寅之月、四之日建卯之
月也、于、往也、耜、釋文云、耒下耜也、耒、耒耜、斲木使銳爲
之、所以入土、亦以金爲之、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
爲耦、于耜、言往耜、田器也、黃佐云、謂往中田之廬而耜
田器錢鏹之屬、獨言耜者、將以起土、必資于耜也、舉趾、
舉足而耕也、我、農夫自我也、饁、餽田也、南畝、畝大抵以

南爲正、程子云、我婦我子、同來致餽、田畯、田大夫、勸農
之官也、至喜者、田官趣行阡陌、來至而見其民勤農、則
喜也、以上言食之爲急也、言欲知先公之化、觀諸商民
之俗、民以衣食爲急、七月大火西流、暑退將寒、至九月
始寒、則授衣以禦之、蓋以一陽之月、噸發風寒、二陽之
月、栗烈氣寒、苟無衣褐、何以卒歲、此授衣所以必九月
也、三陽之月、往耜田器四陽之月、舉趾而耕、壯者在田
老者率婦子饁之、田畯亦至而喜、商民謀之、豫如此若
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求食、計亦晚矣、正義云、周先
公在商、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各

穆恩以勤事故同我婦子值彼南畝及嘯我婦子曰
改歲此遊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詞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桑和和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

賦也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再言流火授衣者
箋云將言女工之始故又本于此與首章實叙者不同
王安石云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春
日月令仲春倉庚鳴夏小正二月采桑則此章兩春日
皆謂二月也載始陽溫也倉庚黃鳥而黑章即葛覃黃

詩經廣大全 卷九

三

鳥也倉庚鳴蓋蠶生之時也懿筐毛傳云深筐也遵循
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遲遲日行
舒緩也紫白蒿也見召南采芣徐光啓云蠶之未出者
謂紫沃之則易出今養蠶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蠶
朱子謂以紫喚蠶蓋未嘗目睹其事以意解之耳和和
衆多也殆將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同歸者同親迎之公
子而歸也是時公子娶于國中故將及公子同歸也言
自其豫于衣者詳之以七月流火九月必授衣也故在
日始溫倉庚鳴時女執筐而求穉桑然蠶生未齊故春
日舒緩采桑者衆多內有一女心獨傷悲以將及公子

同歸而達父母也此見連姻公室之貴家亦無不力于
蠶桑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遶陽猗彼
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八月建酉之月萑葦詳召南毛傳云豫蓄萑葦可
以爲曲也月令季春具曲也植也所以爲管籥言今
年七月流火已豫備來年之蠶桑故八月萑葦成則蓄
爲曲薄以待治蠶之用蠶爾雅云蠶桑繭繅由杼繭棘
繭樂繭杭蕭繭疏云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
其名也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

詩經廣大全 卷九

三

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
而惡暑喜濕而惡雨婦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
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雅翼云蠶初拂謂之蛻結以毛
婦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菁穠中令比至再眠常
須三箔以上下二箔則必卷窗開幃見則食何訖還
下蠶室欲明而溫古者后妃享先蠶也天聖漢舊儀曰蠶
神凡二曰范蠡婦人寓氏公主淮南子云黃帝元妃西
陵氏始蠶蠶月治蠶之月謂三月也月令云季春天子
薦鞠衣于先帝命野虞母代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
于桑具曲植籥後妃齊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

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之室，蠶室之室，近川而爲之，使於築宮，仞有三尺，棘牆，防外而外閉之。戶扇在外，以非常居也。及大昕之朝，季春，則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也，以食之。風至，則蠶。歲既單矣，三月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功也。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典及良日。

詩經廣大全 卷九

重

吉夫人線。取絲于繭，三盆手。夫人之線，止于三次，遂布于三官。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線，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繭。載文章，服既成，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條桑，箋云：枝落之采其葉也。新說文云：方登，登，登也。隋登，登也。日斧，方登，日新，遠揚，遠枝，揚起者也。正義云：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采其葉。嚴祭云：即上文所謂條桑也。取葉存條，曰猗。嚴祭云：猗，猶依也。不斬其條，但就樹采其葉也。女桑，爾雅云：椈桑也。嚴祭云：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上章桑桑，乃桑葉之嫩者，此女桑乃桑樹之小者。大樹既修，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已大食。

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徐光啓云：蠶月四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鵲爾雅云：伯勞也，形似鵲，喙黑，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性亦能擊搏，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又名博勞，又名伯趙。趙者，疾也。左傳云：伯趙氏司至也。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故帝少皞以爲司至之官。呂覽注云：或見夏小正，訛鵲作鵲。孟子注以鵲爲鵲，遂以兩字通用。按鵲名鵲，巧婦也。與鵲無涉。嚴祭云：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鵲之鳴，先時感事也。載則也。載績，毛傳云：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正

詩經廣大全 卷九

西

義云：衣之所用，非絲卽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玄，赤而有黑也。朱，深緇也。孔甚陽明也。正義云：謂朱色光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禦冬之備，庶幾成矣。于八月，豫收荏華爲來歲之用。至三月治蠶，則大桑可條，取芥所以伐之。復取女桑之葉而大小畢取矣。又于鳴鵲之後，載績其麻。而凡此蠶績所成，染之或玄或黃，而朱者尤鮮明。豈敢自私哉？皆以獻爲公子之裳焉。唐汝諤云：獻裳不敢言公，而託言公子，如左傳云：稱太子抑無私之義。徐光啓云：奉上非只爲禦寒，將爲視朝視朔燕服，蜡服之用也。郊民忠愛，諄然不是感恩圖報，若然是煦煦之恩。

而愛亦淺矣。朱子云：以上二章專言黠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灰之意。

四月秀蓂，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獫狁，新于公。

賦也。四月建巳之月，蓂草名，苦蓂也。箋疑爲夏小正之王荇，非也。爾雅云：蓂繞棘，郭璞云：今遠志也。本草云：一名細草，陶經云：根色黃，形如蒿，根苗似麻黃而青。三月開華，白色，根長及一尺。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萌，于蓂感之而早秀，陰氣之來有漸矣。五月建午之

詩經廣大全卷九

重

月，蜩蟬也。蜩之類多，蜩與蟬其總號也。爾雅云：蜩，日諸蜩，具者，蟬也。蟬，清亮而小，蜩，蟬也。蟬，音茅，蜩，音色。蟬，音馬，蜩，音之。蜩，寒蜩，又名蜩，蜩，音美，蜩，音東，蜩，音之。蜩，此詩五月鳴者，謂蜩蟬蟬也。夏小正云：五月蜩鳴，又云：蜩蟬鳴，淮南子云：蜩飲而不食，蜩蟬不食，三十日而化，論衡云：蜩生于復育，蜩未蜩時，開背而出，周書云：夏至五日蜩始鳴，立秋之日寒蜩鳴，初蜩得寒氣，徐廣車服雜注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張載云：秀蓂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獲禾可獲也。十月建亥之月，隕穠落也。貉，雅異云：

詩經廣大全卷九

美

似狐善睡，畜而養之，扣之即悟，已而復寐，亦善捕，狸雅云：俗云：狸貉同穴而異處，狸之出入以貉爲導，考工記云：貉踰汶而死，此地氣然也。狐見於旄丘，狸狐類，狐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犬于豹，故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辨人狸別，狸善搏者也，行則爲小步，以擬度焉，其發必獲，謂之狸步，量侯道法之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其尊者，正義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閔光德云：黠績，狩獵不專爲君，但于勸生之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耳。同朱子云：竭作以狩也。按周禮小司徒職：惟田與追胥竭作，謂正卒美卒盡出也。一之日止正卒，在二之日則正卒美卒俱往，故曰同。但此詩自說幽俗，在周禮未作之先，原不宜律以周禮，其同不過言往狩者衆耳。續繼功事也。繼，續一之日之武事也。葉朝榮云：武功只是田事，莫作講武。穠，皆禾名。穠小，新大，私穠，獻新，因言于貉而并及之耳。語意自有輕重。言四月陽極陰萌，蓂草感而秀，五月陰生，蜩蟬感而鳴，漸至八月四陰秋成，獲稻矣。十月純陰，草木落，穠大寒至矣。陰氣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恐黠績所成不足以禦寒也。故于一之日往取貉，以爲裘，狐狸以其尊者，又于二之日竭作以狩，載績于

邪之武功私其小獸獻其大獸焉朱子云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禡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墀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正義云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此章言閉塞官室之事斯螽卽螽斯動股陸璣所謂兩股相切作聲間數十步是也六月建未之月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身大色青有翳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呼爲絡緯又謂之絡

詩經廣義卷九

毛

蟋蟀雅云其鳴以時故有雞號雅翼云有青褐兩種寒則漸近人能食瓜莢之屬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但莎雞絡緯是一物蟋蟀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言之蓋二蟲俱似機杼聲故易紊亂振羽毛傳云羽成而振迅之按莎雞之鳴止而振羽作聲不待飛也朱子謂能飛而以翅鳴丘光庭云蟲有勝鳴者蟬有脰鳴者螭有股鳴者斯有羽鳴者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則蟋蟀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七月在野以下蒙上文皆謂莎雞也宇簷下也釋文云屋四垂爲宇蟋蟀見唐風箋云言此三物如此者著將寒有漸非

詩經廣義卷九

天

卒來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室中空隙者寒之重且今出其窟也隙能生寒鼠又能生隙故室熏之向北出牖也塞向避北風也墀塗也正義云庶人華戶以荆竹織門荆竹通風故泥之錢天錫云向可暫塞戶則人出入不可塞但墀之而已正義云月令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墀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曰爲改歲言歲將改也預計之詞黃佐云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呂東萊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尙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

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一篇之中自相矛盾矣室邑中之室入自田廬故曰入言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將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卒歲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朱子云：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嚴粲云：此章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鬱毛傳云：株屬劉猥云：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一名車下李，五月時實。莫毛傳云：莫，莫也。互詳何彼穠矣。唐棣，一名郁李，一名棣，一名車下李，與鬱俱隸屬也。故同得車下李之名。正義云：二者相類而同時熟，亨煮也。葵，菜名。周禮：醯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菹，大豆也。卽生民之荏菹也。亦名戎菹。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荏。周禮：邊人羞邊之實，餽餽粉餐。餽，二物皆蒸日解餅之日，實以其粉，利毛傳云：擊也。東爾雅云：菜者，故摘抄燕大豆以爲菜。

詩經廣大全 卷九

无

壺漿邊，要漿，檣白漿，檣酸漿，楊微齊漿，邊羊漿，洗大漿，煮漿，漿，苦漿，皆無實漿，還味，拾，漿，又云：漿，李曰，楚辭之春酒，毛傳云：凍醪也。冬釀春熟，介助也。取損介之義，故訓爲助。眉壽，毛傳云：毫眉也。正義云：年老者必有毫毛秀出，以介眉壽，總承上文。瓜，本草云：瓜，蒂七月採，圖經云：卽甜瓜，蒂也。埤雅云：瓜，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性少延，輒腐，尤忌開磨，乃至一帶不收。壺，瓠屬，互詳。邠，有苦葉及衛碩人狐尾，埤雅云：似匏而員，曰壺，亦曰壺盧，斷壺者，正義云：就蔓斷取而食之。叔，說文云：拾也。按叔，未菽三字，古文多混用，季父之稱，當作未拾取。

之義當作叔，叔，以其从艸者，豆名，苴，麻子也。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孟冬天子以犬嘗麻，正義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茶，苦菜，見邠谷風，檟，惡木也。陸璣云：檟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圖經云：檟檟二木相類，但檟木實而葉香，可噉，檟木疎而氣臭，北人呼檟爲山椿，江東呼爲虎口，檟，去有，如，目，故材易大而不中，罷用，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檟，是也。薪，檟者，積檟爲薪也。檟，唯堪爲薪，言自其豫于食者，詳之鬱，莫嘉果，莫嘉蔬，菹與漿皆可供邊，實獲稻以陳，酒足養氣，體凡此物之美者，以供老者助其眉壽，其豐

詩經廣大全 卷九

手

于養老，如此瓜，壺，直茶，薪，檟以熟之，凡此物之薄者，以食我農夫，其儉于自養，如此陳鵬飛云：飛以爲私，翁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美者養老，惡者自養，長幼之義明矣。朱善云：果酒嘉蔬，非不及少，而養老之意多。瓜，瓠，直茶，老者未必不食，而不以爲常。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築，檣也。場，圃，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

堅以為場正義云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
菓果則謂之園蹂踐禾稼則謂之場九月之時築場于
園之中以治穀也納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莖
稭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重說文作種云先種
後熟也陸德明云種是重移之字種是種莠之字今人
亂之已久左傳余髮如此種種言猶此晚禾之短也移
或作蔭說文云疾熟也鄭眾云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
熟曰蔭正義云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移
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皆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
故于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嚴粲云廣舉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圭

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
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孟冬登我農夫以下乃同
儕自相警戒之詞同聚也輔廣云黍稷重移禾麻菽麥
則凡一歲所種者先後大小皆舉之矣故復總言之曰
我稼既同謂同聚也上入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孰
治也官邑居之宅也功茸治之事也爾汝也干茅往取
茅也宵夜索絃絢索也嚴粲云茅不可索絃豈取茅草
將以蓋屋宵作索絢將以縛屋說文云敏疾也乘升
也播布種也百穀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
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

菓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言九月則築園為場
十月則納禾稼至此則黍稷重移禾麻菽麥無一不登
矣于是谷嗟相謂凡此農夫田中之稼既聚可以上入
都邑執政治官室之事矣故必盡往取茅夜則絃索亟升
其屋補葺之來春將始事播穀不暇為此也徐光啓云
稼方同而即念邑居之當修屋方乘而復念農功之當
始此意如轉環繞轡曷嘗頃刻忘農事乎故曰終始農
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梁傳曰此語深得詩人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粢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漼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圭

彼兒就萬壽無疆
賦也此章言藏冰宴饗等事以終言食之意鑿冰取水
于山也冲冲鑿水之意薛應旂云急于取水之意凌陰
冰室也周禮凌人掌冰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其凌
春始治鑿如斲大中以盛水置凡外內饗之膳羞
饌焉凡酒人漿人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祭祀共冰
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置之尸夏頒冰掌事秋刷
冰冰不用月令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益壯地
始拆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
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左昭四年中豐

云古者日在北陸陸通也謂十二月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春分時陸藏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瓠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白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疾不降民不夭札黃佐云鑿冰二句相承說二之日而納之三之日納冰已畢也蚤蚤朝也韭某名字象

詩經廣大全 卷九

雪

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禮祭宗廟非日豐本獻羔祭韭祭司寒之神而後啓冰也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此獻羔祭韭重啓冰以節陽氣之盛不重薦寢廟上曹氏云十二月陽氣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陰幾于失滅于是開冰而頒之迨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于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蘇轍云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陰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鋼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故曰

日在北陸而藏冰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起用事則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于內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氣發越陽散于外薄衣而溫食不然盛者將過而爲戾藏冰發冰亦猶是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毛傳云功畢入也朱子云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樽曰朋饗饗公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疆竟也言二之日冲冲取冰三日納于冰室所以亟趨冰役者蓋以四之日君將啓

詩經廣大全 卷九

雪

冰薦廟也九月氣肅霜降十月農畢滌場所以速畢場功者蓋將奉酒殺以饗公升堂稱觥祝壽也民之忠愛其君如此函民自勤于衣食而各有奉上之誠先公之風化可見矣黃佐云此章祭韭上上是相勸以備乎君事下是相成以視乎君壽以忠愛字貫嚴粲云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朱子云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玉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

之因是以知民事也、王安石云、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嚴粲云、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鵲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鵲、鵲焉出、救亂者、救管蔡之亂、未知周公

詩經廣大全卷九

卷九

之志者、未知周公安王室之志也、按書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鵲、王亦未敢誦公、漢孔氏駁解辟爲法、以居東爲東征、謂致辟法于管叔而誅殺之也、鄭玄謂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東都、流言時尚未有東都王應、大臣釋位、朱子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關、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與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

詩經廣大全卷九

卷九

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未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官、逼堯之子、卽爲篡矣、劉瑾云、朱傳用孔氏書注、後來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避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處未釋、乃作鵲以喻之、觀其告鵲、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展言王曰、又言冲人又曰、宰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蔡沈書傳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又自三年也、黃佐云、鵲之詩、乃周公居東之時、預見二叔武庚將有潰亂之勢、而作之以釋罪

而所吾之心一則勸王為先事之備楊守勤云
鷄而謂之即呼武庚而告之若將取字作管蔡已哉
則武庚亦並誅矣又何所告乎

鷄鷄鷄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斯爾子之閔斯
此也朱子云為鳥言以自比也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鷄
鷄而謂之鷄鷄鷄類攫鳥子而食按鷄鷄名鷄鷄巧婦
亦名鷄鷄故先儒多誤以鷄鷄為巧婦巧婦乃周頌之
桃蟲耳衛風流離之子土鳥也陳風有鷄萃止爾雅之
泉鷄也並非此鷄鷄朱傳以為鷄鷄亦非鷄鷄爾雅謂
之鷄鷄鷄又云怪鷄取猶致也室鳥自名其巢也彭執

詩經廣大全 卷九

雉

中云鷄鷄以比武庚子以比武庚室以比武庚取我子
謂諸叔暨武庚術中而為所召致也是時管蔡雖未誅
而罪已無所逃乃武庚害之也許天贈云歸罪武庚而
于二叔則有閔惜之意為親者諱也毀王室兼倡亂與
流言流言而眾志多疑倡亂而四方騷動則王室搖矣
恩情愛也勤篤厚也爾育通言鳥之惡鷄鷄者呼而告
日鷄鷄鷄鷄爾既取我子勿更壞我巢室以我如斯思
愛如斯勤苦育養此子如斯可憐爾既取之更欲毀
我室耶

迫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繭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此也迫及微取也桑土桑根也通作杜方言云桑根謂
根曰杜又字林作截云桑皮也綢繆繭綿也繭巢之通
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此二句以比任賢圖治之意猶所
云吐哺握髮也言爾亦知我室未易成乎我及天未陰
雨剝取桑根以固其繭戶蓋曰今此巢下之民莫或敢
有侮予者乎

予手拮据予所持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此也拮据操作勤勞之狀持取也茶毛傳云荏苒也朱
子云可藉巢者也正義云七月傳曰菑為荏苒此言荏苒
謂菑之秀穗也蓄積租聚卒盡瘁病也室家巢也言予

詩經廣大全 卷九

美

手拘持者是予所持取荏苒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
盡病也我作之至苦如此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子
云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
故也新造未集以受命未久人心未固言徐光啓云五
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無可他諉者
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見匪躬之義下一予字見體國
之忠鄉泉云疑當時流言必以周公平日勤勞皆為已
謀故周公言其皆為王室正破其不利孺子之說也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此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漂搖搖動也漂屬

百搖扇風、嘒嘒箋云、恐懼告愬之意、朱子云、急也、言子羽、燕燕而殺子尾、脩脩而敵子盞、亦如此、予室雖成、尙翹翹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予室將危、則予之哀鳴、安得不急也、周昌年云、要見多難將毀我室、故已作詩以喻王、使之知保其室、家有不容不汲汲意、非公只明已之見誣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

周公東征既歸、作此以勞歸士、序云、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詩經廣義全卷九

堯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聞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朱子謂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是矣、然其傳云、成王既得鷓鴣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勞歸士、是以居東為卽東征也、朱子亦自知其誤矣、說見前篇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

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蜩蟬者、蜩螽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而興也、通篇皆設為軍士之詞、凡言我者、軍士自道也、徂往也、東山、嚴粲云、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王伯厚云、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悄悄久也、陳鵬飛云、悄悄、有流而不止之意、我來自東、言從東方歸來也、濛雨、貌我東曰歸四句、又追其將歸之始而言人切于所事、不暇于思、及事畢欲歸、感愴便與此、踟旅之情也、萬時華云、後山詩、往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

詩經廣義全卷九

罕

人情類然、制說文云、裁也、裳衣、平居之服也、對素裳、白局、棘衣、棘弁而言、勿箋云、猶無也、士毛傳云、事也行、陳也、枚、周禮大司馬注云、枚如著、街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戒街枚氏掌司、國之祭祀、令禁無繡軍旅田役、令街枚、蜩蟬四句、亦歸途所見、與零雨其濛、同一時事、蜩蟬動貌、考工記、刺兵欲無蜩、疏云、凡兵欲堅勁、不欲柔軟、若蟲之蜩蟬、擾擾然、蜩、蟲名、爾雅云、蜩、烏蟬、疏云、亦專名蜩、郭璞云、大如指、似蜚、雅興云、蜩雖蜚類、而蜩則獨行、故以此、獨宿者、蒸發語、謂敦說文云、厚也、厚重不移之貌、彼、繫指軍士也、獨宿、以離他家而

言言我往東山久不得歸勞不勝述及自東歸又在途
遇雨有泥濘之困也向未言歸乃心散憤方曰旋歸心
已西念而悲于是製彼平居之服以爲自今可勿事于
行陣街故也彼蛸蛸者蛸則在彼桑野矣我敦然獨宿
者則亦在此車下免鋒鏑之虞矣

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
宇伊威在室蛸蛸在戶町疇鹿場蛸蛸耀宵行不可畏也
可懷也

賦也果贏爾雅云枯樓也本草云葉形兩兩相值其根
一名地樓一名澤茹實名黃瓜主胸脾悅澤人面圖經

詩經廣大全 卷九

望

云根名白藥皮黃肉白其根直下生年人者長數尺其
身無補三四月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又有細毛
七月開花似葫蘆花淺黃色實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
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
下也伊威蟲名爾雅云蛸威委黍又云蛸鼠負即一物
也陸璣云在壁根下窺底土中生似白魚本草云濕生
蟲也多足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常惹若鼠背
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劉集云壁落間小蟲也無人婦
則出行于室蛸蛸爾雅云長跖也郭璞云小蜘蛛長脚
者俗呼喜子陸璣云亦結網居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

草使人不疑爲蟲在戶言爲網于戶也町疇舍旁隙地
鹿性善驚廬舍無人故任其遊處相耀明不定貌宵行
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詩意在叙其勞苦故首
四句每章不變自果贏以下俱是想像語上章述初發
時事此章則漸抵家矣因感念室中久無人必有此五
物荒廢淒涼是可畏矣然不爲可畏久離之後伊可懷
思而已

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詩經廣大全 卷九

望

賦也鶴陸璣云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窠大
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泥其
巢傍爲池含水置魚以食其雛衍義云鶴如鶴而頭無
丹頂無鳥帶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禽經云鶴仰鳴
則晴俯鳴則陰禱俎云江淮謂羣鶴旋飛爲鶴井人採
巢取其子六十里早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垤蟻
冢也埤雅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將雨則水泉上
如蓋以壅雨一名蟻封鶴鳴于垤者韓詩章句云鶴水
鳥也水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見之長鳴而喜鶴鳴于
垤只以鶴鳴爲主勿以蟻出壅土鶴鳴平說婦歎于室軍士

自感于鵲鳴而諒婦當此時亦歎于室也此二句承零
雨說酒婦穹室與上章伊威蠨蛸等語相應敦悉解俱
同首章瓜苦瓜之苦者栗薪栗樹之爲薪者蓋取以制
棚架之類言鵲見蟻出垤而鳴此雨微也婦念行者遇
雨當亦憂嘆于室且知歸期不遠酒婦穹室以待我歸
而我行忽至有以慰其望也因見有教然之瓜苦累累
繫于栗薪之上自思我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此有感慨
喜幸意言其不見之久者正以叙其得見之幸也徐光
啓云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栗薪說他喜
幸之意寄諷深遠具見才情

詩經廣大全 卷九

聖

我徂東山伯也歸不勝其來自東寧雨其澤倉庚于鵲鳴
其羽之子于歸皇親其馬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

賦而興也嚴粲云此章述至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
遇雨則勢自途至家則喜也鵲鳴鮮明也歸謂嫁也皇
爾雅作驪云黃白曰驪正義云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駉爾雅云駉白曰駉正義云謂有駉處有白處觀之
子之母綯爾雅云婦人之褻謂之綯綯後也郭璞以爲
卽香褻褻邪交絡帶繫于體因名爲褻禮書云褻帶曰
褻婦禮所謂施褻是也帶結而垂曰綯爾雅所謂綯綯

是也按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母施褻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官事庶母及門內
施褻中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
夙夜無愆視諸衿褻考爾雅衿謂之游郭璞解游爲衣
小帶也然則衿者綴之帶綯者衿之綬先施衿而後結
其綯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徑以結綯爲結
悅誤矣九十其儀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舉九與十
喻其多也儀謂昏禮之儀鳥之飛其羽鮮與女之歸其
儀盛嘉善也孔嘉以情言不承上來言征士既歸有及
時昏姻者彼倉庚于飛則其羽鮮明矣之子于歸則或

詩經廣大全 卷九

聖

皇其馬或駉其馬親結其綯而致必敬之戒九十其儀
而有盈門之嬌矣此新昏者固甚喜樂其舊有室家者
相見而喜又當如何按前章果臝施宇熠燿宵行及有
救瓜苦等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
月時不相值則朱傳所云倉庚鳴昏姻時及賦時物以
起興者恐不可泥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被斧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言此以答其意
序云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毛傳云四國管

蔡商奄也、箋云、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所謂四國、猶言新伐四國耳、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破、缺、皆毀也、斧、斨、見七月、司馬法、輜輦載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二版二築、皆軍中樵蘇築壘用之、易旅卦、得其資斧、注謂斧所以斫除荆棘是也、斨、亦伐木用之、非指兵器、嚴粲云、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卽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爲

詩經廣大全 卷九

望

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于戰陳、唯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斂、觀尚書所載周公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于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陳推云、破斧缺斨、不過裝點一勞字、正應滔滔三年之意、四國、四方之國也、指天下言、皇、匡也、管蔡挾武庚以叛、四國之人、或因一方倡亂而起思變之心、不正甚矣、周公東征、所以息其反側之心、使歸于正、所謂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哀、猶言憐愛也、我人、卽四國之人、將大也、欲正四國之人、則包四國于覆載之中、非哀我

人之大而何、朱善云、匡四國、正所以哀我人也、匡以功言、哀以心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吺、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斨、說文云、鉏耨也、司馬法、輜輦所載、鋤或卽此、又說文云、江淮之間謂釜曰斨、召南維斨及釜是也、依此則軍中所以爨者、亦非兵器、吺、化嘉善也、欲化此人心、使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善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詩經廣大全 卷九

樂

賦也、鉏、耨、屬、司馬法、輜輦有一鑿、道、固也、朱子云、斂而固之也、人心不正、卽渙散而不固、休、美也、三章一意、總言東征之役、乃聖人公天下之心、而非一身一家之計、見從軍之勞、皆義所不容辭也、范祖禹云、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爲相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一也、蓋象之禍及于舜而已、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于天下、天下之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

魚之美者、食螺蚌、極難取、見網輒避、以喜于得魚、
于見公、表衣鄭氏云、卷龍衣也、孔氏云、表之言卷也、
龍首卷然、白虎通云、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朱子云、天子
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王服卷公亦服卷王九章公亦九章以此為異
結采刺繡之裳也、設九章之綱而後得、麟觴其不易得
也已、何幸而得見此九章之服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以人物各有所歸、為興一句興一句、又一體也、第
三句另說女東人自相謂也、左傳云、再宿曰信、言鴻飛
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於女東土、不過信處而已

詩經廣大全 卷九

興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表衣、今無以我公歸、今無使我心悲、今

賦也、言我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表衣之
人、無違迎公以歸、而使我心悲也、徐光啓云、此東人愛
慕無極、不忍釋然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

九章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

周公雖遭疑謗、處之不失其常、詩人美之、序云、美
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與也、狼見齊還、跋躡也、胡、頤下懸肉也、疇、躡也、李巡云、
前行曰躡、却頓曰疇、正義云、進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
倒也、退則躡其尾、謂却頓而倒于尾上也、草蟲經云、老
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
其尾、進退有患、避避也、碩、大膚美也、大美、謂其平日勤
勞王室也、孫大美、謂其避位居東時也、碩、大節、云公避
碩、諱詞也、赤舄、冕服之舄也、詳齊南山經、釋名云、複
其下曰舄、几几、安重貌、王安石云、几人所憑以為安、故

詩經廣大全 卷九

平

几几安也、此反興也、以狼之跋、胡疇、尾進退不得自如、

興公之赤舄几几、進退自如也、鄭泉云、累于形者進退
皆病、周于德者無在不宜

狼疇其尾、載疇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泛自平日言、瑕、玉病也、周公心事
光明、已有以自信而安重自如、人亦有以信其心而德
音不瑕、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為興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 卷九終

詩經廣大全卷十

小雅

雅本樂器、周禮笙師、春賔應雅以教賦、樂注、春者、謂以筦地、賓醉而出、奏賦夏、以此三雅樂地爲節、故樂書云、雅者法度之器、所以正樂者也、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雅之取義、蓋本于此、故舊說相傳、皆以正訓雅、至若雅之分爲大小、或主政、或主理、或主辭、或主聲、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季氏云、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十

是主一事而言也、至于大雅、則汎言天下之事、如文王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子云、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馮時可云、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譏刺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懼規正之詞切、此皆主政爲說者也、蘇轍云、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且盡于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離騷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二

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者、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薄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娶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于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鄧元錫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情麗乎則、大雅性通乎命、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之別也、此皆主理爲說者也、蘇軾云、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小雅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嚴粲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大雅、雅乎風之體者、爲小雅、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此皆主辭爲說者也、孔穎達云、有大雅小雅之聲、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鄭樵云、小雅大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大呂小呂、則歌有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陸大昌云、南

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官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常周世，無川標別，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兼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陸深云：嘗見古甕物銘，識有小雅甕有頌鐘，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甕亦有不同。後人失之，聲而以名義求，非詩之全體也。此皆主聲爲說者也。至初敬則合言之，云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三

雅之聲飄搖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詩譜云：周始祖后稷有播種之功于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大雅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逮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文以治內，武以治外，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也。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

王合鹿鳴諸侯于隣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較，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鹿鳴之什

正義云：風及商魯頌以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多，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朱子云：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四

鹿鳴

燕饗賓客之詩也。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有詩雅肆三官其始也。鄭氏云：肆，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箋云：蘋蒿也。陸機云：葉青白色。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五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木

與也。蒿爾雅云：「蒿，敗也。」郭璞云：「青蒿，香中。」去炙喫者，陸璣云：「青蒿，一曰敗，或云牡蒿者，非。牡蒿是蒻，與藜莧傳相涉而誤耳。」爾經云：「葉似蒻，陳蒿而背不白，春生嫩時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結子如粟米大。名物疏云：「爾雅：蒻蒿，蒻著莖，蕭七種。」毛詩俱有之。本草有蒻、陳蒿和蒿同蒿三種。詩中不見，皆蒿屬。德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典也。本草名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下地鹹處爲草眞實牛馬亦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樂燕而樂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

勞使臣之詩。劉瑾云：此詩始作，本爲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皇華之遣使者，同爲一時通用之樂序。云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詩經大全 卷十

卷十

七

賦也。駢騁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倏遲回遠也。懷歸正與懷歸相應。惟不得歸。故內顧而傷悲也。通篇皆王者代使臣言之言。我馬不息。周道日遠。豈不思歸。特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敢顧私圖。而忘國恤。徒自傷悲耳。

賦也。鞞鞞，毛傳云：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又朱子云：衆盛之貌。駉，白馬黑頭也。啓蹠也。古者席地，故有坐有跪。坐以膝着地，以股着腓，有所敬則伸其股而跪。所謂長跪也。禮君子更端而起，起卽跪也。論語居吾語汝，居卽

坐也、處居也、不遑啓處、謂不得從容啓居也。上傷悲是勞其心、此啓處是勞其身。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與也。翩翩飛貌。騅亦作佳。毛傳云：夫不也。卽祝鳩。詳關雎。一鳥十四名。騅佳。其鴝鵒、祝鳩、鳩、鴛、鵒、鵒、鵒、楚鵒、鵒、鵒、孔鵒、鵒、鵒、鵒、鵒也。通志云：凡鳥短尾者皆謂之佳。惟夫不專名。鵒載則也。載飛載下。言雖飛而尚下也。後倣此。苞栩見唐風。鴝羽將養也。言騅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使者行久不返。不獲養父也。羅願云：禽經曰：騅上無尋。鵒上無常。言鳥之起不過尋。丈不遠。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卷十

人

而復而征役則不得暫息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典也。杞毛傳云：枸櫞也。嚴粲云：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也。杞，雅扶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鬻有杞，棗、枸杞也。閩經云：華幹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結紅實如棗核，根名地骨，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閩而有刺者，枸棘也。

駕彼四騖、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歌將、毋來恣賦也、驟說文云馬疾步也、嚴粲云走馬曰馳、不馳而步

疾為驟、駉駉、驟貌、是用作歌、朱子云、非使臣作是歌也、
言其情以勞之耳、急告也、言駕四駉駉駉駉前進、
不思歸為君遠觀是用作此詩以不獲養母之情來告
君也、朱子云、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輔廣云、臣下
不敢自言、若上探其情而為之言、詳于私恩而略于公
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

遣使臣之詩、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
而有光華也、朱子云、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九

也、左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
三篇也、下三拜、一拜也、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
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浴于周、臣
聞之、訪問于善為者、附注云、答親為詢之義、
禮為度、附注云、答難為謀、附注云、臣獲五
善、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通篇皆代使臣之詞、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日陛下
淵日、駉駉、衆多疾行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每懷靡

及于事唯恐不及也、言皇皇然草木之華、或原或隰、無
地不有矣、我駉駉衆多之征夫、每懷不及事之憂、無時
不然矣、朱子云、此詩若戒使臣而托于其自道之詞、以
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朱公遷云、
諷有聚議之意、言我既每懷靡及、將何以補其不及哉、
我馬則維駒六轡、則如濡、載馳載驅、我其周于咨諏、以
廣集聞見焉、

我馬維駒六轡如緤、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十

賦也、緤、青黑色也、如緤、言調忍也、忍、直也、謀、有計畫意、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有酌量意、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駉、爾雅云、陰、白雜毛曰駉、既均、言和調也、詢、有
光問意、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

燕兄弟之樂歌、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
非常棣焉、然則此詩乃周公所作、其後四以為燕兄

弟之詩耳。僖二十四年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鄘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那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并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士

周鄭氏泥左傳，遂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以親之，正義云：此詩自是成王時周公所作，但召穆公見厲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詩以親之耳。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也。常棣，爾雅云：常棣，棣，郭璞云：子如櫻桃，可食。陸璣云：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正白。程子云：今玉李也。華，萼相承其力。陸化熙云：江南呼麥李，一跗嫩生二萼，兩兩相麗如垂絲海棠。李氏云：召南唐棣之華，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鄂，鄂然外

見之貌，不豈不也。韡韡，光明也。楊守勣云：常棣之華，其內向而下垂者，未必韡韡也。惟鄂然外見者，韡韡光明。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言常棣之華，其鄂然外見者，豈不韡韡光明乎。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常棣光明，凡華莫及。兄弟至親，凡人莫如此。與也。莫如兄弟句，是一篇大旨。二三四章，是處變皆須兄弟。五章承上起下。六章以下，是處常皆須兄弟。總見今人莫如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哀，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言莫如兄弟于何徵之。彼死喪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士

之禍，他人畏惡，惟兄弟相恤耳。又不幸至，積尸哀聚于原野，亦惟兄弟相求也。原隰哀哀，亦是死喪中事，但哀野則變之變矣。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與也。春令，爾雅云：鳴鵒，鵒，渠郭璞云：雀屬，飛則鳴，行則搖。陸璣云：大如鵒，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又謂之連錢。相感志云：俗呼雀姑，鳴則雪，禽經云：春令，友節。注：春令，其母者不相離。毛傳云：春，鵒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合，以喻兄弟相救于急難。此以首句與大句急難，急于患難，謂相救也。見發語

詞承歎長太息也言亦令飛鳴不相離兄弟忠難必相
救天性然也人當忠難雖有良朋不過長太息而已言
良朋正甚言其不如兄弟也不可貶朋友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閱毛傳云很也正義云很者忿爭之名曲禮很無
求勝禦禦也務傷也烝發語詞戎助也言兄弟偶不相
得闕很于內倘遇外侮竭力拒守矣雖有良朋豈能有
助乎王安石云很于內非令兄弟也及其禦侮雖良朋
不如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圭

賦也喪亂通言死喪急難外侮也寧字从心王心言言
喪亂相救罔莫如兄弟矣而人每墮于處變忽于處常
及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豈以安寧無須
于兄弟乎

賓爾邁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意也備陳飲厭具俱也和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備親慕
之意謝枋得云情親義厚無異于孺子相慕也言陳爾
邁豆飲酒厭足足相娛矣然必兄弟皆在燕始和樂相
愛慕耳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好合志意和合也如鼓瑟琴箋云合者如鼓琴瑟
之聲相應和也並照云鼓官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
其合也無間矣翕合也具字就皆在燕說翕字就平時
無際離說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其合無間矣然必
兄弟和睦和樂始久耳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賦也室家即夫婦也帑通作孥孥也帑本帑藏通為妻
孥字左傳泰伯歸其帑尚書子則帑戮汝究窮圖謀也
究在心圖在事蓋求之心而驗之事也沈守正云究圖
是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也宜信也言兄弟具而後樂

詩經廣大全 卷十

西

且孺是兄弟宜爾之室家矣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
弟樂爾之妻帑矣安寧之後必須于兄弟如此試以是
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黃佐云死喪患難之時天理
真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至安寧之時人欲易蔽必待
究圖始知也

常棣人章章四句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序又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睦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鳴也興至二句止幽深喬高相視矧況也神謂鬼神聽猶聚也和天下泰和平方隅砥平言伐木則丁丁矣鳥鳴則嚶嚶矣此鳥出自幽谷遷喬木之上所以嚶然鳴者乃求其友之尚在幽谷也鳥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矧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若能盡其道于朋友雖鬼神亦聽之而終錫以和平之福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五

秀云玩其詩但知朋友相須之義不見君臣相臨之分伐木許許釃酒有真既有肥斧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前章言朋友之當爲此章舉朋友之尊者爲言末章舉朋友之卑者爲言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道應訓章曰舉大木者前呼後應之此舉重勸力之聲也釃酒之而去其糟也毛傳云以筐曰釃以數也日清與美貌并五月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毛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

父異姓則稱舅正義云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諸侯稱大夫則以長幼爲異長曰伯父少曰叔父寧適不來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微無顧念也於款詞繁鮮明親於祭酒埽言祭然鮮潔酒埽其室也陳列饋進也八簋羅之盛也肥牡肥斧之牡者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答過也言今舉是燕也伐木則許許矣釃酒則有真矣既有肥斧以速同姓之諸父寧彼適不來無使我弗顧念也祭然酒埽庭內陳列饋進八簋既有肥牡以速異姓之諸舅寧彼適不來無使我有過咎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六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依此湑矣

興也阪者曰坂衍多也籩豆有踐見爾風伐柯劉蕢云籩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兄弟朋友之詞脩者兼同姓異姓言無遠皆在也民之失德二句是卽常情小失以喚起上當篤友也乾餱二物皆食之薄者愆過也卽失德之愆有酒二句只是不計有無意非真無酒也湑詳上章醑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鼓舞卽

燕飲中事、謝枋得云、清我酌我、鼓我舞我、此八字、倒句
法、迨及也、言伐木則于厥矣、釃酒則有衍矣、邊豆踐然
陳列以速同姓異姓之兄弟、無遠而皆在焉、民之失德
于友、非必大故、卽一乾餼亦足以愆故我于友、不計酒
之有無、故舞以相樂、但及少暇、卽飲此所清之酒矣、迨
字有急皇意、嚴榮云、前此特未暇耳、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

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
答其君、序云、下報上也、君能下下、美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

臣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

賦也、保、安也、定者不移之謂、爾指王也、歐陽脩云、爾其
君者、稱天以爲言、孔甚固、堅也、命不于常、故曰休厥位
維危、故曰定、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固執如之、俾使也、天
使之單、盡也、除、除舊生新也、朱公遷云、無時不受福、故
單厚、無事不受福、故多益、庶爾雅云、侈也、此四句、每二
句俱相足、說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矣、蓋福難于
日新、天則俾爾福之單厚、相禪于不窮也、福莫難于富

有天則俾爾福之多、益繁祉之盛、然也、徐宅啓云、造化
無全能、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盛衰倚伏之機也、
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聲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

賦也、戩、剪同、盡也、穀、善也、戩穀、謂盡歸善道、盡也、盡
無不宜、宜民宜人、也、百祿、謂多祿、遐、遠也、百以盛言、遐
以久言、維日不足、言福之來無日止足、非福有餘、日不
足之意、言天之保定我君、使盡歸善道矣、蓋人君之事
盡無不宜、既受天之百祿、天又降以遐遠之福、日以繼

日無日止足也、輔廣云、中二句已然之事、末二句方來
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下四句、高大盛長對說、正狀其興也、阜、爾
雅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岡、山脊也、大阜曰陵、衆流注
海曰川、川之方至、箋云、謂其綏長之時也、增、字、貼川說、
言天安定我君、福無不興盛矣、其高大也、如山、如阜、又
如山、脊之岡、如大阜之陵、然此猶有定體、又如川之方
至、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

吉錫爲傳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上三章言天之福君此下三章言神之福君徐光啓云此章祭祀但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詩盡事神之禮始獲神休之說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諏日者君臣謀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也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擇士者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官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錫言齊戒滌濯之潔齊戒者禮記

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又云七日戒謂三日齊謂致滌濯者周禮冢宰祀五帝祀大濤示享先王及執事之夕祗滌濯謂滌濯及劉瑾云滌濯謂澆濯祭掃掃除宗廟之類爲猶備也傳說文云酒食也儀禮注云炊黍稷曰饗享獻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禴祠烝嘗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郭璞云祠之言食也約折菜可爲饗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正義云自殷以上則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以禴爲夏祭更名春日祠以禴爲

大祭公箋云先公謂后稷至諸葛諸葛按諸葛周太王父名史記作公叔祖類世本作組組先王太王以下也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于公先王者謂祭于先公先王之廟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君曰者視爲尸致福于王人之詞正義云少年禮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假至人也卜猶期也言非惟天之福爾爾承宗廟之祭諏日擇士以致其慎齊戒滌濯以致其潔爲酒食以備其物是川舉孝享之典四時以祀于先公先王先君居飲而曰期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長爲天地山川之王華夏民物之君也

神之弔矣詎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賦也神即先公先王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詎遺也多福即下文所稱是也質實也謝氏云不澆薄以作僞不巧詐以趨利渾然如太古之民是之謂質日是日日之日用者轉字如易利用享祀之用羣黎黎衆也百姓庶民也嚴粲云上既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中廣言之見無一民不爲爾德也德者民心所自有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德皆君德猶曰莫非爾德也顧夢麟云民之質矣四句當通說下不

富兩平沈氏云民惟質實無偽乃能備為爾德言神之
來格詒爾繁多之福使爾民質實無偽無他技巧日用
飲食而已是以羣黎百姓皆則君而象之共為君之德
焉是不惟福爾一身而以天下之福為爾福矣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
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毛傳云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正義云弦有
上下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
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大始死魄而出漸遠日而月光
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張而弦直謂上

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六日月滿與日相當謂之望此後
漸虧至二十三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于後漸虧至
晦而盡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升出也箋云
日始出而就明南山面所向之山壽以堅固言壽齡也
自上墜下日崩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
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永繼也言神之福君備矣然有
進無退也如月上弦如日始出有成無虧也如南山永
不虧損永不崩壞相繼不絕也如松柏之茂新故相承
神之福君又如此天神交福非君有格天神之德何以
得此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

遣戍役也出嚴粲云言遣戍役者主師家言之其
實併將帥遣之遣將帥戍役同歌此詩

采薇采薇亦作止日歸日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興也通篇皆設為役人之詞薇見召南草蟲作生也謂
芽初出上曰者預計之詞莫晚也程子云古者戍役兩
替而還今年春春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
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春遣大戍者每秋與冬初

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熊剛大云北俗畏
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
留屯以防之靡室靡家謂遠戍而舍其室家也玁狁北
狄也晉灼云堯時日章帝周曰玁狁秦曰匈奴不遑啓
居與門牡不遑啓處同言我行采薇而食則微生而出
地是暮春時也念我歸期當在來歲之暮也所以使我
舍其室家者維此玁狁內侵之故所以使我不暇啓居
者維此玁狁時動之故非得已而然也
采薇采薇亦采止日歸日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
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箋云、謂肥腴之時、朱子云、始生而弱也、心憂、憂歸期之遠也、烈烈、如火熱也、載、則也、輔廣云、凡人在道路時、飢渴有所不免、故卒章言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蘇轍云、內憂歸期之遠、外為飢渴所困、亦其病矣、我戍未定、謂未至戍所而安止也、使指同戍者言、勝問也、靡使歸聘者、同行無歸人、誰可使問家之安否也、輔廣云、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四、一則舍其室家之悲、二則不遑啓居之勞、三則飢渴之苦、四則不得音信之憂、故此詩首兩章、備道以慰之、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三

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箋云、謂少堅忍時、朱子云、既戍而剛也、陽、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嫁于無陽、故名為陽、嚴粲云、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云歲暮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王事、封疆守禦之事、不遑啓處、與首章不遑啓居義同、但彼就初上道言、此則已至戍所、憂心孔疚、與次章憂心亦異、彼憂歸期之遠、此則恨王事靡盬、來情激國難、故憂之至、其病也、來、箋云、猶反也、據家日來、言敵勢方張、捐軀亦所弗恤、我行其不來矣、朱子云、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行既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朱公遷云、此專以語相呼為典、路、即下文戎車、斯、此也、君子、謂將帥、業、壯也、豈敢定居、箋云、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陸化熙云、豈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是也、三捷、是常勝意、言爾然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將帥之車也、戎車、駕而四牡壯健、敵有具矣、豈敢怠安乎、庶運籌決勝一月之間、三戰三捷、收常勝之功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四

魚服豈不日戒矍矍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君子、即上章君子、依、猶乘也、小人、謂戎役也、嚴粲云、遣將帥戎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腓、箋云、當作庇、徐光啓云、庇者、進而部伍、賴為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為棲宿之地、朱子云、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庇、倚、顧起元云、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而車騎自此始、或問六韜有騎戰、何言古無車騎、曰、六韜偽文、非太公著、真、行、列、整、治、之、狀、耳、弓、箭、之、名、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弓、

孫炎云緣謂繳束而漆之、彈謂不繳束、骨飾兩頭者也、
綴繫云左傳左執轡、彈曲禮右手執綏、綴彈頭、即受絃
處、以象齒飾之、則弦之上下不至離離也、魚獸名陸璣
云似豬、東海有之、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以其皮爲弓韃
矢服、羅氏以魚服爲鮫魚皮所爲、鮫魚山南越、狀似鼈
而無足、背文龜錯、皮間有珠文、雖可飾物、而先儒說魚
服、則自以爲魚獸、非鮫也、服盛矢器、周禮仲秋獻矢服、
國語、駟孤箕服是也、戒箋云、警勅軍事也、棘急也、言戎
車駕四牡、四牡強盛爲上下所依、服且行列整飭器械
精好備敵者、諱矣、然豈敢恃此而不日警戒乎、是必謹

詩經廣大全 卷十

豳

序、建、嚴、斥、候、獵、仇、之、難、甚、急、不、可、忘、備、也、沈、守、正、云、以
上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戍事、以固圉爲主、非徵生事
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旋讓之詞、非實然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
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
勞之甚也、楊柳、蒲柳也、詳王風揚之水及秦風車鄰、依
依者、初抽條時、新嬌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思、語詞、非
霏、雪、其貌、嚴、寒、云、楊柳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
霏、即首章歲亦莫止、遲遲、長遠也、哀、即傷悲、言戰必勝

守必固、則事畢旋歸矣、昔我之往也、楊柳方依依、今我
來歸、乃雨雪霏霏、路遠而行遲、或渴而或飢、勤勞不堪
我心傷悲矣、然莫知我歸時復有此道塗之苦也、輔廣
云、上既述其情如此、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
可見其體悉之心無窮極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

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詩經廣大全 卷十

豳

賦也、凡言我者、皆是設爲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我字、
又是設爲將帥室家之言、牧、郊外也、周語注云、放牧之
地、自從也、天子、周王也、謂命也、僕夫、御夫也、王事、王室
封疆之事也、言昔我出車于郊外、自天子之所謂我分
闢而來、王命不敢宿留、遂召僕夫駕車啓行、且戒之曰、
王事多難、是行不可緩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旆旄斯胡不
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汎汎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
旆、蛇曰旆、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旆、以黑色帛廣全

其名與考工記云龜蛇四角以象營室也其形與武
見人通之象其通言營室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前朱雀也其在北方故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忌
日宜身有轉甲辰日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忌
結其怒釋名云旄北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于後察
事宜之形兆也箋云設旄者屬之于旄而建之戎車
建立也旄注旄于旗干之首旄鳥隼之旗也所以統前
軍也陸化熙云山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
見止是設旄建旄而設旄建旄已在彼牧故亟接之日
彼旄旄斯蓋因言表章而兼舉前後軍言之也胡不豈
不也旄旄飛揚貌況箋云茲也一云當作悅言我出車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毛

于國外之郊此後軍也設旄以統之而建旄其上彼前
軍之旗與斯後軍之旄豈不旄旄飛揚乎此行任大責
重憂心悄悄而僕夫感激亦為之懼忤矣嚴粲云首章
述其前時之忠敬此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山車彭彭旂旄央央天子命我城彼
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賦也上二章止言出車勤王耳此方以承命出車之故
言之南仲此時為將者程子云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
也城者保障之意非築城也方朔方近獵狁之國也舍
人云朔方也北方萬物盡朱子云今靈夏等州之地一

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北郡嚴粲云朔方之地為獵狁
所侵軼今王命南仲驅去以城之而已不事窮蹙之也
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爾雅云素堅龍于綵練旄九有
鈴曰旂周禮司常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
其下復中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考工記龍
旂九斿以象大火也央央鮮明也天子命我二句述南
仲稱王命以令衆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言是役
也王命我南仲往而城守于朔方以其為獵狁侵軼之
地也出車衆盛旂旄鮮明我南仲傳王命以令軍衆曰
今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我與爾衆可不敬與于是赫赫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毛

之南仲威聲服人守備有法而獵狁之難于以除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迫
啓居豈不懷歸長此簡書
賦也昔我往矣出而在道時也黍稷方華方生華也箋
云六月時也今我來思歸而在道時也此亦是兩非雨
雪載塗言雨雪解凍道有泥塗也畏者欽承之意與畏
罪畏謹不同簡書策命也即初出師時所受者正義云
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謂之簡書孔穎達云簡之所
容一行字耳簡乃方版可並容數行凡一行可盡者書
于簡數行乃盡者書于方方所不容書于策王事多難

以下四語其事在黍稷方華之後雨雪載塗之前言猘
允既襄可敷旅還矣思昔征時黍稷方華今來時雨雪
載塗在外亦久矣所以然者以猘狁內侵王事多難故
寒暑載離而不暇啓居也是時豈不思歸畏此簡書耳
今何幸得旋歸哉左閔元年云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收那以從簡書此謂隣國
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章設爲將帥室家之言前六句與召南義同見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无

蟲變化是暮春之景正兩耕告終行者至家之時也薄
發語詞西戎見夷也伐西戎是德度之說非實事也言
旋歸未至室家感時物而思之日草蟲鳴阜螽躍正春
子歸時也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必既見而後心降耳然
此赫赫南仲今何在平意者猘狁甫平西戎竊發乃還
師以伐之與否則何爲不歸哉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和婉凱獲醜薄言
還歸赫赫南仲猘狁于夷

賦也卉草之總名萋萋盛貌醜生禽也訊問也程子云
其魁首當訊問者獲得也醜徒衆也夷平也還歸以上

紀其班師之樂下表其成功之大言南仲今歸矣春日
舒長草木茂盛黃鳥和鳴采芣苢多當此景物熙和
將振旅執訊獲醜以歸樂何如矣則此威名赫赫之南
仲猘狁平夷天下清寧上舒君父之憂下免生民之擾
其功豈不偉與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杜杜

勞還役也此代爲室家思夫之詞

有杜之杜有脫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
傷止征夫遄止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无

賦也杜特生也杜赤棠也白者名棠赤者名杜脫實貌
杜之有實則秋冬之交矣感時物之變也嗣續也繼嗣
我日追往役之始至此日而言日以繼日不得休息也
十月爲陽兼言日者陽月之日也此即杜杜有實之候
女室家自稱也遄暇也言特生之杜有脫然之實是秋
冬之交也念征夫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日復一日無休
息之期今日月則陽矣女心則傷矣然十月戌畢古有
常期我征夫亦可以暇矣按戌役兩期而還今年春莫
行明年十一月戌畢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此所謂遄十
月戌將畢時也朱子遠云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

又云曷爲而不歸大早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言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然盛春將莫矣我征夫以王事靡盬久役于外時序屢更使我心傷悲且萋萋者不獨一杜卉木皆萋萋矣女心能不悲矣然仲春戌歸國有定制我征夫亦可以歸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杞車輶輶四牡瘳瘳征夫不遠

賦也杞見四牡憂我父母見非獨女心之悲已也輶車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三

役車也輶輶敝貌瘳瘳疲貌言登山以望君子有杞可食則春已莫矣征夫以王事靡盬久役于外貽父母之憂計時已久杞車雖堅而敝矣四馬雖壯而疲矣則征夫或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遇止

賦也載裝載也疚病也期歸期也近行恤憂也多恤輔廣云行者過期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灼龜曰卜據著曰筮禮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以多恤故也會合也言望其載而匪載望其來

而匪來憂心已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不至我心疑慮多爲之恤乃卜之龜乃筮之著二者偕占會云近矣然則征夫之至果不遠矣范祖禹云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朱善云是詩皆遲未至之思則既歸之喜不言自喻矣

杖杜四章章七句

南陔

序云孝子相戒以養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云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大當在此今正之按儀禮燕禮篇大夫皆就席後席

詩經廣大全 卷十

三

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笙工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乃間笙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送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碩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乃降復位此作樂之儀節大畧也其笙詩六篇序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所謂有其義者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

之生各得其儀也。又六月序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所謂亡其辭者，朱子云：曰笙曰樂，日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董氏云：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劉會孟云：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

詩經廣大全 卷十

重

南陔六詩當時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宋哲補亡之無謂也。晉書：東晉中書郎謝靈運，月夜王詩有其義亡其辭，一說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呂祖謙嚴粲皆祖其說。

白華之什

朱子云：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大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前。序云：孝子之潔白也。言孝子養親事白華如白華也。

華黍 笙詩也。序云：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魚麗

燕饗通用之樂歌。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後，間歌此詩而笙由庚，間者代也。一歌一吹也。序云：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諸禾蔽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程子及嚴粲皆謂終于逸樂之說，開人主怠政之漸。

詩經廣大全 卷十

重

魚麗于罍，諸葛子有酒方且多。典也。麗，歷也。爾雅云：凡曲者爲罍。又云：廢婦之笱謂之罍。按曲，輩薄也。養蠶器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又號寡婦笱。毛傳云：揚也。陸璣云：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草木疏云：江東呼黃鰭魚，尾微黃，大者尺七八寸許，卑雅云：性浮善躍，故一日揚，傳說其騰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鰭，毛傳云：鰭也。爾雅注云：今吹沙小魚，鰭，體具而有鰭文，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雅興云：鰭止合細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小者佳，人呼爲重唇，唇厚若

鼈龜江東小谿中每春甚多夏則罕矣君子自歌工指
主人也有酒猶云有燕也言酒而設在其中故後三章
總曰物有美也言魚麗于罍者雖有之蓋有之君子有
酒以燕賓所薦極其旨美且庶珍之咸集也劉瑾云樂
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

魚麗于罍鮓鱣君子有酒多且旨

與也鮓本草作鱣毛傳云鮓也戴侗云魚之孽者鱣黑
駁首左右各有竅如七星雅翼云鮓間長而斑點夜則
仰首向北故从禮膳獨甘故从醴今道家忌之以其首
戴斗也又指爲厭有天厭厭地厭犬水厭鱣之說皆禁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壹

不食堉雅云今玄鱣是也有舌鱣細有花文一名文魚
與蛇通氣舊云公嫗蛇所化

魚麗于罍鮓鱣君子有酒旨且有

與也鮓郭璞云今偃額白魚也潛確類書云鱣身圓性
偃說文以爲鮓毛萇孫炎以爲鮓皆非是有曹氏云言
用之而愈有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多而又嘉非以充數爲多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旨而又齊非以希少爲旨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有而又時非以不時爲有也曲全者物也而所以
曲全者用物之誠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由庚

笙詩也序云萬物得由其道也庚通也言物得其道

南有嘉魚

燕饗通川之樂歌序云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朱子云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

日太平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

詩經廣大全 卷十

美

之矣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與也南毛傳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嘉魚箋云善魚朱

子則以爲魚名云出沔南丙穴按水經注褒水又東南

得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山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

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方

與勝覽云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烝

然發語聲罩爾雅云籠謂之罩李巡云籠編細竹爲

罩捕魚也正義云無竹則以荆故又謂之是籠重云罩

罩者非一罩也式用也式燕以樂用是燕以樂嘉賓也

以取物必以其道與燕賓必以其誠

南有嘉魚燕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與也汕爾雅云巢也孫炎云今據呂坤雅云魚欲逸則

單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詩詒云即習類衍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繫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與也綏安也與賓燕飲而安之樛木與君子甘瓠與嘉

賓木下垂故瓠得以固結君子下賢故賓得以交驩

翩翩者雖燕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與也翩翩者雖見四牡即視鳩也毛傳云壹宿之鳥箋

云壹意于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于我思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毛

語詞以鳥之飛而復集與嘉賓之燕而復舉也又箋云

復也欲復與燕加厚之薛應旂云觀蓼蕭初燕而歌不

止一燕矣唐汝諤云後日又燕見不特今日爲然含有

餘不盡之意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

笙詩也序云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萬物生長于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大也

其高

南山有臺

燕饗通用之樂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

立太平之基矣或因詩中有萬壽二語疑非祝頌臣

下之詞劉瑾云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

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祈萬壽用祈眉壽萬壽

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此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

與也臺夫須也陸璣云莎草也本草云莖葉似三稜其

草可爲笠及雨衣根若附子周市多毛而香名香附子

陸璣云魏文帝遣使于吳求雀頭香即此交州者大

如棗近道生者根如箸頭大萊陸璣云草名其葉可食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毛

兗州人燕爲茹謂之萊燕朱公遷云言山有臺萊耳分

屬兩句互文也樂只君子言君子有令德令人愛樂也

基本也邦家賴以鞏固之謂言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山

之生物無不有矣樂只君子邦家所由固也又萬壽無

期限也朱子云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

與也光輔廣云爲邦家之顯榮所謂在朝則美政在位

則美俗也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

興也。杞曹氏云：梓杞也。陸璣云：一名狗骨山，其材如栲理，白而滑，可爲函及簡板。其子爲木，亦可合藥。德音令聞，也不已言長見稱頌也，亦可見壽意。

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遐，何也。眉壽，秀眉也。茂盛也。此視其壽而美其德。南山有栲，北山有榲，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栲，毛傳云：栲，栲也。陸璣云：高大似白楊，理白可爲函。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堯

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怡。八九月熟，謂之木密。宋玉風賦曰：栲栳來巢，言其味甘。飛鳥巢之，能敗酒。若爲屋柱，屋酒皆薄。唐本注云：葉如桑，栲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雅興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凡三十一物，其果有菱、棋、棗、栗、棗、柿、瓜、桃、李、梅、杏、橙、梨。又婦人之贊，棋、榛、栗、棗、毛。傳云：鼠梓，郭璞云：楸屬也。陸璣云：今謂苦楸，濕時脆，燥時堅。曹居貞云：宮室良材也。黃黃髮也。老人髮白復黃也。壽孫炎云：面凍梨色如浮垢。輔廣云：首二章無期無疆願之之詞也。後二章遐不必之之詞也。相應，保艾養也。後後日也。顧夢麟云：

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作專祝其壽。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

笙詩也。序云：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儀，宜也。物各由

夢蕭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劉瑾云：左傳寡以慈惠，蓋謂升殺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記注云：饗以嚴爲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爲主，故曰示慈惠。黃佐云：詩柄雖本左氏，然或者不知，遂以一詩所歌，皆爲示慈惠之意，却誤。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卑

序云：澤及四海也。朱子云：序不知此爲燕諸侯詩，但見零露之云，卽以爲澤及四海。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興處兮。

興也。夢，長大貌。斯，語詞。漙漙，上露貌。箋云：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君子指諸侯，寫輪寫其心也。露零于夢，蕭天子以心寫于諸侯，如天道之下濟然，而語又相應，故爲興。燕笑語者，箋云：與之燕而笑語，與聲與處。安樂也。言夢然長大之蕭露之零其上者，泔然矣。君子而我得見之，則我心輪寫而無留恨矣。于是與之燕飲。

而笑語君臣相得則其名必著其位必固豈不有譽處哉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賦也漙漙露著龍龍也郝敬云既見君子爲國家榮寵爲朝廷光華爽差也龍光正是君子之德不爽者始終如一也考說文云老也不忘猶言不已也常享茅土之封永爲國之龍光也輔廣云使天子以得見諸侯爲龍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戒之曰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爽差焉當永享壽考矣劉瑾云于褒美祝

詩經廣大全

卷十

聖

頌之中寓勸戒之意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典也泥泥毛傳云霑霑也孔其豈樂弟易也言甚哉燕時如此豈弟也宜兄宜弟毛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此因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朱子云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裔羣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按左宣二年晉驪姬之亂詛無裔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無公族之官又昭元年秦后子公母弟鍼也

君子景其母曰弗去懼選其母而加贊也癸卯鍼適晉今德仰宜兄弟之令德壽豈壽而且樂也言有此令德則自今以後壽考之年皆優游順適之境也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華沖沖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典也漙漙厚貌條華也革轡首也條爲轡別名章乃轡首之垂者沖沖垂飾貌條華句完典意和鸞句起萬福和鸞皆鈴也詳秦風駉騶周禮注云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言得其和也萬福所該廣凡燕饗錫予壽考祿位皆在其中

詩經廣大全

卷十

聖

攸所同聚也

夢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序箋云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左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辭榮及之也傳以爲樂工所習昔諸侯朝正于王政教也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彤弓以明報

功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服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與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以天澤厚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又露夜降因夜飲故近取爲與厭厭毛傳云安也朱子具安久足三義輔廣云安故久久故足夜飲毛傳云私燕也正義云君留而盡私恩故言私燕按燕禮無算爵無算樂宵則庶于執燭于阼階司官執燭于西階甸人執大燭于庭閹人爲大燭于門外燕禮無庭燎而此是燕禮有夜飲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

望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與也豐茂也宗毛傳云夜飲必于宗室朱子云蓋路寢之屬也按儀禮受賓聘享則于太廟享會則于廟惟燕行于寢故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載則也考成也在宗室而成燕禮也嚴粲云草茂則得露多夜飲在路寢成禮受恩優渥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與也杞棘二物來朝非一人故下云莫不下章儆此蘇轍云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水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也故以豐草與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

杞棘言之顯明允信也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令善也飲酒之盛而不用于酒則可謂令德矣黃佐云顯允在平日令德在今日飲酒上顯允二字較輕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與也離離垂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與令儀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淇水四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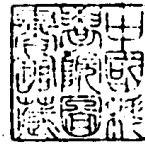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器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于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音弓矢千。無十旅二字。音文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按箋之說前引左傳文後引王制文也。左傳文四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登報宴又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故因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專

征伐也。鄭志胤云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璫其賜之圭璫使得為也。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為得專征伐。後特因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

彤弓引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正義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赤周所尚。故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所賜并有旅弓。獨言彤弓者舉重以包輕。言弓則矢可知。故

亦不言矢。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天子賜之一車馬二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拒門謂之九錫。昭弛貌。受言藏之。臣祖謙云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徐光啓云各章首二句不輕惟上以為重故下以為榮也。我天子自謂貺與也。象上彤弓言中心者非勉強而然如內疑其臣而外牽于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于其勢則雖貺而非本中心矣。鐘鼓既設謂設陳鐘鼓之樂饗箋云大飲賓日饗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

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左傳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又云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皇氏禮記注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王饗之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豢其體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穀豢三是外國使來王委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醴為度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于太廟饗食則于廟燕又在寢廟相親也。周禮疏云饗禮王速賓賓來就廟

中行饗饗者烹太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入獻是
為九獻一朝饗之言其速也徐常吉云有功而不賞則
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言形色之弓昭然
而弛藏之以待有功也今我有嘉賓中心實欲既以是
弓焉然非饗無以成禮非樂無以成饗由是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而藏弓以錫矣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
右之

賦也載抗之也使其體之常正也中心喜之喜悅其有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三

功而欲錫之弓也右毛傳云勸也嚴粲云右與宥通
皆助也左傳八年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
辭之

賦也饗幣也釋文云弓衣也醴報也箋云飲酒之禮主
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醴醴猶厚也
勸也何楷云饗之是大禮之總名右之辭之皆饗中事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

燕賓客之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毛傳云蘿蒿也陸璣云生澤田蒨却
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中
阿阿中也大陵曰阿我生得所興燕盡其義既見幸詞
也君子菁菁各章既見句勿提未見意有末章在也
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而得所矣既見君子則心既喜
樂且有禮儀見接愛敬兩盡也燕有旅酬之禮承筐之
將故曰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沚小渚也正義云沚有水之渚草得長遂我心則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四

喜見禮儀之說由中達外非外貌然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大阜曰陵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正義云
五貝為朋言有五種之貝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
也漢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八分
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文壯貝六分上二枚為
一朋直錢五十文貝六分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文小
貝六分上二枚為一朋直錢十文不成貝六分上二枚為
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貝雖五品小貝以上四種各
二枚為朋其不成貝者但數枚而用亦隨錢論謂用貝

起于夏后氏周亦有泉貝其法未聞錫我百朋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常情得重貨則喜故以形容得見之喜非以得貨形容得賢也

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此也言向常未見時思之而心不定如揚舟泛水或上或下今既見君子我心始安定耳徐常吉云徒言喜而不及其思雖足盡一時之歡未白生平之願也故云然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以菁莪被揆並言蓋本序說序云樂育材

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按王制卿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五

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學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先王所以育材也此詩既見君子是進于王後樂被人君教育所成而作也君子指明王毛傳云君子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六月

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豳豳狄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序其事史記

厲王三十四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召穆公家國人聞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立太子靖是為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哀帝云此詩雖美吉甫實重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上鄒忠胤云六月之師宣王中興第一舉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雅者彼為告廟策勳此為辭賓叙欵彼六飛親駕此四牡徂征彼則歸功天子此則歸美大臣詞氣固不作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豳豳孔熾我是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六

川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六月建未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箋云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詳召南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車之常服以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鳥也同禮司服云見豳豳見豳豳盛也王宣王于日也匡正也無或內侵也王國正義云率土皆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此章下四句推原上四句之故言盛夏不與師今六月棲棲不寧戎車脩飭四馬騤騤載是戎衣以出何為者也豳豳其熾我中國危急王命出征以正中國也

此物四驥附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此齊也物物馬也周禮我人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驪馬深黑色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其色又齊見馬之有餘矣爾習則法也爾習之久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見教之有素矣服戎服也王氏云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此物而開之之事以美之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三十里一舍也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正義云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七

軍法皆以三十里爲限漢書律曆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按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凡三十一日而渡是師行日三十里之證也言齊物而色又齊爾習而皆中則馬政之脩非一日矣于是維此六月成戎服應變速也戎服既成即日引道盡舍而止從事敏也所以然者天子有北顧之憂爰命出征使敵愾而佐天子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薄伐嚴執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其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脩長廣闊也脩言身之長廣言腹背之充顙大貌薄發語詞奏毛傳云爲也朱子云薦也膚大武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其與供同服箋云事也定安也匡以扶冠履之分言定以奠中外之疆言言馬盛則兵強以此出征奏功可必矣然將帥威嚴整肅教戒不怠以共是兵事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也其武之服如此自足制敵而安定王國矣黃佐云以奏以定言吉甫欲求如此皆未然事

狄狄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烏章白旆中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八

賦也茹度也匪茹言不度順逆非不度強弱也整居整齊其衆而居之無所畏懼也焦獲毛傳云周地接于獫狁者孔氏以爲即爾雅之焦獲十數之一然爾雅云川有焦獲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狐中今隸陝西西安府而周京正在西安府城西北豈獵狁所居若是近耶下章又何以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也又郭璞自釋焦獲數朱子分焦獲爲二而誤以郭璞爲單釋獲侵言遊兵侵掠也鎬方箋云皆北方地名朱子云鎬水詳所在方疑即朔方也涇水名見邯鄲風谷風水北曰陽至于涇陽者箋云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志也正義

云、湮去京師近、故言大恣、縱橫同、赤旗也、文帳上之文、
即鳥車也、鳥車、鳥華之章、鳥華曰旗、畫朱雀以統前軍、
也、白帛也、旂通作衣、左傳、白旂、繼旄者也、爾雅注云、
帛續旄末為燕尾者、此白旂、即鳥綫之旂也、中央、鮮明、
貌、元大也、戎車也、韓詩說云、謂兵車也、車有大戎、謂、
車、覆輪、馬被甲、銜轡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十、
乘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啓、開行、
道也、王安石云、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軍、
無選鋒曰北、言獵不度、順逆整集其衆、以居焦獲、侵、
鎬及方、以至溼陽、內地深入為寇、如此于是恐此旌旗、

選鋒銳進、聲討其罪焉、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佖、既佖且閑、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安安、正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箋云、
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黃佐云、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佖、壯健貌、閑、習也、與、
前解同、但前是人閑馬、此則馬之閑也、大原、晉地、禹貢、
云、既脩大原、亦名大鹵、春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
鹵、黃氏云、晉大原、大鹵、大夏、夏虛、晉陽凡六名、朱子云、
大原今在大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文、

武只就出師上見、如嚴翼其事、出不窮追、皆其文處、朱、
子云、非文無以附衆、士非武無以威敵、吉甫、尹吉甫、
時大將也、憲法也、言車利戰鬪、馬耐馳驅、可大得志于、
獫狁、然薄伐而不窮追、至于大原而已、則吉甫之德威、
並用進止有度、允文允武矣、不可為萬邦法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膾饔、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賦也、吉甫燕喜、私燕也、成功而歸、燕飲而喜、樂祉、福也、
王國、臣則朝廷之福、皆其福、王國定、則天下之福、皆其、
福、所謂多受祉也、鎬、即四章之鎬、御進也、諸友、王之諸、

臣與吉甫為友者、為火熟之也、箋、古今注云、一名河伯、
從事、單雅云、龍以眼聽、脊脊連脊、水居陸生、以蛇為雄、
雅翼云、在易難為龍、為蛇、以骨在外、肉在內也、考、
工記、則以外骨為蛇、屬內骨為龍、屬以龍、四屬有常、此、
蛇為內骨耳、賾說文云、細切肉也、禮記、牛與羊魚之腥、
而切之為膾、細切之為膾也、侯維也、張仲、諸友之、
一舉之以為燕之光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言、
吉甫班師而歸、燕飲喜樂、德威遠播、功在社稷、其受祉、
既多矣、所以舉是燕者、以來歸自鎬、我吉甫之行、日月、
長久、故飲酒進饌于諸友而珍美咸備、所以盡其歡也、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有以此善友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故作此詩。

樂云：北伐南征二詩，皆係班師時作。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畝畝，方叔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翼，路車有奭。簟弗魚服，玁狁離離。

典也。芑，毛傳云：菜也。按詩有三芑，薄言采芑為菜，豐水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士

有芑為草，維靡維芑為穀。陸璣云：芑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為茹。朱子云：即今苦蕒。賁萊，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孫炎云：苗始與愛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桑田也。畝和也。田舒緩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流離也。其車三千，朱子云：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又云：孔氏以為兼起鄧迷之兵，王氏謂合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尚書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士

疏云：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日輕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至射，右至刺，中至御，步卒七十二人，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一曰重車，牛十二頭，牧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校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輻重，兩車總百人也。師衆千杆也。試，肄習也。謂如步伐止齊之類。師干之試，言師衆之所以捍禦乎敵者。又練習也。其車三千，言其衆。師干之試，言其練。其生聚教訓，非一日矣。此六句以三句與三句，率車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率與流不同，既采芑而師之，于上遂總師旅而率之以行。四騤為方叔駕路車者，翼翼順序貌。路車，金路也。知為金路者，以下文鈞惟金路有之。戎事乘華路，此乘金路者。孔氏謂華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也。輿一作輅，赤貌。鈞，馬領之飾也。金路無鈞，有鈞亦以金為之。詳召南野馬。胸也。朱子云：在胸有樊，有樊有轡，樊馬大帶，轡也。正義云：帶鞶在胸，故言胸以表之也。言軍行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畝畝，方叔承王命來流南征之師，其車則衆，其師則練矣。方叔率之以行，所乘四騤，翼翼順序所駕。

臨車突然鮮明蔽車有簪非在車有魚服飾焉有
御馬有條革里容極其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澄止其車三千旂旐
中央方叔率止約軔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有珌葱珩

與也中鄉箋云美地名蘇轍云中鄉民居在焉故其川
尤治旂旐中央見出車董氏云九旗之物大常王所建
旌旌象路木路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旒爲下此言
上下所建餘得兼舉矣軔轡之軔也詩詁云考工記三
分轡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軔是轡之外者長而內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者短也軔非轡名乃轡之外出者凡在輪中通名爲轡
轡之旁出者爲軔約軔者毛傳云朱而約之正義云輪
人曰陳秉必正注兼轡約也蓋以皮繩之而加朱漆也
錯文也轡車前轡端橫木也考工記與人爲車輪崇車
廣衡長參加一錯衡者衡上有采爲轡轡鈴在轡曰轡
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瑤瑤聲也命服下二句是
也朱芾黃朱芾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鶴煌煌
也衆珌聲葱蒼色如葱也珌佩首橫玉也玉藻云一命
緼被黼衡再命赤紱黼衡三命赤紱葱衡正義云累一
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至九命皆葱衡非謂

方叔唯三命也輔廣云約軔錯衡以下言車馬之盛命
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鄭衆云方叔
精神氣焰見于車馬佩服之間

欽彼飛華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澄止其車三千師千
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振旅闕闕

與也欽疾飛貌華鳥名陸璣云鸛屬春化爲布穀者是
也郭璞云急疾之鳥也戾至爰于也朱子云言華飛戾
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
所云也顧夢麟云以興師衆之盛指三千句進退有節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古

指師于句後六句又承此而詳言之故曰如下文所云
鉦說文云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鑄節鼓行鳴鈸以
金鑄止鼓如鈸無古有節以金鑄鈸大通鼓大司馬中春
教振旅辨鼓鐸鈸鐃之用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
馬執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晉語趙宣子云
戰以丁寧也微其民伐擊也毛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箋云鉦鼓各有入言鉦人伐鼓互言爾正義云凡軍
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
是未戰時事也師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也師皆中
大夫鞠告也旅五卒爲旅五百人也旅師皆中大夫箋

查爾蠻荆大邦爲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

附錄廣大全卷十一

殺戮戎車 彈彈彈彈 焯焯如霆 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 蠻貊
留劑末威

賦也。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蠻服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各以五百里爲圻。蠻服去王畿二千五百里。所謂要服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國語要服者。貢謂六服一見。因朝而貢。餘夷鎮蕃三服。大行人統謂之蕃。國語統謂之荒服。但世一見荊荊州也。禹貢云。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荆山。南荆蠻。毛傳云。荊州之蠻也。按職方氏所言蠻服。是環衛服四百五百皆稱蠻也。此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六

之多也。有無知蠻荆敢與王國爲讎。我方叔雖老而謀猷則壯。其率是師以來。執訊獲醜。戎車衆盛如雷霆之作。人皆震驚。蓋顯九之方叔。嘗北伐有功。故蠻荆聞名而畏服耳。非王之知人善任。何以成此功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遇車徒焉宣王以下出序正義云言囚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

也朱子云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
撫夷則前乎此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二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見天子中
興百度惟新田賦復馬政脩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
四牡乘輿所駕龐龐充實也朱善云車攻馬同泛言軍
實之盛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徂往也東洛
邑也詳王風言在昔中興百度廢墜今車盡制而堅攻
馬蕃阜而齊同乘輿之四馬龐龐然肥壯駕車以往東
都脩朝會之禮焉王安石云成王欲宅維者以天事言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七

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
景長多寒雜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
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雖然鎬京宗廟社
稷官府官室具在不可遷也故于雜時會諸侯而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季彭山云田車在周禮中車謂之
木路不載以革而但漆之蓋樸素渾堅之制也與廣六
尺六寸與兵車乘車同惟輪則小兵車乘車三寸考工
車之輪六寸蓋田車欲便于搏獸故其輪稍低好善也四
牡駕田車者舉一車而言也甫草箋云甫田之草也鄭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大

于苗則是夏獵而此云狩者凡田之禮惟狩最備故以
為總名又蒐苗獮狩四時雖各異名惟苗獮二者不為
他時他事借用若此年簡從亦名為蒐五年大簡車從
名為大蒐春秋書蒐五駕言行狩是未然事言朝會則
必講武田獵之車既好駕田車之四牡甚大東都有廣
大之草澤乘輿今往將遂行狩也

之子于苗選徒羣建旆旆于敖

賦也之子毛傳云有司也正義云大司馬之屬苗獮雅
云夏田為苗郭璞云為苗稼除害周禮注云擇取不平
任者若治前去不秀實者選數也徒步行者車徒以該

其衣袖以利絃日拾亦名達取其能達弦也內則名捍
爲其可捍弦也禮書云曲禮野外軍中無贊以綴拾矢
可也則拾亦可爲贊與伏此也正義云決拾與手指相
比夫而和利陸南陽云鈎弦則決與右指相合遂弦則
拾與左臂相符調箋云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謝枋
得云弓既上弦微有偏斜必加矯操此弓之調也矢之
輕重必視弓之強弱此矢之調也射夫自諸侯而下凡
與于射者之通稱同協也以齊一言我至王事而言也
柴指禽也言朝會既畢田獵斯舉決拾既比矢既
適均射夫莫不齊一以助我舉積禽之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四黃既駕兩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四黃色之純也倚偏倚不正也獨言騂者騂在服
外易于出入也此二句未說到御之善馳馳驅之法也
劉瑾云五御之目三日過君表五日還禽左即御田車
之法也按過君表者殺衆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
障門以爲覆質以爲樂流過旁舞謂建前表門之蔽旁
舞也御轡者不得入則不得入以驅其御轡車軌塵車
塵不馬候蹄前足而相伺候是駕掩禽旅衆禽御者不失
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所云流
方操御轡者不得入即過君表也還禽左即御驅逆

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是也如破箋云射
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摧破物也王安石云不失其馳車
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言四黃既駕齊
足而色又齊矣兩騂不倚閒習之非一日矣以此從禽
御者純我馳驅不爲說過射者自左達右巧而且力射
御交善如此

用前馬鳴驚怒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此章言畢狩之事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即選
徒之徒御御車者不驚言此卒事不喧譁也大庖君庖
也其官有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之屬不盈言取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有虔不極飲也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
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日不敬田
不以禮日暴天物天子不合國諸侯不掩羣不麝不卵
不殺胎不秋夭不覆巢毛傳云自左應麟傳使御而射
之逮于右屬謂前而爲上殺澤美微以爲乾豆也逮
右耳本犬之謂也死射左謂外限逮于右謂水爲下後而
傷禽而不獻踐毛謂毛謂在旁不獻降之義不成禽
不獻少禽雖多擇取三十焉自齊君庖各十其餘
十之外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諸侯大夫得與用
雖得禽射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

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言曰事既畢軍旅旋歸馬鳴之聲蕭蕭然靜無他聲也旌旆之行悠悠然緩無凡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撥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之子即三章之子于征總就徂東往還言猶云之子之為此行也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有司于征而始終嚴肅即宣王之始終無怠號令精明故有司奉行惟謹如是故下文遂美宣王允信展誠也大成以顯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重

言輔廣云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言之子此行始終嚴肅聞其行而不聞其聲然則我王也中有典章撥亂之志外有內脩外攘之事信矣其君子也靜治于征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際誠哉其大成也顧夢麟云君子大成俱照本章云盛德大業須開說者頗妄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

美宣王用也序又云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正義謂天子留意于馬爲之祈禱能謹慎于微細也求禽獸給賓是恩隆于羣下也如是則羣

下無不盡誠事君焉朱子云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箋云剛日也天干爲日地支爲辰十干五剛丙壬戌五柔乙丁巳十二支六陽午申戌六陰未酉亥戌辰庚午皆剛陽也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蔡邕云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爾雅云大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旃蒙丙承光丁未闕戊者雍已屠維庚上章辛重光壬亥貳時癸昭陽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重

又云太歲在子曰困敦在丑赤奮若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協洽申涿澤酉作噩戌閼茂亥大淵獻伯馬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夏祭先牧馬者秋祭馬社馬者冬祭馬步馬者爾雅云天駟房也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國語云農祥星晨正土乃脈發既伯謂有事于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田車二句見上篇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大阜陵也從從禽也以追逐其後故曰從醜衆也從禽賦之羣衆也言王爲西都之狩將用馬力先祭馬神既

以吉日戊辰祭馬祖而禱之矣我田車既好四牡孔阜于是可以歷險從禽升彼大阜之上從禽獸之羣類也歷險從禽只言車馬可爲田獵之用與下章皆未然事左昭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正義云必用午者于辰午爲馬故也差擇也齊其足也爾雅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齊毫尚純色齊力尚強壯齊足尚迅疾同聚也應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聖

允鹿麋麋衆多也此舉鹿以見羣獸也漆沮二水名季本云雍州有二漆沮而皆入渭一在漢陽朔之地涇之下流也一在漢扶風之地澧之上游也馮翊漆沮此詩及潘衡與漆沮是也扶風漆沮則縣自土沮漆是也從猶循也循漆沮之濱以行也言車馬既備吉日庚午遂擇馬而齊足視獸所聚應鹿最多之處名漆沮者從之此正天子田獵之所也說者多以此章爲擇地然東有甫草西有漆沮原昔獵地而今其再振也不川擇

時彼中原其祈孔有德德侯侯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祈大也德德起也侯侯相待也獸三日羣二日友言漆沮之間平原祈然而大會其有或疾走或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盡率左右射獵以燕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扶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張施弓絃也扶夾同矢在絃上以指夾矢而引之也發發矢正義云言發則中之豝周禮注二歲爲豝殪毛傳云豝發而死殪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給與充用之辭賓客謂諸侯也醴周禮五齊二日醴齊注醴猶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美

醴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韓詩云醴甜而不滓也說文云酒一宿熟也正義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言饗醴命之有是饗醴者飲酒之敬也言張弓在手挾矢在絃小豝日犯發則必中大獸如兕一矢卽死獲獸之多如此非特奉宗廟充君庖已也將以進御賓客爲燕飲之需示慈惠而光邦家亦有賴也呂祖謙云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朱子云田獵之事古人所譏如敗于行洛五

子作歌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
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中興之勢、
此固與尋常之田異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
民喜之而作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
寡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兼言大小者、老少長幼之汎、肅肅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毛

羽聲之子、流民自相謂、征行也、劬勞、病苦也、就征上見、
如草行露宿之意、興至四句止、矜、憐也、鴈、老而無妻之
稱、然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鴈在下、未老亦稱也、釋名
云、愁悵不寐、鴈然似魚目、恒不開也、寡、老而無夫之
稱、亦有盛年稱寡者、史記卓文君新寡、湖陽公主新寡、
亦有男子稱寡者、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劉而寡、毛傳解
偏喪曰寡、此鴈寡不專指失配、凡夫婦離散、不得已而
相棄者、皆是言鴻鴈于飛、則出處其羽未得所止矣、之
子流離則劬勞于野、未有定居矣、且此劬勞者、皆可哀
矜之鴈寡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

興也、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
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垣、外牆也、
堵、春秋傳云、五版為堵、累五版也、版、廣一丈、堵、為雉、三丈
六尺、言百者、見非一家也、皆作、箋云、百堵同時而起、劬
勞、卽上章之劬勞、追言之也、不必分前為羈旅之苦、此
為版築之勞、究、終也、安宅、猶云安居、言鴻鴈于飛、集于
中澤、得所止矣、之子、築垣百堵、皆作成其室矣、始雖劬
勞、終獲安定、何意及此乎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毛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

此也、此章幸王之能察民情而使安宅也、若說文云、衆
口愁也、哀鳴嗷嗷、承劬勞于野來、以此劬勞時之怨咨
也、哲人、謂明君、指宣王也、宣、縱也、驕、恣也、言維此明
哲之君、謂我劬勞、故有以無恤之、若彼愚闇之君、直以
宣驕目之矣、使、使我王聖哲安得安集、若此、哉、舊以哀
鳴、此作此歌、夫既喜之而作矣、復何哀鳴乎、且末四句
自明大覺無謂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

美宣王勤政也。序云美宣王也。四以歲之說者。謂歲宣王過勤。然過勤何難。而反箴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鸛鳴將將。

賦也。通篇皆設為王問之詞。其語詞夜如何其。問早晚也。央。毛傳云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盡。通篇于

央也。庭燎以下。皆想像可以視朝之時。庭燎。秋官司恒。設凡邦之大事。共墳。大燭庭燎。注。設云樹于門外。日大燭于門內。日庭燎。以葦為中心。以布經之。俗。審灌之以百枚。升而繼束之。却。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无

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

則大王安石云。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尤者。聲盛也。君子

謂諸侯至止。謂已至。門之外。將將。鸛鳴。言王將起。視

朝。不安于寢。問曰。夜如何哉。豈猶未央與。吾意庭燎盛

明朝者。至而聞鸛聲。矣。王勤政之心如此。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斯明。君子至止。鸛聲嘒嘒。

賦也。艾。晝也。夜未央。言夜漏盡。尚未盡。斯明。小。明也。王

安石云。其光衰也。嘒嘒。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輝。通作。輝。輝。長。近曉也。輝。火氣也。吳棫云。天欲明

而烈光相雜也。黃佐云。烈以聯而藏。光以聯而顯。烈光相雜而並見。則明窮而日出矣。箋云。上二章。聞鸛聲耳。今。鸛明見。旂是朝時也。朝禮別色。始入。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西水

變亂之詩。亂。卽譏言。譏說。殄行。致亂之由也。序以

為宣王時詩。接竹書紀。宣王信妾女鳩之譏。欲殺杜

伯。左儒九。諫不聽。升殺之。臣下憂。譏畏。譏。或當然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華。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非人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手

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朝宗。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

見日朝。朝。朝也。夏見日宗。宗。尊也。秋見日覲。覲。朝也。

其。冬見日遇。遇。朝也。其。若。孔氏云。諸侯之朝天子。

就周禮者。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

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祭

也。馬融以為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

由經無正文。先儒為此二說。水之趨海。猶臣之朝君。故

以水入海為朝宗。歟。彼飛華。見采芣。載飛載止。飛則有

止也。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與一事。以水之歸海。集之知

止與人不念亂物若有知人不如物兄弟邦人諸友皆謂僚友也親之則曰兄弟以同國而居則曰邦人諸友念有恐懼脩省意卽三章所云敬也亂卽指說言煩與陷人罪罟也誰無父母舉人最切者動之言河彼流水猶起于海欽彼飛隼猶有所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一身遇亂不足惜父母遇亂深可憂也

河彼流水其流湯湯欽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與也湯湯波流盛貌揚飛舉也水方盛未殺隼方揚未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止與憂方來未息前章反與此正與不蹟不循道也如所謂無罪無辜謾口尋尋者載起載行起立而復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再止也不可弭忘言不可止此憂而使之遺忘也

欽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謾言其與

與也循彼中陵言不循絕曠遠知自過也隼不自縱人乃縱謾人不如物也訛言虛偽之言卽謾言也自我視彼爲訛自彼毀我爲謾懲止也我友卽兄弟邦人諸友其與不與也言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民之訛言乃無

懲止之者然我友誠能敬以自持反躬無愆謾言何與乎我所謂念亂者此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

陳善納誨之辭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彼之閑爰有樹檀其下維禕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此也鶴鳥名陸璣云人謂之赤頰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說題辭注云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禽經云鶴老則聲不高聲交而孕以怨望以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潔潔雅翼云性好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忌旌古今注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皐毛傳云澤也九臯韓詩說云九折之澤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而野聞其聲言誠之不可掩也潛藏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樹生植之總名檀良木禕落也呂大鈞云落葉積雜園有樹檀而其下維禕言愛當知其惡也錯說文作厝云厝石也早石曰厝可以磨刀劔又禹貢有錯錯治磨亦用之此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不必專就玉說有礙下章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補

廣云鶴鳴二句。風王誠身也。魚潛二句。風王明善也。鶴鳴五句。風王力去私欲之微也。夫必能去私欲之微。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也。陸南陽云。通篇既是托喻。正意只可綴內。以已意說出。若以注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閭。爰有樹。悅其下。維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殺惡木也。陸璣云。一名椿。一名殺桑。殷中宗時。桑殺其生。是也。今江南結其皮為布。又為紙。謂之殺皮。紙相感。志云。其膠可關丹砂。政治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畫

鶴鳴二章章九句

謝朱子分此詩為四項。舊說雖托喻四事。而轉折只一意。序云。薄宣王也。箋云。教宜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說謂鶴鳴。問野。猶賢者。希德。嚴穴。今則遠播。王欲得之未易也。如魚寒則潛。淵。溫則游。渚。視乎時也。如人樂彼之閭者。有嘉樹之植。其下維憚。有德者上。無德者下。賢者如樂就耳。得賢則可以德。彌治功。如石可為錯磨之用。二章。問天。賢者名達。朝廷用之。猶魚在渚矣。其或禮貌。哀言。帝行也。又將去之。如在渚。復潛矣。上。禮下。殺。亦曰。舍分明。

也。玉至君言上。可正君。故求之宜重也。

祈父之什

祈父

軍士怨久役也。序云。刺宣王也。毛鄭皆以為。自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凡起軍。族六軍之士。出自六鄉。爪牙之士。不應從征。故呼司馬而責之。呼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毛傳云。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時祈父。古者祈圻。謂司馬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畫

予。司右虎賁之屬也。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皆率其屬以衛王者也。司右職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開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六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旅賁。職云。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爪牙。正義云。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轉移恤憂也。箋云。謂見使從軍也。靡所止居。謂軍行征伐。不得休息也。言祈父。汝掌征伐典義內之兵者也。我輩為王侍衛之爪牙。何為轉徙我于憂恤之地。不得安居乎。三。禮解。

詩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

新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靡所底止謂行役未已

新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瘠

賦也豈誠也聰聞也言宿衛者不從征此法人皆聞之

汝獨不聞乎尸王也瘠無食也劉京旗和之稱言不得

奉養而使母反至勞苦之事也呂氏謂親老無兄弟常

免征伐故責不聰此與詩音不合蓋宿衛者不論兄弟

有無皆不當調發

詩經大全卷十

壹

新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

賢者去不可留故作此詩序云刺宣王也毛鄭謂

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場圃也以場圃同地圃亦名場而萊

苗也藿其足維繫其朝日謂永淹留也伊人指賢者

逍遙遊息也言皎皎然白駒伊人所乘也今將去矣安

得食我場圃之苗而繫留之維繫之以延今朝使乘駒

之伊人逍遙于此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

嘉客賦也藿豆葉也于焉嘉客為嘉客于此也

皎皎白駒青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爾優游勉爾

道思賦也青然光采之貌思語詞只轉其去意便是青來慎

勿邇也勉毋決也道思猶言去意也言皎皎白駒若易

其丘園之志為邦國之光而青然肯來將以爾為公侯

得行其道逸樂無窮期也慎哉爾勿過于優游勉哉爾

詩經大全卷十一

美

勿決于道思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

賦也生芻青芻也草新刈者嚴粲云以生芻見淡薄季

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食馬百

賢達一豆皆因馬見人也其人如玉言其德也自其出

處之節見之堅不可磷潔不可滯也言今皎皎白駒入

彼空谷以生芻秣馬不屑我之苗藿矣其德純粹如玉

身雖不留猶願聆其德音毋得貴重爾音聲不以道問

我有疎遠我之心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序云刺宣王也呂祖謙云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可居也及至彼又不若故卿因思歸使民如此亦異于還定安集詩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也穀木名此穀字从木下穀字从禾啄鳥食也粟說文云嘉穀實也雅翼云古不以粟為穀名但米有乎穀皆稱粟呼黃鳥即呼他邦之人集穀啄粟喻人之害已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毛

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徐光啓云善道即患難相救恤之意言發語辭旋回復反也旋歸復三字同義以初行言曰旋以行之本意言曰歸以反而已至言曰復邦族故國之宗族也託為呼黃鳥而告之爾無集于穀而啄我粟我昔棄邦族而來謂此邦人善與耳今不肯以善道相與我將旋歸反我邦族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此也梁見唐風鴇羽不可與明言休戚不相知也諸兄爾雅云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兄之子弟之子謂

為從父昆弟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

黃鳥黃鳥無集于桐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此也桐見鴇羽黍見黍離處止居也蒙上兩章不我肯穀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諸父爾雅云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美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賦也蔽芾盛貌爾雅云樛之父謂姻婦之父謂婚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言我從故國來經行野中候木休息其窮其矣以昏姻之故來就爾宿爾乃不我養將反我邦家而已昏姻之故四字重以婚姻而相就非我無謂也以昏姻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

斯復

賦也。遠惡萊箋云：牛蘋也。仲春生，可采。郭璞云：高尺餘，方莖葉長而銳，穗間華紫縹，青色采遂，所以療飢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蒿。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賦也。蒿，惡菜。箋云：蒿也。亦仲春生，可采。郭璞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食。原始云：俗名老鴉蒜。求我新特，本作求爾特匹也。成，通作誠。言我行野中，采蒿為食，其困甚矣。爾乃不思舊姻，求爾新特，雖實不以彼之富，祇我之貧，亦祇以彼之新異于我之故耳。此人本自厭貧，詩人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美

若代為之諱，正是吟諷。諷刺沈守正云：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

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落者，雜記下云：成廟則費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費之禮。班人拭半，舉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半，血流于前，乃降。注考之者，謂設盛食以落之。庚疏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小云：宣考也。室也，就

者謂厲王流彘，宮室圯壞，宣王更作宮室，既成而落

之也。朱子李如圭皆疑此，即新宮詩。儀禮燕禮下管

新宮，大射儀新宮三終。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

子賦新宮，謂即此詩。然儀禮定于周公，若以此詩當

之，則非宣王詩矣。

秩秩斯干，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毛傳云：流行也。朱子云：有序也。兼二義方明。言流行有序也。干，水涯也。幽幽，深遠也。南山，終南山也。陸南陽云：水即豐水。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近故曰臨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早

南山遠，故曰幽苞。養生而固也。苞，言其本茂，言其末式。發語詞，猶通作尤。怨也。言君子築是室，其形勢則臨有序之水面，深遠之山，其制度則築基盤固如竹之叢苞。結果稠密如松之隆茂，願居此室者兄弟親睦，式相和好，無相怨尤焉。末二句勿涉戒意。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祖。周初管治鎬京者，謂武王邑姜也。妣先于祖，協韻耳。百堵，室之四周。西南，其戶百堵內之制也。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爰于也。言我周妣祖開造至基，而中業圯壞，我王似續

之樂室至百堵之多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于是居處而安焉于是笑語而樂焉

約之閣閣榑之牽牽風雨倏除鳥鼠倏去君子攸芋

賦也濊一之云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牆而堂寢大節當然也約束也謂縮板也閣閣上下和乘也仰束板以載也榑築也牽牽竹聲除亦去也箋云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君子謂王也芋尊大也孫毓云官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人言官室先垣牆繩約其板閣閣然上下和乘榑之以作聲索然土聲堅重牆成牢密風雨不能侵鳥鼠不能入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望

是君子所居以氣勢尊大者也徐光啓云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

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鼓棘立也翼敬也言規模嚴正如人鼓立而翼然敬也棘急也如矢斯棘謂廉隅繩直如矢急行而直也陸佃云自其四中視之則如鼓斯翼自其四角視之則如矢斯棘革變也如鳥斯革言其棟宇屋之峻起如鳥之翬起而革也翬雉也如翬斯飛言其後阿勢如翬華采而軒翬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祖謙云有文采而勢翬也躋升也周制天子堂九尺以堂高

故曰升言大勢嚴正如人棟立而敬嚴閣整飾升行而直棟宇峻起如鳥翬起而革簷阿華嚴如翬飛之翬翼堂之美如此君子所升以視朝聽政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官寢之前庭也自堂下至門謂之庭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穀梁傳云楹禮天子丹雘侯黼大夫蒼書大傳云士大夫有石材雘也庶人有石承承當柱下而噲噲箋云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嘖嘖深廣之貌冥與西交謂之閒也就一室言之而向明處閒爽向冥處又深廣無所不宜也寧燕息也言庭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望

則平正楹則直大向明之處軒則與交之閒深廣室之美如此君子所居以安寧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雉維蛇

賦也莞箋云小蒲之席也濊一之云莞一名燈心草生池澤中仰荷離也簟竹席也下莞上簟言臥席也二寢字皆謂臥也與夙興也乃占我夢者正義云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熊說文云似豕山居冬蟄詩義疏云能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墀雅云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呼熊白

毛傳云祿也。正義云縛見被也。詩故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四方女子褻之并手足褻之示無外私也。毛傳云紡塼也。箋云習所有事儀善也。箋云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正義云婦人從人家事統于尊善惡非婦人所有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議謀羅憂也。末句承上二句言生女則寢之地從其順也。衣以祿示無外也。弄以瓦習所事也。願其長而無非亦無善唯守中饋議酒食勿論父母之憂官室作而兄弟和于斯男女生於斯慶莫大矣。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聖

無羊

言牧事有成牛羊衆多也。序云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爾宣王也。三百維羣。箋云三百頭爲一羣。毛傳云黃牛黑唇曰犉。王安石云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濕。安則潤澤也。言誰謂爾無羊乎。一羣三百不知其羣凡幾也。誰謂爾無牛乎。犉者九十他色不可勝數。

也。見爾羊之來角濈濈然和集爾牛之來耳濕濕然潤澤不微其盛乎。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說爾牧來思何養何笠或負其儵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此章言牧人能順物性以見牛羊所由盛也。說動也。朱善云降阿飲池寢處說動物之適其性也。爾牧牧養牛羊之人與末章牧人不同彼乃官名統此牧者何揭也。義說文云草雨衣也。笠說文云簪無柄也。增韻云有柄曰笠。無柄曰笠。國語注云樹葉蓑蓑衣也。茅蒲笠笠也。蓑笠皆雨具。今何之而不披戴備之也。三十維物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吳

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牲天官膳夫膳用六牲。馬牛羊豕。庖人掌其六畜。將用曰畜。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體完凡陽祀。祭天于宗用騂牲。毛之。取也。陰祀及社稷用黝牲。毛之。望祀五穀四氣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四時所常祀。至四方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山川用騂牲。毛之。六牲辨。其各物而頒之于五官。司馬牛。宗伯。毛。六牲辨。共奉之。人。王。性雖兼言六畜。此詩專謂牛羊也。具備也。箋云祭祀索則有之。朱公遷云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言牛羊布滿于山谷而牧人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如以順適其性故生養蕃庶別其色多至三十隨所用之牲無不備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審不崩墜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應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朱善云薪蒸以供爨燎。雖雄以備伙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及乎他。也。矜矜兢兢堅強也。猶曰壯盛容矜也。崩草疾也。少損。日暮全壞曰崩。羊善耗敗言羊則牛可知。應以手教也。肱臂也。畢盡也。來自牧歸也。既亦盡也。升入牢也。畢來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星

既升亦獨以羊言言牧人之來出其餘力或樵採薪蒸或搏取禽鳥爾羊之來無羸弱無耗敗但應以肱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濔濔

賦也。牧人地官牧人野田者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其職詳二章。牧人乃夢即占夢歲終獻吉夢于王者也。詳前篇眾謂人也。旒見出車旒見鄒風于旒周禮司常云州里建旒縣鄙建旒是旒所統多于旒所統也。眾維魚矣言初見為眾而忽見為魚旒維旗矣言

初見為旒而忽見為旗皆恍惚所見如此大人見前篇

室家男女也。濔濔眾也。言自中業彫耗所望在富庶而兆已形于牧人之夢。夢眾乃是魚又夢旒乃是旗以問大人占曰眾維魚矣。蕃阜之象其必豐年乎。旒維旗矣。師眾之象其必室家濔濔乎。既富且庶中興之業成矣。徐光啓云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爾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

家父刺王用尹氏以攷亂也。序云家父刺幽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哭

朱子云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于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正義云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典也。節高峻貌。南山終南山。巖衆云。鎬京面封終南故以所見起。典巖巖積石貌。以山石之高峻與位望之尊

崇望重則責亦深不可言處而竊據也赫赫顯盛
太師三公也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
經邦受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賈誼云保保其身體
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宋書云三公訓護人主道以
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關師尹毛傳云
尹氏爲太師朱子云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
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其俱瞻視也後說文云憂也
徐錯云如火熱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輔廣云戲談且
不敢況正言其失乎小人居高位縱欲裁理未有不肆
虐以箱人口者卒終斬絕也監視也謂自省于已也言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卷十一

節然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可仰矣赫赫顯盛之師尹
位高責重民皆瞻矣今乃使人見其所爲憂心如火
熾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負民望矣民心已離國運必
促國既終將斬絕汝何用不察哉顧夢麟云此章正與
四句截然以憂心如倏竟接其語意蘊藉之甚注補
而其所爲不善一句豈不可以解詩要以入詩非也凡
朱注用補句者類然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怨嗟
興也實滿也滿乎山者草木也猗長也薦通作荐爾雅

云再也毛傳云重也瘥病弘大也天方降此荐至之病
以人則死喪以世則禍亂甚大且多也嘉美也不問美
言但誇譏而已魯曾也言節彼南山草木實其中者皆
猗猗而長山之生物何均也今尹氏尊爲太師偏黨不
平謂之何哉是以神怒而重以喪亂人怨而誇譏其上
而尹氏絕無懲創之見于事墜闇之形于聲也人所爲
皆本于心不平謂何是一篇綱領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氏本也王安石云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卷十一

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
均平也秉國之均言持國之不維持毗輔也維以安民
言毗以君德言迷惑也惟平則公正服人故民不迷與
下章弗信相反弔惑也昊天那情云元氣博大之貌不
弔昊天不見惑于天也卽上薦瘥喪亂弘多也空窮師
衆也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人類將滅矣其言
之也言尹氏以世臣而官太師王制安危所係爲國根
柢政事權衡所出執國之平任大責重如此宜維持四
方輔毗天子公道服人使民不惑今乃不平其心不見
惑于天矣不宜久在位使天降禍亂我衆弁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躬弗親勿用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項瑣姻亞則無應仕

賦也此章言其用人以見不平之實不平是網用人是目弗躬弗親嚴粲云于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信信服也仕事也尹氏不躬親庶政委于姻婭小人小人又皆不學問更事之人也問欺也君子指王弗問弗事者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此四句言其委政小人之非下四句戒其無然也式發語詞夷平也已止也廢退也殆危也項瑣小也計謀褊淺之貌亞爾雅云兩婿相謂為亞郭璞云今呼係婿稱名云亞者一人取

第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曰友婿應厚也位高則祿厚故曰應仕言尹氏不肯躬親王事委託他人庶民已不信服且所任者皆未嘗學問更事大臣以人事君可以是人欺其君哉爾當平夷其心已而退之勿使小人危殆國家項瑣之親戚勿高爵厚祿以私之也

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異君子如屆俾民心開君子如夷惡怒是遠

賦也備均鞠窮訓亂戾乎也鞠誥大異二章天怒人怨是也君子謂尹氏屈至也盡心竭力之意開息也夷即式夷之夷惡怒謂惡極而怒二章民言無辜是也遠去

也言昊天不均備降此窮極之訥亂昊天不惠愛降此乖戾之大變然救之亦易耳君子如用其至而于政躬親之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如平其心而于小人已退之則民之惡怒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乘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定止也式發語詞亂靡有定式月斯生言降誥降戾日甚一日也醒酒病也憂心如醒家父自道也國成國法也自公平正大之體言則曰國均自紀綱法度一成不可變言則曰國成誰乘國成怨問之辭斥尹氏也

言君子既不能自反以靖天變不見恩于天矣是以禍亂不定與月俱長使民不得安寧我心憂之如病酒然誰執國之成法乃不自為政偏任羣小卒勞苦我百姓也卒字有不自改意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騶四方感感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領頸也感感縮小之貌言吾欲駕四牡去此亂邦四牡項領昂壯可用也然環視四方感感然迫窄何處可馳騁乎嚴粲云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徐光祚云詩人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罪耳

方茂爾惡相爾才矣既夷既僇如相爾矣

賦也茂盛相視也正義云言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相殺傷也夷平僇伐也言當爾惡意方逞不難推刃相加及爾忿怒既平轉為悅樂則如飲酒者賓主相醕爾性不常安得不醺亂乎爾夢麟云此合上章上似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不可也故集傳曰無所適而可蓋總辭也

昊天不弔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尹氏之不平天實使之也呼曰昊天乎何其不平也我王亦因是不得安寧矣而尹氏莫懲者猶故反白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聖

以為是怨人之規正于爾也徐常吉云我王不寧蓋君民一體未有民不安而君得安者

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詭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家父毛傳云大夫也朱子云家氏父字究窮也正義云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宇期于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戴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武詩詞詭化也爾指王家父自陳作詩之意言我作此歌所以窮究王政諷亂所由實王心之蔽而私一尹氏故也王尚聽吾之言改心易慮使宰輔得人眾正在

位以畜養萬邦也趙一元云前九章極言尹氏致亂而

未以一言歸之王心乃知詩雖若刺尹氏其實刺王用之也徐常吉云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所畏者天國所恃者民小人雖不平其心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故詩人倦倦于此庶幾君相之回心易慮也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

大大刺幽王也序朱子但謂大夫所作而不信為

幽王詩然觀其解入章褒姒滅之則是亦從序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語

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瘁

賦也正月箋云建巳之月朱子云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昭十七年左傳云唯正月朔慝隱未作孔穎達云以易及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竝盛是為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竝盛是為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邵齊云四月日正月十月日陽月扶陽抑陰無所不用其極也繁多也范祖禹云正月長養之月繁霜霜殺之氣范處義云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漢武帝元光

四年四月，限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限霜殺粟。夢詭言，讒言也。詭言與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孔甚將大也，京京大也，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竊憂幽憂也，痒病也。言純陽用事而繁霜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爲詭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則亂之構于人者未已也。當時怙然莫以爲憂，我獨京京然憂之。大哀哉！我小心畏懼，愁居僻處，以至痒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夢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瘡。

賦也，瘡病也。自從也。下同。夢毛傳云：「醒也好言者誇諛。」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憂

之言，秀言者害正之言。自口，夢毀惟口所出，無真實也。愈愈益甚之意。言我憂亂而病如此，父母生我胡使我遭此病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與我相值也。詭言之人好言相諛，夢言相譏，毀惟口所出，不由于中。我見之憂心日甚，而反見侵侮，也有侮，謂忿我之憂爲沽名矯激而妄加排排也。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靡鳥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臣僕，亡國之虜也。于何從祿，言不知復從何人受養。謝枋得云：「忠」

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人受祿言我憂心惇惇，然念我生之不幸，將與此無罪之民同爲亡國之虜也。哀此一世之人，將從何人受養如視鳥飛將止誰屋乎。

賄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誰云惜。

典也。中林，若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朱公遷云：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而天之于人，善惡乃無別。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有定以氣運言。皇大也。伊誰云惜，接弗勝來，單指惡言。言賄彼中林草木繁蕪，然大者爲藉。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美

相者爲蒸，甚分明也。今民困于訛言，方皆危殆。視天若夢，夢然不分，別善惡然。此特未定耳。天之既定，善必祥而惡必殃，未有不能勝人者大矣。上帝豈有私情而禍之乎。朱善云：「福善禍淫，天之常理。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衰，常有時而變，此未定時也。方其未定，人或能勝天，及其既定，天必能勝人。」

謂山蓋卑爲國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訓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雄雄。

賦也。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訛，謂也。占夢，掌占夢之官。春官占夢中士二人，詳斯于具，俱也。曰，心自言也。聖，明于

臧否吉凶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歐陽修云：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言山則高矣，而彼謂之卑，其實則岡陵也。訛言無實如此。王曾莫究察而禁止之，即有故老明于臧否，占夢明于吉凶，召而問之，但皆平日以聖自負，而已于訛言之是非不肯出言辨之。如視鳥之飛，誰知其雌雄乎？王既不能禁止舉朝，又莫能辨也，故老占夢非真，不能辨言出而禍隨之，故不肯輕措一言。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卷十一

賦也。局正義云：曲身也。路毛傳云：累足也。說文云：小步也。嚴粲云：不敢不局，懼壓也。不敢不路，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則然號哀呼也。斯言即上局路之言。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之，則無倫。脊理也。應見斯干。蟄毛傳云：蟄也。爾雅釋魚云：蟄，蟄蜥蜴也。蟄蟄，蟄蟄守宮也。一物四名。應見斯干。蟄蟄，蟄蟄也。言人謂天雖高也，懼壓而不敢不局。人謂地雖厚也，懼陷而不敢不路。其說呼而出斯局路之言者，非謬也。乃有倫序有脊理，蓋訛言惑世，禍固不測也。哀今之人，胡為肆其應場之毒至此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與也。阪田，崎嶇境朔之處。苑，茂也。特，特生之苗也。机，動也。机有韻，歸頓挫之意。下文執我仇仇是也。机我而云天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克，勝也。彼彼王也。求我則猶云求我為賢人之榜樣，執持仇讐也。執我仇仇，言衆說朋與持我之短長，以與我為讐。即二章有侮也。言瞻彼阪田，地力至薄，猶有苑然特生之苗，況天無不覆顧，乃机我如恐不我克。夫始而求我為仇，則唯恐不得及其得之，則執我仇仇，亦不使我得效力于國也。箋云：言其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卷十一

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轍云：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上七章皆憂亂言。此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謗皆由溺女色而致。昏惑推禍亂之本也。如結言憂不離心，如物纏結也。正政也。厲，暴惡也。即照末句火田為燎。揚盛也。赫赫，明盛貌。宗周，謂鎬京也。褒國名。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古褒國。姒，姓也。褒姒，幽王嬖妾。列女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

人之神化爲二龍、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祭藏之吉、乃布幣焉、龍怒不見而藏、祭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謀之、化爲玄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繫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妻賣、歷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媼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媼、故號褒媼、既生子伯服、乃廢后而立褒媼廢太子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堯

而立伯服、幽王惑于褒媼、出入同乘、不恤國事、馳驅弋獵、不時飲酒沉湎、以夜繼晝、褒媼不笑、王欲其笑、萬端故不笑、王爲烽燧大鼓、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乃大笑、唯褒媼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崩、褒媼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周與諸侯無異、威毛傳云、滅也、言我心之憂固結不解者、以今此之政胡爲若是厲虐也、彼燎之方盛、炎熾熾怒、寧有能滅之者、而赫赫然顯盛之宗周、一褒媼遂足成之、蓋婦人蠱惑王心而譏人乘間

敗壞之耳、朱子云、時宗周未滅、以褒媼淫妒譏諷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

此也終其永懷猶云永懷其終此句卽屬行道說卽思此陰雨之窘耳窘困也其車所載也其車既載言當陰雨時車既載物甚可懼也輔正義云爲車不言作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箋云棄輔輪遠賢也輪箋云隨也既載爾載俱音在下章做此將請也伯長也助予助我出此載于泥塗也言王爲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卒

淫虐如行遠者令人念其終又將困于陰雨陰雨則有泥陷之難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車輔及載之輪爾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陸南陽云蘇氏注是逐句解法宜俟本文次第說完然後以喻意繳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也員益也朱善云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輔以喻大臣僕以喻衆賢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又數數戒敕爾御車之僕自不墮爾

載而終齡絕險若初不以爲意卽陰雨奚患哉王誠用賢將恃以無恐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此也王不能用賢免亂君子立亂朝雖自韜晦禍安逃哉故以魚爲喻潛深伏匿也炤明易見也魚性相忘于江湖今在池沼非所樂矣蓋魚雖藏伏沼之水淺亦甚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也我所以憂心慘慘傷國政之虐而階禍至此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空

怨慙

賦也彼小人也旨嘉皆美也言禮物備也洽合也此親也云毛傳云旋也李樗云與親戚相周旋也怨慙痛也言君子雖愛小人則樂彼有旨酒又有嘉穀和悅其隣里與其昏姻甚相周旋安危利災不知禍之將及我獨慙慙然憂之痛也

仇仇彼有屋蔭蔭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胥矣富人哀此惻獨

賦也仇仇小貌蔭蔭寡陋貌穀祿天禍祿害胥可獨單也言仇仇小人夏屋安居蔭蔭卑陋者厚祿奉養民獨

不幸無居無食是天降天禍祿喪之也彼富民猶或可勝哀此惻獨無告者也小人有屋有祿皆民財力爲之故小人愈富民愈貧李樗云哀亂之極貧富俱受禍富者猶可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

刺王用皇父以致亂也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以此詩當爲刺厲王謂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豈非此篇所云番也然考鄭語桓公以幽王八年爲司徒其先或是番也李樗云唐志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

詩經廣大全卷十一

空

王六年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建亥月也交毛傳云日月之交會朱子云謂晦朔之間也按會與交不同會但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當交道也會不必食會而交則食正義云古曆緯及周曆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九百六十分度之一計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共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分五厘又過一度以其行過一日作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適合其初起之處謂之一期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天本無度

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所謂難交而不食、或類交而食者也、在人君行事所感召耳、日月告內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告內告天下、以內亡之徵也、行道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而相食、失其道也、當朔日為月勝而日食、當望日為月亢而月食、皆是月不避日也不用其良、暗指用皇父、賦善也、言日月告內不用其道而相食者、以四國無政而紀綱不張、不用善人而姦邪得志、故也、彼月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陰勝陽而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奎

拚之一何不善是凶亡之徵也

舉舉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賦也、舉舉震電、光貌、震雷也、說文云、劈歷振物者、雷、莊子云、陰陽分爭、故為電、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堯雅云、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易云、離為電、雷電合而章、時訓解云、春分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不始電、君無威震、舉舉震電者、舉舉然震雷之電、寧安徐也、今善也不寧、以震動舉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沸水涌出、象騰相乘

陵也、漢書李尋云、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俗黨失綱、則踊溢為敗、冢山頂也、舉舉雅云、舉者歷辰、歸郭璞云、謂山峰頭曉巖者、自上墜下曰崩、山冢舉崩、言山頂之上、舉然崔嵬者、皆崩落也、朱子云、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推度災云、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舉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人、暗指幽王、惜會也、言非但日食而已、當此十月而雷電且水溢山崩、陵谷易處、災異頻仍、乃天所以示警、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王何莫之懲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奎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冢子內史厥維趣馬馮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賦也、此章言所以致此災異者、以王用小人而皇父為小人之首、諸臣皆其引進、更有豔妻煽惑、王心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姦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馮維、皆氏、卿士、正義云、謂卿之有事、兼提舉職也、于六卿之外、更為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提舉名、故謂之卿、士、左傳注云、王卿之執政者、司徒、尚書云、司徒掌邦教、教五典、提比民、周禮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即太宰也、尚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太宰、卿一

人齊職儀云、堯命羲和主陰陽、即天官也、后復服事虞夏、教授六時、尊復為天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膳夫、天官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內史、春官內史、中大夫掌王入初之法、爵祿廢置、殺生予奪、家語云、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趣馬、鄭玄云、趣養馬者也、趣馬、本下士、而朱子云、中士、因愛之誤也、夏官趣馬、下士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我之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取大陳氏地官、師、凡中大夫掌以教習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居虎門之左、司正、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至

命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屏朝在野外、則守內列、箋云、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寵相連、朋黨于朝、皇父則為之端首、兼相羣職、蔡汝伯云、古人憚獨之學、自官及府、無非正人、幽王自中朝大臣、以至燕朝小臣、皆不得其正、豔妻、嬖嬖也、美色曰豔、敵夫曰妻、言豔者、言其亂王以色而已、嬖也、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豔王心者、未有艾、則羣奸之專恣、安有極哉、徐常吉云、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以並言、朱公遷云、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

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禍者

抑此皇父豈日不時初為我作、不即我謀、微我將屋、田辛汙萊、日予不戢、禮則然矣

賦也、此章專言皇父專恣害民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初、為以下邑人之怨辭、作、移動也、即就微去卒盡也、戢、殘也、言皇父急營封邑、不肯自言、不時民怨之、日、胡為動作、我不與我謀、欲營室于我所居、乃速微我、將屋、今我他徙、因妨我農功、卑者汙而高者萊、其酷甚矣、汙、口非我戢、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舊謂與民俱遷、先毀其將屋而後令遷、夫皇父封于畿內、營邑就封、本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交

無得民可遷、且地各有民、安用遷之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夏侯多藏、不慈遺一老、卿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皇父自謂甚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正義云、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左隱十一年、王取卿劉蔣、非、音夷、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緹、樊、闕、郛、櫟、茅、向、盟州、陸、懷、共、十二邑、忿生、武王時司寇蘇公也、十二邑、本其承已後、蘇氏據十二邑、以叛桓王、不能取而與鄭使取之、意幽王

時向已歸于王而王以與皇父也、鄒忠胤云、向在東都、而此時周尚都鎬、皇父既總攝、何肯舍此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強、王室方蹙、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竄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帑與賄于虢、蓋當時諸侯皆有都鄙之營、而皇父實爲之、向三有事、箋云三卿也、禮畿內諸侯二卿、正義云太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卿、設其佐、五大都鄙是畿內畿內之國二卿其佐大夫與畿外同皇父當二卿今增一卿以此列國也、信侯維維、蓋也、愁箋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也、遺留也、老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充

舊臣也不愁遺一老、言悉擯斥也、有車馬者、即多藏之三有事也、以居徂向、以在、向邑而居、倒文也、言皇父自以爲聖、其作都于向也、所擇三卿不求賢自輔、實維多藏之富人、蓋以賂進也、又不肯留一人以衛王、惟知擇有車馬者、往居于向、爲己私入而已、

邇寇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聲、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譏譏衆多、我尊災害也、就刑罰、則曰、言噂沓言也、沓重覆也、小人面相親媚之狀、箋云、噂沓沓相對談語也、朱子云、多言以相悅、背憎、背後憎毀也、職、主、競、力

也、言皇父愷恣若此、故非其者、雖惡、勉從役、不敢告勞、猶且非有罪辜、橫罹譴謫、然此乃下民所恃之孽、豈自天降乎、彼面則噂沓、背則相憎、職主用力爲此、以交構禍亂者、皆由人耳、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瘁病也、美、際遠樂、徵均、優學也、言當此時、天下均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蓋四方雖困于財、猶有羨餘、我獨居憂苦之地、凡民雖疲于力、猶得少逸、我獨不敢休、是我里之病九甚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半

亦惟、邇寇從事耳、豈敢傲我友之自逸乎、徐光啓云、凡人之情、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朱公遷云上章言匪降自天、則知禍所從來矣、而處禍思猶以命、則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

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當時大變于上、人離于下、天變首章饑饉也、人離二章羣臣離散也、二事相連、故朱傳云、饑饉之後、羣臣離散、蓋叙羣臣離散之時、非謂羣臣因饑饉而離散也、

以雨無正名篇者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正義云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歐陽修云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同其所疑

浩浩昊天不鑒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處邦國含殺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流通之意駿大德惠也饑饉有二說爾雅云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穀梁傳云一穀不升曰穀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饑又謂之大侵斬伐四國莊告四方之人也昊天猶怒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黍離傳云仁覆天下則稱昊天疾威猶暴虐也處國皆謀也含置淪胥猶相銷滅也言昊天徧覆天下今乃不大其德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之人昊天仁覆天下又謂之昊天今反迅疾其威曾不思慮國謀分別善惡彼有罪者合而予以斬伐之威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淪胥則如之何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惡

賦也宗族姓也既盡也戾定也徐光啓云天道運行未知將何所人心懸懸未知將何所定正大夫朱子云

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正二師三司四旅五府六史七胥八徒賈周官八職一正二師三司四旅五府六史七胥八徒賈公彥云六卿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正也離居離析而居于外邑若皇父之居向也勛勞也人去而已勞去者莫知也三事三公也尙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鄉老二卿則公一人注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陳壽翁云漢魏以來史稱位登三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皆指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夙夜者早夜在公以供職業也邦君諸侯諸侯各君其國則邦人呼君旦見曰朝暮見曰夕式用覆反也言天變如此周室既將危未知命何所止人何所定然扶顛持危唯諸臣是賴奈何危亡有兆人心解體彼正大夫則避難離居莫知我勞三事大夫則莫肯夙夜勤王事其稱邦君而爲諸侯則莫肯朝暮省王天變于上人離于下庶幾曰王用悔過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

如何昊天降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訴之也辟法也通說文云遠行也臻至也凡百君子指正大夫輩而言言如何昊天法度之言王不聽信蔽鋼之深終無能善之日如人恣行而忘逆將何所至哉然為惡者固王之過而共職者實臣之忠也凡百君子各敬共爾職若身圖自便不顧公論胡不相畏也拂人心即逆天理獨不畏于天乎此與下章舉君臣之大義以深責離散之人也各先言君者始為貴君之詞以發端耳唐汝諤云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然辟言亦何由上聞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舊御惜惜日瘁凡百君子莫肯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用訊聽言則答譜言則退

賦也戎兵也戎成是諸侯內叛夷狄外侵也遂進也會猶但也舊御近侍也惜惜憂貌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為惡不退王玩寇矣饑饉已成而王遷善不遂王樂禍矣但我侍御小臣惜惜憂之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雖王問有問而欲聽言則答之而已是面從而不敢言也一有譜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是畏罪而思遠避也皆為身謀而敬身之反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辟言質樸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出出之也韻會云自內而外也物自出則入聲使之出則去聲胥可也巧言者使是非邪正為之易位巧執如之言哀哉不能言之人非徒出之舌而已言出而戮辱隨之適以瘁其躬焉胥矣能言之人巧好如流水無凝滯乃使其身處休逸之地惡直好佞如此

維日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也棘悉殆危也棘者急遽無所伸殆者危懼無所容使任使之可使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詞怨及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一

圭

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言人皆曰往仕耳不知仕之惡且危也若執正守義則天子云我不可使將得罪于天子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于朋友此仕之難也時事如此正君子共力扶持之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幽思物之畏而隱者莫如鼠泣血無聲曰泣血仰淚也人淚必因悲聲而出無聲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言朝事如此君子何得遠別

爾之去也。我嘗謂爾還于王都。爾辭曰。予無室家。在王都也。至于思泣。血無言。云。苟或若必。不可復還。則是懼禍也。故因詰曰。昔爾自都出。居誰隨。爾作室于彼。而今以是辭我也。思泣血無言不疾。正指其托于無家之辭狀也。無言言字。卽曰予日字。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

小旻之什

小旻

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作此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蘇轍云。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關焉。意者孔子刪之矣。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賊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丑。

賦也。旻。天疾威。見上篇。敷。布也。猷。道也。議論曰。謀見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

旻爲日猶。回遹。通存。溫止。藏善。覆反。丑。病也。言旻天以仁。憫爲稱。今乃暴怒。作威。敷布下土。奪王之鑑。使王之謀。猷邪。辟何日而止。忠言本藏。則不從。語諫不臧。反用之。我視王謀。猷如此。爲之深憂而甚病也。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猷。伊于胡底。

賦也。淪淪。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其俱底止也。言小人喜則附和。怒則毀訾。既朋比爲姦。又相激爲亂。必貽國禍。亦甚可哀。謀之善者。必欲背違之。其不善者。必欲依就之。黃鼓。君側王之不從。覆用。皆由于此。我視王謀。猷如此。

論錯出王心莫決亦何所定止乎即起下謀多不集意
我雖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我雖二句是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真屢卜也以
起下句耳集就也嚴粲云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
于議之不定是以不能有就嚴粲云發言滿庭而無敢
任其責者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左傳
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驪
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邁往也言卜若數則龜厭而不
告謀者衆則議繁而不成蓋發言盈庭無肯任其咎而

決之者如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于道路豈有跬步之
進乎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聖賢程法也先民大猷所出程先民即是
大猷經常也邇言淺末之言無關國計者聽受爭競也
消遂也成謂成室與不得于道一例言哀哉今之爲謀
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維淺末之言是聽維淺
末之言是爭衆口淆亂如築室而與路人謀之人人言
殊用是不得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
流泉無淪胥以敗

賦也國國事也靡止不定也聖通明也否不聖也聖該
下四德故提言之應大也多也靡靡是僥倖薦臻戶口
虛耗之謂哲知肅敬也艾治理也洪範九疇其二五事
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則氣
象嚴整恭則從作又言從則令行明作哲見明則知應
是備故肅從作又言從則令行明作哲見明則知應
作謀善聽則多聞容作聖通明無所不通故聖言國論
雖不定然有通明者焉有否者焉不盡皆否也正可就
以決事民雖不多然哲謀肅艾或各有其一亦可取材

而用也王惟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
之不反無乃淪胥相與敗亡乎如彼句就賢人言王不
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屏棄顛喪于流落如泉流
之往而不返矣敗謂國事也所謂人之云亡那國殄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言王不用善敗亡必矣彼虎
不敢暴河不敢馮禍近易見人則知之至無形之禍遠
在歲月則恬不爲憂思及于此戰戰而恐兢兢而成如
恐墜如恐暗也王會不念乎喪亡之禍即隱于不能從

善之中故曰無形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

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也序云大夫刺

幽王也朱子云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耳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

與也宛小貌鳴鳩毛傳云鵲鳩也詳關雎朱子謂斑鳩
非是翰羽戾至也憂傷憂禍及也先人即下二人父母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

四

也念之者念先人緒業也以鳥高飛與已念親見物既
然人不可不察也明發不寐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寐寐
有懷中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言鳴鳩小鳥猶
努力戾天我遭世之亂而心憂傷能不念昔先人乎是
以至旦不寐所懷思惟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溫克勝也徐光啓云貌之德
恭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溫克者內有所持足以勝
乎酒而不喪其儀也壹醉專務醉也言猶甚也敬儀該

得賡不止枯飲酒說又復也言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
醉猶溫恭自持以勝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于醉而日
甚矣此我兄弟各敬謹爾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當
敬以保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

與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此二句以興善道人皆可
言也螟蛉陸璣云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色青而細小
或在草葉上蜾蠃陸璣云土蜂也取桑蟲負之木空中
七日化為其子法言云螟蛉之子短而逢果蠃祝暗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

五

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此二句以興不似者可教而
似也式用穀善也善字廣說不專指敬儀似之言子克
肖也穀字終承穀之興似字終螟蛉之興言庶民則不
穀矣善道皆可由也蜾蠃則負子矣不似者可似也教
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蓋敬儀所以繼先人也教
子所以繼吾身亦以繼先人也無非有懷二人也
題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

與也題毛傳云視也春令見常棣春令與兄弟飛且鳴
與進脩不暇逸箋云則飛則鳴與也口也不有

義云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譏也適往而汝征進也日月互舉見義亦辱也所生父母也無泰所生即當益念先人也言視彼春令則且飛且鳴無暇逸矣我子謹儀教子之事日有所往則汝亦宜有所行當早夜自脩求無辱父母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山卜自何能殺

與也交交往來貌桑扈毛傳云痛脂也爾雅云屬鴝鵒又云桑扈痛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痛脂又云春鳥鳴聲鳴也屬鴝鵒立秋屬鴝鵒冬屬鴝鵒黃桑屬痛脂疏云鴝鵒音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

六

桑扈棘屬鴝鵒丹行屬鴝鵒宵尾噴噴左昭十七年鄭子云九尾為九農正尾民無淫者也此也九尾之官注以老尾鴝鵒與爾雅春尾以下為九通志云桑扈今名鴝鵒性慈可殺堪雅云桑扈二種詩所謂率場啄粟者以性之痛脂者言故啄粟為失其性所謂有營其利者以色之淺白者言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爾雅主詩言之小雅桑扈所取有兩故亦兩解率爾也與與與同病也序韓詩作狂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狂朝廷曰獄自從殺善也言我體泰所生者當此亂世禍患莫測彼交交桑扈性不食粟今則爾場啄粟矣哀我

填寡法所當宥今則宜岸宜獄矣刑罰濫加我其握粟出卜問何從能善乎握粟亦點景語不必言貧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備備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溫溫備備皆指他人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溫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備備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墜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哲人猶且懼禍已益不得不然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

七

宜曰被廢而作序云判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朱子云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為是詩不知其何據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殺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何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與也弁飛拊翼貌鸛爾雅云鳴鵲鵲也郭璞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小爾雅云純黑反哺者鳥白項者鸛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雅鳥斯語歸飛鳥得所歸而飛提提羣飛安舒貌提提也言鸛之羣飛安閑無一不然矣民莫不父子相善我獨不得于親而憂不知我

何得罪于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得罪于親者安在
乎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此自審被放之由而思
補救非無可奈何而安之也

取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愁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興也取取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也猶言盡也愁思
也如擣似物擣心假寐不脫衣冠而寐也謝枋得云事
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
白故維憂用老狀說文云熱病也疾首頭痛也言平易
之路為間不用則盡為茂草矣我心之憂傷則如擣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八

卑矣是以假寐之中不忘承歡年未老而以憂故至老
且憂之而病如疾首不堪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
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桑梓二木劉瑾云古者牆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
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恭敬禮記
疏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
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靡麗也裏心腹也辰
毛傳云時也箋云謂六物之吉凶左昭七年晉侯謂伯
瑕曰何為六物卦曰歲歲星之神也左行于時謂日月

月十二星八宿辰辰十二是謂也言里有桑梓親所植也
猶必恭敬父子于二親無瞻望而非父無依託而非母
今父母不我愛豈我不係屬于父母之毛不附麗于父
母之裏乎我生所值之辰安在豈適逢其凶而然耶正
義云此太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
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

芄彼芄斯鳴蜩蟬有渚者渚荏葦渢渢彼舟流不知
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芄茂盛貌蜩蟬也鳴蜩聲也渢渢貌荏葦二草名
渢渢泉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渢渢深而旁生荏葦言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九

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
興二句言芄茂之極有蟬鳴其上渢渢之淵荏葦生其
側物各得所依也我獨不見容如不繫之舟漂流不知
所至是以憂之之深昔假寐而今不暇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
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箋云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
舒留其羣也朝早也雉雄雉鳴也尚猶也壞傷病也寧
猶會也言鹿之奔也尚緩待其羣雉之晨鳴尚知求其
雌今我見逐惻惻無侶如傷壞之木無枝無枝是以心

獨憂而人莫知也

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淪既服之

與也見忽迫投人入或哀其窮則及逐者未至而先脫之免雖可利不忍其窮也行道墮埋也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或墮埋之使免暴露君子斥幽王秉執也言視彼窮免猶或脫之路有死人猶或埋之人皆有不忍之心焉君子棄逐其子秉心何忍乎是以心憂而淪既也君子信讒如或醉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荷矣折荷也矣舍彼有罪予之化矣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十

賦而興也臨見彤弓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辭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惠愛舒發究察也其德秀云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發究實而遂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荷毛傳云荷其戴箋云荷其戴者不欲妄歸之正義云畏木倒而荷之他箋云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正義云他者施也言觀其理而漸相施及有罪謂讒人也離間骨肉其罪大矣佗加也言王心所以忍者讒言一入如受醇醪不覺少和會無惡愛之心舒發而究察之化

伐木者尚不妄歸折薪者尚不妄挫今王舍罪人不問而加我非其罪待我曾伐木折薪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凌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近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問追恤我後

賦而此也淺深也由言輕易自由以言也言莫如其高者匪山乎莫如其深者匪泉乎然雖高亦可防雖深亦可入也君子勿謂官禁深遠放言自由人將附耳于垣將窺王意向而乘間以入也梁我梁也笱我笱也無使人往我梁而發我笱雖然我身既不容追恤我去後乎未為決絕亦是望之極處與谷風語意同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士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

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無昊天已威于慎無罪昊天泰無子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貌且語詞無罪無辜泛指下民無大也已泰皆甚也威虐慎審也呼天而訴之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胡為使我無罪辜之人遭亂如此大也昊天之感已甚我審則無罪昊天之感其大我審則無辜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滿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

賦也。上言遭亂。此下皆言亂所由生。僭不信也。涵容也。君子斥王過疾沮止也。社毛傳云。福也。朱子云。猶喜也。言亂之初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嘗試王意。王不覺而涵容之也。亂之漸至而又生者。由日益漸漬。王既信讒言而用之也。如君子聽言。務使是非明白。非者怒而責之。則讒言不敢至而亂庶幾速沮矣。是者喜而福之。則忠言上達而亂庶幾速已矣。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懷匪其止共維王之弔

卷十二

士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
 也字从明在血上明者明神也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
 日盟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殺牲取血吹其牲加
 載凡邦國有疑不協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北商詔明神神之明察者也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之祈度盟又使民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
 珠槃玉敦敦音對槃鎮珠玉以爲飾合諸侯必割牛耳
 之玉敦以爲血取其血執之以盟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執
 盟故執牛耳者執血則大國在先夏官戎右盟則玉敦
 降盟謂將戰而先說其鄰爲遂役之傳敦血授贊牛
 耳挑剝挑取血旁有不解故執此二者下血則也地官封

人大盟飾牛牲春官詛視作盟詛之載辭秋官司寇凡
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
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盜指讒人也盜者竊物之名
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盜然暴疾也甘美也餽進
食也止共郝敬云安靖供職也叩病也言君子與賢者
屢盟是猶疑在心示讒人以可乘亂是用長矣讒人如
盜信爲腹心則必有卒發之禍亂是用暴矣以讒言之
甘而納之是以身受亂如人之食物則此讒人何能供
職徒爲王病而已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

卷十二

三

度之躍躍兔過犬獲之

與而比也。此章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也。奕奕大貌。寢廟古宗廟前廟後寢。秩秩序也大猷箋云治國之禮法莫定也。他人指謾人付默思也。朱公遷云此以能所難能爲與躍躍跳疾乳兔兔狡兔也。犬田犬也。言奕奕高大之寢廟君子能作之以崇孝秩秩有序之大道聖人能定之以垂教他人有心其哉奸雖深我能度之而肺肝如見如躍躍善走之狡兔遇疾犬則見獲矣。

崔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與也。此章言讒言不難辨也。荏柔、柔意、柔木、惛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柔木皆可用。故君子對之人言有讒信不同，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此以處置事理不同為典，下四句是能辨之實。重巧言邊蛇蛇，安舒也。碩大也。巧言者，何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也。如簧悅人，聽如笙簧然。顏厚，箋云：出言虛偽而不知慙于人。安舒順理之碩言，其出諸口宜也。若乃巧言如簧，變態百出而亦出自口，其顏亦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奄，爾勇何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此章言讒人亦不難除也。何人，斥讒人也。正義云：暖而惡之作不識之詞，水草交謂之麋。季毛傳云：力也。箋云：言力勇，謂易誅除也。職，主階梯也。箋云：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微奄，爾雅云：肝膽為微，腫足為奄。孫炎云：皆水濕之疾也。此人非真居河麋，言其地位卑也。非真有微奄，言其醜惡甚也。伊何，箋云：何所能也。猶謀將大也。言彼讒人居下濕之地，無拳勇足以為亂，唯讒口交關，專為亂階。彼既有微奄之疾，其功有幾而所作讒謀大而且多，必有為之徒者。然爾所若之徒，能幾何？為惡者弱，為善者寡，王不能去之乎。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序：出。箋云：暴蘇皆畿內國名。

彼何人斯，其心孔烈。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託為暴公之侶也。不直斥暴公者，婉辭也。烈，險逆之也。梁，魚梁。言彼行者何人，其心其險，胡為過我梁而不入我門，甚可疑也。問其從者，乃云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侶也。此禍，箋云：時蘇公以得譖讓也。喧，弔失位也。言二人從行而不入，必內有譖我者，不知誰譖我而為此禍。爾苟不為，今我既失位，何過我梁而不入弔我。爾初與我相親，豈如今之不以我為可乎。何始終相悖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堂也。堂下至門之徑，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番也。言逝我之庭，則又近矣。顧乃聞其聲，不見其身，蹤

俗呼水弩，竟能食之。視面見人之貌也。歌，卽此詩也。極
謂窮極其情，言唯鬼作祟，唯魃射影，莫見其形，汝乃人
也。視然有而目瞻視人，無已極，豈情終不可測哉。故作
此好歌，以窮究爾傾險之心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

時有遺議而彼官刑爲巷伯者作此詩。朱子云：巷
是官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王官內道
官之長，卽寺人也。故以名篇。

姜令斐今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文

此也。姜斐，小文之貌。貝，說文云：海介蟲也。互見菁菁者
莪。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廢貝行泉，陸機云：
其文行列相當，大者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爲杯盤。貝
錦者，錦文如貝，禹貢厥篚織貝是也。人，詩人自謂也。後
放此大其箋云：謂使已得重罪也。言小過本不足深責，
今因姜斐之小文而錯繆累，綴成貝錦，彼譖人者立
心不已過忍乎。

嗟今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此也。侈，侈張之貌。南箕，箕星也。東方蒼龍之宿，秋夏
見於南方。正義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

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周禮大宗伯以頒燎祀
師。其首二句，亦是因小過而張成大罪也。非因疑似構
成實罪之說，適主也。言因侈侈之微張而見拓之以成
南箕之大張，此必有爲之。主此謀者，不知誰適此謀乎。
歎其謀之閔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言譖者之口緝緝不絕，翩翩不定，心所營謀，惟欲
譖人耳。然言既無實，終當敗露，其謹慎爾言，恐聽者謂
爾欺罔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文

賦也。言捷捷便給，幡幡反覆，心所營謀，惟欲爲譖言耳。
王倉卒誤聽，豈不爾納。但王能聽女之言，亦能聽人之
言，女之禍人者，亦將遷而及女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毛傳云：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言譖人者得志而
驕，好好然適意，被譖者遇禍而勞。草草然愁慘，物情不
同如此。蒼天蒼天，其監視彼驕人乎，矜憫此勞人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投，棄界外也。豺，狼屬，貪殘之獸。埤雅云：似狗，長尾

白類高前廣後色黃季秋取獸四而陳之以祀其先世
謂之祭獸北毛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劉瑾云窮北之
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穢人於彼使凍飢之也吳
吳天也言彼諸人者果誰與謀其說秘至此也吾取彼
諸人之人鄭子豺虎豺虎亦當惡之不食獮子有北有
北亦當惡之不受吾惟獮子吳天自制其罪物皆天所
生當無所推避也

楊園之道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

典也楊園下地也倚通作倚加也自下達上如倚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子

畝丘爾雅云如畝畝丘李巡云丘有障界如田畝孫炎
云方百步也楊園喻卑賤畝丘喻尊貴寺人奄人也蓋
以譏被官刑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凡百君子謂在
位者言楊園之地有路上倚于畝丘丘平可升高矣寺人
孟子作爲此詩賤者之言非無備于尊貴凡百君子其
必敬而聽之而防其漸乎

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
句

谷風

朋友相怨之詩序云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

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棄予

典也風雨相感與朋友相須將且也恐懼危難憂患時
也轉語評之意言和調之谷風風發而雨繼之矣且恐
且懼之時所與周旋艱險者惟予與女矣奈何且安且
樂轉棄予不顧念哉末二句在與外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
如道

典也頤爾雅云焚輪上風焚謂之頤扶搖上謂之焱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圭

朱公遷云焚輪旋轉貌陸南陽云有風便有頤亦周旋
不舍意真予于懷言親已也如道如道忘物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
小怨

此也萎衰落也大德謂其濟患難之大恩小怨謂言語
行事之小失言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而皆及之風所被
非不廣然其上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風尚有遺
思矣朋友之間有大德亦有小怨固其常也豈可以忘
大德而思小怨乎顧夢麟云首二句照大德中二句照
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

不屬與、呂大鈞云、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各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

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箋云、不得終養者、

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莪、長大貌、莪、蘿蒿也、見蒿菁者、莪、爾雅云、蔽也、見鹿鳴、匪莪伊蒿、非莪變爲蒿也、言終之所成、非始

之所期耳、哀哀二字、畧歇、父母連下句、生我不專言始

生、如四章所云是也、言父母生我、以爲蓼莪者、莪也、自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五

今觀之、非莪也、特蒿而已、可哀哉、父母生我、如何劬勞

而乃若此乎。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爾雅云、牡蒿也、子者、無、瘁、病也、劬勞而至於瘁、

勞苦見於貌也。

餅之馨矣、維餅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聲、蓋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壘、濁酒於餅、以供斟

酌、故餅壘而壘、醢、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劉、陸云、

餅比父母、疊比子、但取相資之義、不取義於大小也、左

昭二十四年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

周、以疊喻晉、亦不取大小之義、餅、通作遼、少也、鮮民、單

獨之民、謂無父母也、銜、含、恤、憂也、言餅資於疊、今餅壘

矣、皆維疊之恥、單獨之民生、不如死久矣、蓋無父何所

恃、無母何所倚、待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

如無所至、故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此章正劬勞勞瘁之實、父生母鞠、此總言身是父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五

母所生、養下乃詳言之、拊、手摩也、育、防護也、長、漸成也、

育、教育也、顧、旋視也、腹、懷抱也、拊、拊得云、此章形容父

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

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育者、

謹其出入、容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

外、甚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

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涵養其德性、發舒

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

見不隨、則回顧之、復者、見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

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

未忍舍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末忍。實人能
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之義云。猶是也。罔
極。無窮也。言欲報是德。而其德廣大如天。無窮。不知所
以為報也。郝敬云。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親
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

南山烈烈。颶風發。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

與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山高。大則風亦疾。以物理
之齊。與人事不齊。殺。害也。凡民皆得養父母。我獨何為
遭此害乎。

南山律律。颶風弗弗。民莫不殺我獨不卒。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語

與也。律律。豐本作律。律。高也。弗弗。猶發發也。不卒。不終
養也。朱子云。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此。未嘗不
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按魏嘉平
四年。詔司馬懿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
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封曰。責在元
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
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攀柏悲號。涕泣
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此。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
蓼莪篇。後昭子炎篡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坐。以示
不臣。又齊顧歡早孤。讀詩至此。輒痛泣。受學者廢蓼莪。

不復講。二事相類。

一。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

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
病焉。正義云。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

皆是也。言困。役者。王數徵賦。須轉輸之勞。即是役
也。譚國在京師之東。羸姓子。見衛風碩人。

有餘。蓋發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瞻焉。順之。滑焉。出涕。

與也。餘。滿貌。發。熟食。謂黍稷也。禮。重盛稻粱。蓋盛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圭

覆。珠。長而曲也。棘。七。以棘為七。三禮圖云。七長二尺四
寸。葉博三寸。漆丹柄頭。禮書云。七有四。有黍。製之。七。虞
人之所概也。說文名曰柄。有牲體之。七。挑。七也。雍人之
所慨也。長柄。可杵物於器中者。有疏。七。柄有刻飾者。與
挑。七。皆有淺升。亦雍人所用。有喪。七。三。七。川。棘。喪。七。川。
桑。月。道。適。周。之路也。砥。磨石也。禹貢荊州厥貢。璣。砥。第
丹。砥。砥。皆磨石。砥。細。砥。粗。如砥。平也。如矢。直也。典。意。以
條。與。揀。字。典。低。與。矢。字。君子。在位者。小人。下民也。履者。
朝觀宗遇。皆履此而往也。視者。貢獻公。句。皆視此而行
也。瞻。反顧也。滑。滑。下貌。言有餘。然之。蓋。殮。則有揀。然之。

棘七通周之路其平如砥則其直如矢蔡氏履此道以朝周庶民視此道以歸往古道依然而時事頓異瞻焉顧之不覺清焉出涕矣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所以未宜露

小東大東梓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能僂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諸侯皆在東方正義云譚大夫雖爲已怨而非獨譚然故言東以廣之梓持緯者曹氏云棧也柚受經者董氏云卷織者也空盡也是梓柚上無經緯也布緯爲三征之一故舉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毛

此以見其餘首二句汎言諸侯以下則自言譚國之事履霜者送轉輸之人卽下文公子也時蓋以夏日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反國故云然能僂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譚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季本云以周人貴禮於諸侯而諸侯使貴戚之卿修問也周行大路也言我東方小國大國寸綫無遺梓柚空矣送轉輸者糾糾然寒涼之葛屨履霜而歸能僂然不耐勞苦之公子奔走道路往而來歸使我見之而心病也

有冽洿泉無浸獲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列寒意洿泉爾雅云洿泉穴出也李巡云水泉從旁出釋名云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契契毛傳云憂苦也憚勞也憚人譚國竭財供賦勞苦之民也薪是獲薪箋云析是獲薪也尚庶幾也言有冽洿泉無浸獲薪而廚之契契寤歎之憚人實可哀而不堪復事之薪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民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也朱公遷云此以愛物之心與愛人之心徐光啓云微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象象衣服舟人之子熊羆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毛

是妻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汎言諸侯之人而譚與焉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至賤者言之舉卑賤以見其餘也象象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妻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百僚是試用於百官也言我東人專主勞苦曾不蒙慰來西人象象然鮮盛其衣服至操舟者亦若熊羆之妻私人賤卒亦位列百僚何西人樂而東人獨苦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輶輶佩逌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漿酒之薄者。天官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日清酒也。二日醫藥也。三日漿飲也。四日醴酒也。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和。水醫醴入于酒府。糟粕長貌。毛傳云。瑞也。箋云。佩瑞者以瑞玉為佩。漢天河也。夏小正云。七月漢客戶也。直戶。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監視也。跋隅貌。正義云。三星鼎足成三角。織女。晉書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王果蘇絲帛珍寶。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星俱明。左傳注云。星占。妾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襄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朱子云。天有十

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西人徵貨於東。東人或饋以酒。彼視之。曾不以為漿。糟粕然長。遂之佩。彼亦不以為長。民困如此。將何告哉。唯天有漢其或監視我耶。有織女之七。襄其成。濟我杼柚之空耶。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揅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報答也。竭於上征。有去無來。故云答也。章文章。錦綺之屬。睨。明星貌。牽牛。晉書云。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上一星至道路。次二星至關梁。次三星至南河。

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金星也。一星二名。即鄭風之明星。言東西者。有時晨見。有時夕見。非每日東西兩見也。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揅。與首章義同。畢星也。爾雅云。濁謂之畢。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以名星。天官書云。畢日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晉書云。畢八星。其大星日邊將。星明大。天下安。失色邊兵亂。月入畢多雨。載。則也行。行列也。此句總承上三句。言織女雖日星七襄焉。能織維成章。以答我睨。然明者。牽牛之星。亦不能

以牛服我之箱。為我輸物。又東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有長能。賴日之星。又有揅。然曲者在天之畢。皆徒施之行。列耳。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管作畢星不能為我狩獵之用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鍤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見巷伯。斗。孔氏朱子皆以爲北方之斗宿。晉書云。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王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日天機。正義云。箕斗在南方時。見于南方。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又或以

爲中官之北斗。晉書云：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一天樞、二璇、三璣、四權、五玉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璣，爲地璣，爲人璣，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按以上二斗，其形相似，南斗東四星爲魁，西二星爲柄，伏見南方，其柄向西，北斗方四星爲斗，餘三星爲柄，常見不隱，其柄秋指西，此詩二說皆可通也。挹毛傳云：斟也，翕引也，揭高舉也，言南方空有箕，不可以數揚，北方空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且非徒不可用，南箕翕引其舌，若吞噬我東人，北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三

斗，西揭其柄，亦若爲西人挹取，雖觀天何益乎。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

遭亂自傷之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與也。四月六月，建巳建未月也。亂世之禍，與暑酷烈同，故以起興。言四月維夏，時暑方來，以六月而去暑，去有時矣。我先祖同是此人，何獨不愛子孫，使禍去無時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與也。淒淒，涼風也。卉，草木總名，具皆腓，病也。亂世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瘼，病也。亂離瘼矣，言亂離來病人也。言肅殺用事，必無完卉。亂離病人，我將安所適歸乎。猶言不知終作何狀也。若謂舉世莫適，則與下章民莫不穀太相反。

冬日烈烈，颶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與也。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烈烈，猶淒烈也。發發，疾貌。言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天下皆被害，乃云民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三

人皆勝已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與也。此章繫承上說。凡民之不勝其苦者，由殘賊之臣用於上也。嘉，善侯，維也。廢，變也。殘賊，謂蠹國殃民也。尤，過也。言山尚有嘉植矣，乃在朝者一變爲殘賊，不知誰爲此咎哉。以物性有常，與人性無常，朱公遷云：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爲惡，不可知也。和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與也。構，箋云：猶合集也。言我視泉水，則有清時有濁時，不一於濁也。我日日遭害，何時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與也滔滔大水貌江漢發源於梁而合流於荆南荆王
荆州之地言也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有識有也
言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有乎江漢矣今我盡力
勞瘁仕為王臣不家眷顧視之無有流水之不若也

匪鴝鵒為鴝鵒飛戾天匪鵲為鵲縮潛逃于淵

賦也鴝鵒通作鵲毛傳云鴝也李氏云若為鴝鵒之鴝則
無戾天之理卑雅云鵲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旱
鳴其飛上海雲漢性刻刺翔翔水上扇扇令出沸波攫
而食之一名沸河六羽乘風輕勁堪為鵲羽鵲鳥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二

三

飛翔則天大風謂之風伯卑雅云鵲鳴也曲禮前有鵲
埃則載鳴鵲鵲鳴則將風故也言我生匪鵲鵲也安得
飛去匪鵲鵲也安得潛藏

山有蕨薇園有杞桵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蕨薇俱見召南杞桵櫟也見四牡棗爾雅云櫟赤
棗音向者棗郭璞云赤棗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中為
車軸維以告哀言但能發櫟哀痛之情於歌詞而已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二終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北山之什

北山

大夫行役而作首章言行役之苦下歎其役之不
均而極言之也序云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勞於從事
而不得養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愛我
父母

賦也杞枸櫞也見四牡借借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言
陟彼北山采杞而食者乃強壯之士子無時休息蓋以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王事不可不堅固故勤勞於外久不得歸使父母思我
而愛也

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
事獨賢

賦也薄大率循濱涯也嚴粲云循土地之岸濱除海水
在外居其中者皆王臣也大夫指執政者獨賢仰下章
嘉我三句之意言天下皆王土率土皆王臣無不宜從
事者乃大夫不均平獨以我為賢而使從事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
四方

賦也。毛傳云：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齊同。此章正所謂獨賢也。言四牡彭彭不休，王事傍傍不已。王嘉我之年未老，貴我之力方壯，以爲春膏方剛，可經營四方之事也。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此章以下皆不均之實。各二句爲偶，下句卽反上句。燕燕，安息貌。言均爲王臣，有燕然私居休息者，有盡瘁從事邦國者。有偃臥在牀者，有奔走不已者。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正義云：不知叫號者，居家閑逸，不知上有後發呼。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二

召、栖遲偃仰，謂栖遲于家而偃仰得意也。鞅掌，煩勞失容之狀。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饒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賦也。各猶罪過也。風，箋云：猶放也。正義云：放恣譏諷時政。朱子云：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

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箋謂賢者見譴，自悔與小人並。朱子云：序由不識典體而誤以爲比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賦也。此詩三章只一意，言百憂之不可思，正以攷其憂思也。將，猶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也。百憂，輶廣云：行役者進有王事之期程，退有家事之多端，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疢，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實實。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賦也。實，實藏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煩，耿同。小明也。幽悶之意，不出于煩者，耿耿在鬱悶中不得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離離。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賦也。離，猶散也。重，猶累也。白累謂空自煩懣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三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

大夫二月西征，歲暮未得歸，呼天而訴之。三章以

上傷已之久役而極憂思之情。末二章因僚友之安處而盡忠告之義。序云：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荒野。二月初吉，載離

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荒，野，遠荒之地。野是遠稱，荒蓋地名。二月初吉，朔日也。初吉，朔日也。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載則離歷也。其通作供。共人在朝治事之人。本安處不肯供事。以共人稱之。反詞也。罪咎以罪加人。如網呂取物而物不知也。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久矣。天其鑒辨我乎。我往荒野。行自二月朔日至今。離歷寒暑尚不得歸。是以心憂之甚。如毒藥之苦。念彼在朝治事之人。獨處其逸。為之涕零。我豈不懷歸。畏以王事不堅固而加之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嗷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四

賦也。除。除陳生新也。正義云。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譴。譴問也。言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陳生新。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云莫。念我身獨而事衆。憂我勤勞而不暇。思及共人。嗷嗷懷顧。冀其恤我。我豈不懷歸。畏以我為役事未畢而加譴怒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廢。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煖也。亦謂二月。蹙迫也。采蕭獲菽。在秋冬之交。在人已務畢歲之事。而在。我猶無言歸之期。興言出宿。

夜起出宿於外。不能安寢也。反覆箋云。謂不以正罪見罪。言昔我往矣。日月方溫。和。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紛糾。愈益蹙迫。廢行且莫。人已采蕭而獲菽。心之憂矣。仕於斯世。乃自詒伊戚。念彼共人。夜不能寢。我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無常禍或不測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即共人也。恒。常也。靖。安也。各安其義所當盡也。自靖以共其職。則東西南北。唯君所命矣。正直。正直之人。與猶助也。助。正直之人。謂均勞逸而為之體恤。防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五

冒嫉而為之調護也。聽。猶察也。式。用也。穀。善也。猶福也。以女。與女也。言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當盡所當為。唯正直之人。是助勤職親賢。如是則神明聽於女之所為。用福祿與女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大也。一說箋云。助也。古者王有損客。有介。故介有助義。景。大也。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

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作。前三章傷王之作樂而思乎古。末章指王之作樂而惜其非。

鼓鐘。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擊也。鼓鐘者。作樂必先擊鐘。左傳謂之金奏。將。聲也。淮。爾雅云。江河淮濟為四瀆。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一統志。淮水在河南府唐縣東南。即禹貢導淮自桐柏者。今桐柏支岡有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會泗。沂。自泗州龜山北。流入淮安府界。紫州府城東入海。湯湯。沸騰。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六

之貌。傷。痛也。憂而且傷。知禍之不免也。淑人君子。指古賢王。懷。思。允。信也。言我王作樂。淮上鼓鐘。則將矣。淮水則湯湯矣。使我聞之而憂傷。因念古之淑人君子。懷之信。不能忘也。只說懷其人。未言懷之所在。

鼓鐘。嗒嗒。淮水浩浩。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嗒。和也。浩。說文云。水流也。回。邪也。思。思。淑人君子。好樂無荒。其德豈有回邪乎。德之不同。即是樂之有節。只理以御情。罔淫于樂意。

鼓鐘。伏。將。淮有三洲。憂心且始。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暮。亦作阜。大鼓也。考工記。鞀人為皋鼓。長尋有四

尺。長一丈。鼓四尺。四尺。徑。倨也。句。曲。磨折。如磨之圓。折。即今鼓。洲。水中沙洲。作詩者。自賦當時所見。不必如蘇氏水盛水流。洲見之說。只變文。叠咏。而久意自見。如。箋云。悼也。其德。即不同之德。猶若也。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荒。亂。意在言外。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瑟。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借。

賦也。欽。欽。聲有度也。瑟。石音。虞書。擊石拊石。是也。亦有。用王者。虞書。受擊。鳴球。是也。禹貢云。徐州。泗濱。浮箏。明堂位云。叔之離箏。世本云。母句氏。臣作箏。特懸者。名離。則編。樂經云。黃鍾。箏。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七

一尺八寸。形如此。謂特懸大箏。配鍾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箏。考工記。箏氏為箏。倨句一矩。有半。儀禮大射云。樂人宿縣于作階。東。笙。瑟。西。面。笙。瑟。生也。東。為西階之西。頌。瑟。東。面。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凡縣。鐘。箏。半為堵。十六枚。在一。全為肆。肆。謂之肆。一。同音。箋云。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正義云。琴。瑟。為堂上。鐘。與。笙。箏。俱在堂下。雅二。雅南。二南。以雅以南者。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也。鄭忠胤云。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首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為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

華黍是爲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所謂啓南北而立也于是堂上間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間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上歌闕雅笙吹鵲巢合之上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上歌卷耳笙吹采芣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爲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以箏謂吹箏而舞也箏亂也言三者皆不箏也言我王鼓鐘淮上其聲欽欽有度堂上琴瑟堂下笙簧其音克諧樂章有雅有南樂容有箏舞皆不箏亂樂不殊於古矣樂則古而人則非焉得無淑人君子之思乎

詩經廣本全

卷十三

八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篇首八句是力農以下至末是奉祭朱子云此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若畿內諸侯矣序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云自此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然不逮上篇相若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

竊恐正雅之屬有脫簡在此者耳劉瑾云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王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芣或謂采芣卽楚茨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藎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受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詞也有門句推本而言不忘所自也與與翼翼云蓄無觀倉穀藏也四日困方日倉庚露積也十萬日億黍稷以未獲言倉庚以已獲言以爲酒食正義云以稅

詩經廣本全

卷十三

九

得之粟爲酒食饗獻也以饗以祀獻之以祀先祖受安坐也尸卽至尊之位或時自不安則以拜安之也少牢禮云祝延尸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受尸不言答拜遂坐侑勸也特牲禮云尸三飯之一卽謂告飽祝侑主人拜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少牢禮云尸三飯又食食載又食舉膳肩又食舉牢幣又食告飽祝侑日皇尸未賓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賈公彥云士三飯卽告飽而侑大夫七飯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饗祝就神言受侑就尸言祭言之皆是致敬

於神也。以介景福。承上二句言介助景大也。言養繫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蓋使我養繫也。今我養繫既盛。倉庾既實。足為奉祭之資。於是以為酒食。養祀。要伯介大福也。

濟濟踳踳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于祈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養。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踳踳。言威儀敬慎也。濟濟自容貌言踳踳就步趨。言錢氏云。濟濟踳踳。大夫士從君率牲之容也。黃佐云。按周禮祭祀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以此推之。公卿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十

亦必有人也。絜。通作潔。正義云。鮮絜爾所祀之牛羊。劉彝云。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地官克人掌絜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絜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烝嘗並舉。汎言祭意也。或剝二句。承牛羊言。剝。亨治牲。肆。將獻牲也。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祝說文云。祭王贊。隣者。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祝文作隣。毛傳云。門內也。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正義云。廟門內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十一

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郊特牲云。直祭也。祭以絜為正。祝于主。索祭也。神祝于祈。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祈。尚曰求諸遠者。與祈之為言。僚遠也。爾雅疏云。祈本廟門之名。設祭于廟門。因名其祭亦為祈。凡祈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郊特牲索祭祝于祈。及詩祝祭于祈是也。二是明日繹祭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祈。即郊特牲注。祈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為祈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有祈稱。明朱子云。猶備也。著也。謂儀文甚備。禮節昭著也。濟濟五句。薦牲也。祝祭于祈。求神也。所謂祀事孔明也。皇朱子云。大也。君也。謂神來而處尊位。儼如君臨也。保安也。正義云。其神安而于是。敬養之。朱子謂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按楚辭思靈保。今賢姁。乃謂神安附于巫身。以賢姁目巫。非以靈保目巫也。若以神保名尸。則三章神保是格難通。而五章亦不應既云皇尸。又云神保。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箋云。賜福。此句虛下。萬壽。即是福。言羣臣從君率牲。其容濟濟踳踳。然鮮潔爾牛羊。以往行烝嘗之祭。剝亨肆將各

主其事此薦牲之事也。祝祭於廟門此求神之事也。祀事不甚明哉。先祖饌然君臨安而饗之。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介福萬年之壽無疆竟也。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若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詩經攷

賦也。此章以敬爲主。重在公卿上。見執爨主婦之敬。與賓客少長之敬。皆公卿之敬也。執卽執事之執。爨竈也。毛傳云。爨爨爨爨也。按少半禮。雍饗煮肉。雍人掌之。廩饗炊米。廩人掌之。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天官膳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三

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九陪皆有俎。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梲。梲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五尺。以厭殷以楨。周以房俎爲俎。謂載牲體于俎。碩大也。正義云。其爲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脂而得禮也。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呂祖謙云。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朱公遷云。爲俎者。燔者炙者。皆執爨之人。皆蒙踏踏二字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毛傳云。言清靜而敬至也。輔廣云。莫莫有沖漠之意。豆見幽風伐柯。毛

傳云。謂內羞。黍稷也。其邊則饌。餅粉。庶羞。肉味也。羊醢醢也。用能清靜。恭敬又至。爲故爲豆甚多。若簡牘不恭

則不能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散文則賓客通。今對舉當有異。秋官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推此以觀。客小於賓也。黃佐云。爲賓爲客。不重筮戒意。言賓客來助祭者。於獻酬之時如此。獻酬三句。就賓客上說。獻酬交錯。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酬。至旅而爵交錯以徧。按此獻酬在獻尸之後。非祭畢之飲。特牲禮。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三

自飲酢爵。遂獻衆賓。立飲。復洗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又自飲以尊賓。飲賓卒。解復洗解酌賓。賓莫解于尊。南不敢飲。以俟主人。獻長兄弟如賓儀。又獻衆兄弟如衆賓儀。又獻內兄弟如衆兄弟之儀。遂行旅酌之禮。賓舉前尊。南所奠解。解長兄弟。遂自飲卒。解更酌於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酌於西方之尊。以飲初受旅者。初受旅者止一人。乃衆賓中之長也。於是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已而長兄弟酌賓。亦如賓酌兄弟之儀。最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而互相酬。皆無算爵。此所謂獻酬交錯也。東西

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然儀禮之言祭禮者三篇、特牲饋食、乃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少牢饋食、乃諸侯之卿大夫祭祖禰之禮、有司徹爲少牢下篇、所載乃上大夫祭畢而饋尸於堂、及下大夫祭畢而禮尸於室之事、則此特牲所言、亦士禮如此、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詳矣、禮儀卽獻酬中之禮儀、總言之曰禮、其中之揖讓進退有儀、可象者謂之儀、卒、盡、度、法也、言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亦族隣時相語也、箋云、古者于族也、語、獲得其宜也、言其于族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黃佐云、卒、度、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卒、獲、如

笑不至矧、語不至吳、格來也、神保是格、言神安而來至也、酢、報也、言執爨者踏踏而敬爲俎、孔頴以薦熟或燔或炙、以從獻、君婦清靜而敬至爲豆、有內羞庶羞之多、賓客助祭者於獻酬交錯之時、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無不得宜、賤而執爨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不敬、以將事如此、神於是安而來至、報曾孫以介福、唯萬壽是酢也、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賁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我、我孝孫也、熯、竭也、懽、懽意、言行禮久而勞懽也、

式禮、用禮也、愆、過也、善其事、日工工祝、謂工于辭說之祝也、致告、祝致神意以告主人、使受報也、主人受祭福、其名曰報、報之禮、少牢云、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對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報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永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此大夫受報之禮也、徂、往、齊、于也、言以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苾芬以下、皆報辭之意、苾芬、香也、孝祀、以孝敬享祀也、卜箋云、予也、幾、期、式、法也、箋云、予女之百福、其來如

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正義云、如期、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如法、言來必豐足、不乏少也、齊、整而不亂、履、敏而不緩、匡、端正而無跛踣、敕、戒慎而無怠弛、總就禮容說、極至善之稱、指處事說、時是也、萬億、言多無數、凡修身行政之類、無一事不用其極、故曰時萬時億、言自迎尸以至三獻之終、禮行既久、我孝孫之筋力宜甚竭矣、而用禮終無過差、神飲其誠敬、工祝致告神意而往、賁、孝孫、日爾以馨香孝敬享祀、神飲之、予爾多福、其來如、有期、不或後、時其多、如有法、無或虧欠、得禮容莊敬齊、稷、匡敕、故永錫以至善至萬億之多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祖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賦也備具戒告也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闕戒訓告即告終之意祖位祭禮畢孝孫在位堂下西面位也上祖齊孝孫之位是孝孫至祭時爾尸之位此位是未祭時分列之位致告毛傳云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正義云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具皆也言皆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皇君也尸稱君尊之也古者祭必立尸所以象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六

神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又云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曾子問云祭成後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禮器云周坐尸詔脩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族剛六尸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廢者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不以公為尸避嫌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禮書云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禮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此士大夫之禮與

喪禮始喪而莫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載則也載起者少牢云告利成畢祝入尸設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鼓鐘謂金奏也朱子云尸出入奏肆夏也春官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肆夏周頌時邁也為九夏之一李如圭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神保聿歸神安而歸也箋云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設送尸而神歸神安歸者歸于天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徹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七

邊豆而已正義云周禮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邊豆故知君婦邊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不遲以疾為敬也諸父兄弟同姓臣也備皆也言語詞燕私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劉瓛云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胖俎豆邊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邊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言禮無不舉樂無不奏祭事畢矣孝孫往立堂下西面工

祝東向告利成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諸宰廢
徹諸侯君婦廢徹豆邊皆敏疾從事既歸賓組同姓則
留燕于寢以盡私恩焉

樂具入奏以緩後祿爾役既將莫怨其慶既醉既飽小大
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
勿替引之

賦也此章陳燕私之事具皆也祭在廟燕在寢故祭時
之樂皆入寢奏之緩安也保定孔固之意後祿對祭時
受福言徐光啓云諸父昆弟皆本一身燕私一舉而凡
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

冥冥之中寧有鑒茲歡悅而不隆保定之眷者樂具入
奏以緩後祿此自然實理也殺卽祭祀所徹之儀也將
奉持而進之也小大謂輩行之尊卑年齒之長幼卽諸
父兄弟也稽首恭官大視辨九機一稽首時雖在廟
拜之二頻首首頓地卽東三空首先時手拱地乃首至
拜四振動動之拜五吉拜拜後後謂齊六凶拜頓
三拜後拜謂七奇拜也謂若拜臣下入褒報拜也再拜九肅
拜肅手曰揖引手曰揖也神嗜以下叙與燕者之詞也惠
順也時謂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之時鄭泉云順者順於
理而不僭不簡品物威儀無或悖也時者適其時而不

疎不數禴祠烝嘗無或愆也維其盡之盡此順時之美
也替廢引長也勿替引之就祀典說箋云願子孫勿廢
而長行之言燕於寢而樂皆入奏君復有後祿之緩蓋
爾役既進神惠均君恩洽與燕之人無有怨者皆歡慶
醉飽小大同稽首祝曰神嗜爾飲食既使君壽考矣而
君祭祀甚順禮甚得時無所不盡將使爾子又子孫又
孫勿廢廟祀而引長之也徐光啓云上數章稱福單指
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
未盡之意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文之有法者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首
二章是力農以下至末是奉祭序云刺幽王也不能
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辨
見前篇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嘒嘒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
其畎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
嘒嘒擊磬貌高平曰原下濕曰隰曾孫主祭者之稱曾
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田之者非牧相兼以

成田也。疆者爲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塋也。遂溝洫。治畝。爲通塗。南東其畝。正疆理中事。畝。壟也。畝是田之身。劉拜云。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按遂深廣各二尺。溝深廣各四尺。遂橫則溝從。遂從則溝橫。蓋地勢每下於東南而水勢趨之。如地勢東下。則橫其溝於東。從其遂於西。使水自西東入溝。而爲之南其畝。使畝南向以對遂。如地勢南下。則橫其溝於南。從其遂於北。使水自北南入溝。而爲之東其畝。使畝東向以對遂。由是決田之水入遂。決遂之水入溝。而有所洩。引溝之水入遂。引遂之水入田。而旱有所備。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三

言信乎彼南山者。維禹治之於前。故今此墾辟之原。隰我曾孫得而田之也。於是疆理以盡地制。而或南其畝。或東其畝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旣優旣渥。旣霑旣足。生我百穀。

賦也。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朱公遷云。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霡霂。小雨。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饒洽。言土膏。非言雨。言黍稷之生。本於天澤。冬有積雪。春有小雨。則優而不驟。渥而厚。霑霑而濡。

潤足而克。滿土膏。饒洽如此。所以生我百穀也。

萬年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罪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二句雖平。而意重。黍稷。穡。箋云。斂稅曰穡。界與也。界。我尸賓。只是祭中事。界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界賓。三獻尸之後。主人有獻賓之禮。并祭末燕私是也。言疆場整飭而黍稷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界我尸賓。而神降之福。壽考萬年焉。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主

之祜

賦也。中田。田中也。廬。正義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以便田事。班固云。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疆場有瓜。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是剝是蒞。箋云。剝。剝。淹漬以爲菹。皇。君也。稱皇祖。尊之也。瓜亦當時熟。故并獻之。非四時薦新之謂。言中田爲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瓜既熟矣。剝削爲菹。獻之皇祖。而曾孫受壽考之祜也。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

血膏

賦也。上四章皆言力農以備祭物也。此下二章方言祭時之事。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駢牡，周尚赤也。地官牧人，凡陽祀祭天于廟，用駢牡，毛之取也。享于祖考，箋云：納亨時也。正義云：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鬻刀，刀有鈴也。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執其鸞刀，有司執之也。按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繫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鬻刀以割，取胙，骨則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三

人君祭禮，執刀者固卿大夫也。儀禮特牲云：主人立于門戶視側，殺少牢云：主人卽位廟門外，司馬判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則士大夫猶視殺而不親割矣。王介甫乃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朱子又沿王氏之誤，啓告也，啓其毛，謂取牛耳之毛以告純，所謂毛牛尚耳是也。取其血以告殺也。骨，腸間脂也。取其膏以升臭也。正義云：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燒之，是升臭也。鬻刀貫下二句，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於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膏以升臭，燔骨在薦熟之後而取之，以待用，則在此時未使用之以求神也。故求神於陰，首句

是也。求神於陽尚不在此章內，言祭始於求神，則以清酒灌地，次卽迎牲，則以駢牡獻于祖考，於是執其鸞刀，啓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膏以升臭焉。

無彜

賦也。孟進也。言曾孫以奉祭之物進於廟，獻於神。芡芳潔而物無不備，禮無不彰。何孔明耶？由是先祖君臨於上，報曾孫以介福，使萬壽無疆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三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首章言力農，次章言方社田祖之祭，下則詳其事以終之也。序云：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子云：此專以自古有年句生說。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俾，明貌。歲，取十千。箋云：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陳，舊粟也。農夫，私百畝而

養公田者也。食我農人，卽省耕補不足，省斂助不給之意。禾穀未登，農或困乏，則以此賜給之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廩人舍人計九穀之數，凡國用以其餘共之是也。自古猶云昔日有年，豐年也。此承上起下語。耘除草也。耕，雖本也。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播種於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隨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抗風與旱也。藁，藁茂盛貌。介，大也。介止，是田間美大之地，可以止息者。悉，進也。望，俊也。俊，士秀民也。朱子云：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去

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墮，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卽謂此也。正義云：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卽此髦士是也。進髦士而勞之，蓋叙其沾體塗足之苦，無微其情意。獨進髦士者，衆人不能遍及，故進其可與言者，使喻乎衆也。言理甚明之大田，歲取十千以爲祿食，及積之有餘，取其陳粟以食農人而不足者，補不給者，助蓋以自古有年故所積如此。今適南畝，省耘農人或耘或耜而黍稷已茂盛，又將復有年矣。於是於美大止息之處，進髦士而勞之，因以喻乎衆焉。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此章祈報乃一時事。豐城朱氏分爲秋報春祈，不應一祭而分兩時。朱傳秋祭四方報成萬物，是以周禮訓方字耳。不必泥觀其總注，原不分春秋，齊與梁同，齊明明潔之祭盛也。犧羊，純色之羊也。正義云：社陰事，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社，朱子云：后土也。以句龍氏配，謂祭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而以句龍配，非祭大地也。非左傳履后鄭駁異義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云：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去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土，名。后土，爲社。死，以配社神而祭。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名物疏云：大社，鄭謂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右，卽冢土也。王社在大社西，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其主則石也。其列則社東稷西也。其牲則天子人牢，諸侯少牢也。其祭有三時：仲春命民社，孟冬大嘗牲。

於公社及孝經緯仲秋慶禾拜社稷是也。大社國社有
稷王社侯社不置稷。此外又有勝國之社。市中之社。若
大夫之社。其大者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云州社也。
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云書社于社也。又鼓
人注曰。社祭祭地祇。則大地與神州之祇俱蒙社名。故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方。四方之神。正義云。
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
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
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也。曲禮言歲
徧。此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則總祭也。朱子云。秋祭

詩經廣大全

卷十

去

四方。報成萬物。周禮大司。所謂羅弊。罔止也。秋田川獻
禽。陳獻以祀。祈。旂。報。祈。報。祈。是也。臧。善也。卽。指首
章。黍稷。藝。藝。非。秋。成也。慶。福也。我。田。二。句。歸。功。於。民。卽
歸。功。於。神也。蓋。福。農。夫。者。神也。御。迎也。田。祖。先。耆也。謂
始。耕。田。者。卽。神。農。也。正義云。先。耆。神。農。田。祖。一。也。如。教
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耆。神。其。農。業。謂。之。神
農。名。殊。而。實。同也。祭。田。神。時。后。稷。句。龍。及。典。田。之。大。夫。
亦。在。祭。中。方。社。言。神。田。神。言。樂。互。文。也。介。大。穀。養。也。土
女。通。指。百。姓。言。今。將。有。年。皆。神。賜。也。於。是。以。我。桑。盛。儀。
羊。以。祀。后。土。以。祀。四。方。而。曰。我。田。之。黍。稷。藝。藝。者。言。農

夫。遠。神。之。福。而。得。之。也。又。作。樂。以。祭。田。祖。之。神。所。計。而
之。降。庶。大。我。黍。稷。藝。我。士。女。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饒。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當。其
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此。章。申。力。農。之。意。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
然。來。止。親。循。畝。畝。勸。稼。穡。也。婦。子。農。夫。之。婦。子。攘。取。也。
輔。廣。云。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有。不。敢。獻
者。故。搜。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之。無。間。也。易。治。也。長。畝
竟。畝。也。終。者。預。期。之。詞。善。者。實。積。實。粟。之。美。有。者。萬。億
及。伸。之。饒。敏。謂。疾。於。耘。耔。言。曾。孫。省。耘。適。與。隨。者。偕。至。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去

田。所。而。田。畯。亦。至。而。喜。焉。曾。孫。乃。取。左。右。之。饋。當。其。旨。
否。謂。如。家。人。也。但。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終。當。善。而。且
多。是以。曾。孫。不。怒。而。農。夫。感。悅。益。敏。於。其。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斯。倉。乃
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此。章。申。奉。祭。之。意。蓋。有。年。則。神。不。可。不。祭。而。祭。神
罔。所。以。爲。農。夫。也。稼。禾。有。禁。者。茨。屋。蓋。言。其。積。聚。高。大
如。屋。茨。也。梁。車。梁。也。孟子。十。二。月。與。梁。成。謂。水。上。橫。橋。
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廣。露。積。也。坻。水。中。高。地。京。高。丘。
也。箱。車。箱。也。言。曾。孫。之。稼。將。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將。如。

坻如京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我曾孫敢謂已所致哉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方社田祖之神爲我報以大福使萬壽無疆常享千年之慶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

農夫頌美其上以答前篇之意首章言農夫力農而順君之心二章言神之除苗害神之庇亦君之庇也三章言天之降雨澤天之賜亦君之賜也故末章願因禮祀而報之也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云此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周禮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遂人以土宜教稼穡戒飭其具也備具也穀種與田器咸具也事從事於田卽下俶載播穀也此句承上起下覃毛傳云利也俶始載事也庭直也直則茂曲則生不迷矣碩大若順也言田大則稼多治之宜豫故於在歲之冬備今歲之種飭今歲之具凡既備矣然後事之以我所戒利耜始事南畝播其百穀耕勤而種時百穀之生皆條直而茂大不順曾孫之欲乎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群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阜堅克實也好齊好也正義云衆穗皆熟並無死傷稂莠稂莠草似苗稂莠能分土力螟食苗心雅翼云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心又以絲纏裹衆葉使穗不得展展食葉蛭也一朝蔽地苗盡復移云是魚子所化蟲食根賊食節陸璣云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稂幼禾也蟲災禾稂者偏甚秉持界予也言方阜堅好而無稂莠苗既盛矣所以得盛者由去四蟲無害田禾也此豈人力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三

无

田祖之神監我曾孫愛民之德持付炎火耳方阜堅好在庭碩之後而苗害之除與下雲雨之施在方阜堅好之光田釋釋字正指庭碩說與下獲釋釋字不同彼乃禾之既熟而低小者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穡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朱子云雲欲盛盛則多而雨欲徐徐則入土積束秉把也滯遺棄之意彼此二字見處處皆然劉彝云釋謂穗之低小刈獲所不及者穡謂刈而遺忘秉縛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

所不盡者。穗謂刈而折亂。乘獲所不逮者。皆緣豐稔故也。言田害除矣。又雲盛雨徐公私均。沾今日方阜。堅好之苗。所自盛也。及收成之際。富可知矣。彼此有不盡取者。寡婦尚得取以爲利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四句見前篇。但前篇是君省耜而見農夫之勤。此是君省斂而農夫相勸以慰君之心。田畯至喜。喜其趨獲事也。禮說文云。潔祀也。周語內史過云。精意以享。禮也。來方禋祀。猶云來禋祀四方。倒文也。來方來字。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手

卽來止來字。騂南方色。黑北方色。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舉南北以見其餘也。言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也。曾孫之來。非特省斂而已。舉禋祀於方之禮。以其騂黑黍稷享祀而賽年。報豐禱。而神之格之報。曾孫以大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

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朱子云。非詩本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山海經稱。譙舉之山。維水出焉。而禹貢云。導雒自熊耳。蓋發源譙舉而經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又過雒陽縣。則周公所營洛邑在焉。初學記云。周官豫州其川。榮雒。與伊瀍二水爲三川。泱泱深廣貌。君子指天子茨屋蓋。福祿如茨。就朝會見之。韎。茅蒐所染皮也。韐。合皮爲蔽膝。卽韞也。與鞞制同。鞞。用布帛。韞。川革也。奭。赤貌。作起也。指麾鼓舞之意。六師。劉瑾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至

故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深廣蓋天下之中。我成王所卜周公所營也。君子至止。以朝羣后。人心不改。天命用禎。福祿不如茨乎。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君子釋衮見之。服躬御韎。韐韐然鮮明。於以振作六師之氣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奭。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家室

賦也。韎。刀鞘也。亦謂之韞。內則右佩韞是也。韐。上韞飾。或作韐。左傳韎韐是也。必下飾。亦作理。言君子至止。武備森嚴。佩刀盛以韎韐。上飾珠韐。下飾必御戎服。以講

武萬年之久折衝禦侮而保其家室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同猶聚也朝會而不廢武備福祿所以聚也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

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竝進棄賢者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三

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子云此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與也裳裳朱子云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棟也湑盛貌我天子自我心寫譽處俱見蓼蕭譽處作已然說言裳裳者華其葉湑然美盛可喜矣我觀之子則我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則聲聞以隆祿位以固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與也上章言喜見君子此下乃言其所以喜也文章服才德皆其可喜者其黃盛也文章也言我之見君子而心寫者何哉裳裳者華其然而黃矣我觀之子其積中而彪外者有文章矣德之彰著如此宜其有福慶矣朱公遷云華之其黃有文章榮然之意故以為與

沃若

與也言裳裳者華黃白不齊矣我觀之子馬色皆齊矣馬色齊而六轡和潤儀衛何盛耶朱公遷云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稱其服者可見心寫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

三

故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左右非一之詞只借以形容無所不可之意宜處之皆當有出之不窮下有字是有此左宜右有之理於心也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上四句美其才德之周於用其設施也下二句是原其所以周於用其抱負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三終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桑扈之什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之詩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云此序只用彼交匪放一句生說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與也交交桑扈詳小宛鶯鶯然有文章君子指諸侯胥語詞樂胥因在燕而見其有樂易之德也言交交桑扈有文章之羽矣君子溫良之度爾然可樂則自天祐之矣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與也領頸也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屏屏謂之樹禮緯云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闕大夫以簾士以帷郊特牲云旅樹以蔽行道也樹所大夫之僭禮明堂位云疏屏刻為雲天子之廟飾萬邦之屏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翰也爾雅注云植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樹兩邊障土者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辟君也百辟即萬邦諸侯也憲法也為憲指屏

翰中脩已治人附眾威敵事也戢斂難慎也王安石云

飛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倣慢那多也毛傳云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朱子云古語聲惡而然也言君子不獨為萬邦之藩屏亦為萬邦之植翰而為眾諸侯法焉然其功雖高守之以謙戢焉而收斂難焉而謹慎其受福能不多乎

既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放萬福來求

賦也觶角上曲貌思語詞柔也此二句是君臣情洽分無所拘意彼諸侯也交交接也升降酬酢是也故微通言今觶然之兕觥酌思柔之旨酒上下可相忘矣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然君子居之以敬交際之間絕無傲慢德盛如此萬福不來求乎首章言其德之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之足以統人三章在國德盛而獲福四章在燕德盛而獲福也各章末句俱是禱詞

桑扈四章章四句

篇焉

諸侯所以答桑扈也輔廣云上之禱下則述其德

桑扈是也下之禱上但極其頌禱而已篇焉是也若不敢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其意以前二章言

鴛鴦爲交萬物有道後二章言乘馬爲白未養有節
朱子云此序穿鑿尤無理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毛傳云匹鳥也古今注云雌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其一思而死故謂匹鳥雅翼云雄名鴛雌名鴦
好以頸相勾其大如鴛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至
尾尾翅皆黑今婦人飾五采有纓者鴛鴦耳亦鴛鴦類
其色多紫李白詩七十紫鴛鴦是也卑雅云鴛好外反
鴛好內思說文雁爲鴛類鴛思是也卑小問長柄畢
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君子指天子萬年是永久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三

意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宜者凡物相宜適當乃成
相聚不則判然散矣言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
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也有不一而足之意

鴛鴦在梁賦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張載云禽鳥竝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
不用而右便故也然詩只說戢左相依防患向不用遐
遠也即所云萬年也宜字同上言鴛鴦在梁則必戢左
翼以相依矣君子萬年必與遐福相宜也黃佐云上章
言福祿竝得此言自然必得蓋自然而戢者也

乘馬在殿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乘馬四馬也摧毛傳云莖也也摧秣毛傳云粟也釋
文云穀飼馬也艾養也此及下章與同首章

乘馬在殿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綬之

興也艾之謂君子萬年皆安富尊榮所培植也綬之謂
君子萬年皆安富尊榮所保定也福祿字實艾綬字虛

鴛鴦四章章四句

類升

燕兄弟親戚之詩序云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
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四

子云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
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臺他人是保之類且
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時之
類是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劉瑾云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
弟皆述宴時實事其體屬賦而六句之中實維何爾與
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類

著升貌升皮升也正義云爵升士祭服韋升卽戎冠升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升上下通服之焉爾雅云寓木宛童郭璞云寄生樹園經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女蘿松蘿也毛傳以爲卽兔絲非是辨見御風系中焉蘿施木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怪亦悅也言有類然戴弁者何人酒言殷嘉與此燕者豈異人乃兄弟而匪他也兄弟之親焉蘿施于松相固結不解惟其情相親故向未見而憂今既見而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五

喜矣陸羽明云實維伊何與登伊異人是雙啣起在燕者爲兄弟特伊何登伊聲相應似與體耳

有類者升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殷既時登伊異人兄弟其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惻惻既見君子燕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箋云猶伊何也期詞也惻惻憂盛滿也臧善也得叙天倫之樂何善如之

有類者升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殷既阜登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和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章猶多也甥舅朱子云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父兄弟爲從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兄弟爲甥姊妹之子爲甥霞埋雅云稷雪也爾雅云雨霓爲霞也卽霜雪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霞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朱子云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欲及時相親愛也君子兼兄弟甥舅言樂酒二句俱是勸君子一維字見自宴而外凡事皆置度外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六

類升三章章十二句

車輦

燕樂新昏之詩首章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既至而樂之深末章又舉始終言之通詩重在德上

問關車之章今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問關設聲聲也輦從外車軸頭鐵也見即風泉水無事則行則設之皆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季女女之少者道往也德音善言也括會也言問關然設此車輦者思彼變然季女乘車往迎之也匪飢而若飢匪渴

而若渴望季女之德音來會也。既會則雖無好友我，用是燕飲而喜樂矣。凡燕會有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形德音來括之當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鵲，雉之別名。陸機云：「微小於雉，走而且鳴，色如雄雉，尾長，頭有肉冠，冠上葉毛長數寸。」正義云：「以雉有耿介之性，與碩女有貞專之德，辰時也是嫁之及時。」碩字，自德上見之，舉豫通悅也。即韓姑燕譽之譽，爾，即季女也。射，厭也。言依然平林。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七

則有鵲之集矣。此及時之碩女，則令德來配而教我矣。用是燕飲，譽樂悅慕，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式，飲合。盃而飲，式食，同牢而食。三雖無不重，詠美之之極，而無以為情，但覺物輕德薄耳。庶幾，冀也。之詞，雖無德句，與令德來教相應，自慙雖無德而後，令德之教，不覺樂意之形，故式歌且舞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興也。詩即唐風之相，渭潤澤貌。鮮，少也。碩女，世所鮮有，我得觀之，心憂傾寫矣。寫，即寫其飢渴之懷。朱公遷云：「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為喜見新昏之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調和之意。爾新昏，季女也。此舉始終而言。四牡騤騤，是往迎之初。覯爾新昏，是成禮之後。以二句興四句，言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潘恩云：「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之後，吾取車牽焉。」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八

車牽三章章六句

附雅詩皆君德時政，新昏之歌，似不得入。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妖嬈，無道並進，譏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青蠅

刺聽讒之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此也。首章青蠅君子，並言是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青蠅讒人對言，故篇與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陸佃云：「首亦如次，首若負金，帳蛆繁利，喜煖惡寒，樊藩也。」

說文作𦵏。从木枝交也。卽今之籬屏。登第樂易也。君子謂王言青蠅飛聲營營然。亂人聽者也。今止樊矣。說言反覆惑人。豈第君子其嚴絕之無信哉。

營營青蠅止于棘。說人罔極。交亂四國。

與也。棘言爲樊之物。下棘放此。罔極謂深險變幻無所底極。交亂者。交構以成亂。四國四方之國。

營營青蠅止于棘。說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二人謂君與見說之人也。說人未亂四國。先構二人。察於始而早絕之可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九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放。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朱子云。毛氏序曰。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當從韓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般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陪。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此章是射飲。次章是祭飲。飲之始終皆善者。若第

三章初筵溫恭。則始未嘗不善。而終繼以亂矣。此章射飲。毛氏以爲燕射。鄭氏以爲大射。按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詳鄭風大叔于田。三射之禮。皆有飲酒。但賓射燕射。因享燕而射。意止于娛賓。大射是將祭而射。意專于擇士。飲酒特其中之儀節耳。此詩言因射而飲。則射乃大射也。筵席也。正義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席通也。初筵。初卽席也。正義云。射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也。左右謂筵上左右之人。秩秩有序也。楚列貌。般豆實也。般核邊實也。般核。毛傳云。陳也。和旨。酒調美也。借威儀齊一也。以上是未射時事。鐘鼓既設。箋云。將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十

射改縣也。朱子云。宿設而又遷於下也。次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劉瑾云。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于學官。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鐃于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酌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舉醕。舉所奠之醕爵也。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編也。以大射禮考之。其禮以宰夫爲主人。君子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莫敢抗禮也。初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次主人獻公。

此時奏肆及卒魯樂園主人受公酢乃陪賓賓告于賓者諸旅諸臣公許之乃舉酬行旅此諸侯大射之舉也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劉璉云往來者東西交錯也大侯毛傳云君侯也按燕射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鄉射記所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者也賁射天子三侯五正三正二正諸侯二侯三正二正大射則天子三侯虎熊豹儀外諸侯亦三侯熊麋豹儀內諸侯二侯熊豹天子自射虎侯儀外諸侯自射熊侯故大射禮謂熊侯為大侯此詩大侯在天子則虎在國君則熊也朱子既引大射宿縣之文至此又舉燕禮獸侯者蓋其意原以此詩為燕射而引大射事以互証也抗張也按大射前三口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此將射抗之者鄉射禮雖張侯而以事未至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以司正為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大射禮亦當然也所抗不止大侯舉尊以該卑也張施弓弦也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大射儀旅酬之後納工歌鹿鳴管新宮畢司射適次和決送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鐵於射右巨指鉤絃自昨階前日為政請射即所謂弓矢斯張也以句在射夫既同之前知為司射之弓矢非射夫之弓矢也射

大既同比其耦也此者選次其才相近者也大射儀司射請射之後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言大夫與大夫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為耦也乃北三耦三耦侯于次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及三耦卒射復比眾耦此所謂射夫既同也然三耦乃諸侯禮若天子則六耦以諸侯為之大司馬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或諸侯不足亦當取足于卿大夫也此既同與車攻之既同不同彼以人眾齊集言此以藝能相近言獻猶奏也爾汎指與射之人發發矢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的質也侯中所射之處為質祈求也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解也大射儀三耦取弓矢于次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命曰毋射獲以蔽身者毋獲獲為獲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發也獲者坐而獲來旌以官偃旌以商謂以諸侯為代發矢獲者坐而獲來旌以官偃旌以商謂以諸侯為獲而未釋獲三耦卒射亦如之三耦初射之後乃設楅矢上耦取矢復射司射請釋獲于公公許司射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柙復公則釋獲眾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復進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釋獲者實入算于中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箇釋一算若有餘算則反委之俟三耦卒射然後公及諸公卿大夫相

繼卒射于是司射視算釋獲者取賢獲執之由昨階下北面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于是司射者命設豐豐似豆而大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奠于豐上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執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興少退立卒解坐奠于豐下遂揖而下不勝者先降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如三耦凡飲酒至賓勸酬必拜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

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言有因射而飲者賓初卽席左右有序般核列陳酒既調美飲無後先此未射而飲也設鐘鼓于堂下以避射位舉所奠酬爵遠逸然交錯以徧此將射而飲也迨大侯抗弓矢張三耦衆耦既比各奏發矢之功其心孰不曰我將發彼中的以祈兩飲豐上之爵此既射而飲也一射飲間始終有儀如此使飲酒者皆如射飲寧有過乎

室人入又酌彼東爵以奏爾時

賦也大射擇士與祭故此言祭事答舞秉籥而舞文舞也劉彝云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入音舉矣然進行樂也烈祖功烈之祖洽令也百禮事神之衆禮自運神至送尸禮多至百也以洽百禮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既至言無不到之禮王大林盛也壬者規模之大林者節日之詳正是至處爾至祭者故箋云謂尸與主人以禮也子孫與祭之同姓者湛湛然樂也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酌飲尸尸辭而卒爵也薛志學云子孫皆湛湛然樂而祭于獻尸以展將事之能賓與祭之異姓者則也他箋云讀曰刺刺挹取酒也室人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正義云特牲注曰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又箋云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此二句不平言賓手挹酒將以進之于尸而賓之室人復酌爲之加滿其爵耳蓋異姓中只有賓客獻尸無室人獻尸禮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時時祭也此二句祭連上只就賓客獻尸說言又有四祭而飲者答舞樂之容笙鼓樂之聲樂既和奏以節樂烈祖與百禮之次第相合百禮則無不盡而有其大復有其盛禮樂明備如

此先祖來格。錫以純全之福。此王祭者既獻尸而尸酢卒。其同姓之子孫湛然而樂。無勉強之意。各酌獻尸。尸酢卒爵。以奉其將事之能。此子孫之飲也。其異姓之賓。則以手把酒。佐食助之。酌彼康爵。獻尸。尸酢卒爵。以奉爾時祭之禮。此賓之飲也。一祭飲間始終有序。如此使飲酒者皆如祭飲。豈不著乎。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令其生還。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忼忼。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溫溫。和柔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五

舍其本坐而遷徙也。屢數也。舞如以舞屬客之類。賦也。僊僊。軒舉之狀。以上二句。正所謂幡幡也。抑抑。慎密也。趙一元云。反反。抑抑。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然與初卽席之溫溫已不同矣。忼忼。嫖嫖也。秩。常也。言射祭之儀。其著如此。奈人之非射非祭而飲者。則不然。初筵亦溫溫恭敬。未及於醉。威儀猶反反顧禮。既醉則威儀輕數。舍坐遷徙。屢舞軒舉。不復向之反反矣。未及於醉。威儀猶抑抑慎密。既醉則威儀嫖嫖。不復向之抑抑矣。是曰既醉。昏然不知飲酒之常禮也。非始治而卒亂者乎。賓既醉止。載號載歌。亂我蓬豆。屢舞僊僊。其既醉不知。

其郵側升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茲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此章申言其亂而終悔之也。號呼也。嗽謹辭也。亂我蓬豆。與首章有楚相應。微微。傾側之狀。郵。尤通。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僊僊。不止也。既醉而下。是歎悔之詞。伐害也。箋云。質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言不特此也。賓既醉止。載號載歌。口容不謹矣。亂我蓬豆。屢舞僊僊。身容不正矣。是曰既醉。不自知其過也。且側升俄然。屢舞不止。愈益肆矣。既醉而出。則賓能節飲。益彰至人能善是燕。乃茲受其福。醉而不出。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六

以至喪儀如此。是害其德也。凡飲酒所以其嘉者。以有令儀耳。至此何嘉之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取。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按鄉飲酒。鄉射。皆云相爲司正。燕禮云。射人爲司正。大射云。擯者遂爲司正。呂祖謙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此人若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立之監。卽

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之。祭儀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錢天錫云。一祭一書。相為副貳。謂之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式勿以下皆不醉者意中事。欲以告醉者而不得。式發語詞。謂告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由理所當由。由醉之言。言從酒中出者也。殺牡羊之大者。重。未成羊也。沒有角而重。尚未角。重而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蔡朝榮云。飲酒開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於人。尤甚。故上就威儀言。此特樹言語而深告戒之也。識記也。言凡此飲酒之人。有醉否之異。故立之監史以防醉。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七

者然正有非監史所能防者。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大怠乎。爾不當言者勿言。不當從者勿語。苟醉而妄言。將罰女出。無角殺羊矣。女飲至三爵。已無所記。矧又多飲。宜其昏亂。此我所欲告者。而奈醉者之不可告。何飲酒而使人恥之如此。可無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

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自樂。故君子思古。

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飲酒樂飲酒

與也。言在在者。詩人自為詳審之詞。頌大首貌。鎬。一統志。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豈亦樂也。飲酒。君燕臣也。言魚何在。在乎藻也。游泳適其性。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在乎鎬京也。據上游以制六合。居是以明良胥慶。豈樂以飲酒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飲酒

與也。莘。長貌。飲酒樂。豈反復成章。非有異義。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六

與也。那。安貌。藻在內。蒲在外。藻與鎬京。那居合天下說。言魚在在藻依于其蒲。得所處矣。王在在鎬四方無虞。垂拱而理。不有那其居乎。是以有今日飲酒之樂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

天子答魚藻也。序云。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說者謂此舉火戲諸侯事。然詩無諷刺意。

采芣采芣芣之芣之芣于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象及黼

乘馬又何予之玄象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菹。正義云：鼎
煮牛取骨髓置于一俎，其汁則芼之以菹，謂以鹹醎盛于
銅謂之銅羹。君子諸侯也，興意四句止。盛物必有器，待
臣必有禮。路車，朱子云：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
也。周禮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封同姓，象路封
異姓。革路封四衛，木路封蕃國。乘馬，駕路車者。玄衮，玄
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俱詳前風九
歎九章初一龍而入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
中，而不曰及黻，則取便韻。陳標云：上公九章，其服用衮，
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詩人取錫予之至厚者言耳。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九

言采菽，采菽必筐，言盛之矣。君子來朝，將何錫予？以致
吾愛悅乎？雖無予之，則有路車乘馬，此外又何予之？則
惟玄衮及黼，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
齊泚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淠淠聲
也。泚，水名。檻泉，水名。泚，水名。檻泉，水名。泚，水名。檻泉，水名。

興也。首章樂言來朝而款于錫予之薄，下皆詳言其來
朝之敬，以見錫予之宜厚也。齊泚，泉出貌。檻泉，泉正出
者。泚，下片。楚葵也，潔白有節，其氣芬芳。周禮醢人加豆
之實，芹、苴、兔、醢、淠、動也。泚，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
故也。載則也。泚，外兩馬。泚，兩服兩駢也。屆至也。言齊泚

檻泉有芹生焉，則采之矣。君子來朝，有旂楚葵，則觀之
矣。見其旂，聞其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是也。鄭
泉云：稱諸侯之儀衛者，見謹飭之度，寓其中，不徒以文
物之盛也。此章有喜其至止之意。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
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腰本曰股，邪幅，箋云：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正義云：邪總于足，謂之邪幅。左傳云：帶
裳幅舄，昭其度也。此二句輕凡親君皆然，芾爲膝衛，謹
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走也。交，交際也。紆，緩也。此句重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三

敬所形也。下文予命福祿，皆此匪紆所致。予，褒予也。朱
公遷云：小心以上交而得君心所許予，有許予之心，斯
有錫予之實。命，寵命也。如首章之錫予，皆是。按觀禮，事
畢賜車服之時，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上，升自西階東
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玄，大史述命。侯氏降，西階之
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此
所謂天子命之也。申，重也。始終不替之意。言君子既至，
服芾幅，以見天子交際之間，恭敬齊肅，不敢紆緩。爲天
子所取予，得君心矣。是以樂只君子，天子則以車服錫
命之樂只君子，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有謂福祿申重之

出自天子則為命臣下受之則為福然首章方以為薄此下以為福祿且以為萬福似又以為厚矣

維作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蓬蓬盛貌殿鎮也正義云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天子之邦王朝也章庚云來則增重王都歸則藩衛王室故曰殿天子之邦萬福極言福之盛同聚也平平薄治也薄則不雜治則不亂總是威儀整齊之意左右諸侯之臣所謂追琢其旅也興意六句止言林得天澤地氣之厚枝長而葉茂君子有上交匪紆之敬殿那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主

而乘福其左右之臣亦威儀辨治相率以從何莫非君子之教也

汎汎楊舟綿綿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興也綿綿也大索也經維皆繫也葵揆也天子揆度諸侯之心而深信之也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脫厚厚至也以經維二字與葵脫二義言舟不定者必經之又維之諸侯可喜者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脫之且其親君之心發於自然優游至此無勉強之意侯之可美如此而所予止車服之常能無歎哉

采芣五章章八句

角弓

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序九族者父族四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故詩曰兄弟昏姻兄弟父族也昏姻母族妻族也

驛驛角弓嗣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驛驛調和也嗣反貌弓體往來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則內附不則離叛矣胥相也遠暗指信讒言調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主

和之角弓弛之則嗣然反矣此兄弟昏姻當以恩親之無使相遠可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賦也首章興其當焉於親此章以下則詳其疎親信讒之失也爾爾王也言爾乃民之表爾既胥遠民將以為可遠而然之矣爾既以遠為教民將如爾之遠而傲之矣然是意向傲是作為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病

賦也令善也綽綽寬也裕饒也綽綽有裕言厚之有餘也病病也言王以遠為教則此善兄弟情本厚也其仁

愛猶綽綽有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傲之而交相病矣朱子云蓋指譏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民之無良所謂不令兄弟也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已終也言交喻之民各據一方以相怨不能平觀於物我甚至傾入取位受爵而不知遜讓亦意以爵可長有也不知交傾互軋同歸於亡而已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應如酌孔取

此也餽飽孔甚也此章三喻上二句喻不量力下二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五

喻不知足皆終受爵不讓之意言受爵不讓者如老馬德矣反自以爲駒不顧後之不勝任也既不勝任當知所止如食多宜飽矣如酌取已甚矣應讓取不已既不量力又不知止也郝孔昭云有重不顧必至敗壞既飽求食必至潰腹既醉求飲必至濡首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此也毋字貫二句孫說文作變云貪猷也曰猷猷似人陸璣云猷猷也楚謂之沐猴老者爲猷長臂者爲猷其鳴嗷嗷而悲朱子云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塗泥附著微猷猷道屬附也言附以遠爲

教民遂交相病如此則爾毋如教孫升木將放縱無不至矣毋如以塗附登且曰著不可脫矣君子若能親其骨肉有善道化下則小人效之皆連屬相親矣

雨雪漙漙見晞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嬰駟

此也漙漙雪盛貌晞日氣也居居此位式居者使安于此也嬰屢同言淺本易止如雨雪雖盛見晞則消矣雨不肯下而遺棄之使居位更益長慢耳

雨雪浮浮見晞曰流如發如髦我是用憂

此也浮浮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流而去也發南蠻見采世髦書作髦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瀘彭濮人如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吉

蠻如髦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言說不雅止宜遠之以善俗今王聽譏使之相猜相怨絕無遜讓之風則中國禮義之教盡矣不如發如髦乎我用是深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其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莠，茂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蹈言威靈可畏也。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謂頌足怒厲，不安靖之貌。嘒，近也。俾使也。假使也。靖，安也。諸侯相率來朝，所以安王室也。極至也。言莠然茂盛之極，行路者豈不欲就止息，但上帝其成靈禍福不測，勿自嘒就之也。使我往而事之以靖王室，必將極所欲以求我，所以寧不往也。無自嘒，況指人而言，末二句方以已言。

有苑者，所不尚。暢，馬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後，予

比也。惴息，察病也。近王足以病已。過，過也。求之過其分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圭

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

內吟。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何臻。言王心轉側無常，不知其所屈居，猶徒然也。言鳥飛有所至，王心則無極。則予何能靖之，求有不繼。謹貢遂加徒自取凶禍而可矜耳。

苑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笑，而歎惜之也。或謂此亂離後作，則東遷後詩也。朱

子云：厲王流死後，都邑豈能如舊？何必東遷之後乎？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致願見之思。下皆承其願見，不可得而思望之不已也。彼，彼時也。都，周西都人士。猶云：男子兼貴賤言。黃黃，狐裘色也。其容不改，箋云：動作容貌有常也。章，文章也。衣服容貌言語三平。以下每章錯舉一二。徐光啓云：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圭

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周錫京里，瞻望也。言彼盛時都邑之人士，服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文章，當此時而斯人行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瞻望乎？久慕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賦也。臺，見南山有臺，臺，笠以臺皮為笠，所以禦暑雨。緇，緇布冠也。正義云：玉藻始冠緇布冠。言侯下達冠而敝之，今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箋云：臺皮為笠，緇布為冠，餘且節也。

君子女女而有君子之行。猶云女士也。傳云都人貴家之女。則非兼賤言矣。綱密也。綱直皆指髮言。多而不局曲也。如髮猶言其髮有如此者。言彼都人上大夫須爲笄縮布爲冠。彼君子女綱而且直。有如其髮。我不見此儀容之美。令我不悅也。

彼都人士克耳瑋。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今我心苑結。

賦也。瑋美石也。瑋實王肅云。以美石爲瑋。舉實其耳。尹氏也。世爲周公卿。吉嶺爲姑。左宣三年鄭石癸云。吾聞姬姑。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箋云。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也。徐常吉云。克耳瑋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苑毛傳云。猶屈也。積也。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毛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也。徐常吉云。克耳瑋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苑毛傳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今言從之邁。

賦也。帶大帶也。厲毛傳云。帶之垂者。帶之垂名爲紳。厲是紳之貌。卷髮。發旁短髮。不可飲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蠶。蠶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通俗文云。長尾爲蠶。短尾爲蠶。陶隱居云。雄者蠶。人痛止一處。

雖者痛牽諸處。豈計差邁。行也。今不可復見也。得見願從之邁矣。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橫。我不見。今云何肝矣。

賦也。伊箋云。辭也。帶則有餘。禮大帶垂三尺。旗箋云。枝旗揚起也。言士非故垂此帶。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髮於禮自當有旗也。今我不得見。云何不肝目而望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毛

婦人思其君子也。序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徐光啓云。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託言。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箋云。王芻也。郭璞云。卽菜。唐本草注云。葉似竹而細薄。生澤畔。荆襄人煮以染黃色。兩手曰匊。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言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於事也。自君子之出。予髮常曲局。予其歸沐以待之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賦也。蓋染草也。爾雅云。葭。箭馬蓋。疏云。今爲嚴者。衣蔽前謂之襜。五日六日。箋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詹詹。同期五月歸。六月猶未見也。

之子于狩言報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之子謂其君子于往也。載弓是報以待用。非射畢而報。綸。合絲爲繩也。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我則爲之報其弓。欲往釣我則爲之綸其繩。皆所樂爲矣。只擬相助勿露欲與俱下章則有從意。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賦也。言所釣維何有魴焉有鱖焉此魴鱖之美予將往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无

觀以相樂矣其如未歸何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輓從役南行而行者作此。序云。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黃震云。詩中明言美召公。序乃以爲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之去序耶。鄧忠胤云。此詩與崧高相表裏。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芄芄二句。見目。下泉。悠悠。遠行之意。謝在周南。

故曰南行。召伯召穆公虎也。勞之。謂撫循勸勉恤其飢渴。慰其勞苦也。以陰雨能澤物。興召伯能撫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車也。集成也。言召伯勞我如此。能不勇於從事。凡我之衆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將車者。有服牛者。必同心共濟。使是行之事既成。後可云歸耳。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御車者。五旅爲師。五百人爲旅。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四

辛

賦也。肅肅。箋云。嚴正之貌。蓋周備整齊之意。謝。申伯所收封國也。互見王風揚之水。申。謝相近。功。工役之事也。謝功該得廣。凡城郭宮室土田水泉等皆是。下章以水土所繫特重。故抽出言之。營。治也。烈烈。威武貌。猛於趨事之狀。征。行也。言謝功肅肅嚴正者。由召伯經畫之有道也。征師烈烈爭先者。由召伯以撫循爲激勵成其烈烈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謝枋得云。賴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箋云。召伯營謝。

邑相其原。原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王心則安也。心安。兼爲厚元舅。與式是南邦。此詩蓋作於功成旋歸之日。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

喜見君子之詩。序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云。此非刺詩。辭意與菁莪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濕宜桑。阿。美貌。難。盛貌。隰桑。枝條阿阿長美。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三

其葉又茂盛。此與下章以可喜之物爲喜見君子之興。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徐光啓云。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

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我所能抑遏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幽。黑色也。葉茂故窈然黑色。膠。固也。君子非德不言。無言非德。其足膠固乎人也。此以桑之茂盛興君子。

與已之團結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何同。謂猶告也。言我心誠愛君子。未見而欲言。

者多矣。今既見之。何不以何之愛達於君子。乃但中心藏之。若無可言者。則此愛何日忘之。耶。凡人之情。必有所舒而後可自己。今吾愛之。而吾自知之。故不能忘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

幽王娶申女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申后作此。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詳陳風正義云。漚之柔韌。

名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之子。斥幽王。我申后。

自我獨單也。言白華欲漚爲菅。則必白茅爲束。微物猶。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三

相須也。何之子。忍於相遠。俾我獨處。耶。朱子云。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

去之遠何哉。不必於二句下更云。夫婦相須亦猶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

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循言時運也。

猶。圖也。言英英白雲。且均霽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遇之子之。不圖恩恤。不加乎不圖。卽就無微不被說。

澠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澠。流貌。一曰水名。浸。本作瀋。漸漬之義。碩人。謂幽。

王言澆然池水北流其爲水小矣尚能潤物乃尊大之
碩人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無彼蒸薪印燭于結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印我烘燎也燭毛傳云挂音電也正義云挂者無
釜之電然火照物若今火爐也言美木而爲燎燭之用
用失其宜矣碩人所爲如此使我憂思至於勞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適適

比也子指王惓惓憂貌適適行不顧貌言官中擊鐘聲
聞於外聞聲失德天下將無效尤乎念子憂心惓惓宜
見憫恤而王視我適適不顧何哉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聖

有鷺在梁有鴈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鷺毛傳云禿鷺也鴈雅云性貪惡如鴈而大長頸

赤目其毛辟水毒頸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青色梁

魚梁言鷺鴈皆以魚爲食然清濁有間今鷺反在梁鴈

反在林皆非其所處矣碩人所爲如此實勞我心也鷺

鴈只大衆說不必泥人養意

鷺鴈在梁鴈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鷺喻幽王鴈后自喻言鷺鴈在梁必最左翼以相
依匹偶並棲不失其常如此之子乃不善始終不一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寤兮

比也扁卑狹疾病也言有扁然而卑之石從而履之已
亦卑矣之子遠棄我我爲之子惜俾我寤也劉瑾云夫
婦所以相親寵賤者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
婦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意

白華八章章四句

絲蠻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遼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此爲鳥言以自比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下四句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誨

思有所託之比皆就鳥說絲蠻鳥聲以其聲之微而不

絕如絲不可解似蠻也丘阿曲阿也止非得所止乃倦

飛不得已而然也大學傳稱知止乃斷文取義與此不

同教誨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後車副車

也謂亦命也言絲蠻然之黃鳥止於丘之阿欲前不能

蓋道遠而不勝其勞矣所望有力者接引念其飢渴而

飲食之開其愚蒙而教誨之憐其困憊而命從車一載

之耳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丘隅，丘角也。縣，蠻然黃鳥止於丘角而不能前。我豈敢憚行，但畏道遠而不能趨耳。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辭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旁也。極，至也。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章庚云：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日振窮，四日恤貧，五日寬疾，豈有如詩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

此燕飲之詩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五

情。情，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情，情，瓠葉貌。瓠葉新生可爲茹。君子謂王自歌工而指主人，非主人自言也。嘗，指酒言。與獻酢醕一例。言情，情然甘瓠之葉采而亨爲茹至薄也。然君子有酒用亦以是。燕酌而嘗之物雖薄而必與賓共之矣。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敦魚以尾也。去毛曰炮，加火曰燔。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既卒爵而酌主人曰酢。主人既飲酢爵又酌而先自飲復酌而進於賓曰醕。各章君子有酒下俱入有兔意。謝枋得云：瓠葉爲茹不必茹。

燕一兔爲敬，不必異膳。先王燕賓客，其德實意而已。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賦也。嘗之，總言之。獻酢醕，則以次而詳言之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五

賦也。漸漸，本作嶄，高峻也。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所歷險阻遠道。武人將率，也不遑朝，無朝旦之暇也。山川二句一套事，不宜以維勞總承。觀次章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卒同，摧鬼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蹢，蹢，烝，衆也。張載云：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其足皆白。泉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離騷也。謂相附也。畢見大東。俾使也。滂沱。雨盛貌。胡一桂云。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豕涉波為已。然之雨。月離畢為將然之雨。一說。豕涉波。月離畢。皆將雨之驗。豕進也。豕性喜雨。天將久雨。則豕進而涉水波。白。猶尤躁進者。故先進焉。子既皆以為將雨之驗。又引張說者。存二說也。言不獨險遠之勞。既逢大雨。又有雨。徵武人東征。惟雨是憂。尚耶。及制勝之事乎。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若之華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五

憂亂自傷之詩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也。若。陵若也。一名紫葳。圖經云。陵霄花也。藤蔓依木。延引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夏中乃盛。雅興云。此華亦繡絡石壁。不可仰望。露滴目中。失明。芸黃之盛也。言若華。芸然黃盛矣。然華色雖榮。不久凋謝。我之僅存。而終不保心之憂矣。維其悲傷矣。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盛貌。此與上章。傷世亂之不能久存也。

群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群羊。牝羊也。爾雅云。羊牡粉。牝牝。墳。大也。言牝羊本首。小今。嚴。墳首。大設。罍。本取魚。今罍中無魚。水靜見星。物產凋耗。如此人。苟得食足矣。安望飽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而作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則是禽獸其民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將。亦行也。言草衰。則必黃。若何草而不黃。人勞莫。

詩經廣大全 卷十四

五

如行。茲何日而不行。但見萬民無不從役。何人不將。以經營四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既黃而玄也。矜。繆通。言何草不變為玄。何人不棄其室家。哀我征夫。獨非人民乎。即起下二章意。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循彼空野。兕虎所宜。征人如此。則可哀矣。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幽。草中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棧。車毛。傳云。役車也。春官。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車不。

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載任器以供役然役車亦名棧車同無革輓故也言狐在草弄其性宜也後車行道不息豈性所欲哉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大雅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受命代商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朱子云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庶臣庶字不重四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蓋此詩五章以上是示以聖德受命之實下是示以法戒興亡之迹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也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嚴粲云受命作周者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又左傳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此特舉所川言耳詩固不爲此作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詞昭明也命即有天下之命有周正義云周文王故言有以助之不顯豈不顯也錢天錫云生前爲德沒後爲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處也德若有愧於天其神必且磨滅矣帝上帝也程子云天以形體言帝以至宰言不時時也惟其德之顯所以爲命之時左右旁側也言我周王業始自文王文王在矣其神在上於哉昭明于天也是以周自后稷始封邦雖舊矣而受命以代商則維新也夫神昭于天則是周德常存豈不顯乎周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二

命維新則是帝眷方殷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升降上帝之左右故子孫蒙其澤而有是命也

慶豐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慶豐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惟有慶豐之德故有不已之聞德在生前聞在既沒陳敷也哉語詞陳錫哉周言上帝敷布福澤以錫於周也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本支百世中含宜若宜王意凡周之士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言文王之以德受命如何慶豐強勉之文王至今令

聞昭著是以上帝敷布福澤以錫文王之孫子使孫子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又不但及其孫子使周之臣子亦莫不光顯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云代有間人不言富貴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也翼翼勉敬也勉則無怠敬則無他思語詞皇美也皇字從翼翼來多士絲詩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周書君奭亦惟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閼天而謀于南宮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三

誦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此所謂多士者也楨幹也爾雅注楨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常楸兩邊障土者濟濟多貌言周士傳世之顯豈無所自哉其先世事我文王謀猷翼翼勉敬美哉多士生此文王之國王國能生此多士宜忠効力實爲楨幹是濟濟衆多之士文王所賴以安寧也世顯不亦宜乎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代商之由也穆穆深遠之意以文王敬德渾然無迹莫可形容故云穆穆非

就外之德容言也。緝續也。熙光明也。止語詞。此二句以敬字爲主。穆穆是德之深遠。而敬卽德之實也。緝是敬之相續。熙是敬之不昧。徐常吉云。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是一篇綱領。假大也。麗數也。十萬曰億。不億不止於億。言無算也。侯維也。言文王至德淵微。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觀有商孫子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帝命集于文王。今皆臣服于周矣。徐常吉云。孫子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業。建中興之治者。而天命既歸。莫不侯服焉。蓋天之所命。人必從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四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厥作祿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賦也。此章述殷士祿將之事。以爲戒也。天命靡常。天常命商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殷周氏云。商自盤庚既都亳。殷商兼稱。或單稱殷。孔穎達云。殷是亳地之小別。殷士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容貌之美。敏疾也。趨事之疾。祿灌也。將行也。酌而選之也。嚴粲云。洛誥王入太室祿。謂以圭瓚酌饔餼以獻。尸受酒不飲。灌于地。故謂灌。祿灌古字通用。宗廟有祿。天地大神不灌。京周京也。祿將于京。舉祿將以表祭事。見殷士

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祿也。作猶行也。常服猶云舊服。卽下黼冔是也。黼冔衮也。黼冔于衮。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正義云。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冔毛傳云。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常服黼冔。服殷之服也。服則商而事則周。啓人君警畏之心也。尊禮先代中。寓儆戒之意。王指成王。蓋爾雅云。進也。蓋臣者。朱子云。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四年注云。結無念。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此句空夫不敢斥言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五

脩德意下章方言之。言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可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故殷之臣士膚美敏疾者。今皆奉祿獻于周京。而服殷之服也。我王忠盡之臣。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詞。永長也。永言心口常念及之。謂念茲在茲也。配合也。命天理也。命卽德也。天付之爲命。人得之爲德。脩德卽是配命。但下句重一永字耳。此詩凡八言命。此獨以天理言。多福如上言福及子孫多士皆是脩

德而福至，是求諸已而不求諸天也。徐光啓云：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師衆也。克配上帝，如湯之懋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之撫綏四方，武丁之嘉靖底邦，皆是如周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此所謂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也。今其後人何如哉？詩於此含蓄不露，鑒鏡駿大也。言念爾祖在於脩德，長言合理，卽福自我致。昔殷未失衆德，亦配天子孫，不然故至於斯，宜以爲鏡，自知天命不易保矣。

命之不易，無遘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六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此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越止宜布昭明義善也。問閭通陳推云：脩德卽是宣譽，功夫不在聲聞上。有又虞度也。度殷何以合於天而眷之於始，何以不合於天而棄之於後，載事也。儀象刑法也。儀刑者，卽法其緝熙敬止，所謂脩德配命也。萬邦萬邦之民，作起也。孚，信也。心悅誠服之謂言，天命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廢興自天然，上天廢興之事耳，不問聲臭，不問臭不可度也。惟儀刑文王，萬邦自起而信之矣。朱公遷云：首章文王卽天，此章法

文王卽所以法天，總是文王與天爲一。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

周公戒成王之詩。朱子云：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子云：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其名篇之意，李樗云：大雅則謂之大明，小雅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七

則謂之小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嚴粲云：首章先汎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明明德之著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言不可信其終眷我也。斯，語詞，不易，卽在難忱上。見天子之位，殷適殷之適嗣也。毛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嫡也。挾，有也。言下之格上有明明之德，斯上之眷下有赫赫之命，德一失則命且去，是天不可信爲常而始王者之位，甚不易也。不覲之紂，紂所居天位又殷

適嗣乃使不得挾有四方謂天可信而王不難乎

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此章追本文王父母之德如此見天之命周非一日之積也華殷諸侯之國仲中女也任其姓也自彼殷商者以華爲殷商畿內國也周國名後以爲有天下之號嬪婦也京周京也嚴粲云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日嬪于京叠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日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也及與也王季文王之父名季歷後追王稱王季維德之行箋云配王季而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八

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在王季則明類長君在大任則思齊思如是也大任卽仲任也身毛傳云重也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言我周受命始于文王文王之德豈無所自乎昔摯國仲女姓任者從殷商畿內嫁爲婦于周京與我王季一修男教一彰婦順德是行于大任有妊而生文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此章不平分得天得人蓋人歸卽天子也小心翼翼恭順之貌卽前篇所謂敬也汎言則爲德切言則爲

敬昭事上帝以明明之德事上帝也心體與之昭合便

是事所謂奉帝則以周旋也懷來也厥德卽昭事之德

回邪也敬則私不能干自無回邪受方國者四方之國

來附之受方國正多福之實言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然

動靜皆天則以昭事上帝雖無心于得天自來盛大之

福蓋其德不回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

之浹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將言武王伐商故此又推其本監視也天監在下

監視君德也命卽君天下之命集就也載年也唐虞曰

其光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九

中正之德譬則天爲兄而此爲妹也文禮祥吉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納幣亦曰納徵也徵成造舟比舟爲梁也左傳疏云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正義云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言大邦有子天界淑德如天之妹文王卜而得祥以禮定其祥娶時行親迎之禮濟渡于渭則造舟爲梁以通行來得聖女爲配不顯有光輝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爲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代大商

賦也命即有命既集之命續女繼大任之女事也國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十

姒姓禹後啓封支子于莘一統志莘城在西安府郃陽縣南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厚也賦之以貞聰明作元后之資也保安右助也命謂下文變代之命爾指武王變和也因天人所欲是謂變代輔廣云征伐而日變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言有命自天既命文王君天下于周京矣而克繼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長女來嫁天遂篤生武王保以安其身右以利其行命爾變代大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旅衆會合也如林言衆也武成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鬻子云武王伐紂紂虎賁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矢陳也牧野古文作毋野商郊也侯維也女爾皆指武王上帝臨女言天命眷周也肅疑也言殷商之衆會集如林以拒我周與周師共陳牧野之地然商師無鬪志惟我師有興起之勢以此伐商何賊不克衆心猶恐武王疑衆寡不敵也勉之曰上帝所監臨實在于女勿疑貳于心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馬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十一

賦也洋洋廣大貌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正義云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煌煌鮮明貌駟一乘也駟馬駟黑自腹曰駟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也姜姓呂氏尚名官太師號尚父又號太公望鷹鵠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樂記所謂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涼佐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言牧野廣大之地車馬衆盛時有師尚父威武奮揚助武王伐商一朝而天下清明所謂有明明之德斯有赫赫之命者

此享成命者可以鑒矣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餘

周公成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訓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序云文王之興。本山太王也。朱子云一章言在商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餘餘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三

家室

比也。餘餘不絕貌。大日瓜小日瓞。瓜必先瓞以喻王業之大始於小也。下遂言其小之實。民周人也。初生自公劉遷商以後言自從土地也。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沮漆二水名在隴地小雅吉日之漆沮在漢馮翊此詩漆沮在漢扶風俱在雍州之域古公亶父大王也。陶瓦器甕也。陶復陶穴者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于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穴其形皆如甕言餘餘之瓜必始於瓞矣。我周人初生於沮漆之土至古公之時其俗尚居土室未有家

室也末句只承陶復句言民居尚有無家室者勿泥五章之室家而以爲官室門社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來胥

胥字賦也來自沮漆來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嚴粲云大王圖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率循滸屋也循西水屋沮漆水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一統志岐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山有兩岐故名及與也姜女太王妃也爰及姜女重在資其謀議此章內助與未章四友俱開利關係處聿語詞胥相宇居也言古公在邠狄人侵之於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三

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土水屋東行至於岐下與其太妃姜女遂來相視居宇焉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日止日時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董茶也爾雅云醬苦董郭璞云葉似椰子如米肉食之滑者儀禮銅簋皆有滑注云滑董菹之屬一說董烏頭也釋草云茺莖草此爲驪姬寘肉之董與酖毒同非茶之類也茶苦菜見郡風俗風俗爾雅云飴也說文云飴米蘖煎也飴飴和飯者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儀禮所謂

此燁以燁是也周禮華氏掌其燁醅契以待卜事陳祥
道云燁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亦謂之楚燁楚其材也
燁其體也契其用也時是也言岐山之南地有周原膳
膳肥美董茶生此其甘如飴地美可知于是始與邠人
之從已者謀居之謀從又契龜卜之人神俱協乃告其
民曰可止于是而築室無容再計矣

通慰通止通左通右通疆通理通宜通畝自西徂東周爰
執事

賦也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理見信南山宜布散
而居也畝治其田疇也周徧也言國都既定遂治民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古

通慰之使無懷土止之使有托處或列之公官之左或
列之公官之右而民以安矣通疆焉定田大界理焉治
田溝塗宜焉散處以便田事畝焉隨居以服田業而民
以養矣是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制室治田所
當為之事無不舉矣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
翼翼

賦也立室家宗廟官室門社皆在內箋云司空掌管國
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位處者
即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也繩所以為直凡營

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朱子云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
為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官
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
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
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大槩也縮束也收上
下相承也以繩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于上以相承
載也此句連下作廟言築宗廟之垣墉牆壁也翼翼嚴
正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
為後言民事既定營建斯舉乃召司空與司徒使立室
家營度位處其繩則直矣乃先營宗廟束版以築而作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五

廟翼翼嚴正焉

抹之墀墀度之薨薨祭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鼗鼓
弗勝

賦也抹盛土裡中也墀墀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
聲登登相應聲削屨牆成而削治重複也謂牆成脫版
削其堅凸以就平直馮馮牆壁聲五版方丈為堵興起
也鼗鼓弗勝言其樂事物功鼓不能止也陳祥道云地
官鼓人以鼗鼓鼓役事春秋傳魯人之泉蓋早者緩也
役事以弗急為義故以鼗鼓節之言宗廟既成遂作官
室盛土若人衆投土者聲盛築之而杵聲相應削之而

牆聲堅確百堵之多皆與矣民之樂事勸功仰慕鼓不能止也

適立臬門臬門有仇適立應門應門將將適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毛傳云王之郭門郭之門曰臬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朱子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臬應者則臬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周禮注云王有五門臬雉庫應路路一名畢考索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去

云天子五門臬者遠也明最在外庫則有藩于此也雉取其文明也應者居此以應治也路則取其大也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別名爾雅有正門則應門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爲庫雉路也按周禮師氏又有虎門注謂即路殿門也賁虎所以守也月令又有九門說者謂宮門五外門四合爲九門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闔門及五阜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諸侯之門則內五門少其二故耳仇高貌將將嚴正也冢土毛傳云大社社也詳小雅甫田戎醜攸行是未然事毛傳云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正義云言國家起發軍旅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大衆必動不靜也必先祭于社而後行其祭名爲宜以兵內戰危祭之以求福宜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言宮室既成乃立臬門最遠在外則仇然高大乃立應門居中應治則將將嚴正乃立冢土之社凡起大事動大衆必祭社而後行焉古公之遷岐立國規模弘遠如此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梓桼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毛傳云故今也朱子云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去

詞殄絕愠怒隕墜也問問通聲譽也梓桼也詳唐風鴝羽桼箋云白桼也郭璞云叢生有刺實如耳瑱紫亦可食拔桼拔而止不拳曲衆密也行道往來之路也兌通也混夷即西戎駢突也奔突之義喙息也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古公避狄至岐又有昆夷之愠而古公內脩其政故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山是國勢漸昌土地開闢至於其後梓桼上疎無復荒蕪行道開通無復險阻昆夷畏之而駢然逃竄維有張喙喘息豈復如何之憑陵乎呂祖謙云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蓋總叙

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于大王而終于文王耳、劉瑾云、下章之首、卽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周通文王而言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皆殷諸侯、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故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開原在平陸縣西、卽虞芮所讓開田、按今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質正也就正也、成平也、訟於西伯求平也、毛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六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騷動而疾也、生興起之意、予詩人自予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臣力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按疏附以布德言、疏道德澤、使民親附也、先後以納忠言、先君之意而啓之、後君之意而成之也、奔走以任事言、周旋竭力、不避險阻、奔

君之命而進其所爲於君也、禦侮以揚威言、敵未來而折其氣、敵突至而折其衝也、輔廣云、謂有此四等臣耳、非止四人也、言虞芮質成相讓而退、聞者咸歸而文王蹶然興矣、雖曰君德亦能有衆賢而然、周至此而王業以成、先小後大、非甚盛德何以致此、

歸九章六句

棫櫟

歌文王之德、朱子云、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朱公遷云、此亦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七

得天下之故也、旱麓思齊皆是此意、芄芄棫櫟薪之類、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興也、芄芄木盛貌、棫白桺也、見前篇、棫最生也、伐木斫之謂之薪、煎亦作桺、積也、積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言芄芄茂盛之棫、叢生、棧檄人必斫之積之矣、此濟濟辟王盛德著於容貌爲斯民傾戴左亦趨之右亦趨之無或殊矣、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瑱、義髮髦士攸宜、賦也、朱善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章言人心趨向見於祭祀之時、下章言人心趨向見於征伐之日也、半圭

日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臣裸以璋瓚考工記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半圭長一尺二寸中璋半圭長一尺九寸小璋半圭長一尺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勾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練注疏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凡流皆爲龍口口執之向外祭乃注之三璋之勾形如圭瓚射出者也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爲文飾也勾卽瓚也鼻勾流也衡勾徑也戔戔盛壯也衣冠壯偉之貌是上俊士之在官者言濟濟辟王以圭瓚裸尸於前左右明奉璋瓚以裸尸於後且其奉璋者皆戔戔之髦士公禮度無不宜也所謂左右趨之于髦士見之矣

渚彼淫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與也渚舟行貌烝衆也徒舟人也楫櫂也黃佐云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故以爲與于往邁行也往行謂出兵征伐也六師六軍也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及邁及之爭先恐後之意言渚然淫水之舟衆徒共楫之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六師趨用將卒一心如恐不及也左右趨之又於六師見之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與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黃佐云融波乎所

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於東方之尾箕漢之南天之天覆是雲漢爲章也壽考文王九十七乃終遐何也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言明有限者爲光亦少惟倬然之雲漢則爲章于天年有限者爲化亦淺惟倬然之周王盛德所薰蒸者久人自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豈不作人乎此與下章言師道若道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與也追彫也金日彫玉日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前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此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綱紀箋云以綱呂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正義云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言凡物有文而未必文之至追琢則文之美至矣物有質而未必質之至金玉則質之美至矣勉勉不已之我王綱焉範圖不過紀焉曲成不遺其綱紀四方至矣髦士六師皆其振作綱紀中人耳其趣之不亦宜乎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早麓

歌文王之德輔廣云棫樸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

瞻彼早麓榛楸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與也。旱山名一統志。陝西漢中府城西南有旱山。山上有雲。卽雨。麓山足也。倅見郡風簡兮。枯木名。陸機云。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斗。管箱器。顏監云。堪爲箭筈。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君子。指文王于求也。言瞻彼旱麓。得山氣之厚。倅枯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德盛克積。多福自至。其于祿也以豈弟矣。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與也。瑟。續密貌。玉瓚圭瓚也。互見前篇。璋瓚者器名。圭爲柄。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黃流秬鬯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圭

秬。黑黍。一稊二米。釃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福祿下其躬。無不類應也。

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與也。鸛。鷗類。見小雅四月。戾至也。言鸛飛則必戾天。魚躍則必于淵。豈弟君子。以天性相感。發人皆象德。從化豈不作人乎。與重自然意。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此章言君子之備物舉祭而獲福也。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備全具也。享。獻也。享獻以行祭祀之禮。故曰以

享以祀。享祀內補入豈弟意。介助景大也。言清酒既在。尊騂牡既全。具況將以豈弟之德。則不徒享祀以物而享祀以德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瑟彼柞棘。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與也。瑟。茂密貌。燎。爨也。神不專主祭時。說上言祭必受福。此言不待祭之日而已。爲神所勞。徐常吉云。物盛必爲人所爨。燎德盛必爲神所慰。撫徐光啓云。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與也。莫莫。盛貌。葛藟。二物。施延也。枝曰條。幹曰枚。葛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圭

與福。條枚與君子求福不回。與于祿。豈弟相應。言君子於福修德以俟。是以不回邪之德要之也。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歌文王之德。首章推本文德之所自。下詳言文德之極盛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思。語詞。齊。莊也。大任。王季之配。摯仲氏任也。媚。愛也。齊以莊敬言。媚以和順言。齊是女德之全。媚舉其一。

也四句不以母道婦道對說周姜太姜也大王之配大
姒文王之配也嗣繼也微音美聲也嗣音兼承思齊思
媚百男盛德所致是驗其賢不王教說朱子云春秋傳
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郕雍滕曹畢原豐邠文之昭也并
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
多也言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愛媚其姑大姜稱
其爲京室之婦此文王之德成於所生也至於大姒又
能繼齊媚之美聲和氣所鍾其男斯百更得賢妃之助
焉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重

于家邦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時是也憫痛也子孫顛覆
厥德先人憾之曰怨子孫庸愚不肯先人惜之曰憫此
三句汎說非主祭祀刑儀法也寡妻正義云適妻唯一
故言寡也真德秀云說者謂文王有賢妃之助故能成
其聖德然后妃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曰刑
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兄弟同姓者御迎也與
之相接之意家邦猶言國家不可分析刑于以下言無
人不化也不重有序言難格者神文王繼志述事順于
宗公而無怨憫難化者人文王儀法施於閨門而寡妻

以正至于兄弟而兄弟以和御於家邦而家邦以治其
接神人不各得其道乎

雖離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離離和也官閨門之內肅肅敬也不顯幽隱之處
也臨監視也射敬同厭也保守也郝敬云人情倦怠乃
思保持聖心無倦而常若自保言文王在官則和之至
在廟則敬之至隨遇而形時措之宜也所處雖非顯明
之地而亦或監臨常若天地神明在上父母師保在前
也此心原無厭射之時而亦自保守常恐懈怠怠惰之
私萌於中邪辟變易之氣設於懷也其德之純如此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重

祖謙云聖人神人之至也如前章神人乎格得爲王之

道矣欲求所以乎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羣里之囚及
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文王雖蒙難
而德之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故曰不瑕姚舜牧云戎
疾在人不能保其不至脩德在我故烈假可保其不瑕
聞前聞也式法也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學而能
不諫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言文王之德如此
故大難雖不殄絕而德之光明廣大亦無玷缺雖事未

前問亦合法度人莫諫諍自無超越不以外患而損不以外助而益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入乎德也古之人指文王也呂祖謙云典謨作于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爲古之人復何疑無教者其德純亦不已無一時之或教即亦臨亦保是也與名髦俊也斯士兼成人小子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才觀感興起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蓋以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美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父之美也張所望云聖賢之學成已成物始爲功用之全故以上三詩頌德而皆及作人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

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平大王季文王三

伐密伐崇之事也朱子云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

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

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序云美則也天監代殷

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者之惛其式靡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嚴粲云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遷岐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商非指紂大王蓋當祖甲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政漸衰故云然夏帶說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究尋度謀也耆致也猶取也惛當作增式靡猶規模此謂岐周之地言大矣上帝其臨下赫然威明察視四方求民安定而已商政與夏同失其道於彼四方之國究度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美

安民之君苟有安民之君爲上帝所欲致則爲之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瞻然西顧以此岐地與周爲王者之宅也反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人知大王避狄遷岐豈知天正欲以此與周慰求莫之心耳

作之屏之其藩其翳脩之平之其濯其榘啓之辟之其榘

其樞攘之剔之其鑿其柁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按起也辟去之也藩木立死者翳自斃者脩攻治之平及夷之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濯最生也榘行生也榘除也榘榘推云河帥也郭璞云今河

旁赤莖小楊，本草衍義云：人謂之三春楊，一年三秀，惟翼云大寒不彫，有異餘楊。通志云：大慨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楊，其材可卷爲盤，合稱爾雅云：積也。郭璞云：腫節可爲杖。陸璣云：卽今靈壽是也。弘農郡北山甚有之。獫狁謂穿剔去其繁，使成長也。歷山桑也，村中作弓及車轅，禹貢注歷桑蠶絲中琴瑟絃。雅翼云：山桑之有黠文者，弓人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槐次之，歷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竹爲下。柘桑類衍義云：柘木理有紋，可旋爲器。蠶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亮勝凡絲。周書云：季夏取桑柘之火，作屏脩平，去其死而存其生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无

啓辟攘剔，去無用而存有用也。然此乃人物漸盛所致，非大王使之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大王也。串夷，卽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受命，卽與宅之命。西顧與宅，業已受命矣。至此土地開闢而命乃既固也。言岐山林莽荒穢，大王居之，人物漸盛，漸次開闢，或去其死而存其生，或去無用而存有用，此豈人之所能，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之，而昆夷亦畏而遠遷，天又立太姜贊助其胥宇而周之，受命時已堅固矣。

帝省其山柞，柞拔松柏，斯克帝作，那作對自，大伯王季。

緣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爲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山岐山也。拔兌見縣篇。朱公遷云：斯拔斯兌，是方然之時，拔兌兌矣。其如此者久矣，故縣爲文王事，此爲大王事，作爲也。天爲邦，謂與周國也。對配也。作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作邦，繳上，卽所云與宅也。作對起下，言天意定於王季也。自從也。大伯大王長子王季，大王少子朱善云：王業之成，雖在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在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而無迹，王季受而無愧，此王業所由基也。劉汝楨云：仲雍不去，則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无

季歷不王，此詩不及仲雍者，大伯讓固有之天下，仲雍讓本無之天下，故但以嫡長言之。維此以下，皆言王季之德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慶，錫光，正所以成其因心之愛也。徐光啓云：大伯之讓，卽體天心，實讓也。使王季以形迹自疑，孫而不居，上通天命中，隆先業，下逮兄意，此爲因心乎？惟一心相與，流通無間，故任而不辭，篤厚慶福也。載則也。錫光，卽於篤慶見之。蓋惟王季能脩德篤慶，不負大伯之讓，大伯所以有光也。不然，大伯去而周祚衰，讓則讓矣，何光之有。彭執中云：王季能脩其德而有以爲其慶，使大伯讓國之。

美○赫○然○光○顯○于○後○世○者○王○季○與○之○也○受○祿○謂○王○季○受○大○
伯○之○讓○而○為○諸○侯○也○無○喪○能○守○先○業○不○失○也○奄○大○也○言○
上○帝○省○觀○岐○山○作○械○拔○然○上○疎○松○柏○竟○然○開○通○煥○乎○一○
都○會○矣○上○帝○以○此○作○王○者○之○邦○又○作○配○此○邦○之○君○自○初○
生○大○伯○王○季○時○天○意○已○屬○於○王○季○矣○維○此○王○季○天○性○友○
愛○則○能○友○愛○其○兄○則○能○脩○德○以○為○周○家○之○福○慶○益○顯○其○
兄○之○能○讓○而○錫○以○光○榮○其○德○如○是○故○受○天○祿○不○失○至○子○
孫○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三

施于孫子

賦也帝度其心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
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猶左傳樂記皆作莫杜預
云莫然清靜也德音令聞也猶令聞人無非議也帝度
帝躬即天縱意黃佐云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切不類
等事不猶其德音必有不明不類等議克明能察是非
克類能分善惡是非屬事善惡屬人箋云教誨不倦曰
長貨慶刑威曰君王箋云君也大邦指周徐常吉云明
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徵諸民也故又以
王此大邦問之要見嗣大王岐周之業意順慈和偏服

也○比○上○下○相○親○也○黃○佐○云○克○順○是○已○能○慈○和○而○人○無○不○
服○使○民○畏○之○也○克○比○是○已○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
之○也○比○于○至○于○也○其○德○王○季○之○德○悔○遺○恨○也○靡○悔○者○時○
久○而○德○彌○光○也○徐○光○啓○云○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
則○曰○無○忝○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則○曰○靡○悔○施○延○
也○孫○子○指○文○武○也○言○維○此○王○季○帝○使○度○物○制○義○心○有○權○
衡○帝○使○聲○名○洋溢○人○無○非○聞○是○以○王○季○之○德○無○所○不○備○
能○察○事○之○是○非○能○分○人○之○善○惡○能○教○人○不○倦○能○刑○賞○至○
公○以○是○德○君○此○大○邦○能○慈○和○而○人○無○不○服○能○親○下○而○下○
亦○親○上○其○德○不○特○光○於○一○時○延○及○文○王○之○世○無○有○遺○憾○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三

所以既受上帝之福延及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昨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
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此及下章言文王佚密之事帝謂文王設為天命
文王之詞下三句是也無然猶言毋如是也昨有所惡
於此而舍之也援有所欲於彼而取之也歆有所欲而
動於中也羨有所慕而徇於外也金履祥云昨援二字
相反歆羨只一念但歆羨深誣語詞岸道之極至處
也登岸以涉水為喻也彭執中云無昨援則中正而不

溺於私無欲美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
密須氏王肅云姑姓之國一統志陝西平涼府涇州
靈臺縣古密須國距逆也敢逆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
東阮國名氏族畧云在岐渭之間徂往也共阮國之地
名斯語詞其旅周師也按遐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整
我旅以遇密旅二旅字所指不同祗福也周自大王王
季積累以來獲福舊矣今文王遇密以安民則帝遷之
命至是而益鞏帝社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周祚
對答也以答天下向周之望嚴粲云天下之望在周所
救者一阮而爲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慰也言繼王

季者文王帝命文王無舍此取彼而畔援無肆情徇物
而歆羨如是則造道之極矣是以密人不恭敢違方伯
約束擅興師旅侵阮至共文王赫然震怒爰整周師以
遏止徂共之衆蓋以除暴安民厚周家之福答天下之
望非有所畔援歆羨而然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
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依就心上說侵自阮疆謂自阮
疆而侵密輔廣云既按徂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

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侵非掩襲之謂其君無故與兵
侵阮殘民以逞故征正其罪也陟岡句領下四句岡陵
泉池皆密地我者蕩平奄有之意矢陳也大陵曰阿度
謀也鮮善將帥也相其高原而徙都所謂程邑也方向
也言文王依然在周京所造救阮之兵既遇密人遂自
阮疆出侵密陟高岡而望敵人無敢陳師於陵以拒我
者陵即我之阿矣無敢飲水於泉以拒我者泉即我之
池矣密人既平歸附日衆乃度善原於岐山之南渭水
之側作邑以爲萬邦所向望下民所歸往也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此及下章言文王伐崇之事予設爲上帝自稱也
懷眷念也不大不張大也聲音聲也如條教號令之類
色顏色也如威嚴矜莊之類不長不增長也夏侈大也
革變更也呂祖謙云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
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黃佐云不大不長非謂猶有聲
色夏革但不大不長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
爲說識知陳賜云識外知內識淺知深帝則天理自然
之則顧起元云人心發而中節處即是帝則若一毫知

識便於心體有增損不得為順矣詢謂問罪也仇方指崇文王為方伯視害民之國皆仇非以其諧已也兄弟與國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在上臨下之名衝衝車也從旁衝突之稱崇國名一統志西安府鄠縣夏時扈國殷為崇國墟城也史記云崇侯虎詣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赦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邰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爾不言而信不動而化聲色之不大爾不自高大不輕改作夏革之不長又不用私識私智順天理之自然明德如是爾其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書

奉天討乎於是帝謂文王崇庸為虐爾仇方也爾往問其罪借爾與國携爾攻具以聲罪致討焉

臨衝開崇庸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庸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開開徐緩也文王問罪于崇始未忍惡攻故臨衝開開而徐緩言言毛傳云高大也執訊生擒敵人訊問者也連連屬貌相續而執之莫其自服而問之不一也攸所也誠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正義云玉藻聽嚮任左故獻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

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執訊之後有所斬斷所以宣示威靈動其德安安然詳審而不暴決也類爾雅作禡將出師祭上帝也禡毛傳云于內曰類于野曰禡朱子云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嚴榮云致以招其未附以納其降左僖十九年云文王問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雖而降而不附而崇此章臨衝弗弗以下正復伐之事也弗弗強盛也仇仇堅壯貌肆縱兵也絕斬絕其宗祀忽毛傳云滅也正義云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拂違也言文王伐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書

崇初以臨衝之開開攻崇庸之言言執訊非一人攸敵不輕暴類祭于出師禡祭于臨戰將使服而自至來而歸附四方知文王之仁無有侮慢者及其終不服以臨衝之弗弗攻崇庸之仇仇聲罪以伐之縱兵以肆之絕焉斬其宗祀忽焉滅其社稷四方知文王之義無有違逆者此聖人之師也雅與天同德故如此歷觀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不可以知周之所自興哉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

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 呂祖謙云前二章

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也嚴粲云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云文王作靈臺時民之歸周久矣非至此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經始經度而始爲之靈臺朱子云國之有臺所以望氛氣視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靈臺文王所作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美

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合神霧云作邑於豐起靈臺一統志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經之謂定其區營之謂正其位也攻作也不日不多日也亟急也言昔文王之民曰吾王經度始爲靈臺當其經營已定衆民協力作之曾未幾時臺已成矣雖王心恐煩民經度之始戒民勿亟而庶民如子供父役悅而忘勞矣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嚚嚚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賦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劉彝云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趨而伏也濯

濯肥澤貌白鳥謂鳥羽白色者偶舉所見也嚚嚚潔白貌靈沼囿中有沼也於嘆美詞勿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所也臺下有囿吾王時在靈囿鹿鹿則順適而肥澤白鳥則嚚嚚而潔白囿中有沼吾王時在靈沼則魚多而得所物無不適其性如此洵可樂矣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虞縣鐘鼓之木植者曰虞橫者曰栒廣韻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凡鐘之栒飾爲此獸故謂之虞業栒上大版側著於栒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縣鐘磬處以采色爲崇牙其狀樅然有文也禮記云夏后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毛

氏之龍龔虞殷之崇牙爲崇牙龍上刻畫之周之龍龔又謂于其下樹于龔之角上段氏云鐘虞飾以麻屬崇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壁龔鄭氏謂戴壁垂羽是也蓋龔虞所以架鐘磬崇牙壁龔所以飾龔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龔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簠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賁大鼓也爾雅云大鼓謂之賁小者謂之應考工記鄭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賁鼓陳賜云賁鼓鼓軍中節聲樂亦用之鑄大鐘也亦名鑄大鐘特縣

十二辰之鐘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焉。論倫也。得其倫。理鼓鐘。蒙上文言辟雍。天子之學官也。毛傳云。水旋注如壁曰辟雍。以節觀者。正義云。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如壁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禮書云。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干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干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雍。即成均。東膠。即東序。瞽宗。即右學。成均居中。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

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下西。商學上右下左。周特存其上者耳。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版載云。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吾王時在辟雍。則植木爲虞。橫板爲業。業上畫大牙。其文橫然。縣大鼓及大鐘於哉。倫序可聽。此鼓鐘也。於哉聲容可樂。此辟雍也。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鼗鼓逢逢。矇奏公。賦也。鼗。呂覽作鼗。陸機云。四足長丈餘。甲如鏡。甲皮堅。

可冒鼓。圖經云。肉至美。口涎有毒。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閉目。形如龍大。人於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晉安海物記云。鼗鳴如桴鼓。亦曰鼗。更。鼗。續博物志云。一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埤雅云。具十二肖肉。蛇肉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矇。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周禮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詠。誦。詩。世莫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公事也。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於哉此鼓鐘信有。

論也。於哉此辟雍信可樂也。聞鼗鼓之和聲。知矇矇方奏其事。則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觀此民樂之詞。而文王之與民借樂者。可見矣。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

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前四章美武王繼先之孝。末二章美武王之德足以裕後。通詩重永言孝思。何武王所以繼先而因以裕後者。皆此也。序云。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然經言三后。不得獨言繼文。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雖直言文武歸重武王上。哲王指下文三后。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配對也。京鎬京也。言造周者文武而武之上不獨有文。世有哲王先緒所從來久矣。迨武王之時三后雖已在天。武王能配之于京而無忝焉。配京且虛下章求世德則其實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世德德之見於事者。如大王儋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聖

施仁之類。周昌年云。求有參經權。通常變。無方以求之意。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孚信也。言武王能配三后于京者。其于先世之德起而求之。長言合於天理。故天下悅服。成王者之大信也。天下皆信之。然後為王者之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下土兼臣民言。式法也。孝思孝先之思。即求世德也。箋云。子孫以順祖考為孝。則亦法也。自人法之曰式。自我可法曰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下土之人誰不取法。蓋惟長言孝思而不忘故。孝思可為天下法耳。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首二句承孚式說。媚愛也。一人謂武王。侯維也。順德孝德也。主民言。上以孝思感則下亦以順德應也。永言孝思只是贊詞。與上推原者異。昭明嗣繼服事也。言武王之孝孚式乎人。故天下皆愛戴一人而應以順德。是真能長言孝思而向之。羣基勤家。輯寧者自此益顯。昭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昭茲漢碑作昭哉。承上句而言。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繩也。祖指武王。武迹也。繩祖武者。亦如武王之求。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聖

世德永孝思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天祜只就為天子說。未說到人歸。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受祜連上章。主後日子孫言。賀朝賀也。四方來賀所謂四海悉王。悉臣。莫敢不來享來王也。遐何通。佐助也。言後王既受天之祜。則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四方賓服。雖萬年之久。得萬國歡心。不長獲屏翰之助乎。繩祖武而足以敬天命。繫人心。則武王所以繼先者。即其所以裕後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

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齊元錫云作豐而王業始作鎬而王業成又王求寧以始武也武王詒孫以終文也唐汝諤云詩只重安民而豐鎬事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賦也有聲言有聲譽也通與非同發語詞駿大也通求二句串說俱自心言烝毛傳云君也君哉雖各就本章說要不外乎安民言文王令聞昭宣能有聲也且無遠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望

弗届大有聲也蓋其心欲求安民而觀其功底於成此聲所由大也君德莫大乎安民信乎其盡君道哉朱公遷云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寧觀成皆指作豐言也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賦也命天討有罪之命詢爾仇方是也武功所伐邢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武功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篇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伐崇下補民歸意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言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顯著國勢發盛程也又不足容乃

作豐邑居之遷都以安民信乎其克君哉

築城伊瀋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遷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伊語詞瀋毛傳云成溝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滅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毛鄭之意本謂文王興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滅瀋內之地其方十里匹稱也朱子云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向揖云伊瀋是無過度之規模伊匹是無侈大之制度總見節用愛民懷恩也追是追而及之之意來孝謂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遷邠以輯寧為心太王遷岐以慰止為心俱以安民為孝今日作豐安民正以追來孝也王后指文王也言文

詩經廣大全

卷十五

望

王公伊瀋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賦也公功也瀋著明也四方攸同箋云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維翰是賴以安意言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能築豐之垣以安民也于是天下知所歸往皆依王后以為幹安民功成信乎其克君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攸同與上不同此則加廣矣皇大也皇王指武王
辟君也言豐水東注實維禹功是以四方得遵豐水以
來同而戴皇王為君大得民心皇王誠盡君道哉此章
言武王遷鎬之由蓋即四方之歸以見豐邑難容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去豐邑二十五里辟靡見靈臺張
載云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
此始為天子之學矣鎬京二字提起辟靡乃遷鎬中首
務言四方攸同非豐邑可容故作鎬京焉首善之地教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屬

化之源都鎬而先建學以德化人鎬京之四方無不悅
服者遷都講學而人心服武王誠盡君道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此追述其始遷之慎重凡以為安民故慎重之考
稽宅居也卜與龜是一事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邑居
廣說祖社朝市及辟靡俱在內言武王非徇己見稽之
卜以宅鎬京既龜正之矣武王從而成之蓋始之不慎
後必有重遷之極非所以安民也為民慎重武王誠盡
君道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與也仕事也此以人物各有所事為與有字與豈不字

反相呼也詒猶傳也燕安翼敬也謂安其能敬之子王
安石云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詒謀二句
串說孫所該者遠子則指成王也朱子云謀及其孫則
子可以無事矣言豐水之旁猶以潤澤而生芑萊武王
豈不以功業為事乎遷鎬安民預為孫謀以安能敬之
子是以民之安詒子孫以安也武王誠盡君道哉或曰
遷鎬何以安民也蓋建國得地則無外憂若宋之建都
不審子孫因多事而民何嘗一日安乎輔廣云每章以
烝哉結之者不獨數美無已又以示後世子孫必如文

詩經廣大全卷十五

屬

武之為然後于君天下為宜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朱子云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民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姓嫄名爲高辛之世妃朱公遷云世妃正妃也又鄭箋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

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

詩經廣大全卷十六

一

郊禘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禘神之也其禮以玄

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櫜授以弓矢於郊禘之前履踐也帝上

帝武迹也敏拇也謂大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止息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言

初生周人者實維姜嫄也姜嫄之生民如何能精意祀郊禘以求有子帝使履武之敏歆然心動遂於介止之處震動有娠及平月辰既生而養育之實維后稷焉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誕發語詞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

小羊也羊生子爲最易圻副皆裂也赫顯也言姜嫄終十月之期首生后稷如達之易無圻副苗害之若是天

欲顯其靈異使不同於常人也然則上帝豈不無怨無

惻而寧我之禋祀乎豈不來格來享而康我之禋祀乎而使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計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也腓苙字愛也會值也覆蓋其上翼護其旁

詩經廣大全卷十六

二

也呱啼聲覃長許大載滿也言無人道而生于天意有

在但聞見不習不祥之疑雖其母亦未能釋然遂舉而

垂之始寘之隘巷牛羊茁而愛之繼寘之平林值人伐

木而不果又寘之寒冰有鳥覆翼之既而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其聲覃許充滿於路呱聲覃許固異見棄之後而仍覃許則尤異矣於是姜嫄始收而養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蓀之荏苒荏苒施施禾役

穠穠麻麥懷懷瓜瓞嗶嗶

賦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

時莩樹也荏苒大豆施施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穠穠苗

美好也。毛傳云：慷慨然盛茂也。嘒嘒然多實也。言后稷
旬旬時形貌已嘒茂及自能食時，遂有種植之志。其游
戲所執自無不美，蓋天啓之矣。

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弗厭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發，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邵家室。

賦也。此章是后稷已爲農師而教民之事。若稷自稼穡
如此，則堯無遽封爲諸侯之理。言后稷之穉者，天下賴
后稷教之而後有穡，是天下人之穡卽后稷之穡。故大
言之而繫其穡于后稷焉。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此
二句卽下七句。張載云：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弟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三

治也。草盛曰弟，治草亦謂之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
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方，則生意已涵。苞，則生意將露。
此漬種時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稷，禾長之貌。發，發管
時也。秀，始穗也。堅，實皆堅成也。好，實又齊好。穎，穗重而
穎垂也。栗，不秬也。邵，一作釐，姜嫄之國。一統志：西安府
乾州武功縣，古邵國。言后稷幼好種植及長，舉爲農師，
其教民穡也。有盡人力以助天地之道。治草而播，發自
方苞而種，稷自發秀而堅好，穎粟唯教民盡有相之道，
故其穡如此。堯以其有功，卽封邵爲家室焉。周之有國，
自此始矣。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
糜芑，是任是負，以歸摩訶。

賦也。此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降，擇嘉種
降民以教其耕種。秬，黑黍。秠，黑黍。雅翼云：古者薦邇有白黑形
，豈白爲然，稻黑卽秬也。至藏水則用黑壯，秬黍以享司
寒，亦以爲酒，謂之秬鬯。秬，黑黍中有一稃，餘二米，皆別
名爲秬。糜，爾雅作麋，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朱善云：后
稷降種不一，獨言四種者，自其嘉而可供祭者言之也。
恒，毛傳云：緇也。謂偏種之也。畝，棲之於畝也。任，肩任也。
負，背負也。肇，始也。記兼內外之神。言后稷降嘉種于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四

民有秬秠糜芑之嘉穀，偏種是秬秠也。成，則獲之畝之
偏種是糜芑也。成，則任之負之秬秠可釀酒醴。糜芑可
供粱，盛于是以歸祭內外之神。摩有國之祀焉。朱子云：
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摩訶。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禴，或載或騶，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
謀載惟，取蕭祭脂，取蕡以敷，載燔載烈，以興祠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言后稷之祀也。如何，問詞也。或春，四
句承上章四種說。春，播粟也。禴，杼曰也。杼，米出口也。出
白則皴之，皴，揚去糠也。騶，禾取穀以繼之也。騶在春
之先，謂蹂踐以脫其穗，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豈皆於

疾釋浙米也。更更浙米聲浮浮氣盛也。謀卜日擇士也。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又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祭。惟齊戒具脩也。齊者散齊七日戒者致齊三日。其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汗蕭蒿也。祭脂祭牲之脂。卽所謂膏也。取蕭祭脂者宗廟之祭取香蒿令祭牲之脾管蒸之使臭達牆屋也。其燒此二物又必合黍稷按禮記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燔蕭蕭故郊特牲云取脾管升首報陽也。祭義亦云建設朝事燔燎蕭蕭名辨卽香字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朝踐卽朝事燔蕭也。郊特牲又云蕭合黍稷既莫然後燔蕭令道蕭此饋熟時燔蕭也。淮也求諸陰燔蕭求諸陽。黍稷求諸天地之間。祇牡羊也。正義云祭不用牝較祭道神之名其祭有二夏官大駟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較行山日殺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著舅妹伯爲神主既祭之以車像之而去喻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較遂驅之及祭無險難也王自左馭馭下視登受轡犯較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孔穎達云較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爲之在國門外較又名祖聘禮及詩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出行之較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所謂五祀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較墜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祭法云王立七祀司命中雷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立五祀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大夫立三祀族厲門行適士立二祀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此祭行之較也。崔靈思云官內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五祀行最小又最後上自宗廟下至較祭華祀該舉之矣。毛傳云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嚴祭云燔是近火燒之烈是遠火炙之季木云燔烈兼宗廟與祭而言蓋廟與較皆有尸所以爲尸羞也。按曾子問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伯是知五祀有尸也。興起嗣

繼也興來繼往不平重興來往卽今歲對來歲言故云往也來歲就自今以至無窮說至一舉祀而四時之無不虔者或春至清淨是祭盛事秋課句是吉國事謂是事故集傳云正欲以興來歲而嗣我往歲之典于不窮四時之事正欲以興來歲而嗣我往歲之典于不窮使神有常享也。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與賈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賦也此方言尊后稷以配天之祭印我也自今日奉祭者言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再言于豆登以足向其香豆登所盛物也居安也欲神食

氣也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胡何也。臭即上所云香也。直誠也時得其時也。此句承上起下。摩祀即六章之摩祀。庶者喜幸之詞。獲戾于天曰罪。已心自恨曰悔。得罪則悔矣。無罪悔就教稼穡上說。迄至也。今是周公制禮時。言后稷受命於天有功於民而封國。摩祀如此與天合德矣。今日南郊之祭舍饌其誰配哉。祭有范醑我盛于豆。祭有太羹我盛于登。豆登之香始升而上帝已安享之。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蓋自小稷摩祀之時教民稼穡禮上天率育之心無有罪悔迄于今日民猶賴之南郊之祭而居歆之速者蓋

詩經廣大全卷十六

七

監稷之德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

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云不得全詩本意而碎讀之隨文生義無復倫理。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上四句興下四句行葦本有生意但懼其害兄弟

本皆至親惟懼其遠敦聚貌句者曲生萌生之時也行

道也行葦道旁之葦勿禁止詞方且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毛傳云內相親也其猶勿也具俱也爾通作遇莫遠具遇戒其無相遠而俱相遇也肆陳筵席也几徐鍇云人所凭坐也馬融云几長三尺又阮譔云几長五尺高廣二尺禮書云席常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周禮司几筵掌五几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右彫几昨席筵國賓左彤几甸甸役

詩經廣大全卷十六

八

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記云謀于長者必操几杖而從之左傳云几設而不倚而盈而不飲禮之至也此二句但言燕禮可舉勿實作已燕舉燕尚在下言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漸甲圻成形其燕泥泥柔澤矣戚戚然之兄弟莫使相遠而常相親則自然肆筵授几有不容已矣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饔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後脾臠或歌或嘏

賦也設席重席也下稱筵上稱席緝緝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學玉爵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

釋義周以爵禮運云。琖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得若禮。書云。畢有耳。琖。畢。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箋云。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饗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正義云。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畢者。變文耳。醢多汁曰醢。醢肉醬也。爾雅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醢。周禮注云。作醢及醬者。先膊乾其肉。乃從莖之維以梁。抽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禮記外傳云。醢有陸產。有水物。天地陰陽之氣所生。醢用肉。炙用肝。嘉穀。卽下脾。脾也。脾說文云。土藏也。脾毛

傳云。函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腭。口下曰函。歌。毛傳云。比于琴瑟也。正義云。經傳前言歌者。皆以絃歌之。徒擊鼓曰琴。樂書云。琴無章曲。非樂之正。特歌之助而已。此章四項。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言是燕也。肆筵而設。設席授几。而給使令。侍御之盛也。主獻賓賓。莊主人主人洗爵酬賓。賓有奠。畢不舉。獻酬之盛也。醢醢薦燔炙陳。又有脾臠之嘉。飲食之微。於廟者。悉為燕私之需。或歌比琴瑟。或擊鼓助歌。聲樂之作於廟者。入為後寢之奏。燕禮之盛如此。所以貽神貺示慈惠者。不已至乎。欽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欽弓既句。既拔

四鍬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此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燕射主于飲酒。故于族酬後為之。欽弓。毛傳云。畫弓也。天子欽弓。堅。猶勁也。鍬。鍬矢也。爾雅云。金鍬。翦羽謂之鍬。骨鍬。不翦羽謂之志。周禮司弓矢。鍬矢用諸近射。田獵注云。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禮書云。翦羽尚疾。不翦羽尚舒。尚疾則以金鍬。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鍬。而防其傷。鈞。毛傳云。參亭也。以禮矢人為矢。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鍬重也。正義云。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鍬既鈞。舍釋也。既射放矢

也。舍矢既均。汎言射者。謂皆有所中也。賢射多中也。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句。說文作𠂔。引滿之時也。既挾四鍬。箋云。射禮揖也。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鍬。則已徧釋之。正義云。按大射禮。揖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如樹。四鍬皆中于質。如手就樹之。四鍬如樹。專言勝者不侮。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然亦不重較藝較德。只借此導飲耳。兩序總是一時事。皆中則以多為序。皆多中則以不侮為序。設方以盡歡。唯恐不飲也。徐光啓云。序賓以賢。禮所謂當飲者皆晚奉觴曰賜。灌勝者皆晚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

此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辭。若是者，浮是也。言燕之時，又射以爲樂，教弓則既強勁，四鏃則既參亭，令矢既均，有中矣。然中有多寡之殊，于是序賓以中多爲倚而負者，取解立飲，致弓則既引滿，四鏃則既徧釋，如就樹而皆中矣。然中多者有敬肆之異，于是序賓以不侮爲德，而侮者取解立飲，所以勸飲者無不至也。

官孫維主酒醴維醴，酌以大斗以新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黃耆，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此章頌禱而不忘規戒，益見其篤於親親。曾孫，主祭者之稱。祭畢而燕，因稱之也。主，主人也。周禮：王燕則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十一

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言維主者，謂舉燕之主也。醴，厚酒也。大斗，柄長三尺，禮書云：「非斗也。」勺，把于尊彝而注諸尊瓊，斗把于大器而注諸尊彝，新求也。黃耆，老人之稱。台，通作飴，台背，大老則背有飴文。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飴魚也。以祈二句，是祝其壽，以引以下，又欲其脩德以享之也。引導，翼輔也。在前日引，在旁曰翼。就父兄者，老中自相引翼，不說到王者身上。祺，吉也。壽而有德則吉。章甫，云：「使壽而神昏氣倦，昧於所適，怠於所行，則雖壽亦不吉。」以介景福，壽而且祺，誠大福也。言今日之燕，主之者曾孫亦知曾孫之所願於賓。

乎酌此厚酒，欲其飲此酒而得黃耆，台背之慶，且脩德以享此壽，相與引導而不昧，所適輔翼而不忘，所行壽而且吉，介此大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

父兄答行葦也。前三章爲已之祝辭，後五章又述尸之殷辭，見已之祝願非臆說也。序云：「既醉，太平也。」

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子云：「序之失，蓋爲孟子斷章所誤。」

孟子斷章所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十二

賦也。德，恩惠也。燕接之間，恩澤克足，故言飽德。醉，酒飽德則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君子謂王萬年，通後世言。言其久爾，亦指王景福，包下祚胤。昭明放此景福，本君子所有，特願其久耳。言今日之燕，既醉我以酒，既飽我以德矣。願君子遠歷萬年，介以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將，行也。昭明，猶光大也。言其享嘉和順，則曰景福，言其光明盛大，則曰昭明。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明虛明也。高則其明虛。此以昭明二字爲主。有融者。昭明之盛。高明者。昭明之極。今善也。令終。卽萬年此昭明也。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傲始也。因始以驗終也。公尸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般辭也。言昭明之福且有融而昭明之盛高朗而昭明之極。非特一時也。萬年此昭明而令終。不替令終。雖未可知。今既有其始。則其終可知。此非予私言也。向者公尸當祭祀之時。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主

其告維何。蓬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靜嘉。清潔而美。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簡束也。又佐助也。黃佐云。攝字原有簡佐二義。故集傳前言簡。後言佐。互文也。威儀。謂進退趨踰之節。正義云。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蓬豆。一句對朋友二句。言公尸之告維何。爾之祭祀。蓬豆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既備物又得人。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威儀。指王言也。助祭者告敬。則主祭者之威儀自

無不敬矣。孔時。箋云。甚得其宜。陸化熙云。禮有先後節次。求神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孝子。主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接舉。猶飲也。特牲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解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哂酒。仍奠其解。置竭也。當旅酬告利成之後。而其誠不少。衰竭于祝祭迎尸之始。故口不匱。永。卽萬年。意類善也。卽下文祚胤。此句總承兩章。言君子之威儀。甚得其宜。而舉奠之孝子。其誠不匱竭。一祀事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宜神之格之。永錫爾至善之福。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主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賦也。其類維何。與其告維何不同。彼是詩人之詞。此是尸告之詞。壺。官中之卷也。此句輕。只言君子所居之地。深遠嚴肅。所以凝福祉者。恒於斯也。徐光啓云。室家之壺。卽有那其居意。祚。福祿也。胤。子孫也。祚胤。皆今日已有者。重永錫上七章。卽祚也。八章。卽胤也。此舉其目。下分說之。言所錫之類。維何。使爾居深遠嚴密之官。室歷萬年之永。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此章是錫胤者必先以祚。下章是錫祚者必先以胤。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僕附也。正義云。僕御必附。近人故爲附言。錫胤維何。胤而不錫之祚。則子孫何所承藉。故先被爾以祿。使萬年之久爲天命所附屬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釐予也。女士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從隨也。孫子以嫡爲天子言。言有僕維何祚而不錫之胤。則天命何所綿延。故予爾女士。隨使生賢子孫也。凡此皆公尸之嘉告者也。我所謂昭明令終者。豈無微之言哉。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

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夏日復昨。祭之明日。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也。陳氏云。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何休云。禮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日釋。大夫日賓尸。士日宴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正義云。大夫賓尸。即用祭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釋。以祭之明日。徐士彰云。楚茨鼓鐘送尸神保。

率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爾。而專爲次日之燕也。何氏云。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杜佑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鷖見鄭風鷖。鷖也。鳧屬禽。經云。鷖信鳥也。信不知用。注云。如倉庚而小。食小魚。潮至則翔。爲鷖鳥所擊。是

知信而不知害也。埤雅云。鳧好沒。鷖好浮。雅翼云。色青黑。亦有白者。興至二句止。公尸見前篇。寧安也。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福祿就燕飲受君恩說。不是頌禱成就也。言鳧鷖在涇水。其情適矣。公尸昔有象神之勞。今則登筵侑兒。來燕飲而安寧矣。酒清殽馨。公尸燕飲。象優渥之澤。福祿不來成就之乎。章甫云。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興也。沙。說文注云。接水者。正義云。水少則沙見。故字从

水少宜以象尸之尊居上賓之位稱其燕為相宜也為猶助也言恩禮寵遇有扶持安全意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與也處止也有得所安意脯說文云乾肉也周禮注云落析曰脯下與降同自上而下易辭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與也潔毛傳云水會也說文云小水入於大水也宗尊也居賓位之尊也既燕二句就昨日為尸時言宗宗廟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七

也向者燕于宗廟受侑享獻福祿因攸降矣崇積而高大也在廟既獲福而在殿又獲福則積之高大矣

鳧鷖在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與也壺水流映間兩岸若門也熏熏和說也非若為尸之時嚴敬而戒慎也欣欣正義云飲美酒而欣欣樂也芬芬香也黃佐云後艱後字只就釋時言對前日祭時故日後蓋福于前不福于後則謂之艱今有加無已何艱之有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

公尸答鳧鷖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假通作嘉美也君子指王正義云嘉美而愛樂此君子輔廣云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美之故樂之顯明令善也民庶民人在位者宜謂心愜之徐光啓云宜民者政教之善也宜人者用舍舉措之當也所謂無得罪于羣臣百姓也受祿于天根宜民人之顯德來保維持調護也右開導引翼也命令為天子也申重也容顯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大

無窮之意保右命之是已然之詞已含在受祿內重申字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德下足宜民上足宜人是以受天之祿保之右之命之又申重之也

千祿百福千祿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千求也王者以德千祿而得百福此句畧斷百福所該者廣下文子孫之多且賢乃百福中最大者穆穆敬也有幽深玄遠之意皇皇美也有盛大宣著之象宜與位相稱也君諸侯王天子不平重王上愆謬戾忘疎畧謝枋得云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

繼志述事之心率循也舊章舊典之文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舊章原本先王之令德著爲令典宜民人之善經也言君子以令德受祿是以德干祿而得百福也福莫大於子孫之多且賢子孫之蕃至於億萬無不穆穆而敬皇皇而美支庶宜君宗子宜王不作聰明而忽不好疏枘而忘惟循行舊典而已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上章願王子孫多且賢兼稱庶言此及下章但言其嫡爲天子者抑抑密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九

也顯微無間之意秩秩有常也終始不渝之意威儀德之隅也令名德之與也二者皆脩德之驗無怨二句連說匹類也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類已之心率由羣臣言循用羣臣之賢受福二句承脩德用賢來受福句輕緊連下句綱見被機言子孫之宜王者威儀慎密德音有常脩德至矣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用人公矣是以受天福祿無有疆境常爲四方之綱統領臣民也

放堡

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賦也之綱叠上文言之凡綱畧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燕

安也朋友諸臣也合百辟卿士言之百辟謂諸侯卿士王朝之羣臣媚愛也天子卽子孫也不解二句正是媚之之意見賢臣不容說事君慤息也言於政治大體固總之無遺於其節目亦理之不紊綱舉目張四方昇平輔治之朋友亦類以安矣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所燕之朋友也莫不媚愛天子欲其無自逸以逸其民而曰王庶其不解于位爲民所安息哉王之嫡嗣如是福孰加焉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辛

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序朱子云召康公名夷成王卽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于是成王始蒞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

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爲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廛迺適迺積迺倉迺裹儼攬于桑于

裴思軒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蔭行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后稷生不肖不肖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曾孫也每章皆曰爲公劉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居處康安也箋云不以所居

爲居不以所安爲安。場，疆田畔也。疆，大界。場，小界。積，露積也。場，疆二句，治國足民之道如此。非爲遷都計也。饒，乾食無底日。藁，思輯以下，專承乃藁二句。輯和也。用，猶以也。國以民爲本，民和則國光大矣。戚斧，揚鉞也。鉞，大斧。小方始也。啓行，開道而行。言厚哉，公劉于民，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乃襲篋，植于藁，藁思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以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遷都於豳焉。黃氏云：公劉必先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可見矣。呂祖謙云：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境內也。按不甯窳

爲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適宜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珎，韞琇容刀。

賦也。舟，相也。斯原，謂豳也。于豳，斯原，謂相土以居也。豳原，足總言之。陟，嶽降原，又詳言之。庶人衆也。繁，人雜也。四民之族，非一類也。順，安也。人與地相宜之謂宜。徧也。言居之徧也。徧則畢至而盡安之也。永歎，猶云長太息。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既庶三句，于豳原而適見其

然也。嶽，山頂也。原，卽上文之原。在嶽以察其勢之所自，在原以審其勢之所止。此是相其大形勢以決定都可否。至下章是其相宅矣。陟，則復降，正見其上下山原之勞。舟，毛傳云：帶也。鞶，刀鞘。珠，鞘之上飾。容刀，容飾之刀。言厚民之公劉，至豳而徠相土以居，見從遷之民庶繁順，宜有樂土之安，無思舊之歎。于是陟降以相之，而見其劉，誠之盛焉。呂祖謙云：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與。

爲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適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語。

賦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逝，往也。百泉，衆水也。溇原，卽南地。南岡，南山之脊，觀見也。京，高丘也。原，唯廣，故必周流而後可徧覽之。京，唯高，故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視之。郝孔昭云：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時是也。上處字，作舍以處之，下處字，民之當處于是者。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施教令也。論難曰語，謂二人相對，議政事也。言厚民之公劉，以都邑雖定，而邑居形勝不可不詳故。廣原在百泉之側，則逝百泉以瞻之高丘在南岡之下，則陟南岡以觀之。而

此高丘衆居之野邑居以建于是處所當處廬其賓旅言所當言語所當語安民館客施教令焉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此章言官室既成而舉落成之燕也官室既成而祭之日落左傳顧與諸侯落之依安也向有相上營度之勞今官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故落祭舉燕而羣臣咸與焉踰踰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曲禮注踰踰踰舉舒揚貌濟濟脩飾齊一貌踰濟兼同姓異姓俾筵俾几

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筵依几曹羣牧之處而牢則禾所居箋云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正義云燕禮羹定乃納賓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各自相近也食之象上執豕句飲之象上用匏句君之宗之毛傳云爲之君爲之大宗也君宗就燕飲時言公劉以已爲羣臣之君宗也四之字指羣臣言厚民之公劉官室既成安然在京舉落成之燕而羣臣與燕者踰踰濟濟動皆有儀設筵授几或登或依以禾爲報取其儉也川匏爲爵昭其質也於是食之飲之而爲異姓之君爲同姓之宗秩然上下之分焉

篤公劉既濟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微田爲糧度其夕陽爾居允荒

賦也濟廣也東西爲廣南北爲長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流泉水流漚澆之利其軍三單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義今公劉遷幽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義卒也正義云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義義謂家之閑丁也今言三單則是單而無閑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

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欲得爲三軍也大國三軍是周制而謂公劉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度計料之意下濕曰隰高平曰原微通也通力而耕之謂此二句言度高下之田而以微法取其糧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制賦嚴粲云三軍惟單賦法以微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山西曰夕陽黃佐云夕始得陽之用必不甚宜於民以生商日繁歸附日衆非舊田所能容故又度此以廣之耳度兼辨土宜定賦稅二義荒大也言厚民之公劉芟夷墾闢土地既廣長矣於是考日景以正用之四

方復登高以望田之形勢蓋物性寒暑異宜故景以相其陰陽使種植合宜水勢高下異趣故開以觀其流泉使溝洫盡利有田斯有賦則計井出軍三軍之制立有田斯有稅則度地爲糧九一之制行至民日以衆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無地不耕則無地非民而幽人之居信大矣

爲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其通理及衆爰有夾其皇淵遡其過澗止旅通密萬禱之卽

賦也此章總叙其始終也館客舍也于幽斯館卽相土時也涉渭二句卽營度時也正絕流曰亂厲砥石也鍛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圭

鐵也謂經鍛之鐵輔廣云官室所須固不專在厲鍛然伐木作材則始于此舉始以該終也止居基定也止基卽落成時通理卽辨土宜定賦稅時也爰衆五句卽所謂幽居允荒也衆人多也衆止基來有財足也衆通理來其皇淵至末皆爰衆之實而爰有在其中遡向也皇過二澗名夾兩面相對而居遡一而隔水相聯而居止旅所居之衆也通密萬禱附二意萬水名周禮職方作汭云雍州其川涇汭水外也爾雅注云注內近水爲隩其外爲汭言厚民之公劉裏糧始至客館于陶涉渭取厲鍛以成官室既定居矣乃疆理其田野由

是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來止之衆日以益密又就芮水之外居之而幽地益廣矣至是則人民和而國家顯非公劉厚民何以至此今日之民公劉所遺也王得無意乎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序又云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此蓋本左傳苟有明信潢汙行潦可薦鬼神立說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第君子民之父母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美

興也洞爾雅云達也洞从同同者野外故有達義行潦流潦也行道上雨水流聚饒亦作饒說文云一蒸米也朱子云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饒酒食也可以饒饒言可濯沃饒米以爲酒食也豈第以德言民之父母則德之功用也言無原之水猶資於用有德君子必澤及於民豈不爲民父母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焉豈第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濯滌也攸所也攸歸寄托之意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第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漑亦滌也可以濯漑則無物不可濯非但一晷而

已攸暨爲民所安息也攸歸攸暨皆終父母之義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

召康公從成王遊歌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詩意在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廢歌語氣戒意在言外所謂諷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毛傳云迴旋風也自南從長養之方來豈第君子指王曹居貞云平易近民人君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毛

之德也故詩人美君必以豈第言之矢陳也矢音康公自言廢歌也言卷阿之上飄風自南而來君子來游樂而歌之我則陳此詩以和焉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輔廣云首章總叙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故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致上章福祿之由

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首矣

賦也首二句承上游歌來見天下昇平氣象伴與閒散之意爾指王游即卷阿之游優游暇逸之意休休息也

游則休息矣俾爾祝詞也祝之所以戒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即終其身之謂朱公遷云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首毛傳云終也言爾之來游來休時際清寧既閒散而暇逸豈第君子今固善其始也其必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公之善終而伴與優游永享無窮也

爾土宇暇章亦孔之厚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版大章明也土宇暇章謂幾句要荒倬然分明無侵凌素亂也孔厚即承此說有基圖鞏固不可搖動意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毛

百神土宇內之羣神也主猶依也言爾九州一統土宇甚明則鞏固無虞既甚厚矣其必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受命受天命爲天子也受命長謂成王幼冲踐祚歷年既多也按成王在位三十有七年據竹書載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從弗箋云福也草盛曰弗福盛亦曰弗康安也純全也常常享之也上文受命長弗祿康即純嘏也此重一常字言爾膺曆數久矣福祿

安爾身矣。豈第君子今固有此純嘏也。其必使爾終其身常享純嘏於無極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四有字。不專指未用者。下二以字着力。無論在朝在野。不引之引翼。雖有無益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者百行之本。德者及物之源。引導其前。翼相其左右。言致此福祿。豈無所自哉。誠以馮翼孝德之賢。引焉不昧。所適翼焉不怠。所行則德日脩而四方以爲法矣。

願順叩叩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第君子四方爲綱。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克

賦也。願順叩叩。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願叩就本身言。令望就人所望法言。所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也。四方爲綱。一人建極而天下歸之。如衆紀之統於一綱也。言君德既脩。則體貌尊嚴。德行純潔。令名遠著。令儀可法。如是則豈第君子德備而天下成歸於統。馭四方以爲綱矣。凡此皆引翼所致也。上爲則以教化言。此爲綱以政治言。師道與君道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愛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此與下章言賢才有愛君愛民之心。正以勉王用之也。鳳凰。爾雅云。鸕鳳。其雌凰。京房易傳云。鳳凰高二丈。漢書云。高五六尺。詩義疏云。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在天爲朱雀。說文。天老云。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頸鶴思。龍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有道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飛則羣鳥從以萬數。翩翩。羽聲。箋云。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藹藹衆多也。吉士。卽馮翼孝德也。君子天子皆指王。使卽以引以翼也。維君子使一聽其使令也。媚。順愛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辛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傳猶辰也。朱公遷云。下集所止。上戾于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效。故使之命之。有望於王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萼萼離離。暗暗。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鳳凰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故又以爲比。梧桐互見。鄭風。埤雅云。人以其皮青號青桐。華淨切。雅。繁鄂皆五子似乳。綴其繁鄂生。多或五。

六少或一二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山東
曰朝陽、劉瑾云、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
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楊彝云、葦蕒喻君德、不即喻禮
賢與下與意、各別言、吉士雖有媚愛之心、實視人君所
感召、彼鳳凰之鳴、則于高岡矣、梧桐之生、則于朝陽矣、
惟其梧桐葦蕒、是以鳳凰雖離、喈喈不然、鳳凰豈
苟下哉、此章上開下合、上只說明良之盛、未涉相感意、
下本上意申言之、始歸重君說、葦蕒梧桐生之盛、離
喈鳳凰鳴之和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
遂歌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手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車馬衆多而閑習、可以爲徵聘錫
予之用矣、然不明言其事、欲王自得於言意之表也、矢
詩、卽首章所云矢音不多、未聲中心所欲言也、遂歌、朱
子云、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所謂賡載歌也、言今君子
之車既庶而多、不獨可供宸游、君子之馬既閑而馳、不
獨可備法駕、宜有以用之矣、吾所矢之詩、能有幾何、不
過繼王之歌而賡歌之、聊陳一得之恩爾、朱公遷云、此
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輔德、則爲綱、而伴與優游、
可保於無窮矣、今日賢士如此其多、車馬如此其盛、則
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當致意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

同列相戒之詩、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錢天錫云、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
同列、實刺王也、按厲王名胡、威王七世孫、穆
公名虎、召康公十六世孫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民兼中外之民、止語詞、迄箋云、幾也、小者、不敢過
望之詞、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濮氏云、京師者、諸夏
之本、欲安四方、當自恤京師始、縱視若不介意之謂、無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手

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也、諛詐隨從也、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隨人也、嚴粲云、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書所謂
面從也、萬時華云、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每章有之、
謹敘束之意、無良、不善也、卽詭隨之實、竊轍云、人未有
無故而妄從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則
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式、用遏止也、寇虐、謂
逞虐于民、荼毒如寇、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此二句一
氣讀、用遏此寇虐、曾無畏忌之人也、曰謹曰遏、俱根無
縱、一直通下、達卽四方、邇、卽中國、柔、安也、能、順習也、蔡
沉云、柔者寬而撫之、能者擾而引之也、遠近之勢如此

定我王者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也言當今民亦勞矣庶幾小安之惠中國綏四方正以安之也然民不安者由說隨之人妄悅其君至竊君權勢逞其無良之志以寇虐於下耳故必無縱說隨使無良有所微不至寇虐而無畏則可柔遠能邇而安民以定我王矣各章首四句是示以當安民下是示其所以安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說隨以謹愷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逖渠也民勞則散故必有以聚之以上章惠中國綏四方例看則民逖指四方之民也愷愷謹謹也如爭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壹

事爭功起疊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勞藉功也謂無棄爾爾勞同列未嘗有功而云然者箋云誘掖之也休美也人臣害及天下則怨歸一人安民則安在天下美歸一人故曰以爲王休章內二休字異義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說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以妄隨人則爲惡無窮極也作慝播惡於衆也有德有德之人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然欲近賢而威儀不謹則驕淫傲惰侮老成違者德賢者不能相親矣

民亦勞止汙可小偶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說隨以謹罔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偶息泄去也憂泄亦就四方言厲惡也罔厲以狀言正敗正道敗壞也正字指國之紀綱法度戎汝也小子少年也式用也女年雖小子而職之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欲其加謹之詞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說隨以謹罔結於君也正反反於正也善惡曲直無不倒置玉寶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壹

愛之意言王欲實愛女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

亦同列相戒之詞序云凡伯刺厲王也嚴粲云切

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諫王與上篇同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瘁病也愛民者天之道今使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出話下章所謂辭也不然背理傷道也猶

謀慮也不遠、無長遠之慮也、爲猷是出話之主、二句不
對、管、正義云、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黃佐云、無
所依據、就理說、其心以爲有聖人、則恐得罪名教、今以
爲無復有聖人、則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宜矣、直誠也、
言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猶之未遠、反覆
言之大諫、自次章至末、皆大諫也、言天反常道、使民盡
病矣、女宜脩己以回天意、乃言不合理、曾無遠謀、其心
以今無聖人、恣已妄行、無所依據、又虛偽而無誠信、此
皆未嘗添思遠慮、細察而忘大患、故至此也、我用是
大諫焉、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厭、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
洽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賦也、難、艱難而不易處、憲、憲、毛傳云、欣欣也、厭、動也、謂
震盪而不得安、方、難方、難、皆以天運言、而總就民之不
洽、不莫上見、泄泄、弛緩之意、輯、和洽、憚、悅莫定也、言
天方艱難、人當憂懼、無欣欣自以爲適、天方厭動、人當
獻飭、無弛緩、不以爲事、苟章其出話不然之習、辭順乎
理、則民之渙者合矣、辭協乎情、則民之擾者定矣、何天
變之不可回乎、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言、維服勿以

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及、與也、同僚、同爲王官、卽就也、我
卽爾謀、謂告以天難、天厭之變、民洽民莫之道也、言
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所言乃今急事、先民古賢
者有言成語也、芻蕘、薪采者、芻、飼草、蕘、燃草、言我於爾
職雖不同、爲王臣則一、故就爾謀之爾、乃芻蕘不受然
我所言乃今急務、勿以爲非而笑之、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不以人賤而忽之也、況僚友之言乎、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
憂譖、多將煽煽、不可救藥、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董

賦也、譖、譖、戲也、老夫、凡伯自謂、灌灌、猶欬欬也、欬、欬然
情至意盡、小子、指執政者、蹻蹻、蹻貌、是足高氣揚之意、
耄、老而昏也、憂譖、可憂而反以爲譖、安危利害也、煽煽、
熾盛也、不可救藥、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天方降殘虐
之威、爾無戲譖處之、我老夫知天變可畏、欬、誠以告爾
小子、不信而蹻之、是非我老耄妄言、乃女以愛爲戲耳、
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荷積之之多、將如火燎原、
不可撲滅矣、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燬、尿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情怒也。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夸則威儀必矜，毗則威儀必卑。屈所謂威儀盡迷亂也。善人憂國之人，戴則也。尸謂祭時之尸，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或作吟，呻吟，愁苦呻吟之聲。葵，揆也。葵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惠順，師眾也。言天之方憐，尚賴善人救之，無得大言夸人諛言毗人，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為也。今民方愁苦呻吟，必有故矣。而善人既載尸，則莫敢撓度其政，雖至喪亂滅亡，咨嗟不已，而卒無顧我眾者也。殿屎二句，是今日已如此，表亂二句，是計其後日必如此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圭

天之屬民如璫如璧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屬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屬，開明也。正義云：屬，謗古通用。屬民，以降生之初，說圭璋正義云：圭主為璋，合二璋則成圭。取物在他處，行往取之，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毛傳云：如璫如璧，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攜無日益者，攜之即得，無費于已而益之。屬民孔易，本說天上之化下補在下。言天開民，民知民無不知，開民良能民無不能，如璫如璧而和，如璋如圭而合，如取如求，于人攜而得之，無費于已。上天屬民之易如此，上之化下。

不勑是耶。道之善則善，道之惡則惡。今民既多邪辟，又自立邪辟以道之乎。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价人，大德之人，即五章善人也。藩，圍國之籬也。大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畏憚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大師，大眾也。垣，牆也。大師居則為其開族，靈山則為行伍軍師，后非眾罔與守邦，故曰維垣。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所謂樹塞門也。大邦世守封疆，莫居方岳，故曰維屏。大宗，強族也。異姓之大家，巨室也。翰，幹也。當牆兩邊障土，大宗勦伐之舊，枝葉之蕃，足以聯合眾心，故曰維翰。懷德，不忘脩德之意。脩德則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曰維寧。宗子，同姓也。同姓義同休戚，足以寄心背而禦外侮，故曰維城。無俾，中補輔君脩德。城指宗子，不脩德則宗族先難，故單言城壞以舉其餘。言大德足以弭患，百姓足以守邦，強國足以捍外，強族足以扶傾，此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者。然惟德之懷，則得其所恃以為安，不惟如是而同時，宗子亦且為我城矣。王若不務德，則城先壞而藩垣屏翰亦皆傾圮，將獨居而不免可畏之禍矣。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圭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吳天曰明及爾
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敬天四句言懷德也敬非虛念有實求所以安民
而回天者淪變也馳驅謂馳騁自恣兩無皆戒詞吳天
以下當改之故明旦一意及與也出王出而有所往
也游衍游息也出王是動而有為時游衍是靜而無事
時言天之怒而發也其必敬天之怒無敢戲慢逸豫敬
天之淪無敢馳騁自恣勿謂天人隔絕不相及也吳天
曰明與爾出王而不違吳天曰旦與爾游衍而不遺也
苟一念不敬不能逃日監在茲之下矣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六

美

板八章章八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蕩

蕩之什蕩及則強國予小子既



詩人知厲王將亡故作此詩首章無言王之不善
下是托文王之嘆紂以著其不善之實也序以為召
穆公作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
匪諶靡不有初解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命天之付畀
於人者辟邪也烝衆也烝民汎言而厲王在其中諶信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一

也言廣大之上帝賦予無私民無不得其理以生乃下
民之君也今上帝肆其疾威之虐降衷之命乃多邪辟
然則天生衆民其命難以皆善信之矣要之天命無不
善也人自暴棄其初解能有終遂使天命靡諶如疾威
而多辟耳朱子云蓋始為怨天之詞而卒自解之如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罔禦曾是格克曾是在位曾是在
服天降罰德女與是力

賦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
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嚴粲云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
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喻耳咨歎詞

殷商紂也。曾是怪數之詞。上二句會是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會是何乃用是人。彊禦暴虐之臣也。彊禦禦如禦人於國門之禦。正義云。彊禦者。任威使氣之貌。拞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在位。謂以之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在服。謂以之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輔廣云。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暴虐則無以爲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愒愒也。彊禦拞克。是爲愒愒。女指王與起也。力言任之之堅也。言昔文王因民命多辟。而歎曰。嗟。爾殷商。乃使暴虐聚斂之人在位用事。此愒愒之德。固天所降也。亦汝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故彼得肆其惡耳。於天乎。何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愒流言。以對冠攘。式內侯。作侯視靡。靡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也。義類是愛養斯民之人。正彊禦之反。此獨言彊禦者。暴實可以濟其貪。拞克亦在其中矣。愒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凡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邪說博辨以濟其姦。羣行攻劫日寇。取非其有。曰攘。式用侯維也。作正義云。古詛字。詔明神靈之使。沮敗曰詛。作祝。指怨謗其君言。屈極究窮也。言汝當秉用。

善類乃任此彊禦多怨之人。使之用。流言以應對。則是冠盜攘竊者。反居內矣。彊禦得志。則毒流天下。怨歸一人。相與作祝。無窮極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賦也。魚然。氣健貌。是吟鳴立威之象。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此二句承上彊禦來。時是背後側傍也。毛傳云。背無人。側無人也。箋云。謂賢者不川。爾德不明。與不明爾德。顛倒成文。而意自相屬。由不能明其德。故其德遂不明也。無陪無卿。毛傳云。無陪貳。

也。無卿士也。陪貳謂副貳三公也。卿士六卿也。言女用此彊禦之人。盛其暴虐之威。於中國多爲可怨。而反自以爲德。用人之謬如此。蓋取人以身。由不明爾德。不能知人。故前後左右如無人也。由爾德不明。用舍失宜。故公卿大臣皆失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愒。爾止靡明。靡明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湏。飲酒變色也。又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湏不義。只帶湏酒說。從隨式用也。惟不義之事。是從而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天不二字。貫二句。愒過也。止。容止。

也。愈爾止者。起坐無恒。舉止失其常度也。靡明靡晦。窮日夜以爲樂也。式發語聲。言天之立君。不使爾沉湎於酒。惟不義之事。是從而用也。今女飲酒既愆。於容止又無明。無晦而不息。及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譁呼。使晝日作夜。不視政事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憂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聒噪者。沸。水騰涌也。羹。天官烹人蔬云。太羹肉滄。盛于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羹。是陪鼎臠臠臠。調以五味。盛于銅器。謂之銅羹。若盛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四

于豆。卽謂之庶羞。卽公食大夫十六豆也。如沸如羹者。箋云。如湯之沸。如羹之欲熟。正義云。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如蜩如螗。言不靜也。如沸如羹。言不寧也。小大以國言。由行。兼已德昏亂。用人貪暴。說。莫怒。覃延也。鬼方。遠方也。言今天下怨謗如蜩螗騷動。如沸羹則小大之國。皆近于喪亡矣。爾當恐懼。脩省。急於改圖。尚且由此而行。安危利災。而不變。是以內自中國之近覃及鬼方之遠。莫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匪上帝不時。承小大近喪說。不時。猶言厄運。舊。舊臣與舊法。老成人。年老成德之人。無老成人。不作實。無說。典刑。典冊所載之法也。言非上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先王之舊。以致此禍。今爾悔德。是任意以當世。無人矣。縱使無老成人。可用有先王政法存焉。尚可賴以維世。惟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是以大命卒至。傾覆而不可救也。末句是決其將然之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木

皆先發。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賦也。人亦有言。古賢哲有遺言。卽顛沛以下三語也。顛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五

仆。沛。拔也。揭。本根。顛起之貌。撥。猶絕也。夏后。桀也。言人有遺言。木將顛仆。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無傷。而根本實先斷絕。枝葉亦從而絕。今天下未叛。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昔夏后失天下。亦本先絕我殷。先王所由革命也。覆轍可睹。爾之明鏡。豈遠近在夏后之亡而已。藉轍云。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詞。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

衛武公作此。使人日誦于側。以自警。楚語左史倚

相云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此詩八章以上是示以脩德而猶恐自忽其言故九章以下微以聽言也聽言者聽上脩德之言耳抑抑密也抑抑與下敬慎不同由有敬慎工夫故緝密不粗疎也隅廉也正義云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六

曰廉隅嚴整云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內之德嚴正也哲智庶衆職主戾反也言抑抑威儀乃德之符則哲人必有儀矣而今之名爲哲者多行儀者少則是靡哲而不愚矣衆人之性以愚爲主宜有是疾哲人而愚則反其常矣可不脩德以爲威儀之本乎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謔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無競卓然莫加之謂人人道也覺直大也德卽上章德隅之德德見於行事謂之德行下文政令

威儀皆道德所在訐大謨謀也大謨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政令也猶國也遠猶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徐常吉云利與天下共興之害與天下共除之訐謔也興利爲萬世開太平革弊爲萬世弭禍亂遠猶也辰時也時告謂以時播告也謨猶卽所以爲命告者總是一事教勝其怠慎防其疎維民之則承上句言能盡人道使強競莫加則四方爲訓矣能全德行使覺然直大則四國順從矣故必大其謀而命則一定不改遠其猶而告不慢令致期又必敬慎威儀使無暴慢無疎畧爲下民法則政令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七

脩威儀謹則無競有覺者在我矣

其在于今典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所爲也興尚也所行以此爲先也顛覆厥德已本有德而自壞之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湛酒以爲樂也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求考求詢問之意其執刑法也言德之當脩如此奈爾今日所行尚迷亂于政而保邦無術顛覆其德而出治無本惟荒湛于酒日事沉湎而已女雖湛樂是從

獨不念女所承之緒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任爲甚重
予不廣求先王所行以執其明刑何以承厥緒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
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賦也肆故今也弗尚厥垂之也夙興夜寐是無逸之念
酒掃字多泥只是齊飭勤謹之意章表也在人之上爲
之表憲朱善云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酒掃廷內齊家
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豈不爲
民之章乎脩字貫二句戎兵戈盾矛戟之類用戒戎作
用此備兵事之起遏遠也戒之即所以遏之也蠻方蠻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八

云蠻蠻之外也周禮九服第六服謂之蠻蠻蠻蠻之外
謂夷鎮蕃三服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爲贊言爾所爲
如此故今皇天厭棄之將國勢日就傾敗如流泉之不
可止無乃淪陷相與亡乎爲今日計惟有夙夜無怠家
廷整飭以爲民之章表脩爾車馬實以備戎事之起以遠
蠻方之寇如是庶無淪胥之患矣輔廣云必無內外無
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庶幾近而吾
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賦也質毛傳云成也正義云質者平治成就之義朱子
又增定義則生養遂而倫理明成也豫訟平而爭奪息
定也侯度諸侯所守法度也戒備虞慮也不虞不億度
而至之事用戒不虞者人民質則無離畔之憂侯度謹
則免禍譴之及話謂教令也慎言不獨謹閉不出必如
定命辰告方是能慎徐光啓云慎言敬儀亦是侯度所
謂出身加民發邁見遠者不偏主脩已說無不兼出話
威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爾其質人民以固邦本謹侯
度以守王法用備意外之患又必出話合道威儀中禮
無不柔順嘉善出話何以當慎白圭之玷尚可磨鑄使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九

平言語一失則監史書之國人傳之其失昭著不可救
矣出話威儀均不可有失而言之失尤易故章末惟戒
斯言之玷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離無
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此又承上章戒其言不可輕出章末言謹言之效
以欲動之無禁止詞由言由已言之也無曰苟矣無得
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捫持也朕我也正義云自周以
前朕爲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
始皇制天子之法自稱曰朕後代遵用之逝去也去則

不可復改。辭答也是匹敵相報。德言之根乎德者。卽下文惠是也。惠順也。惠字貫二句。朋友謂羣臣小子亦謂民也。箋云。庶民之子弟。繩繩其家法也。承尊奉也。言無輕易由已而言。無曰可以苟矣。當知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言語易失。不可令逝矣。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善而不答。無有德之施而不報。若能慎爾出語。言出而朝。願臣心野順民意。則子孫效法。萬民承奉。福祐無窮矣。謹言之效何如。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十

賦也。此章言敬爾威儀之事。言威儀之敬。當無時不然也。友交接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主威儀言。不敬則愆矣。相視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通作敦。厭也。三思皆語詞。言視爾接君子之時。和柔爾顏。常曰得無愆於儀乎。然視爾獨居之時。亦當不愧於屋漏。無曰此非明顯之地。而莫見也。當知神之來至在上。在旁。不可測度。不顯亦昭。猶懼有失。況可厭射不敬乎。

辟爾爲德。俾臧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劉瑾云。此章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爲德猶言脩德。俾使臧善。不美也。言臧又言嘉。猶云並善盡美也。止容止也。淑慎二句。一正一反。正臧嘉之所形。所謂德閭也。不僭句。承臧嘉來。少踰於理是僭。少害於理是賊。則法也。虹潰亂也。嚴粲云。謂幻惑也。如蜺蜺不正之氣。暫見於天。須臾散滅也。言辟爾爲德。誠能盡善盡美。而形於容止者。皆淑慎不愆。則不僭不賊矣。豈不爲民之則乎。此感應之理。如投桃報李之必然。彼謂不必脩德而可服人。是牛羊之童而求其角。徒潰亂爾聽而已。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十一

荏染柔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誥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脩德之事。既盡言之矣。而脩德者宜聽善言。故此章以下。告以聽言。荏染柔木。箋云。柔忍之木。緇綸也。言緇之絲。謂以絲爲繩。被之于木。箋云。柔忍之木。荏染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溫溫者和柔之意。以氣象言。恭者謙下之意。以存心言。溫恭基德。正謂其能容受善言。故其德日進。特此尚未說出。真德秀云。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武公作聖之功。在是焉。哲人三

句正明基德之故以其心之謙則曰恭人以其心之明則曰哲人陸化熙云明由虛生也語言古善言也覆猶反也信不信也民各有心嘆思人之遠於哲人也非平言思哲言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基恭人所以基德者以恭人即哲人也哲人聽話言即順所告之德行之若彼愚人則拒而不受反以我爲不信矣愚智相越之遠固如是乎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囑之言示之事匪而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賦也匪言不但也手囑謂持其向往之塗也示之事者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士

爲臧爲否一一示以成述可據也面命對面命語之提耳焦氏云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胃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平聲讀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雅嚴粲云曲禮負劍辟咎詔之注云口耳之間曰叩是提耳長者教誨小子之常也民之二句汎論其理夙早莫晚也言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之辨既手拈大槩又恐無徵引事爲證既而命之又慮或忽附耳加儆我教爾勸矣借曰女未有知識則女既抱子宜有知矣所以昧昧若斯者由盈滿不

受人言耳凡民能去其盈心虛懷納聽則其知夙誰有夙知而俟晚年方成就者

吳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

賦也福善禍淫不爽故曰昊天孔昭應皇天弗尚我生靡樂憂爾之得罪于天也下文乃明言之夢夢不明即未知臧否也慘慘憂不樂也諄諄詳熟也通以上所言者皆是藐藐不聽受之貌虐猶苦也言天鑒甚明故我生不樂蓋視爾夢夢然不知脩德天必禍爾故我心憂也我訴爾非不諄諄爾聽我怨畧非惟不以我爲教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士

以我言爲煩苦之也借曰女由未有知識而然則女亦已既老閱歷世故宜識吾言當聽矣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川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口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貳回過其德俾民大棘賦也舊舊章也古人脩德之成規即上文是也我謀即舊也勸脩德正所以謀保國大悔指喪國言天方二句正大悔之實譬曉譬也非譬喻貳差也不貳與孔昭相應但孔昭以理言不貳以效言同邪通僻棘急也言於乎小子我所告爾皆古人脩德之事爾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蓋天運方艱難將喪厥國此所謂大悔也我取大

悔告爾者豈遠而難知哉昊天稱善禍淫不或差忒也
今女乃同過其德俾民至於困急必將有喪國之慘能
無聽用我謀乎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

芮伯刺厲王也序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
字良夫書序注周同姓此詩大意在刺王用小人以
病民首四章言民病可憂而徵諸征役之怨詞五章
告以當用賢以救亂六章言王不能用賢而賢亦不
肯爲之用七章言賢者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古

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至十三
章言所用之人不善而反覆嘆王用之也十四章至
十六章則詳推所用之人病民以應首民病意

竟彼桑柔其下侯何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
與今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此也竟茂觀箋云桑之柔濡其蔭竟然茂盛謂蠶始生
時也侯語詞句福也劉殘瘼病也殄絕也不殄心憂者
見下民之病故心憂不絕也倉兄與怡悅同悲悶之意
也瘼有三說毛傳謂久也古者瘼陳填字同朱子謂與
瘼同病也胡一桂謂瘼滿也瘼也言悲悶積滿下中倬

明大貌矜憐也言竟然之柔桑蔭無不徧及將采而殘
謝矣民失其蔭而受病我生斯世憂戚不絕於心悲悶
而至於病倬彼昊天寧不見我之憂少加矜憐使民病
獲瘳而我憂以息也呼天者無所歸咎之意後章皆然
四牡騤騤旌旗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
以盪於平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自此至第四章皆芮伯述征役者之怨詞也騤騤
不息也鳥隼曰旌龜蛇曰旐旐旌旌旌旌旌旌旌旌旌
其在路不息亂生二句說國民靡二句說民夷平也王
好用兵則亂且日生而無平定之期泯滅也征役繁興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古

侯國有調遣之煩故財力頓盡無不殘滅也民靡有黎
是黔首靡有子遺也具俱也箋說文云火餘也具禍以
殄箋云俱遇此禍以爲殄國謂王朝步猶運也殄是
也言何以徵民之病其征役者怨曰今四牡不息旌旐
黃塗國則侯邦驛驛無不殘滅民則靡有子遺俱遭禍
殄國泯則藩籬散民殄則邦本播於乎有是可哀痛哉
國家之氣運於斯日蹙矣

國步夷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誰生眉階至今爲梗

賦也茂資見板篇茂滅資谷也言將滅而可嘆也將資

也。疑定也。讀如儀禮疑立之疑。是正立自定之貌。祖。卽往也。祖以人之行言。往以所往之地言。君子指王競爭也。亂自王致而云秉心無競。爲君諱之義也。此二句作一句。誰指王用之小人也。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則無以自安。祖則無所避。思君子養和平之福。其執心本無爭競。誰爲與兵。將怨之。謀以階之。屬使至今爲病乎。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艱瘁。孔棘我圍。

賦也。上。鄉字。居也。謂鄉里與室家也。辰。時也。不辰。所遇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末

之時不善也。俾。厚也。俾怒。指禍亂言。自西徂東者。周在西。出征徂東也。覲。見。瘠。病。棘。急。圍。垂也。言憂心慙慙。念我鄉里。家室而不得歸。蓋我生不時。逢天厚怒。是以自西徂東。無有定處。欲居我土宇而不得也。飢。溺。疲勞之並集多矣。我之見病也。死亡危苦之不免。急矣。我之在邊也。征役之怨詞如此。民病可知矣。

爲謀爲慮。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謗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也。承上三章言民病如此。靖之豈無其道哉。惟用賢可以已亂耳。恭慎也。況。筭云。滋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

逝。語詞。以水濯手。則能執持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言王非不謀。非不慮也。與。爲。屬。階。者。謀且慮之適長。亂而自剛耳。故告爾以所當憂恤之事。所當憂在用人。故誨爾以量材度德之道。蓋賢能已亂。猶濯能解熱。誰能執熱而不以濯。苟已亂。無人其何能善哉。但相與陷於禍難而已。

如彼遘風。亦孔之擾。民有肅心。玆云不逮。好是稼穡。力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遘。向也。侵也。擾。亂也。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適風之人。咆而不能息。民指賢之未仕者。肅進也。民有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救之也。玆。使也。云。欲進者自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七

言也。玆。云。者。王致其云然也。逮。及也。言王既不用賢。已亂。君子傷之。如適風之人。咆不能息。雖欲出而救之。復曰。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於是好是稼穡。盡其効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耕耨者雖勞。而安稼穡。則維寶矣。仕者雖榮。而危代食。則維好矣。末二句。慨事之反常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騷亂。承穡卒瘁。哀惻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滅我立王。言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將危也。不必謂此詩作於流徙後。蟲食前曰。蠶。食。節。曰。賊。卒。盡。瘁。

病惘痛具俱也。養朱子云：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若綴旒然。與此贊同。按春秋公羊傳襄十六年會于渙澤，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贅旒，旒之屬也。旒，虛也。旒與贅同。言若天也。言其形若言其色。言稼穡代食，賢者之計得失，孰知天降喪亂，因將滅我王矣。又降此禍，則稼穡盡，病而不得代食，哀惘此中國皆危而無可安之所。盡荒而無可食之資，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維此志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上二章所云賢者不得志，為王不用賢，故此言用。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文

人之弊患，順也。順於義理也。民謂百姓人，謂羣臣秉心貫下，宜編舊謀也。宜謀，即所以考慎也。相輔也。獨言相者，舉重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維彼不順，暗指厲王，俾使臧善狂惑也。言此順理之君為民人所瞻仰者，為秉其虛心，周謀于眾，以考慎其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也。彼不順理之君所用非眾，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自異，入異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人君顛倒是非，使人不解而憤然，故云卒狂。

維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姓姓，衆多並行貌。有和輯之意。朋友，僚案之稱。持執政者後，做此譖不信也。胥，相繫善也。人亦有言，恒言也。谷，毛傳云：窮也。正義云：堅谷是窮困之義。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言，言瞻彼中林之鹿，姓姓善羣，乃朋友而相譖毀，不以善道相與人，亦有言進退維谷。進既忌而拊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而拊之，使不得自如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賦也。瞻言，箋云：所視而言者。猶云據所見而言也。百里，言見事遠。愚人指執政者，匪言不能，芮伯自道也。言維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文

此聖人無遠不察，彼愚人者，安危利災，反狂惑以喜我欲於王言其聖人可用，愚人不可用，非不能也。而何乃有所畏懼忌諱，而不敢乎畏忌者，為王之暴虐監訪也。設為不明其故而自誣之詞。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心，謂有殘忍之心者。貪，猶欲也。貪亂，以亂為貪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言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忍心用事，是以民不堪命，惟貪亂是行。

安為荼毒以害人而不顧也此章言人君用舍之非有以致民之亂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與也隧道也作起式用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言君子小人原不難辨王自不辨耳彼大風之行有隧多出於空谷維此良人起而為者皆用善道彼違道悖理之人所行惟隱暗汙穢而已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諂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主

與也敗類猶言比族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上章兩句與四句此章上句與下句諂言猶云獨語也無可與語故自諂其言悖即如醉疊言之耳言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王或能聽我言則對以貪人不可用然蔽爾已深知終不聽徒自諂言而如醉如醉則悖甚矣由王不用善人故反使我至此悖昵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朋友指貪人作即下既作爾歌之作飛蟲飛鳥之往陰覆也赫威怒貌言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

作此詩予言亦或有中如彼飛蟲時亦為弋射者所得是予言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是往陰覆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于我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同遁職競用力

賦也此章作兩項看上四句對下二句職專也涼信也善背工為反覆也為民二句正言其善背也不利如盡人之方竭人之財皆是克勝也同遁邪僻也言民所以貪亂不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為民不利之事惟恐不勝是貪亂者民而致之者此人也民所以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主

邪僻者由此人專競用力於邪僻以開導之是同遁者民而致之者此人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日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戾定涼信晉屬也言民亂離未定者專由此盜臣竊權恣虐為斯民之寇故也其與君子約信亦以小人為不可為及其反背又工為惡言以晉君子且又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亦欲姑以自解而我既作爾歌情事者明不可得而解矣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

仍叔與太字。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雖內有
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自責。修行欲銷去
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見王也。故作是詩
也。序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倬。著大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箋云。精光轉
運于天。王曰者。仍叔體王憂旱之心。而為此訴天之詞
也。雲漢昭回。則非雨候矣。篇首二句。是叙遇旱之候。為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圭

下各章。早既大甚。張本。乃詩人之詞。自王曰至末。皆述
王師之詞。述之正矣。之也。事。罪也。降喪。民無衣食也。降
亂。民心不安也。薦。重臻。至也。靡神不舉。即下所陳上下
郊官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曰索
鬼神。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圭璧。禮神之玉也。卒
盡也。寧。猶會也。言倬彼雲漢。其光回轉於天。早而不雨。
民罹殃矣。王仰天訴曰。於乎。今之人何罪。乃天降喪亂。
而饑饉屢至也。吾為早故。神無不祭。牲則無所愛。圭璧
則用之既盡。神宜恤我矣。會不聽於我之精誠。而興雲
雨也。

早既大甚。藎隆。藎。不殄。禮祀自郊徂官。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降。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藎。藎。隆盛也。藎。藎。熱氣也。殄。絕也。不殄。禮祀。言
祭此而復祭彼。相續不絕。如下文所云也。自從也。郊。祀
天地也。徂。往也。官。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莫是祭時。進
之神前。瘞。是祭畢埋之于土。濮一之云。祭畢。凡幣帛祝
冊之屬。瘞而瘞之。宗。尊也。靡神不舉。祀之。則天神地祇
人鬼。無不在其中矣。輔廣云。前言舉。舉其禮。此言宗。極
其尊。克。勝也。耗。享也。蓋不救此旱。故不享此祭也。耗。早
不能生穀也。斁。敗也。民無所得食。敗立見矣。丁。當也。言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圭

早既久而大甚。陽氣積。陰盛。蟲然。其熱熏人。我為
民求神。禮祀不絕。自郊而至宗廟。上祭天下祭地。莫其
禮。瘞其物。無一神不尊之矣。乃后稷非不恤我。而力不
能勝災。上帝非不能勝災。而不肯臨享。我祭天降喪亂。
下土耗敗。何不先不後。當我身而有是災。必我有以致
之。耳。有歸咎自責之意。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就。就。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推。去也。就。就。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
也。子無右臂也。遺。猶言留餘也。周餘四句。自厲王之亂。

說到今日、推誠也、言早既大甚、多方禱祀、卒不一應、旱災不可去也、我就兢而恐、業而危、如雷霆近發於上、蓋我周大亂之後、人民彫耗、所餘黎民、已無半身之遺、天又降此災、使我身亦不見遺、則胡可不相畏哉、我不見遺、將先祖之祀、自此滅矣、黃佐云、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復祀、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華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箋云、衆民之命、將近死亡、正義云、大者衆多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古

詞、康嘯、靡顧、言瞻顧四方、莫爲倚賴之所也、華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朱公遷云、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亦其義也、蘇轍云、華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官之長曰正、助、助典雲雨、言旱既大甚、則不可止、旱熱之氣、何所容身、太令將絕、無可倚賴、華公先正、雖祀之而不我助、然此猶與我疎、至父母先祖亦胡忍視我遭此禍變乎、亦有責躬意、

早既大甚、潞潞山川、早魃爲虐、如懷如焚、我心惴惴、憂心如燕、華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賦也、潞潞、山川、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潞而除之也、魃、旱鬼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頭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赤地千里、一名旱母、文字指歸云、女城禿無髮、候燥之也、憚、畏、暑、熱、熏灼、遞、逃也、言早既大甚、山枯川竭、旱神爲虐、如舉物而焚、燎之、我心畏、若心如火、灼、華公先正告之、若無聞、知昊天上帝何不使我得遜、坐受此患也、

早既大甚、魃魃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憚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魃魃畏去、承上卽我遜來、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古

復甦勉而不敢去也、胡寧以下、總是自反之詞、瘖、病憚、會也、祈年、正義云、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月令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周禮入宗伯以實、祭祀日月星辰、謂五緯、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辰、經二十八宿、早也、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俱見小雅甫田、虞度也、徐光啓云、敬恭二句、卽是訴天、非不虞于天而望之于神也、神能聰明、故曰明神、孔夙、不莫、便是敬恭明神處、悔、恨也、言早既大甚、欲去不能、天何病我以旱、反而求之、會不知其故也、像之方、納、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既孔夙矣、豫之方、登、卽祭四方

以報成物。農之始。畢即祭土神。以報生物。又不莫也。吳
天上帝。曾不度知我心。如我之肅事。明神。明神宜無恨
怒於我。我何由遭此旱也。周昌年云。宜無而不無。必有
其故矣。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人君以羣臣為友。尚書武王稱我友邦冢君。紀綱
紀也。散無友紀者。謂羣臣以憂旱而廢事。無復綱紀。如
鞠哉以下。是也。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周官三百六
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也。鞠者。計慮之窮。疾者。形容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美

瘳。冢宰。天官。特於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為眾長之長也。
冢宰。趣馬。師氏。膳夫。俱見小雅十月之交。趣馬。掌王馬
之政。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膳夫。掌王之膳羞。左右。侍御
之臣也。舉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王朝者。具舉之
矣。靡人。通謂庶正以下至左右也。周當作明。救也。里。爾
雅作哩。憂也。言早既大甚。羣臣以憂旱廢事。散無綱紀
矣。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以夜勞瘁。
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人皆勉力。救
荒。無有自謂入不能勝天而遂止者。天即不我恤。亦當
為諸臣恤。如何使我如此憂也。

瞻仰昊天。有孽其星。大夫君子。耶假無贏。天命近止。無棄
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咻。微貌。繁星。簡見。尤非雨候也。大夫君子。通指羣
臣。大夫以位言。君子以德言。昭明。格至。贏餘也。戾。定也。
獨言庶正者。該其餘也。言仰天望雨。則未有雨。微羣臣
竭其精誠。昭格于天者。雖不遺餘力。然今大命近止。不
可棄其成功。當益脩所以昭格者。凡此非求為我一身
也。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而諸臣亦釋鞠疚之勞。所
以定庶正也。瞻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使我臣
民各得其所乎。有不容絕望之意。而又有不敢期必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毛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送之。序云。
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
焉。朱子云。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見宣王中興
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爾雅云。泰山為東嶽。

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丘爲中嶽、
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國有大故、旅四望、
大司樂五嶽四鎮、沂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濟、青、州之霍山、
崩、今去樂、說苑云、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
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施博、大故
視三公也、暖、大極、至也、市、市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
正義云、市侯以王年老老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王行
夏時、昭之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功加百姓、爲
前世賢臣、申、申伯也、毛傳云、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市、
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王方嶽巡守之事、
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
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此
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皆姜姓、故
連言之、及甫及字、有濟美意、翰、翰也、以夾輔王室言、與
七章良翰相照、下文蕃宣、即維翰中事、四國、四方之國、
國言諸侯、方言百姓、蕃者障蔽寇難、總領諸侯、宜者播
揚王澤、經營四方也、言崧然高大之嶽山上、極于天、昔
帝降其神靈生市侯于前、今又降其神靈生申伯于後、
維申及甫皆爲周室之翰、餘四國則于以濟蔽其患、難
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申伯能繼市侯之功、分封之

典容能已乎

登、登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
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賦也、登、登勉也、忠勤不忘之意、申侯爵、以其爲方伯、故
謂之申伯、邑、國之所都也、謝、國名、正義云、申伯入爲卿
士、則申伯先封于申、來仕王朝、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
事、往作邑于謝、申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也、
南國、南方諸侯之國、召伯、召穆公虎也、宅、該宗廟宮室
城郭之類、使召公往營之者、召公爲司空、主繕治、登、成
也、定以經營、登、以成就言、功、即登是南邦之功、與下
申伯之功同、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言登、登勉勉
之、申伯先世嘗爲方岳之長、王使繼其先世之事、改大
其邑于謝、命爲方伯、爲南國諸侯所矜式、於是命召伯
往定其宅、成此謝國、傳之世世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
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式是南邦、即南國是式也、正州牧之職、庸、城也、作
庸、猶言建國也、徹、周稅名、用徹法治其土田、則經界之
脩明、賦稅之畫一、皆在其中矣、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
遷、使就國也、私人、家人也、申伯爲卿士、家人在王國、今

出封于謝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朱子云漢明帝
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
制如此漢東平王蒼未朝歸帝遣使手詔賜東平王印中
能趨拜者言王既命申伯式是南邦遂因謝人所聚而
作之城謝有土田先命申伯微之然後命其傅御遷其
家就國王待之何周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範範王錫
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賦也功猶事也指工役之事始作也寢廟宗廟也前
日廟後日寢專舉寢廟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三

廟以奉先皆謝功之大者藐藐深貌騶駒壯貌鈞膺馬
飾也見小雅采芣正義云鈞者馬與頤之鈞膺者謂膺
上飾樊纓也按申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
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
光明貌言王嘗以定宅命召伯則凡此申伯之邑功孰
非召伯所營謝故無城今則始作矣建國先寢廟今則
既成而藐藐矣謝功既畢就封有日於是王錫之車馬
而駕車之四牡騶駒飾馬之鈞膺濯濯焉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園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在近王舅南土是保

賦也王遣申伯王于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四路車馬
卽承四牡二句衍說我國以下是王以封謝之意告之
介圭諸侯之封圭也介圭出則鎮重於國入則合瑞於
王故曰爾寶近箋音記語辭也說文从走从元今誤作
近王舅申伯宣王之舅保安也南土凡南方之國皆是
謝地亦在其中言王既錫之遂遣申伯以行而路車乘
馬往就國矣王告之曰我國爾居莫如南土之善地闕
而民聚也故分封茲土錫爾介圭以爲國寶往哉王舅
其爲南土屏蔽乎

申伯信過王假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微申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圭

伯土疆以峙其楨式遄其行

賦也信邁猶云果行也郇地名一統志郇縣在鳳翔府
府城東南王假于郇者箋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郇云
郇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
申塗不經郇時宜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往辭故假之于
郇既餞還經于鎬而後適謝也南指謝還南者謂自郇
還鎬由是而南往謝也誠歸猶言信邁王命以下卽營
謝時事是追言之徹土疆卽徹土田謂讓土田之疆界
意在喚起下峙楨一語言自王命召伯微土田之時已
預峙其楨謂取十一之賦以供安積之用也峙積楨

也箋云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正義云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地官遺人職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多少言申伯信往矣王餞之于郾于是申伯還南望謝邑以誠歸非復向之數留而不果行矣蓋自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已預峙其糧供委積之用故能使速于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三

賦也番番武勇貌既入于謝言自此入彼非已到謝也徒御徒行者御車者嘽嘽衆盛也周邦咸喜京師之臣若民皆聚觀而喜也戎女也周人自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蓋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申伯保南土於外則內之王朝愈安故曰良翰不顯顯也以聞望言元舅長舅憲法也言武勇之申伯既爲入謝之行徒御衆盛周人咸喜而相謂曰保南土者有人則京師恃以爲安女今有良翰矣則此光顯申伯爲王元舅者文武之士將皆以爲法而南邦是式之命允無負矣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拯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

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惠順也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且字見其兼濟徐常吉云文武是憲則文武兼資其才爲全才柔惠且直則剛柔相濟其德爲全德拯治也謂治之使和調也萬邦即四國舉其多則曰萬邦就其方則曰四國聞于四國謂懷其柔惠者頌仁憚其直者頌義也此皆申伯爲卿士時樹立如此若在謝則不得汎及萬邦朱公遷云言其美德全而治聲著見已詩不容不作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作誦作是工師之誦也正義云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孔其碩大也風朱子云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三

聲也聲之足以感人者爲風肆遂也歌于工則爲誦誦之詞則爲詩詩之聲則爲風聲視其詞其詩既碩則風遂好碩者鋪張揚厲之大德業之隆眷顧之厚無不備載也好者意味聲氣之好意無不盡辭無不美足以感動人也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非自誇其能詩顧夢麟云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言申伯美德克全治聲遠播素所樹立如此今日出封能已干言乎是以吉甫作此誦其詩孔碩其聲遂好以贈申伯之行焉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述之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說見上篇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也烝民汎言天下之人物事則法也真德秀云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夫婦別長幼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蓄

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耳秉執彛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也耶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保安也生仲山甫正所以保之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當然之則是民所執之常性其發于情無不好此美德況天之監我周能以明德感格于下故保茲天子爲生賢佐曰仲山甫則氣稟獨厚又非特如衆民而已上四句言天之生人無不善下言天之生樊侯爲獨異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此章備舉其德正見其異于凡民也嘉美也柔嘉猶云柔得好蓋柔道自有中正者存洪範所謂沉潛剛克者是也柔嘉維則言其柔之嘉不過其則也呂祖謙云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仲山甫之德只柔嘉維則一語盡之君道主剛臣道主柔臣道無成故尚柔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也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貌溫粹翼翼恭敬也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勉也此二句以知行言取法於古訓而無自足之心致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蓄

力於威儀而有踐履之實此德所由成也若順也明命天子明告邦國之命也賦布也此二句言其德之見於事業者以見其體用兼全也陸南陽云觀王心之順而德之足以格心者可見觀王政之宣而德之足以行政者可見言仲山甫之德沉潛剛克柔不過則其柔嘉矣柔嘉發于外則儀色皆善柔嘉存于中則恭敬不忘由其取法古訓致力威儀知行並進也由是措之事業則猷爲協君心經營宣德意而德乃達之于用其德有不備乎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句則因造詣而推其工夫七八句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繼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賦也。此章備舉仲山甫之職。王命貫至末式。是百辟。謂爲諸侯所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繼戎。汝也。祖考。祖父也。繼祖考之職。而保王躬。此言太保之職。朱子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太保抑其世官也。與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于王也。喉舌。皆所以出言。王之喉舌。只是樞要之意。發發而應之也。箋云。布政于畿外。天下諸侯。于是莫不發應。言仲山甫既有全德。故王命位居冢宰。爲百辟所法。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柔

外則總領諸侯矣。職繼祖考。惟王躬是保。內則輔養君德矣。出納王命。始樞要如喉舌。入則典司政本焉。布政于外。諸侯發而應之。出則經營四方焉。其職不已重乎。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賦也。此章言仲山甫之盡職肅肅。嚴也。言尊嚴之王命。不易承宣也。將。奉行也。邦國。畿外邦國。若。順也。若。否。謂政事之臧否。明之。不止分別。有勸勉戒飭意。明。謂明于理。與上明字不同。哲。謂察于事。饒魯云。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保身順理以守身。夙早也。一

人天子也。言嚴肅之王。命仲山甫奉行之。諸侯之臧否。仲山甫鑒別之。明理察事。順事理而遠凶咎。早作夜思。悉心力以事一人。仲山甫定盡職何如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恒言也。茹。吞也。剛。堅彊也。茹。柔吐。剛。喻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不侮不。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事。以實之。矜。通作鯨。彊。禦。彊果禦善之人。言人有恒言。柔者易制。人則茹之。剛者難御。人則吐之。此恒情也。維仲山甫。柔者撫之以仁。亦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柔

茹也。剛者裁之以義。亦不吐也。蓋柔者莫如鮮寡。亦不之侮。凡爲柔者可知矣。剛者莫如彊禦。亦不之畏。凡爲剛者可知矣。此章剛柔皆指他人。不必將仲山甫之剛柔混內夾雜。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也。如毛。喻輕之甚也。輕以易知。易能言。輔廣云。德者人之固有。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克。能也。舉以身體之也。民既好是懿德。而鮮克舉者。人性皆善。而氣稟有不齊也。以上俱是人言。我。言甫自我也。儀。度。圖。謀

也舉德卽二章表裏交修知行並進之事愛莫助之心誠愛之而不能有以助之黃氏云助生於有不足今仲山甫舉衆人所不能舉何助之有哀職王職也舉衆以表君不斥言王也朱善云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言人亦有言德輕如毛但民鮮能舉者我儀圖之維仲山甫既得天性之厚又內外交修知行並進獨能舉之無遺焉是以我愛之而不能有以助之至於王職有缺失亦維仲山甫能以已善格君非而補之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美

駕鑄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將行祀祓之祭也詳生民業業健貌征夫從行者捷捷疾貌言樂事也每懷靡及每恐不及事也曹居貞云車徒之行如其速而仲山甫每以不及事爲懷蓋言其忠也彭彭行貌鑄鑄鳴聲四牡八鸞屢見亦疊言成章耳非有始行在道在齊之別王命二句言所以行之故也毛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通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齊世家魯公徙治臨菑正義云史記齊獻公元年使薄姑都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

未必實也朱子云豈徒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與言今仲山甫奉王命而出祖祭于道四牡則健征夫則疾斯時每懷靡及之心所以然者蓋駕四牡之彭彭鳴八鸞之鑄鑄乃王命之威彼東方定宅罔國任大責重故也

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駉駉猶彭彭也喈喈猶鑄鑄也遄疾也欲其早畢事而旋歸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穆如清風須根仲山甫身上說蓋有仲山甫之德業故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美

其誦美也永懷長懷也卽上每懷靡及之懷慰安也心卽永懷之心言仲山甫靡及之懷亦敬謹不容自己耳其乘車馬而徂齊不旋踵可以集事用是速歸其難哉故我作此篇備言其德詞意深長如清微之風足以動物使彼聞之知無有不及以慰其永懷之心焉

孟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韓姬之國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一統志古韓城在韓城縣南十八里按韓城縣在今陝西西安府同

州晉為少梁邑秦晉戰于韓原卽此地秦更名夏陽
初立來朝者謂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
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
其國序云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子云其曰
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日能錫命諸侯則尤
淺陋無理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
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夷夾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度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
以佐戎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罕

賦也夷夾大也梁山爾雅云晉望也望所按陝西梁山
有二一在西安府同州韓城縣此詩之梁山也箋云在
今禹翊夏陽西北漢于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章
長謂之太守此三一在乾州西北太王遷岐所踰之梁
山也乾州卽唐之奉天縣禹貢云冀州既載壺口治梁
及岐甸治也謂治山旁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倬明貌
受命受繼世之命也無廢朕命以下是申戒其嗣位以
後事也虔敬也共通作供易咬也幹正也箋云作前幹
而正之不庭方不來庭之國左傳注下之事上皆成禮
于庭中辟君也汝君王自爾也言夷夾梁山皆禹甸之

遂有倬然之道路故今韓侯初立由此道朝周以受命
于是王親命之繼女祖考之舊服爾位以後當無廢集
我命夙夜無怠若能虔共爾位帶礪之盟終不改易矣
彼不庭之方正汝職所當幹也謹侯度以作之倡明大
義以示之趨用以佐汝君教化所不及焉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
韓侯淑旂綬章簪帶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鞶淺幘
條華金厄

賦也此章上五句述韓侯來朝與上受命是一時事欲
言王錫故復提起言之非侯服入見之說脩長張大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罕

介圭封圭也以介圭入覲者執之為誓以合瑞于王也
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
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
也淑善也交龍為旂綬大綬也卽王制天子殺下大綬
者是也染鳥羽或施牛尾為之綴于轡上卽交龍旂羊
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綬章簪帶者
車之蔽簪者席之名是用席為蔽錯衡文衡也玄衮玄
衣而黼以袞龍也凡袞服皆玄衣纁裳赤舄冕服之舄
也鏤錫毛傳云有金鏤其錫也箋云眉上日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正義云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肩眼之上

巾車玉路錫英纓、金路鉤英纓、注曰金路無錫有鈎、計王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錢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于金路也、韋也、韋、韋中、也、正義云、試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韋為韋中、言韋韋者、蓋以去毛之皮施于韋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韋、禮記作韋、周禮作韋、字異義同、覆式也、淺、以虎皮為韋也、韋、韋也、韋、韋首之垂者、金厄、箋云、以金為小環、往往纏益之、朱子云、纏益、纏首也、正義云、往往者言非一二處也、言韓侯之來、駕四牡之夾、夾孔、俯且張、以士服入、覲執其介、圭以合瑞於王、錫韓侯有交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星

龍、龍、龍、之、旂、有、龍、旗、銷、衛、之、車、有、玄、衣、赤、舄、之、服、有、鈎、膺、錢、錫、之、馬、車、之、軾、則、稱、韋、而、淺、韋、馬、之、轡、則、韋、而、金、厄、韓、侯、得、此、以、返、國、不、昭、龍、錫、之、隆、乎、

韓侯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盞、其穀維何、魚鼈鮮魚其穀維何、維翰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喜

賦也、此章言已覲而返也、箋云、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正義云、祖與所宿非一處、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于是也、屠地名、顯父、周之卿士、餞王命顯父餞之也、清酒、清美

之酒、百盞、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穀、菜穀也、符、竹萌、天官臨人、符、菹、鴈、醢、荀、菹、魚、醢、蒲、箋云、深蒲也、正義云、蒲、蕭、蕭、入、水、深、周、禮、臨、人、深、蒲、醢、陸、璣、云、蒲、始、生、取、其、心、中、入、地、蔕、大、如、七、柄、正、白、生、嫩、甘、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符、法、贈、送、也、箋云、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正義云、王使人至餞處、贈之、乘馬路車、是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邊豆、所以盛脯醢、且多、我所重在餞、故又以邊豆終之、侯氏、指韓侯、胥、相、也、言韓侯既覲而返、出國、祖祭宿于屠地、顯父承王命餞之、酒至百盞之多、物極殷、穀之備、則有車馬之盛、邊豆、陳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星

列、韓、侯、與、顯、父、相、燕、樂、榮、君、寵、焉、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神神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汾王、周王也、周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蹇父、卿士也、蹇氏父字、箋云、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迎、親迎也、止、語、詞、蹇、之、里、箋云、蹇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王城外、不顯、顯也、光、猶榮也、言韓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娣、嬖者必娣姪從之、神神、徐說也、徐言其行動、覲言其容飾、如雲、衆多也、爛、箋云、粲然鮮

明且衆多之貌、指諸婦也、門韓侯之門也、言韓侯親畢
遂於王國、娶以歸、乃汾王之甥、卿士厥父之子、世族
貴矣、韓侯親迎于厥父之里、車馬盛顯、有光榮從行
之諸婦、徐視而衆多、韓侯顧之、爛然盈門、豈不當韓侯
之心乎、此章親迎是未然事而預道之、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
澤訐訐、魴魴市市、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羆有虎、慶既令
居韓姑燕岑、

賦也、此章原韓侯得配之由也、靡國不到、言涉歷邦國
之多、姑厥父姓也、左宣三年云、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豳

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韓姑、厥父之子、韓侯妻也、
相視攸所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川、水所流也、澤、水所
鍾也、訐訐市市、皆大也、鹿鹿、爾雅云、鹿、牡鹿也、嘖嘖、
鹿則誌壯之通稱、今對鹿言鹿、則鹿者牡鹿也、嘖嘖、衆
也、猶似虎淺毛、爾雅云、虎猶淺毛、謂之號、季木云、魴
魴、鹿皆可以供食、熊羆、虎皆可以供裘、韓地物產
之隆如此、慶、喜也、喜韓姑有此善居也、燕、安樂
也、慶令居就相攸時言、燕樂則預度其後日而言也、言
厥父材幹甚敏、捷爲王使於四方、徧歷侯國、因爲女擇
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可樂也、此甚樂之韓土、川澤廣

大衆、魚會、獸備、有廣饒他國、莫及厥父、已喜韓姑、有令
居矣、則韓姑于歸之後、不安且樂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賁實猷、其猷
皮赤豹黃熊、

賦也、此章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政治、修
其職貢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地在燕山之野、燕山
在薊州玉田縣西北、師、衆也、完、猶築也、朱子云、韓初封
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先祖、韓侯之先
祖、武王之子也、正義云、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皆受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豳

命爲一州侯伯時是也、因時百蠻者、因是百蠻而長之、
正義云、宗長以總領之、王錫韓侯、以今日言也、卽首章
所謂王親命之、與二章王錫韓侯不同、彼錫以物、此錫
以命也、追貊二種之犬名、奄、撫有之意、北國、北方之國、
卽追貊也、百蠻、追貊北國、非有異也、自其種之多、則曰
百蠻、自其種之大、則曰追貊、自其居之地、則曰北國、因
以其伯、謂因追貊之北國、以爲之伯、卽是因時百蠻、所
謂續戎祖考也、實墉以下、勉以修其職業也、首言幹不
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修職業、是欲其修內治也、內
治修然後遠人歸、以終首章之意、墉、城也、壑、城溝、實壑

實登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畝田畝也、籍稅也、實賦實籍、謂正其田畝之經界、與什一之稅法也、貌似虎、一名執夷、遼東謂之白羆、曲禮云、前有犛獸則載犛、黃犛、黑有黃赤二種、正義云、貌言皮則豹犛亦獻皮也、言廣大之韓城乃召康公所營也、昔韓先祖受命既四百餘而爲之長今韓侯受命復因追貽之北國以爲之伯則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所以脩其職業所謂繼祖考無廢王命者於是乎在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吳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黃氏云、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卽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武夫、將士從征者、滔滔、順流貌、箋云、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于是命將率遺士衆

使循流而下滔滔然、淮夷夷之在淮上者、正義云、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來、箋云、據至其境故言來、求、獻索之義、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左傳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是也、正義云、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車、戎車也、烏、隼、隼曰旟、旟、軍行前朱雀、此舉前軍以該其餘也、舒、緩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言我召公受命帥師江漢水盛武夫順流皆懷戒懼不敢安遊而曰淮夷倡亂來求得之也、我車既出我旗既設皆思敵愾莫敢安舒而曰淮夷肆侮來陳師伐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吳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湯湯、水盛貌、洸洸、武貌、經營、是征伐事、運籌決勝、玃、景、景從、不一而足、故曰經營、四方、卽淮夷也、淮夷雖止一方、以王國言之、總謂之四方不靖也、告成、是傲告于王、如今露布是也、平、猶言帖服也、爭、相侵相凌也、時靡有爭、繫天下言之、載、則也、言江漢水盛武夫武勇于以經營四方功成而告于王、王國以四方爲安危、四方既平則外侮而內寧、王國定矣、王心視羣心爲休戚、時靡有爭則下順而上安、王心寧矣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疾匪棘王國
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再言江漢之游者繫上章起下事也王命追述其
始臨遣之命也下章王命放此虎召穆公名也康公十
六世孫式辟四句皆述王命之意式發語聲辟與闕同
淮南諸國久爲淮夷所役今復開闢之也徹卽百畝而
徹之徹疆界也與下文于疆之疆不同此爲地界彼爲
田界徹我疆土謂徹我疆域內之土地也地爲淮夷所
役賦稅已亂故辟之而卽布以徹法也疾病棘急也極
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此江漢水游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吳

役王嘗命召虎辟四方役地而徹我疆內之上武事僅
定卽行稅法非病民非急迫也蓋什一之法乃王國定
制欲天下皆來取正于王國耳召公于是因淮夷既平
疆之以正疆界理之以分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淮
夷在南故極其遠言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偏也李構云十日爲旬周匝十日有偏之義偏
治其事卽經營疆理之事宣布也文武以下王命之詞
也召公召康公爽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謂也似副也

牽說文云始開也敏勉力以建功也戎汝公功也言王
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先
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實文武之積餘也今日
之事豈惟予一人之爲亦惟女先人之業是繼能開敏
女功則我當錫女祉福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上言用錫爾祉蓋言晉許以報功今日功既成矣
于是遂錫之釐爾四句是策命之詞下是召公受策命
而祝頌之也釐賜也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其柄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吳

以圭爲之詳核模早獲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
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秬鬯黑黍酒也謂
之鬯者芬香條鬯也卣爾雅云鼻卣鬯器也卣中尊也
在大小雅翼云諸侯則天子賜之圭瓚然後爲鬯未賜
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故先儒說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
以蕋者謂未得圭瓚之賜則用蕋得賜則用鬯耳文人
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
敢專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謝枋得云必
使召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
此意實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

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盡心力以報宣王之德矣。虎拜稽首，是受策命於岐周，時拜於文廟也。箋云：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言今功成矣，遂策命之曰：賜爾圭瓚，秬鬯以祀先祖，又告於先王。錫爾山土，田廣其封邑。然此策命必於岐周受命，從其祖康公受命之所。一以昭王國有世臣，一以昭康公有賢胤，寵異之者至矣。於是虎拜稽首而祝曰：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至

賦也。虎拜稽首，是拜於康公之廟，即用圭瓚秬鬯以祀先之時也。對答揚稱休美也。對揚王之休命，昭君賜也。圭瓚土田等皆在其中。考成也。作召公考，言作康公之廟器，勅王策命之詞以紀其成功。天子萬壽，所勅之詞也。上章天子萬年，口稱而已。此則刻諸策命之下，以祝天子也。明明以下，又召公勸勉其君之詞也。與作廟器無涉。矢陳也。文德如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是也。洽者，寬徐漸漬，不以威武震疊之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矢文德，是令聞不已之本。言虎受賜而歸，拜於家廟，答稱天子之休命。乃作康公之廟器，勅王策命以紀其成功，且勸

君之詞，然虎不止以武功期王也，以為明明天子四方平而時弊爭，既有令聞，猶願始終如是。令聞為之不已，惟陳其文德，使教化洽於四國，則久安長治，令聞不替矣。王方以武功褒虎，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已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笑之。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正義云：常德，常時所行之德。朱子云：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至

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以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微既臧，惠此南國。

賦也。此章言王親命皇父總治軍事也。正義云：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六軍。赫赫明明，宣王命將之顯也。卿士，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小雅出車。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陳騶飛云：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冢宰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以上

四句一連說下，謝枋得云：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于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整我以下，親命之詞也。脩飭也，戎兵器也。既者，期其如此之詞。整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南國，箋云：淮浦之旁國。董氏云：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言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相者，今大師皇父是也。王命皇父曰：今淮夷叛亂，爾為我整齊六軍，治其兵甲，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除亂以惠南方之國也。

詩經廣本全

卷十七

奎

王肅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此章言王策命休父以副其事也。上三公依親命之此六卿故策命之尹氏尹吉甫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命程伯休父尹氏承王命以策命之也。毛傳云：始命為大司馬左右以下策命休父之詞也。左右陳行分士眾為左右陳其行列也。戒，誓戒也。謂戒以不愆于六步七步六伐八伐之法，與上章既戒之戒不同。箋云：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師旅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天子六師，一師之眾有五族也。率，循。浦，涯也。省，箋云：

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有不濫及無辜之意。徐土，淮北徐州之夷也。曹氏云：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耳。留止處居也。三事，箋云：三農之事。周禮注：三農平地山澤也。又朱子云：上中下農夫也。緒業也。言既有皇父總治軍事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于是王謂掌策命之尹氏命程伯休父為司馬曰：爾其左右陳其行列而誓戒之，使無失律于紀。循淮水之濱而省視徐土，伐叛赦從，無濫及無罪。又必速說事無久留而處彼使三事得就緒焉。

詩經廣本全

卷十七

奎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嚴嚴然而威舒徐保安作行也。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依于軍法日行三十里耳。紹糾繫也。遊遨遊也。釋連絡也。擊投動也。震動也。言王既命將遂率以行威靈赫赫然顯氣勢業業然大以天子自將故嚴然而威也。雖師行安徐僅如常度不疾不緩而徐方騷動已非一處故以之震驚乎徐方如雷霆之恐怖人徐方則驚動而將服罪也。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

虞虜被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此章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進鼓而進之也。虎臣戰將。不指皇父休父言。進厥虎臣。是進之使布列。非向敵也。閭奮怒之貌。虎怒貌。鋪布也。布其師旅。敦厚也。厚集其陳。濟淮也。仍就也。醜衆也。虜者四係之名。仍執醜虜。亦言其勢如此。非實已執之也。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朱公遷云。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言王既至徐。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而怒山是前。其虎臣闐然如虓。怒之虎。令陳師厚陣于淮。濟將仍執其醜虜。斯時截然可畏者。王師之在淮浦矣。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書

王旅嗾嗾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綵綵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嗾嗾衆盛貌。翰羽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苞。本也。綵綵。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濯大也。言王旅嗾嗾衆盛疾如飛。翰使智者不及措其謀。衆如江漢。使勇者無所用其力。靜則不可驚動如山之基本。動則不可禦止如川之流逝。且部伍聯屬。擊首尾應。不可絕也。行列整肅。法紀分明。不可亂也。攻則敵不知所守。守則敵不知所攻。其幾神密。不可測也。以攻則無不破。以守則無不固。所向無敵。不可

勝也。以此大征徐國。焉得不服乎。篇中徐土徐方徐國。特變文耳。非有二地。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此章言王師成功而歸也。猶道也。凡平日興兵撥亂。安內攘外。經營于廟堂。敷布于海隅者。皆王猶也。允。信。塞。實也。來。來歸也。同。皆來也。四方三句。盛言天子之功也。庭。朝也。回。猶違也。來庭。稽首稱臣也。不回。革心效順也。言王之服遠。非獨恃兵威。由王平日治道允塞。故至誠動物。徐方則來。而且同此德化。所致實維天子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七

書

功也。以四方則既平矣。徐方稽首稱藩。不復阻化于一隅矣。于是王命凱旋。戢干戈不用焉。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

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曹氏云。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瞻卬昊天。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臧。賊。殲。疾。靡有夷。屆。罪。罍。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惠。愛也。填。久也。厲。亂也。邦靡有定。以國家大勢言。

士有位者民無位者瘵病也。蓋賊以下言士民所以瘵也。蓋賊以喻小人。蓋賊是害禾稼之蟲。蓋疾是害木稼之狀。夷平屈極也。罪罟設罪以為罟。不收正義云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言昊天以惠民為心。今瞻印昊天則不我惠。愛久不安寧。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程仇不安。而士民皆受其病。小人之瘵疾無有夷平屈止之期。刑罪之網罟無有平夷瘵愈之望。士民之瘵未已也。

人有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姜

賦也。土田人民乃諸侯卿大夫所有。覆猶反也。有之奪之言王制。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無罪有罪拊民言。收拘收也。說教也。言女予奪不當此士之瘵也。刑罰不中此民之瘵也。皆蓋賊為此罪罟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鳥鵲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此章言致亂由於婦人。哲知也。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傾覆也。懿美也。懿厥哲婦意指褒姒也。梟土梟也。詳邨風施丘流離鵲怪鵲即鵲鵲也。與鵲不同。卑雅云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噪。故莊子所謂鵲鵲。

夜撮蚤晝不見丘山者。鳴即兩箋云。梟鳴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語。厲字應首章厲字。手奄人也。言男子多才智則能興國。婦有才智于外事則適覆國。故此懿美之哲婦人反目為梟鳴者。以有長舌能變亂是非為亂階。以傾城耳若是則亂豈真天降特由婦人而已。凡多言而無教誨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寺人帶言。朱子云。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

柏人伎武謂始竟背豈日不極伊胡為惡如買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聖

賦也。鞠窮伎害武變也。謂不信也。竟猶終也。背反極已。惡惡也。如假如之。如非喻也。買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君子有位之稱。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毛傳云。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言婦人以智辯窮人其心伎害而變。許即謂妾于前不驗于後。豈自謂言之放恣無極。反曰是何足為惡。畧無悔禍之念。假如買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婦人無公事。今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問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晉忌不弔不祥威儀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富福也。介狄謂大患之狄。輔廣云。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外禍。萬時華云。介狄一語。驪山之禍已逆睹之矣。予凡伯自謂也。胥相忌怨也。予聞也不祥。卽刺與不富。類善也。人謂賢臣亡。箋云。奔亡也。殄盡瘁病也。言天何爲以災變責王。神何爲不福王。凡以王信用婦人故也。內亂既深。外變將作。王舍介狄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相忌。天神之降不祥。所以警戒人君。今王遇災不恤。不能脩身以謹威儀。而恣其荒淫之行。又不用其賢臣。是棄爾輔也。邦國不自此殄瘁乎。

詩經廣太全

卷十七

美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也。天降禍以爲羅網。優多也。紛至薦臻之意。幾箋云。近也。言天降禍亂已薦臻矣。使有賢人猶可救亂。而且人之云亡。我心安得不憂。天降禍亂已窮迫矣。使有賢人猶可持危。而且人之云亡。我心安得不悲。憂悲者邦國殄瘁故也。承上末二句而言。

後苑稅吳天無不克羣無泰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脩沸檻泉見小雅采芣。稅稅高遠貌。羣罔也。皇祖

指文武式用也。後子孫也。言脩沸檻泉由來深矣。我心之憂不自今日由來久矣。禍亂適當此時。罔已無可爲者。然吳天雖高。遠于危亂之極。無有不能挽救。而使日者王誠改過。自新。遠色親賢。無愧皇祖。則天意可回。式救爾子孫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

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劉瑾云。首章言饑饉之災。卒章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也以召旻名篇者。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

詩經廣太全

卷十七

美

也。閔天下無如召公。康之臣也。舊轍云。因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罔卒荒。賦也。篤厚。瘕病也。饑饉卽降喪之事。卒盡也。流散之四方。亡轉乎溝壑也。居國中。罔邊陲荒虛也。言天以仁罔爲德。今反迅疾其威。厚降以喪亂之禍。病我國家。以饑饉使民盡流亡。是以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荒虛無人也。

天。益賦內江晉祿靡其潰潰。回過賈靖夷我邦。馬也。尹君卽上饑饉。猶所謂天之降罔也。益賦。小人

記、潰也。昏、昏亂。極、極喪之人也。靡、共無。肯、共其職事。潰、潰昏亂之意。靖、治。火、平也。言天降罪罟而使民卒流亡者。蟲、賊之人。內潰其心。志、昏極之人。靡、共其職。此皆潰亂和辟之人。王乃使治乎我邦。是以致此罪罟也。

卑卑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賦也。卑卑、頑慢之意。謂頑不知道。緩不供職。訛訛、務為誇毀也。兢兢、戰懼意。業業、勤動意。形容憂時供職之心。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昧道廢職。巧言譏毀。缺失多矣。王曾不知之。至于兢兢業業。其久不遑安者。其位反甚貶。黜取舍顛倒。如此何怪小人之用乎。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卒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于水上者。謂木生水邊。水中草棲之。今歲旱水落。苴棲木上而枯槁也。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也。兩如彼對相視也。潰、亂也。嚴粲云。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曰。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言任用小人如此。是以民生憔悴。如草逢歲旱而不遂。其茂又如草棲木上而不濡。其澤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亂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釋胡不自替。職凡斯引。

賦也。時、是。疚、病也。彼、彼小人。斯、斯君子。疏、箋云。替也。謂糲米也。釋、精。于疏者。也。替、廢。職、主也。兄、悅。同。引、長也。言小人病民已極。昔之民生樂利。未嘗若是之疚。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小人君子善惡邪正如疏與釋其分審矣。何不自退廢。使賢者得進。顧乃妨賢病國。使我專為此至。怡悅引長而不已也。怡悅、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凡

詩經廣大全

卷十七

卒

斯弘不裁我躬

賦也。或問此疑是比。朱子云。作比為是。自由也。頽、厓也。厓、猶外也。溥、廣弘大也。引是長說。弘是闕說。言池水由外灌。今池竭而不云。自頽泉。水由內發。今泉竭而不云。自中。禍源起自小人。而王不肯歸咎焉。縱恣益其日廣。其害矣。使我怡悅益大而憂。日是豈不裁及我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也。先王受命。謂文武時也。召公。召康公爽也。箋云。言昔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辟、開也。辟國百里。以

化言今南王時，變促也。促國，西戎內侵，諸侯外叛也。正義云：日辟日蹙，其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于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不尚有舊謂老成人猶在也。言昔文武受命，有如召公治外，教化所及，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奈何不用，而至今侵削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八

頌

頌者，宗廟之樂歌。頌有二義：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注云：頌之言誦也。容也。誦者，借音則通作誦。容者，字从頁，頁者首也。故說文以爲貌也。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美盛德之形容，則容之義也。告成功于神明，則誦之義也。朱子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陳傅良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間以親疎之義。

故商頌以先代而後于魯

周頌清廟之什

正義云：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魯商也。蘇轍云：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

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賦也。於歎詞，穆深遠也，肅敬謹和也，顯明相助也，有光

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清濟衆也。多士百執事之人，所謂上中下士而選於澤官者，秉文之德，執行文王之德也。文德，卽肅雝互言之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對越以心言。駿奔走以事言。承尊奉也。彌光彌遠之謂顯，能使後世欽承之謂承。人汎指天下人而奉祭之顯相多士在其中。斯語詞言於乎深遠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助祭之公侯皆肅且雝，如文王之和敬而清濟執事之多士亦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在天之神，又疾奔走在廟之至體。文王之德以奉祭如此，則是文王之德顯于前者不勝于後，豈不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二

顯乎越于昔者不替于今，豈不承乎信乎其盛德至善克當人心，無有厭敷于人矣。此詩蓋卽人心以徵聖德也。雖未明頌文王之德，而其德自見。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

祭文王之詩。輔廣云：上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也。後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賦也。程子云：天命卽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曰命，造化之謂也。又云：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

者曰天命，不已天之運行不已也。不顯豈不顯也。穆與顯意輕，穆是贊不已者之深遠也。顯是贊純者之顯著也。言維天之命於乎深遠哉，運行不止也。文王之德於乎豈不顯哉，純粹不雜也。天道文德一而已矣。假以溫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以溫我，左傳作何以恤我。朱子云：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溫，字之訛也。收受也。服虔勿失之意。駿大惠順也。文王之道，凡脩已治人皆是。純德之見於行事者，篤厚也。厚行之也。正義云：用意專而隆厚。言文王盛德如此，在天之靈當何以恤我而啓我之思。異我之行乎。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三

幸有文王之道，我當受而大順之。遵行不忤，繼今子孫又當篤行之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

祭文王之詩。序云：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朱子云：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不紊亂意。緝，緝熙明也。熙卽是清，只重緝字，言清而又常清之也。文王之典，如禮樂政刑紀綱法度之屬，肇禋謂始祀文王時也。迄至今也。用，用是典。

也言所當清明而糾熙者文王之典也自始祀文王以至今日創業者用之而成四海永清之烈守成者用之而成四方日靖之功皆能有成如此則是典也不為我周之禎祥乎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

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首飾歸功於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朱公遷云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經廣大全卷十八

四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祖爾雅疏云繁多之福也祖福是撫成業而致盛治意不止富貴言烈然有文章之辟公助祭感神錫此祉福不惟及我一身惠我周家無疆之休使子孫永保此祉福是福雖錫於先王而致之者辟公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也序君位相傳之序皇大也言爾平日在那取民有制無封以專利費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王固當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必使汝子孫繼汝之序而

益大之也崇之就禮文說皇之是統序相傳國勢益昌意非增其爵土之謂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節戒飭而勸勉之是愛之以德正是不忘其功也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此重無競不顯四方訓其化行也正見其強百辟刑其法著也正見其顯不顯豈不顯也中庸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是其作不顯與此別前王文武也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之意此句以前王喻之旨其強於人能盡人道則

詩經廣大全卷十八

五

四方以我為訓其顯於德能備君德則百辟以我為刑觀之前王可驗矣於乎前王往矣今天下思慕而不忘者正以前王道之盛德之至也爾辟公能於道德加意焉則所以報功者永保無窮矣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

祭太王之詩序云祀先王先公也胡一桂云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作造立之言也。荒治也。彼謂太王也。作卽荒也。亦曰作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康安也。此句帶在太王上說。徂後漢書作祖。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言天作岐山以待明德之君。我太王從而荒之。營邑居治田畝。創業以垂統。維彼既作矣。文王因得以惠鮮懷保。從而康之。於是人歸者衆而彼險阻之岐山遂有平易之路。太王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甚艱勩矣。我子孫撫此岐山。當念創業之難而保守不失也。子孫保之。重太王創業之艱。戒意不重。

天作一章七句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六

昊天有成命

祀成王之詩。序云。郊祀天地也。朱子云。序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以爲郊祀天地之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成命。不易之定命也。周自肇基其勩而下。有天下之命。已一成而不易。二后文武也。成王武王之子。名誦。不敢康。戒謹恐懼也。夙夜。謂無間斷也。基。積累於下。以承緒乎上者也。命。卽有成命之命。宥。宏深也。密。靜密也。萬理不遺而時出有本。宏深也。一理湛然而纖微不吝。

靜密也。不敢康。言其心夙夜基命。言其功宥密。則就其德之已成者言之。言昊天。神周有一成不易之命。文武既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於前矣。成王雖撫成業。其心凜凜。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承緒天命者。其德宏深而靜密。是真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盡繼述之心矣。故能安靖天下而成功之。在二后者。復在成王也。靖有休養安輯意。正是歸功成王處。蓋文武開創。方與天下更始。未及與天下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七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宗祀者。祭祀之法。宗有德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云。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程子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云。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亦以

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漢氏云：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林之奇云：歲之祭天者四，郊於冬至一也，明堂於季秋一也，祈穀於孟春一也，大雩於龍見一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也。享，獻也。奉而進之曰將，然而薦之曰享。陸化熙云：明堂之禮，自我義起，二我字最有深意。祭天用特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八

牛。此云牛羊者，曹氏云：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爲席，陶甒以爲器，蒲菜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藹，所以親之也。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黃佐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言今日明堂之祭，王者上帝配者，文王也。我將奉焉，享獻焉。維此牛與羊也，維天庶其降此牛羊之右乎。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則象肖之爲儀，矩矱矜之爲式，願長特

之爲刑，以禮樂政刑言。嘏，錫福也。言天不可知，觀文王則知天矣。我文王之典，安民之典也。我儀之式，刑之日以安四方焉。則威格有素，又出牛羊將享之外矣。此錫福之文，王不既降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朱善云：其者疑詞，既者決詞，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其夙夜，爲祭後言之也。天威，卽降日鑒意。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而今而後，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于以時時保此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時字正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九

應夙夜，降鑒與右享有別。降鑒是推原右享之意，非止就祭時言也。陸化熙云：夙夜畏威，只是常法。文典以靖四方耳。呂祖謙云：于文王言儀式刑其典，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言畏天之威，不及文王，統於尊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按夏殷五載一巡守，周制十有二年一巡守，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服也。國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萬尚烈云：武王初定天下，

遂有方岳之行。告以革命之事。非周十二年王巡守殷國之常制也。黃佐云。武王在位方及五年。此詩只宜在武王巡守之初說。此詩又名肆夏。以有肆于時夏之語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祿夏。祿夏。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十

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則云。肆夏時邁也。樊過渠。就也。渠。思文也。劉瑾云。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應天時行。故曰時邁。子之。謂使爲王贊詞也。言王之以時邁行諸侯也。天其子之。以爲神人之主乎。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次

節言天命之有在。末節言王之能保命。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也。尊之於臣民之上也。序。帝王之傳序也。震動也。震之。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如頒正朔。一律度脩五禮。如五器。是也。疊。懼也。震疊。言諸侯莫不因王之震動而各懷恐懼也。懷。柔。安也。以誠意招致之曰懷。以精神綏安之曰柔。百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河水之大者。喬嶽。山之高者。皆望而祭之。胡一桂云。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置茅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十一

蕤設表望是也。懷柔。貫主喬嶽。二句總是祭告喬嶽下方補莫不感格。以對莫不震疊。允王維后。亦贊詞。言天實右周於臣民之上。序。周以曆數之傳。是以巡守之時。朝會而諸侯服祭告。而百神格。人神受職。信乎我王之爲天下君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明昭。對商紂穢濁言。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式序在位者。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載戢二句。非巡守時事。特以起下意耳。戢。聚。櫜。

韜也。樂記云：武王克殷，創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求者，講求之意。懿德，即綱常倫理，民彝物則之類。陳也，夏中國也。式序是政，求德是教，言明昭我周既式序諸侯而政舉矣。復偃武脩文而教無不行焉，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序云：祀武王也。朱子云：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主

賦也。此詩上二節言三后功德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見王者之興，其功德在當時，其福祚在來世也。競，強也。以德之剛言，如敬勝怠，義勝欲是也。執競，音純守此心，如執持而不失者然。烈，以興王之功業言。無競維烈，言武王功業著盛，莫能與之爭強也。用昌年云：有是德故有是功，不顯豈不顯也。以德言，成王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康王之徵，忌天威，對湯文武之光訓是也。言我武王敬勝義勝，常持日強不息之心，故德立而其功之盛，天下莫加繼之者。成康也。基，令有密敬忌天威，其德豈不顯哉。由是以德凝命，上帝使若。

天下焉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自彼者，追數昔日之詞，奄，覆也。大有餘也。斤斤，明之審也。言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而有之治之所統，皆德之所被。斤斤然無遠而不著明也。此言其不顯之實。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此以下言今日致祭而神福之也。喤，和也。筦，同。爾雅注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廣雅云：六孔無底，周禮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周禮大司樂：孤竹管，園丘奏之。孫竹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燕禮大

詩經廣大全 卷十八

主

射下管新宮，禮記下管象，將將集也。此二句包八音在內。穰，多也。言三后之功德各極其盛矣。今日之祭，鐘鼓聲和，磬筦畢集，三后來格而降福，不多乎。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降福既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禮行既久而益自謹重，如對越駿奔之初，是以神既醉飽而福祿之來反覆不厭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

后稷配天也。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

也正義云周公制禮推后稷以配天祭於南郊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詞文有文德也立當作粒黍稷也極至也德之至也曹氏云天能生之而不能養之后稷能養人故其德配天嚴粲云后稷人臣而推以配天疑於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

詩經廣大全卷十八

古

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尤切也邵寶云來牟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後識之以爲粒食之輔故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有文德之后稷克配彼天而無間蓋洪荒之世黎民阻飢久矣后稷教民稼穡使黍民粒食皆其德之至也且貽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命之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上帝之德近彼此之殊得陳常遺于中國也其德如是南郊配帝不亦宜乎

思文一章八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八終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此戒農官之詩輔廣云周人以農事開國故特作詩以戒飭之重其事也序云諸侯助祭造于廟也朱子云序誤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勅之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畯田正是也敬爾在公循云恪共乃職也王成王自謂釐賜也成成法也乃成王始置農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一

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是也咨詢諸人也茹度諸已也言嗟嗟臣工或任鄉遂或任都鄙尚其敬爾職事凡乘天之時盡地之利者王今有成法賜汝汝當咨度焉究圖此法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鏹奄觀銍艾保介農官之副也莫春建辰之月亦又何求言不可舍農事而他求也如何言不知其果治否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畲獨言新畲者以其新墾用力爲難舉此以該其餘耳於皇歎美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



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莫春麥將熟則麥熟于夏。又將穀熟于秋也。時之易至。當卽治田事。衆人。旬徒也。命我衆人。使保介命之也。序。毛傳云。具也。說文云。備置屋下也。錢。銑。鑄。鋤也。錢以起土。鑄以去草。銑。獲禾短鎌也。銑。艾用銑以艾也。言嗟嗟。保介。今春已莫。土膏方動。東作可興。爾又何求哉。如何新畬。其芟柞否也。無謂事尚可緩。莫春麥將熟而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爾其命我衆具田器。有事于新畬。奄忽之間。將見收成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噫嘻

此亦戒農官之詩。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朱公遷云。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于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卽其地以戒農官與。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朱子云。序誤。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歎詞。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朱子云。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責戒命之也。楊彝云。書註格。至也。從爾雅釋文。字書無訓格爲告者。但召

之來至而後則告戒耳。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朱子云。此必鄉選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淳云。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終竟也。無遺地之謂。三十里。萬夫之地也。箋云。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亦箋訓爲大。朱訓爲皆。服事也。亦服爾耕。言使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三

皆從事于耕也。爾。私爾耕。皆責成之詞。十千。一川之內。萬夫之數也。耦。二人並耕也。十千維耦者。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言噫嘻。成王始置農官之日。已著成法。昭示爾矣。尚其賡明法而思盡職。率是農夫。以播百穀。使一川之地。大發其私。盡三十里而止。一川之衆。皆服其耕。萬人爲耦。而並耕也。朱子云。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豐稔所以可必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驚

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二王後，杞宋也。按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是以陳并杞宋為三恪也。然鄭駁異義云：三恪尊于諸侯，早于二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蓀，帝堯之後于視，帝舜之後于陳，所謂三恪者，其是乎？左傳云：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蓋蓀視待陳而備，非杞宋待陳而備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以奉夏祀。左傳皇武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天子祭宗廟有喪拜焉。杞宋則天子祭宗廟有喪拜焉。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謝以濮一之云：按此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也。賦也。振鷺飛貌。雝，澤也。朱子云：先儒多謂辟離在西郊，故曰西雝。客，二王之後，斯指魯客，以助祭時周旋進退言之。言振鷺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離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我客來助祭于此，亦有此容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在彼謂居其國，在此謂其來朝，善政善教，克當人心，是無惡也。令儀令色，允協人望，是無斁也。庶幾，幸詞。夙夜，言時之久，永長也。言我客不獨容之美，也在國無惡之。

者在此無厭之者，彼此愛敬如是，庶幾自夙而夜，以永終此譽矣。蓋因其得人心，幸其能保譽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序云：秋冬報也。說者謂報者，謂嘗也。然也。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朱子云：序誤。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所以為豐年，亦有二句，就收入說。惟在田者多，在廩者亦多矣。萬億及秬，以廩之所積言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季本云：酒味厚，即周禮三酒，醴味薄，即周禮五齊，烝進，昇于洽，備也。曹居貞云：以洽百禮，養者光享賓客，皆在其中矣。皆，徧也。言當此豐年，雨暘時若，我黍既多，凡類黍者，視此我黍，既多，凡類黍者，視此及收而載之，亦有高廩，其數累萬至億，累億至秬，以之為酒，為醴，進昇祖妣而祀事孔明，以備百禮，而饌文周洽，凡此神降豐年之福，不甚徧乎？此報賽之禮，不亦盛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序祖通言先祖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箋云。瞽矇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于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每瞽新重言有瞽見非一人正義云皆在周之廟庭下一周字見爲昭代之新聲

備舉
設樂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六

業虞見大雅靈臺毛傳云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提業如錦齒植者爲虞衡者爲柶正義云虞者立於兩端柶則積入于虞其柶之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柶而爲縣設也其形刻之提業然如錦齒故謂之業崇牙亦詳靈臺業上之飾也毛傳云卷然可以興也正義云名崇牙者以牙爲業之上齒所處者高故也樹羽置五采羽正義云置之于筍虞之上角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亦作鼓又作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搥之則旁耳還自擊書云下管鼓鼓儀禮鼓倚于頌磬西絃周禮小師掌教鼓鞀鞀應掌播鼗大司樂鼗鼓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七

圉丘奏之靈鼓方丘奏之路鼗宗廟奏之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柶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磬石磬也見小雅鼓鐘柶毛傳云木控鼗也爾雅云所以鼓柶謂之止注云柶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音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圉通作敵爾雅云所以鼓敵謂之鼗賁注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鱗鼗刻以木長尺櫟之鼗者其名書云合止柶敵蔡沉云始作也則擊柶以合之將終也則櫟敵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樂書云柶居官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故居官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正義云于虞業言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皇聖和也肅謂清濁高下成文不亂也雖謂清濁高下
其相爲官也肅雖相濟其鳴也皇聖和矣先祖是聽樂
和而感神也我客二王後也朱子云獨言二王後者猶
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成樂之一終
也永觀厥成由一成而六成觀之無厭敬也切勿以興
亡在念說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

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鮪此一詩而兩用也箋云冬
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于宗廟也正義云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八

冬月寒魚不行性定而肥克故冬薦之也月令季冬
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而後之
也特薦于所尊白虎通曰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
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
是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曰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
腹有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
入漆沮故張衡曰王鮪鮪居其來有時春取而獻之
也山穴爲鮪
謂此穴也

詩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鮪有鮪鮪鮪鮪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賦也荷藪詞漆沮見小雅吉日潛通作潛毛傳云穆也
爾雅云穆謂之潛李巡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潛郭璞
云積柴木水中魚寒入藏因以薄圓捕取之鮪鮪見衛
風碩人鮪白鮪也纖長而白鮪鮪俱見小雅魚麗鮪
鮪二句正言其多享祀只作薦看非祭祀

潛一章六句

騷

武王祭文王之詩朱子云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
歌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有來騷騷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九

賦也有者非一之詞指下辟公來與至俱王廟言不必
云來自本國雖離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
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王祭者敬精神以昭格
自宜穆穆非因諸侯助祭天子無事故穆穆也言有來
騷騷無勉強至止肅肅無怠緩此助祭諸侯也天子是
時恭然尊嚴其容則穆穆然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
孝子武王自稱孝子之心欲神之格神格則心安矣言
天子進大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得萬國歡心以祀先

而大哉之文王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宜者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上二節言得人奉祭。此下言文德之格天而裕後。正以見奉祭之由宣通也。通於事哲知也。明於理燕安也。後武王自謂言得人奉祭。皇考來享矣。所以得奉是祭者。孰非皇考之德所致哉。皇考宣以通微。哲以周知。盡人之道。文足經邦。武足戡亂。備君之德。故能安民以慰上天求莫之心。天心用眷而餘休所被。克昌厥後也。本文只言燕皇天注就及字看出安民。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十

綏我二句正昌後之實。皆已然事。繁祉兼貴為天子宮有四海言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摯以享右祭祀。解見我將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姒也。烈以功稱。文從夫諡。言昌後如何安我以眉壽助我以多福。故我今日得右乎烈考文母也。末二句即指當日事。

離一章十六句

載見

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上二節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祀先。下歸其感神錫福之功。通詩重助祭。

不重來朝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朱子云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儔華有鶴休有烈光。

賦也。載發語詞。章法度也。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求典章焉。陽陽鮮明也。和在賦鈴在旂央央聲和也。儔華儔首也。鶴亦聲和也。繼繼其上者以金為之。謂之金厄。其觸有聲。以上三句三平休美也。烈光之貌也。休有烈光。總承上三句。言辟公入覲亦曰國有法度故來求耳。但見龍旂鮮明和鈴交鳴儔華有聲。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十

儀衛赫奕不休有光輝乎。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昭考武王也。朱子云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劉瑾云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遷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朱子云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附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附其王于左。祧遷其祖之王于高祖之故廟而附新死者于祖之故廟。

即當附于穆者其序亦然蓋附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附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附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王之昭武王之穆者是也章氏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禘于太廟之室中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入此者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入此者皆列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昭右穆祫祭之位北昭南穆也又云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

照於純嘏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介助也思語詞皇大也美也多祐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是也多福純嘏卽上壽以保福也照明也福本光明如昭明有融之類不繼則晦矣惟以壽享福故後昌寢明

以至于純全所謂緝熙于純嘏也言孝享既行昭考介我眉壽使我永保恩皇之多祐壽以保祐則福多而純嘏矣由烈文辟公助我孝享故神之格之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也序微子名啓紂庶兄也當殷之世封于微而爵爲子微蓋殷畿內國名及武王克商改封微子于宋樂記所謂未及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是也其時武庚尚在故不爲殷後及武庚叛成王

誅之而湯祀斬矣于是卽微子始封之宋國進爵上公命爲殷後以至湯祀濮一之云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饌之與振鷺詩首末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斐有斐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亦仍也仍殷之舊也檀弓云殷人尚白以建正色白戎事乘翰白也馬翰也易妻且毛傳云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正義云敦琢是治玉之名故爲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有客有客仍先代之舊亦白其馬一時從行者

藝且然敬慎皆敦琢之旅也此言其始至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凡一宿者再也信信凡再宿者再也言語詞授予也言有客于此特宿宿而已信信而已信宿之外將不可親矣必言授之繫繫其馬使不得遽去乎此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辟禍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設言其愛之至非真去而復追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大也威等威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福即淫威也品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古

秩崇重謂之威享受寵榮謂之福夷朱子云易也大也易者坦夷平易釋然無勢分之拘大者恢弘頤大巍乎極尊嚴之體言客之必欲去也薄言追之凡慰安而留止之者無方也且告之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既大有等威矣我周之降福于爾固易而且大也獨不緣此少留哉此言其留之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

奏大武也序朱子云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

歌此詩以奏之禮記云下管象朱子玉戚冕而舞大

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祭統注云管象吹

管而舞武象之樂也于戚武象之舞所執也濮一之云左宣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齊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遇劉者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也烈業也無競維烈言武王之功天下莫強也宜混說下正詳之允文信有文德也文王之文德于愛民上見惠鮮懷保視民如傷是也克開厥後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五

能開其子孫之基緒嗣武受之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遇止劉殺也止殺止殷之殺武成以遇亂畧是也勝殷則其殺自止者致也言於皇武王功烈莫得而競蓋自信有文德之文王脩和有夏輯寧邦家能開後人之緒武王嗣而受之因締造之勲為弔伐之舉勝殷止其殘暴以致定其承清之功其烈然加焉嚴祭云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王也

武一章七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嗣王朝于廟也。舛。朱子云：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

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予皇考永世克孝。

賦也。予小子，成王自稱。遭家二句，正見其可閔。造，猶成也。不造，言天下方定而人心天命猶未固也。嬛，與笑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漢書匡衡疏云：詩兢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永世克孝，終身能孝也。孝以緒緒，繼述言言可閔。哉予小子遭此邦家不造，未能堅固。又皇考陟遐，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豈不可閔。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六

於乎追思我皇考，善繼善述，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茲，此也。皇祖，文王也。止，語已詞。言皇考心存繼述，念皇祖不置，常若見其上下于庭。此固皇考之永世克孝也。予小子亦惟夙夜敬止，常見皇考斯可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文王武王也。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黃佐云：序字與業字不甚遠，蓋自己已有之曰業，自相傳言之曰序，不忘卽無窮意。言我夙夜敬止者，於乎我周之業，文王開之，武王成之，我思繼此序而不墜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

成王既朝於廟，作此以道延訪羣臣之意。序云：嗣王謀于廟也。舊敝云：上篇言將繼其祖考，此謀所以繼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燕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廣問於人也。予，成王自謂。落，始也。曹氏云：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率，循時是也。昭考，武王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七

悠遠也。道非真遠也，以聖人對沖人言，故曰遠。艾，猶盡也。道唯遠，故不能造其盡也。判，分渙散也。維予小子二句，承上起下。紹庭二句，言當繼武王內外所行之事。蓋事卽道所散殊也。紹字貫兩句，上下于庭，指其外事也。陟降于家，指其內事也。休，卽道之休，以其當由謂之道，以其啓佑謂之休。保明二字，亦在行道上說，不陷于從欲之危，不迷于昏昧之途也。言咨爾羣臣，我出諒陰，聽治將廣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之道，然於乎其道甚遠，朕未易盡將予勉，強就之而所以繼之，猶恐泮渙不合也。況予幼沖小子，又未堪國家多難，何以爲繼述之圖。

亦唯隨事體道紹其上下于庭階降于家者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

成王述羣臣之戒而答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

賦也此王于訪落之後述羣臣進戒之言也重言敬之者言當無時無事而不敬也敬不可作敬天就君道說天維顯思二句稱天以聳動之正見所以當敬也顯明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文

也思語詞命有天下之命不易言難保也天子敬肆甚明故予奪難定也士事也言羣臣之戒我曰君道所在敬之哉敬之哉天甚明察倏予倏奪命豈易保哉無謂天高而不吾察天恒上下往來於王之所爲而無日不暨視於王之所處何可弗敬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行示我顯德行

不聰卽氣拘物蔽意就成將進也輔廣云日于事上有所就月于本上有所緝緝熙卽就將之功不已緝熙二字與文王不同此乃勉然工夫光明猶大學所云明德

也人心本自光明欲累之則昏故唯居敬之功無間則人心淨盡本然光明者猶故矣光明二字意雖無異而

義亦有別朱子謂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是也佛彌通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德行謂德之見於行者光明是已之心體顯德行是就人所指示有形迹可據者言言羣臣戒我如此顧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然顧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繼而明之以至於光明是賴爾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示我顯明之德行庶敬可及而天命可保耳

敬之一章十二句

詩經廣大全卷十九

文

小變

此亦訪落之意序云嗣王求助也箋云恭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助臣助已爲政以救患難正義云頌之大例皆由神明而興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也

予其懲而茲後患莫予并弊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懲艾也有所傷而知戒也恭慎也箋云我創艾于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蘇轍云成王始信管蔡而疑

周公既而悟其姦故云然也并使也蜂爾雅別土蠶木
蠶二種土蜂在地中作房其形大木蜂在樹上作房形
差小自求辛螫箋云自求辛苦毒螫之害嚴粲云莫字
與自字對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肇始
允信也桃蟲毛傳云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璣云鷦
鷦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雕郭璞云俗呼巧婦陸佃
云說苑鷦鷯巢于葦苕繫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結
之如刺襪然化輒為鷽飛鷽鳥大鳥也葦辛苦之菜
爾雅云葦虞麥埤雅云葦赤味辛一名蒿集于葦言辛
苦也多難汎說集麥即指辛螫拊飛事言予其懲往失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主

以茲後患乎莫予奔蜂自取辛螫初信桃蟲及其拊然
而飛乃是大鳥此所當懲者但予方幼沖未堪國家多
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有此辛螫拊飛之禍非羣臣匡
我不及何以懲前而慎後哉

小茨一章八句

載芣

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朱子云此詩未詳所用然
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序于此篇云春籍
田而祈社稷也于下篇云秋報社稷也朱子云未見
其有所報之異

載芣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載始也除草曰芣除木曰柞秋官雍籍氏掌殺草
秋繩實曰繩而芣之是除草曰芣也柞氏掌攻草木及
林麓是除木曰柞也澤澤解散也草木既去其土無復
膠結凝滯其耕澤澤然土解散也陸南陽云芣柞不是
耕蓋將耕先芣除草木黃佐云柞其木子非柞大木也
曰芣曰柞每歲春耕皆如此此節總叙耕時事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千耦二千人也徂往也隰為田之處畛田畔也周禮遂
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是地畔道路之名輩作者千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主

耦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耕夫徧野無曠土也此節總
叙耘時事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貮其隄思媚其婦有儀
其士有略其邦似載南畝

侯發語詞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伯之次也旅
衆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予
任畔者也能左右之日以太宰所謂開民轉移執事者
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此三句悉數其
耕之人言衆力競勸也貮衆飲食聲也飲食其餉物貮
然聲衆見人衆也媚順依愛士夫也夫見婦之來也則

慰勞以順其婦。婦見夫之耕作，則慰勞以愛其夫也。略字書作畧，利也。耒耜，新木爲之，利則入土深，似始載事也。黃佐云：自此以下至縣縣其麋，反覆言耕耘之事，蓋農以耕耘爲重，首二節畧言，故復詳之。

播厥百穀實爾斯活

實種子也。爾，合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函氣而生也。

縣縣其遠有厭其隰

縣縣，殺皆生之貌。遠，出地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縣縣其苗，縣縣其麋

縣縣其苗，後云衆齊等也。見受氣皆足，不可不耘也。縣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至

縣詳審也。縣說文作穠，耘也。耘則縣縣，恐傷苗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爲酒爲醴，黍稷祖妣以洽百禮。

此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濟濟，人衆貌。實，穀實也。種子所生而成熟者，與上實字不同。積，露積也。箋云：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秬，言得多也。爲酒以下，見豐年。但此百禮爲灌將，要侑求神獻尸之類。酒，三酒醴五齊。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禮。

有殷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此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飲，毛傳云：芬香也。朱子云：

未詳何物，香馨俱就酒醴言。秘椒各一物，皆借以形容酒醴之美。胡說文云：生領垂也。毛傳云：壽也。考說文云：老也。毛傳云：成也。正義云：老而有成德也。寧，安也。言此芬香之酒醴以燕享賓客，則於邦家有榮譽，以供養者老。則於胡考以燕安。邦家以禮宴賢，是光顯處。若內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寧亦不必是滋培胡考，但觀執簪而饋，執爵而酌，便已寧矣。此與上節祭祀尊賢養老作三項。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至

且，此也。振，極也。振古，自周家開國時言，言非獨此處有此。祭稱非獨今時有今豐年，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神功之大，報養所當舉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邦

此亦報養田事之樂歌。朱子云：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邦等篇，卽所謂國頌者，其詳見於曲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旻旻良邦，傲載南畝。

賦也。旻旻，嚴利也。謂嚴整而銘利也。良，善也。利，善之相。

掛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懷伊黍

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筐者筐筥饌具也。前篇備耕在播種之前此簡耘在播種之後也。方筐員筥不一之詞。

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薺茶蓼

笠所以禦暑雨也。糾然笠之輕舉也。鉶所以耘苗趙正義云刺地也。薺去田草也。茶爾雅云落葉疏云陸微草蓼水草田有原隰故故舉水陸穢草。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五

茶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桎桎穫聲栗栗衆多也。墉城也比密也。櫛理髮器說文云梳篦總名如墉分所積之一堆而言如櫛合所積之衆堆而言百室箋云一族也。出共洫間而耕入共族中而居正義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爲一族于六鄉則一族于六遂則一都以開百室者箋云百家開戶納之朱子云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仰事俯育皆足故婦子皆安也。

殺時特牲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特。採曲貌似者如之不遺其典續者繼之不墜其典也。言凡此皆田祖方社所貽也。于是殺此特牲有採然之角而報饗之禮舉焉。我先祖于農事有成之日常行此典故我今似續古人脩祀典於不墜庶幾答神貺而永賴神休耳。

長報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五

祭而飲酒之詩。申培說云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李本云此祭統所謂尸飲九而君以散

爵獻士者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醴鼎及肅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正義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紕紕鮮貌載載也。弁箋云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後漢與旅志云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衛其上如爵頭色有收持筭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

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俸俸恭順貌正義云載弁者恭順也自從也堂廟堂也徂往也基廟堂下之階基也自堂徂基者告濯具也正義云祭祀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鉶在東房几席兩敦在西堂蓋升自西階至東序入東房乃及西堂徧視之遂降在于基以濯具告主人也壺及邊豆之類告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自羊和牛者在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凡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鼃鼐鼎及鼃者舉鼎鼃以告潔也鼃茅爲之長者束木短者編中以上二句是將祭而行禮天子之祭禮無閒以特注士禮準之先夕陳事王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壬

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于堂上東序視豆邊鉶于房東視几席及敦于西廂及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于是賓主皆出卽位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而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南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克肥遂舉舉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黃佐云壺貯酒濯供盥下濯具濯字又別正義云牲在門外故反告之鼎亦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段氏云告濯具有器也告克省牲也告潔省錫也正義云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鼐鼎不言自徂蒙上自徂

之文也兕觥以下則方祭時事乃主人與賓獻酢旅酬之禮也吳譚也大聲也胡考之休卽指士說言助祭之士服絲衣爵弁先視壺濯邊豆次視牲次舉鼃未祭而謹禮之次如此至既薦牲旅酬交錯之時舉兕觥飲酒又能不謹譚不教慢方祭而謹禮之儀又如此由是神之格之錫相祀者以詳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

按王者正祭視滌濯逆齊有饌告時告備皆小宗伯之職不使士也此詩言士故舊謂釋祭之詩釋禮輕故使士也序云絲衣釋賓尸也高子云靈星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壬

之尸也引高子言者以證賓尸之事靈星者農祥也晨見而祭之祭靈星尚有尸宗廟有尸必矣朱子汎言祭而飲酒不從釋祭之說然正祭不使士也

酌

此頌武王之詩舊轍云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爲之此所以爲酌也朱子云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朱子云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於錦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賚賚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詞錦盛也遵循也遵者遵守而不動養者養蓄而不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時向晦昧也純箋云大也熙光也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龍也我龍二句作一句讀賚賚武貌造爲也載則嗣繼也公事允信師法也武王之事是師不必是征伐師其意非師其迹時中之理與時偕行也言我武王初有於錦之師而不以天下爲利退自循養與時皆晦及紂惡不悛天命在周時既純光矣然後用兵以定天下我後人于是寵而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天

受此賚賚然王者之功則今日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因時之事是師爾徐光啓云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時也

附一章八句

桓

亦頌武王之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箋云綏安也屢亟也諫無道安天下則祿有豐年陰陽和也天命向承上起下桓桓武貌保有愛護而信

任之也士謂昔與共定天下者于以四方所謂列爵分

土也克定厥家者天子以天下爲家封功德之臣于四方則各安其國各于其民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於昭于天安民之德上昭于天也皇君也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言武王誅無道以安天下召致和氣屢獲豐年知天之眷周矣然天命久而不服也蓋此桓桓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四方以定其家是安民之德益昭于天故天命君天下以代商而永垂無疆也朱公遷云詩謂武王於伐商之後不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堯

桓一章九句

賚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序云大

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云樂記

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蒞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

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

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

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

武王大封之事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于太廟

示不敢專也。輔廣云：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

賦也。勤勞也。文王自朝至晷，食之不遑，通求厥寧，心之無逸，其勤可知。我代爲武王自我也，應當也。受之受其位爲天子也，敷布時是也，經尋釋也。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在，而可釋思者，以此封功臣，所謂敷時釋思也。徂往也。言文王勤勞政事有此天下之業，我受而有之，則此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在，而可釋思者，我布此以封建諸侯，往求天下安定，此乃我周一代新命，非復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手

商之盛及無功也。於乎有文王之功德，斯有今日之封賞爾。羣臣受封，賞者當釋思文王之德而無忘效職也。武王之欲求定，即文王勤勞之遺意也。通章皆代武王說意中事，故只言文王而武王之德在其中。

賚一章六句

般

此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序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以般名篇者，曹氏云：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膺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

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巡守兼朝會祭告，而詩重朝會，蓋因朝會而祭告也。陟其高山三句，言祭告事，而朝會已在其中。於皇時周，言美哉此周也。有華商之命，天下永濟，意高山汎言山，隱山形長狹者，喬高也，嶽高而大者，允信也。猶由同，翕收斂也。猶翕河，猶言汎河水之安流，敷徧稟聚也。言於乎美哉，我周始爲巡守之行，陟其高山，以崇望，狹而長之，膺山高而大之，嶽山而一方之祭告，以徧蓋天下，皆順之。河周四方之嶽，而四方之祭告，以徧蓋天下，皆有裒于我，故聚朝方嶽以答其意，此乃我周一代新命。

詩經廣大全

卷十九

圭

與天下更始也。天下所望，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之類也。聚朝方嶽，謂諸侯各聚方嶽以朝，非盡天下朝於一方也。

般一章七句

魯頌

詩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焉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間。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邇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桐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奉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是以至于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間。是以行父請焉。朱子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中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官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體如此。

駉

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正義云。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

美僖公牧馬之盛也。序云。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餼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桐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云。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

意。說鑿矣。

駉駉牡馬。在坵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臄。駉駉。肥張也。專舉牡者。較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謂一牡可配三牝。言牡之盛。則牝盛尤可知也。林外曰。坵。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坵。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箋云。必牧于坵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疏謂日中者。春秋分也。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坵野。秋分

農功始裁、水寒草枯、則馬還廐、薄言者、畧舉之詞、畧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騶馬白跨曰騶、跨、髀間也、黃白曰皇、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黑曰驪、黃驪曰黃、正義云、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言駟牡馬在圻之野、牧得其地矣、薄言馬之駟者、則有騶有皇、有驪有黃、色何備也、以駕車則彭彭然壯盛、此由我公所思無淺近之謀、有長久之規、故思及于馬、自蕃育有方、而馬斯臧耳、各章上思字、沈就平日立心言、凡君國子民皆是下思字、就馬政脩舉言、特無疆中之一事耳、臧字應彭彭看、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三

駟牡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驪、有騶、有騶、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蒼、青、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驪、正義云、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驪曰黃、止是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赤黃曰驪、正義云、驪為純赤色、上云黃驪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驪、謂赤而微黃、此其異也、蒼、禕、曰騶、正義云、禕者黑色、謂青而微黑、今驪馬也、任任、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無疆言思之大而無界限、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才、材力也、

駟牡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驪、有騶、有騶、以車、釋釋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騶、說文云、青驪白、文如龍、魚、爾雅云、青驪、騶、郭璞云、色有深淺、斑駁、隱、今連錢、驪也、白馬、黑鬣曰騶、正義云、鬣、即鬣、謂馬之鬣也、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鬣曰騶、釋釋、不絕貌、致、厭也、無致者、無有作輟、間斷也、作、奮起也、釋釋、是任重致遠、長驅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處、故云斯作、

駟牡馬在圻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驪、有騶、有騶、以車、祛祛思無期、思馬斯才、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四

賦也、陰、黑、白雜毛曰騶、舍人云、今泥驪也、彤、赤、白雜毛曰騶、郭璞云、今祐白馬也、毫、白、曰驪、正義云、駟、脚、膝下之名、謂毫毛在胛而白、長名爲驪也、魚、字、書、作、騶、爾雅云、一目白、驪、二目白、魚、郭璞云、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思無期、思之正而無喻、邪、徂、猶行也、祛祛、是強健善走、無委頓之虞、故曰斯徂、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

此燕飲而頌禘之詞也、此君燕臣而臣作是詩、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禘之詞也、序云、頌禘、公、居、臣、

之有道也。朱子云：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鷩鷩，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與也。駉，馬肥強貌。重言有駉者，非一馬也。觀下文乘字，可見黃卽上篇黃驂。口黃，燕者乘此馬以來，故因起與公公所也。在公卽有飲酒意。閑暇而燕飲也。翟景淳云：夙夜在公，是或夙在公，或夜在公，非自夙至夜之謂。明明，辨治也。辨則不迷，治則不亂。主君臣威儀言。重君一邊，是德足以將而不迷不亂也。振振，羣舞貌。上鷩字是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五

鷩鷩，舞者所持，下鷩字是鷩鷩，咽，本作問，公深長也。謂以鼓飾舞也。舞醉而起舞也。非舞者之舞，胥相也。言有駉然之馬，則四馬皆黃矣。我侯夙夜，舉燕禮則儀皆辨治矣。燕必有樂，振振然持鷩鷩以舞，或坐或伏，如鷩下集節舞之鼓聲。咽咽，深長至醉而或起舞，斯時情文交洽，相樂何如也。末句總承上文，不黏醉言舞。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鷩鷩，于下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與也。鷩于飛，言舞者振作如鷩之飛也。醉言歸，必醉始歸也。

有駉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與也。青驪曰駟。孫炎云：色青黑之間，載則也。自今二句，足民也。君子二句，善後也。則頌禱之詞也。有年也，歲其有，謂歲歲有年也。君子指君，殺善道也。如敦禮崇信，及下篇敬明其德，允文允武，皆是詒道也。足民善後，則君享其休，臣亦蒙福，而燕飲以相樂者，未艾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

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首二章言魯侯泮泮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六

之事三章以後，則言其飲于此而頌禱之也。淮夷世爲魯患，故言之特詳。序云：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旂常斑斑，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詞。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靡，諸侯泮官。箋云：辟靡，將祭土，離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官異制，因形然。正義云：諸侯止有泮官，一學魯之所立，非特泮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官，周學也。

是魯得立四代之學、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于周世之學、在泮宮也、黃氏云、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人才所賴以長有成就也、薄發語詞、芹水菜、戾來止至也、箎、飛揚也、嘯、和也、嚴粲云、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詞、無猶云不論也、小小子也、大成人者、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見其樂從也、言可樂之泮水有芹生焉、則采之矣、我侯戾止、有旂建焉、則觀之矣、其旂、箎、箎有容、鸛聲復、嘯、嘯有節、曠典以舉人心、歡樂無小大皆從公、以在環橋門觀聽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強盛也、音謂泚學時講藝論道之音、箋云、僖公之德音也、昭昭、明亮也、色、色溫潤也、和顏色而笑語、則未嘗有所怒也、唯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願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鳬葵也、江南名蕞菜、或名水葵、周禮、醢人有茆菹鹿薺、以爲朝事之豆、陸璣云、茆與芥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莖大如七柄、葉可生食、又可煮滑。

美、在泮飲酒、正義云、謂召先生長者與之行飲酒之禮、按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餐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又登歌清廟、既歆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樂記云、天子祖

而制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凡此皆天子視學飲酒之禮、而其禮達於諸侯、則魯侯之在泮飲酒者、可推而知也、永錫難老、正義云、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順從也、長道、謂道之可久者、卽泮官中所脩明之禮教是也、屈服、醜衆也、願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四句一願其享壽考、一願其盡君道、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黃氏云、詩人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內治然後可外攘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賦也上四句願其脩己以化人下四句願其格先以獲福敬明敬慎敬以明之敬以慎之也允信也曹氏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昭明假格也卽大雅烝民昭假于下之說不主祭祀言烈祖有功烈之祖周公魯公也言穆穆魯侯內明其德外慎威儀表裏盡善以爲民法則且允文允武之德質諸烈祖而無愧亦善繼善述靡有不孝矣由是烈祖錫之以福不自求伊祐乎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賦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四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九

賦也此章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于學也明明魯侯正義云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朱公遷云上章穆穆因敬慎而爲起語此章明明因明德而爲起語克明其德卽上章敬明其德再提言之以爲服淮夷之本淮夷攸服本明德來非本既作泮宮既作泮宮不過言受成有其地獻功有其所若云魯侯克明其德服遠之道以預矣當泮宮既作願淮夷攸服在此獻其賦因也虎臣四句正言服淮夷之事重獻功不重得人矯矯武貌賦箋云所格者之左耳正義云臯陶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賦謂歸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也問訊因也凶所

虜獲者正義云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謀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其生誠哉耳若告劉瑾云受成獻賦在學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揚不告于誦在泮獻功

賦也上章言獻賦獻四則已克淮夷矣此則美將士能立功與居功也濟濟多貌多士獻捷之人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德藏于心故曰德心能廣德心謂心德寬弘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十

竝無福跡此句見從公于邁受教有素故能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也桓桓威武貌于征也征征伐也秋箋云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淮夷在魯東南朱善云征茲淮夷徐戎竝興見于費誓則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始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于狄東南而後可無愧于烈祖伯禽焉烝烝皇皇盛也曹氏云其竝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爲大也皇皇然不吳不揚肅也箋云不謹謹不大聲訓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師克而和不爭功也言濟濟多士皆克廣其德心但知忠君愛國無或自私自利故淮夷朱克則

桓桓往征，遶彼東南。有丞丞皇皇之盛，不吳不揚之肅。及淮夷既克，則士讓于將，將歸于君，不以爭功告于獄官。惟以成功獻于泮宮而已。桓桓四句，是勇以立功，末二句是和以居功，蓋惟德心廣者，能見害不避，見利不爭耳。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此章頌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觶，弓能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徒御無斁，箋云：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無厭倦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工

朱子云：言競勸也，逆，違命也。式，用猶謀也。用堅汝軍謀，言角弓觶然，體使束矢搜然，聲疾戎車孔博而攻堅有具，徒御無斁而敵愾有人，既足克淮夷使之甚順不逆矣。然有兵威而無謀猷，不能必勝，又願固其兵謀，則淮夷終無不服矣。卒獲與既克相應，總一時事，皆是願之如此。

爾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此章言淮夷既服而來貢也。前四句興後四句，翩飛貌，鵲惡聲之鳥，見陳風墓門，蹙桑實也，懷，歸也，憬，覺

悟也，琛，寶也。來獻其琛，總言獻寶。龜象南金，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元龜，尺二寸大，賂，賂也。南金，荆揚之金也。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言鳴鵲惡鳥也，而懷我好音，淮夷惡類也，而來獻所有，則化惡爲善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

僖公脩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云：此詩所謂居常與詩復周公之宇者，人之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胡一桂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士

云：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以爲頌禱之詞也。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稷彧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賦也。閟，深閤也。官，廟也。魯之羣廟也。恤，清淨也。實實，羣固也。枚枚，襲密也。正義云：枚枚者細密之意，故曰襲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材而襲之，加密石焉，是襲密之事。此二句頌僖公脩廟之美，言我魯之廟

紀于中。奉我公脩之深閔之官。恤然清靜其下之盤基。實實而鞏固上之結構。枚枚而纂密。所以祀周公。皇祖而報功德。於無窮也。然我公所奉之祖。其所自出。遠矣。下文遂言生后稷之事。赫赫顯著也。回邪也。依猶眷顧也。正義云。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憑依其身。使有子也。無災無害。義同生民。彌月。即誕彌厥月也。不遲。十月生子。不遲晚。降之百福者。后稷以種植得封。是降之百穀。即降之百福也。重。熟之遲者。稷熟之疾者。種之早者。稷種之晚者。正義云。重。稷種。生熟早晚之共。稱。非穀名。奄有下國。封于郃也。俾民稼穡。謂教稼穡也。

詩經廣大全卷二十

三

稻。穀之嘉者。承上文言俾民稼穡者。不特有稷有黍而已。又有嘉蔬之稻。黑黍之稷。皆教民種之也。奄有下土。言稼穡之徧。使天下皆得稼穡于其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奄有下國。指所受之國言。奄有下土。指所教之地言。續。續。繫也。禹。稷同時為舜臣。禹平水土。後有稷播百穀。而後民得粒食。是禹未竟之緒。賴稷而續也。黃佐云。黍稷重稼三句。是自己稼穡。即誕后稷之續一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謂。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大

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族。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賦也。大王于后稷。十三世孫也。剪斷也。大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陸化熙云。典隆在周。則變替在商。時後二百年。而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屆。極也。致天之屆。以商家之天命言。天命窮移于商。故武王牧野之舉。致天絕商之意。于彼牧野也。虞慮也。綏云。伐紂于商。却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

詩經廣大全卷二十

古

天視自我。至則克勝。敬治旅衆也。敦商之旅。猶言敵紂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在其中。咸。同也。言治商之衆臣同有其功。而周公尤其元勳也。所以爲受封張本。王成王也。王曰。叔父。內見當爾相王室意。元首也。元子。謂伯禽也。啓。開。宇。居也。爲周室輔。藩屏一方也。王曰以下。是示周公以封之意。未是實事。至下章首四句。方是封之事。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禩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

福女

賦也山川境內山川土田方百里之國爲田萬井附庸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餉于天子附于諸侯日附庸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玉海云顧史邦國無駭入極取郭取郛魯附庸國也莊公名同桓公子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承奉持之義承祀謂視祭事也耳耳柔從也春秋猶言四時也忒過差也物以禮行則不忒皇皇后帝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主

謂天也皇皇大之至也辟赤也儀純也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皇祖謂羣公上皇祖在后稷上是后稷此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羣公龍旂二句王郊祀說此篇本重廟祭郊只陪說蓋自彰其特典故連言之春秋二句是廟祭皇皇五句是郊祭而獲福周公二句是廟祭而獲福言成王既告周公以封元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而魯以尊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地以廣矣此魯國所由始也傳至我公爲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平日嘗舉郊祭龍旂六轡儀衛甚都今脩廟而廟祭又

能祭祀以時而匪懈儀物有等而不忒是故郊則后帝爲主后稷爲配享以騂色之犧神歆饗以爲宜降福既多矣廟則周公皇祖亦將福女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遵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賦也此章專言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嘗秋祭名福衡毛傳云設牛角以福音之也箋云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爲其觸豚人也陳祥道云福衡以木爲之橫設于角黃佐云牛觸則痛故止其觸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其

朱子云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犧尊畫牛于尊腹也將將盛美也毛魚毛傳云豚也朱子云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烟音滑湯去其毛而魚之也載切肉也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注肉帶骨曰殺純肉切曰載殺在俎載在豆羹大羹銅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箋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剛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洋洋衆多

也。孝孫指僖公也。禮樂不愆。祭祀得宜。孝孫于是有慶。賜之榮。俾爾以下。皆有慶之事也。熾昌言其福。壽臧言其壽。熾盛也。昌純嘏爾常之意。臧壽考維祺之意。保安也。內治克脩。外侮無虞。是能保安彼東方。則可以長有此魯國也。不虧不崩。言土地無侵削也。震動騰乘。也不震不騰。言人心無動搖也。曹氏云。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三壽箋云。三卿也。正義云。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保國如阿陵之固。言永無散亂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委徒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七

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

賦也。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公車千乘。馬融論語注。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朱英。牙飾也。縵。繩也。綠縵。所以約弓也。二矛。表牙首矛也。重弓。重于常中。備折壞也。正義云。朱英飾二矛。綠縵束重弓。此二句自相克配。箋云。兵

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公徒。兵車所統之步卒也。三萬。朱子云。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貝。水蟲甲有文章也。冑。兜鍪首鎧也。貝冑。貝飾冑也。綬。綬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烝。進也。增增。公箋云。徒進行增增然。磨當也。荆。楚之別號。舒。楚之與國。左文十一年。羣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成十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七

統志。直隸廬州府。春秋時屬舒。舒城縣廬江縣無為州。巢縣皆屬焉。懲。艾。承。繫也。言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以此解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以此解之。單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敢禦止者。朱子云。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按春秋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羣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自公車至此。言公平時有此武功。善繼善述。格神有素。故祭而周公皇祖降之福也。下文遂言錫福壽之事。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台背。見小雅行葦。黃髮台背。皆壽徵也。壽。指壽成人。胥。猶皆也。試用也。壽考者。相與

爲公用也。壽考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大者，幾之極也。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眉壽無害，言雖至千萬歲之久，而眉壽之容猶如一日，不至有傷損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倚，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此與下章皆本致敬於廟來，欲神默相之而獲福如此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泰山，魯之望也。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魯瞻同。龜蒙，二山名，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今屬泰安州。蒙山

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正義云：龜蒙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倚。見其不全屬魯也。荒，毛傳云：有也。箋云：奄，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言同心而歸，無携貳也。率從，言相率而效順也。泰山龜蒙，是已有者。大東海邦淮夷，皆未有者。願公保所已有而服所未有也。功，以服遠言。陸化熙云：荒字中有緩慢，戡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言泰山巖巖常爲魯邦所瞻，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于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爲異，莫不相率而順從，見魯侯之功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一統志：鳧山在兗州府鄒縣西南，連魚臺縣界。世傳伏羲畫卦于此，土人呼八卦山。嶧山在鄒縣東南，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禹貢云：嶧陽孤桐，按繹通作嶧。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亦名鄒山。宅，居也。徐宅，謂徐國也。淮夷在東，伯在東北，方蠻及南夷在南，皆與魯相近者。諾，應辭也。遵覽令聽約束之意。若，順也。言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

夷之猶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保所已有而服所未有，魯侯之心，不順所願哉。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此章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祭祀獲福之意也。純，大也。受福曰嘏，眉壽以保魯，豈非福之大者。常，箋云：或作眷，在薛之旁。一統志：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許，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祔，易許田。桓元年，鄭伯

以壁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祈欲以祈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孔氏云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祈田地勢之便與鄭易之居常與許謂據而有之無游移而他屬也字卽大啓爾宇之宇朱子云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顧僂公也燕喜燕安而喜樂有優游無事之休也令妻者使其妻有令聞謂聲姜也壽母者使其母享高年謂成風也宜卽所謂惠于朋友不得罪於巨室者大夫兼卿而言庶士謂上中下士

詩經廣大全卷二十

三

是有猶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言天錫純嘏以石壽撫遺業享燕喜母妻之樂收朝廷邦國之治受祉亦既多矣然不特有眉壽之徵又黃髮兒齒爲壽徵者無不備將保其多祉者未艾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此章詩言脩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補廣云此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徂來新甫二山名一統志徂來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云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

水縣東南斷者以刀鋸截於所生之處度者以繩墨量其所用之宜八尺曰尋長者尋之短者尺之卽所謂是度也栢栢也或謂之栢局大貌補廣云爲栢者局然而大則爲梁爲柱者可知路寢廟後之正寢新廟箋云修舊曰新此舉全廟而言路寢亦在其中奕奕大也奚斯公子魚也見左閔二年作者箋云教護廟功課章程也正義云謂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曼長碩大也曼言廟之連亘碩言廟之廣大上孔碩止言路寢此且碩樂言新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周公皇祖功德萬民所思也新此廟以祀之萬民所以順也

詩經廣大全卷二十

三

言我公修廟獲福如此而修廟之事何如取村于山斷焉成其質度焉量其宜而所度有尋尺之殊但見松栢有易路寢孔碩而所新之廟奕奕甚大矣此主之者公董之者奚斯也形制廣長規模宏偉以此祀祖不顧萬民愛敬之心乎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商頌

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之女名簡狄者吞鵠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

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爰泊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殷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宋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類記

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朱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延守遺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朱子云、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今改歸德府、亳州、今改歸德府、界曹氏云、契封商、今上雒商是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嘗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

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卽湯故都、故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那

祀成湯也、出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也、置、陳也、鞀、見周頌、鼓、楹鼓也、言樂之多、而獨言鞀鼓者、舉大小以該其餘也、奏鼓、鼓字、兼鞀言、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有功烈之祖、湯也、衍、烈祖、只言樂足以衍之、未是已衍也、朱子云、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卽此

是也、劉瓛云、凡聲屬陽、商人祭祀尚聲、先求諸陽也、言猗與我商之樂多、與陳我鞀鼓、從而奏之、其聲簡簡、然和大足以衍樂、烈祖之心、

湯孫奏假、綏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磐石、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王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我思、成、箋云、綏、安也、安我以所思而成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輒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蕞輟云：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周昌年云：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綴我也。執鼓以下，皆言湯孫所奏者，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既和且平，卽淵淵嘒嘒之聲和焉，而彼此相濟，平焉而高下適均，若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陳賜云：先王因天球以爲磬，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徐光啓云：磬最和平者，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於歌美詞，赫有光輝貌，穆穆美也。言於赫哉湯

詩經廣義卷二十

五

孫之美其聲也。言方祭之時，湯孫奏樂以格烈祖烈祖，來格綴我湯孫以思成也。所奏維何，執鼓深遠管聲清亮，既和且平，受之之玉磬於赫，湯孫聲樂如是，豈不美乎？其致思成之綏固宜。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爽憚。

庸，鑄通大鐘也。數，數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萬舞，文舞武舞之總名。朱子云：上文言執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劉瑾云：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祿于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祿，二

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沚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四獻也。薦腥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沚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九獻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史記云：舜子商鈞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又云：湯封夏之後，至周封于杞，史說也。亦不爽憚，言說憚也。言及其既祭九獻之後，鐘鼓交作，數然其盛焉。舞於陳奕然有

詩經廣義卷二十

五

序虞夏之後，來助祭者亦皆說憚矣。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有作，作爲祭禮也。恪，敬也。正是溫恭虔言祭，固以樂爲尚，尤以敬爲本。此古昔先民作禮藉以通神明也。故我溫溫然恭敬自朝至夕，執事無有不恪者。

願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願我烝嘗哉，乃湯孫所將也。以湯之孫奉湯之祭，一氣所通，固宜其我願矣。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

亦祀成湯之樂。序云：祀中宗也。朱子云：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季本云：此必祭成湯而受釐降福之詩。

嗟嗟烈祖，有秩斯中。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中重也。爾，主祭者。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言嗟嗟烈祖，以盛德受天命，有秩秩然，尊富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得，脩其祭祀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酤，齊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饌假無言，時靡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美

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既與亦相呼應，總是一時事。載，謂載之於尊。酤，酒。齊，與也。思成，見上篇齊我思成者，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正義云：神靈未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朱善云：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和羹，箋云：五味調，腥熟得節也。曹氏云：銅羹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清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饌，中庸作奏，格進和羹以格乎祖也。無言，靡爭，謂皆能乘其肅敬，靡有誼譁，又各執其事，不相奪倫。眉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耇以面言，三者皆壽徵也。

無疆總承言既載清酤，即與我以思成及進和羹而在廟之人皆肅敬之至，庶乎神共安我湯孫，以眉壽黃耇之福無疆竟也。

約祗錯衡，八鸞鸞駕，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約祗二句，見小雅采芣。劉瑾云：采芣作八鸞，鸞，忝民韓奕作八鸞，鸞，此詩作鸞，鸞，以見儉華有鸞，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箋云：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鸞然，聲和以假以享，謂諸侯助我假之享之也。溥，廣將大也。受命溥將，以人心之同驗之，康安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美

也。穰穰，多也。五穀茂盛之貌。來假來饗，指烈祖言。言諸侯來助祭者，其車則約祗錯衡，其馬則八鸞，鸞，助我以假以享，合萬國以祀先王，我之受命既廣大矣。天又降以豐年，得備物以祭，得人得天，如此庶乎烈祖來至，來饗降以無疆之福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黃佐云：上既曰齊我思成矣，曰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矣，曰降福無疆矣，此又曰顧予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未敢必其享也。湯孫之將，承烈祖有秩之祐而將之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

此亦祭宗廟之樂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序云祀高宗也朱子云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毛傳云玄鳥殷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至鄭信讖緯則云

詩經廣大全卷二十

卷二十

卵簡狄吞之而生契詩緯含神霧云契母有娥浴于玄丘之水卵玄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以至史記列女傳呂覽諸書言簡狄事語雖不同總不外吞卵之說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天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正域彼四方謂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四方之封域也言昔契以玄鳥至日祈郊禱而生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契契生而敬敷五教克稱司徒之職遂受堯封而宅此殷土之芒芒商之有邦肇於此矣傳至成湯備聖武之德古帝遂命之正治四方之封

域而王業以成矣朱善云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天下也非契開之於前無以爲受命之基非湯繼之於後無以成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於湯所以必致致其尊美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先后指湯不殆言固也武丁高宗也名昭武丁其字孫子即武丁也武丁孫子猶云湯之孫子武丁也言湯既膺正域之命四方諸侯無不受命而九有盡入版圖商之先后

詩經廣大全卷二十

卷二十

受天命不危殆如此故迄今猶賴其福而天命在武丁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靡不勝者武德之著精明果銳足以起敝興衰更化善俗也朱公遷云言大下事無難舉者龍旂二句言諸侯來助祭也糇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之武德事無不勝唯其德繼乎先故業不墜於後于是諸侯無不建龍旂以來奉黍稷助祭猶之方命厥后之日也福之在武丁者可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釐域彼四海

止居聲聞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居中。制外其封域，則極乎四海，猶是奄有九有之舊也。福之在武丁者，又可見也。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假至也。祈，祈衆多也。來至者衆多，卽龍旂承禧也。景山，名商所都也。員，與下篇幅員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來至者，祈祈然衆多。土宇如故而景山四周皆大河之繞，皆成湯以德受命於前，子孫克循其道，復受命於後，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所以能負荷天之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

此亦祭宗廟之詩。朱子云：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也。顧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按禘之爲祭，其名有三：一曰時禘，祭義言春祈夏禘，秋嘗冬烝，及周祭改春日祠，夏日礋，唯嘗烝如舊。

小治止于未設廟之主，此所謂時禘也。

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于生商。

賦也。洛，深哲知也。李詩云：深故不溺于福淺，明故不至于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劉瑾云：汎言洛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長，猶久也。祥，吉之先見者也。長發其祥，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已遠，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久矣。洪水四句，輕記時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箋云：當作圓，謂周也。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隕，有城，契母家。

所封國也。蓋陝關將大也。箋云：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生商與上篇不同，彼只言生商人，此直言造商室。言商世有濟哲，相繼爲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久矣。方禹治洪水於下土之四方，以外大國爲疆境，幅員既廣大，是時有城氏始大，帝堯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

玄王，極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達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治也。桓，發者，言有武勇之德，足以勝治民之任，受受於

弁也。弁使契爲司徒，而小國大國之教皆責之也。達，通也。卽百姓親五品，通教化，無所窒礙之意。率履二句，言其無不達之由，率，循也。履，毛傳云：禮也。達箋云：循備也。發，應也。契自循禮不踰，能以身教，故備省視其民，既發以應之也。是契有濟哲之德，而一代受命之祥已發于此也。相土，昭明之子，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正義云：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叛也。是相土有濟哲之德，而一代受命之祥復發于此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不違，卽自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至于湯齊，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嚴粲云：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降，猶生也。不遲，言降不後時。聖敬，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躋，升也。遲遲，久也。祗，敬也。聖敬三句連看，言湯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聖敬日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猶遲遲不息，唯上帝是敬焉。則其敬純矣。式，法也。九圍，九州也。爲法九州，卽是有天下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綽，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賦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如典瑞所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者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爲下國綴旒者，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縵。正義云：三東旒所著，爲旒所綴著也。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贊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何，荷休美也。說強綏綏也。競，綏剛柔俱不是惡，有所偏則惡矣。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百祿是遒，正應何天之休，下章放此，言湯受小

大之玉爲諸侯所附屬如旂旄之於終然荷天休命矣
非天私湯也湯本聖敬以敷政中無偏倚不強不弱不
剛不柔優優然寬裕此百祿所以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麗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懸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按諸侯於天子
其貢有二一曰常貢如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是也諸
侯之國出稅于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
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經冬至春小行人掌令諸侯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五

春入貢六服則有之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貢也一曰朝
貢因朝而貢如秋官大行人邦畿之外侯服貢祀物甸
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
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實爲
聲駿大麗厚也嚴粲云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
之所以大厚天下也龍當作麗人心所奉即是天寵敷
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奏勇是十一征伐禁之事
下章詳言以明不得已之意懸懸懼懼也震動張皇驛
騷意懸懼懼懼畏意湯以仁興師民皆從后不變不
止何震動之有以義興師十一征無敵于心何恐于氣

何懾而有懸懼此湯外不擾民而內不怙已也此百祿
所以總聚也輔廣云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有三葉莫
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旆續旄本爲燕
尾者載旆載之車上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如火烈
烈箋云志在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曷漢書作
遏也本也葉通作林旁生萌葉也苞有三葉言一本生
三葉也本則夏桀桀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
遂卽遂生復性之遂達卽驛驛其達之達遂達從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美

字生出句則能遂前則能達九有九州也有截與海外
有截義同韋箋云豕韋彭姓也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
縣古豕韋國顧國語云已姓一統志顧城在山東東昌
府濮州范縣東南昆吾國語注云祝融之孫陸終第二
子名樊爲已姓封于昆吾一統志東昌府濮州古顧項
之虛曰帝丘夏爲昆吾氏所居言武王之奏勇也載旆
秉鉞以征不義其兵威如火烈烈莫敢遏止桀之黨如
一本有三葉皆不能遂其惡而九有截然歸商矣然湯
此舉豈得已哉觀其用師之序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
吾先威其黨庶幾桀之懼禍改圖也及終不悛然後興

鳴條之師以伐夏桀焉黃佐云苟徒以爲翦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爲非聖人奉行天討之意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葉世也此詩前言相土後言成湯則中葉者相土成湯之中也震懼也以國勢不定言業危也以人心不安言允信也天子指湯允也天子贊湯有聖德信爲真正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指伊尹阿衡伊尹官號也箋云阿衡衡平也阿取其爲天下倚賴衡取其爲天下取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三

平左右助也商王湯也言昔在中世商國衰微震動且危業有湯起焉道足濟時勇足除暴允矣爲天下君于是天降以卿士實維此阿衡之伊尹贊襄商王以成王道既降聖君并降佐命之臣其荷天休寵者豈不至哉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

祀高宗也舛申培說云帝乙之時武丁親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劉瑾云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祔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祔者未知入於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月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祔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祔於其廟如周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美

自文王以後羣穆祔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祔于武世室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桀入其隄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捷疾意言其兵威神速殷武殷王之武也奮伐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發不及拒意此時積衰之後稍因仍姑待卽凌夷不振矣荆楚荆州之楚國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李樗云楚爲亂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桀冒也冒突之義阻險也徐光啓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

蒼梧北依溼塞，險阻之國，哀聚也。哀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逃逐，窮而保聚，如句踐棲于會稽之類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湯孫謂高宗，緒功之垂於後者，言荆楚乘殷道之衰，敢爲悖叛，我殷王捷然用武，奮伐其國，冒入其險阻，以聚其衆，則此荆楚之地，無復叛渙，截然齊一矣。此湯孫復湯之業，故成此功，結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此章紀高宗因荆旅聽命而諭告之辭也。鄉，所也。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堯

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箋云：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氐羌，在西方，日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于氐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享獻也。世見曰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爲摯。注：九州之外，更服鎮服，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曰氐羌，華自言也。見其心服之至，言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此章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多辟，衆諸侯也。曹氏云：說命，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績功也。設都于禹之績，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箋云：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歲事，述職也。所包者廣，稼穡乃歲事中之大者。來辟，來朝覲於我殷王，勿予二句，是多辟畏罪之辭。適，適通過也。禍重謫輕，稼穡匪解，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朝商，曰庶幾王勿予禍謫乎。我之稼穡不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旱

敢解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此章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監，視，嚴，威也。封，大也。大建厥福，即中外畏服是也。言天之降監，在民視聽，民雖微而實可畏矣。唯我湯孫，知民心即天命，賞無或僭刑，無或濫，且此心兢兢不敢怠遑，惟恐失之，僭濫故天命之於下國，使中外畏服而大建其福也。

尚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此章言其中興之盛，以及其中興之澤。商邑王都也。武丁所都，卽盤庚所遷之殷也。翼翼，整敎貌。蓋政教脩明，國勢改觀也。極，表也。言政教取正于此也。輔廣云：商之都毫，固有自來，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人亦易視之矣。至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爲四方儀表。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靈，正義云：尊敬如神靈也。壽考，耆無逸云：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寧天下治安也。我後生，主時王作廟者而言。言自湯孫敬天以中興政治，脩明商邑，翼翼然整飭四方，皆取正焉。其發之爲聲，則四方皆謳歌赫赫然顯盛著之爲靈，則四方皆震驚濯濯。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星

濯然光明，又且享國壽考，而聲靈長久，天下安寧，而於靈不改，延至我後生，猶此赫赫濯濯之遺，而有以保安之。此湯孫遺澤之遠，子孫崇報不容已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槎，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上數章歷叙高宗有百世不磨之功，此章乃言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也。丸丸，毛傳云：易直也。正義云：滑易而調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亦截也。方斲是虔，謂正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截之以刀鋸也。槎，長貌。旅，衆也。楹，柱也。閑，正義云：閑然而大言登彼景山而遷村取。

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爲楸，楸有槎然而長，以松柏爲衆，楹有閑然而大，廟寢旣成，高宗之神依之甚安也。輔廣云：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詩經廣大全

卷二十

星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浙江吳玉
堦家藏本

國朝王夢白陳曾同撰夢白字金孺曾字衣聖皆無
錫人夢白謂明初詩經大全有裨朱傳但所採羣
經典故未備本末所引諸儒論說未有折衷因與
曾推廣之大畧以集傳爲主而間存諸說前有韓
菴序引顧炎武言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茲編
雖爲廣大全而作然其採擇精詳詮釋簡當或有
功於朱傳今考是書雖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
義其訓釋名義亦惟以蔡卞馮復京二書爲藍本
罕所考證宜菴之有微詞也

毛朱詩說一卷

〔清〕閻若璩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朱詩說

一卷》提要

毛朱詩說題辭

詩序一書相傳出于子夏漢毛萇潤色之故藏書子又曾見有所爲詩傳者謂出于子貢第其名不見諸文獻通考或以爲甄豐所作其所以托于二子者以孔子于二子皆謂其可與言詩爾然詩序雖未必果出于子夏而漢去古未遠其源流授受當非無據且其說往往與他經相合是以同時雖有齊魯韓之三家皆不及毛詩之爲人所信從耳獨朱考亭力闢其說不少貸而集註遂專立于學宮近代又有題毛昭代叢書卷一毛朱詩說題辭說者學者于二家將何從乎予謂兩家之書各有短長亦第問讀詩之人爲何如人耳其人而爲經生家言則制舉之文一以朱子爲斷固不必問其說之當否也若博雅好古之士自不妨合二書而參之某詩毛序爲優某詩朱說爲善虛心靜氣以折衷于至當固不必惟一先生之言是聽耳吾友閻君百詩誠博雅好古士也特取諸家之論毛朱者萃爲一編而定以已意詳說反約不第可爲讀詩之法卽以此施之他經亦無難得其所折衷矣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一

新安 張 潮 山



毛朱詩說

太原閻若璩百詩著

天都洪嘉植去蘊校

按左傳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夫子所黜去乎抑聖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爲君周公爲相而建爾元子與封小弱弟於唐其訓戒之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卷一

辭詎不足幾於道以垂後世而爲所刪耶殊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刪詩也曰於其可知者鉅比興澁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兼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洩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

挺挺我心局局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爲所作詩乎宜入風祈招之惓惓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宜入頌今風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於世者耶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卷二

而馬氏之說詘馬氏說詘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脩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聖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爲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於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聖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誇多闕靡如後人以無一不載爲功也此脩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

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爲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爲所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百篇。以爲其大經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予竊謂伯禽唐誥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爲昭明意若何。昭明豈

昭代叢書 卷一 毛詩說

三

真。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聖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嗚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尙有鑒於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爲有依據。後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於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淺探聖人筆削之旨。

昭代叢書 卷一 毛詩說

四

余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山知是詩之何爲。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學分四家家各一說。關雎或以爲美詩。或以爲刺詩。或以爲文王之妃。或以爲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徵於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鳴。王亦未敢謂公此卽鵲鳴詩之序也。春秋隱三年。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卽碩人詩之序也。閔二年。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背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此卽載馳詩之序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此。

卽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此卽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卽從其序來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文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乎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五

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叔聖武公懿讀爲抑，不勝於郊祀天地，衛武公刺厲王之說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當是時詩有定說，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何篇何義，皆衆所通曉，不獨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時，便不能然。咸丘蒙不識北山詩之旨，妄摘取其四言以證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則曰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竊以勞於王事以下卽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裏之人，自宜乎怨，不妄乎不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不可信，則雜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攷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予亦可得而略言乎？余曰：莫不善於抑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卽位，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六

上距厲王流旄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口是也。祗緣序詩者見前有蕩板民勞三篇，咸刺厲王，後有桑柔爲芮良夫刺厲王，尤明徵，故亦以爲刺厲王而無奈國語有作懿戒以自警一言，只得續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綴附會情見勢誦，不大可笑乎？余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詩，專爲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詩編次後先有一定之時世者，不可信。二嗚呼魯史不傳，朱子怯於說春秋而春秋存，國史不傳

朱子果於說詩而詩以我固謂朱子於詩亦得失相半爾

又按詩必有題。卽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爲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朱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七

知當日大師陳詩道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錄掌於國史。旣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寞。亦不若今序往往出衆手者之傳會。觀金鑒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車攻之序。宜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視序離騷無序。而序出於王逸。秦漢間古詩有國風之遺韻者。亦無序。

知之者固自知之。况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匹。則辭不忠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矣。

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其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真偽不可知。譬如其人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八

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得經之旨爲多。齊魯韓三家遠遜於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傳。不合者是難以已意抑。豈能一筆抹殺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有一年。竝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文也。若左氏於獲麟之後。引經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子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阮續之於獲麟之後。

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爲信。余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卽鄆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竊妻事。一覽之而知爲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篋據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鄆魯梁趙。頗有詩。當此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輯。非孔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九

子刪定之舊本矣。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帙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榮之曰判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佚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問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辭。茅鹿門曰。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竝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爲卓然。不詭譎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誠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十

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爲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鄭亦注新宮小雅逸篇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於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耳。又思鄉射奏騶虞。大射奏貍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

夫及士以采蘋采芣五節則雖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芣相次孔穎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爲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觀記及孔子雙相之圖之射可見且歷歷舉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蓋原編列召南相共辭又頗似二雅祇遭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穠矣屬東遷以後之詩安知非見於王風或齊風者而後之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卷一

上

學者誤取以充召南十四篇之數方爲正風亦未可定嗚呼予之爲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尚書首發難於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衆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曰莽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

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謠在者樂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騶首轡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邪宋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間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公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卷一

上

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說實先篁墩陽明而發蓋亦從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

篁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詩辨與此略同亦先篁墩發

又按固哉爲詩孟子以謂高叟由今觀之亦何必高史如式微詩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旄丘詩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裏洞達無復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

是否余不覺匿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蘇子瞻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見。

又按

註杜詩謂子美淡不滿靈武卽位之事

詩中多微文以刺尤標其旨於洗兵馬曰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

昭代叢書

卷一 毛朱詩說

三

也。於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明。吳江朱長。猛故反。者謂靈武卽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也。其聽李輔。國讒間乃上元年間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註並。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畫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與朱畢竟孰爲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卽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

尊貴倏忽。正元次山書。太子卽位之義。古朋友論議。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收齋之註。洵得其旨哉。余嘗。以衛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人思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謂二註並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則序爲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盡有文以證詩耳。此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而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爲。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問子何不有取。

昭代叢書

卷一 毛朱詩說

古

其說且如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於何。世與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喬先生。共予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口。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不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

在武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邱書燕說而已矣。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寶梁賓夷門人進士盧東表侍兒也。詞筆容態皆可觀。東表當及第。賓爲喜。詩曰。曉妝初罷眼初睺。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

昭代叢書

卷一 毛詩說

五

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是婦喜夫登第之作。朱慶餘作閒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淺入時無此。若掩其題。恐未必知是後進求知。就正于前輩之作也。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禱學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猶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非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

篇尚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芣。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日有沬。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摯有梅。兔且配羔羊。采芣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爲房中之樂。而甘棠後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麋。淫風也。此三詩者。胡爲而廁其間乎。而又成王之頌。迺有康王以後之詩。今謂二南周頌。果爲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人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野首。鸛鳴。諸詩。既已

昭代叢書

卷一 毛詩說

六

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筦絃之濫在者。是之。不復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迺與正雅同其篇什。豈風非變也。迺繫於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爲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詩者悉本於鄭氏訓詁。譜序惟鄭說是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收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傳出。

而鄭學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者。學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其讀者。固得有所據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者以爲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收以爲言也。昔者鄉先正王文憲公。蓋嘗欲脩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於是爲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襲繫之說。方

昭代叢書

七

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胡鼎明曰。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采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此陳詩之說也。采之於每歲之孟春。陳之於五載。巡守四仲之月。是國風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其一端云。又按胡鼎明曰。男女淫佚。奔誘之辭。惟鄭衛齊陳有之。小序。樂以爲刺。奔。說者謂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不必譏讓。

昭代叢書

六

質責而後爲刺也。朱子非之。以爲欲刺人之惡。而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惡。必無是理。故以爲淫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陳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問是言也。卒爲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譏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

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貴與之說可謂辯矣。然某嘗於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數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說。亦有不盡然者。新臺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牆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鴛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兒。蝦蟆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載驅曰。魯道有蕩。齊子遊敖。以上諸詩。皆刺當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尤

芻蕘噬株林。頗似不加一辭。然以雄狐曰。襄公以魴鰈曰。文姜意見此。與中矣。狗噬以展我甥兮。明莊公非齊侯之子。微文刺譏抑又甚焉。安在其爲不加一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此數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爲淫者所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於經。以爲漢儒所綴緝。以足三百之數者。近是。吾友閻百詩。次魯齊華川。葦墩陽明鹿門諸論。爲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

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夫子之所刪。得以纂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于田二詩。但爲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衆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爲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晉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爲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雲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泆之辭。出於奔者之口。則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三

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某謂四詩出於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爲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於經。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爲防微杜漸之計。無傷於義。無害於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株第之言。不踰閭。卽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扞其外。誘猶恐或入於非僻。而顧今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

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爲得國風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輩。倚聲填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詭於風人。而號爲詩餘。讀者作者。展轉流傳。以蠱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臘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耽。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啓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喻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學。詩亦然。三百不取桑中漆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

昭代叢書

卷一 朱詩說

主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傳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後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太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

天子命太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莖管。以爲燕饗。朝會祭祀之樂。自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詩斯則久矣。則未及考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時。有執木瓜詩問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並無男女字面。何以知爲淫奔。坐皆然。惟吾邑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未爲不可也。言未既。卽有喲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昭代叢書 卷一 朱詩說

昭代叢書

卷一 朱詩說

主

狡童。今得不自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聞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合。而與上胡朏明及予。又相乖。又按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關焉。意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余謂此非爲孔子所刪蓋原編次成後亡逸耳卽蘇說亦可證詩非孔門之舊本因思狸首安知不別有一篇與騶虞采蘋采芣體製相類者原在召南與又安知曾孫侯氏八句非別一篇名而康成臆以狸首當之與回憶少疑鄉飲酒燕鄉射禮並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蟲取采蘋爲亂次後讀詩正義云蓋采蘋舊在草蟲前齊詩次正如是不覺釋然詩於今人情不大相遠耳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卷一

又按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旣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菴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常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撫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

樂則恐有所未盡某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問卷浮薄者之口蓋雅與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篇之數某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又按口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

昭代叢書

毛朱詩說

卷一

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秦嬖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鸛鳴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

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艷妻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

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耆其

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

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

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余

謂此益足證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跋

蕭山毛大可先生有白鷺洲主客說詩非設爲問答

也直記其與諸客之語而托名于支耳其說皆以

毛公詩序爲主先生豈其苗裔耶何信之篤也今閱

子之書亦大半選毛氏然朱子之所長亦不沒之且

備載吾鄉程篁墩先生之說尤不可易惜先君子疑

詩非古本一段闕子成書時未經寓目是予小子之

責也夫心齋張潮

毛朱詩說一卷

通行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書

論小序爲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

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

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其餘則多懸揣臆斷

之詞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毛詩說二卷

〔清〕諸錦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說二

卷》提要

毛詩說序目

詩說於小序採其首句從錄樂城例也隨筆不拘篇數
後歐陽廬陵張氏邛例也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不敢攘
善也先左證而後發明不敢鑿空也毛鄭諸子而外有
佳說則錄之有與義則補之廣益也愚少而習焉未忍
捐弃有問業者謂其說有補於

聖世不能悉數請以付之梓敢有當於匡丞相之頤解
乎斷不失乎溫柔敦厚之教而已矣乾隆丙子嘉平之
望是日立春秀水諸錦序

卷首

毛詩說

一

原目

通論九則

卷上

國風周南至曹風凡五十八篇

卷下

國風邶二雅三頌凡二十七篇

受業嘉興徐士鳳編寫

毛詩說卷首

秀水 諸錦 學

通論九則

或問子言之溫柔敦厚詩教也興觀羣怨詩學也何取乎鳥獸草木之名而識之與曰茲其所以為溫柔敦厚茲其所以為興觀羣怨也今舉二而論操雖鳴之之耦而君子好述可知矣釋木下曲為樛而後妃逮下可知矣釋螽斯之為一生九十九子而宜爾子孫可知矣釋采芣之為車前而婦人之宜子可知矣釋上棘無枝曰喬而游女之不可求可知矣釋木斬而復生曰肄而

毛詩說

卷首

民勞頽尾可知矣釋麟趾之為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而心子之仁厚可知矣釋鵲之為傳枝少欲鳩之為壹宿於養而夫人之德可知矣釋甘棠之為蔽芾而召伯敦政澤適可知矣釋水決復入為汜而夫人自悔而迎膝可知矣觸類推之邠鄘以下十三國之風稱名解義可不言而喻也故自兩君相接列國名卿大夫士相見不必發言以相示也陳詩而志見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此之謂也

詩之道非跡也必以虛而通之穿鑿附會鮮有不為高叟咸邛蒙者莊子曰吾與之虛而委蛇以吾之心思隨

所之而無町畦與之為左為右為上為下一來一往昉乎堂庭入乎室與徐而別開洞天轉入勝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非獨易也詩亦如之然又不可為無簡之辭杜默之撰倚胸臆為真師指方隅為六合眇者之揣摩於燭遠矣而況于日乎故必有真見而可以言詩其真見何也說在叔孫豹受路于王叔孫致之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季孫為司徒實書名叔孫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勲藏而出之如司契左符鮮有不合說詩者之有據依亦當如之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吾虛而委蛇之說也

毛詩說

二

卷首

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世此吾叔孫穆子賜路之證也準此以說詩思過半矣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誦者發于聲也弦者按于節也歌者比于音也舞者動于容也于詩弦歌誦舞如此而又三百之多則內有以平其血氣心知而外有以安其升降履蹈遠有以周知山川草木顯有以灼見風土人情故童子之謠婦人之哭執玉之卑受賑之情皆足以覘其微在心為志發志為形發言為聲故出其言善從而則之莫可辭也出其言不善從而違之莫可違也三百篇而後接乎風雅之源者

唐之詩人莫如子美矣然試誦首篇其曰常擬報一飯
況懷辭大臣其難得易祿如此又曰白鷗沒浩蕩萬里
誰能馴其易祿難畜又如此

有引詩有賦詩有釋詩有說詩引詩者述事于此舉詩
一二言以足之非必詩之正旨也賦詩者陳詩以發明
當日目前之事或斷章或取節皆可亦不必拘泥詩之
全旨也釋詩者舉字義章句而梳櫛之也說詩者隨事
微引不專主經而詩意自不相悖者也舉左氏傳而言
引詩者凡百餘處賦詩者凡五十餘釋詩如穆叔之于
皇皇者華魏獻子之于皇矣維此文王帝度其心章說

毛詩說

三

卷首

詩如鄭駟歎殺鄧析而引靜女竿旌甘棠三詩卻至如
楚聘而引兔置赴武夫公侯于城赴武夫公侯腹
心甯武子聘魯而不答湛露彤弓大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仲尼引民勞長發富辰引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魯躋僖公夏父弗忌
引閔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是也引詩左氏而外戴聖坊記表記緇衣韓嬰詩外傳
劉向說苑新序皆有賦詩流傳者寡釋詩則毛鄭訓詁
為近說詩則宋儒先生之專門矣

或曰鄭多淫詩其斥為淫奔者則由于夫子鄭聲淫之

一言甚之也然謂之聲則與詩有別矣不可以聲而盡
厚誣其詩也何以明之最可徵信者莫如左傳如叔向
趙孟韓起皆大國之命卿且嫻于禮況鄭子產又博物
之君子其承事也如黍苗之仰膏雨焉其敢有異志當
時會于澶淵則鄭子展賦將仲子兮享于垂隴趙武以
觀七子之志大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
蘧亦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
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皆不出鄭志而謂子展後亡謂
二子皆數世之主惟伯有賦鷄之奔奔武乃謂牀第
之言不踰閭閻在野乎伯有將為戮矣然亦非鄭詩也

毛詩說

四

卷首

即鄭居漆洧之間後入于鄭蘇氏以為鄭詩皆為鄭作
今觀所存四篇其細已甚則有之而桑濮之語無之也
至蒲田鄭漁仲起而闢之燎之始然尚可撲滅朱子因
之而平原無焦類矣幸而東萊讀詩記尚存猶見溫柔
敦厚之旨然朱子晚而賦白鹿洞有云廣青衿之疑問
嘉菁莪之樂育舉昔年之刪序悔于厥心矣是盖有意
于矯漢儒之訛不知左傳毛詩俱未嘗失實也

或問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二詩何以入之召南也曰從
其地也然則二南亦有變風乎曰有之微直南也豳之
七月變之正者也其鷓鴣東山破斧九罍狼跋則又變

之變者也推之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魯曹皆然蓋採詩者以地不以時其正變固不得而限之也王魯齊退兩詩于二南則以先聖所刪定者而更之非聖者無法未免果于自智已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燕使臣之禮而鄉飲酒通用之至合樂三終則并闕雝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六詩用之矣大射禮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經首既諸侯射禮之事而投壺亦奏之采芣為諸侯夫人能奉祭祀不失職之詩而士取以為節然則彼此俱可通用上下固無嫌

毛詩說

五

卷首

於僭逼與曰禮于近則嚴故朱干玉戚舞用八佾則議之叔孫豹于肆夏文王則不拜至于遠則無嫌焉然穆所以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恐亦未然蓋此詩為雅中之頌兼以為嗣王戒者何得以為相見之禮與殆春秋時誤用樂晉侯遂以享使臣而不疑也貍首之詩篇首逸矣清江劉氏敞藍田呂氏大臨並以為即原壤之所歌者則殊不類且天子至于士所節者皆不出二南此何歌也而採之與闕疑焉可也

三百篇之詩著名者自周公召康公穆公凡伯芮伯仍叔尹吉甫大子宜臼之傳家父蘇公譚大夫寺人衛武

公秦康公史克衛莊姜衛女許穆夫人宋襄公之母此外別見于魯詩之序者則有蔡人妻申人女周南大夫妻衛宣夫人定姜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伋之傳母伯封息夫人而其餘則姓氏無聞至于桓文之尊攘猶賢于秦伯任好之殉子車即使伯圖不足言而美刺各見自不相妨乃黃鳥錄之秦風而桓文以下無一詩何也楚固僭王而子草能誦祈招射父能作訓辭倚相能叙百物豈繁無一時之述作而詩不錄者外其君并外其臣與五子之歌見于書夏諺見于孟子通乎上國取好冠來吳進矣至于季札則彬彬矣春秋褒秋豪之善惟

毛詩說

六

卷首

詩亦然而頌述商周風逸吳楚豈盡以遺亡僭猾之故與大史不錄大師不陳雖聖人亦無自而釐定焉其有詩而不著名者若存若亡無可考或微者爾或問六義亦有定例與曰亦有不可專泥者如易之取象春秋之屬詞隨舉一象而可以貫通萬事系一事而兼包數義不可執而求也風亦有雅頌幽之七月是也頌亦有風雅振驚駭泮是也雅亦有風有頌吉甫作誦其風肆好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是也樛木桃李江汜興中有比燕燕日月終風擊鼓賦中有比興不獨頌弁泮水為然也舉葉則宗考亭說詩則本詩人之志此亦經

師不變之家法也

受業和州孟思誼校

子璿秀水范成覆校

毛詩說

七

恭甫

毛詩說卷上

秀水諸錦學

國風

關雎后妃之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

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

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易基乾坤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禮始于謹

毛詩說

一

恭甫

夫婦自古紀之而周家自太姜太任以來代有

母教故其時宮人亦熏被其令德有思賢之篤

無傷善之心有風化之闢無兒女之昵其寤寐

求之猶離騷求宓妃之所在求有城之佚女留

有虞之二姚皆臣為其君求助也車牽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覲爾新婚以

慰我心正變不同思賢一也

此文王之母太任時宮人所作一章稱好逑謂

太姒也二三章曰參差曰左右則并指媵娣姪

而言或曰如此得無鑿乎曰吾以經傳証之而

知非鑿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注禮適夫人無子
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
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無子立左媵姪娣
此左右之說也托興之最者且苜蓿菜即傳
所云蘋蘩藿藻之菜也大昏內以治宗廟之禮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以篇不獨選配鵲巢之百
兩且采蘋采蘋兩詩亦該之矣夫是之謂風首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
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

此與采蘋一例序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其稱季
女者何也記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昏禮婦
入三月然後祭行女之終婦之始也春秋之義
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云爾季孫行父如宋
致女公羊傳言錄伯姬注三月而廟見稱婦擇
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而後父母使大夫操禮
而致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也宗室大宗之
廟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氏分而祖不殊雖

百世猶敬其宗焉尊祖之道也傳曰濟澤之阿
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言宗子
則有宗子之母姑老則宗婦攝之尸之為言攝
也主也此季女者抑庶子之為大夫祭必于宗
子之家者與序明言大夫妻曰承先祖詩曰誰
其尸之先祖者大夫之宗廟則毛傳所云先嫁
三月女家教成之祭未必然矣

甘棠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
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毛詩說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召伯聽訟也水經注引韓王聽訟觀臺高
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乎山岳召公
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于
世以鑒來今此其證已變云召伯聽男女之訟
而序止云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恐有異同據此
實之

行露召伯聽訟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名伯之教明於南國也與前甘棠篇互相發明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于士玩後二章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斯正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聽斷不決歸于士之證也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蓋得名公之教明於南國卒不附

毛詩說

四

卷上

於刑歸于士者又聽訟而能使無訟之善也考分陝東西康公職為太保味是詩也豈先芮伯而先為司徒者與

羔羊鵲巢之功效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紵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

以春秋傳襄公七年孫林父來聘穆叔曰衡而委蛇必折證之足以知是詩之可美矣記曰長

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蛇謂飾飾表之隱起處絨是界限處總是聯合處表裏分合皆宜節儉正直之風溢于言外羔羊言致壹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達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達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達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毛詩說

五

卷二

雷聲自北而南自上而下自遠而近以興政令之敷亦無不徧矣布令有常而行役無定故以歸哉祝之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此詩猶汝墳草蟲之旨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前二章迨其吉兮迨其今兮父母之命

毛詩說

六

卷上

人亦何所取義而編于正風之內也乎經引荀子霜降殺內張文

野有死麋惡無禮也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檉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

輒兮無使尤也吠

野有死麋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麋鹿古儼皮之貳也國語齊桓公鹿皮四个藉用白茅取其潔也以為非是不足以稱聘如玉之女耳誘道也天之牖民牖與誘通用亦訓為

道大射禮司射誘射論語善誘人釋云進也輒固不可感尤亦不使吠則閨門嚴肅之至矣王魯齋欲退此詩於二南之外者蓋惑於誘字而失之詩緝亦屬誤解

駙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靶于嗟乎駙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靶于嗟乎駙虞

駙虞二章章三句

毛詩說

七

卷上

南鴻烈解昆蟲未蟄不以火燒田羣育不殺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有所以致之也正此詩之旨駙虞獸名又道應訓屈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駙虞雖斯之乘云玉百工大貝百朋以獻紂因費仲而通高誘注駙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物日行千里是也取以權經家為明證賈誼以為駙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靶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人臣

毛詩說

而毛傳之說遠矣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

一送別耳何至泣涕如雨實勞我心玩末章仲氏任只其心塞淵二句則知春秋傳石子使告

卷上

毛詩說

九

卷上

於陳殺州吁于濮戴鳩隱有內為之援矣塞淵詩兩見一美文公一美仲氏莊姜意在斯乎張氏仁決曾論及此余首肯其好學深思如宋人以東坡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本瞻望弗及二語恐只在光景上索解爾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

胡為乎中露猶言晝於斯夜亦於斯也胡為乎泥中猶言晴于斯雨亦于斯也即下篇多日之意傳言衛邑者非戎伐凡伯于楚邱而衛莫之救黎侯失國寓衛而莫之援其不修方伯連帥之職甚矣編詩者亦以志衛為狄滅之由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忌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叙上虞而言日之方中者日在南方正中也日中不須更正日昃之離也鳥次即為小還乃廟于武舞文舞之選簡兮之所以作也鄉飲酒禮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注一人工之長者也凡工賤不為之洗又曰大師則為之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為之洗尊之也又曰笙入堂下主人獻之一人拜注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凡鄉飲酒大射禮燕禮皆然公言錫爵正與禮合然而褻矣于公庭而懷山隅其有疵強抱其祭器陽襄河海

之思焉西方美人西方指豐鎬美人謂文武也國語有西方之書下言美人則目簡兮之碩人離騷云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方豈惟是其有女風人與楚詞一也東吳惠侍讀曰方言凡相憐哀江濱謂之思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皆相見驩喜有得亡之意也云誰之思西方之人兮賢者仕于伶官不得志誰哀憐之者惟西方美人哀憐之耳若得遇之驩喜又當何如也如此說詩倍覺有味

定之方中美術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爾雅註釋騶牝騶牝析為一截玄駒裏騶為一截其下云牡曰騶牝曰騶今按之當从賈公彥周禮庾人疏騶句牝騶牝玄駒句裏騶句下又分釋牝牡字為妥檀弓康成引騶牝騶牝玄駒

謂七尺曰騶牝者色騶牝者色玄當已毛傳亦謂騶馬與牝馬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記無此文猶蔡傳虞書引水北曰汭爾雅亦無其文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

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狄入衛在魯閔公二年冬載馳之四章乃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閱數月而救援不至則與國之尤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誕節者何以異而夫人一則曰

歸唁衛侯匪直歸衛也謀控大邦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非之衛也之大邦而控之也大邦者齊也卜氏休曰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系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成曹則是詩

毛詩說

十三

卷上

有以激之爾是也然齊之救衛雖激于夫人而忘亡之大德不可以不報文公惜焉而木瓜之詩作矣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三章章四句

古之聖賢君子有得于中自有遯世无悶有道不易氣象考槃詩人可謂第一流矣弗諼弗過

弗告蓋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喻也鄭介夫論

此詩云弗諼者弗忘其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君之過告人也蓋特矯村塾之論然爾監門宋之循吏故言詩有溫柔敦厚之風然擬之考槃詩人則淺矣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二章章六句

毛詩說

十三

卷上

芄蘭蔓生柔弱非附物不起興惠公年少非得賢不足與治也年雖童勾但即位已成為君當治成人之事故以佩觿責之雖則治成人之事然其知不足稱也則徒見為容刀而已佩璲而已且垂帶悸悸然執心不定放肆驕傲未知所趨向也詩緝解垂帶句如此此與春秋傳昭公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猶有童心同意後魯昭孫于齊衛朔亦見逐而失位威儀定命其信然與說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鞶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

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毛公訓悸為悸然有節
度朱子以悸為帶下垂自然玩悸字從心廣韻
于悸字亦止訓心動則華谷之說為長又按沈
氏筆談觸解結錐也芄蘭生英文出于葉間垂
之正如解結鐫所謂佩褱者疑古人制褱亦當
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毛詩說

古

卷上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閑曠夫也國亂民貧百姓多有失其配合
者詩人閑之故作此詩以風有位焉此與唐風
綢繆篇互相發明荒亂之餘禮不能脩故以無
裳無帶無服傷之言六禮不備也有狐謂曠夫
非必取義於妖媚之獸也傳云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君亦有目狐者矣先王之世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

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
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僖之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邱衛國忘亡桓公
沒十有八年衛人曾同宋伐齊矣木瓜詩序言
美桓公其實刺衛君也孔穎達正義解最為曲
折有味木桃小于木瓜木李更小于木桃一物
也詳陸氏埤雅以見投彌薄而報彌厚異言歸
于好耳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
禮行焉朱傳其不然乎

毛詩說

十五

卷上

黍離閔宗周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
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
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三章皆言彼黍離離猶言黍不為黍也稷之苗
而穗穗而實則著殖矣史伯曰王室將卑幽王

九年而王室始騷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霸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詩之托喻驗矣及考其風之終始無一非閔周而作如君子陽陽君子全身遠害矣免爰則君子不樂其生矣采葛懼讒矣僅一子嗟而不能用放逐于野又以邛中老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猶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其謂是與

大車刺周大夫也

毛詩說

卷上

大車

大車檻檻衣如蒺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噶噶衣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章四句

舊說指為淫奔非是玩經文死則同穴句豈有淫奔者而作此無忌憚語乎此蓋緣命將出師其室人謂其夫之從軍者而誓言如此既不敢從征人偕往又未敢必其生還故以死殉之此以見王風之厚而亦以誌從軍之苦也與唐風葛生秦風小戎同義但彼則詞氣纏綿此尤激

切爾然則何以云奔也爾雅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子即指蒺衣之將帥也字義不明遂至害辭害志如此邛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邛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邛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邛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邛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此詩當以詩序為正雷畿內之地子嗟食采於

毛詩說

卷上

大車

留者也世卿而賢又遜于荒野國人致愛之無已較之緇衣之美為專國之漸者異已不獨思賢閔周也

或引公羊子曰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朱子之說有自來與則知留詩即鄭詩于王風之末系留一篇絕鄭也然賈公彥云新鄭在號鄆之間留乃在陳宋之東鄭自桓公至莊公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若然則公羊游詞甚多此亦當闕如已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祭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祭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祭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序言美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以余攷
之是詩蓋即唐風揚水之三章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之漸也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

毛詩說

六

卷上

恩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號鄒
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常昭注云後武公竟取十
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後更莊公取
溫之麥及成周之禾許國小而近鄭再滅之以
為俘邑且為之辭曰我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
既卑矣周之子孫寃失其序遂極之射王中肩
止焉其歷世以來無王室甚矣易曰包无魚起
凶老子云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
人奸人伏于肘腋之間吁可畏也故傳於穎考
叔曰純孝于石碣曰純臣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
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畏我父母即傳所告祭仲云
姜氏欲之焉辟害也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即
傳所紀莊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

毛詩說

七

卷上

口于四方者也莊公殺弟之心蓄之久矣特稍
有所畏爾仲可懷也所謂慮郭見與喆而不吟
所言者莒也知仲之可懷則穎考叔掘地及泉
隧而相見不入耳之言矣天理不勝其人欲故
使賊穎考叔而殺弟之局以終嗚呼忍人也若
蒲田鄭氏說無稽之言爾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
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
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之飲酒田獵如此而稱美之此邯鄲少年長安狹邪相讓相戴之詞為鄭伯者聽之譏失教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種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毛詩說

三

卷上

抑釋抑忌抑電弓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卜氏云袒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女賦而比也段一愚愁人遊莊公之術中而不覺國人殆為之告急變矣天高聽卑王肯照微長懷永慕憂心如醒使叔段如臨淄王之責躬應詔其合矣乎

遵大路思君子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覯兮不寔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詩以志莊公之失道凡鄭風俱當從序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或問賢夫婦相警勵願易以弋鳬與鴈何也答

毛詩說

廿

卷上

曰記有之矣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是射者男子所有事証以左氏傳賈大夫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於是始言而笑詩言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猶此志也雜佩以問張衡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安瓊瑤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也一二章之勉以才三章之勗以德可謂說德而不好色者矣

褰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思見正也証以呂覽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子產在焉不可攻也按詩非子產所作其為之猶賦詩爾然其說無以易也惠侍讀曰此詩之義疏也宋儒疑古而好作實始于荆舒以春秋三傳皆不可信況呂覽淮南又焉足信乎朱子詩說盡棄舊說獨取鄭蘇二家更甚于荆公矣

毛詩說

卷上

卷上

又按鄭詩之賦見于春秋傳者子展從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先是晉楚爭鄭子展獨主從晉故其詩中父母謂宗國諸兄謂與國人言則指輿論也故詩向謂子展儉而壹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則子大叔子展先後皆賦野有蔓草一以為吾子之惠一以為孺子善哉吾有望矣無貶詞而孔子取束帛以贈程本所賦亦此詩也子產賦鄭之羔裘意謂舍命

毛詩說

卷上

卷上

所適從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今彼姝者子在我室今在我室今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今彼姝者子在我閨今在我閨今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詩序刺衰也借男女以喻君臣之義也首言東方之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東方之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履我卽我歎子佩也履我發我負子戴也又按歐陽子曰東方之日日之初

升也蓋言彼姝之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此述男女淫奔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余更証以張翰詩年十有五如日在東宋玉賦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以兩言求之乃知托喻之旨然總不如前說之長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簞第朱韜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

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

毛詩說 苒 卷上

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竟水以汶分猶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竟山以岱分也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者近是汶水不一唯此為最大又為齊魯接壤之所尤國人之所屬耳目者鄭箋以為汶水之上蓋有都焉理或然而襄公與文姜來會於此詩人述之所以識其樂易也嚴氏以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于禚于祝邠于防于穀無會汶之事此

不必拘春秋可以補詩之亡詩亦可以補春秋之闕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褊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篇非興也履霜縫裳當作一例看男子衣食於奔走女子倚市門而刺繡也語見補傳魏詩七篇始終一意葛屨刺無

毛詩說 苒 卷上

其本也古稱有一大裘仁覆天下要之褊之好人服之君子謂其已僊矣汾沮洳園有桃並風其在位者也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園有桃其實之般公路公族皆貴胄而桃為果之下品棘則棄之小者均非美材以是而實之般登俎詎足重乎陟岵則孝秀不登十畝之間則賢人放棄皆君子在野之傷也食祿者恬于上民不安于下矣此伐檀所以譏素餐碩鼠所以適樂土也與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周官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掌國中丁仲失
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康成
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
者也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
春云遊當為猶言雖貴猶學春官大司樂掌成

毛詩說

共

卷上

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
德樂語教國子康成注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
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
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
者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辨其等正其位若有兵車之事則授之車甲合
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凡國之政事國
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
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注故書倅為卒鄭司農云
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

之子也康成注遊倅倅之未仕者王制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公路主君之軺車庶子為之公
行主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之公族卿大夫之
適子為之正周官所謂國子國子之倅也莫可
以萊桑可以蠶蕢可以藥董子云明明求財利
唯恐或失者庶人之行也貴遊之子弟廢學而
爭利不止如鄭風所刺子衿城闕矣序言刺儉
蓋微辭爾

園有桃刺時也

毛詩說

共

卷上

園有桃其實之般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
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黑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取桃而
實之般其用頗我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歌謠如龍尾鸛鵒我有園生之杞之類
是也肉食者謀之以為不足間然舜舉元愷如

此秦任商鞅如彼竟偷于一時而不知禍生於肘腋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二句本魯漆室女之嘯而走也太山婦人之過而哭也思之故知之知之故憂之唯其憂之深故形于歌謠爾歌謠以寫其憂行國以散其憂棘亦小棄非美材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

毛詩說

卷上

共

今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止也棄也死也字各見義古以見獲于敵為止

李氏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又按襄十八年晉州綽射殖綽中有兩矢夾脰曰止是也猶來無棄呂氏曰母尚思言無棄母而不歸也末章方以死亡相切屬三章立言有次第而不相混也正義以止為無止軍事似疎

十畝之間刺時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魏地為河北縣其故城西故魏國也水經注云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著十畝之詩焉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冢干木者晉之賢人也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毛詩說

卷上

共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三章章九句

屋圉就禾之所積處而言億則禾把之數也取禾三百億則遺秉滯穗多不遺矣貆小于特鷄又小于貆大小盡懸于庭殊失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之義在位之貪鄙如此不亡何待此與曹
風候人篇同意晉數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也而曹亡同一聲罪之詞下篇碩鼠則究
言之也

碩鼠刺重飲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
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
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毛詩說

三

卷上

碩鼠三章章八句

此與前篇反覆一意食黍之不足而麥食麥之
不足而苗則民力竭地盡矣蓋即不稼不穡取
禾三百之所致也穀梁子曰古者公田為居井
寵葱韭盡取焉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此詩嚴氏繫眾為得解我聞有命非美沃之詞
蓋晉人思其主為之告急變耳按文中子云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
之也

羔裘刺時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
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章四句

彼羔裘豹祛者上大夫也而視我人居居乎夫

毛詩說

世

卷上

豈無他人之可據兮亦維子之故也彼羔裘豹
褻者下大夫也而視我人究究乎夫豈無他人
之為仇兮亦維子之好也舊說居居不相好究
究窮極人之惡案此亦不忍去翼而歸沃之詩
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

無衣二章章三句

首章言七公出封加一等言命為侯伯也次章

言六王朝卿士於諸侯班加一等言命為王朝卿士也其請意若曰不為侯伯即命為天子之卿耳豈曰無衣之言有挾而求跋扈甚矣揚之水我聞有命椒聊彼其之子猶為翼民忠于故主上急變之詞此則曲沃之黨與已成更相誇耀也變七言六何嘗有謙意哉此毛傳說詩之愚也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

毛詩說 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晉之先昭侯為臣潘父所弑孝侯為曲沃莊伯所弑哀侯為武公所虜小子侯又為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武公又滅之而自立翼侯之奔隨也須父之子嘉父逆鄂侯而立之此哀侯之前事也當時成王分唐叔命以康誥而封于夏虛懷姓九宗職官五正猶有存者翼之嘉父尚見于春秋隱公之六年乃桓叔以下至武公而四弑其君舊國舊都故家遺俗人心離矣此

武公招攜懷遠有擁篲歲務之思有林之杜之所以作也前篇杜杜閱弱也此篇疾強也其有所不能致者二生之意乎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歎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歎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味角枕錦衾二句不當指為送亡之詩程氏以

為思存者是也或如所謂其存其沒將信將疑景況爾歸于其居念之深也獻公攻伐十有一

國人之陣亡敵獲者多矣記云魯婦人之壻而弔也自敗于狐貍始也同一慨嘆王魯齊并目

此詩為淫詩欲俟有力者請于朝而放斥之愚矣方氏秦曰薛道衡昔昔鹽曲梁空矣落燕泥正用此詩而意則隱矣

采芣刺晉獻公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芣亦無從舍旃舍旃
芣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

商畧于細人造謀于隱僻鮮有不為所中傷者
信之不可寘之不可必辨其言之所從生而推
之于其所終極則無不昭然矣申生之死羣公
子之鄙二五耦成之由獻公之輕信也此詩其
蓋有所指與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

毛詩說

苗

卷上

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羞 阪有
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有始有之也三章創見誇美猶言夥願涉之為
王沈沈者今者不樂逝者其羞易曰日昃之離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然開國之初君臣賓
王志在車馬聲色唯恐不及焉詩直陳之以見
其僻處西戎而未嫻于禮義如此

兼葭刺秦襄公也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坻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渼
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兼葭三章章八句

車鄰駟鐵小戎車馬之盛武事脩矣然天保治
內采微治外由周而來未有專恃武功而可以
固國者漚澗東西王城下都之地均在洛水召
誥所謂土中洛誥所謂惇典獻民成王所以作
周恭先而周公所以作周孚先者在此然封畿

毛詩說

卷上

卷上

東西長而南北短秦處西陲遂收周餘民而有
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而終南之山在岐東
襄公奄有至春秋之時秦境東至于河吳季子
札觀秦風之歌曰美哉此謂夏聲其周之舊所
謂伊人在水一方正其地也此則周禮之當東
者矯秦之强悍而濟以雍容之度似屬阻長然
而其理則順而易也一溯游之便耳秦不克用
賢任典無法以遺後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
東征也

黃鳥哀三良也

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黃鳥之詩繫繆公以人從死而作証之春秋及史公自序以人為殉詩歌黃鳥蓋無異詞自眉

毛詩說

共

卷上

山蘇氏有繆公墓詩謂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用意良深然踊為繆公諱也但秦處西羌多用其法匈奴之俗單于死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故武公卒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及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三良亦在從死之中蒙恬傳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斯言信矣又以三子自殺如齊二子從田橫然亦非也三子當不義不爭于君康公從父之令而先公之臣死非其道交譏焉第詩曰

臨其穴惻惻其慄則謂三子輕生自殉者不然也人百其身雖危激之詞仍啓殺人之濫若陳子亢之對則善矣陳子亢對見檀弓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袍則衣于外者也澤則裹于裏者也裳則體于下者也上下無私表裏不貳同仇而作偕作而

毛詩說

共

卷上

行怨耦為仇善敵所憚者也此詩箋以刺康公而作然考左傳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是役也哀公可謂深于詩者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章四句

味此詩康公之于晉公子止矣後襄公卒使先蔑士會如秦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繼禦秦師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敗秦師于令狐文八年夏秦取武城十二年冬秦取羈馬其十年夏秦取北徵則報少梁也按此則曲不在秦而在晉明矣議者以康公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易亭先生曰此廣漢張氏浚之誣而朱

毛詩說

世

卷上

子誤引之也或曰攝秦之怨趙宣子成之

宛邱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邱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

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邱之

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宛邱三章章四句

鼓土鼓也缶瓦缶也宛邱疑是上陶之地水經

注云沙水又東南逕陳城北陳城北故陳國也

媯滿為周陶正武王賴其罷用姜以元女太姬

而封諸陳太姬好祭祀故詩云坎其擊鼓坎其

擊缶有餘風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邱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娑娑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蒺藜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枌也棚也原也即祖社塗觀之類子仲之子貴家之子也男女聚會歌舞舉衆往焉恬不為怪故詩人疾之墨子引燕之春秋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

毛詩說

世

卷上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東門之枌事蓋同之漆洧士女贈之芍藥枌桐駸邁貽我握椒表其相服以戲于朝何待見于陳靈公之日乎鄭之出其東門陳之衡門若兩詩人可謂獨立不懼者矣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宛邱在陳城南道東後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
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
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惟清潔可以漚管經見水左傳武城人拘鄆人之
漚管者曰何故使我水滋注滋濁也麻貴于紵
紵貴于菅然賤者之言亦有補于君子也詩人
每下愈況若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
無棄憔悴云爾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

毛詩說

平

卷上

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此亦與前衡門誘僖公一例楚詞曰黃昏以為
期菴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
而有他正是以意但詩人吞吐其詞較含蓄耳
古者造僻而言詭詞而退因有納約自牖遇主
于巷者况朝夕夙夜人臣進見原有其時不為
異也牂牂肺肺亦即離騷之言盈要充室也如
小序不過如焦贛所言夾河為婚期至無船云

爾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

墓門二章章六句

陳侯鮑之卒也亂而戕也佗弑太子免而代之
此誰昔之事也後桓六年蔡人殺陳佗顛倒思
予詩人可謂先覺之明矣夫斥陳佗也殺梁子
曰陳君匹夫行故以匹夫稱之陳侯嘉獵淫獵
于蔡與蔡人爭禽若然則梅鴉棘斧匪泛作比

毛詩說

四

卷上

喻蓋直舉其禽荒之事以刺之夫也不良與穀
梁子所述驗矣毛傳言傳相者非厥後敬仲奔
齊而言曰不繼以淫其以國難有戒心哉

澤陂刺時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
寐無為中心悄悄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

亂極則思治至陳靈興而變風息矣香草美人

離騷之祖也蜚鴻滿野惜無有專心以求之爾
在易離之明夷出涕沱若戚嗟若言其居王公
之位而尚賢以成治也正此詩寤寐無為涕泗
滂沱之証能如是則亂可為治變可為正矣陳
之澤陂檜之匪風曹之下泉其義一也小序刺
時以下非是宜蘇樂城僅採緣起一言爾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
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詩說

聖

卷上

素冠三章章三句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素冠之詩正天喪民彝之所在而蒙衆碩果所
由發生也當時魯東周禮滕為卜正之後而三
年之喪均不能行至衛以兩髦奪嫁晉以墨衰
奪情詩人蓋傷之矣言庶見者不能望之于檜
或猶望之于天下也不能即見之當時或庶幾
懸此以冀旦暮之遇也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
容棘人樂樂情負均矣同歸如一直欲為舉世
於不為之時是亦好音之一也學校廢而鄭之

子衿作親迎廢而齊之著作諸子掌倅廢而魏
之汾沮洳作周禮廢而秦之蕞賸作然反本復
古未有如素冠之切者自漢文帝以日易月而
杜預祖之段暢述之過密諒闇翻為短喪者藉
口狂瀾莫回豪無忌憚觀樂者自檜無識如杜
預輩者斯又檜之詩人所無識者已

蜉蝣刺奢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毛詩說

聖

卷上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只取喻朝生暮死爾餘無泥羽羽化也翼
翼飛也掘閱死生旦暮不常也閒傳曰大祥素
縞麻衣練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楚楚采采正合
深衣降等去凶即吉言之處如其後也處之處
息如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之息歸說說字讀
如喜悦之悅殆言其可以祥琴取瑟也此與素
冠之詩同事而異義檜之素冠引之以哀先王
制禮不敢不及也曹之蜉蝣節之以樂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不可執

一而論序恐未然

候人刺近小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
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孌兮
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章四句

毛詩說

器

卷二

晉文公過曹共公聞駢脅而觀其狀僖負羈之
妻言於負羈曰晉公子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
首誅也子盍貳焉負羈餽飧寘璧因言于曹伯
以禮公子共公弗聽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
晉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
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犢顛顛怒僖僖負羈氏此候人之詩
所為作也彼候人兮何戈與祲即餽飧寘璧也
三百赤芾即乘軒三百人也下二章承此言之
鵜洿澤洿澤洿河羣飛入水不稱其服官不稱
也不遂其媾配不耦也負羈盡言于共公而弗
聽猶山之升雲而不能致雨也服稱矣配耦矣
而卒執其官信乎季女之斯飢也是詩之指歸

如此難者曰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何必負

羈之妻曰有齊季女大夫之妻也考之春秋傳

如密康公公父文伯芮伯萬介之推之母僖負

羈辟司徒杞梁之妻衛之莊姜宋之伯姬紀之

穆婦人皆賢媛也尚論者必尋其指歸斯為知

人論世愚於候人之詩得一證也已

下泉思治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蘘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

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

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

毛詩說

器

卷上

邶伯勞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稂童梁非嘉穀蕭以達臭著以通神非稂可比

今一以寒泉傷之薰猶美惡幾于不分矣晉文

公分曹衛之田以畀諸侯又僖僖負羈之宮候

人赤芾同畫而已安以芄芃之黍苗而膏之以

陰雨乎邶遷如歸衛實忘亡伯者之前事周之

興也職方二伯故其詩有華黍由庚蓼蕭湛露

諸篇迨其衰也苦之華何草不黃作焉檜傷無

王曹并無伯下泉一詩雅之正變該之矣一說

稂蕭著以喻小人三語識賞僭也即前赤帝三百之義余謂下泉過于寒涼非潤物者浸淫又非稂蕭著所適觀大東詩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可見蓋曹既刻于前而晉又肆虐敵于後以明係晉侯入曹以後之詩無疑傳云齊桓公為會而封同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是詩之證也詩序止說得一半

受業寧都管 樂校

子壻秀水范 成覆校

毛詩說

吳

卷上

毛詩說卷下

秀水 諸 錦 學

國風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

毛詩說

卷下

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七月之義王氏之說盡矣天時順乎上歲功成
乎下男有所饁女有所歸壯有所安居老有所
終養行蜡臘于公社行鄉飲于學校一篇之中
可絃可誦真足以該風雅頌矣至鄭康成三分
其說以七月章首及二章為豳風以三章至六
章以介眉壽為豳雅以七月食瓜至終篇為豳

毛詩說

二

卷下

頌則太屬割裂矣鄭之說詩如此而于周禮
章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下又引首章于邦
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云云詩禮
俱出一家之學而彼此異同則知截然三分七
月之有未安矣終七月一篇無三月即以蠶月
當之舉重而言此一歲衣裳之所出也故謹著
之其始播百穀蓋謂順成報賽八蜡五祀祭酺
合醴之類皆以為來年祈年穀之事躋彼公堂
此鄉飲酒禮也黨正行于鄉卿大夫行于國一
篇之中習鄉尚齒始于父子極于君臣雖國君

之貴入學行禮必先以齒而衆著于長長之義
矣左傳引七月之卒章釋藏冰之道非真知道
者申豐季氏之乎也自文子擅權政由季氏而
電數見陽氣不舒昭公孫位天時人事不修故
有此警不獨藏冰用水之周徧也觀申豐之貨
子猶而却納昭公則昧于君臣之義矣嗚呼豈
知七月者哉

鴟鴞周公救亂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鴟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毛詩說

三

卷下

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持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
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嘒嘒

鴟鴞四章章五句

鴟鴞傳言鴟鴞非也陸璣之說不可從箋疏述
相祖述當據朱子之說為是

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惴惴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蠪蛸在戶町疇鹿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或問小戎秦人之風也其冰車駮馬之盛雖女
子亦知勇于敵愾東山周公所作而一篇之中

毛詩說

四

卷下

若皆牽于私昵無一及于公事者然則聖人之
言非與曰周公之言至矣凡俗之丕變規游女
年之豐耗視黍稷祭祀之誠敬徵執費秉心之
塞淵驗牝騾東征之詩細及于桑野之蛸蠋粟
薪之苦瓜穹窒之鳴鸛燿羽之倉庚至纖至悉
擬諸形容而獨宿而婦嘆而孔嘉變賈勇為言
情所以教天下之急于從王敵愾者不是過也
至破斧之詩出之後征之士大夫則張皇其師
以聲大其罪蓋上之達下以情義不待言也下
之赴上以義情不待述也易曰天地交而萬物

毛詩說

五

卷下

意此則周公居東三年之義也序及朱傳俱說
得一邊
季札之觀樂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東徂東也居東也徵之于獨
宿徵之于聿至又徵之于其新孔嘉其舊如之
何樂而不淫正謂此詩三百篇除變風之外唯
南豳皆可被之管絃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吳札
之言蓋先夫子闕雎而得之矣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踐

伐柯二章章四句

破斧軍士答東山也伐柯蓋軍士居東既歸自慶得遂其昏姻之禮如此若以申東山第四章後六句之意舊說泥

雅

常棣燕兄弟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

毛詩說

六

卷下

朋黨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儷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當據春秋傳文為名穆之作傳言弔二祢之不咸二祢杜預注夏殷是也觀史記周本紀武王革殷命後即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而傳言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首及管蔡則知弔夏殷之不咸而封建同姓首以文昭管蔡者周公

也閔管蔡之失道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常棣者名穆公也先後自是二事馬

融即指二祢為管蔡者非曹植通親親表引之

亦誤也周語遂以此詩為周文公作誣已詩系

宣王之世而編次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伐木

之間者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言以明

小雅之正始固不必拘以世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毛詩說

七

卷下

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醺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自鹿鳴以下五詩其言達道備矣鹿鳴君臣相說之樂四牡于君臣叙及父母皇華專言使臣常棣則兄弟之詩兼及妻子伐木則專言朋友天叙有典秩如也美兄弟之急難者則斥不如

三詩說

八

卷下

友生為悖德然而朋友不可無也鳥在木上伐之而飛于他木雖窘卒之際猶相呼不忘其類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也云諸父諸舅者天子于同姓侯服則稱伯父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兄弟戚而言之朋友廣而言之汚水詩云嗟我兄弟邦人諸友故以伐木次于常棣焉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惠侍讀曰許許毛傳云所柿貌以筐曰醴以藇曰滑滑舊也舊古縮字是為縮酌古文所與許通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尚有幾所注云幾所猶幾許故所一作許許說者謂許許邪許聲案邪許一作邪軒一作噓喚一作輿譁邪許見淮南邪軒見文子噓喚見列子輿譁見呂氏春秋一也挽車者唱邪軒牽石拖舟者歌噓喚舉大木者呼輿譁皆勸力之歌前呼而後應乃舉木非伐木也所者削柿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斤晉王濟治船于蜀吾彦取流柿以呈孫皓是為削柿說文依毛傳而云所所伐木聲遠聞其聲近見其貌傳言貌者以伐木之柿與縮酒之茅若作邪許何所取義且以伐為舉是改詩辭先儒訓詁斷不可易信矣

三詩說

九

卷下

天保下報上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戢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
史記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瘳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維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維維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

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此詩蓋洛邑既成而落之與書名誥洛誥相表裏

吉蠲為饗一章即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之事均周之時祭鄭鍔曰禮不豐不殺所以稱時春夏以蒐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詞為主夏以樂為主而已尚詞者為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樂由陽來也此所謂以少為貴也秋冬以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

三詩說

十

卷下

可獻者衆故秋以薦新為主冬以脩物為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而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於是而脩物也此以多為貴也初祠見禮記王制郊特牲祭統祭義諸篇均屬漢儒臆說春秋兩書禘祭一在春一在夏於是遂揣以為時祭不知魯禘既非時祭更失不可據也又見小雅及周官大宗伯之職如此則又遷就於初禘烝嘗夏殷之祭名又以春禘為夏夏禘為殷其說並無證據皆康成之疑詞不足信觀楚語觀射父對平王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

把握夫殊禘于烝嘗而有繭栗把握之分則斷非尋常四時之祭可知已南山之壽以喻君之建極斯干詩攸躋攸寧是已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即喬木世臣之謂其在于周如君與召虎呂望呂伋芮伯芮良夫南仲皇父君牙之屬所謂繼繼承承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詩說

十一

卷下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南陔六詩董氏劉氏以為有義亡無辭朱子因

之唯鄭康成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

在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是也然少據依未

暢其旨惟前明京山郝氏敬及近日淳安方氏

蔡如左証最為辨哲然郝氏遠引金奏肆夏時

樊遇執渠思為九夏有辭籥章以籥歌幽七為

幽有辭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斯干升歌清廟下

管象清為管有辭是金也籥也管也並有辭

則笙有辭明矣然不即舉卿飲酒義孔疏合樂
三終笙鵲巢笙采蘋笙采蘋以証何也若燕禮
遂歌鄉樂則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蘋皆謂歌聲與衆聲俱作也大抵有聲即
有辭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觀三詩其辭具
在則六詩笙入有聲以辭之為逸可知已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駘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駘
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
毛詩說 卷下 三
駘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湯湯水流順下也載飛載止如傳言君怒未怠
子姑歸祭是也載飛載揚如齊猶有禮君其朝
焉是也駘彼飛隼率彼中陵如求諸侯莫若勤
王是也誰無父母箋云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得之國語秦伯賦鳩飛取翰飛戾天有懷二
人之義也公子賦河水取朝宗于海誰無父母
之義也秦伯賦六月取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

之義也河水非逸詩河水者沔水也字近謫耳
合賦三詩而得此詩之旨此詩斥諸侯之背畔
而序言規宣王者懷諸侯則天下畏之言外蓋
有苑柳之諷諭焉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

毛詩說

三

卷下

此詩即中孚九二九五兩爻辭之義也毛傳通
作求賢之未仕者解而以二句則尤探賢人之
本也苟賢矣無有隱而不達者朱子言誠之不
可揜最善體會易義再以在陰繹之則臯之為
允澤益明矣澤中也其外則野澤下也其上則
天陽大陰小九二而六三六四和之見何氏同
聲相應首章之聲聞于野也同體合德九二而
九五和之我有好爵次章之聲聞于天也曰爾
靡曰擊如上下相孚固結而不可解也魚有潛
鱗乎園有散材乎琢玉有不治國乎鳴鳥之聞

如此否則一有不誠則靡與學交非適為翰音之登天爾已前輩惠學士引說文釋皋臯字甚為典博今採其辭于左

鶴鳴于九皋皋本作臯即古澤字說文大白澤也臯譌為皋或譌為澤形聲兩失傳寫訓詁失之九臯九澤也鴻烈解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即此中孚內卦為澤故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陰在下也其子則外第五爻論衡引此詩云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

毛詩說

十四

卷下

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于天也又大戴禮瑞雉無釋釋義作澤史記歷書種鳩先澤天官書大圓黃澤澤皆當作澤澤旁从畢與皋皋不同其原則皆臯字也惠前輩云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

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有懷無忝敬儀式穀溫溫惴惴戰戰兢兢近取諸身也鳩飛采菽脊令桑扈集木臨谷履冰遠取諸物也齊聖在乎溫克而酒禍為之階壹醉日富酒誥所謂晏酒晏酒者常酒也常酒則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語見韓非子序言刺幽王正典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同意夫飲之禮

毛詩說

十五

卷下

不脫屣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堂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醺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醺不可以沈不可以酒此之謂溫克小宛一名鳩飛晉語秦伯賦鳩飛是也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蟲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
烈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
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此連下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五篇均
言行役勞苦也此篇專指民言前三章自責之
詞後二章則目其上之詞也南山烈烈執政之
嚴威也飄風發發號令之急遽也民莫不穀我
獨何害民役於公不得終養其父母也即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意一婉一激但彼以有位言

毛詩說

爾

六

卷下

大東刺亂也

有饒簋殮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
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絜絜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
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
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
之揭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第四章言東人如此而西人則如彼舟人
如此而私人則如彼錯舉互形以見不均也傳
云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固非箋云舟
當作周裘當作求謂周世臣之子退在賤官使
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是矣不知周史伯對

毛詩說

七

卷下

鄭桓公語曰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注云禿人
姓彭祖之後舟人國名詩作於幽王之時蓋指
滅國之後也不煩改竄經字自有確據矣五章
或以其酒云云蓋言此勞之以酒而彼曾無以
漿報之佩璲鞞鞞然可謂盡飾矣而彼尚短之
不知出於物力之艱難而踏餐狼藉如是人間
之工作則盡乎此矣或天上之文章更出珍奇
而庶幾于萬一爾七襄以下皆寓言也
有饒簋殮有捄棘匕鼎寶也滿盈之簋所以養
賢今也薦俎而終之以出涕則隱然有公餗之

覆矣杼柚幣貢也獲薪材貢也熊羆賓貢也佩璆旂貢也酒漿物貢也飲食素飽服美于人至于時織女服牽牛告簸揚酒漿于箕斗而衣食之力竭百事廢矣饑饉之極弊如此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鴟匪毛詩說

十六

卷下

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薇蕨隰有杞檇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章四句

自大東以下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五篇並大夫行役之詩四月維夏秋日淒淒冬日烈烈蓋一歲而三時在途傳所言國君道長也雖盡瘁猶有內讒曾不如魚鳥之猶能飛躍自適也已薇蕨以當食于役之飢渴也杞檇以代蟬隤推車之勞也此章以時日計北山更靡有早晚從事不怠而已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頤 無將大車維塵雖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此並與事君而有累之詞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沔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事

毛詩說

元

卷下

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獨如北山篇從事獨賢之獨行役久矣事孔庶矣獨懷顧于共人于其友則勉之以靖共正直

而終之以神聽蓋祇求無覘于其心而來上天之鑒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也小雅之怨悱而不亂如此

生民尊祖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

毛詩說

平

卷下

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嗉嗉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邇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印咸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摩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洙氏蘭泰 云自大戴記有帝嚳四妃之目而後世宗之遂以成其大妄稷契年俱視舜少堯六十餘年而稷契始生其時高辛安得復有天下先儒徒致疑于兄弟之間而不能舉者其見猶淺惟鄭箋云姜嫄為高辛之世妃乃帝嚳後世子孫之妃也索隱亦辨契非嚳子二說獨得其真然則姜嫄簡遏皆侯國之妃而堯之從子婦

爾洙學士字霞峯聞陽人著述多種 龜鸞守成也

毛詩說

七

卷下

龜鸞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龜鸞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龜鸞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龜鸞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龜鸞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龜鸞五章章六句

鄭箋此篇分配天地社稷山川四方萬物祖考七祀冢穿鑿無理由詩序神祇祖考四言失之

朱子斲以為繹詩是已涇沙潔渚疊隨取汁樹
字韻不必泥如鄭氏以首章水鳥在涇猶公尸
之在宗廟則下即當云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為
順矣何乃又祈山川社稷耶寧也宜也慶也宗
也亦隨文順汁成如告利成之成為如明薦之
而已不求其為之為下則如有大澤惠必及
下之下昇輝胞翟閣是也崇者順以脩者也若
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是也惟既燕于宗
宗字乃大宗之義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者也繹賓尸于宗尊之也此與湛露在宗載
考並言天子之宗公劉君之宗之則侯服之宗
也采蘋宗室牖下則卿大夫之宗也傳云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盟亦必于宗焉惟易曰同人于
宗吝者蓋大同之世當同人于野通天下之志
宗則一姓之主也嫌私故各惟燕飲為宜上四
章言福祿及身言之無有後艱則并其子孫言
之猶假樂之自天申之也箋言小神不能致福
祿亦非詩意鳧鷖水鳥一沉一浮而皆有常處
亦取醉而不失其節祭統所謂尸飲五君以玉
爵獻卿尸飲七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

頌

雖禘太祖也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雖一章十六句

序曰雖禘太祖也朱子以為武王祭文王之詩
新安王氏曰禮嗣君即位新主入廟方有禘禮
故大傳謂不王不禘周語謂之終王於是合羣
廟之主與毀廟之主與新主共為一祭以審禘
昭穆祖之所自出者正東鄉之坐太祖配之自
太祖而下昭皆南鄉穆皆北向既祭其七世之

毛詩說

古

卷下

祖仍藏夾室新主入于禰宮昭穆以次遞遷故謂之禰王氏之說如此蓋報本追遠之中仍寓合食親親之義故禰亦兼祫然所重者禰也宣哲維人以下頌太祖綏我眉壽以下即頌皇考烈考即皇考也以見新主祔廟綏成之意而仁孝誠敬之至即見乎其中雖難和之至肅肅敬之至穆穆深遠之至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之難者曰儀禮喪服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似太祖與始祖有分不知太者始也始祖太祖猶之皇考烈考文雖異名理則一致不必牽彼證此如以太祖非始祖為疑則此詩系周家受命之後而作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亦可云諸侯及其太祖之詩耶何以知之于禰知之也趙氏匡本大傳禰王者之大祭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者為的解餘則不敢用禰凡所證禰解禰者皆漢儒承春秋之失也

周人以諱事神則昌字宜避即曰臨文不諱亦謂他文不避爾若專祭其主則歌詩不當斥言之矣曰禰太祖猶以尊臨之為廟中不諱無嫌

毛詩說

古

卷下

也若云武王祭文王之詩雖尚忠尚質恐猶不爾况周尚文耶宣哲維人六句皆指所禰之后稷也

一云周家始祖為后稷而此太祖為文王均在武王受命之後方有此舉魯三家舉此詩以歌之家廟則知魯君習用此詩于太廟之中顯然以周公配文王也審矣子入大廟每事問曰是禮或問禰之說孔子曰不知又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既灌而往是求神以後所歌於薦廣壯也蓋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既不合於三家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復不合于太廟此則聖人之微意可以互相發明或曰魯祭文王疑未必然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况重祭在魯本自成王之賜又何疑焉夫子特諱之深爾餘見長發及禮記仲尼燕居雍徹句解

魯有文王廟不獨周公也襄十二年傳曰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于周公之廟注周廟謂文王廟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三家見而僭焉故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

又按漳州何氏指以執競為昭王時詩安溪先生以臣工為成王之詩既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因而致祭農官之詩噫嘻為康王之詩嗟嗟噫嘻古者雩祭吁嗟以祭為民請命也振鷺釋奠于太學之詩載芟以下三章所謂豳頌朱子以思文臣工噫嘻豐年并言之恐非蓋后稷配天之辭非所施于蜡祭而臣工噫嘻皆有時王名號非道豳舊俗七月楚茨之例也絲衣則蜡祭擊土鼓歛豳頌以息老物于是國亦養老焉此則養老之詩也

毛詩說

其

卷下

駉頌僖公也

駉駉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駉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駉者有騶有駟有騏以車伍伍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駉者有騶有駟有騶有騶以車釋釋思無數思馬斯作駉駉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四章章八句

駉皇驪黃道馬也騶駉騏駉戎馬也騶駉駉騶

田馬也駉駉驪魚驚馬也驚馬寢下即尋常用馬夫於齊色齊力齊足之外即用物皆具而不苟此則僖公之克勤小物而終以思無邪美之以見無時無物而不致其勗也以此思馬之心思事則無往而不宜矣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閼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秣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毛詩說

其

卷下

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戴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饔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綬烝徒增增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父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毛詩說

卷下

卷下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閼宮孟仲子曰是禋宮也魯之郊禘見于春秋獨追所自出無明文而此詩則自推本姜嫄誕生后稷以迄于太王文武又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以后稷配天用赤牲是辛郊與天子之郊同也享周公以白牡恭用本朝先代之禮也樂入萬舞是用天子之樂也上既言皇祖后稷矣下又曰周公皇祖蓋上指后稷下指周公非伯禽也魯若以祖文王則嫌于逼遠祖

后稷以配姜嫄近祖周公以配后稷其庶幾焉此與生民之詩無異然史克作此蓋自以寓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之意而不知其非禮也公徒三萬大國三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言三萬約舉之也考魯公受封之始分以七百里之地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又任宿顯史須句風姓俱屬焉加以朝宿之邑為許田又嘗在薛旁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土田陪敦非復他國可比迨乎中哀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毛詩說

卷下

卷下

至昭五年又舍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焉初作而復舍蓋卑之又卑公室于以不競矣閼宮魯頌季孫行父請命于天子為之既而立武宮立煬宮陰子弟以奪兄子庶以奪嫡以此始者亦必以終魯侯其悔是哉舉閼宮一篇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事瞭然矣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懣不疎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毛詩說

卷下

三

帝謂帝嚳鄭箋非是序言大禘而次及于時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則功臣配享周禮所謂祭于大燕而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者也功臣配享惟大禘則然而此詩上本云王以迄于成湯其亦新主祔廟追配自出毀廟之主咸在兼行大禘功臣與享殷之禘祭然與觀商周大祭言后稷者必本姜嫄言云王者必先有城何也司馬氏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內德茂也盖有外威之助焉非通乎幽明之故孰能當此受命而興者乎可謂得禘之旨矣

又按禘之祭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也是禘與祫異矣新安王氏謂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是禘即祫也要之禘亦有祫惟獨審其所自出追遠而言而祫不足以言之矣附原禘三篇于左

毛詩說

卷下

三

禘次第也又曰殷祭殷祭即爾雅所云大祭也又曰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祀謂之祫也陳祥道曰殷以長發爲大禘則夏禘小禘也春禘夏禮也馬晞孟曰禘審諦昭穆也陸佃曰禘言道也禘之時解亦不一據大宗伯之職春祠夏禴周禮王制祭統春禘夏禘殷禮如特牲祭義春禘秋嘗夏禮虞氏也據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春禘于羣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鄭氏也謂一歲四祭祠祫烝嘗三歲一祭曰祫五歲一祭曰禘江陵項氏也謂

禘天子之事禘諸侯之事石林葉氏也謂禘大禘次如周人之祀禘則帝嚳東向禘則后稷東向者新安朱氏也謂不王不禘之王謂終王引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者新安王氏也合而攷之則禘有時祭大祭之分禘亦有時祭大祭之異然禘大禘小禘可以該禘禘不可以該禘以帝非常祭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故也難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何謂也曰此蓋汎言之爾天子一歲三禘皆審昭穆無有非仁孝誠敬者惟禘者帝也又主也審其所從生推之於所終極以為祭主而報本追遠之深意惟仁孝誠敬之至者克承之大約祭之年數遠近先後不可攷而要非時祭禘祭之說也明矣豈徒曰仁昭穆而已乎孔穎達解禘即為禘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皆此一言誤之其所以沿誤者則以王制祭統有夏禘郊特牲祭義有春禘之文所以混大祭于時禘也其據以為時祭見于禮者則本之春秋書禘一春一夏也漢

儒據春秋失禮之祭以附會于禮記遂有春禘夏禘時祭之名又見小雅中周禮時祭之名不合也則遷就依違于先代夏殷之祭又求其祭之年月而不得也則推之僖八年禘禘于大廟以前後約之為五年之祭不知魯禘非典禮識緯非正經而王制諸篇多出於漢儒之撮拾傳會以禘而混于郊以大禘而混于時禘謂每年夏月所行又以大禘而混于大禘遂以太廟施之羣廟春秋僭于前禮記舛于後註疏家舉禮緯而附會周內之而禘之本義失矣一言以決之曰禘祠嘗烝正也禘禘嘗烝非正也禮大傳小記儀禮喪服傳之言禘祀典也魯春秋之書禘非祀典也其發明禘之本義則唐趙匡宋王安石陳祥道河南程子建安真氏諸家之說當矣鄭氏豈其然乎問者曰禘為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其配之何也曰吾聞之江陵項氏矣以其所自出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者配之也曰若是則禘非禘矣乃說禮之家又以禘為禘者

何也曰禘即祫者此則孔仲達以傳無祫文遂以祫為禘禘以序昭穆而言祫以合集羣祖而言之失也夫祫親親也禘尊尊也禘終王而嗣君即位之祭也祫三年之常祭也禘祫之禮譬之郊社言天可以包地則言禘可以包祫未有上治祖禘而不能旁治昆弟下治子孫者也則未有能事天而不能事地者也天子天地祖考山川百神之主也故興王嗣先君首出必行特祭舉重以明之而祫不足言矣故康成謂祫大於禘者非也禮緯云五年一禘者亦妄也所可

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其如視掌此禘之不可以不究其說也問者曰魯之僭禘何昉乎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無是說也此魯之君臣日失其序而誣其祖宗者也春秋以前魯遠矣維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然王使史角往而魯止之周之不與可知也自平王東遷隱公即位以來凡歷桓莊閔僖中間君臣相弑者四岌岌乎有不國之憂此國高子仲孫湫雖則來盟省難亦以覘國勢而後動幸而猶秉周禮乃弭強隣覲覲之心則僖公以前禘之禮斷未能行也至于僖公享國日久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於是仲遂當國臧孫辰為政季孫行父奉以周旋作姜嫄之廟頌閼宮之詩自后稷推本而言至于莊公之子又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孚是宜此魯用郊之始也兩世室之作明堂之位想亦同時其時達禮自申繻而外通祀典者莫如展禽又沈在下位不能匡救而逆祀短喪大事于太廟舉所行者無一而是于禘何有哉僭禘之禮蓋昉于閔僖之世

也問者曰魯之禘周公亦追所自出而配食乎
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傳引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禘從可知史特諱之爾且自后稷以迄于太
王王季文王武王閔官言之矣是亦僭郊之樂
也禘何必不然與然春秋之僭禘則非獨特用
之且僭用之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
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昭十五年
有事于武宮傳言春禘于武公昭二十五年傳
言季平子禘于襄公皆特書以識其失禮且亦

先詩說

卷下

黑之禘萬者二人皆謹志之即孔子不欲觀之
意則列國之君臣皆限于天衷民彝故齊仲孫
以為猶秉周禮晉韓宣子以為周禮在魯吳公
子觀周樂亦謂他樂不敢請晉亦有禘祀不知
禮樂之僭未有非之者升歌清廟舞用八佾後
則季氏舞庭三家雍徹矣唯夫子知其失故不
敢斥言而但以其流及下諷之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托于三家季氏發
其微入大廟每事問曰是禮也又曰魯一變至

於道夫必變而至於道則郊禘之禮一日不變
一日非其道矣噫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臧孫辰
季孫行父與有責焉

受業介休馬 綬校
子壻秀水范 成覆校

嘉興楊士尊鵬

毛詩說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裏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右春坊右贊善是篇以小序爲主故題曰毛詩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幽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會古義如以死麕死鹿爲古儷皮之禮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爲陳執州吁由戴嬀內援之証以西方之人兮卽方言之凡相哀憐湘潭之間謂之人兮以木瓜爲刺衛於齊桓沒後同宋人伐齊以水經注段干豢證十畝之間以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證所謂伊人爲思周以僖負羈之妻證季女斯飢皆有強經從我之失其長發篇後附禘說三篇謂孔穎達春秋疏以禘爲禘其說固是而謂穎達之誤在以王制祭統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誤混大祭

於時禘則失之証考王制曰春日杓夏曰禘祭統曰春祭曰杓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曰春禘秋嘗俱據時禘而言與禘祭畧不相涉經文最爲明晰孔尚不能混時禘於時禘又何至混大禘於時禘是無故而罹之咎也推錦之意不過以王制又有禘禘禘嘗禘烝之文因禘禘二字相連遂以爲時禘亦兼禘而疑孔疏緣此而誤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蓋三時各先爲禘祭而後更舉禘嘗烝是時祭之禘本不兼禘孔卽畧不曉事何至以大禘混時禘又混時禘耶然則孔疏之誤在於信春秋不書禘祭而竟廢禮記不在附會禮記以解春秋也錦又謂漢儒據春秋書禘一春一夏因以附會禮記遂有春禘夏禘時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則所謂一春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則所謂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廟之文漢儒果因春秋書禘一春一夏遂附會春禘夏禘爲時祭之名何以秋禘獨不附會

乎至於三代之禮制同名異者多如夏世室殷重
屋周明堂周弁殷嘒夏收之類不一而足今錦必
斥春祔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制爲非持論殊偏
若謂鄭元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爲據春秋非禮
之制則又聚訟之緒餘無庸辨矣

學詩闕疑二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年序刻劉

氏傳家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詩闕疑

二卷》提要

學詩闕疑目錄

橫渠先生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余本此意以讀詩，凡註疏及儒先之說可採者，紫陽詩傳之可疑者，其疏若干條，間以鄙意參錯其間，非敢云是也。反復吟詠之餘，聊舉疑義，煩之當世君子云爾。正辛亥八月襄城劉青芝芳草識

卷上

樛木

麟之趾

甘棠

行露

北門

北風

君子偕老

定之方中

蝦蟇

學詩闕疑目錄

載馳

氓

伯兮

木瓜

黍離

君子陽陽

邱中有麻

將仲子

風雨

子衿

載驅

汾沮洳

陟岵

羔裘

葛生

黃鳥

墓門

防有鵲巢

澤陂

素冠

蟋蟀

候人

七月

鴉鵂

常棣

山車

南有嘉魚

菁菁者莪

卷下

采芑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白駒

斯干

節南山

正月

小旻

巧言

何人斯

大東

四月

小明

甫田

瞻彼洛矣

桑扈

頍弁

車卒

角弓

文王

大明

生民

假樂

桑柔

崧高

烝民

瞻卬

烈文

振鷺

豐年

雞

有客

駟

閟宮

男

伯敬

伯魯

姪

伯仁

伯陽

伯誠

伯順

伯明

伯梁

伯吉全校字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伯吉

學詩闕疑卷上

同懷兄 青蓮 華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樛木

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藹也得藹而蔓之孔
疏云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叙進御使得
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蘇子由集傳所云木以樛
故葛藹得藹之而上后妃恩逮下故衆妾得叙進於君
子意蓋本此至云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能
安履其福祿苟其不和雖有福祿而不能安也更說得
義理完足箋疏皆未見及朱傳稱願之曰下四句說不
出詩人取喻之意似不如蘇說爲安君子指后妃亦牽
強况關雎章君子指文王此章君子指后妃何前後異
例如是卷耳章詩序辨云首章之我獨爲后妃後章之
我皆爲使臣首尾衝突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舉此以
例此章不幾自相矛盾耶

麟之趾

公子仁厚固本文王后妃之修德然此章正面却是贊
公子不是贊文王后妃于嗟麟兮言公子即麟即瑞耳
朱傳以麟比文王后妃以趾比公子如此分配則麟兮

句反似專美文王后妃矣。寧文王后妃可云王者之瑞哉。

甘棠

勿伐勿敗勿拜想一時之言變文協韻耳恐非如朱傳所云愛之愈久而愈深也。芟蒲括切盤入聲。草舍疏云周禮仲夏教芟舍注云舍草止也。單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曰芟舍。廬陵羅氏謂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非作舍失草舍之義矣。說文芟舍也。月令耕者少舍註暫息故鄭箋云止舍小棠之下也。再考周禮賈疏芟舍草止之也者以草釋芟以止釋舍而孔疏所引舍上去一芟字未妥。說疏云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正字通稅與脫說通據疏本或作稅據字書稅與說通似不宜直云音稅也。

行露

此章女子被文王之化遵召伯之教以禮自守故爲設詞以自明其志耳。非召伯在上女子與強暴兩造具陳也。詩序以經文有獄訟字遂以爲召伯聽訟誤矣。舊解註自訴乃自暴白非訴於召伯也。獄訟非已然事不過預設此言謂強暴者將必以此爲辭則卽以此言絕其端庶幾得之。

北門

王事敦我敦朱傳訓猶投擲也。雖本鄭箋似不如蘇子由詩傳訓敦迫爲允。

北風

謝疊山云同行同歸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朱傳以貴賤分似未妥。程子云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以詩序百姓之去爲非安城劉氏亦以爲仕於衛者所作庶爲得之。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四字宜斷泛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副筭四

學詩闕疑卷上

三

句言宜姜容服之相稱子之不淑不能與君子偕老。容服相稱何足道哉深疾之也。如此疏解自順朱傳若以爲與君子偕老始爲此服飾也者似覺牽強。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予由詩傳謂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德可配君子乎。嗟今無以受之也。東萊以爲問之蓋得之矣。朱傳謂驚猶鬼神似淺。

定之方中

景山依傳作大山解若讀景以爲測景以正方面則上文揆之以日以正東西南北者不幾復乎。子由云景山大山也。京高邱也。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

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得其解矣終焉允臧乃懸擬之辭孔疏所以云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也朱傳果獲信善似作已然解矣匪直也人朱傳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連下句解理固未足義亦不屬蓋言匪但人之生聚者多也其秉心之塞淵而來牝且三千矣人字與來牝字實相呼應耳

蝦蟇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疏云既惡淫奔之女因卽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子由詩傳云女子生而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意本於疏朱傳况女子有行以下云云似未當也

載馳

陟彼阿邱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云偏高曰邱茲貝母升至偏高之邱采其蟲者將以療疾箋云升邱采貝母猶夫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又云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蟲與已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朱傳陟邱采蟲分作兩事似未穩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之往也子由云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朱傳所解似無此明晰

氓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疏云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離我我反覆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是字方有下落朱傳既不思句似覺味淺

伯兮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癢言我之思伯已成心癢矣安得此忘憂之草乎正憂之深而不能忘耳非真欲得此草以忘憂也朱傳寧不求此草句似太沾滯

木瓜

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推序之意蓋言投我以木瓜者報之以瓊琚尙不足以爲報也况有德於我者什伯於此耶將不知所以爲報矣如此疏解其意自無盡崔后渠有言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其說亦自有見也朱傳舍衛人報桓公之意而疑爲男女贈答之辭似非是

黍離

見黍稷而起憂非有取於黍稷以狀其憂也朱傳謂稷穗下垂如心之醉稷之實如心之噎則亦牽強而泥矣

且獨取義於稷彼黍之離離獨無所取耶

君子陽陽

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相招為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照序說疏解自佳不知傳詩何以猶疑為婦人所作也

邱中有麻

邱中有麻有麥有李毛以為子嗟在朝教民農桑使得有之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今日所以有麻皆非是子由謂賢者隱居於邱陵之間而殖麻麥

學詩闕疑卷上

六

果實以為生者庶幾近之彼留子嗟子國傳云留大大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箋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將其來施施將其來食疏云將者冀其復來與之盡歡來食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貽我佩玖子由云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此篇序云賢人放逐國人思之毛氏又歷舉賢人之氏字世次必確有所本余故雜錄先儒之說之合者如右集傳指為滯奔之詞寧有滯奔之人公然指其所私之字者乎至疑邱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更牽強而近鄙矣

將仲子

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子由謂莊公豈不忍者哉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以示得其情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斯解甚善朱傳取鄭說以為滯奔之辭似非

風雨

序云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疏云此雖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

學詩闕疑卷上

七

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朱子序辨亦知序意之美但謂考詩之詞輕佻狎昵非思賢之意故詩傳遂指為滯奔之辭細玩詩詞亦無所謂輕佻狎昵者似仍以思賢為是

子衿

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疏云鄭國衰亂不修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黃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朱子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未嘗不從序說而序辨則謂詞意儂薄施之學校不相似至集傳則遂以為滯奔之詩竊意子衿挑達正足

証學校之廢故雜採昔人之詞之合者畧爲疏之如左
序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
宮也青青學子之服佩佩玉也禮不佩青玉佩玉以組
綬帶之故知青青謂組綬也挑達輕挑放達非往來之
貌城闕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學子俱在學校
之中已留彼去故思之思而不見則責之言我雖不往
見子子寧不傳聲問我乎責其忘已也不來責其不來
見已也學子廢業挑達於城闕之上以候望爲樂而不
得相見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友以輔仁無友則
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耳

學詩闕疑卷上

八

載驥

蘇氏子由云未韋羽飾諸侯之路車襄公疾驅其車以
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如此解蓋
交譏之發夕二字亦疏得好朱傳專刺文姜及以宿訓
夕俱未安

汾沮如

彼其之子卽公路卽采莫者子由云涉汾采莫其儉信
美矣然而非公路之所宜爲也最爲得之疏以序云其
君儉以勤遂謂魏君親往采莫以爲菜又云彼其采莫
之子之子之云非所施於君也若以爲泛言起興又於

何者見其儉不中禮耶

陟岵

孝子登高以望父而因追思其將行之戒夙夜無已尙
慎旃哉勉其勤於王事猶可以來歸而不至止於彼也
已之思親與親戒已之正思已之切隱露行間讀者可
以得詩人忠孝之心矣夙夜必偕子由云必與同役者
偕無獨行也朱傳云不得自如稍滯而所謂想像其父
念已之言亦似不若將行之戒爲順

羔裘

子由云君雖甚尊由有民以安其居今奈何不吾恤乎

學詩闕疑卷上

九

且吾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故舊念子耳子豈
反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
者由有民也照序刺在位不恤其民疏解甚善但謂君
處民上猶豹祛之在羔裘爲非是耳羔裘豹祛箋云在
位卿大夫之服也

葛生

葛藟各有依託而子美獨無此將誰與之獨處乎指征
夫之所而言朱傳而予之所美者二句似欠明晰

黃鳥

臨其穴惻惻其懷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

壤皆爲之惻惻。朱傳臨穴而惻惻。蓋生納之壤中。若以奄息臨穴惻惻也者。似非人百其身。箋以爲一身百死。朱傳以爲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似皆不如子由所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爲明晰。

墓門

子由詩傳云。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朱傳似不及蘇說之順。愚竊謂墓門。

學詩關疑卷上

十

以興桓公。棘鴉以興佗。梅以興太子免。歌以訊之。聲其惡以告之也。鄭箋云。興者喻陳佗不視師傳之訓道。及謂歌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皆非是。

防有鵲巢

正義云。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邱邱地美。故曰舊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君子懼已得罪。告衆譏人輩。誰誰欺我所美之宣公乎。而使我心切切然而憂之。如此按序疏來。亦未爲不可。而朱傳以爲男女有私之詞。未見其所據也。

澤波

小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此序之宜從者也。毛以爲傷無禮。不及箋傷思美人爲長。而孔之疏箋。尤爲明晰。疏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說。聚會則共相悅愛。離別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

素冠

與子同歸。毛言欲與同歸已家。鄭謂欲與歸彼家。皆非也。謝疊山曰。同歸如書云。同歸於治。同歸於亂。得之與子如一。穎濱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勉。此所謂如一也。疏所云愛其人。

學詩關疑卷上

十一

欲同其行者。似不如蘇說爲長。

蟋蟀

序言昭公雖未有考。然自是刺其君之詩。非泛指時人也。東萊云。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得之矣。衣裳楚楚。卽形蟋蟀之羽。詩人借蟋蟀自修飾其羽翼。而不知其朝生夕死。以比曹君徒整飾其儀容。而不知其危在旦夕耳。朱傳猶衣裳可愛句。亦未安。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傳云。言賢者之言。不過候人。箋云。

謂遠君子也。余竊以此意推之。下二章。鴉水鳥也。不
其翼。味而在梁。亦謂遠君子也。如此解。方合詩人遠君
子近小人之旨。朱傳言彼侯人而何戈與殺者。宜也。彼
其之子而三百赤帶者。何哉。似只說得近小人一邊。

七月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傷悲感事苦也。幽公
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王肅云。幽君既修其政。
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竊謂是時。幽君勤於
農桑。使公子親率其民。故女子悲傷其勞苦。若曰此女
子事耳。乃與公子同歸乎。感之至。故又曰為公子裳為

學詩闕疑卷上

三

公子裳。此方見上下之情。交相忠愛處。若如朱傳許嫁
之女云云。未見所謂交相忠愛之意也。一之曰于貉。取
彼狐狸。為公子裘。朱傳。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
取狐狸也。貉。銳頭尖鼻。班色似狸而非狸。狸俗作狸與狐狸
非一種。于貉猶于貉。只解得一于字。貉字無歸着。疏云
往捕貉取皮。庶人自為裘。又取狐狸之皮為公子裘。斯
蓋得之。且與下文私縱研公意相合。

鴉鵲

周公聞流言而居東。二年之後。成王疑猶未釋。公作鴉
鵲以喻王。王又感風雷之變。乃親迎以歸。公奉上命東

征。則東征蓋在居東迎歸之後也。劉安成云。觀告鴉鵲
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朱子詩傳
蓋用孔氏書注弗避之說。後來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為
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耳。恩斯勤斯。斯子之
閔斯。上言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
可更毀我王室。玩其文勢。以後自宜接講王室。不應更
說如何愛養其子。況下章或收侮予。予未有室。家風雨
漂搖。何莫非為我王室計乎。子由云。先王之愛其室家
與其勤之者至矣。庶幾稚子之閔之而已。似為得之。

常棣

學詩闕疑卷上

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子山云。鄂。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
上而鄂不韡韡者。兄弟之相為益。亦猶是矣。如此解。方
與起得下句。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子由云。今使人失其
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朱
傳。積尸裒聚云云。於何見為積尸乎。况也永歎。况朱傳
或作悅。為是楚辭。愴悵憤悵。注中情悵悵不得意也。其
作發語辭。非也。字上着不得語辭。蒸也無戎。蒸。依古聲
音。塵。塵人也。子由云。使朋友而相念也。其能久者。無為
戎。以害已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較朱傳為長。喪亂
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子由云。人居平安

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余謂喪亂既平之後。反不知兄弟之重。則喪亂未平。兄弟之情見矣。子由之說。深得詩人反言以見兄弟足重之意。朱傳悖理之甚。語似未會詩意。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寔是圖。宜其然乎。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矣。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常人思慮不能。乃以爲兄弟親疎無甚損益。使深思而遠圖之。必以我言爲然。朱傳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分頂六章七章。似不如王說爲安。

出車

于彼牧矣。于彼郊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二字。自是不同。然詩人亦偶舉其地耳。如朱傳所云。前軍至牧。後軍在郊。則亦太泥矣。畏此簡書。朱傳載二說。後又曰。後說爲長。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薄伐西戎。朱傳疑爲既却獫狁而還師以伐昆夷。獫狁允於夷。朱傳採鄭箋。說詩者貴得其意耳。必按事而疏之。如上二條。

無乃太沾滯乎。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猶言南有樛木耳。似不必謂江漢之間。式燕又思。鄭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朱子本之作集傳前說。是矣。朱子又云。來思之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上來字與來句思字協。據此。似又宜從朱傳後說。然燕而又思。無甚情理。仍以前說爲長。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人材之盛。而官爵之。則士得見君子而喜矣。然君子又有禮儀以相接。此士所以歌之也。錫我百朋。祿士之多也。我心則休。高明沉潛。畢用衆志。悉安也。序云。樂育材者。似爲得之。朱傳云。燕飲賓客之詩。恐未然。

學詩闕疑卷下

同懷兄 青蓮 華嶽鑒

襄城 劉青芝 芳草萋

米芒

朱傳。芒苦菜也。青白色。即今苦蕒菜。蕒似足切音俗。爾雅郭註引毛詩傳曰水蕒也。如續斷據此。非菜也。疑本蕒字。蕒莫探切音買。苦蕒菜名。不知朱子誤解。抑後人傳寫之訛。余又疑芒非苦菜。按陸璣詩疏。芒似苦菜。曰似則非一物可知。朱子本陸疏刪一似字。因謂即今苦蕒菜耳。陸疏。芒青白色。刪一蕒字。亦未妥。朱傳一歲

學詩闕疑卷下

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蓋本之毛傳詩詁曰。一歲為苗。始反草也。二歲為畬。漸和柔也。三歲為新田。謂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若二歲曰新田。三歲則為田矣。何名為畬。鄭註坊記之說為是。禮坊記引易不苗。苗二歲曰畬。此詁為長。疑當從之。

鴻鴈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朱傳云。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矜之人。豈於征者。皆鰥寡之人乎。其理固為未足。亦於爰及哀此語氣未合。慶源輔氏曰。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似為得之。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豈猶未央乎。恐庭燎已光。君子至而聞其鸞聲矣。庭燎實未光也。君子實未至也。鸞聲實未將將也。夜鄉晨。得無已鄉晨乎。庭燎且暉。君子至而見其旂矣。此皆設想之詞。當與雞鳴章參看。朱傳。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若庭燎果光者。恐非詩人之意也。

汚水

流水必朝宗於海。飛隼必止。以興不循道者必至於亂也。人見其湯湯。以為不朝宗於海。見其飛揚。以為不止。

學詩闕疑卷下

以興人視不循道者。未必至於亂也。而詩人念彼不蹟。至於不遘寧處。以為必至於亂耳。是以心憂而不忘也。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莫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寧可不有以懲之。然凡我友邦。誠能敬其職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讒言即訛言也。君子不責之人。而反求諸已。讒言消而亂弭矣。此念亂之道也。朱傳多有未安處。

鶴鳴

鶴鳴於九臯。聲聞於野。以興賢者雖隱。人咸知之。魚潛於淵。或在於渚。以興賢者多隱。但有淺深耳。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鵲。以興樂彼之朝。而欲往觀者。以上

有德善之人而下維不賢之人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以興舉賢用滯可以治國此詩小序所謂誨宣王鄭箋所謂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似爲得之故雜採傳箋疏之意而句解之朱傳誠不可掩理無定在愛知其惡憎知其美云云余竊有所未安也

白駒

於焉嘉客謂一夕得留此嘉客亦幸矣朱傳嘉客猶逍遙也非是二章追憶賢者之初來四章逆計賢者之已去朱傳若其肯來似未來而欲其來者恐未然也

斯干

學詩闕疑卷下

三

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博雅芋大也朱傳芋尊大也加一尊字未安孔疏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頌讀本之作詩傳云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蘇意謂君子居是室自然爲尊且大非人以是大君子亦非君子以是自大也可謂善會疏意矣朱傳云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人以爲耶君子自以爲耶語本蘇氏畧爲刪改遂令本意晦而不明不如全用蘇語爲安載衣之裳載弄之璋鄭箋裳畫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朱傳服盛尚德語皆不如箋解爲長朱芾斯煌室家君王箋云室家

一家之內宜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疏云由王室家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頌讀云子之生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佩朱芾矣合觀諸說之意謂朱芾君王之服男子生於王家室之內將爲君上佩斯服而煌煌然矣預祝其貴顯之詞朱傳有室有家語似無煩預祝且與服朱芾不合况男子有室女子有家又非盡男子事耶載衣之褊傳褊祿也箋襦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

節南山

學詩闕疑卷下

四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傳弔至箋至猶善也疏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朱傳云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玩詩無昊天不弔尹氏意似不及傳疏之說爲長昊天不平呼昊天而言師尹爲政之不平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余竊謂家父作誦以究王所以致亂之由皆尹氏不平其心之故故與其改心以畜養萬邦以終次章不平謂何之義如東萊呂氏說爾字謂周王家父周之世臣不應呼周王爲爾其詞雖甚正恐非詩意也

正月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謂言人之善言人之莠。但任其口耳。非謂訛言之人有善言惡言也。若如豐城朱氏所云。聞其但出於口之善言惡言。不足以爲喜怒。則又何至於憂心愈愈哉。其曰予聖。謂故老占夢。皆云王自以爲聖。又誰能辨訛言之是非而懲之乎。懲訛言。自是王事。朱傳。予聖就故老占夢自言。恐未然。

小旻

滄滄訛訛節。言小人謀猶時滄滄而合。時訛訛而詆。亦大可哀矣。臧則具違。不臧則具依。我視如此之謀。猶其

學詩闕疑卷下

五

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也。朱傳。其慮深矣。及何能有定句。皆未安。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疏云。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失。則於事不成。疏解甚爲明快。如彼流泉。無論胥以敗。言王用此聖哲謀。肅艾之人。當如彼流泉。如古人納諫如流之義。胥相淪率。無與羣小相率爲惡。以自取敗也。朱傳。言善者將如流泉。以至於敗。無字無著落。其意亦未永。

巧言

匪其止其。維王之邛。蘇氏云。止職也。邛病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爲譏以病王也。奕奕寢廟。節言奕奕之寢廟。

惟君子爲能制之。秩秩之大猷。惟聖人爲能定之一。遇君子聖人。彼譏諂之心。尙能逃其鑒而狡兔之行。尙能免於獲哉。言譏言之不難辨。諂人之不難除也。朱子云。詩人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信哉。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其爲奕奕之大言與。則知其徒出於口。而中無有也。其爲如簧之巧言與。則知其顏之厚。而內不知耻也。如此解。方是往來行言。心焉能辨之。謂朱傳所解。余竊未安。

何人斯

爾之安行。章女安行乎。何不暇舍乎。女亟行乎。或不暇

學詩闕疑卷下

六

脂車乎。推求其不來之情。而皆不可得。故末云。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望女乎。爲鬼爲蜮。章爲鬼爲蜮。則誠不可得而知。若有覲面目。則亦人耳。自可視之。而得情之無盡者。所謂如見其肺肝也。故作爲好歌。以窮究其反覆不正直之心耳。朱傳。今脂其車。於詩文無據。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語亦無意味也。

大東

首章。蘇氏云。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蠶之殫。儼然其鼎之七。揀然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

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此解較朱傳爲長但凡今之君子二句爲未安耳余竊謂均平正直之周道當時君子履之以爲取而小人視之以爲供者也

四月

前三章因時生悲每章首二句寫時下二句自寫其悲非有淺深也朱傳夏則暑秋則寒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似禍亂與時俱進者恐未然山有蕨薇濕有杞快鄭箋云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說甚是此君子所以作歌告哀也

學詩圖疑卷下

七

小明

念彼共人朱傳僚友之處者嗟爾君子朱傳亦指其僚友余謂共人非即君子觀下文正直是與好是正直疑君子居亂朝事暗主必有與回邪之人共處者如此之人何至令人念之涕零乎蓋共人所敬之人父母兄弟之屬也涕零如雨大夫懷歸之私情君子乃僚友也靖共爾位大夫不忘國之大義朱傳竊所未安也

甫田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據朱傳於農人美大止息之處以勞之也農人豈有美大之處曰髦士亦非農矣鄭箋云

介舍也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之行似爲得之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朱傳韎茅蒐所染色似韐而韎色者按說文韎茅蒐所染韋非色也且韎加一色字則於有奭有得矣正義曰韎韐衣服之名用茅蒐之草染之茅蒐卽今之蒿草草色赤奭者赤貌蓋韎韐用赤草染之故云有奭也朱傳韐韐也按疏朝服謂之韐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韐有韐無韎韐似未可云韐韐也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又曰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紵衣緇帶韎

學詩圖疑卷下

八

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則韎韐非弁明矣朱傳所引周官韋弁者恐未然

桑扈

有鶯其羽朱傳鶯然有文章也雖本毛傳似不如蘇氏所解較穩蘇云鶯有文貌

碩弁

有頍者弁朱傳頍弁貌本毛傳舉首貌本說文於詩文俱未合六書故曰冠無弁者用頍弁有弁不用頍是頍代弁也言弁而有頍者實維伊何乎

一車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言雖非好友。亦如好友之相燕樂也。朱傳雖無他人。亦當燕喜。似有他人。則當燕喜者。恐無是理也。令德來教。朱傳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解來教二字。亦未穩。

角弓

如食宜餽。如酌孔取。蘇氏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朱傳似不及此。解明快。莫肯下遺。式居婁駒。竊謂不肯下遺。而反用與之居。以婁長其驕慢。較朱傳似更醒。由式居二字。鄭箋式用也。

學詩闕疑卷下

九

文王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不顯言其德也。厥猶言其才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歐陽氏曰。天命不易。無使至爾躬而止。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鄭箋云。宣徧有文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竊謂紂行不順天。爲天所棄。當度殷先王所以順天之事而行之。然天事無聲臭之可求。惟近法文王之道。以取信於萬邦。天視自我民視。斯即所以順天也。朱傳所解。殊未安。

大明

維予侯興。言紂如林之衆。惟予武王以諸侯興起爲天子也。上帝臨汝。天命在周也。無貳爾心。秦誓所謂有臣三千。惟一心。已然之詞。非策勉也。總言天與人歸之意。朱傳我師有興起之勢。及以無貳心勉武王。恐非聖人奉天討誅。獨夫氣象。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帝高辛氏帝武迹。敏疾歆饗。介大震動。夙早禋祀。郊

學詩闕疑卷下

十

禘之時。姜嫄隨帝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於是大福止於姜嫄。而使之早有子也。毛傳大意如此。甚爲平正明晰。正義疏之亦善。正義曰。毛以帝爲高辛氏帝者。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高辛即帝嚳。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以字爲號。踐迹懷任身動。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夙早。早者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韻也。至鄭箋所云。巨跡之說。妖

濫誕怪老蘇駁之甚當蘇云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欣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帝嘗之妃載矣之母不應如是而朱傳顧從鄭箋何耶至姜嫄為高辛之世妃亦本鄭箋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之世妃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不曰高辛氏之妃而曰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則是姜嫄別有夫在矣載震載夙載生載育言從此而有子而生而長耳非必是日是地而有子也頗疑古禮后率九嬪待御於祭及禮天子所御幸者先王制齋戒郊天之祭不應如是果爾是子夫侍尚衣軒中事矣豈可哉

假樂

學詩闕疑卷下

士

安成劉氏以首章為一詩大旨下三章皆申明首章之意似為得之朱傳以子孫千億以下皆稱願其子孫之辭恐未然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有是可敬可美之德宜為君王耳毛傳所謂宜君王天下也朱傳適為天子庶為諸侯雖本于山詩傳亦固矣至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叙穆穆皇皇於君王之下於義更所未安也德音以聲譽言似不如鄭箋以教令言與上威儀為相配耳

桑柔

大風有隧嗟爾朋友兩節朱傳似少牽強不如蘇說為

長子由云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悖逆也由王不用善反使天下皆為逆德也君子既責其君則又責其僚友曰我豈不知爾所為哉爾自謂莫吾禁者譬如飛鳥孰能執之然時亦有弋而獲之者覆庇而告之奈何反以言赫我哉正義曰貪人之識不能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卧如醉蘇說聽言誦言本此至解末句仍以朱傳反加赫然之怒於已為是職京詩首蘇云職汝信用反覆之人較朱傳所解為善

學詩闕疑卷下

士

崧高

以作爾庸庸庸城也釋文庸亦作墉恐只是言城朱傳庸訓城本於毛傳訓功本於鄭箋毛傳較長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疏云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朱傳近辭也雖原於箋似不如疏為順適

桑民

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箋云監視像至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眾民也疏云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如此疏解直截了當朱傳昭明之德感格於下

似多一周折又云民情好此美德生仲山甫所以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呼吸亦不靈

瞻印

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疏云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玩上文傾城下文梟鳴似訓痛傷之聲為是不合以懿為美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言婦寺之徒不可以言語化導耳朱傳其言雖多非有教誨之益云云覺文義牽強而不明也

烈文

烈文辟公呼而告之也以祖考之命錫之福祉然非僅

學詩闕疑卷下

三

及身也且以我無疆之福惠及其子孫而使之永保勿替焉朱傳若諸侯錫王福者似於體統未安中節念茲戎功結首節意無封靡於爾邦起末節意古人章法多如此

振鷺

振鷺節此必適見振鷺之飛而以美我客之容鷺自有容似不在潔白也在彼節無惡無讟即所謂譽庶幾終譽勉之之辭愛人以德也朱傳所引陳氏說與上文傳意異即如陳說言宋可也與陳何涉

豐年

序以此詩為秋冬報朱子既以為誤而傳猶用序意何耶觀詩烝畀祖妣之辭漢氏以為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者似為得之

雖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蘇氏云眉壽福祉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妣之德亦有以右我矣朱傳引周禮享右祭祀說似不及蘇氏為順

有客

亦白其馬毛傳云殷尚白也亦亦周也疏云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蘇氏曰殷尚白亦仍也言仍

學詩闕疑卷下

四

殷之舊也蘇說本於傳惟亦訓仍小異朱傳亦為語辭則又異於蘇其餘俱用蘇說但中間修其禮物四字與上下文無屬不解其意之所指

駉

魯以諸侯作頌世或非之蘇氏獨以為不然以頌之為詩本於其德而已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故頌之為詩無所不在若然列國何以無頌即魯之頌亦無俟行父之請矣蘇說非也序以此詩頌僖公而作且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言之歷歷其傳授必

有所自朱子以序皆無事實可考若必如閼宮言新廟
奕奕方信爲僖公修廟之詩則亦固矣又云詩內未見
務農重穀之意按正義云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
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
野使不害民田觀此則牧於坰野固可想僖公務農重
穀之意矣美僖公特舉牧馬一事者何蘇氏言僖公誠
心治國其思慮無所不及不可偏舉故舉其一曰思馬
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
也茲解得之思無邪照上無體無期無數一創看朱傳
所訓施於論語深得孔子斷章之意此處恐非所宜

學詩闕疑卷下

五

閼宮

小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朱子序辨以爲祝其復
周公之土宇非謂能復周公之屋宇按復周公之宇經
文本句序特捨出耳於何見序意謂復周公之屋宇卽
正義疏序亦云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亦無專言屋宇
之文致天之屈正義曰屈殛誅也猶云奉行天誅耳
朱傳窮極之解似不及此之順

學詩闕疑二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陽人雍正丁未進士
改庶吉士未散館卒是編皆引舊說以駁朱子詩
集傳從毛傳鄭箋者十之三四從蘇轍穎濱詩傳
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過數條耳其中自
爲說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間如行露以爲實未
成訟不過設言以拒之此泥經文二雖字也然於
經文二何以字義又不協矣